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四三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湖覽勝十四卷》提要

西湖覽勝志序

聖湖夏　基樂只父譔

快哉西湖之志勝志也諸若他山之志有奇蹟矣而無名人有名人矣而無題詠有題詠矣而無古今名人題詠之多詩譬之天姥九嶷可想而不可即吾亦托之夢中意中而已若西湖者帝王之所都會賢達之所遨遊又若衲佛緇黄才子佳人之所畢集或買山而隱或

結廬而居。或屬意舁上籃輿日至。或躭情問水。野艇簫迺。苟有可觀。輒有題詠。故吾謂西湖之志勝。志也。予寄跡湖山。攬勝丘壑者。已非一日。風花雪月。既已無所不搜。樓

夏序二

榭亭臺。亦已靡所不至。掛杖頭之錢。時時訪逸。挈奚囊之韻。處處尋幽。暇則壚頭暢飲。買醉山家。倦則僧房假榻。探奇石骨。春又擷全湖之勝。桃花盡而荷花開。穐冬探兩

山之幽。桂萼擢而梅萼秀。三竺五雲。九溪八澗。園歷千家。寺名無數。蓋無景不在予卧遊指顧中也。然猶有不盡載者。無名之園宇。時創時更。無考之僧寮。倏存倏毀。或窮

夏序三

山頑石。目所厭觀。或僻塢荒郊。足所難躡。非吾不志。實甚于遊。非吾不遊。實窮于覽也。若廼不朽之亭臺。不滅之塋宇。不磨之碑陰。不刊之禪寺。更若忠臣義士。逸叟名姝

則非吾所敢畧者矣客有起而詰之曰叔禾田先生之志則備矣曷爲芟而纂之予曰噫叔禾之志備載都城兼夸大內市井里坊皆備悉焉然宋代已更景物澌滅靡有

存者於山水何與焉且武林有志不必附之西湖故予纂而修之大約芟叔禾之所不必備而非芟叔禾之所必備也又或增以野史外家遺事者不欲使名人淑媛逸士

高僧沉淪淹沒貽山水之恨于無窮也且叔禾去今百餘年隆萬以後缺然無詩文其書不加點令觀者疲目予故增以新篇暢其序事畧史家之長而存志事之逸爰偕

宋子點次成書庶幾無勝不載則西湖大概令人一覽而晰寧必備載都城兼夸大內遂爲掠美也哉

順治十二年花月吉日

西湖覽勝志小引

蓋聞鄧尉遊吳。買山而隱。梁鴻入越。蹈海長噫。青蓮發天姥之吟。蓬萊入夢。康樂耽龍湫之癖。雁宕尋幽。故筆牀茶竈。涪翁溪上逍遙。好鳥嬌花。秦客山中唱和。春風歸輞水之園。王裴贈答。明月登牛渚之舫。袁

謝高譚。斯知景以人傳。品因詩貴。令節無多。人日偏言杜曲。良辰不再。安石到處東山。歷觀往古遐蹤。罔非耽情逸事。矧如西湖者。尤山川之佳勝。宇內之特著者哉。晋元以前。不復論矣。粵稽湖山著自中唐。臺榭盛稱南渡。[illegible][illegible]聚自公之澤。處處揚飛

桃李拂蕪老之風。年年發郁。慨白帶江爲城。錢宮鞠爲茂草。因山作關。宋殿悉付啼鵑。于是山山有寺。林林競起。繞民廬。水水皆亭。煙波盡隨登畫舫。過斷橋而慨雪。葛坡瑪瑙。憑杖履以俱臻。踏長堤以問春。石屋煙霞。乘舟輿而可近。以故名人霧集。方

外雲蒸。訪高僧於靈鷲之峰。慧理白猿。洞口呼來泉石冷。諏大隱于孤山之嶼。林逋老鶴。亭前飛去野梅橫。西陵致晉宗吉。松菊依然。東郭寄語傒斯。詩盟尚在。了久謝樓頭從倚。隔憐風接文長。虞生館裏任遊遊泛艇。煙尋僧雨。虎跑龍井。代有傳燈。聖

水雲居雅多佛蹟許邁發摺身趣愛以名峰葛洪鍛鍊丹成因之命井至於岳于廟貌千年拱阜憲精爽與並傳朱陳大節一般心徐陸清風應其貫斯尤其卓者矣若乃青石得駕玉泉妓推琴撫朱龍釋飛鶚鷄句羡周茗錢塘江上松濤冷蘇小宅寄

宋引三

漁樵青芝塢裏竹風涼淑真塚棲烏鵲樓題醉白美哉太守風流庵號棲雲曠矣酸齋逸趣朱觀奴之造塔余沙何姝陳郡侯之祠夏妓宅柯敬仲之延樓藏帖贊與韓令尹之解綬辭官張雨玉鈎爲翁欲通遊騷者於藕花結社頗好幽思狂各題詩

避平章之烱先生道古庶幾無着之心總之觀山水爲情與等塵名於泡影予以暇日得披斯志雖紀載非備庶令遊者不費深思點閱近迂抑使覧者可無疲目或因書而思廉潔識貪婪之隳迷闢或覧籍而覩高蹤知奔競之殊勝笑或過墓而生忠

宋引四

孝執卷可考遺言或登壇而見禪心謀篇得親佛偈名姝題詠感動香奩烈士清哦可賓譚塵讀是志也未必無補于當世閱是詩也未必無賴于纂述云

順治十二年富水朱維藩价祝氏題

西湖志總序

杭州為古臨安地瀕海之鄉周前為蠻夷國不通聲教至吳越後其地漸拓歷秦漢皆山蓁莽至晉元帝渡江都建業文人逸士名公鉅卿始得遊覽斯地故謝靈運有臨安風景麗無石不玲瓏之句蓋謂此湖也湖處萬山之中集百泉之勝晉時有金牛起湖中人稱之曰金牛湖又以其水清泓有光接天朝雲暮煙變化不測或稱之曰明聖湖至唐李泌使臨安見其地佳勝山川茗秀特其民患苦鹵不能遠汲往往星散泌因土疏乞濬泉源引湖通井以極民困雖其時湖山

艸昧景物清幽未有如後日之亭臺堤榭古刹名園之奇觀者也厥後自白樂天為郡守而西湖始盛郡治在鳳凰龍山之下湖處其西因名之曰西湖樂天既情詩酒留意丘壑蒐泉剔石表異闡幽無所不到故其時士大夫家相游成風因而各郡閩宇名僧高士往往來遊扶筇下榻接踵而至自樂天去後人始知有西湖之勝焉唐末黃巢反兵侵臨安錢武肅王鏐乃起徒卒招鹽販諸人與義拒賊賊遁他走故錢氏有功於土遂奉勅鎮臨安旋進爵為王歷後五代凡子孫四世吳越十地俱歸錢氏錢王乃大營城郭號衣錦城建都于郡治鳳凰龍山之下襟帶錢江而築塘以禦海潮之患故其江與縣以錢氏得名宋與錢王似知天命有歸遂以其地歸宋故兵不犯臨安人民至今富強皆錢氏之澤也世代雖更而湖中舊蹟多錢氏所建哲宗時東坡倅杭州法樂天之遺躭情山水故人稱東坡為樂天後身焉二公共居杭州凡八九載以故湖上併其良辰美夕風花雪月之奇莫不題詠殆盡自茲以往學士大夫家有豪快雅致者率皆追白蘇遺事當東坡之守杭州也民苦旱兼有食鹹之苦亦進疏為倡開

其時世界清平當事無撓因奉部給米二萬兼以溺

功無算遂得坏地三千餘頃周環計四十里又因其土為湖堤十里六橋兩峰三竺俱列目前遊者莫不快心觀者莫不暢意湖中每患葑蔓公為盡去翳障其中方圓留數十畝為湖亭湖寺之地而祠院臺榭之觀居民好事以時修葺故西湖稱爾盛焉宋祚中微高宗為道君第九子南渡臨安襲吳越王之故基建為大內其時稍稍偏安因大創宮闕皆依名山之勝而隱逸之廬高僧之寺遂因京師之盛族表無遺故貴戚鉅卿之家與居民從龍自汴來者莫不新構門第競造園林栽花種竹排挪編籬涼臺燠館奇亭美榭莫不與凡

翠華所倖舁官寮遊遨之地琳瑯璘璘與若蓬瀛勝船籠管
池閣絃笙遊船通宵靡有歇日湖山之盛殆莫過矣後渡
子平章當國極欲窮奢時已古木成陰荷花過水堤無隙地
岸無容舫買役豪民故居大興土木經營再造雖私其臺榭
者十九而佳山水點綴殆盡元興僧楊璉真伽壞大内為諸
寺僅留古刹數十然而舊蹟猶存風光不改銷歇八十餘年
至明興都建業而吳越縉紳始甲天下湖之學士大夫輩皆
因其舊蹟改造園亭湖山稍稍增飾嘉靖間楊公溫甫來守
是邦亦有開湖之舉未幾以事見斥嗣即有東瀛孫公以織

造之命來遊斯土管官權通中外璧者畏不敢言公因居杭
十有餘年凡所獲餘金與諸羨餘等物不啻百有餘萬皆為
西湖之費築堤修寺建亭造殿自斷橋與土為堤以通孤山
號十錦塘花木濃茂郁郁青青又復因湖心高地築土為亭
依形建寺其苑奇扶幽飾陋增美無限豪勝正與白蘇不減
故人謂東瀛又東坡後功焉湖之盛又無以加矣明初二百
餘載浙之居民暨往來遊士受東瀛之澤者不少一如昔之
受樂天與東坡之澤者然今雖收馬蹂躪樵蘇不禁而湖光
如舊山色依然後有起而修之者人又食其澤矣　基不敏細

閱田志見其序事浩繁因略而修之以為遊覽者快覩焉

詩選凡例

西湖朝雲暮煙變化萬狀花明水秀姿媚千端其景豈可條指近來畫家景取有十而騷人韻士足未歷山水遂作詩配之以為湖上大觀實窮於此意亦陋矣即如蘇堤春曉錦塘豈乏春光花港觀魚玉泉詎無窺鯉至於雪取斷橋何山無雪雲取兩峯何岫無雲荷豈必麯院月豈必三潭雷峯夕照寧不爾南屏晚鐘豈無人籟至若春鵑啼夜月六橋翠鳥喚晴花百囀鶯聲何獨柳浪此畫工之拘騷人之陋也作詩雜入諸景集不偏載

[illegible]峨登山騷人之逸致握舟問水逸士之作懷近好事者以湖山為讌集地是矣而雜夲笙簧極意歌舞豪奴悍僕紛擾於前徙卒厮役排擠於後惛惛夢夢坐失風光試思湖山何地嗜嘆何心逆者宜為戒焉凡西湖探討不真者其詩必泛一切不載

古今[illegible]莫過西湖矣從心所適移步換形冷處愈濃[illegible]人合[illegible]入[illegible]所不到處愈奇遊遊一日不厭留連終歲不[illegible]無[illegible]為嘯花落皆是文章風片雨絲皆成好句雨瞯月淒神[illegible]息無不各隨所味觀者勿忽略之

人倫之大莫如忠孝次莫如名節次莫如文章夫文[illegible]矣若武穆王之父子忠能啟孝張憲牛皐施全之節人並以翊忠于少保社稷之勳臣徐太學千秋之烈士鬚眉皆竪塚表剛中清白矢心墓稱朱紹諸如流寓名宦才子佳人有裨風雅者集並列之

仙佛從來稱聖名都大地指不數屈而西湖之可紀者歷歷目前慧理中峰衣鉢特著參寥辯才燈火相傳定光之成佛作祖法相猶存蓮池之立教歸禪雲棲可謁鳥窠出蹟鳳林濟顛發源淨寺塔有無着了義之名寺著惠勤中庸之號倘

使山水無靈胡皆集此若夫真人擇處丹客埋蹤尤難悉載者如葛洪之煉丹井許邁之稽留峰王方平之仙姥墩呂純陽之玄妙觀宋琴操之青石橋蕭元道之凝神菴皆清風高跡人所難期而亦集此地非湖聖明何易得此

湖山之靈多聚仙佛名高固稱不朽然其烟波淡宕雪月風花使無騷人韻士淑女名姝點綴其中西湖亦是八股腐物一時稱賞久則厭棄吾觀覽勝諸人除李杜少詩其餘罔不備載眷以唐初湖方艸創少陵老歷羅塘青蓮跡窮宛水即閒有一詩入選者皆後人好事參批入集細閱其情不合豈

有李杜之才既入此山能無暢所欲言耶唐自樂天去後暨宋元明湖山佳麗始出是以遊者莫不有詩覽者莫不成集瑤章瓊句競出香奩錦心繡口紛投篋笥觀者疲目選亦搜奇

古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此作論也余亦知有詩畫之出於湖山者乎宋人粉本不足論矣畫莫妙於元人而子久子昂元鎮叔明仲圭暨戴文進等或出於吳興或生於儁李或起於錢塘富春之間往往日來湖上探討山水久成畫家故人謂子久之畫得之寶石諸峰子昂之筆得之南屏曲壑孤山

數點乃元鎮之逸懷雷峰一片實仲圭之豪致飛來蒼藤怪石寶蓮篋洞深苔叔明得其大端文進分其皮貌觀者有心能無慨么

留去思而造生祠請題紳而作碑記一時恍爲逢迎千古終成厓傑湖山何取焉至若不朽芳蹟自應慕藏無礙湖山者削之

凡有功於西湖者其人不序千古無論淺識亦且以阻後人開湖修岸栽花植柳之興爲總序則又無褒譏勸懲亦非予志事初心如西湖之功莫大於賈秋壑而秋壑爲萬古之罪人點綴生色莫巧於韓平原而平原實人間之奸賊志中每多削之南渡以後功臣世戚惟張功甫稍有清氣志多登之其餘皆無舊蹟既不足觀亦不足志若唐宋之李長源白樂天范希文蘇子瞻明之楊溫甫王錢孫隆等皆嘖嘖人口有裨於湖山者不少予何敢略焉

景之著者名家詩題最富其冷勝者則不依來與宋余觀稱補焉非敢僭以碔砆混入璠璵也特以名人遊覽選其勝者遂成篇章至於湖山冷寂之地足所未經故多缺耳予因閱志見其缺者則以詩補之蓋以不佞湖居二十年惟是留心

山水故所見愈確所題愈真因敢續貂以存方際

近詩投覽者纍纍盈尺志中非不具載但其所題不過三竺兩峰六橋湖心諸勝武穆忠肅二祠而已然其詩宋元以來名家入選者頗富近作復之不得續之不能剩有西湖覽勝詩選廣羅名篇以成盛事卽田叔禾志餘之意也

評詩家姓氏或書其名或書其字因舊本也予生也晚咬之未詳故輒析其至於近時人物一切書字非敢苟也識者諒之

凡來湖上者日不乏人人亦不乏詩除古集選載而外投稿

者異不珍重選入。使未蒙見示。往往有遺珠之嘆。覽勝詩選。不得不再從事矣。然不肯多涉跡吳門。梓事命錢塘門外湯伯倫主之。有投覽者。乞付湯手。

泊菴夏　基謹識

西湖覽勝詩志目次

志以遊覽爲選。凡無景之山川無名之寺宇無關之人物無攷之園林無情之士女無味之詩詞皆畧不載至於藉藉有聲與夫泠泠可采者遊可不倦覽亦稱奇皆備載焉

二卷

三卷

四卷

五卷

六卷

七卷

錢塘江 景曠

八卷

吳山 在城中有三道一從鎮海樓上一從布政司上一從欽治嶺上

伍相廟 景曠　玉虛觀 景曠　寶山亭 景奇

玄妙觀 景曠 洞賓舊蹟　施公廟 景異 岳王部將　七寶菴 景奇

三茅觀 景聚　雲居菴 景異 佛印道場　聖水寺 景幽 中峰道場

瑞石山 景奇[illegible] 風洞附　紫陽菴 景奇　寶蓮山 景奇 青衣洞附

清平山 景別　寶月山 景別　壽春菴 景奇[illegible] 師道場

承天觀 景曠

蛾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蝟集不可登覽其餘若海會玉樞皮場火德文昌關帝諸寺廟景極平淺不足紀也

西湖圖說

西湖山明水秀。周圍三十餘里。滙集七十二泉。三面倚山。一面距城。倚山者。千巖萬壑。總列湖湄。距城者。飛閣層軒。恰臨水岸。尤稱奇者。南山有青霞穴玲瓏。北山有紫崎谷秀麗。西山兼南北之勝。東城極眺覽之奇。其在山也。幽窈深洞。古木修篁。大隱高僧往焉。其在水也。畫舫亭館。綠柳紅蓮。士女佳人玩遊。敞閣樓畫樂。竟日經年。秋月春花。四時行樂。此真人世之蓬島也。但景不一。圖畫難盡。附選名勝約十八冊。遊者鑒之。

介祉朱維藩識

南屏
昭慶
孤山

雲居
玉泉

虎跑
龍井
石屋
煙霞
七

八
九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一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朱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中勝蹟

樂天書院出錢塘門臨湖岸即其地也今改玉蓮亭按武林志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理囹圄空虛樓船載妓嘯傲湖山籃輿躡春徘徊煙柳貧民有犯法者令栽樹數株富民有贖罪者使開湖數畝歷守數年樹木成陰湖葑盡拓蓄其水可以灌田伐其木可以爲宇居民利焉以

其潔似蓮其白如玉爲立祠祀之折入湖岸爲艤舟亭

白樂天詩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蚤鶯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艸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堤 春遊

樂天又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 春興

樂天又詩望海樓前照曙霞護江堤外踏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

花誰開湖岸西南路橋水橫拖一逕斜 春望
樂天又詩錢塘名勝古今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
十里拂城楊柳幾千株夢兒亭古人稱謝教舞樓新妓姓
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流不稱白髭鬚 夏興
高季廸詩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
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
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歸舟 即景
徐有桓詩瞑色隨潮半欲消滿湖涼氣夜蕭蕭一笛明月偕
歸寺兩袖春風客過橋屏倒空青山窈窕鏡磨寒碧水迢

迢誰家有酒心無事醉倚蓮亭弄玉簫 蓮亭晚步
夏樂只詩爲思白叟種芳蓮碧浪橫吹致自妍夜月半疑鷗
出浦晴風猶見鶴歸田畫船載酒香生席野閣催詩影入
箋聊借一壺亭上望居然人世集神仙 飲玉蓮亭
宋价祝詩山光遙映水瀠洄繞徑荷花次第開靜夜聽人搖
畫舫涼風縱我放深杯香疑李白攜牋過韻似楊妃捧硯
來欲問當年勤政蹟玉蓮亭下數徘徊 遊玉蓮亭
○纜舟亭武林志樂天建其地樓船蟻聚纜綳成行遊者買
舟於此傳時名妓所居今爲居民市矣折過昭慶爲水

明樓
白樂天詩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是有風情兩瓶箬新
求得一曲霓裳早教成排比管絃拖翠袖指揮歌舞吐新
聲遲搖且莫湖心去姑傍菱花自在行
○水明樓在鏡湖樓之東東坡建按志子瞻常攜朝雲於此
今改澪樓
蘇子瞻詩黑雲和墨未遮簾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
吹散鏡湖樓上水如天
子瞻又詩忽憂魚鳥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浪能令山

俯仰風帆似與月徘徊
子瞻又詩未成大隱成中隱可得長閒且自閒我本無家更
安任故鄉無此好湖山
子瞻又詩湖光瀲灧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子瞻又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
窮碧映水荷花別樣紅
○鏡湖樓在昭慶寺之西樂天建往時在杭遊宦者行春則
集桥洲亭觀競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圖畫閣

看雪則集孤山寺至於閒時聽雪則聚鏡湖樓兵燹之
後其樓已廢變爲民居惜哉進內爲昭慶寺

潘道遙詩 鏡湖樓上集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
山孤舟依岸靜獨爲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

○昭慶寺 按志爲古戒壇吳越王錢鏐八十壽建時有寺僧
圓淨者訂緇流古朴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七人
結蓮社誦經放生爲王慶壽每月朔登壇授弟子法更
率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之曰昭慶今僧
房即緇流號也後爲棋槃山哇哇宕

王季重詩 湖明波靜日初曛隔岸鐘聲水上聞地不匡廬遊
亦快人非蓮社寂何分霜塡堤葉紅於錦雨浣沙溪白似
雲圓淨宗風今已杳蒲壇劫火尚無焚

○哇哇宕 在棋槃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一泓深不可測絕
壁橫谷方圓約三四畝空谷相傳聲喚聲應如小兒焉
故以是名之上有棋石聳立山頂遊覽最勝其下有祠
乃杭人特建以祀朱躍金勝祝威諸人者蓋是神在宋
死金人難故崇祀焉出爲花港

唐伯虎詩 棋槃石上哇哇宕空谷聲傳應似兒得石尋山覩
不厭因泉問水坐忘疲畫船撑入桃花港羌笛吹來烈士
祠乘興呼僮扶馬去一鞭旋已到湖湄

○桃花港 其上爲石堰橋閘水以防杭民之旱者俗語云放
湖水一尺可救杭田萬畝蓋湖流皆從是港而出居民
賴之往時桃花滿岸山樓野閣皆東坡舊蹟今已頹廢
折入爲斷橋

夏樂只詩 山迴水遶畫樓兼坐愛湖光月捲簾叫起愁雲呼
月飲排開夙霧納風恬倦來夢自溪邊引興至詩從石上
拈更喜當年蘇郡守種花爭傍酒家帘

○斷橋 一名段橋非也武林舊志斷橋路接孤山以此命名
今觀塘爲樂天東瀛繼築可知非段氏建矣橋頭煙對
慈菁山光如畫列坐其上落巾峯於岩岸羅寶石於襟
懷初陽臺聳自天依人俯仰瑪瑙開林麓縱我低徊
春風吹三月之花瑞雲諸峯之頂非徒藍賞更稱幽
情過此爲十錦塘

馬浩瀾詞 雪霽畫欄橋銀背鯨飛不動搖迴柱相如閒袖手
無聊錯認梅花昨夜飄 步步踏瓊瑤猶勝山僧立斷腰
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橈 右調南鄉子咏雪

宋价祝詞霜林葉落盡爽枝湖天數鴈飛小樓修竹冷淒淒哀猿午亂啼　愈午掩日初低呼童取酒攜扶節緩步過橋西梅花雪正迷右調阮郎歸 詠雪

○十錦塘按志樂天築明東瀛孫公重修延袤三丈插柳編桃鮮明如錦春月遊人蟻集提壺挈榼邀妓招朋夾岸笙歌繞堤畫舫兼之奇花異卉種種爭妍人世之蓬島也進爲望湖亭

張元慶詩湖上重開十錦塘白蘇去後忽流芳天遺霞綵捺山色鳥弄烟梭織水光千樹同看新柳嫩四時不絕綺花香望湖亭下心應醉陣陣名姝壓海棠春遊

王伯谷詩湖橋新柳映青衫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遊意嫩鶯撩吟興客思闌波中畫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山無限風情拋一醉閒看舞蝶繞花間春遊

夏樂只詩錢塘十部斷橋西抗別陶公過虎溪綠艸半迎春水色黃雲似壓暮山低春尚分失奚囊記緩步還宜竹杖攜自問自吟仍自笑何如共作鶴猿棲[illegible]

○望湖亭唐人建其地四面迎風夏飲最快遊人舟泊其旁角技得觴笙歌雜奏極目爽心可以忘返直上即孤山

寺

白樂天詩盡日湖亭坐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臥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山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劉士亨詩西湖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腦青娥舞雪錦纏頭嬌憐影裏高低寺絲管聲中遠近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

張行中詩觸麓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見春光近湖酒閣多紅杏臨岸漁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快綺羅人冷骨猶香漫遊不是誇年少贏得閒情醉洛陽

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塘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邀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仙令人得趣源忘倦堤畔焚香夜不眠

宋价祝詩湖亭四望好尋詩南北高峯競鬪奇野花悠悠來水面寒鷗泛泛入林湄聲聞欸乃遊人醉面渡清歌浪循還好月不妨頻貰酒貰風何必費深思

○孤山古今湖中碧波環繞勝絕諸山唐宋以來樓閣參差林麓蓊蔚散步其上飄然欲仙矣前有直上爲四賢祠

張祐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

野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

白樂天詩 郁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凉烟波淡蕩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宛在水中央 晚歸作

樂天又詩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片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雨過

林和靖詩 低處憑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水上田穠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雨起寒煙遲歸更愛君廬近不待重來看雪天

和靖又詩 遺墨為屏畫亦非山容堪憶謝玄暉溪橋梟梟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初澹鳥橫飛南峯有客鋤園罷閑倚林間念郤歸

○四賢祠 杭人建以祀鄴侯樂天東坡君復四先生者李公泌字長源白公居易字樂天蘇公軾字子瞻號東坡林公逋字君復贈和靖先生四公風流千古杭人念之不衰或有詰之曰李與白蘇三公開湖建堤造梁豈閒皆有功德於民者杭民固宜奉祀勿替至於和靖先生清風獨灑何與人事客應之曰湖山雖艷遊者塵襟不洗笙歌滿耳勞利填胸非借梅花野鶴無能為賢各指點迷途三賢之中削祀以君復先生又何惡焉前賢建祠之意良亦厚矣今之於跡其堂者殊失本旨祠中有四照閣舊蹟遊湖而北為林先生墓

僧道潛詩 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間破月攤遙峰缺處回坐照不須紅炬燭可人惟有石爐煙校讐御府歸昔客騎昔還同此月圓 題四照閣

○林和靖墓 在孤山之陰先生在日結廬其中以梅為妻以鶴為子范希文常與先生遊勒之仕贈詩曰巢由不顧

仕堯舜從違人公不就時人恭重之下為放鶴亭

林和靖詩 竹樹遶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懶得花疏酒病妨開卷春陰足荷鋤嘗懷古圖畫多半是樵漁

和靖又詩 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逕出肩拂道衣歸水墅香醪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

和靖又詩 圓井夾蕭森紅芳覆翠陰晝岩松鼠靜春喚竹雞深茂謝井無水家藏獨有琴顏淵遺事在千古感予心

和靖又詩 湖水入籬山遶屋隱居應與世相違閉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僧灌園終亦愛無

幾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深秋夢翠微

和靖又詩門僻垣衣鈎其腓已甘衡泌號沉淇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蘿雲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坐叢毛向戶庭

和靖又詩造屋青山看未足旋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佳客常帶嵐霏任遠郡只傍自能凌晚汰湘蒙何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題巢居閣

和靖又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

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題園外梅花

和靖又詩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開半樹水邊籬落盡橫枝人憐紅艷多疑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亦解味漫將帶調閣中吹

和靖又詩小閣煙景正淒迷陣陣寒香擬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壓一枝低畫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慙愧黃鸝與蛺蝶祇知春色在湖西

陳述古詩城外通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犬吠時迎客禽饑忽上闌疎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砌烟絲裊侵窗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高九萬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盡孤山水月村鶴箭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幽遁身後何勞問子孫惟是年年花放日遊人席地薦芳尊 弔和靖

○放鶴亭明嘉靖間建今頹壞順治十六年棲陽谷霖蒼文宗再造登其亭者清風徐來逸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按舊志元僧楊璉真伽發林墓得端硯玉簪二物至明時李端復葺其墓贈詩云湖外看山小結廬亭前修竹自

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可喜曾無封禪書先生之高潔可知矣又范仲淹贈先生詩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而先生之謙抑又可知矣吾觀今世沽名下士相見輒夸聲稱齷齪庸流蕭生必談勢要登其亭者當塵襟一洗矣向南為梅花嶼

陳眉公詩山垣水幔結幽居松逕梅闌草不除可喜亭無炎士賤憑欄高寄自如如

眉公又詩好山好水縱遨遊欲訪梅關泊小舟羞勝敲門投刺客市中奔走足空投

眉公又詩一灣春水繞山亭野棹翛然諷一經笑傲不關興
社約眼無放白又垂青
眉公又詩小艇臨山傍水涯客中無事祇譚棋交非俗吏芟
繁曲短褐無拳不受羈
宋价祝詩種梅人已去一鶴叫長風野興緣詩發孤情賴酒
维舟移鷺鷥白苔冷落花紅零亂千條樹斜陽細雨中
梅花嶼按武林志林先生故居也內有月白風清樓外有
征霞閣諸勝今廢過孤山嶺爲蘇小墓
夏樂只詞孤嶼梅花林公舊宅烟水橫斜月白無雲風清不

雨香落誰家　先生一望天涯憶別時春吐奇葩夏日顏
沉秋來雁杳悉付征霞 右調攤桷青 別憶孤山
樂只又詞冬放寞錢塘門外霜風惡霜風惡枯枝折盡梅花
零落　蘭舟不繫凌波柳天寒愈覺貂裘破貂裘破滿腹
雄心爲誰銷却 右調憶秦娥 冬遊孤山
蘇小小墓按傳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顏壓青樓
才高白雪當時莫不豔稱年少卒葬於西陵之塢芳魂
不沒往往出現花間至唐時有遊覽才人訪其墓者常
見之於夢種種多情遂流傳至今宋哲宗時有司馬槱
者字才仲在洛下寢忽夢一美姝搴帷而歌問其名則
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何曲答曰是黃金縷妾所作也
後五年才仲因蘇子瞻薦舉至錢塘爲秦少章幙官因
備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湖上君何不酹
酒弔之因爲續前詞才仲遂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
同寢語曰妾願酬矣自是幽婚三年才仲亦卒於杭至
明弘治間有于景瞻者于忠肅公之裔也宦遊京師二
十年至湖上過西陵書舍有善乩者景瞻招之在坐時
同席有馬浩瀾者與景瞻倡和拈得十一灰韻遂各成

詩一首而乩亦和一首即蘇小小也
蘇小詩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蘇小詞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
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右調黃金縷
前半蘇小作後半秦少章續
蘇小乩詩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嘆塵埃王孫芳草年
年綠寒食梨花處處開郎去排雲向閶闔妾今愁雨望陽
臺襄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

詩所以不有律體而小小竟過 負唐人其見之靈異抑至于此

白樂天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陰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為玉笛聲

李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艸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歌歌聲引廻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饑烏弔月啼鉤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

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着去開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荷蓆衾冷夜牕虛道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元遺山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畫阿誰留宜和名筆內家收 鸞鸞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艸為釵頭 題蘇小像

宋眉祝詩楊柳無情思荒苔草木芳羅衣憐錦帶歌扇障雲

鬟鏡寫波中月借添雨後山香艷蘇小小家在青門閣

〇小青盧外傳小青者維揚人善詞翰萬曆間有豪士遊維揚買妾得小青妝之而歸其婦甚妬青每日夜焚香惟禮佛誦經而已豪婦憤之不已欲置青於冷室遂殺之時有一尼僧與婦善青泣訴之尼哀其孤子無倚慫慂以菩薩心動豪婦遂令兗室孤山屏與豪通往還所給不過贈以薪米而已青閉戶無聊日書丹青數幅囑尼賣以度日暇即著詩自寫其況字辭秀峭武林人多賞之為刻成帙流傳於後今摘其尤者錄之山下為陸公祠

小青詩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拜慈雲閣

小青又詩西陵芳草綺驎驎內信傳來與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姿是意中人 拜蘇小墓

夏樂只詞薄雪冥迷美人睡起日遲遲嬾妝弱態倚樓梯疎簾半捲新愁與屋齊 憶郎月字到深閨別久音書不見提風來關外冷萋萋透入重幃飛繡帶鶯啼 西湖落花

樂只又詞昨夜霜風過小閣[illegible]夜啼[illegible]籬外

喧欲夢難成我衾冷木溫 遙想梅花擁殘丈愛傲霜圍
直欹上寂無言悶無言舉杯着眼相對問寒暄 右西湖花引
○陸宣公祠按史陸宣公名贄唐時相爲人端重毅方寔遊
孤山其後爲之建祠古木高拱堂宇軒然臨湖倚山頗
稱佳麗公有奏議行世皆忠義所積過者莫不仰之過
此爲六一泉
陳卧士詩湖岸橫開百尺樓晴簷片片聽窗收忠還高拱千
年石華表長依百代丘燈火夜燒東郭近漁舠登放碧波
流探奇何必尋深壑雨雨風風亦解愁

○六一泉攷蘇子瞻集云歐陽公將老稱六一居士來錢塘
任孤山與惠勤上人盤桓友善後公遊洛下勤往視之
公促其歸于是作山居樂三首以送勤及子瞻判杭州
公言與惠勤相與之美子瞻送與通往來說法談心終
日忘倦後歐陽公死爲立祠孤山祀之山下有勤公講
堂
歐陽永叔歌江上山兮湖上峰高高若兮合嶂叢飛霧散兮
邈乎高哉天鑱鬼削兮壁立於鴻濛噓聲飲絕兮險且窮
穿雲度水兮忽得吾廬不知其處之幽至中有平田寬谷

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雍雍其
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
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
共往兮誰逢 樂之一 右山中
永叔又歌丹英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
巉巉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嘯夜
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
草幽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
見今子其往兮誰從 其二

永叔又歌彬崖擣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
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陰
長松之翁蔚兮藉纖草之芊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
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
才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
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其三
永叔又詩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後耽耽擬
王文彩壁丹漆四壁金輝煌上乘百寶蓋其坐以方牀朗
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

飲食蔬笋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謂之甘露漿一餐費千金
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植粟
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
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鬚髮染成霜三
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
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
歸心逐南檣歸兮我能來贈子以短章 送慧勤歸杭
徐文長詩武林佳氣滿城東湖擁高軒立講叢山色迎軿皆
入饌泉聲入耳半疑空蟠花帶雨香猶細新竹搖風致更

熟堂外鷓鴣啼不歇臨窗驚起卓玄翁
○勤公講堂葢宋時惠勤禪師說法地也中有六一泉竹閣
等蹟南渡後高宗改為延祥觀葢高宗為康王時常使
金夜行見四巨人執仗擁衛於前後登位問諸方士皆
曰紫微有四大將曰天蓬曰天猷曰翊聖曰眞武帝異
之見其地佳勝遂改竹閣為觀元明後復其舊今修更
厖右折為西冷橋
門樂天詩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
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 竹閣

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
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幾叢却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
村欲把新詩問遺老病維摩詰總無言 竹閣
僧怡然詩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
塢
○西冷橋一稱西陵橋有二道一通湖北一通湖西皆是橋
經過此地幽僻曲折宋元名人多結廬其旁西折為蘇
堤
張行中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鸂鶒避輕橈曉風涼入新

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
○西冷艸堂明初瞿宗吉建野史宗吉少負才與凌彥翀吳
敬夫輩齊名風流倜儻豪絕一時不第窮愁著書所著
有宋元遺事行世死葬西冷橋
夏樂只詞碧梧窗外坐倚掩柴扉蛩鳴苔逕蛙鬧池邊響澈
紗幬人初倦日沉西斜陽欲斷佳月恰過良宵　樹眞迷
冷風暮起流螢亂飛野況誰知豈憶窮途揮淚滿鬚蕭然
念昔雄詞猶在紙床頭盡天涯孰與依 右調西園竹弔宗吉

○蘇堤六橋子瞻守杭時築堤寬三丈高丈許延袤十里介內外湖之勝望南北峰之奇編桃揷柳點綴春遊種菱栽蓮涼生夏日就秋月之幽情冬雪之佳致鶯笙鳳管唱徹雲霄才子佳人妝成蓬島艤舟而東為湖心亭

倪仁近詩波痕新綠艸漸青有約尋芳苦不晴莎徑泥深飛燕濕柳橋烟淡亂鶯鳴山開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暖未畊十載舊蹤時入夢畫船遊處聽吹笙

仁近又詩湖邊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好移寒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倒酒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鶯啼鳥上春枝

仁近又詩斜堤高柳綠連天且繫遊人書畫船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洛陽園囿留詩在江左風流托酒傳我亦扣船歌一曲恐驚沙上白鷗眠

高孟升詩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烟柳上浮淺水能寒橫晚靄微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鬪黃鳥錦纜縈紆出綠舟徧倚赤欄頻注目為憐張緒舊風流 堤邊采柳

聶東軒詩樹烟花露繞堤沙樓閣朦朧一片遮三竺鐘聲催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曉窗睡覺聞啼鳥綺閣妝成與賣花遙望酒旗何處是吹烟起去有人家

李滄溟詩桃紅柳綠藉春天游騎嬌波倚岸妍畫舫停橈觀翠袖長堤勒馬踏晴烟花朝曾問西泠渡穀雨重登錦塢嶺縱目樓臺窮眺望萬山爭列酒杯前

袁中郎詞堤上微風散夕炎狂遊不返夜歸船橋邊柳拂搖新月樓外觀花宿暮烟 幾夜雨半天愁荒郡漁火遠悠悠鵑聲一語橫空入樹下淒涼付客愁 右調鵲橋仙

夏樂只詞借問春光何太艷臨安競指繁華荷香十里泛遊槎層陰簫管動歡樂是誰家 嘆息年來成一笑壯心未已堪夸披襟堤外看開花畫船人載酒樓上響琵琶 右調臨江仙 蘇堤遊

○湖心亭樂天遺址宋元以來建亭其上以其適當湖心名曰湖心亭孫東瀛更加整飭疊石築土高可一丈寬十餘畝周圍種花樹以他樹為纜舟之所遊人船泊其旁或登樓看山或席地開宴雲生南浦霞捲西湖飛雨過西山珠簾暮捲醉爽雜杳盡是風光補綴添黃鄰成雅集焉艤舟下故為湖心寺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北斗闌橫明月滿西湖光似玉樹秋偏耐寒照冰心為欲
蘇此地夜遊經九度未知誰解探驪珠
陳掄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擬逢
臺見海上真疑蓬島成碧落際星開羽蓋雲根栽石續鷗
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共倚朱欄把太清
楊繼禮詩中流高閣俯清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繡散成仙
世界畫圖寫出色氤氳千尋靜碧搖山色十里長橋鎖暮
雲誰是主人能放客不禁朝暝酒殷懃
彭應壽詩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歇芳菲舟迴絲浦烟

光潤山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
西岳王祠外聞啼鳥千古猶疑怨馬嘶
〇湖心寺即古放生池也孫東瀛改造最勝架曲橋於水上
縱意觀魚疊高閣於峰前臨時翫月董思白題為魚樂
國外有三塔横列水中名曰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
也艤舟而西為醉白樓
湯仲友詩山色波光面面匝古今難畫亦難詩大浮亭館花
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
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即醉依然酒滿卮

陳有孚詩烟波萬頃一亭浮獨立湖心送野鷗四際芙蕖鋪
水面三天劍戟插山頭桃橋遶岸魚中見簫鼓長堤檻外
收月白風清真可翫雨奇晴好總宜遊
洪鐘詩玻璃萬頃碧漪平風度荷香遶更清遙望西湖好風
景採蓮人在鏡中行
茅鹿門詩西湖遊興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床十里桃花連
紫陌六橋柳色織金牆盈盈歌舞珊瑚潤面面樓臺翡翠
妝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見錢塘
〇醉白樓西湖野史樂天嘯傲湖山時有野客趙羽樓閣最

勝樂天常過其家痛飲竟日略為忘形之交羽一日假
乘吟咏餘暑索其題樓樂天即顏之曰醉白今在茅家
埠改吳庄
陳臥士詩先生日登醉白樓醉中之意豈醉丘醉坐不礙閒
飛鳥醉卧不妨泥蝶遊小醉如花隱墻落大醉如風撥烟
霧白眼雙翻白日斜白鷗時行爭白鷺白楊長導白雪親
白鶴多與白雲隣眼前白浪皆白社何如一醉看時人
〇金溪艸堂考志在金沙灘之北處集作生書院也其地波
流宕折不夸李相平泉楷椰扶疎笑奏裴公緑野花上

灘聲粲間松籟皆清致也進此則登陸矣

夏樂只詞春水繞蘇堤烟障前溪畫船輕槳逐高低忽然一
灣新月上遠望招提　微雨冷凄凄征雁橫斷披衣睡起
醉如泥貧賤一身憔悴也燈火寒雞　右調浪淘沙 宿金溪草堂

宋价祀詞風鎖芸窗梛寒茆屋海棠睡起櫻桃熟門前通客
問凄凉坐到春深香滿腹　恨倚蜂翻又添鶯蹴尋芳何
必夸金谷一天酒病與花愁惱亂詩懷何處續　右調踏沙行 春遊

〇白公六橋考志在金灘茅埠之間今為居民田宅矣往時
桃梛成陰芰荷滿水夏日舟泊其間為河朔避暑之飲
遊覽最快傍為朱觀奴宅

梅聖俞詩氷消湖水綠翠若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客
棹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清波上風來采白蘋

聖俞又詩晚日城頭落輕舠樹外藏野峰啣水沫沙鷺送荷
香木老知秋早筠深得遜涼綸巾聊自檢莫作楚人狂

聖俞又詩爍電將成雨凉風參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暉蛺蝶凌風起蜻蜓點水飛誰嘲不覺瞑跨馬月中歸

施愚山詩月出山逾碧烟開樹欲明一時群彥集滿眼五湖
情遠浦漁舟影高僧鐵笛聲與來思抱甕中夜煮蓴羹

宋价祀詩湖山随我意一艇泛輕波載石逢晴好停雲俟客
過驚鷗飛野鶩傍梛得新荷無限清凉况橋堤獨占多

〇朱觀奴宅浪史朱觀奴者元時錢塘名妓家住斷橋藉藉
有聲奴厭市塵喧雜欲卜居金沙灘置一靜室苦無其
資立花緣簿一冊募高流醵助瞿宗吉愛其才為作領
袖戲撰一詞弁於簿首觀者莫不快之隣天澤廟

瞿宗吉詞傾國傾城佳色為雲為雨芳年金沙灘上覓因緣
已　次韻寄憩松閣奈慳寶柱金椽驟人有
月

〇天澤廟按志神為孫氏名顯忠吳越錢王之臣有功德於
民民立廟祀之宋時天旱禱之則雨封天澤侯今其井
猶存

袁中郎詩天澤將軍舊有名能為龍雨祐蒼生至今井水入
稱異濤出金沙徹底清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一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北前後山勝蹟

○赤霞山出錢塘門直道抵昭慶過石堰橋即其地也山上有宋放生碑真宗時王欽若逢迎上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真宗許之郡守王隨作紀書法極佳臨湖為飧秀閣

張奕先詩西湖佳處可忘貧況復房家少雜賓飲酒題詩多

紙墨焚香觀書靜風塵隔山湖廻錢塘夜遠徑花明葛嶺春漫道年來曾作客霞山又佔一分新　霞山即事　贈樂只

夏鹵均詩風牀夜臥雨初收枕簟惟增客裏愁亂竹循墻撐不定高松倚石撼無休挑燈坐覺書魔妬煮茗還驚小監謳西郎久盧谷下望才夸沈約向誰投　風夜臥樂只兒赤霞山齋

○飧秀閣按志赤霞山岸斷橋之間其地有閣飧秀為顏勝

地也旗亭雖沓四時佳興滿樓臺畫舫棲遲竟日歌聲來几席風無心而過戶盡是花飛月有意以垂情咸同妓賞冷處鐘聲鬧茗梳靜時竹籟出僧寮才子唧毫烟

波萬狀佳人弄翰丘壑千重納凉荷裏撐孤艇探雪梅邊聘玉驄種種可觀皆快人意元時高流多集于此詩詞難以盡舉選其佳者載之

瞿宗吉詞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踏歌聲

宗吉又詞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

宗吉又詞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連金谷岸芙蓉洲接綵雲間爽氣滿前山

宗吉又詞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中評酒價觀梅園裏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右調望江南

宗吉又詞露華催黃烟籟汪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臺貯採蓮船檢點六橋楊柳但留殘抱葉枯蟬殊容晚雲寒壓背風冷鷺鷥肩　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顛況情懷冷落漸入中年歸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閑好脫巾露頂仰面看青天

丁國寶詞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韆　暖風

十里擁入天花底鬟雲倚畫欄故將春歸去倚情付湖水
湖煙明日重扶起醉來尋陌上花鈿
莫璠詞十里樓臺花霧繞宜雨宜晴山色籠春曉楊柳梢頭
殘月小游棠枝上偷眠烏　崗帳玉人初睡覺試問樓前
畫舫開多少畢道春芳人起早紫騮嘶過香塵道　春典
莫又詞五月凉風來翹院綠水紅蕖紅白都開遍風遞花香
清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　醉折碧筒供笑玩翠蓋紅綃
高下翻零亂向晚新凉醒酒面六珠衣薄侍紈扇　夏典
莫又詩秋静寒潭清見底玉色蟋蟀飛入西冷水睡熟驪龍

呼不起領珠光照冰壺裏　寡賞此時能有幾遊憶同歡
今夜人千里試問龍淵深幾許騎鯨欲共嫦娥語　秋典
莫又詞快雪晴時寒尚冱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道垂虹
如約素裙腰帶色非前度　斷埂遺環愁日暮想像凌波
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山僮遮指林逋墓　冬典
右調蝶戀花
僧仲殊詞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著來何似休
歸去　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
點飛紅雨　右調卜算子

〇金牛嶺按舊志漢時有金牛起湖中風雨時多見錢王起
兵時此牛又出嶺下常現光怪人以爲潛在其中宋時
有金牛寺其址尚存上爲寶石山保俶塔等勝
〇寶石山高六十丈周一十三里上有崇壽寺寺中有塔高
七級名曰保叔又曰保俶武林志錢忠懿王名俶自五
代以來吳越俱屬錢氏後宋太祖登極俶知天命有歸
覲在汴京歸地於宋臨安居民感其舊德建塔祈保王
歸後因名曰保俶又云僧保叔所建因是得名非也上
有落星石巾子峯天然圖畫閣皆突兀稱奇又有乳泉

井一勺泉俱甘冽特勝非語言可斷指也下爲大石佛
寺
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紅樹曉逾
青鬟壁巖藏雨嶠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笑正沉冥
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
危午寺鐘鳴亂風湖舫去遲清樽欲不倦醉後續成詩
張璞詩絕頂盤峰秀蛟龍擁地蓮塔懸雨十下僧閒卧風平
鬼斧推堅不神功琢是泉派流銀淺瀉溜出玉龍吞吐噴
雲烟滿依稀塊玦錯一湛道黃鷹爪破出山對殿晚若奇

月浮浮碧醮天味翻流乳滑嵌洩珠圓魚躍金梭見虹
飛寶帶懸洗既如泛雪供茗可逃禪幾許詩懷沁還令俗
慮蠲靜爲仁者學動徘知天然渴想柳瓢飲酬宜漱石眠
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頻蒋頓覺捐煩題一泉

夏樂只詩萬山雲霧裏一閣自天開落月疑無路迎風似有
媒書從心上得圖向鏡中來雅集皆同志春花綴壽杯題天
然閣書閣

宋价祝詩野閣凌高岸湖光返照清無雲山白麗不月水長
明醒眼花開媚撩情椰天輕一榻聊適意詩句付閑斯題天
然閣書閣

柳耆卿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
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鳳池夸
此詞題於天然圖書閣勝有客抄送燕京呈金主亮亮甚
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勝常作詩遣西湖有提兵十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後如
其言

大石佛寺攷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纜舟於此石上宣和
間僧思淨建寺鑿石成佛其大約十餘丈飾以金珠號
壯可觀寺在湖水之湄高山岩峙溪木淵澄亦清勝肅
石孤山錦塘在望蔚蔚芊芊泊舟山前登眺有無窮之
勝寺中有憑虛閣郁青樓沁雪泉諸蹟旁有宋孫花翁
墓

張行中詩葛仙嶺西古石頭祖龍東來夜繫舟不聞登仙入
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空水繞山開一面金鱗
浮幾回劫火燒難盡空對湖山飛白鷗

宋孫花翁墓攷宋志光宗時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棄官

隱湖岸四時雜種花木瀟灑自如所著有南渡史行世
既卒葬山下水仙宮旁今圯旁為子久書樓

仇仁近詩水偃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鷹翦有亭今
作圃梯松無子謾留墳蝸牛負殼粘碑石老鶴攜鶵入隴
雲欲把管絃歌楚曲却憐楚曲不知君

黃子久畫樓子久名堅後名公望號太癡子久其字也富
春山人愛此山突兀買室其下今改治圃

高李鈍歌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旁再謫偷桃
兒下生　復好酒醉後灑墨與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

尋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絢地術坐移賢尽衣書
幘身騎黃鵠來去遊翛素飄落流塵緇潁川李公欣得畫
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守可度難王恍秘記傳自青牛
師池上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谷駕雲螭奈
何靈跡久秘藏荒竹滿野猩猩啼尋真羽客不肯來相顧
却借釋子營茆茨我昔來遊登春府雪殘泉壑銷寒姿磴
滑不敢騎馬上青鞋自策桃笻杖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
下有沙石蕩漾之清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曉沐
高髻垂飲猿忽下藤梟梟浴鶴乍立風澌澌匡廬有地我

未到未省與此誰爭高掃石坐其涯沿洞引流卮醉來月
照影俯笑為誰知落梅撲香滿拔蘿幕出東澗鐘鳴遊歸
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
無由追朝來觀此圖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
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為不遂但為高人嘆漢南已
老司馬樹峴首已釋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
同遷移仙岩洞府誰最好東有地脉西峨嵋高崖鐵鎖不
可攀援以選上仰望白雲樓觀參差觀此山易上何乃遺
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臥浩蕩隨風吹洞簫呼

起徹千古照我白髮凉絲絲傾玉醪為瑤卮据苔交遊蓋
弗然無為漫對圖畫月夕遙相思
王顥詩樹巻珠林勝花開翠葉妍消秋一舒嘯畫裏看詩仙
沈石田詩山色臨流四面生高人千久得閑情似憐少小詩
書誤邾袁雲烟鷗鷺盟得月花催新雨後經風椰撼夜禽
聲忘形不覺歸去何事勞勞慕請纓
〇水月樓西湖野史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好詩畫不羈每
自號水月道人又號曰田水月蓋渭字分之即田水月
三字也嘉靖間胡公梅林新安人督撫兩浙時有獻白

鹿於至尊者天下督撫稱賀胡公聞文長名令其艸表
表上上甚嘉之胡公因是益親文長為建樓設館待之
今改存閣其地青山四映碧水一泓波光落影錦塘懸
走馬之燃山色迎眸漁艇泛仙鳧之舄十里芙渠開野
岸數聲鐵笛在滄浪登眺既盡雅懷揮酒亦供嘯傲勝
地也旁為素月樓
夏樂只詞風起樓邊夏晝凉紅葵傲日粉蝶排窗徙憩老大
怨飄流一想年華惱亂紛張　花自開開鳥自翔滿腹雄
心一醉壺觴坐來舒嘯發微吟歌也生狂醉也生狂　右調一剪

人探春去紅樹已破玆能遊文追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
使人悸傘腸路口樹陰陰鴨嘴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
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齋山靄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
鐘 題文進書西湖圖
楊棠詩戴君舊業家錢塘幽齋獨稱青箐谿水森玉出鬱蕭
爽珮珂時動音鏗鏘一林遙接洪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
京窗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逈不同況
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疑稍綴葉相玲瓏素娥
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捲卷一凭欄高興滿

襟應不少恍如冰壺照入窗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
同蔣詡耽書更覓慕孫康一從奇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
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為君寫此
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窗外無 題文進畫竹
王叔明畫傲按西湖野史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子昂之
甥也隱於巾子峰下愛其地山水終年不出戶深衣幅
巾瀟洒明志號黃鶴山樵與其人倪元鎮相善今陝小
輞川第山上為智果

倪雲林詩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於然外風
風釣絲煙水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稱陶朱倚側同 題叔明
雲林又詩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夠憐竹影搖
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逸人
羣今年七夕聞多事曝畫繙書到夕曛 寄叔明
雲林又詩秋蛩唧唧雨蕭蕭梧桐影閘泓伴沉寥此去不能期
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窗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
湖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橈 別叔明

雲林又詩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
警露孤猿掛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
舟同契夜來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 題叔明書畫
平仲微詩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芙蓉渠承平公子有
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陰晚移宅泊白日夢騎黃鶴上清
虛此圖更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 題叔明畫
凌彥翀詩書托交遊迹已陳西湖依舊釣松筠也知谷口烟
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眞 題叔明
高季迪詩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

中絲桂蘚入定者遺猿子宮鐘鳴樵徑暗[illegible]
樹聲猿落煙無去鳥道平生遊楚與對此轉無窮 題上天竺

方希直詩吳下王生號且文與與文敘之外孫黃庭獨步今
白髮與理遊吳風流存草亭水帯稱善畫每親家畫輙嘆
詫謂言妙處過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
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皆脩竹煙雨溟濛蛟龍蟜呼
童來燭久不寐剔看醉墨王蒙守固知蒙也樂天眞畫工
鳥得知其意 題王蒙畫竹

智果寺宋神宗時寺僧有道潛者號參寥於潛人通內外

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遠訪之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子瞻守
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山縫間甘冷宜茶
寒食之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
火烹黃檗茶適符所夢數武仰瑪瑙寺

蘇子瞻銘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
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
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契汝
心 贈參寥

子吟前漲水返有墊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年得鮮綠數步藏清深鑽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
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崕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
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
象涵古今 題參寥泉

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
然是胸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中危言軒冕如脫屣
但貴知我希寧憨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
厭承明抗章求遁遷餘杭古稱雄比屋富生齒立談政郎

成與不負山水美容梵末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倉
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
所恃軟語如東風藹然着桃李今朝眞勝事千載足遐美
安得筆如椽磨崖為公紀

參寥子詩淋淋一雨過秋前洗出西湖小霽天烟烟魚鱗含
倒影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白芡珠盈斗幽浦紅蕖錦繞
船冷炙殘盃當已狀好來波際望嬋娟 寄東坡

瑪瑙寺晉開運三年錢王建宋志此山之下有石如瑪
瑙然以此得名寺僧有智圓者號中庸子隱居靜院時

有貴客訪之僧辭以疾曰傾山倒壑夯走紅塵曾留坐
鎭以愳其願何如貴客慙不敢入嘗與林和靖先生遊
死瘞西瑙石上以陶器趺坐其中自爲銘曰清淨本然
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寄遯林泉其生平大約如此厥後
寺僧失考荒蕪不治近有僧三亙者錢塘人才致超越
戒律精嚴皈依者衆自捐鉢資爲師造塔極其整麗下
造愳巷與衆談禪景象一新矣山上爲錦塢初陽臺下
有僕夫泉
中庵子詩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歸松

栢下綠苔芳草自縱橫
中庸又詩蕭蕭墓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
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陳諭詩雨霽佛窻明苔逕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寄香泉咽
前林雜清磬烟火候沉滅寄諸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初陽臺在錦塢之上按史葛仙翁修煉於此臺邊有丹井
一口其泉香潔異常明宣德年間大旱居民汲水者多
有好事者入井中從鉄甃而下得石匣內藏丹二圓井
竭有一翁在旁偷食一丹復以石匣封一丹投井其泉

立涌如常此翁亦活百餘歲其際觀瀕臣而遊東吳如
几案間燦若指掌傷有紫陽書院下爲養樂閣
楊仲弘詩彩雲相糾縵華露其嬋娟在水洲翳吳背谷孰使
懸猜亂精魄動膺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訪葛仙
仲弘又詩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凌
半嶺豈辭深夜倚闌杆雲封大壑蛟龍蟄露下蒼林翡翠
寒下瞰塵寰如井底致身何啻在雲端 題初陽臺
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棲息一枝緣
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幕燕雷驚起峰頂笙鸞月送

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題臺
伯雨又詩一病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祠
邊闊山寺疎鐘樹裏鳴孤嶼橫陳爲玉几中峯燦爛似霞
城拏丹且入雲烟去還我風篁雪竇聲
養樂園宋賈平章住宅也攷志賈秋壑名似道平章國事
故稱之曰平章其園占葛嶺之陽趣臨孤嶼之清波芳
菲滿目無使觀者毋門羅織罵嶺不令居民段足時與
妾泛舟湖中斷橋之上見一生觀之遂殺妾縛生以歸
其惡媢如此上爲抱朴子菜

狂客題詩秋壑曾佑葛嶺西遊人不敢問葳是勢將顛仆空
回首事列艱難方噬臍廢苑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
題看來祇是孤山鶴依舊梅花伴竹低
湯益詩擅板輕敲月上花過墻荆棘刺蒼牙指麾已失金甌
意速死何勞玉碎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散在官蛙
木緜庵上九愁絕日暮山深聽鬼車
丘瓊山詩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緜庵上千
年恨秋壑堂前一夢空石逕苔痕猿步月松庭樹影鳥呼
風客來不必頻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談傾衛霍地方窮芥丘園亭煥丹
蒦花石擬平泉池塘鑿深壑惟聞丞相嗔那識天下樂我
來陵谷開山意已蕭索荼生隨嶺崖國破身誰托空悲上
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傲勳名風采標麟閣胡爲一繁鐘
萬象從此落回首艸萊碑荒烟掩餘怍
○抱朴子葛玄舊志葛洪晉人字稚川號抱朴子修煉得道
人稱之曰仙翁見葛士翀文集於大滌山中遂大悟後
結廬西湖有書傳世下爲西湖一曲
薩天錫詩煉丹仍了濟閒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仄

巳燼雲封谷口嶺長閉千年瑞氣生瑤艸夜半天風響亂
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煙塵依舊隔人寰 題書巢
○西湖一曲按志即集芳園也其地林泉幽邃臺閣軒敞中
有壽藤怪石皆南渡以前舊物稍葺治陰仰不見日架
廊疊磴巧若天成高宗時以賜劉婉容者後理宗復賜
似道改集芳園其右即古壽星院
譚友夏詩晴春無事臥山堂類去攜書步北廊松逕花殘人
寂寞荒丘聲老月淒凉愁來莫遣詩知己恨極無聊酒主
張一曲西湖還葛嶺空憐鷗鷺笑平章 偶題集芳園

○壽星院按志即東坡前身修道處也元祐三年東坡出守
杭州常遊其院悟前生已到此地院中扁額皆出手題
記憶一字不謬所謂再來人生有所自去有所歸信非
虛語矣院中有寒碧軒垂雲亭等蹟其右爲楊公祠
蘇子瞻詩琉璃萬頃水僊家風蕩湖千響釣車寂歷疏松欹
晚照佇寒螿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
花吏若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夸
董思白詩幽齋臨水岸郁郁復青青眺覽空詩眼徘徊向畫
屏月招花醉客風引鳥譚經此地堪長嘯何勞叩謝庭

雲亭

陳倩公詩 酷若遊仙寺蟬鳴竟日喧擁樓松拂棟近水竹藏軒靜娛僧趺坐狂驚客爽言茗泉呼小豎洗耳復逃禪 題寒碧軒

○楊公祠 公名孟瑛字温甫嘉靖間為杭郡守倡議極言開湖之利浙撫為公請旨一時湖中葑菲盡除蘇堤前後魚菱蓮藕之利官民俱賴焉杭民因為建祠孤山後廢太守陳公一貫復買西陵地為公建祠時有迂儒阻曰此青樓故址也公笑曰樂天勤民敏政載妓遊山後有沉紅妮綠之思郎以是址為公祠又何嫌也遂改之過橋為疊山書院

黃宜山詩 後自孤山往北山荒涼茆屋蒸瓊玕櫻桃楊柳空花蔘千古風流滿閣寒

○疊山書院 武林志謝公名枋得號疊山宋末入為元所執強之仕義不屈為邪聘書辭之其書云呼我為牛者應以牛呼我為馬者應以馬其堅志高尚如此公歿後元人毀其居明時有臬長范公淶者復其地因曰邪聘廬其地池塘特秀今改水香居

夏樂只記新秋著葵稱初黃煙波瀰宕池塘橫溪曲澗繞廻廊雨過樓傷 讀易香焚寶鼎高歌嬾上漆床為牛為馬聽人方寘我頗狂 右調畫堂春贈疊山

樂只又詞 滿地狂風處處吹來繁葉整奚囊千山跋涉長途懊惱日昏炎又熱最傷候鵑聲咪咪 蝸角蠅頭磨盡從來豪傑更誰堪老大無謀向人嚅囁順從今埋頭豈可向金臺爭鈌 右調風中柳贈疊山

○趙好好居 西湖艷史趙好好錢塘名妓也善詩詞翰墨遊者填門自題其廬曰春滿園春月訪者更衆有客題詩其樓有重攜殘酒看西湖之句高宗常至其家見而笑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湖自是好好之名益振下為鳳林寺

庾伯生詩 填門車騎遶山庄勝日春光滿畫堂得月不知樽露滿觀花那識野雲香詩題七壁多酸氣字煥綸音賭別腸殘酒何如殘醉妙而今風雨各凄涼

白廷玉詞 嬰詞度得雪兒歌濃墨待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潤薔薇清涼似外湖多 [illegible]

○鳳林寺 按志舊名歸寂寺長慶間禪師圓修居此四十年

棲息松下有鳥巢其旁遂呼爲鳥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往見之謂曰師居此甚險答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煽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後歿鳳林寺內有君子泉勝蹟過此爲岳王墓

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蓬萊鳥窠無樹山猿泣不見談禪太守來

鍾伯敬詩寂寂青山裏洛泉飄搖風雨渡荒烟鳥窠有路憑誰寄淚取禪機壓樂天

車玉峰詩十年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巖谷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啣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閑孤鶴欲尋和靖墓凌空飛去復飛還

○岳王墓南渡史上名飛字鵬舉後謚武穆王湯陰人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時以戰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反而攘已也陽獎而陰恨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意遂力主和議兀朮寇拱亳詔飛往援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北棄之乃召張浚王沂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矣明年兀朮寇淮西張浚畏敵不進詔飛往援兀朮復遁浚忌之飛遂解兵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殺和議不成檜因諷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更欲棄山陽而不守而浚又劾王浚誣飛子岳雲與張憲合謀與還兵柄檜乃遣使捕飛下獄諫議万俟卨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証竟以莫須有三字擬其反狀然未之決檜一日坐東窗下食柑翫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竊笑曰老漢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然遂發片紙走獄中即日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雲張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爲殉種雙橘其上識焉時有建州布衣劉允升者爲飛辨誣亦爲檜所殺後孝宗時有大學生程弘圖者訟飛冤詔還飛宗屬其子雷震霖霆等始得全歸詔令從葬棲霞嶺雲憲皆附其旁謚武穆建祠祀之百年之後墓旁之樹翁蔚成林而枝皆南向蓋公英靈之所感也過嶺爲牛皐

墓

趙子昂詩岳王墳上艸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
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
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季迪詩大樹無枝起暮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
三殿射北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朝士祇和
戎棲霞嶺上今回首不盡凄情淚眼中

田叔禾詩宋家宮殿倚西湖鼎沸中紛王氣徂輦道秋風飄
落葉寢園春雨濕平蕪登高有賦徒含淚得月長歌總未
娛惟有岳王墳上草年年新綠慰吾徒

馮琴詩憶自將軍葬此丘水光山色盡含愁後宮粉黛歌啟
歇南渡衣冠正氣休六井淚流春澗雨兩峰愁鎖楚天秋
英雄不泄當時忿過客詩題滿酒樓

楊於庭詩王業神州已陸沉將軍祠宇尚留陰和戎朝士渾
無策報主孤懷祇此心風木自含南向恨塞鴻空望北來
音可憐十二金牌召父老攀轅淚滿襟

屠赤水詩東來馬首解雕鞍西去龍輿望漢官水斷黃河旗
影滅術高白日鼓聲寒當時部曲傷心過此日行人掩淚
看墓艸不隨宮樹盡大堤楊柳路淒淒

宋犄祝詩君臣南渡肯偏安誰計和戎解玉鞍三字風波移
宋祚一門忠孝恨秦奸誰憐社稷依荊棘忍使朝廷容賀
蘭痛飲黃龍成底事中原望斷舊衣冠

夏樂只詩棲霞嶺上紫雲吹疑是英雄血淚垂畫舫歌殘悲
夜雨湖亭酒盡泣荒碑幾人過墓能忘恨何客登墳不肅
儀遙望故宮禾黍滅惟餘烏鵲對南枝

宋价祝詩鉦鼓揚天日飛將能戰時將軍添白髮國士瘠愁
眉報主心無已投戈日尚遲陳儀思再拜血淚灑荒碑

牛皋墓在棲霞嶺上皋字伯遠汝州人岳武穆王部將素
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已一日大會衆軍士令置毒害之
將死仰天嘆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
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尸報君
父是爲嘆耳過嶺爲紫雲洞

徐文長詩將軍氣節高千古震世英風佇鄂王嶺上雲霞增
慷慨洞中風雨起凄涼淚揮野艸生紅約骨瘞青山化蝪
瓜老檜至今遺恨在裴戶何必向壇場

紫雲洞在嶺左異態怪石蒼翠勞空開列山頂竹箭叢[illegible]

屋大擴賈似道命工砻鑿建菴刻大士像於其中雙石相倚為門清風時來谽谺透出爽氣凄神不可久坐故若遊最勝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深泓莫測其底穿石徑而徘徊仰懸崖以延竚依然洞府非復人間旁為懶雲窩

袁中郎詩洞口花開三月節果然桃李過蘇堤遊人不識山僧樂半榻蕭然萬壑棲

李卓吾詩棲霞古洞石巑巑想自蓬萊落一山剔穴飯泉成世界種花移竹得幽閒屏僧臥月猿呼夢野叟鋤雲鶴避顏老經亦知就此趣未應流落在人間

○懶雲窩在紫雲洞之下四山圍合竹木輝映菴結其中有池水一泓澈清見底高僧多集於此上為金鼓洞

王季重詩狷興幽討遍大壑氣沉沉山蘿逢秋醉溪聲入午猜是泉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至僧來好語陰

○金鼓洞在懶雲窩之頂疊石如屋中有小龕可容名賢遊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老梅叢竹撫翳僧廬怪石向松徘徊逕外嵁岈一壑深不可測人傳昔人鑿石聞金鼓聲而止以此得名旁為白沙泉

夏樂只詩石龕僧入定梅萼護禪關潭水深藏谷流泉夜鬧山猿啼當月落鳥語探人閒金鼓名何着泉聲在樹間

○白沙泉是泉之美都人士供賞之其名與虎跑並著而尤宜於烹茶其下為無門洞黃龍禪師道場

宋价祝詩一逕通幽處泉流出白沙梅心堪比潔竹韻少分譁潤解僧偏集山深世漸遐欲留天已暮策杖過棲霞

○黃龍洞在無門洞之右按志其地爲掃帚塢盤曲深幽有泉穴在石巖間深渺不可窺覦舊傳有老龍巢此後理宗時大旱召僧慧開求雨霧起巖間儼然有神物蜿蜒

而出盤松上其氣茀然僧趺坐帝問何故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果大雨至又西爲淨性寺

○淨性寺按志唐乾德年吳越王錢氏建過小嶺爲青芝塢宋時芝艸滿山兆應高宗之壽麋鹿青狐多產此地寺外有青石橋其下涓流不息從玉泉而出有青橋菴古蹟

○青橋菴西湖外傳宋琴操修道處也蘇子瞻守杭時有名妓琴操者通佛理解參禪詩史倒日而出了驚異之一日偕往湖中戲與參禪子瞻曰上席扮老僧狀大笑問

曰何謂人中景操應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又問曰何謂景中人操答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
山一朶雲又問曰何謂人中意操應曰隨他楊學士
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笑曰門前冷落車馬
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結菴
芝塢見泉流如玉買青石爲橋架之今其址尚存右折
爲淑眞墓

琴操詞勞情萬種愁別郡樽中酒野梵悠悠石上飄寒落樓
頭柳　不繫黃金綫那堪粉黛垢春風三月有時闌遮不
盡梁已泥　右調卜算子

琴操又詞梧桐月夜開新霽拭目高樓遠勝戶外風搖棠棣
徒憶我兄弟　年去身勞無活計環堵蕭然獨敝回首不
堪流涕野志就蕭蕭　右調桃源憶故人

冠愛只詞波混門前過傷心處最苦是青樓憔悴小西陵莫
愁湖上月臨高枕睡也堪羞斜陽晚湖亭人消散簫鼓瀟
歸雨寂寂煙波寥寥殘夜郎歸曲院人倚街頭　舊事知
參商禪機和佛說暗想源流可喜孤情叔夜放答莊周同
入閒輕薄笑爲蕭風字作蜉蝣說甚因由多少紅顏雁色

塚遍荒丘　右調風流子贈琴操

○朱淑眞墓譚林外傳朱淑眞者錢塘閨秀也善詩詞工書
翰因所偶非人遂鬱悶而死常與宛陵魏端禮夫人相
善夫人重其才負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集木刻行世
後卜葬於青芝之塢其地萬竹臨流喬松挺秀泉沸沸
以迎風石蒼蒼而濕雨小巷孤磬聲飄入際之雲曲壑
啼猿慘斷林間之月時一士讀書其地夢淑眞告之曰
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間覺往訪魏夫人爲
索稿登梨焉是夜夢淑眞叩扉道謝此士遂名重當時

辟爲張憲幕

朱淑眞詩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酲不解倦梳粧强調朱粉西
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　曉妝作

淑眞又詩門前春水碧如天座上詩人逸似僊彩鳳一雙雲
外落吹簫何獨我無緣　湖上感事

淑眞又詩竹搖淸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飛
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　初夏作

淑眞又詩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祇欲飛若使明皇當
日見阿蠻無計對楊妃　詠[illegible]舞人

叔貞又詩一點愁儂兩點山烟花影裏粉容閑水清[illegible]
妃妬靜夜無言月照顏 咏雪之二 詩

叔貞又詞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
前飛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
情莫向愁人語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右調黃金
縷

○張憲墓在屭泰山儷姑峰下攷志張憲爲岳王部將及秦
檜王和議殺飛無可爲証乃命王俊坐憲與岳雲謀爲
不軌廷鞫鍜鍊身無完膚憲不伏罪廷臣万俟卨乃妄

造招辭逢迎檜意遂殺之後追封其墓謚烈文侯其山
攏爲葯洲園

○葯洲園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園也瑩中字羣玉錢塘名士
善詩詞工翰墨嘗撰福華編逢迎秋壑賈甚喜之其園
方非滿選千紅萬紫秋壑勢逼出師瑩中參贊軍務知
大勢莫支食氷腦一握將死葬姿痛之不已瑩中曰我
從丞相二十餘年享人間未有之福可以一死謝平章
矣後賈敗拘京師謫高州道過木綿菴爲鄭虎臣所殺
而瑩中先死爲計早矣西爲玉泉寺

○玉泉寺按志南齊時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
掌出泉晉天福三年建寺其水清泓見底宋理宗置五
色魚放生觀者雲集池可覽鬚眉因名曰玉泉其後爲
靈峰寺

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閑心對定水清淨兩無
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觀魚去知我是何人

吳廉靜詩搖旆家家雨扶犁處處村艸深迷谷口樵斧擁雞
根鑿水知魚樂尋苔得鹿痕流泉長不息朝暮過柴門

○靈峰寺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寺內有
翠微軒眠雲堂諸勝幽僻岑寂人跡罕至出塢爲秦亭
山

夏樂只詞醉裹星横木落醒來漠漠錯認秋光月過西林更
覺旅況淒涼雨離離松濤出谷風颯颯樹葉敲窗猛心傷
不過司馬泣斷柔腸 雖當蟬聲蕭索少年豪氣歷盡風
霜劍氣雄心奈何故困此春裳暗飄香怡人椎子呼嫺子
莫上眠床檢文章離騷一卷惱我顛狂 右調玉漏遲夜[illegible]

樊只又詞風懸亂篩前月眠新晴且好眠消瘦孤衾終成今
其濟高歌枕上嬾如顛 懷想昨宵言夜梵樓頭[illegible]喧

燈下勞人休也未延延五夜寒鷄報曉天右湖南解十〔小字〕納默雲堂作

○泰亭山西湖外傳此山爲泰少游所賞建亭其上時東坡爲郡守日與盤桓汲兎泉煮笋㸃爲樂有僧參寥者善詩詞三人相友最善子瞻每與坐談竟日忘返下有兎兒泉佛惠寺進法華山

夏樂只詩林樹鶯秋爽蘂聲茆堂野集好藏名芙蓉花外開雲洗丹桂枝頭小月生揮麈幸多新語積尋幽不覺宦緣輕山僧享客烹新茗笋栗相隨更有情

○法華山按志其地土色鮮著山水秀麗茶笋梨栗遍山畝他產獨別四時花木森森尤多梅蔓王方平嘗遊其地飲泉水而甘坐終日不去人題日方井其亭有米元章扁在上今爽進爲西溪水竹塢

宋价祝詩竹木陰陰擁翠崗梅花爛熳嘯春陽幽凝孤興寒生月澹若羅浮夜吐霜一咏一觴來野客眞山眞水出僧房方平本是仙家種汲水烹茶井亦香

○水竹塢有周杷墓苗劉之亂杷與兄剻格同起攻賊義震一時

○西溪梅花之勝名著武林其地頗庶山川佳秀高宗南渡欲因之建都故今名西溪留下留下者留以爲都也後卜地於鳳山下今爲鎮焉郡外有薦福寺古蹟

王季重詩尋梅踏破綠溪烟溪上晴光處處妍花信無心傳野客幽情似約到山巔巡簷每索騷人笑繞閣長依老衲眠獨恨春風情太薄重來不復續前緣

磊落生云此地梅花最著遊者藉甚然未聞於梅有篤嗜也予每當春月提壺挈榼混穠遊車應使花神貧笑謂磊生韻人亦復潦倒如是予因悔而悟之故當梅信未眞並爲探賞及其已落復用挽詞弔之正如幽夫貞婦含情紲結古人必表其芳烈庶於花無所恨也爲吟八首

探梅之一獨卧溪齋烟水寒暗香偷入夢魂酸似疑野信當正月鵲噪簷頭夜未安

訪梅之二春明冬淨雪將微逕步梅開信巳非邨酒卜醺山氣暮寒鴉啼送野人歸

待梅之三梅蕚初青葉未紅此行尚欲待東風清齋無三堪投箭半戀花枝綴酒融

撫梅之四嫩草乘欺坐藉花花陰片片做流霞孤山道上卯

何處欲泛湖頭放一槎
臥梅之五春風釀雨泛輕舟片片花飛逐水流雪浣枝頭淸
似練倦來客夢剡溪遊
別梅之六十日梅園興已闌香沉雪盡葉將藍野人有酒須
當醉不醉空歸花也慙
挽梅之七春老花明競鬬芳新紅嫩綠出園墻誰知雪骨冰
肌女一別無音憶斷腸
夢梅之八珠沉玉碎杳無音水綠山靑何處尋野叟已辭孤
嶼月寒林夜雨淚沾襟

〇薦福寺晉咸和中建後改徽宗吳太后墓其地梅花萬樹
高宗題曰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西爲石人嶺
董嗣杲詩漁樵哄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
曲折過橋溪水半淸渾每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塞
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僧還有別乾坤過西溪遊薦福寺
張可儒詩落落人煙似曉星締茅爲宇石爲亭倚橫野水天
連碧遠近晴巒夜對青犬吠雞鳴[illegible]深樹落[illegible]中
形陶然一醉郎家酒滿路春風吹不醒[illegible]
夏與誠詩暗香疏影句難傳景入公林色倍妍變[illegible]要回春

創衍其園坐飲日如年娟娟月上當三五粲粲花開鬥十
千獨鶴未歸林道宅孤山亭子悲淒然
〇石人嶺按志峭拔凝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
玉女巖深邃可玩登山盡此矣
王季重詩一嶺透天目千溪叫雨頭石雲開綉壁山瀑寫寒
流鳥道苔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難作路數武自年遊
〇俠老碑野史西溪梅花最著有一士避兵其地相傳爲越
西大家子才人也客遊已久倦而居林與酒傭居相近
傭倚西溪富民梁道溫爲僕主家一妻有殊色倩粗悍

無匹妻欲之因與生狎梁老習聞之雅多愛生才而中
曲庇生常具酌延生爲賓生不就老有一女字嫦娥貌
奇醜而家計不貲不輕以許人人亦不敢輕以求老老
欲以此女歸生生知其女之醜也以有妻在室却之老
亦不以此終強生卒相待如故生與傭婦狎已久婦懷
孕而傭尚不覺婦設策告生曰梁老多俠雅與君厚何
不借爹金以售我身生不應且疑且信一日過梁老語
曰某抱才以遊天下者有日矣貧且憊交相爲因吾翁
義至高不相棄而反相爲[illegible]亂何遲也毋人命不猶托

身山水間以貧憊之軀而喜行杜牧韓翃之事吾翁得無聞而笑之耶翁哂曰生可能爲杜牧韓翃我獨不能效于暢淳混乎生唯唯而去密告酒傭婦婦笑曰梁公當有以處君矣是夜大雪西溪傳兵過婦女皆避山曲傭婦乃得乘其隙買一舟與生遊遁他處人以其婦爲兵所挾也傭索之不得欲自殞生復來西溪以其情告梁公梁語曰吾有女奇醜誓意有年欲歸生不得也今生與傭婦貌相敵而情復相洽婦得生而諧鸞儔生得婦而成鸞偶亦人情之所憫也而我實有心意將以吾女配酒傭多與金以息其怨絕其望汝之終身遂矣生駭之老遂以其女屬生媒以歸傭傭小人也一旦得多金而獲富人女神氣爲之頓落而老果於是夕遣歸傭陪贈隨焉傭大快非但不殞生而反德生矣生遂與傭婦買一室卜居他處老猶念生之貧也復以百金爲賀老俟傭而終傭亦致富焉未幾生登第率婦子拜其墓題碑曰西溪俠老今之遊覜者過石人嶺可攷焉

夏樂只詩西溪浪士聲嗚咽坐對梅花花氣接不見隣家梁老翁隴頭但見孤墳俠骨墳鬱鬱草芊芊山外蹉跎不紀年自從人識梁公墓風流慷慨至今傳傳來此事眞可怪咄咄書生貪且憊一朝浪跡謨桃源風流遂結相思債梁老梁老何其賢黃金用盡費周全始終殺得傭人怒自顧床頭不問錢嬌娥女兒貌雖醜生長豪門那得偶無端身嫁酒家傭此俠從來眞不朽扁舟雪夜渡陰山才子佳人計亦難不是梁公能棄就鸞鸞何日得重歡重歡得意佩朱紫生美成名翁已死秖今留得舊時碑梅子花明門姓字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三

西湖夏　基欒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西勝蹟

○兜嶽嶺由錢塘門艤舟登岸徑西進即其地也有宋濟王墓在焉王名竑先是寧宗無子立爲東宮時史彌遠當事多行不軌王目之常曰吾登位必殺此賊史因與王有隙寧宗病篤史遂與楊后謀立沂王是爲理宗時汰湖賊潘壬反王封湖地賊擁之史因稱詔擊賊賊敗王

受誅京師瘞此進爲行春橋

○行春橋唐時建通靈隱三竺路西山發跡於此接九里松

○九里松考志唐刺史袁仁敬所植青松夾道綠蔭交加一行九里翠色染人並騎可以安驅偕行可以把臂旁有韓王別墅

張光弼詩結駟問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偃蹇成之蓋蕭疎陰晝撓相逢何所贈惟期保後凋

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穿九里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偃得相從

○韓王別墅野史王微時有妓梁紅玉者充樂戶值功承揃府王時爲卒徒性好飲溺當午醉臥廁地上梁過之駭息作如聞虎嗷聲梁大驚即之乃世忠也遂許偕老後韓歷職有功進爵爲王皆氏助之及歸老搆墅與梁種花爲樂每當春月紅药牡丹濃桃郁李之類艷絕一時高宗常遊其園題曰萬花谷後理宗時平章門客廖羣玉佔爲巳業自稱花史自宋徂元與元徂明興其地花猶不絕今改傳氏園林遊者多至其處上爲朱墓

夏欒只詞隴上東風何誕一夜梨花吹散芍藥不勝愁郁頰朱欄牽幹春斷春斷淚與落紅堆滿

宋价祝詞倦來時散悶蒼苔踏破花陰處處留人坐最惡妒芳霖雨一夜經過爛熳把殘枝折挫　牡丹幸得未洗臙脂幾箇呼朋進酒與婆娑春去也發狂吟提壺擊唾情流光莫受蹉磨（右調鳳閣）

○朱弁墓考志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強之仕不答及粘沒喝死乘其隙以金情具聞於朝常與使金諸大夫會必曰我

死幸㝗我道旁題其碑曰宋副使朱公之墓吾願足矣
值徽宗大行哀餙衢切界曰備上之庵盡落日中之舌
猶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竇拔龍髯而莫逮淚灑冰
天高宗讀之感泣乞全節歸皮直秘閣卒葬於仙芝嶺
地近韓園其孫端明者亦種花賈秋壑時過其園欲取
其佳種端明盡伐之移徙他處進爲石𧐊古蹟
申靑門詩伏旄歸來日山花擁艸堂綠雲開黛色曉日接淸
香斗酒鸝聲下微吟夜梵凉百年培植物豈肯媚平章
○石𧐊古蹟按志宋端平有僧智月者善談經一日與諸比

丘說楞嚴偕前石中隱隱有聲如蚕蝕葉即之乃𧐊出
石穴徘徊聽法不去倏忽復入石中不見其影後好事
者剖之其石竅穴玲瓏如𧐊盤礴然今其跡尚存上爲
古先生墓
僧守仁詩神蛩聽木到禪家淸出龍泓味更加晴帶浦雲穿
石溜雨隨山霧走寒沙玉麟閒歇波心月瓔沐香浮淚面
花髭符介風招佩集焚香來試乞泉茶
○古先生墓先生者無名姓晴隱君子也與文喜無着禪師
善考高士錢先生居武夷山十年又棲廬山十年後居

天竺三死葬偃芝嶺先生爲人學不爲俳而心是佛故人
以古先生目之常自掛一瓢飲金沙澗水而甘自足終
日結茅菴僅蔽風雨採薇蕨野筍就無肴飲食於焉
身每登嶺長嘯吟詩自謂曰仙嶺有異人自號古先生
採藥不爲隱茹芝非藏名寂然有道心怡游是其情家
無顏孔書出處豈求榮葛衣足禦寒樵蘇可代耕山猿
呼作友野鹿締爲盟天風時時來松籟與齊鳴幽江無
我飲千載少開評其大概如此對徑爲了義塔
○了義塔院按志即圓覺寺也有僧守璋善詩賦高宗嘗遊

其寺御書贈詩二首西爲黑觀音堂
僧守璋詩艸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
飛
高宗御詩古寺春山靑更姸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擬欲增
茶興暫就僧房假榻眠
高宗又詩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淸涼人人圓覺何
曾覺但見塵勞黯日狂
○黑觀音堂乃黑漆木救金相也舊傳弘治間有大檣進香
天竺寺從西湖過忽見一靑衣女子欲入此檣問之云

大士像也因此進香者必至其堂過爲集慶寺
○集慶寺宋理宗閻貴妃建閻妃甚寵傳明豔絕倫是寺之
建詔令較靈隱淨慈天竺三寺更加壯麗一時喬木俱
伐人作刺曰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帝怒
捕之不得西折爲合澗橋
倪仁近詩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顧憶謾留金
粟影杜陵恨少玉華詩旋烹紫笋猶含籜自摘香茶未展
旗聽澈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合澗橋在飛來峰路口北澗從靈隱下南澗從天竺下兩

澗相會名曰合澗過即飛來峰
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
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
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飛來峰界乎天竺靈隱二山之間其峯怪石玲瓏青蒼玉
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縱橫偃仰奇玩益奇上多異
木蒼藤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虬龍蔚蔚葱葱無非
佳致晉時有僧慧理過此山而嘆曰此乃竺國之小嶺
不知何以飛來因卓錫結菴其旁名曰飛來峰峰頂有

一石笋衝天而起名曰靈鷲以其奇突絕倫故以竺國
之名名之也旁爲龍泓洞
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棱層清極不知夏虛中談悟
僧樹幽颯氣重泉落雨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
張埼之詩舞峭翔鸞勢拔天曉巖曲徑欲飛懸詩窮絕壑題
難就畫盡丹青意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却疑深處可通
仙冷泉亭下西風起攪亂枯藤石上眠
○龍泓洞按志舊傳有人入洞數里聞樵櫓聲以其通江上
有老龍棲焉名曰龍泓隣爲呼猿洞

○呼猿洞考志慧理居此山曾畜白猿爲侶宋時有僧智一
者倣其事亦畜猿每當飯時呼之即出下爲石門澗
陳章侯詩飛來峰半鷲峰巔慧理傳燈已有年洞口老猿呼
不出野狐何得與談禪
○石門澗其水從冷泉瀉出突石橫流淙然有聲聽之令人
忘倦過橋即冷泉亭
宋价祝詩未暇登峯去先從石澗遊寺幽隨磴轉山逈得泉
流火爍無妨夏風涼不待秋苔[illegible]足曾投
○冷泉亭在靈隱山門高不倍尋廣不盈丈撮奇挺秀物無

遁形春之日艸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衰氣夏之日風涼泉冷可以蠲煩破悶起人幽情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如濯足於床下臥而聽之儼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口之垢不待盥滌輒見除去進為靈隱寺

白樂天詩石門無舊逕披榛訪遺蹤時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岩壁雲覆苔蘚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題山門石壁

樂天又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門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別冷泉

蘇子瞻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洄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去來不暇席今君欲就靈鷲居葛衣艸屨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何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贈友

曹旣明詩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艸樹香山影倒沉潭底月夜闌相對寫寒光 題亭

張光弼詩小朵峰縈擁翠華何雲關外是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 題亭

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秖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題冷泉

靈隱寺按志晉時建僧慧理道場寺包山外幽秀難寫上有韜光北峰勝地名人題詠最多近有具德禪師集衆參願此地梵宇一新僧寮盡整舊傳駱賓王避跡此山

披緇雜髮隱韜光菴有客宋之問者宿發光不寐題詩創鷲嶺鬱苕嶤龍宮鎖寂寥二句後韻難成吟哦不已有老僧坐禪燈下接聲吟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異之撫掌大快再令其續又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得泉遙 剖竹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吟罷下山而去訪之不得人疑以為駱賓王也寺右為北高峰

張祐詩峰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潤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岩夜響蓮

賈島詩峰前峯後寺無秋絕頂高牕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於棲處看獼猴山鏡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身欲懸帆心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謝公即康樂也曾出家於此有客兒亭古蹟

晏公謹詩捫蘿詰曲歷崔嵬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晝老僧初入定仲春野客忽重來林深祇樹雲霞遠地迥諸天日月囘世上宰官原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

北高峯在寺右石磴數百丈曲折三十六灣方躋絕頂唐天寶間建塔於上羣山屏列湖水鏡開雲光倒垂萬象橫集時而漁舟夜唱聲自天來山禽暮飛影從霞落景象不可名言左為韜光

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生微涼霧飛岩谷暝日出艸花香嘉我同遊人久坐竟相忘扶藜頻憩足路灣高且長松古如虯龍石怪類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爭翱翔入門百無有江海渺茫茫惟聞僧道有指為雲水鄉相看杳不荅投足眷其床欲贈無一言留詩

表韜光

姚山人詩高峯千仞石嶙峋曲磴躋攀再墺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十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學士登臨處處[illegible]遺文

張步青詩興來欲送登臨目拄杖高攀第一峯海氣倒看天漢動松壇常見白雲封千家樹色迢迢影萬壑春烟靄靄重便欲棲遲人世外夕陽半塔聽疎鐘

韜光菴舊志唐有僧韜光者辭師遠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樂土即止及遊靈隱值樂天守茲郡僧曰吾師之言驗矣遂卓錫居此樂天聞之嘗以詩招僧入城僧不至其地怪石嶙峋松竹夾道澗壑相接幽冷絕人跡半為岣嶁山房

白樂天詩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調葛粉洗手摘藤瓜青芥芟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君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邀韜光僧

韜光荅詩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勅惟知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楊蟠詩寂寂皆前艸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田叔禾詩高閣迴塵氛迢遞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梵谷中
聞竟夕惟清籟諸天盡白雲尚逢鸞鶴侶從此便離羣
王伯谷詩改謝逢流火輕舠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陰
晴寺寺藏雲氣家家枕澗聲不辭沾法雨來謁古先生
胡應麟詩峭磴危梯萬仞懸嵯峨飛閣架蒼烟天浮海色層
欄外日蕩紅流畫棟前玄鶴欲攜珠履客青兕騎將玉臺
仙誰言康樂題詩舊婺女猶聞筆似椽
王季重詩雲老天高結數楹濤呼萬壑盡松聲鳥來佛座尋

花去泉入僧厨漉茶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挿湖
明奇峯占絕杭州勝留與韜光作隱名
○岣嶁山房其地石笋峻峭蒼藤橫繞絕人世之遊蹤近諸
天之勝界京生竹籟頰士可藉長眠響起松濤書幌恰
因助韻雨雖離頻開浮暑風瑟瑟雜入絃歌下帷不厭
其寒讀古尤嘉其寂遊至此無復人間世矣外爲澗西
山房
王季重詩亂苔膏古蔭惜綠蔽新芋鳥尚肯銜詩泉心即佛
禪買天應較尺賒月敢辭錢多少清涼界留僧抱竹眠

○澗西在岣嶁山下有水一灣石橋橫架僧房傍橋而居爽
籬翠竹野閣寒梅點綴俱非凡境出寺爲包家庄
郁子升詩飛來峯下綠成陰側入僧蘆一逕深枕上聞流終
夜雨山前覓路萬重林猶存舊業依巖石好傍新蘆聽鳥
音爲問橋頭西澗水當年列木可如今
子升又詩山疑斷處石橋連古寺疎鐘雲外懸數點峯迷
谷雨楓酣九月醉宵天當窗老衲邀朋坐入逕遊人愛竹
寒更有澗聲流未歇終宵如諸伯牙絃
夏徵君詩叫醒愁雲辟山光悅我廬延無塵士跡堪著絕交

書
徐雄文詩翠竹依苔石深松擁小樓園無三徑跡何處結羊
求
○包家庄考志爲仙翁舊遊地也有望仙亭古蹟其地逕接
幽隱屈曲巖阿重登丘壑泉灣灣而細流橋兀兀以橫
鎖飛觴醉月風生閣外之濤開筵坐花鶯囀林間之雨
重巒列嶂總經塵寰竹樹松軒居然圖畫對戶爲無着
禪師塔
夏欒只詩北山高隱泯樵遊一榻風泡夏敢秋承樾有攀岑

鳥語逢窗無事雜花愁射眾白日移高枕嘯渡清歌出畫

樓到此塵襟俱一浣未須投足謁鄰侯

宋滌仙詩翌然殿閣踏荒烟艸篆藜牀任意眠風引竹聲傳

客逸雲填花谷助詩妍圖書燦爛開心經視墨驪馳掃雪

箋假我遨遊遲官債騷然勞緒自無牽

○無着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喜唐人塑骨此山下韓侂胄

謀葬其地乘夜發塚見師在龕中狀貌如生指爪屈曲

盤體胄驚遂掩其塔出合澗橋爲下天竺寺

僧肇海詩一定空中五百年何因發塔起頹甎世間多少麒

麟塚遊眼誰人辦紙錢

○下天竺寺按志慧理道場寺後峰巒蒼奇不可縷數觀者

得之寺中有翻經臺爲謝康樂古蹟登山則靈鷲矣

張祜詩西南山最勝一派是諸天上路穿岩竹分流入寺泉

蹬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

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猶遺恨更看峯頂蓮 題寺

張仲舉詩石梁濺水濕蒼苔陰洞旁穿澗底回殿閣瓊瑤從

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

來遊與未闌斜日驀馬頭呼酒尚徘徊 遊寺

夏綠只詩寒山深樹夜啼鵑石谷圖荷野士家寶洗前禪

榻冷霜迷花徑艸橋斜清磬日落吟陶秋香飯晨吹黃邵

爪自是等閒銷不得三生恩舊定無疑 題三生石

樂只又詩爲選山栖入谷行翛然高寄此山清泉深洞飲龍

泓水樓小閣依鷲嶺倚雨洗晴巒雲欲起風搖亂竹鳩無

聲猶留此地能忘暑奈有遊心夢未成 題下竺院

樂只又詩靜聽經聲出講堂幾人得放醉春杯曲江宴罷詞

臣老杼澤詩成名士頹夜月有猜猿共嘯山花無主鳥尋

媒禪心未許時流問客子當年去復來 題翻經臺

宋价觀詩十年學道我迷津遁跡山居遠市塵窗賴高梧陰

避日心隨流水冷棲蘋聲來刹隊清宜夢影絕囂紛古照

人不謂世緣今未了言從慧理與修鄰 訪理公舊蹟

○靈鷲峯一稱瑞光塔往時有神尼建菴其上星落山頂其

光接天故名瑞光亦慧理道場按志靈隱天竺合爲一

寺故樂天有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之句

對山爲月桂峯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桂子降靈隱[illegible]山狀若珠璣

寺僧日有異人[illegible]之言[illegible]月中丹桂子也遂又名峪故

宋之問詩有桂子月中落之句踏爲稽留峯

僧慈永詩丹桂生稚實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落祇向月宮

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秋嬋娟令素影凌亂下宮犀梟

客珠連流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須樂天詩

慈永又詩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惜仙家樹移來佛國

山蟒宮人可近鷲嶺世稱攀他日霜寒裏松杉相倚開

○稽留峯舊史有客許邁者入此山不出採藥茹芝有終焉

之意邁常與王羲之書云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

瑤草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終或謂即羽化於

此對山爲蓮花峯

夏微君詩許邁曾云在此山深林曲壑水潺潺金堂玉室無

人見瑤草瓊芝有客閑坐對蓮峯花萬疊襟連桂蔭竹千

斑仙都自是塵難到萍跡稽留應不還

○蓮花峯在下竺寺後稽留月桂二峯之對山也石邐離奇

峯巒突兀觀者如蓮瓣然因以名峯下有三生石

宋了遂詩靈山峯似白蓮開石港重重天復來草做畫圖嫌

粉飾夢遊聞死半疑猜寒宵夜月啼空谷老鹿秋風臥翠

苔到此可除人世事斜陽月落好銜杯

○三生石在寺後修竹千竿不絕山田幽嶂絕人下有曲

溪繞香林出傍唐時有李源者京師人父愷死安祿山

之難源悲憤不仕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交甚相

訂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溯峽澤欲取道長安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遊京師乎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由人遂取荊州路舟次南浦見一婦錦襠負

甕而汲澤曰此吾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姓王

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今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

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

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三生石源聞之悲悔爲具沐

浴而澤遂坐定去矣過三日入婦家求食見一兒浴盆

中相視而笑遂別去逾十三年後遊浙居天竺院登

三生石忽然而悟澤遂遇有一牧豎叩牛角而歌者亂

之即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

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

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

回烟棹上瞿塘遂牽牛入烟霞而去上爲香林洞

袁中郎詩此石當襟尚可捫石傍斜插竹千根清風不改疑
圓澤素質難雕信李源驅入煙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
痕兩言入妙勤修道竺院雲深性自存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考志舊有香林亭其景千林競秀萬
壑爭奇鶯聲攪夢春風笑二月之花鴈翅排雲秋樹織
千行之錦坐覺快心遊亦炫目寂寞中之濃豔也行數
武即葛塢

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蟬錦雲深隔洞門開斧藤隨石無
根活靈樹何年有種栽氣裊虛煙疑麝過暖薰山雨引蜂

來空亭誰領幽情坐雲鶴同行礙綠苔

黃初菴詩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在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
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考志葛稚川修煉處也舊云葛嶺之上有煉丹臺葛
仙翁井今又傳葛塢大抵仙家奇迹非滯一處故又有
葛塢葛井之名下為曲水亭

僧圓澤詩仙去遺踪在泠泠翠岳發冷光涵碧甕暗壑瀉寒
泉月映氷壺淺秋清石鑑圓羽衣居止近閑汲灌芝田

題葛

○古曲水亭武林志亭邊有水曲折可以流觴古木奇松環
蔭其旁夏月令人忘暑有陸羽裨記古蹟右上為跳珠
亭

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居有餘清羽觴隨意轉
賓告醉言歸主稱情未倦雖非禊飲辰堂謝蘭亭讌

○跳珠亭在客軒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坐臥其中習習
然有風湧雨飛之意右上為中天竺寺

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蚤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之北隋開皇年僧寶掌建其山迴環
如帶千峯萬壑寺旁有千歲巖天香閣

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鬱葱葱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
未見數聲先聽寺邊鐘

參寥又詩稽留峰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栢子煙中能
坐久想無塵習可扳援

參寥又詩霜壓簾櫳雪落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言共[illegible]
更憐錯恨芙蓉漏易銷

[illegible]詩翠經亭上昔曾期別久秋來益我思半席地分眠

虞炳三夏月在掛後枝我巢寂石昔爲楖君老香林桂作
離當日漫夸鞋似鐵從遊直上鷲峰危
王元章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昔明月不期穿
樹出老夫曾已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記却憶三生有夢
回鄉曲故人憑問信孤山梅樹幾番開
黃晉卿詩上方樓閣鬱岧嶤百尺危欄架泬寥會是高人行
道處天香雲樹至今飄
寺外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菴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
觀堂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榻旃檀觀音
像重榮檜石面靈桃無根藤木棗盤回車軒枕流亭瑤
嘯亭適安亭滴翠亭水波石鬬雞嵓朱世卿別墅今並
廢不可攷矣
又南舊有永清寺興福院東岡塔蘇和墓蕭儀亭見心
亭彌陀殿眞武殿張仙祠香山殿心菴永清塢等處或
存或毀蹟古景平不足覽也
高季迪詩高堂鐘鼓妨龍驚倚徧[illegible]淡海上行嚮獄禪師道
古樹道國學士許寺盟筏趨北闕臨大近獨半南屏對月
明長河高閣三徑老雨華新散到帝京 見高常家內召

○上天竺寺按志晉天福間僧道翊結菴於此一夕見溪光
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觀音大士像後唐乾元間
有僧從勲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咸備晝
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
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
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大士而禱時雨畢集自
是有祈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猫睛
等雖大內亦以爲罕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
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辯才元淨主
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
音殿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
炎四年金兀朮入臨安高宗避於海上兀朮謁天竺詢
知觀音本末乃奉之軍中與大藏諸經併徙而北時有
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那舍於都城之西南五
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之天竺之僧乃重以檀香木刻
肖前像其靈如昔每歲春月浙之東西進香如故乾道
三年孝宗塑十六觀音像七年改院爲寺昔勅書扁額
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而改上天竺寺歷代皆有宣賜

寺中有大悲泉如意泥夢泉等蹟

蘇子瞻詩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悅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來道人笑不荅此意安在哉 贈辯才

子瞻又詩 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久未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 訪辯才不遇

元淨字無象賜號辯才居天竺二十七年老於龍井

陳抑亭詩 上方臺殿倚層空望近諸天海日紅風送梵音飄鷲嶺香含祇樹護龍宮遶花峰沁春雲外乳竇巖飛曉霧中欲問無生觀自在清齋還與故人同

朱養醇詩 丹楓落葉思悠悠古剎名山不勝遊高臥何妨雲入戶長吟惟與鶴同儔竹搖蜂影千巒夕松作濤聲萬壑秋竟日徜徉忘去住此身端為白雲留

張文明詩 九里青松行盡時亂山回護古招提叢林點景臨溪日好鳥思春語寺西花遶路香紅襯笑風吹衣暖紫騮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續舊題

高濂詩 曉觀烟樹障峰巒望裏陰濃濕未乾寺抱松雲三面合

路隨溪水幾廻蟠山如碧浪層層疊樹為霜紅葉葉寒鐘磬不聞僧入定憐予時得靜中看

西山之遊至上天竺景亦略盡矣他如乳竇中印白雲天香獅子蠟燭諸峰以至幽淙捫壁諸巖滴沙天門諸塢人跡所罕至者前人無詩遊亦可已

寺中舊有兩峰堂中印堂雲濤閣應真閣秋芳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履亭流虹澗念佛橋宗老橋凝翠泉雲液池等蹟皆傾圮任非有興致不足觀也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四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豐樂樓出湧金門稍北即其地也門以涌金稱者以漢時金牛見自湖中因此得名豐樂樓宋初建高宗移汴民來居杭地萃湖諸郡時歲豐稔故建此樓以與民登覽同樂其地觀麗崢嶸極臺榭之佳勝臨山傍水畫魚鳥之幽情漁舠夜泛斷雲與野鶩俱飛遊騎踏春綠柳共紅桃相亂鬧撓畫槳搖拽晴波琴瑟絃笙棲遲岸艸文人弄翰霞箋橫掃於峯前美女臨粧寶鏡新開於水面斯樓之勝覽無遺美者矣外為柳洲亭

張仲舉詩春風恨不到湖邊偶逐晴雲上畫船花氣暖薰黃鳥岸水光新展白鷗天綠樽興發頻呼酒銀管聲高正弄絃我比放翁情更放看花不獨為花癲

宋夢炎詩萬戶烟消一鏡空水光山色畫圖中豐樓燕語家家雨錦浪桃飛岸岸風畫舫舞衣凝翠紫綃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看楊柳獨想重來試玉驄

張杰詩誰為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黃猷吉詩西子妝成任淡濃錦堤橫鎖舞腰同千峯翠色春杯裏十里桃花笑語中東岸畫船西岸酒南山遊騎北山通龍宮遠眺高秋月香送殘梅一陣風

李孟昭詩錢塘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欄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艸王孫異舊遊物換星移餘景在蕭條人事不堪愁

○柳洲亭元史南渡後貴戚遊覽自湧金策騎沿城垂楊五里直達錢塘門名曰柳洲因折北慶觀古跡遊湖曲而西登斷橋踏十錦塘入孤山訪林和靖先生墓憩於放鶴亭寬循岸過西泠謁岳王墳再從蘇堤六橋探花東折入淨寺采南屏雷峯諸勝景復策騎抵清波門學士港至豐樂園觀妓後返湧金入城盡日之興環湖勝概俱在目中胸中矣其地之勝如此至若買舫泛湖亦從此亭而上才子佳人必集此地嘉靖間郡守陳公仕賢改子貢使越祠意甚無謂夫點綴湖山不必徇前大賢

盎公一時之誤也湖岸爲問水亭

蔣東軒詩雨後湖空一片青遥看堤柳繫漁舲偏蔽鶯語[illegible]
聲滑忽起魚鱗夜氣壓遊子好閒停玉勒佳人倦繡憑金
屏待將三月歌喉老半逐煙波上綠萍

趙子昂詩春風楊柳不能飛雨足新芽綠正肥祇恐啼鶯驚
白鷺閒騎瘦馬繞湖歸

楊仲弘詩西子湖頭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晴春過着歸
來燕鄭入當年王謝家

仲弘又詩楊柳春深拂錦塘千條萬縷映斜陽勸君愛惜無

頻折留待重來繫馬韁

貢友初詩湧金門外柳如金幾到春朝綠滿林遮莫折條城
市去春閨好女恐傷心

毛馳黃詩憶昔高枝映碧岑拂煙籠日曉陰陰垂條歷亂遮
遊騎翠色參差集語禽望去西陵殘夕照愁來南浦又春
深可憐不及隋家樹猶自飛花攪客心

○問水亭明孫東瀛公建公名隆徜徉山水风有雅懷嘯傲
烟花渾無覊態尋舟問渡堤柳可繫輕橈載酒尋芳岸
艸足殘遊粤斯亭之美有難繪其妙者隣爲埜人廬

趙汝愚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涌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
人在蓬萊 天香暗逐風回十里荷花步步[illegible]小
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右調柳梢青

陳眉公詞樓外花花外樓簾幕幙鶯啼不休長日悶悠悠○
緩行舟急行舟柳線牽人挑向簇豈可久淹留 右調長相思

宋价祝詞送客湖邊去別雲窦絲霞數聲啼鳥過平沙那是
清明時節放遊槎 薔薇拖露重桃李吐奇葩傷春女子
怨誰家憶昔年時蘇小葬樓霞 右調南歌子

○野人廬武陵外史張子野宋人善詩曲名著當時年八十

猶能飲酒半斛東坡判杭州嘗過其廬歲時厚贈如所
作風狂蜂舞挑動人情淚之曲雨絲風片烟波畫舡之
詞湯若士常採入調中又有蚓簫蛙鼓閒泡糟悄雨驟
風迴几席與癡鷄捉蝶尋芳艸餧鴨貪魚攪碧波之句
至老猶能爲韻語如此其閒竹郡亦有沿湖半里皆種
梅花納西山之爽槩收全湖之逸趣後南渡時他人官
家爲張功甫梅園今攺戲庄

夏樂只詞人初醉忽起一天愁悴欲寒冥處斜帳睡月明風
亂墜 天上霓裳空憶檻外殘梅吹亂熏枕狂歌歌未遂

老至情何異（右調謁金門）

宋价祝詞風送荷香吹滿池旂堂一莖下翅遊迎綠蔭樹影散參差試高枕騷腸與蝶隨　帷起懶拖衣朋來問字至叩柴扉怯怯步履踏高低迎舊好擊甕說新詩（右調小重山）

○梅囿按南渡史郎于野舊廬也張功甫名鎡號約齋與史彌遠協楊太后共誅侂胄後邀功於史退居梅園與詩客騷人日夜嘯集常爲序曰梅花爲天下奇種而詩人尤爲酷嗜以其潔而有香也梅開之日訂客日醉稍有俗腸一毫不許襍入著禁約三十條犯者罰酒一斗又常序其齋云答賢有論不爲俗染方能說法慧解人果有差別雖淫坊酒肆盡屬道場如無差別雖月下花前動成機械或因酒而結相知或緣花而附權倖此如饑烏黏飄胡蜂貪采增人厭惡貲垢芳規無因各抑傷我花情其逆如此後因抵觸彌遠遭謫象臺憤鬱而死亦可哀也

陳眉公詩饒有梅花便自珍張公閫內不容塵開來玉茶筵
當年曾假孤山野興入邪營悲無閣作女閒情徒有鶴爲
羣前大雪齊米炊夜不遊留迎我倘頹

眉公又詩約齋幽韻較人長自郭梅花結艸堂嘗刻禁條二十事筵招佳客自千觴閒公悍澤情緣逸舒傲平泉致吏強嘯集已無濃艷想象當年遊斥爲誰忙

○曼碩艸堂宋元遺事揭傒斯字曼碩與虞集伯生爲友就情山水雅善詩歌闢中叢石如在蓬萊嘗嘯傲其下酌酒仰天嘆曰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此情奈何不解又題其堂曰名士不如高士穩今人豈讓古人風二語佳絕又嘗爲懷詩曰好將靈石磨凡骨頻取湖流濯惡腸其高致如此旁爲豐樂園

虞伯生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猶爲護晴朝一翠野雀墻花老幾箇黃鸝苑樹招徒有深心期管樂寧無高步接松喬未能竟去成飄忽且自從君破寂寥

伯生又詩聞說西湖也自憐相逢況是蚤春天六橋水暖拖楊柳三竺花深叫杜鵑舊壁苦生埋舊蹟新茗茶熟瀉新泉城中好友來相訪君獨關門艸太玄

[illegible]閣唐宋時教坊地也官妓多集於此時有名妓周若者善品茶家畜吩山藤茶日鎬龍井之類經年香味不變常與貴公君護辨茶君護稱焉又有胡楚龍觀者皆與

之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古過湖中讌客令三妓佐
酒客散三妓跪而請曰願求落籍共進一呈周若願出
家楚靚皆願從良述古笑而諾曰簷下有們鸚鵡一隻
繫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之三妓爭求硯墨各立
刻成述古觀之大爲稱賛曰此有才妓也豈可久落烟
花乎遂許落籍
周若詩隴上巢空歲月驚忍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
去長念觀音般若經
胡楚詩淡妝輕素鶴翎同提入朱欄便計窮應笑西湖桃李

惡强遨顏色賣春風
龍靚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繫人間盡俁春解纜若隨漁父
去溪源自有避秦人
○倚醉樓在豐樂園龍妓與胡妓同居地也胡妓與周若相
善時張子野在杭詩詞之名最著又好狎情花柳妓中
有能得其詞表揚者遂遊訪塡門獨龍靚未之贈靚爲
詩嘲之張大慚遂爲贈詞名亦大振
龍靚詩天與羣芳十樣葩自慙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入題
詠誰及荒園瓠子花

張子野詞湖心亭外㓉山隈繫艇停歌楓樹裏鶯笙爲奴言
何異西風起倩郎欲去無歸意　迢遞作客途千里望斷
衡陽無活計霜天落葉悲連地難成寐龍姬惹下相思淚
右調漁家傲贈龍靚
○詩卷樓西湖野史柯敬仲家藏手卷一握乃蘇子瞻爲周
胡龍三妓手書者其卷皆三妓詩觀者霧集敬仲苦其
繁乃造一樓於豐樂園之旁凡有觀者皆造其樓把翫
虞伯生見其卷大爲賞贊遂爲詩附之
虞伯生詩秪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鬭茶龍

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 贈子瞻與陳述古
伯生又詩柳洲亭外舊精魂邂逅相逢莫再論縱有繡囊留
別恨已無明鏡着啼痕 贈胡龍三妓
伯生又詩能言學得妙蓮華羸得春風對客夸乞去衲衣渾
未老爲誰造塔向金沙 贈周若
○解綬樓西湖雋事杭州有妓薛瑩者善弄簫作鸞鳳鳴錢
塘令韓汝玉者見而愛之公事畢即往其家偕遊湖中
或置別樓貯之竟日忘歸適一吏受贓犯法知汝玉不
職挾之使解汝玉怒其滑也箠之杖下衆議紛起玉遂

辭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傷無以蒞民上願解
綬歸時范文正公爲郡守極愛汝玉才情高疏已下不
能留矣文正公乃置酒湖中召瑤宿街不拘府屬格癖
飲醉去隨另差一舟命諸妓送至潤城而別後汝玉論
邊才即高擢矣居職赫赫有聲范公之知人如此
蘇子瞻詩天邀仙吏下雲霄不道人間有許瑤湖上尋春花
　下醉琴堂不愛愛吹簫
子瞻又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載酒共邀紅
　粉醉扁舟直送到江雲

○朝雲附西湖外史朝雲錢塘歌妓首也體態輕柔風姿潤
　雅蘇子瞻重眷之一日遷守惠州買雲同往雲體素弱
不耐閩粤烟瘴至惠未幾而卒子瞻痛之葬於羅浮山
　爲詞憶之
蘇子瞻詞玉骨那堪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
　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作夜半梨花同夢　右調西江月
○歎鳳樓唐時官妓習樂地也當時郡守久廢觴詠會官
　名妓善歌舞者宿歸焉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樂天

代之微之於衆妓中獨賞翠容意不忍別因吏卒在旁
未便相狎未幾登舟北向矣樂天戲作一詩代翠容寄
之當日太守之風流若此
白樂天詩笙歌杯酒未妝嬌忽許仙郎赴帝都借問連宵直
　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雞舌含來口厭
　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風滿路嘆蘼蕪
○樓外樓宋人建其地樓臺映水春花爭郭外之奇山樹排
　窗紅葉極秋來之勝叢竹瀟湘比美怪石爲岩爭幽矗
　吟風以助詠鳥啼露以迎人瀛州仙島不是過也明崇

禎間有妓沈隱者字素瓊維揚人偕其母遊西湖卜居
於樓外樓見山水秀麗欲將終身焉嘗題詩自況歌曰
清風習習月離離香叶花飄誰得知有恨人聞琴在室
空彈斷調含情擬及遊孤山寺視殘梅脆開觸物興情
歌曰梅影橫斜逗晚花千容冷落向誰誇自憐消素無
人識混迹林逋處士家詩成見者莫不嘆絕或有慕而
訪之者雖盛其車馬麗其衣服佩鶴翎金玉紫閉受
卒不樂觀也嘗讀青陵臺詩中夜咨嘆出謂人曰世間
無有上不復爲樓中人矣既而泛西陵尋蘇小墓見一

士箕踞橋上縱飲狂歌瓊獨慕其爲人卽而訊之蓋新
安夏生子龍也生喜飲犹奇有嵇阮致曠懷宕往多與
世人不合人亦以生狂怒之及與遊淡晨夕揮金不顧
吟詩贈答若阯絲竹瓊卽許以歸適其門獲所願焉無
何國家鼎造生負性豪邁不欲立身天地間遂痛飲傷
肺而死當其病支床瓊日殫慇懃承顏色餌藥饋膳晝
夜不輟及臨决撫屍舉聲一號後卽臨妝臺盛容飾沐
浴自潔人竊疑其變志也至夜宿柩旁發夫書籍遂撫
棺哭曰夏郎才人汝志埋青塚中奚能生紅絲上乎因

賦詩投地自經柩側時清風忽過而覓隨夏郎去矣衆
聞驚而視之至柩所乃知瓊巳殞紅絲上也因索得地
上絕命詩三首拈其撿書籍詩曰千里從君命不猶十
年騷賦倩誰收長卿一死鵑裘敝甚笑當年咏白頭拈
其臨妝臺詩曰對鏡臨妝貌不同空憐黃菊萎秋風樽
前痛飲人何在血染籬東片片紅又拈泣紅絲詩曰芍
藥摧殘葉亦悲東風何事妬花奇無端露雨來相廹欲
折名園第一枝其爲人俠烈如此又嘗假著詩名幽憤
言自題篇首序曰隱少貧賤擲身花柳間厭世不得蟬

蛻一生初志幾付之烟水雲波自以抱琵琶仰面向人
而巳悲且恨焉及依母氏之西湖遊夏郎于西冷之滸
謂是終矣豈生命薄憔悴爲郎寄身于名山水閒邪也
青燈鐵硯奚也土鉎寒烟閒居無事楮墨爲殃特以閨
詞難質鷄林恐識人稚故累葉累焚芟夷殆盡胡
天不惠喪亂頻仍儒素寒家復遭鼎沸牖酒傷人病深
杜陵之肺奚襄易老夭猜長吉之年浣花溪上奚招竟
白玉樓中郎作賦士旣凋摧妾堪柳折乎昔陵臺烏鵲
不媿韓鄉燕樓賦詩貽愸白叟妾豈無情总茲義烈但

令青史無私行從紅絲永訣矣集成授之不得其人遂
散失無傳傳其自序而巳惜哉其左爲錢王祠
夏樂只詩春風二月鶯聲嬌嫚闖桃花咏新綠薄暮香消雲
氣收羅幃起嬾睛光促昨宵夜夢古橋陰橋陰有女稱娉
婷哀音激切來相告自言價値千鈞金千金買來遭挫折
暗度韶光誰與說從君十載冷烟花羞抱琵琶茹霜雪霜
雪飡來人不知空懸琥珀捲龍鬚蛾眉落盡朱顏老寂寂
身歸憔悴時憔悴何由轉成獨悲哉夫婿情鹿鹿仰天咄
咄志無成死葬青丘徒賦鵩男兒意氣薄雲霓妾亦烏能

效雉鷄寧同鴻雁哀鳴盡㞐逐入間棲棘栖古來碎首稱
人傑千載芳名永不磨青陵塚上艸青青三尺紅絲劫不
决妾與章臺豈一身情深應是命窮隣刎時但幸多知字
柳折那堪隨路人嗚呼女子何難暈素瓊素瓊信莫當生
時已許偕鸞鳳死後不作單鴛鴦如此俠烈洵難比不負
明湖好山水樓外樓中飲者多傚皎如瓊能有幾

錢王祠按史錢王名鏐唐末臨安石鑑鄉人販鹽爲業黃
巢反兵侵臨安王集義勇拒之巢兵大潰散去太守董
昌及道臣劉漢宏前後爲虐因亂生變王誅之遂保障
是都歷五代封吳越王吳越土地俱屬錢氏凡歷三世
至錢俶歸地於宋俶知天命有歸不敢抗拒故臨安之
民未受一弦一矢之害皆錢氏之功也其城郭依唐府
治建於鳳凰山下後宋南渡改爲大內即其址也旁爲
白馬廟

高季廸詩妖兒初下合元殷天子仍居少陽[illegible]諸藩從此擁
逆城朝貢皆傍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遂
蒙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illegible]闕雞平惡鳥啼初起
羣弩三千射潮水歸來夕老[illegible]放宴酒提斗樂鄉里輕
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
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摩挲舊
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苔煙天祐李相署名在詩文再讀
心茲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能不滅王家勳業至
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
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剝蝕埋殘碑

朱静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開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
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蒼苔雨淸磬千聲楊柳
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題靈芝寺

按此寺當年爲錢王故苑也今改爲祠

顧偉南詩家門龍節任錢塘素兆金鋪接鳳凰石鏡斗牛游
大澤玉樓雲雨醉咸陽千秋嶺沒將軍樹萬歲橋來異姓
王今日潮聲湖洗馬雙魚但遺薇垂楊 閱錢王遺事

姜[illegible]源詩朱門玉風盡遂高誰念當時保障勞露濕殘碑苔
蘚積鴉啼古木白雲高一江王氣侵牛斗萬弩軍聲射越
濤回首荒祠成感慨漁歌此地滿[illegible]

白馬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兵走[illegible]乘馬[illegible]日兩[illegible]
行[illegible]路歧處[illegible]知所往忽有一白馬導之[illegible]祠見

有土馬汗淋如雨因假寐廡下夢崔君以杖擊地促其
行白馬復負至斜橋谷舍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
位復夢崔君以白羊來賀曰帝當又得好子是年孝宗
生高宗不敢忘崔君建都臨安處處立廟令民奉祀勿
絕崔君名子玉唐貞觀時人爲磁州洛陽令有異政故
其神最靈

賓詩斜橋谷口渡高宗白馬長驅駕似龍血汗帝歸功
不小神威義勇冊當封爐烟勿盡千年火香棟時開五夜
鐘名與湖山同不朽南高峰與北高峰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五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學士港出清波門即其地也港口有學士橋宋南渡時翰
林多集於此記曰是地花明水秀名園佳榭毋奇酒館
茶坊妙舞清歌騁艷騷翰林放艇遊山醉學士策騎歸
院楊柳千株迎畫舫桃花萬樹鎖春樓翠華以時臨幸
豪貴競進詩章偏安光景如是

馮周詩香風習習舞遲遲滿翠盞瞥來當酒巵取次蓮歌湖畔
去持杯正在納凉時 咏風

楊又詩柳暗花明春正好重湖霧散分林杪何處黃鸝破暝
烟一聲啼過蘇堤曉 咏花

楊又詩澄湖曉日下晴湍松際楊花半已闌獨有斷橋荒蘚
合尚餘殘雪釀春寒 咏雪

楊又詩平湖秋色浸樓臺萬里無雲霽景開只道江妃乘月
下誤疑環珮自天來 咏月

馬浩瀾詞東風輕軟把絲波吹作縠文微皺衫舫亭亭覓比

座載得玉壺芳酒勞賞太監長門難是樂繼南亭後珍會
兩兩驚飛猶自回首　學士港口桃花前岸松色蘇小門
前柳泠翠褭金紅綺幔掩映水明山秀閒試評量總宜圖
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使夜香街華月如晝　右調念奴嬌
〇聚景園宋孝宗築以奉高宗者先是高宗居大內屬意湖
山往往不怠未幾遜位爲上皇自號光堯皇帝晚起
居不便外遊故孝宗摹湖山之景構爲御園風花雪月
芳菲萬狀珠玉增妍非人世所可比者今其址尚存
[illegible]宗詩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峯獨立如飛來參差翠麓奇

如畫石骨蒼妍神所開忽然彷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
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之人力非天然
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峥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
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艸木四
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知情優閑壺中天地非人
間蓬萊方丈渺空濶豈若坐對三神山日月雅趣軼塵俗
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取孟小綠
孝宗詩成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亦和章爲
歡盟偏安佚豫尙父子之樂可見矣
胡[illegible]然詞樵門殘月聽書閣曉寒花花吹徹瑞月祥雲和風

解凍青帝作臨東闕殿向七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捲長好
是戴綵旛春勝披頭雙結〇奇絕開宴處珠殿玳筵俎豆
爭羅列舞裀翩躚歌喉縹緲纖腰新鶯舌勸我應時行
樂還把金爐香爇願歲歲進一巵春酒長陪佳節　右調喜遷鶯立
春侍讌命賦
康伯可詞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枝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
簾盡月笙歌盛集金釵寶鈿〇堪羡綺羅叢裏蘭麝香中
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

隊簇著冠兒鬬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右調瑞鶴仙元夜侍
讌命
賦
張掄詞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
碧沼鱗鱗〇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鬭新萬歲聲中
九霞盃裏長醉芳春　右調柳梢青侍宴命賦
曾覿詞桃腮而勻梨臉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
芳艸鱗鱗　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
九重鸞仗天上長春　前調
張掄詞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開[illegible]天香樹競秀

瓊苑風光如昨落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濃
如酒五雲臺榭樓閣〇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
虞析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
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右調壺中天賞牡丹侍宴

吳子和詞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菖蒲
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
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集〇奇絕難描處擊起浪花翻作
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能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
薄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荷香十里一鈎新月 右調喜遷鶯觀競渡進呈

曾覿詞素飈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
好比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
上有人偷記新闋〇當日誰造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
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
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自古無缺 右調壺中天秋賞月進呈

吳琚詞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起好
似春霆初發白馬凌雲瓊車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
鬱葱環拱吳越〇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

好是吳兒飛彩幟蹴起一天秋雪黃屋霄凝水犀雲擁看
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出新月 右調酹江月觀潮進呈

吳琚又詞紫皇高宴仙闕初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為把銀河
水剪甲兵都洗玉様乾坤八荒同色了無纖翳喜冰綃太
液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〇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
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
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 右調賞雪進呈

高疎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誰是皇家惜露臺水際春風寒
漠漠宮梅都作野梅開

〇仙姥墩 列仙傳姥餘杭人也嫁於湖上為農家婦善採百
花釀酒王方平嘗過蔡經家以千錢與姥買酒飲而甘
之是後羣仙多會此飲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之
化去行數武過長橋為淨寺

王介甫詩綠漪堂前湖水碧歸來不復有荷花花前若見杭
州姥為道仙人憶酒家

〇南屏淨寺不知起自何人按志吳越王重建寺在山下諸
僧嘗苦遠汲熙寧中湖水盡涸寺之西偶忽一日甘泉
流出有金色魚遊焉因鑿為井名曰圓照井其上為慧

日峰道花洞等勝孝宗時其寺被燬忽有一僧出乞修
殿日醱酒殺而返諸僧問其所有曰盡飽腹中矣化
三年里人布施之金一一俱輸酒上僧一日大呼街頭
曰吾造殿矣衆緣速速成我復買酒置僕大醉市中酒
酣殺盡大幅於市撒地皆成金屑衆緣自是奔助而寺
以成矣僧號濟顛識者曰此即永明師後身也寺內爲
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
洞若琉璃日耀雕楹金椽聳乎玳瑁華麗軒壯無如此
山今時有僧谿堂者道力精嚴宗風獨舉詩歌墨妙朗
時揮灑聚徒此地都人士咸慕之寺後爲慧日峰
劉士亨詩步聯苔磴石棱棱方外尋幽我自能虎熟不驚聯
社客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路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
燈齋久頻忘饑渴想持懷清似玉壺冰　淨慈寺
王佀安詩卧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
漪只淡越嶠俱堪老贏奈燕雲係遠思　南屏即事
張著之詩爲愛西湖第一山寺依蓮月六橋灣茶畬影若金
聲裏依殿香生翠靄間午到只疑天路近因遊得借竹房

閑醉中不記歸途晚笑倚屏風與待月還　遊淨寺
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畫舸千家日際迷門枕重湖遷
是暮百花橋畔艸連堤龍蟠曲路通輿輦虎繞青山汗馬
蹄暮雨沉沉鄰郭閉鐘聲撞破梵天低　登南屏山
孫太初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
無外領略青山合有人莫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年
身相逢最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與結鄰　南屏即事
太初又詩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
鶴渚隔鄰烟火是漁家岩頭老僧知風雨石上菖蒲閱歲
華桃點太平還有我芒鞋僧帽送生涯　南屏即事
王季重詩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
肥髮竹支僧骨泉花醮客衣酒家遊葉外鷗鷺往來飛
夏園均詩命酒南屏下風香雨入扃艸豐林更迥山瘦石堪
移拂柳魚翻渚閒萍鳥落湄放歌青鏡側幾作九峰疑　南屏泛棹
方希直詩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
欲曉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
絕悅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遊
置酒開筵襟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　謂景濂先生　紅顏白髮青

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謂景濂先生）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文如指掌共看雲吹月華上寒輝素影相盪摩碧海璃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神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柏岳王墓殘堤哀柳蘇公臺一時佳會誠難再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似南屏舊遊跡吾知王子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題兩南屏 劉雲圖）

屠赤水濟顛贊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信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茆晏坐荒山顛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顛也耶

○慧日峯志云此峰突兀蒼奇玲瓏盤峙重巒聳翠若蓮瓣之初開磊落含英如螺文之帶潤江海羅拜目前湖山怡靚眉岸簇石嶙峋光同鉀甲疎松掩映影類[illegible]峰拖錦綃之裾遠水織綾羅之幅登山嶺而作賦司馬難描跳遠而發詩杜陵莫繪者矣旁爲蓮花峯

張仲舉詩山僧領客興何長慧日峰前俯大荒傳舍猶在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簪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薜蘿裳（九日登峯）

王陽明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兩急青林迥古殿雲擁碧嶂廻獨有幽禽解相識雙飛時下讀書臺（過淨寺觀峯）

○蓮花洞巧石重重儼然天琢巉岩兀兀邦絕人工花含香而出洞松結蔭以迷雲蹲者若虎形疑伏而難起走者如虬勢似飛而欲騰象身有蘚點艸爲雯山猿可棸而

同鶴幽鹿堪結以呼羣節杖所至寧無快然下爲雷峰塔

徐文長詩怪石森然秀空虛絕斧痕尋頭多有眼搜腳若無跟霧蓄棲玄豹風滿集野猿徘徊坐竟日高嘯自軒軒

○雷峯塔考志吳越王妃建或名中峰或名廻峰今以雷峯名者因其下有青魚白蛇二怪時現峰前故建塔鎮之以雷名者所以鎮之也志曰雷妃建又曰雷就建其說不同皆可不問峰下有小蓬萊舘怪石玲瓏蒼潤高宗時內侍甘昇別業今改黃貞父先生園

觀陸游爲記其畧曰虛堂廣廈上足以陳樽俎廻閣垂
軒下足以奏聲樂其豪華可知矣而顏其堂則曰許閒
額其庄則曰歸耕何哉其意皆摘自魏忠獻王之何而
玉津禍及怙不知解至有閒而不能許可耕而不得歸
徒使其庄荒蕪日甚過者傷心計亦拙矣大抵韓之許
閒賈之後樂皆奸雄粉飾之詞爲人吐唾徒有名園昌
益哉南過郎葛庄

夏樂只詩南屏山下築南園御筆親書動至尊浪許偷閒欺
白日言歸學稼豈青門陸游記爛秀苔石魏國詩埋冷落

軒盤樂不知爾遠恨玉津橋畔泣孤寃

○吼聽書院先生葛姓名寅亮字水鑑明解元登進士第歷
任楚省文宗慧眼鑒拔中式者多故先生之門冠蓋滿
座後退閒湖上著湖南講一集四方從遊者數百人居
嘗雅好湖山結廬南屏蓮花峰下栽梅千株荷花十畝
今其宅存焉南過郎石屋洞

李舒章詩蓮花峰畔讀書臺伊洛宗風自有脂繞屋池花圍
講席隔簾山鳥助譚杯青氈坐悟無吸旨絳帳來親盡異
才門外雪深多士立窗前青帶任徘徊

○石屋洞高敞虛明寬廣三丈狀如軒楹可布筵設几避暑
銷夏旁有蝙蝠洞大者如鴉洞深不可窮極下爲大仁
禪寺吳越王宣和三年重建南進爲水樂洞

佚仁近詩誰劈空青露石坳遊龍伸臂下南高空山屹立天
然構怪石玲瓏自在年蒼翠苔侵金佛髻淙涼雨濕野僧
袍御鹽聞是香山叟隨意題詩韻亦豪

張方洲詩尋幽隨路問山樵落日愁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
宋事老僧乍見說唐朝月光夜落松烟瞑雲幕秋虛竹露
飄勝景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旁有淨心寺玉淵亭等處皆宋淳
熙年建其石巉巉清峙灑灑出塵虛谷傳聲有呼必應
幽淙瀉雨無響不聞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年久荒
頹寺僧不治山亭因之崩摧流水爲之絕響賈秋壑性
僻躭佳役令工數十人疏導此泉其響復出旁進數武
爲玉淵亭

蘇子瞻詩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
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
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弦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

笑慨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斷岸磬聲涉東從遺聲澗谷含宮徵聲奏未成君獨喜不須爲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識鄭獬

王大受詩歷盡烟霞見洞天更來洗耳聽春泉飛濤激石浮清磬瀉溜行沙擬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山中日月幾千年何人得受稽生訣譜入宮商與世傳

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縈牙來訪南山處士家雨過門前生薤葉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沙白日好閑危坐久居然身世在烟霞

○玉淵亭西湖野史南渡後有一客自洛中來者雅好山水久而忘返托跡歸雲菴凡三年矣詩歌翰墨種種絕塵所著遊艸滿奚囊間一日忽沾瘧疾而死山僧不知其家無由通問遂捐鉢資爲殯塟於此亭下其客才鬼有靈不與草木同朽寂每逢花月之夜忽爾現形所居之室遊者不敢假宿偶宿其居則其形必見遊人以是絕跡不入而寺僧竟視此居爲棄室矣越日有一生假榻僧寮者喜此中靜寂欲徙爲居僧不可語曰此洛陽客才人死所也花月之夜或至見形公無投爲生不聽遂挈其所具書籍宿此房中明年春正月梅花正放其鬼果出矣生在燈下讀書正欲就寢而鬼吟一詩敲其窗大聲呼曰月半梅梢已二更推窗猶有讀書生既吟罷生知此鬼即洛陽人也爲續句亦大聲應曰遊魂何不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其意蓋引其歸也其鬼遂不出過此爲烟霞洞

夏樂只詩洛陽才子舊名儒千里遨遊塟此湖花月不因山鬼隔詩歌那禁綠窗呼雄心一片梅邊出白骨千年石上枯約指羈言登覺路玉淵自此識迷途

○煙霞洞考志晉開運九年有僧彌洪結菴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奇跡何不觀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古壁間若鑴刻者然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錢王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烟霞洞石羅漢有六遂補刻十二尊以符所夢今與象鼻巖佛手巖並存蘇軾爲紀折人爲虎跑泉

周紫芝詩湖湖兩峯高屹立曉相望各爭海日獨出開千嶂緬懷洪荒初令人足追想巉巖包萬象扶筇月登訪混沌久已死誰爲眞巧匠鑿空山玲瓏出此奇怪狀中虛納

[illegible]穴下無底蒼蘚相悲在十八羅漢處
[illegible]石昔奇像誰其架石梯躋星雲觸上青山亦不知孫然
開百丈忽於頭峰間萬壑見波浪澎湃海潮聲往往空中
睨渺然隔塵凡令我生惆悵何如學枯禪一切除諸妄自
擬半仙人長年此遐放

黃石齋詩野岸暝荒艸輕烟亂細是但云山路近不覺客情
孤村火垂荒塔漁燈接暝湖穿橋舟影裏月色滿菰蒲

烟霞晚歸

金散公詩丘壑烟霞日與親汀蘭岸芷結爲鄰文章近覺詞

林噪猿鶴方知野興真兀傲山疑今是壘深澗水是昔迷
津錢塘江上風濤險擊楫何如擊梵人

○虎跑泉在烟霞之南出赤山埠而進即其地也按志元和
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處欲結廬棲禪其中
苦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進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微
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當遣虎致住泉我師無
憂也次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其泉[illegible]甘冽其味後
建寺名曰定慧院進此爲真珠泉

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
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罷臥聽空堦環玦
響信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張行中詩步屧石花入翠微暖風扇氣襲人衣虎曾聽法跑
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還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崖
扉世情總被凡僧誤泡影觀來忽是非

張方洲詩蒼苔白石路盤廻林谷春藏一徑開山勢北連三
竺路泉聲西出五雲臺花殘老衲和松臥風靜閑雲伴鶴
回遊賞漸多題咏遍不知誰續子瞻才

葉綽如詩去住曾無定逢迎却有僧落花迷晚徑饑鼠叫枯

藤虎跡杳仍護鐘樓月並登汲泉敲石火寂歷對禪燈

○真珠泉在襲慶寺內虎跑寺相近按志周顯德間有泉自
地湧出跳躍如珠寺僧因以名泉後南渡時近大內取
以爲酒其味佳於他泉故今稱珠酒即此泉起名也旁
爲王烈女墓

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
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
妨道人不惜堦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

王[illegible]詩槐花正欲[illegible]群烏先鷄起頸聽醉眠人猶來聽[illegible]

○王烈女墓宋元遺事寶慶間王烈女新安人其父商于吳十三許配吳興人未成婚其人他出爲豪家所陷而殁女守節不出戶閾三年可及弃矣其父欲令他適女不從墜樓而死見者莫不痛之有好事者拾山爲塚塟其骨於烟霞嶺題曰烈女墓其地怪石嶬嵧喬松挺拔叢竹穿石而出不藉土膏三月清明時野花滿路灼灼可觀遊者多酹酒弔之過嶺爲法相寺

夏欒只詩靑塚年年吐異花香風陣陣出烟霞節生苦竹穿山過高挾喬松壓石斜笭谷聲傳多野鶴重城漏近慘歸鴉挑來憑弔懷芳蹟無盡肦情問酒家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寺後唐時有僧法眞者年十三叅悟受法於雲峰存公生有異貌耳長九寸天成間自天台淸寒岩來遊湖上吳越王待以賓禮居南山下乾祐四年跌逝其身枯朽不壞寺僧因用布漆塗餙成像其相如生因名曰法相寺寺右有定光菴爲佛修行地其水缸尚存缸中四面菖蒲靑靑不變又有泉出石穴傳爲佛以杖注石得之其泉大旱不竭皆勝蹟也山上有鏡花閣詳[illegible]卷

趙闕道詩庭有松筠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湖音隱隱山頭聽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聽嚴江傳釣臺闕道衢人

劉士亨詩古佛奇形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床耳開錫杖通泉穴眼見菖蒲擁石缸衲掛紫藤驚鼠竄鉢分滄海毒龍降懷奇欲訪曇尼室寸莛金鐘不易撞

丁也雲詩不壞金身兩耳雄肅然高寄此山中石泉暗渡靈岩雨古木橫撐曲澗風缸積菖蒲皆不惹菴留杖屣總歸空南峯直躋無窮壑蔦綠新黃處處逢題定光菴

夏欒只詩老梅修竹隱深菴眺望湖山一帶拖坐聽不知禽美舌流觀那識石皆魔遨遊近覓官逝好瀟灑還疑野趣多莫道年來長是夢閒從杖屨且婆娑題鏡花閣

○南高峰在法相寺之頂其巔羊腸屈曲境絕凡塵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美南眺大江波洞瀲若極遊游之觀高標羅刹橫列目前天目遙山近堆眉岸山頂舊有榮國寺今廢又有鉢盂潭白龍洞等勝覩者皆留連不能去云

田叔禾詩飛塔中天起湖山望裏來凭欄秋月落倚杖夏雲

攏乎石千峰合疎篁萬木開猶慚遊覽少無日不登臺

鍾禮詩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峰頭住一年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

西湖夏　基樂只文修纂

甯水朱維藩价祉父照閱

湖南勝蹟

〇玉岑山出清波門或湧金門艤舟抵赤山埠其山相近人傳是經產玉故潤如其常孤岑秀拔怪石夌空中有喬木倒出森秀臨崖不知始於何代出谷爲赤山

程奕先詩古木蒼枝不記年臨崖高聳玉岑巔曲橋流水通行屐竹逕疏巷老衲眠

〇赤山埠湖舟登岸地也其水名浴鵠灣元時張伯雨居此

池亭從翠竹木輝映今改他園

劉邦彥詩浴鵠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欵欵相答樵斧聲聲日閒

邦彥又詩春水初生浴鵠灣畫樓高枕對晴山鳥聲啼罷慈飛去開掩柴扉盡日閑

張行中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口渡人稀欲行不去天將晚湖水平橋漲滿堤

毛驰黃詩城西數里波渺渺十里橫塘鏡中曉早花晚花卅

接閒遊人不覺紅多少

〇鵲灣艸堂西湖野史張雨字伯雨元末錢塘人與虞伯生趙子昂相善所著尋山志十五卷碧巖玄會錄二卷棄家學道遁跡此山所構有黃篾樓等蹟

楊廉夫詩黃篾樓頭仙已去今年黃篾復相逢不知天上修玄史秖向山中訪赤松石室秘書愁漲電星池遺劍半成龍思君不見閒敲戶月在金鐘第幾峯 懷伯雨

姚公綬詩百年尚友重文章來謁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鉤橋外泚壺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閉秋山自老

蒼消眼還看苔石上至今詩句吐虹光 弔伯雨

倪雲林詩日暮青鳥使華林瑤艸待君歸乘舟每望攜龍出背雨俄驚帶鶴飛秋水冢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前白羽揮

〇高麗寺舊名惠因寺高麗涪王來朝帶有金字華嚴經一部藏寺法輪中又進金塔一座爲貢物自此叩關無忌蘇子瞻守杭州恐招海寇之變屢上言却貢後遂少至今其寺存

[illegible]神巷宋時有道衣道士張蓬道者居此高宗見其仙術不凡屢試多驗嘗贈白羽扇達道長攜出入人謂爲羽士後化去

薩都剌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照眉清蒲衣道士無人識羽扇年來落鳳翎

〇筲箕泉出赤山之陰介於惠因澗過此爲三台山于墳傍有周真人思得墓

〇于墳在三台山下按志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少時讀書言志有慷慨風節仕勁節不改常讀史至蘇武傳奮筆而起詩曰富貴倘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遂人致

仕詩曰解綬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遂人迎廢詩日一團清氣難隨俗百壟黃蘿足養廉公之志可知矣及英宗北狩爲也先所執公時以司馬任國事中外紛然公首建大議立景皇帝以絕敵望靠固京師防禦關路也先知不可脅奉英宗歸賞賜不過金帛而已一時宗社不辱皆公之力也英宗復位奸臣忌公者多徐有貞石亨等協謀造害帝感於其說果以公之責已也意甚不平遂被誅臨刑顏色不變惟呼天長嘆而已上崩憲宗即位乃還其家屬遣戍者使其子扶柩以歸葬

台山下贈太傅謚忠肅春秋奉祀勿替云

黄石翁詩南湖風雨艸芊芊爭望孤墳淚灑然宗社不遺千古恨妻兒寧受一朝寃滿腔熱血從人嘆兩袖清風讓巳先華表至今崢墓字衣冠猶自表當年

夏夔華詩蘇公隄上柳芊芊眺望孤忠倍愴然風肅竹聲留借恨雨流松籟寫幽寃靖康不返慚朝士英廟重來愧客先腐艸巳隨曹石盡青山未老自年年 仰石齋

張祖望詩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浩嘆可憐遺像此卒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墓門牧豎樵夫誰禁汝竹深松火又黄昏

趙又呂詩西山爽氣結三台爲拜忠墳鼓棹來徑遶青松埋白骨山飄紅葉蔚荒苔神州巳覆須神力大厦將傾仗大才赤手獨撑遭赤族清風石上日嗚哀

彭弼公詩國難無如土木奇安危端賴一身支稍移半步中原失縱得南還宮禁疑清淚卒山浮暮雨孤墳杯土冷朝曦松楸猶并前王澤鬱鬱葱葱正未衰

宋眉祝詩英風烈烈係人思宰相如公信救時宣武有君存社稷靖康無主自陵夷安危在昔真多難復辟何圖反致疑功大莫酬千古恨泓泓天意實難知

趙大羽詩尋山問水盪漁舟國史關心恨在胸艸勁方多陰雨嫉枝高難禁朔風催時探勝蹟來芳淵得拜忠魂到古丘青塚纍纍人不識公惟華表炳千秋

宋价祝詩君不見台山雲蔭蔭靈爾化爲雲又不見台山月年年塚上啼幽鵑鵑啼愁雲作飛山風終日嗚嗚咽于公信稱萬古才赤手河山能補缺輝映當年兩袖風横灑中原一腔血功大志高爍衆心營營自來狐鼠齧咄嗟石曹多小人况逢故主生疑忌悅天佑英皇復拔綱百口如公徒爸舌我來屈膝拜其旁四顧英風何烈烈嗚呼我公自是人傑

○花家山在大小麥嶺之左其下有谿名曰花溪又名花港遊魚出沒泉冽而水清洞徹見底巖下多洞魚激之而出宋人多玩之西爲靈石

仇仁近詩閒尋石澗臥雲屏樹影生凉快帶衣歸碧軒聰耶奇傲數紅霞徑恰忘歸滿館竹葉春浸浒鰕滴焦花曉露稀盡日譚柳無外想遊魚出港自依依

○靈石在花塢之西過赤扇橋即其地也下有元人張伯雨

墓伯雨槧家學道才思俊贍詩句離奇生居赤山死遺
玉鈎僧伯百金貲建橋以通遊屐至今賴之其墓即華
靈石下與平鼎馬駿承清諸山相近西有池多紫藤曼
衍瑞氣長在林麓間吳越王時薛居正葬此其孫薛昂
復拜尚書人以為其瑞也西為徐尚書墓
薩都剌詩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瓘仙幾年海上張
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
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 弔張伯雨
僧秋潭詩從遊靈石過山堂徑蹋雜花到處香竹繞晴雲枝

偃蹇荷經時雨葉荒凉僧閉寞客留疏坐友延呼榻引興
長我忽悵惆追一醉玉鈎橋外憶張郎 借友
○徐尚書墓徐公名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間以左通政使
安南黎利餽金珠香綿諸物甚厚公却之兩袖清風而
歸殁葬此再進為遊溪亭
偶十命詩西溪安南今使來玉鉋僧見嶺頭樹天朗老吏清
於水不帶飛花半點回
○遊溪亭在風篁嶺下一溪横為萬竿齊為風滿大竹新人
林間之頭蟲鳴鳥語絲跡群叢之心昔舉子迎東坡過

此因以爲亭今其址尚存僧人爲鉢池菴
宋式其詩路入南山曲徑開遊溪亭子寄荒苔東坡半是淵
明侶元淨何非慧遠胎一嘯無鸞天地濶三生再曆古今
來風篁嶺上尋消息鳥語花明未易猜
○鉢池菴在風篁之左其右即龍井也山頂一泉瀉碧而出
如鉢置地上澄清可愛飲之最甘至夏旱不竭人名之
曰鉢池過山麓爲新菴
夏樂只詩小菴高寄在山巔一鉢平開瀉碧泉景斷獅峯情
獨別源非龍井味加甜僧廬葉落行無路石逕雲開坐有

天記得昔年來此地開看林壑尚依然
○新菴新開菴也古藤上人耽情山水結菴其間怪石玲瓏
逕壑獨別南山之勝莫過於此四序花香非出凡植三
秋紅葉迥異人間古名賢足所未至是以無詩今特著
爲上爲風篁嶺
陳丹書詩屈曲巖阿一徑秋千松萬竹繞山頭入門鳥語空
人跡閉戶花飛落客愁臥聽流泉消萬事閒披怪石得三
休芒鞋無用尋深壑知是軒隱自可留
○風篁嶺多蒼篁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幽深迥出塵表

流淙活活自龍井而出大暑不涸元豐間有僧元淨者
號辨才結菴於此四繞修林叢薄緜密蘇子瞻常訪辨
才遊其菴送過嶺側笑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答曰杜
老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過溪亭於泉上
子瞻爲詩紀之嶺上有片雲石
蘇子瞻詩日月轉輪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
秋去住兩無家人士爭勸留此生寄禪寂常恐名實浮我
非陶令友師實遠公流送我過嶺側居然虎谿遊二老長
爲伴何勞離別憂

○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一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艸莽
中突然而起中有石穴嵌岈巉巉可賞舊時爲沙盆塢
宋陳剛中墓剛中常以和議忤秦檜與張九成同日遭
逐死葬其下
丁弋雲詩滿目風篁皆翳目不知何處死忠墳忽然跳出岩
間石獨立人稱一片雲
○楊梅塢近瑞峯塢宋時有金婆者所植楊梅極美因以得
名子瞻答孫莘老詩每贊其妙上爲獅子峰
蘇子瞻詩新居未換一根椽中有楊梅不直錢莫向金家[illegible]

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獅子峰高出翠岫可瞰江濟北望天竺諸勝下爲龍井
楊廉夫詩獅子拏雲湧翠巒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湖月上樓
臺濕度海雲生鐘磬寒遂島未應三萬隔桑田又見幾回
乾大千不究恒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龍井寺唐乾祐三年建宋元豐間僧辨才自天竺歸老此
山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秦少游嘗訪其居樂而忘返
爲紀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月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出郭已晚艤舟至普

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道是日景與已散喜天宇開霽
林間明月可數毫髮遂棄舟登岸從參寥策杖傍湖而
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
風篁嶺憩於龍井亭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寂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耀澗流水遵溪濟而上即龍井
寺辨才居矣其地林樾蓊蔚石鑑平開石穴中泉湧如
雨冷冷然瀉谷而出不舍晝夜開花寂艸絕非人間鳥
語樵歌悠然天外谷深如井入稍黃有老龍存焉魚
蜥蜴之類下瞰不可勝數踞坐其上納凉氣而濯清陰

採時花而既白日徜徉自得瀟灑如如皆可忘世予亦
懶去寺外有神運石棋盤石洗鱗池浣花亭沛刻石等
蹟東瀛孫公題僧廬二聯最佳有興來臨水敲殘月讀
罷吟風倚片雲之句至今尚存

蘇子瞻詩策杖徐徐步此嶺撥雲入逕與飄然豁開源眼知
何代種出菱花不記年烹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
仙當時唯羽客收拾遺却龍泓一片泉

王伯谷詩深谷盤廻入靈泉晝夜流隔林先作雨到寺不勝
秋古刹龍王住空林鹿女游一尊斜日下獨爲故人留

王承顏詩尋幽來勝地竹徑叩禪關烟鎖峰頭雨雲開嶂外
山逕深荒艸蔓寺僻老僧頑時聽龍吟水隨緣盡日閒

田叔禾詩古寺寒烟外清尊落照中石林樵徑滑曲澗野橋
通耕鑿終何事浮沉媿此躬碧山頻悵望迢遞白雲東

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登山遠跡石嵯峨萊畦麥隴連
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冽冽稍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
多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柰若何

屠赤水詩藕花菱葉傍輕鷗路入南山景更幽赤日未消團
扇暑青蘿先到寺門秋風前萬樹蟬鳴急雨後千畦水亂
流好士祇今劉尹在身慚玄度得同遊

赤水又詩湖頭水漸落芙蓉廻合雲山路幾重凉月鏡花嬌
畫舫晚風金刹送疎鐘佛燈坐借光明藏僧飯香分法喜
供銷盡諸緣無一事世情轉淡道情濃

賀燦然詩古刹深深客到稀爲貪幽賞坐忘歸雲中奏樂和
仙梵竹裏開筵近翠微一片湖光遙入酒千林雨氣冷侵
衣蹔人共有烟霞癖招隱青山意不違

孫大初詩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原
無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申瑤泉詩藍輿轉入白雲林山塢嵯峨一逕深夾道松杉鄉
夕照凌空殿閣倚秋陰丹楓半壁翻經葉黃菊橫鋪遍地
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禪心

王百谷詩名山迢遞客來稀隱隱疎鐘出翠微春雨新泉千
澗合寒潭明月一僧歸聲隨鳴磬閒過院翠比青蓮不染
衣聞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

陳眉公詩龍井源頭問子瞻我亦生來半近禪泉從石出情
宜洌茶自峰生味更甜此意偏於廉士得之情那許俗人
專蔡爽風辯蘭芽貴不到茲山識不全（試茶）

○神運石高六尺許奇怪天然舊在庵旁有木香一架穿繞
彀穴宛若蛇蟠與片雲亭與梁亭並著嶺畔有辯才塔
無垢塔古蹟白蓮院夕佳樓等勝
張伯雨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析夕佳吾所
懷山僧閱世久結廬深避乖意樓將對峙南閣亦雙排維
南列崇阜不受烟嵐埋我亦避世人心迹倦鳥偕茲焉記
高躅庶與靜者諧 題夕佳樓
徐大章詩此地俄多故湖山亦被兵名園俱泯滅別搆獨崢
嶸翰墨觀前輩登臨愧後生重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碧
篠侵簷上幽蘿附牖榮倚闌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
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靄水邊橫紫翠霏微合
丹青點染成芽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瞑色松間動寒風
竹裏鳴疏鐘發餘響遠火露青熒仙梵微微動爐烟裊裊
輕總非人世韻瀟灑得幽情 訪夕佳樓
○白蓮院舊傳呂祖曾同三人在此乞食倚不與詠四句
而去瑠藏其姓名識者辯之其詩云南塢數間果有西
峰幾叠烟雲共登攜執與通名引人以為上句是呂中
句是洞下二句是箕乃呂洞賓三字也

箕白石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與懷同
此味老仙留字在重巒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泠泠蒙苒閒幽僻清與杳出
塵寰其土產茶獨佳郡志稱寶雲白雲香林三種皆在
靈竺諸峰所產不若老龍井之味為勝也其南為九溪
層赤水歌山通海眼蟠龍颯神物潛藏此真宅飛流歕沫走
白虹萬古靈源長不息琮琤時諧琴筑聲澄泓冷浸玻璃
色令人對此清心魂一歠如飲甘露液吾聞神女叅靈山
豈是當年八功德此山秀潔復產茶穀雨霡霂抽新芽香
勝旃檀藏法界味同沆瀣上清家雀舌龍團亦浪說顧渚
陽羨何須夸摘來片片通靈竅啜處冷冷馨齒牙玉川無
妨盡七椀趙州借此演三車來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從
容漫將火候傳調停暗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稱佳可惜
陸羽未會此山人醉後酬璨瓊陶然萬事歸虛空一杯入
口宿酲解耳畔飄飄來松風即此便是清涼國誰同飲者
隴西公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洄環九折而出故
人稱為九溪焉其地徑路崎巇艸木蔚秀人烟斷絕幽

悄靜寂遊者心耳俱淨入世可忘焉有張淑芳菴

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溯落花尋曲逕桃源無路艸萋萋

○張淑芳別業宋元遺事張淑芳者其父樵家有姿色理宗時遍選宮嬪似道見其妹美匿爲已妾寵以筍房令女史教以詩曲頗妙絕羣似道愛之凡府中所積金珠統納香翠之類皆其所司故當時有客題詩刺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似道敗芳知其必籍以其重貲徙居父家與一老姥削髮爲尼結菴於九溪之塢栽花種竹以樂終身及似道遠配至木棉菴而殁卒無有知淑芳者其爲人深隱如此元至元間淑芳年已耄乃散其重資建菴買田以挨衆尼至今山茶古樹皆其手植舊物遂爲十八澗

張淑芳詞朱欄綠水繞廻廊散踏行吟春艸香花枝爭墮縞衣裳　或摇或宕風前梛欲隱欲現月中篁爲誰掩抑鎖芸窗　右調浣溪沙

淑芳又詞逃暑入重陰獨坐芭蕉裏低聲咏古人夜永涼生袂　艸綠碧於烟花香來　寂寂走起向南牕露重羅衣濕　右調生查子

淑芳又詞墨痕香燭前淚點點是愁人幽思桐葉落蓼花殘鴈聲天氣寒　雲棲月青溪塢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右調更漏子

淑芳又詞羅襟濕未乾又是淒涼雪欲睡難成寐音書絕竹葉何辜凜凜狂風折寒衣弱不勝有甚遙腸望到春來時節　孤燈獨照字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萬種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與分說　右調滿路花

○十八澗按志有宋楊和王梅園其地深邃細流有絕人逃世者居之澗内有李岩寺梅花徑等蹟過此即雲棲矣

張仲舉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遶長松一澗分潭影青核行遠岫嵐光白散望中雲猨公吟樹如求侶鹿女啣花不亂羣[illegible]笑山僧尋勝地水聲林下百無聞

張可儒詩古代梅園歲月賖但存芳艸更無花尋幽若到淒情處莫放幽情與酒家

葉綷如詩兩山懸似削相對一溪流白石幾廻度青林到處

上宿居臨空谷雲氣接霏湫歸路同樵牧炊烟濕未收
寺佑禪詩一灣流水洗詩腸徑踏梅花處處香十里溪陰登
古刹不知何地是和王

○雲棲寺者志在五雲三竺之西宋雍熙間大扇和尚志逢
創此其山多虎大扇至虎即馴伏人稱爲伏虎禪師天
禧中勅賜真濟禪院後蕪沒已久隆慶間有釋氏袾弘
號蓮池者姓沈浙之望族早籍儒林後皈禪教常行脚
到雲棲見其四山關合徑曲林幽曰此吾修行地也遂
卓錫其間與麋鹿爲羣猴猿爲侶於時里人苦旱師爲
諷經甘霖即降又苦虎患師爲諷經虎又散去衆心大
悅不日而成蘭若其後道力益堅戒律愈嚴從遊之僧
幾遍山谷遂於其中建念佛道場名曰雲棲寺其地有
廻耀刀巖壁觀三峰有金液青龍聖義三泉號爲雲棲
六景俱如高松喬木合抱者無數修竹奇花探討者不
盡五爽九曲遂其深幽爲右天台少其曠遂師於是著
書成集名歷儒林咏詩說偈才容兆等遊覽至此止矣

蓮池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大覺仙花發蓮生因帶
果蓮成花落實由天展開千葉全機現攝入孤房衆德圓
壓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贈

蓮池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混俗仙內叶爲龍成
淨侶外連萍藻結良緣畵船簫鼓凉風夜青笠絲綸細雨
天身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贈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忍辱仙自幸深根埋濁土
從他名卉占高原顏開白日烘偏豔實墜秋霜凜倍堅一
念清心合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贈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解脫仙潔體迥離紅粉娛
清香不戀綺羅筵竅通千孔除諸礙秀出孤標絕衆纏碧
水青山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贈

又詩東方日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我愛西來山色好
捲簾惟有影臨牕 題回耀峰

又詩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蘿緊獨牢莫謂鈍根容易斬
此山原是活人刀 題刀巖峯

又詩九年少室坐仰吟此地何人更效翟拂袖便歸千嶂外
不來從爾問安心 題壁觀峰

又詩百竿修竹擁清泉飛舞東西起復眠噴出玉花歸石鼎
那疑香積有龍涎 題青龍泉

又詩不依雙澗不中灣湛出山頭夏不乾只恐老胡猶未肯
從教千里下長灘 題聖義泉

又詩炎赫池中水似涎玉環珠滴正涓涓何年分得金剛子
來作雲棲一派泉 題金液泉

王季重詩寒光深壑爽溪水山路穿闇不已何虎過新泥樵
語遊鴉窺青洞雨青凝千林幾葉飄孤聲一種梅花伴冷
僧人外偶來如隔世雪風歷處綠雲屏 遊雲棲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

西湖夏　林樂只父修纂

甯水宋維藩价觀父照閱

湖南江干勝蹟

○筆架山出清波門折而南即其地也旁爲方家峪徐公墓

○徐烈士墓按志公名應鑣衢州人元兵下宋公與子琦崧
二人女元娘共投入井同舍有劉生延其屍而葬之明
初有祠祀

○劉娘子寺按志即褒親寺也宋紹興初有貴妃劉氏極寵
倖工書畫高宗賜用奉華堂印章驕侈無比夏日長以
水晶作脚踏高宗取以爲枕妃懼因少斂時金兵南侵
其父助金二萬爲餉上嘉之賜建寺名曰褒親寺內有
鳳凰泉梅花又有松雪亭觀音洞等蹟

秦少遊詩四馬蹄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來
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 題觀音洞

○西村院在方家峪昨宋乾德間建禪師法言作西村放生
爲池畚石爲山豐其庠石物俱壹盤可觀蘇子瞻題爲
雪齋

蘇子瞻詩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贄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

○梯雲嶺石磴峻絕與華津洞相近有仙人棋盤水月池靈固石等蹟南為慈雲嶺

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知何處水月池邊桂影多 題水月池

○慈雲嶺按志在龍山之上其山自天目分支到此三百餘里蜿蜒如龍名曰龍華山北有鴻鴈池白塔嶺等蹟宋藉田古址王陽明先生天真書院下有天龍寺

張仲舉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舊從名龍鳳山空王氣歇馬牛宮滿海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嶺路埋雲濕翠生日暮人歸樵樹黑饑鴟啼罷上荒城 題龍山 慈雲

王陽明詩靈鷲高林暑氣清兩屏石上雨初晴谷水湖上逢雲起僧到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何得戀虛名稜家丞汀尋山計種竹誅茆却易成 登龍山草庵 [illegible]

陽明又詩老屋深松繞古藤禪僧猶記昔年曾供苦竹寒消閒暑藥餌窗前對病僧烟艇爲人隨晚出高峰留遠勿常登而今不覺幾年老興似當時若不能 僧房即事

陽明又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寄書院諸生

陽明又詩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又寄諸生

○天龍寺在龍華山腳宋時其寺甚麗有山舟貫雲石凝翠[illegible]等蹟鏡清禪師居此今廢

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廻王氣縱銷梵宇開卓錫地侵行輦地雨花臺近拜郊臺帅分野色綠城去風引潮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

張行中詩鳳凰山下多名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夜滿樓宋代陵丘禾黍滅元兇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起客愁

劉士亨詩高僧住處屋如舟卧穩渾無夜壑憂篇帶不施[illegible]

其沜波濤已斷任天遊香飄半入蒼[illegible]夢落秀延白鷺
洲嗅飛酸齊狂學士虎溪橋上好夷猶 題由角

○宋籍田卽今八卦田也在龍山下有郊壇高媒壇梅花品
玉津園等蹟皆高宗南渡時所建稍南爲妙因山

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田餘艸色新燕自風
聲寂寞荒村景凄凉故國情道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
題郊壇

張仲舉詩哀艸寒烟老木風南朝往氣一時空壁來山鬼遊
秦使槃泣仙人出漢宮壇壞猶傳棲乳燕池荒已見射飛
鴻騷人自古多愁思長在登臨感慨中 題高媒壇

陸務觀詩聖王愛民能露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除蔓行魚
龍戲不禁務莠雉兎來水鳥避人尋茂樾宮花經雨委蒼
苔幾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淸都一夢回 題玉津園

○妙因山錢文穆王墓稍北爲玉厨山普慧寺伏龍光禪師
道場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從來王
氣所鍾此山自唐以來州治皆在其下錢氏因之
建都至南宋更加整飾山麓環爲宮苑殿閣巍峩難以

殫述元時大遭焚燬僧楊璉眞伽壞宋諸陵建白塔其
上厭諸宗之骨因是都會爲荒艸僅存古寺數片而已
其麓爲萬松嶺

陳剛中詩百年鳳闕久凋殘一片荒丘遠近看蔓艸支離宮
樹盡亂鴉啼斷御河乾遙知二帝黃沙冷莫辯諸陵白塔
寒獨有西湖歌舞月夜來依舊照臨安 鳳山懷古

楊[illegible]詩佳麗千年作帝家怨歌猶記上陽花玉津舊苑鳴
[illegible]胸鐵限金城壓馬牙東海潮迴丞相怨南枝秋向鄂王
[illegible]國往事空回首萬頃西湖送落鴉 鳳山懷古

○萬松嶺在爲八蟠嶺按志有留月臺玉壺臺萬松書院浣
雲池萬翠軒等蹟其上秀石巉嵒青蒼玉削槩槩然若
芙蓉之未舒隱見艸莽者不可勝紀矣下嶺西走爲宋
大內

白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
涅鳶飛魚躍間上下俱登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
題浣雲池

王元章詩路遶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艸長不知
名遊客諮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過嶺上作

白樂天詩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撚映轡玲瓏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湖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久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　過萬松嶺

蘇子瞻詩一軒專為黃花擠富擬人間萬石君住本畫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清濁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為知者語陶翁猶自未離群　題萬菊軒

高孟升詩喬松萬樹盡良材十里重陰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曲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林樾子落堦前點嫩

苔山水清暉增偉概托根原不愧徂徠

○宋大內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殿閣金闕庫司之外更造別院名曰小西湖自遜位孝宗後翠華以時遊幸宮妃內侍所掌遊玩之用節節畢備享年八十有一而崩按錢武穆王年亦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壽人曰高宗即錢王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土地是日即生高宗南渡之應湖山之享已有前定矣元興楊璉真伽壞大內以建五寺發諸陵以為白塔流毒至此亦可悲矣今其寺尚存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即垂拱殿興元即芙蓉殿般若即和寧門仙林即延和殿尊勝即福寧殿其中奇花異卉古木喬松朱砂翡翠之類尚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像萬軀整飾華靡取宋南渡諸宗之骨與紫壓於塔下名曰白塔未幾為雷所擊張仕誠毀之

楊仲弘詩化城金闕被榛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珠光彩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誰道一無超衆有秖今塵土重來過

僧宗泐詩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已變榛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青山映後湖衆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

錢思復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誰為離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氣滿幽襟

思復又詩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illegible][illegible]龍雨泫交龍柱風悲孤鳳帷應江上木千古淚英雄

思復又詩宋宮傳是錢王地白塔猶巍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

傳寂寞蕭蕭金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釵

鄭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銷沉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
海六宮粉黛北歸燕銅駝荊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
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蕭瑟不聞鵑

謝皐羽詩複道垂楊艸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
來宿攪盡花間翡翠巢

皐羽又詩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陵艸自春聞說光堯皆
墮淚女冠猶是舊宮人

皐羽又詩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

寂寞萬年枝上掛袈裟

皐羽又詩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
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〇宋故宮按南渡紀事宋故宮在鳳龍二山之下依山作宇
臨水爲池自皇后而外貴妃昭儀婕妤婉容等各有居
樓樓外有荷花冶木備以珠翠綴以金玉宮人螘聚之
地簫管絃歌竟日不絕皇城鄰近者登高俯聞其聲非
若汴城都會宮禁森然令耕者不得牧樵者不聞聲也

傅玉芝詩大堤翹拔鳳凰遊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艸不知望
帝鳥栖枝猶自學宮腰大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
橋聞說樓船簫鼓擱平章此日罷遲朝

黃晉卿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問荒涼爲言故國游
麋鹿謾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翠上宮
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
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滔滔只自
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起人愁

倪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爲鳥不鳴山

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
看惆悵錢塘門外柳長年不斷送征鞍

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
聲歇天目千年王氣銷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
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圖倚碧霄

劉青田詩澤國繁華地前朝傳此都青山屏百粤白水入三
吳長信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
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象緯熒
和議兮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袞

飛遁出鉅區至今撼北關多士棄西湖鴛行馳文駢龍鱗
舒鱗鬌巨鼇擎擽劍香飯滌雕胡蝸角乾坤大蠶頭氣勢
殊泰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門馬迎京蓋銅駝擲路衢含
吝天地廣蕃育羽毛供樹柵驂包貢金泥賦上腴斷岸埋
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澥
猷咏已唐虞賜葬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寡南去回首
憶莼鱸

()南塔寺在大內之西按記有靈鰻井在寺中吳越王時迎
僧阿育於此寺鑿井南廊得金鰻二條僧說經其鰻出
聽開時不可窺見故稱靈鰻井邊有寂照堂舊蹟今改
梵天寺

蘇子瞻詩城南鐘鼓報更新偶為江山滌瘴塵總是鑑空堂
上客誰為寂照壁中人紅芳歸去風驚曉綠葉陰成雨洗
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會與此翁鄰 題寂照堂

○望海樓按志唐宋以來郡守以下於八月十八日大集此
樓讌飲笙歌不絕於耳杭人以是日為潮生日江干之
上觀者如蟻匪獨前朝如是其俗今未改也

蘇子瞻詩海上濤頭一綫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
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

子瞻又詩青山到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
來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子瞻又詩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
秋扇拜月無人見晚妝

子瞻又詩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笑語中為問少年心
在否角巾敧側鬢如蓬

楊廉夫詩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鼉夜食羅剎水須臾海闘龕
赭門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
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錢王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
景好斷鰲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
艸庭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

陸維之詞遠山一帶迴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鴉翻談笑
處不覺雲濤撼席酒病方蘇睡魔猶殢一掃無留跡見帆
影掉恍然飛上空碧　長紀艸賦梁園凌小宰陣到江
秋色創見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間客別湖山小橋入
畝同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為君重賦春宵 右調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著喜禪師建其地依從盤紆澗深游

潤錢江之勝羅列於前鳳山之奇巖峙於後山南塔両
上帥其地
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古木叢中衝道大浸白波十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僧圓淨詩深林含鳥道古洞隱香蘿大週開湖早江空得月
多冰霜叢艸木舟楫玩風波岩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岩按志其地森聳峻峭有竅窺天秋深月光如晝登眺
其上如在蟾宮令人飄然欲仙此佳境也其左為中峯
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

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兎漏天孔窄透淸
風光明自照如來鏡入學姮娥西復東
○中峯按志中峯之巔有孤嘯亭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助
將石放光石等勝由此而右為御校場山頂有箭插天
林木往秀錢王日為排衙石第二峯有塔一座火道石
壁可通往來名曰石街遙望故宮如在目前面江背湖
左顧右盼往躑不可勝述
鄭瀛之詩萬峰喬木鬱蒼蒼古壘仍存舊校場南渡關河雙
眼盡中原風物自憂傷尚傳艸莽開黃屋想見龍蛇繞御
床往事至今俱灑淚登臨野興意何長登中峯覽御校場
○棲雲菴南渡史有貫雲石者號酸齋年十三膂力絕人上
馬橫槊萬人無敵後棄武就文登第授翰林院買妾二
人一曰洞花一曰幽艸皆濟淸為風酸齋老而好道出
家此山結菴自適名曰棲雲其上有石名曰小雲石所
著酸齋詩集甚富
夏樂只詩洞花幽艸結良緣細玩酸齋却也仙少倚雄情橫
鐵槊衰就病骨寄枯禪樓空滄海琴書展軒傍龍山月露
妍回首繁華俱一夢豪腸已半屬雲烟

○包家山在棲雲之南武林志地多桃花二月遊人最盛人
稱曰小桃源宋時設關於此名曰蒸霞關過此即富春
江矣
錢思復詩生號幽僻趣有意即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
包海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頑期載酒殺
張仲舉詩遠近紅千樹繁陰香豔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
花荒路迷宮蠋宮詞入夢華東風苦恨回首野人家
仲舉又詩太液曾來鵠高臺舊影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
多野艸荒神籍宮遺怨棹歌兎兒開洗馬斜日滿寒波

○玉蟾菴在包家山側按志曰玉蟾修煉此地遇神人授丹訣後召入內宋乾道間擲旨建菴於此又云玉蟾瓊州人入黎母山學道後隱於此

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漢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樓人不寐半空明月在蓬蒿

玉蟾又詩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展玉輪起向錢塘江上望相逢盡是廣寒人

貫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花臨砌讀罷方知人倚闌樂碓夜舂雲母溼石瓶秋瀉井梧寒羣魚亦得逍遙意何用深機把釣竿

○六和塔在月輪山旁按志錢江自來潮頭洶湧倒山潰岸勢不可敵舊傳有潮神王之沿江居民爲害滋大宋時有僧智覺者募建寶塔鎮之名曰六和六和者取天地四方和平之義也覺師道力堅定潮神始不爲災自此杭民永受其福其塔尚存

張仲樂詩江上浮居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滄浪最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鳥樹欹高壁獨巢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興亡懶問僧 秋感節事

余弼詩孤峰半落幾何年臺殿于今半插天已是精藍參絕壁更將高塔聳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事一生受用此山川 遊月輪山

○羅剎石在秦望山之東橫截江濤風浪最大往時祭江潮多在此山之上白樂天爲守時盛張鼓樂以祈江神今沿其舊

羅隱詩怒聲洶湧勢悠悠羅剎江邊地若浮漫道往來成大夢已知翻覆是平流任抛巨浪疑無路忽過長灘但有頭出沒朝昏如定約難憑雙鯉問陽侯

蔡襄詩地捲天廻出海東人間何物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半日人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月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真難測隨闕隨盈我未通

錢思復詩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怒氣縱橫出八月高風震蕩初玉兔盈虛同不爽金龍變化待何如須臾日落滄江晚波浪無驚泄尾閭

高孟升詩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頃駕秋風雲驅蛟蜃雷霆起水擊鯤鵬渤海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丁文蔚詩羅刹江頭八月濤吞山挾海勢滔滔六鰲倒豎銀
河濶萬馬齊奔雪嶂高忽將洪潮消水滸誰教白浪靜梁
濠乾坤未久成清晏何用勞勞去此刀
○五雲山去江干十餘里其山岡阜秀絕林樹蔚起五峰森
列駕軼雲霞朋立江表俯臨湖曲風飄帆起杳杳烟霧
間宋時未聞以前雨霰方集山僧即截雲入城進表益
其山勢高寒釀雪獨蚤耳其絕頂有真際寺唐開元中
僧普覺建遊覽至此極矣
錢思復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寺尚巋然斷崖蘿薜三

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湧鳳山湖起月初
圓憑虛一望塵途繞誰似茲峰遠絕緣
○錢塘江按志吳越王都在龍鳳二山之下時潮水洶湧王
用勇士數千人强弩射之潮退築塘四十里以障海災
由此得名塘以內即當年唐宋府治地也
陳卧子詩吳山越嶠隔中流簫鼓平時務輪舟萬戶晴江開
曉郭千帆春帥送芳洲桃花欲落潮先至鶯語初聞露未
收何事西陵常問渡不堪獨上望京樓
宋价祝詩錢塘江水勢如鋪此日扁舟勝五湖野曠天低連
海嶠山青翠疊浸冰壺蜃樓縹緲羣仙集瑞昂依稀隻鳥
孤不是前人功德遠滄桑幾度事模糊
宋眉祝詩澄江霞落錦如鋪隄近明湖勝鑑湖到結蜃雲成
海市空懸鼇柱駕瀛壺帆行濶水疑天近雨洗青岑見月
孤惆悵闌珊花事冷六橋烟色已模糊
○有美堂按志仁宗朝龍圖閣學士梅公儀摯出守杭州仁宗
送之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至即以有美名
堂歐陽修為之記兼贈以詩
歐陽永叔詩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

湖山外談笑詩成几席間月綴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
空山郵筒不絕頻相寄莫惜新詩重往還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終

西湖夏　基槃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城中勝蹟

○吳山在城中進清波門由府治繞街而上直下鳳山門皆吳山也吳山有伍相廟春秋時古蹟吳敗越受成此地員嘗以受成諫夫差不聽賜屬鏤而死尸投於江盛以鴟夷後越伐吳及江水潮濤大作兵不得渡勾踐乃禱於江潮濤少息遂渡江滅吳而還因為立祠祀之故今以八月之潮為伍相之怒也其山源本自天目翔舞而東至結為龍鳳二山吳山即鳳之左翅也其山奇崒危峰道院僧廬名園佳榭所在都有左江右湖真大觀也志不勝載選其著者

楊仲弘詩山根帶擁門時見伍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廣闊上接星斗界清寒龍宮永鎮南青闕鳳嶺重開死樹幾曲陰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　吳山懷古

薩都刺詩仙府歸時復與僧鄰簾幙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瀾天鎖綠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吳山寫景

瞿宗吉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存嘗膽臺上侍人正捧心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吳誰識恨尤深素車白馬終何在不及陶朱像鑄金　題伍相廟

高季迪詩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嘆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吳山煙雨中　題伍相廟

○玉虛觀

吳訥詩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

宮合驂鸞去仙宮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鎖蒼苔　吳景

王鳳洲詩孤客悲欄思杳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照送千艘雨城郭晴吹萬竈煙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　吳景

○寶山亭

蘇子瞻詩藤梢橘刺原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仙源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吳景

○玄妙觀有[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衰卜休咎一日有一羽客訪道

幽僻絕塵修篁滿山有三佛泉勝蹟

張仲舉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
青艸木如浮動烟塵日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

夏原吉詩誰闢雲居路峩峩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三竺曉分
清經貯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眞可樂何必訪蓬瀛

張方洲詩半村半市吳山路輕暖輕寒上巳天栩栩遊遨湖
曲寺儈聲遙聽浙東船舊遊詩酒招新客今日風光似去
年清賞未闌幽思發亂峰斜日起蒼烟

〇瑞石山在雲居之畔其山秀石玲瓏嵌竇窅窱寒泉滴瀝
滙為涔泓者往往而有清幽澈骨空翠撲肌湖山靈秀
罕與倫比其上有橐駝峰削峭凌空旁有雪風洞谽谺
屈曲履杖可涉栩栩然有仙風焉旁為紫陽菴

張方洲詩風定雲開四壁虛萬峰深鎖謫仙居自撓毫停
卓遊人說燭臯補鍊餘夜靜龍光穿戶牖冷深鐘乳落庭
除令威去後玄關秘猶有山僧守敝廬

薩都剌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
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孔石上涼風吹紫
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篝爐洞中宿

〇紫陽菴在瑞石山旁其地高曠怪石蒼詭上有丁野鶴修
眞之室按志丁野鶴者道士也棄家修煉得道一日召
其妻王氏入山付偈云嬾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
兩俱忘虛空抱長寂語罷遂沐浴抱膝而逝其身經年
不腐妻王氏以金漆塑之其像現存

張靖之詩石磴空懸絕辟蘿洞門深敞野人過霜林葉盡羣
峰出風穴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侶自摩蒼壁寫樵
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

薩都剌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
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紫雲
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

〇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下有青衣洞青衣泉寶成寺等勝
武林志昔人有往山遊者見洞口有一好女姣如美玉
就之不答未幾走入洞中遊者俟之但聞其中有風雨
聲入而視之乃一青石竪立其內如童子然後塑像奉
之其人回遂得一子爲建菴此地青衣[illegible]浙出石罅
開清澈可鑒毛髮[illegible]宋慶元間韓
侂冑建第於此陵[illegible]之[illegible]韓府之西[illegible]山而

上五步一磴十步一級崖如伏黿徑如驚虵大石礧礧
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
搏名葩石果更出互見靑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佳竹
秋而華數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
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
其尤勝絕曰閱古泉在溜水亭西繚以翠櫳覆以靑松
延袤三丈深不如其幾許也霖雨不溢潤旱不枯其甘
如飴其冷如氷泓止澄淸可鑒鬚髮坐卧其上掃殘葉
而整蒼苔詩興爲之遄出又其上有亭坐列其中煮茗

享客灑灑然塵襟一洗公顧而笑曰君爲我紀之使後
人知吾輩之游不必策杖窮山舉足而景在是也因爲
之記

宋徐祝詩吳山徑僻致幽偏况有淸流出澗邊櫂佞勞心空
點綴詩人紀石亦徒傳古藤曲繞亭前石荒蘚橫拖竹裏
泉世事總成蕉鹿夢憔悴勞蹟等溺烟

○淸平山按志吳山之側有山平坡而趾尖人名之曰淸平
山其山高數丈下有開元寺唐時勝光和尚道場寺旁
有郭兒井烟霞閣等蹟

劉士亨詩淸平山下古叢林破衲僧來道行深普陀拂紗香
積飯伽藍常贈給孤金兩餘千偈參生悟坐斷諸緣儘轉
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峨嵋山竹閣山淺山諸蹟今在落葛對門居民蟻
集不可登覽吳山之勝不在於此如城隍廟火德梓潼
廟通玄觀仁王寺定水寺眞聖觀百法寺之類皆俗僧
道所居不足記也

○壽春菴宋掃帚禪師道院師來此山不知名姓結茅爲菴
惟以掃帚自淨其居故人以此名之范仲淹知杭州往

見師問曰在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
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爨不用援毫文采露公曰如何
是西來大意師曰雲開山月露雨過竹風凉又問一大
藏教所言甚麼師舉掃帚作舞勢公甚喜時師年九十
有六忽一日沐浴而逝池中忽生金蓮遂名寶蓮池師
死後數月人有於會稽山中見師坐石上撫掌而笑其
蟬蛻如此

夏樂只詩太守尋山欲問禪禪機數合各欣然閒登石上揮
麈帚坐睹池中放寶蓮文彩悉隨山月露孤懷一任竹風

峯無言妙得西來意笑舞從心別有天

○承天觀在吳山之頂左江右湖燦然在目五更日出從海東而起觀者奪目至八月海潮洶湧又如白馬奔馳令人駭視景之高曠莫可名言而諸亭榭之勝如遠覽堂空翠亭洞陽亭補衣石皆在其下

吳訥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綵船春晚笙歌歇粉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

又詩獨倚危峰斫棧羅晚湖初上練痕齊亂撾疊鼓妖

彈倒捲銀山海日低兮弩千年人去後帆檣萬里望中迷憑誰喚起眉山老為誦錢王廟裏詩

西湖覽勝十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夏基撰基字樂只杭州人是編因明田汝成本重修十四卷中題詠居其六卷

大滌洞天記三卷

〔宋〕鄧牧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滌洞天記三卷》提要

大滌洞天記序　當六

淛之爲郡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故爲吾道之輿區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在在有焉予過錢塘之上每低徊延覽不能捨去惜不盡遊其名勝者閒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霄宮歸一規者尤慕其山水之麗宮宇之宏而未之一造焉今年春其宮道士某持其宮志請序於予因獲探其源委顛末其大滌洞天天柱峯即洞霄宮也始漢武元封間而晉唐以來修眞隱遁之士多居之逮宋南渡都於杭則門地之盛聲望之隆與玉清醴泉崇福昭應太液寶籙諸宮觀等矣九寵書幸駕錫田賜額之異尤冠一時涉元之盛高人奇士輩出於教益振雖宮宇之變或罹兵燹之餘車輸賦之繁復設規以守其成益有復興之漸矣而山川之推爲洞天福地之殊者四方至今猶稱之故其具諸載籍者九殷廡之盛人物之異文辭之偉靡不備見之若淛之名於東南者舍是尚何求哉昔之志夫是者可謂善述其事張大其跡也今某尤將廣于梓

亦抑知繼夫先志也嗟乎古今之盛衰興廢之無窮雖僊真靈異幻化之跡尤有湮沒而無所考焉其所可追索者徒賴于名辭巨筆垂之金石煥乎千百載而不泯也雖然浙之地勝人傑而琳宮璚宇卓稱於時者爲不少矣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又幾何哉若洞霄之稱於一時而文且著於不朽矣使其傳之悠遠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豈不亦吾道之盛典也因嘉其志而序首焉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正月既望正一嗣教道合無爲○
○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玄文鄧牧心隱餘杭天柱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極山中奇偉絶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嵓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玆山之功亦懋矣況其賢而文沖澹不衒其師介石沈公端雅有容疊膺綸命典領本山人

稱其懷山之洞天福地歷漢晉唐宋閩人世出今介石師友如淵珠山玉輝潤泉石信乎山川之勝亦繫乎其人凡居者游者苟不潔消身心恪遵
太上清靜之教嚴璧祝弘至道以重玆山是增林嶄澗媿負介石師友之心事予併發之於是乎書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序

夫誌書者所以敘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數凡目靡不登載故貴乎廣記備言使往者有傳○
○來者有徵也大滌天柱爲東南一大勝槩其可紀者不少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真境録已不可考端平間所輯亦復疎略余懼靈跡奇聞久將湮沒遂俾道士孟宗寶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詢咨故老考訂作洞霄圖志凡山川標致之勝宮館規制之詳仙聖遊化之跡英賢紀述之美皆收拾而無遺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而足跡未能至者一覩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有頡頏飛霞之想亦滌心一助也時大德九年乙巳十

一月望日大滌住山介石沈多福謹書

大滌洞天記卷上

本山鄧牧心編

敘宮觀

夫得道之士以無何爲鄉太虛爲家日月之光華烟雲之變化湖海山嶽之浩汗麗澤不過目睫間所寓物爾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營一宮一室之安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風不競馳情嗜欲者豈知有清靜可宗抗志功名者豈信有神仙可學是故太上設教聖皇潛心黄帝問道崆峒堯見四子藐姑射於是周穆草樓發其源漢武竹宮桂館昌其流乃有祕宇殊庭瑶臺金牓散布寰宇幾與五城十二樓俱高不特鍊汞烹鉛以蘄沖舉聲金振玉以迓禎祥而鳧舄凌風翠旌導月往往薄游其間使夫志士辭榮貪夫棄慢頓悟有身之患樂攸衆妙之門豈非移風易俗之大樞機尊道貴德之大條貫哉道經載四海之内九大小洞天四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洞霄咸有一焉舊志以爲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稱首地望之

洞霄　四

重他莫敢比信矣天造地設者固不以人力
爲消長然歷代崇奉之制不可無傳也

洞霄宮

益山爲大滌玄蓋洞天天柱福地在杭州餘
杭縣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漢武帝元封三年
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投龍簡爲祈福之所
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唐高宗弘道元年本
山潘先生奉勑面南建天柱觀四維壁封千
步禁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朝賜觀莊一所
後有朱法師改北向乾寧二年錢武肅王與
閭丘先生相度山勢復改爲甲向今宮基是
光化二年錄圖表奏詔旨褒嘉見天柱觀記
錢氏納土時嘗改天柱宮宋眞宗祥符五年
因陳文惠公堯佐奏改洞霄宮賜仁和縣田
一十五頃悉蠲租稅并賜鐘鑿法具等歲度
童行一人應天慶等節設醮本州應辦支費
青詞朱表學士院撰進呈訖內降修奉仁宗
天聖四年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九二
十處杭州洞霄宮大滌洞爲第五仍命每歲
投龍簡遇祈禱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官入

山政和二年住持都監何士昭以宮宇頽圮
詣汴京陳乞奉旨賜度牒三百道兩浙轉運
司經理後因方臘之變廢于兵火高宗南渡
紹興二十五年發帑出金重建
昊天殿于東廡後殿左闢通明館本宮住持
兼領焚修于此孝宗乾道二年三月德壽太
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遇庚申甲子
聖節帝后本命係朝廷請降設醮本宮書記
撰青詞奏呈修奉官差軍士守衛後奏罷軍
士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虞理宗淳祐七年
靈濟通眞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益市恒產
以裨贍用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政和間
援唐天柱觀例經尚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
寧宗慶元二年知宮陳以明以歲久漫滅重
給宋國初聖節道場應奉本縣文武官僚入
山建散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
就本宮建散而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九宰
執大臣丐閑去位者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繫銜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慎延燎一空至元
丙子後重建未完復燬于甲申之夏今自甲

申後再新宮宇規模視昔愈壯專一爲國焚修告天祝壽每遇天壽聖節道場依例就宮建散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總攝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實聞奏至元十八年欽奉聖旨護持山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元貞元年元貞二年大德三年節次奉宣命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八年六月又欽奉護持及諸宮觀蒙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字內名山自五嶽之外所謂天有八柱而已其五在方外既不可考今見於中國者三而洞霄之盛爲歷代所崇奉幾與五嶽俱尊又非舒州壽陽所可企及豈偶然者故列敘于篇首

通眞門

茲門不在餘杭縣四門數內宋紹興年間建謂由此入洞霄也至元年間重建先是宋淳祐間住山貝大欽買石甃路夾樹林木一十八里至九鎖山門

九鎖山門

在九鎖山外未至宮三里扁九鎖山三大篆字甚奇古程俱書

外門

衝九鎖山大路道龍鳳二洞直上爲樓其洞路自路口折入會仙橋過翠蛟亭左右垕石夾道勢若雙闕門直其會扁洞天福地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

雙牌門

自外門入度玄同橋兩門對峙左篆天柱泉有池在焉右篆大滌洞洞所從入也

三門

宋紹興三十二年內帑賜錢造至元戊寅山隱齋建癸巳年本齋重建仍造天香亭于後故所無也

虛皇壇

在正殿前舊志云唐景福二年錢武肅王按當時儀式疊甃開壇請閭丘先生三元奏籙于此大德庚子增修廣之

三清殿

即郭眞君結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

不存矣錢王遷坐庚向甲蓋指此也宋政和間方臘之變惟徽宗本命殿獨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奏旨改爲三清殿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號爲絶技至元庚寅復建壯麗殆過於昔有桂柏相間列峙前向

昊天閣

在東廡後宋紹興二十五年内帑賜錢造殿大德辛丑重建爲閣四山環抱最爲登覽勝處

璇璣殿

○在庫院東建炎間建至元辛巳廻紫齋建○

佑聖殿

舊在正殿左建炎間建至元辛巳怡雲齋建于三門東偏

祠山張帝祠

舊在宮門外西阜開禧間内庭賜神像及左右侍從景定間移建三門右至元庚辰靈隱齋建辛卯本齋重建

龍王仙官祠

在西廡後宋建炎間建賜額嘉應廟至元壬

午清虚齋建今洞天福地二仙官併祠于此從古制也祠下撫掌泉與大滌泉源通俱號龍井初以宋紹興九年内旨詣洞投鐵簡得雨封善應侯勅牒惟山林川谷出雲氣爲風雨者必加禮秩以謹奉祠矧茲洞天神靈所宅屈伸變化呼吸風雲若時愆陽旋施霈澤有司言狀寵錫侯封用孚惠於烝黎以欽承於渙綍可特封善應侯慶元三年加封善應靈濟侯嘉泰元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侯端平三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廣福侯又特封○
○靈澤公

雲堂

在西廡後延接十方雲水宋淳祐咸祐間高道雲會相傳爲口實今南北高士來游來居亦不咸於昔日也

旦過寮

在雲堂右雲遊僧暫憇之地

諸亭

曰翠蛟曰飛玉曰清音曰翠微曰採芝曰九曲見山水門曰谷口曰石室見洞府門曰祥

光曰宜霜曰聚仙見古跡門

白鹿山房

在石室頂先是陸永仲嘗家石室東偏因為道院朱妙行修鍊其地九二十年尸解去是後有天目阮先生居之有泉州陳道士者緣山屈曲開逕結茅相依發土得奇石甚多一帶九百餘步狀如步障中更兵火阮陳亦亡去大德甲辰建山房于此有記

解院二所

一在餘杭縣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後唐長興四年建名天柱解院宋咸淳年間重修門前有梓林夏日陰翳可愛在三門東偏

法堂

在正殿後宋開禧元年內帑賜錢造寧宗賜書演教堂扁至元乙酉重建左右兩石天造地設後有蒼崖横峙因加人力疊成峯巒中作小洞洞中小路委曲出登其絕

方丈

在演教堂後

庫院

在東廡至元乙酉重建丹泉流注其間唐李玄卿所記新池在焉

齋堂

在西廡大德戊戌重建

道院

在西廡後古有三院曰上清曰精思曰南陵今分為十有八齋中瞰一池諸齋環嚮池水盈涸往往亦關休咎左廡七齋曰山隱曰山棄曰岫隱曰嵩隱曰怡雲曰栗隱則上清院派曰迴紫則南陵院派右廡四齋曰清隱曰谷隱曰盤隱則上清院派曰清虛則南陵院派正面七齋曰壺隱曰橘隱曰悠然曰閑隱曰學隱則上清院派曰怡然曰碧壺則精思院派選道堂在西廡後至元乙酉年重建

至道宮

在餘杭縣北三十里曹橋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福業觀潘尊師成道于此雲笈所載者宋治平三年改今額前有古松一圍兩合抱後有苦杏二大與松埒鷺鶿巢集其上廚院有宋熙寧間所鑄巨鑊四畔識歲月及施錢

姓氏隱士葉玄文詩云猶存巨鏤記熈豐翠靄春深古路通千百春鋤一株樹野田飛下雪花風

龍德通仙宮

在餘杭縣市南南唐文懿趙公汝談嘗卜居于此至元癸未住山郎如山愛其溪山之勝鳩己資更宮宇一新花木亭池冠於一時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玄靜眞君爲書宮額

元清宮

在臨安縣錦南鄉地名新路住山舒元一故廬所在至元甲午即其地建宮樓閣巍我山水環抱視爲甲觀

沖天觀

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所止先是宋咸淳間住山龔文煥建于德清之青坡至元壬午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今住山沈多福疏鑿泉石栽植松梅頗有徜徉登眺之趣有記錢塘葉玄文隱于是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成道仙去

洞晨觀

在餘杭縣東郭河上安樂山東爲陳季卿故址季卿餘杭人世傳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爲舟者宋景定癸亥住山貝大欽建松行掩映流水迴環植梅一塢扁無盡春先是接待最盛有記

元陽觀

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滌山後宋咸淳間住山吳處仁建至元辛巳改向重興山深林密門徑瀟然頗有塵外意但游者罕至焉

沖眞觀

在湖州路長興州晉葛仙翁鍊丹之地宋咸淳間本宮道士周國壽以古額興建至元甲午住持周貴生修蓋一新周廻流水松行古檜老桂爲佳蔚焉

龍德觀

在嘉興路澉浦鎮宋景定間本宮道士劉應善建與海涯相接爲士民祈禱之便

玄同觀

在杭州城癸辛街先是楊府瞰碧園有蘭亭茂林脩竹之趣至元癸巳住山郎如山建道

院大德辛丑改爲玄同觀

明星宮

在餘杭縣東二里明星瀆之上至元辛卯本宮道士史得芳建道院曰來清大德丙午改明星宮

洞陽觀

在台州寧海縣東隅大德癸卯本宮道士楊應世買張氏宅改建

岳祠道院

在餘杭縣南湖之上先是爲土人閒武功閭後施地建祠遙望西溪諸山森然拱立祠旁小阜曰鳳凰山以形似名巨石林立流水周旋幾百餘折葛仙翁丹竈據其上下可羅坐數人有亭臨流對之今建道院于祠右扁名鳳山道院

清眞道院

在東天柱嶺青檀山之陽宋咸淳間知宮事朱特立建泉石清勝可觀

凝眞道院

在九鎖外墓塢至元壬午本宮道士姚崇道

自城居移建于此

若虛道院

在餘杭縣市西舊爲沃氏居至元戊子住山曹至堅得其地建院

通明道院

在餘杭縣相塢至元己丑本宮道士金自吉建爲奉先報本之處

益清道院

在臨安縣地名後洪至元壬午本宮道士何自清建

紫清庵

在上塢青梓隴山下至元乙酉本宮道士徐允熙建

碧壺庵

在李塢石玉山下宋咸淳間副官李元綱建

溪山庵

在天柱步大德丁酉副宮金常清建

閑隱庵

在來賢岩後青山下至元己丑本宮道士王允升建

學院庵

在天柱嶺西至元辛卯本宮道士陸繼脩建

太平庵

在臨安縣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

集虛書院

在餘杭縣東五里碧塘福地有巨井一所世傳葛仙翁鍊丹于此元貞丙申道士孟宗寶建院為游居講習之處翰林學士張伯淳書扁隱士鄧牧心作記紫陽山方回詩云天地春藏凍枝中時來蜂蝶鬧東風萬端變化根無極一點靈明最太空妙處千江分朗月飄然六合點冥鴻守玄知嘿交龍虎肯泥丹爐子午紅錢塘仇山村詩云築舍東皋野水濱室中生白座生春了知空洞元無物須信清明自有神幽徑草花聊適趣閑牕筆硯不留塵酒經丹訣非吾事萬卷書藏一老身

大滌洞天記卷上

大滌洞天記卷中

本山鄧牧心編

敘山水

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盖大滌山水發源天目風氣盤礡岡巒糾纒相望幾百里然後蘊靈毓秀於此經以苕川之紆餘匯以南湖之蕩莽九鎖外鍵一柱中擎豈非天地之奇觀仙靈之奥區哉郡志載登天目山憑天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趨而合于於潛縣岸峰似少駐回望天目層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大勢不可遏少決驟已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爾循而至九鎖盖為翠恵環以天柱諸峯若止息者已而矗矗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峯而特起為南高峯捷以八蟠慈雲嶺翼為七寶鳳凰山昂頭妥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異矣杭之山川大較以是觀之茲實錄也

天目山

太平寰宇記云天目山高三十九百丈周五

百五十里多美石甘泉有數百年古木山上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古有東山銘略曰列岳霞上標峯霧霏羣滴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脉相接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峯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茲盖天柱之鼻祖而錢塘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

黃山

在宮西北是山最高爲衆山之祖雖百里外亦望見之左發爲大滌右發爲天柱其趾長木灣伏虎岩在焉

九鎖山

自餘杭西郭外行十有八里逆溪水上左右合七峯皆狹地數百尺其趾犬牙相錯行路並溪屈折者九故云九鎖好事者悉命以名一曰天關　一曰藏雲三曰飛鸞四曰凌虛五曰通真六曰龍吟七曰洞微八曰雲璈九曰朝元

大滌山

在宮北凡四峯於九鎖內最爲巨山西洞據其領石室出其半天壇冠其顛皆山中勝處

也是山以洞名之舊志謂大可以洗滌塵心故名大滌雖山川得名未必咸有説而故老相傳當不誣也玄同先生匆履歷山下

天柱山

在宮西南凡三峯與大滌對峙高足相敵由宮外望之屹然若柱又絕頂有石柱高丈餘圍兩合抱此山所以名者盖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傳記所載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是已洞霄以爲主山故古名天柱觀舊志以爲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標顯靈跡建立宮壇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

乳山

即宮前案山錢氏所增培者

香爐山

在宮前乳山後其峯甚銳

青檀山

在宮東南東天柱右偏其勢不甚高而泉石奇秀爲諸山甲今湧翠石壁與試劍來賢二

岩氷壼鏡潭皆在此

青梓山

在宮西黃山跡狀如屛嶂與白鹿山對其地平衍即上塢

青茗山

在宮西青梓山下東連上塢路西達棲真洞

白鹿山

在大滌山即今中峯是因許真君上昇於此天降白鹿下迎故名

丹山

在黃山外極高廣綿亘十餘里楊村在其下後有響水石溪流至此輙逢逢有聲

紫竹塢

在青梓山西古多紫竹故名

苦竹塢

在東天柱嶺首去宮一里許與仙跡岩相並狀如片雲從地湧出欲飛而未起也

茗溪

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茗溪出焉今由於潛臨安縣界經餘杭及錢塘界然後入湖

州達于震澤郡志以爲來岸多茗花每秋風飄散水上飛雪然因名茗溪又輿地志云自餘杭西亦名泠溪溪兩涘有琴鶴翁姥四山皆有居民在其下今自宮抵溪口五里名天柱步道旁有井亦名天柱泉盖柱流泉循九鎖山東行達是溪也

南湖

此湖每歲梅雨茗水盛時必聚此而後洩于大溪長堤小橋出其髣髴類杭西湖餘時皆涸彌望豐草而已

丹泉一名天柱泉

是泉發最高壓天柱山半初但聞有聲穀穀若雷至大滌洞西百餘步始出地上既清且甘大旱不竭有方池豬焉天宇清明而有赤光四旁皆蘚時作紫暈東坡詩云一庵閑寄洞霄宮井有丹砂水常赤故扁丹泉亭曰清音取左太沖山水有清音之句除引供厨堂及十八齋之外一境田疇咸仰灌漑

厨院方池

唐大曆五年令尹范公愔俯見泉脉浸潤命

鑿池以便庖厨李玄卿有記

三池

在洞天福地門裏路左二路右一若品字然唐乾寧年間錢武肅王開鑿由大滌洞前疊石爲暗溪約里許接天柱流泉瀦畜其中澄澈可愛於池口復爲暗溪曲折五六深合地理

翠蛟亭

宋高宗臨幸步月至此愛之賜錢造水閣在宮門外三十餘步自門內三池流注入澗撤池上一二板洶湧若雷變化飛舞山林蔭映作紺碧色故扁翠蛟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仍奉坡像祠事于後亭前有坡羅列坐石游者必登憩焉

冷泉

在宮門外會仙橋之東路旁石罅間泉脉甚微四時不絕行者掬取飲之寒甚氷雪故名

桃花泉

在龍洞西數十步其泉自石罅橫注入溪昔人每見有桃花片流出莫知從來故名

石門

自來賢岩東五十餘步歷坡陀而上即青檀山路右依岩石左臨深坎旁有巨石與岩對峙號小石門

月窟

洞酌之旁有巨石圓竅玲瓏廣二尺許深五六尺許曰月窟

氷壺

月窟之西有石竇貯泉甚寒而甘曰氷壺

鏡潭

洞酌之下有石竇其泉清可鑒物曰鏡潭

試劒岩

自來賢東行可二百餘步有石裂爲兩如劒所斷故名

湧翠石壁

自試劒岩復三十餘步有峭壁面址從地湧起高可一二丈廣二三十丈其上蒼翠玲瓏奇怪萬狀莫可形容盖兹山秀氣發自來賢至此餘半里始盡呈露上有石乳焚之芳香有岩對峙相去僅數尺不容並行若以人力

開闢尚可作亭盡意觀覽爾今外向有亭曰
翠微

石步障

自石室壓數折上有蒼石谽徑聯屬可百餘
步名石步障

通仙橋

在餘杭入宮大路去通真門四里宋建炎年
間建舊號石門橋大德己亥八月知宮事楊
清一重建

道士橋

與通仙橋相去半里者本宮祖師建咸呼為
道士橋

朝元橋

在宮外四里由天柱步入宮大路俗呼為湖
塘橋咸淳癸酉增構高廣名為朝元橋

雙仙橋

在宮外三里俗呼為雙橋頭昔郭真君與葛
仙翁倚杖對談于此故名

玉泉橋

在東天柱嶺下石府君祠左去宮二里俗呼

麻車橋宋建炎間建飛玉泉由此出澗故名

鳴鳳橋

在雲根石左俗呼袁家橋宋建炎間建與鳴
鳳岩相近故名

會仙橋

在棲真洞牌門前入宮大路跨澗為橋宋淳
熙甲辰道士江安著以早游湖海晚歲歸隱
山中捨衣鉢錢重造

玄同橋

在洞天福地門裏下通池水出翠蛟亭昔玄
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鑿池架橋故
名

敘洞府

神仙安在哉列子載渤海有五神山東方曼
倩云有十洲嘗所涉歷弱水三十萬里既不
勝舟而珠樹琪林瓊樓寶闕又非結駟所及
何怪世俗不信以為荒唐詭誕之言哉然則
三十六洞天具在域中其為神仙之居信邪
否邪日月周行中天下入滄海晝夜相禪而
不息雷霆發虛空中赫然有聲萬物震動使

世俗未嘗聞見而吾言之又肯信乎一介之士苟有遐心尚將逃深林隱空谷渺焉不與世接而況龍變蟬蛻飲露餐風其去塵土之腥羶入煙霞之杳靄必然無疑者是四海内外不可謂無茲洞不可謂無若人也若青城羅浮武夷句曲向使不名洞天吾知爲仙聖區委羽塊然山爾陽明直數仞之石裂一綫爾亦得以洞天名而青童君仙人郭君各理一焉豈飛行變化之跡無往不到邪玄蓋在大滌山而雲笈云在天目山者豈以大滌爲天目子孫或古人著書未必皆親履其地失於審稽難信史不免無足異也

大滌洞

在宮西北半里茅君傳云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玄蓋之天周回四百里内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校災福之所姜真人主之與華陽林屋邃道暗通相傳洞玄先生入游見龍麟異境花木鮮繁自華陽而歸洞門石鼓廣可尋丈扣之逢逢有聲自此上下皆平如剗削兩旁崖石委曲夾道中間一石若柱倒

懸因以隔凡名之過柱一穴如竇内闊丈餘中有圓井無底惟聞浪浪水聲乃歷代朝廷遣使投龍璧之處也

棲真洞

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去宮三里一名西洞舊志云大滌先生杜琛語弟子何法仁曰汝宜居西洞可以遯世成真遂名棲真洞天生邑頂狀若寶蓋龕室幽深乳泉滴瀝又東西二臺石閣崖上有龍爪蟠拏蹤蹟之跡或戲以手漫滅翌日視驗如初是知洞龍出入之徑也西臺一石平如棋局白石子如拳委積其上旁列石坐環嚮焉入洞門三丈許有石仙人爲仰卧狀又越華蓋西有石龕可容數人

石室洞

茲洞一名藏書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峯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界泉脈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濯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鍊修

鍊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劒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録載天師云當遷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蜕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岩扉自然成備如是則不惟書劒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録神劒解之道凡暫過太陰紫胞煉度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樽石茶竈皆仙家之遺跡

白茅洞

在宮山西南十里嶺右靈迹蘚然按記云晉人遇一道士衣巾奕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因名之其門如井縋綆而下一二丈至平地可環坐二十人復傴身下入又二丈許有仙人酒瓮石及石柱二一竅上徹天光境界奇絶第山高路阻希有至者爾

鳴鳳洞

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雖石門阻隘有童稚

可入云其間廣埒兩屋旁一小路不知所極上有穴泉流爲丁當音下入方池未嘗减溢耆舊云錢氏時因鳳凰來鳴故以名洞其地亦改爲靈鳳鄉

蜕龍洞

在鳴鳳洞相對山厓中相去百步許喬木幽隱岩穴嵌巉深可數丈宋皇祐初羽人於洞間穫龍蜕骨齒角皆具故名記云五洞潜通此其一也

歸雲洞

去宮五里在棲真洞左偏半里許即棲真之後門深可百餘尺石壁光瑩洞有懸頂亞於前洞按記云是神仙回車之便道故曰歸雲洞門僅數尺下入丈許石皆如瑪瑙五色紋理旋雲飛霞直下方池深不盈尺廣可二尺長可三尺池底白色如累珠鏤玉可愛泉水則盈涸不常又下十數步有白石若龜者三又下數步左偏上陟則有石盆其上流泉涓涓下入盆内可以盥四周石乳如垂瓔珞復返右偏直下十四五步闊二丈許其中有石

如積銅錢者周圍平坦可容三十餘人

叙古跡

人事有代謝山川無古今生身千歲之下游心千歲之上登箕山而懷洗耳之風弔首陽而悲餓死之節利害既不相及影響既不相知而田夫野老樵童牧豎猶將躑躅悲歌有泚其顙况高世絶俗慷慨之士哉千萬世同一理千萬人同一心古人遠矣九京不可作矣一旦過其隱遁之地觀其游息之所有不浩然興起如親炙之者乎馴虎岩之坎木無恙昇天壇之丹竈未寒空山無人渺渺愁予豈冒人所能令人不復能邪山中陳迹時有足稽併掾異聞附見一二

漢宮壇

在大滌洞前漢武帝元封三年所創今其址不可攷矣

昇天壇

舊志云昇天壇在山中峯之上又名法象壇上應天而圓下應地而方中應易卦而八角許遠游真君精研洞典登其上而仙去時天

降白鹿下迎故中峯名白鹿山今山頂界松内數丈之地草木弗殖是其遺址也宋政和間猶有卿雲簫吹往來

伏虎岩

在宮山西南峻壁間若環堵之室南有路自上而下復陟崖磴方至其所藤蘿深密怪禽晝啼非有道之士不可處也昔郭真君伏虎於此按晉書云葛洪何幼道偕訪之目擊而巳各無所言引嘯而退唐吳天師愛其遺跡每游忘返題詩岩上今歲久昏剥云郭生在童稚巳得方外心絶迹遺世務栖真入長林元和感異類猛獸懷德音不憶固無情斯言微且深末句蓋引真君與温嶠問答語

仙跡岩

去宮一里在行路隔溪崖石上按記云秦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嘗役鬼移之山勢欲動勿有仙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帔簪冠隱然遺跡温潤光澤苔蘚不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桂香云揚傑有詩曰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

住不與行留得岩前隱仙跡

來賢岩

在宮東南青檀山前嶔空數丈盤石蔡竹可以游息宋熙寧間東坡居士爲杭通守與蔡準吳天常樂富國關人安道俞康直張日華皆幅巾藜杖盤桓于此東坡賦詩云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後人名岩來賢作亭其上曰宜霜

石室

撫掌泉

唐吳天師瘞書劒地宋陸維之朱妙行居焉

在宮內龍祠下深僅三尺清泠可鑒古詩云却疑三尺底別是一壺天其泉五色變易不常每一變則有吉事餘杭圖經載錢武肅王至宮有雙鶴飛舞其上因撫掌招之鶴墜而泉湧漕使陳堯佐因按察至焉問羽士所以名泉之意答曰昔仙人撫掌而泉湧公於是撫掌亦然吳天師觀碣云水旱不易縈照軒

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温而冒萍藻宋熙寧初有物狀如鰻繞欄楯間兩目如丹時人以杖朴之即墜入泉去須臾陰霧周布一山大水自天柱源來洶湧可畏將墊殿堂乃止或龍之怒也今環甃以石結亭覆其上圍以朱欄者宋高宗嘗酌之也

明星瀆

餘杭圖經云在縣東十里二百步周廻一百五十步溪之南塘歷朝勑使投龍簡於天柱大滌洞必先祭明星瀆九域志載餘杭古迹亦然父老相傳云昔有人晝見星燦然故名溪下多潭皆遇水決衝而成自新堰以西第三潭最深瑩而闊者是也父老云瀆之南瀕路舊有道家居遺址尚存今地屬本宮建宮亦曰明星

藥圃

在來賢岩宜霜亭下夏侯天師種藥於此芝畦木塢百藥之植靡所不有常施藥於廛市隨緣深淺而與之一日樵者闚圃內有物大嗥隔籬窺見天師策鞭乘一獸似虎非虎行

疾如風入東山而去今四山產藥草六十餘種圖跡猶存

葉天師講堂

舊志載在山門外天師役鬼神所建制度宏巧絕不類常工開元中天師講道德度人諸經於此有仙花靈鶴自天而下吳越高士輻湊聽法感有所悟願居弟子列者三百餘人惟語以濟恤孤貧感愧覆載忠孝君親重人性命淨身心絕奢侈即為道家之根緒也荐經兵火遺跡不存今移宮中為演教堂

草堂

錢氏所創唐昭宗景祐二年武肅王以居閭丘先生既而旬旦入山問道每三元開壇授法籙號上清壇御史中丞羅隱皆入室者也堂外環列雲房為志人弟子棲息之所朝暮入室退即閉關下惟或持經或論道或鍊神修真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

書樓

一名垂象樓暨天師所居天師少好經史著述不輟其中卷帙委積左右常晝掩日魂夜

飲月魄盖紫文之上道也東西壁各置一龕僅可容面是揀鍊之户白元鑒有詩其址亦在今道院内為精思流派

南陵

亦今之道院址因許真君居宮址之大滌山既而昇舉預報南陵知已曰來日上朝玉帝矣至期登陵北望果見彩雲滿空真君乘白鹿冉冉而去故名此地為南陵今別為流派也七閩道士王介詩云飄飄遺鶴去尋真野客重來嘆復吟許邁林中丹竈冷郭文山上白雲深南陵事古都非昔北嶺歸期直到今珍重玉京無限意待將功節養高岑

嘷亭

在餘杭縣南五里晉郭真君居大滌山常出市肆貨藥有虎自隨令伏此歸晚則虎嘷故曰嘷亭今山下澗石奇怪流水潺湲是也

聚仙亭

舊志云其基爽塏為天柱峯之乳俯瞰宮中最為清勝玄同先生創亭占氣于此乾寧間衆聞亭上環珮之聲異香逆鼻走報先生先

生曰洞天仙官朝謁北辰今夕百靈聽講上請大法來至是亭爾因名聚仙陳丞相堯叟詩云古檜森羅撓藥竈綵雲飄洒聚仙亭

祥光亭

在大滌洞口錢武肅王微時卧巨石上指洞曰余異日富貴當建亭覆此石及貴作亭營飾甚盛而瘞石亭下棋夫聞見有仙人奕棋亭上迫之則失所在祥符五年中使白公漕使陳公及州縣官皆至天氣澄澈了無纖翳方秉爐炷香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上亘霄漢下瀰漫林麓幷羽人從騎皆在雲氣中若仙官之朝玉京也數刻方散表奏其事名亭曰祥光今扁大滌洞天

通明館

在昊天殿左宋高宗臨幸寢食于此几榻咸在後樓宜縱目看山

神應鍾

舊志唐大曆四年台州黄岩大旱徧禱弗應遂祈于杭之大滌洞既雨土神見夢于邑大夫曰宜鑄金爲鍾以酬厥貺大夫從之逮宋

宣和間吏三百六十餘年毀于火紹興八年道士周希及等收拾破壞且將復鑄禱之神則曰治于故地乃成不得已從之明年鍾成赤城左璿銘曰壞于數匪壞于火成于神匪成于人作于此用于彼福吾邑無有已故號神應鍾

西洞神光

宋紹定辛卯有揚公伯嵒者武恭王之孫游山至棲真洞方舉火仰視華蓋忽有神光發層臺上青白相半冉冉而昇圓如滿月久之方隱公嗟異留詩山中有東臺仙子許叅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道士王思明嘗立石識其事

松花石

凡兩株在璇璣殿前今不存

重榮木

餘杭圖經載宮外有大櫟木相傳唐咸通二年吳天師所種至宋咸平元年無故自枯歷十五年祥符壬子復榮漕使陳公堯佐異之圖狀進呈併奏五色雲現及地湧泉事尋降

旨設醮以褒神異故攺洞霄宮後熙寧三年五月一夕風雷大震不知是木所之人以爲靈化焉

無骨箬

宮山周回百里多生紺箬昔晉許遠游真君上昇語弟子曰吾有金丹十劑汝等功行未圓非可遽服已藏山中無骨箬下他日有緣者遇爾後役夫採薪或帶箬歸往往臨爨得之採時不見無骨者有好事者攀緣幽討終年不得蓋仙人所藏非宿生緣契不可倖致

檮藥禽

禽止有二伏藏深樹間夜鳴達曙宛然檮藥聲晝夜間鳴第見人則遠去故無識者

石香鼎

宋學士陳公堯佐授外臺日謂道士馮德之曰嘗夢游名山見仙人以鼎鼒相期何敢過望馮曰學士人望所歸名列仙籍世間富貴何足相浼後果大用造紫石巨鼎二置祥光亭上其一銘曰爐之質兮中起煙人之體虛心養元不用之用自然而然爐兮人兮茲謂

道焉其二銘曰山之高兮巉巉出雲洞之深兮幽幽宅真鸞鶴一瞬凫鷖百春安得而往葆光喬神

四山界松

宋淳熙三年知宮章居中凡宮山崗阜與民接者悉樹以松覯董工役既成春秋二時每指引後進登山以識疆界今四山虬枝龍形環列森立圍皆丈許其經始培植之功不可泯也

應夢游詩

宋元豐己未趙清獻公抃冊帥錢塘抗章告老歲甲子八月忽來游山謂道士沈日益曰近夢入真境宮闕巍峩有數道士相逆詢之曰此洞霄宮既覺思之兩典是郡未嘗至此故冒暑來今觀泉石樓觀與夢中所見無異豈仙聖有緣邪留詩曰龍穴藏身穩泉源撫掌清紅塵人絕離白日世長生我分譜冲寂誰能顧利名夢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陳文惠公書字

宋祥符壬子陳文惠公堯佐典領漕職時表

奏興修宮宇改宮額奉旨書勑賜洞霄之宮六字

誦度人經

餘杭圖經載洞霄宮主首道士誦度人經多著奇驗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一日有老人從潭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聽經文無任皈仰今竊有請焉師纔到潭上則幽祇皆起敬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齋中不妨日課百靈得以休息當日置仙鮮乳二斤以供齋饍道士許諾明旦厨人報几案間得乳鮮絜莫知從來果重二斤後日日常然居數歲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復見前老人曰乳乃世間物弟子無有第忝爲土神凡世間欺人取贏者得陰譴之此去有市戸董七好鉟秤權以十四兩作斤故從而掠焉今其人不在厥父自主店業未嘗罔利故不可取非失約也道士嗟嘆每宣言村落間導人爲善鄉老至今能言但忘其姓名及歲月耳

大滌洞天記卷中

大滌洞天記卷下

本山鄧牧心編

叙碑記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泊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内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内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内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眞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泝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

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
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
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晋有郭
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
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
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
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
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
眞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勑創置天柱觀
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
生之林中宗皇帝王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
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
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
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
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
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
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瑶編出爲
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
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録其餘三泉合派雙石
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

光錄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閩之封畧
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紆懷斯
地實邇維桑素仰眞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
剏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壮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
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
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
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
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錢因歷覽山源周遊洞
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
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
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
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閲遂抗直表上聞聖聰
請上清道士閭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
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錢特興剏
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
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
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
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内法主兩霑渥恩
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

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
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
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瑶水以
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
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
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
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錄幸捐方瞳
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
福旣薦於宗祧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
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
天尊眞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剏上
清精思院爲朝眞念道之方建堂廚及陳鼎
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
庭除地籟時聞於牕户兼爲親蹤觀額以炫
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
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
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
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

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
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
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眞
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先化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
柱觀圖一面（當入）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
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
址多毀況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
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
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
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
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
宮三皇之前眞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
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
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晋漢已來
迄于唐室修眞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
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
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

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旣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須金券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叉身於此合刋貞石用侯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塩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錢鏐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

崢嶸幽徑窈窕繞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拚而清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録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晋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悶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曁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瀨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温而冒萍藻旣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磐礡紆鬱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存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曁齋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冠蟻聚焚爇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垠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

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廚院新池記

遇知已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泒浸潤㘭堂數步又霤繞供廚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爲溝實乃命黃冠等願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已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叅眞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通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閹茂八月一日處士李玄卿記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

于群望所至感格其靈績寂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鳴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崇報此殊庭盛亘古無紀千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嵓嵌因禱旱疇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畀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犖求寘之大滌亦既弁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適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稾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弇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享承命凡事盡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闓懌猗歟盛哉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

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以永道則銷去鑛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岩前藏金丹於笈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蜿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眞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修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瀛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三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

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燹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開雌霓抱梁陽馬承楄堂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眈眈乎廣廈眞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眞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王字扁於寧考金鍐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勑命沖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教亦新邪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眞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

勤樸斲又塗塈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徹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母綜五笥七千笈爲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圜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眞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推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歛於無雕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勢而霧溺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于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淸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喩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眞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

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殰鳥卵不殈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王眸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審調心如絃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眞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呉泳記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覩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于心未忘也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眞山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具其姓大欽

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烱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變相保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復爲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

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矣又何人已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記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爲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玄教澗漕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爲一代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動舊子

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攀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于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嵒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予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曲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邑神京玉珮金壇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浥萬年芝我將喚起閬丘玄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圃謁草堂同登

來賢岩去尋無骨箬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蘚斑寘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西義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尢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鶯喜水暖花香奉使國師寧國侍晨眞人面承綸旨大滌藏眞都錄管轄上官侍晨鑒義知宮馮君隨蹕飈乘協翊天馨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沖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鉤宣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興與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眞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甍煙桷上跨寒空月礎星塼妙爲法宇何異寶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闡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孚照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祝九峯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内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槖籥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撑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撑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耶天柱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諜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

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宗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大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游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湢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

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決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為天帝下府今大滌玄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為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為天下宮觀稱首信矣㕘㕘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為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繕而相成

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沖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沖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玄眞渺渺乎罡風灝炁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為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為國家太平地哉是閣逮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當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苕溪陽形勢冠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為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晉許遠游眞君作壇煉丹丹成天下白鹿

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搆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築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修而弗逮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苫覆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顚雖門館庖湢不過具體然前睨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左路所從入棲眞洞右望而見之四周上勢若屏幛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薰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眞玆境爲絶庶幾方外高蹈肯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爲附屋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遯棲隱志鄧氏益命工發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竅腹穴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爲壺若刻漏者有

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戴角者若蟻蛭峯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罘罳凡廣不數丈千岩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嘆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始得爲人境絶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曰爲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鷃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滌山甲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按侍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甜憇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

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縣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絶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縈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五口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祖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叟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頤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

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躐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録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華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覩劬勞未報自視欲然謗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剏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湢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已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眞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力爲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敵然匪托

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
朽焉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
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
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
太玄司眞曰昇眞元化後人名殊庭眞館或
以玄眞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
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
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
予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
爲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
欽奉
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
宣命十二月鎭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眞卿冠
簡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
爲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
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張伯淳記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爲難勢須不能
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

也毁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
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
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
儒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
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
往而非道邪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
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
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岩龔公淸溪周公
之志也願煙未熄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
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合其舊
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
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輿規規
尺寸於壓閈閭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
如砥者絶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
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廓之榛者闢之洼者盈
之其爲力豈不戔戔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
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
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日爲費若干緡粟姑
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

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太滌之山兮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遨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厲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勸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

書八　二十三

冲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餘浙江西杭最餘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

宮數里兩山翼道析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眞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閭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脩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荊棘隱翳過者莫之覿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淸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壞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泊翁師演教龔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干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闌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蓊蔚行道上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甃圜壇可眺遠携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

則榛莽不得荒吾皆庭豺虎不得闖吾藩墻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著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于此遂爲識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贔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氷壺鏡潭試劍石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

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湢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墻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于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岩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游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予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學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大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爲讀書地以
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
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
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
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
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
乎然心之爲物可虛可窒道之爲物惟恍惟
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
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
心無槩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
喪冠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
道亦摯鼓而求亡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
而寄迹道家流爲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
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旣乃爲世故役弗遂
其志戚戚然惡之所畜書數千卷將室成而
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所得殆
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
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
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
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師

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
軌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
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
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
正月錢塘鄧牧記

大滌洞天誌卷下

大滌洞天記三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舊本題元鄧牧撰案牧以宋人入元不仕而卒據陶潛書晉之例當仍題宋人今特據舊本所題書之核其書即牧所撰洞霄圖志內宮觀山水洞府古蹟碑記五門而删其人物每門又頗有刊削不皆全文卷首吳全節沈多福二序亦同惟增入洪武三十一年正一嗣教眞人張宇初一序稱今年春某宮道士某持宮志請序將廣於梓蓋明初道流重刻時妄以其意删節之而改其名也

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

〔明〕盧襄撰

河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湖志畧一卷文畧一卷》提要

余占籍吾吴邑石湖在邑境中童子時釣遊地也初不知其有志近書友攜一石湖志來裝一册分二種志畧文畧各一是也同人訖爲希有未及買成即轉相傳錄校菴首先抄之余亦影之副本後坊友聞之又攜一文畧來雖朱墨亂塗印本較舊且鈐有盧氏圖記蓋猶當時初本也余友訒菴張君見之屬爲代購而抄志畧以補之此又一本也後書友應常熟人之求遂從余索還前快而別以志畧一册歸余之遂乞諭訒菴以文畧補之復成合璧自是所見兩刻本之全者在常熟一配全之者在余家之抄本一校菴一訒菴一余也己卯中伏日裝成并記

民山氏丞丞

石湖志畧序

翰林國史編修文林郎前進士江陰張　袞

予友職方氏盧子師陳志石湖成以示袞曰志昔有也辭蕪寡要流綴溢牘厥覿病矣予茲薙焉凡湖之有悉爲論以釐之其仍焉者懼失實也可不可須若質諸袞辭不能役比子既受　命服試事江西伻來徵言益急予乃閱編歎曰志哉殆史之別乎凡其發凡立例據幽辨殊考哲章庸法而有究典而不誣貞而不泥卓乎莫之尚矣雖然盧子之作之也得無慨於其後乎湖之靈粤自文穆公居此湖名滋賁淪湮數百餘祀子之伯氏學憲君者乃堂於湖之上堂成而湖益奇子復討而志之志成而堂殷以爰則吳多山水輸靈委秀於茲湖者勝專之盧氏矣子得無慨於其後乎其後者脫弗思弗嘅挾是以啓來遊者與蘇人爭勝槩焉則志蠹矣豈職方氏意乎

嘉靖戊子夏五月

其二

承直郎刑部主事前翰林庶吉士平湖屠　應埈

盧子曰予世家石湖伯氏嘗詔予曰石湖吳之巨匯也自范文穆顯名于宋越茲流播顧后世弗紀焉予既爲文穆祠矣其使之世者奚不在子乎于是輯石湖志畧成屠應埈序之曰夫石湖故不有志哉其詞支其事衍奨誣誕而畧近其弗可訓已夫志畧也其事核其詞修無總類析大義彰矣是故辨方表勝軌度以次是輿地之經也序本志沃澤支流庶土作乂厚生賴焉序流衍泉壤融結卑高以陳[illegible]山澤之奠以胥勝也序諸山登高覽勝睠焉慊慨哲

士所共序古迹湖山降神世有攸萃匪人則湮也序靈稟水深土膏厥産維茂有庶鮮粒食之利焉序物産死生之道咸秩之祀井丘之封父不可以荒也序靈棲后世異端曼衍宮室繁興然亦形勝之助矣序梵宇夫邪説不可弗亟返也序書院書院文穆所祀也今昔異時仁知異樂感而動者人情也序遊覧是故滌源流之奥標生物之備具地利焉闡涘世之休使聞風者起具人道焉廣廢興之戚以稽治亂之異具天時焉其弗曰徒作也巳嘉靖巳丑八月

石湖志略

湖介吳縣靈巖鄉一都
吳江縣范隅上鄉一都

本志第一

吳澤國也五湖之外以湖名者猶多石湖其一也志以湖名瀍當首列作本志

湖在郡城西南十二里橫山之下一壑廣僅數里深不盈仞春秋時范蠡所從入五湖者其水東北自婁江注胥門塘折西而南西北自震澤注胥口以及跨塘折東而南至此並皆滙焉其宣洩也復下震澤達于吳淞婁江以入於海湖西面爲山山下及東南北三面多良田沃壤夏秋湖風作時波濤澎湃洶湧勢將挾山走石莫或障焉風定波平則一碧千頃天鏡在目湖北二橋東曰越城西曰行春越城斗而稍廣舟多由之行春蜿蜒而平凡九虹僅通其一餘皆設柵水中行人望之略似光福之虎山橋西湖之六橋而或過之湖之名宋以前不大顯自阜陵書石湖二大字以賜其臣范參政成大共是石湖之名聞天下成大嘗曰太湖日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對立兩涘危峰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林光朝云石湖舊隱在江東爲第一龔氏紀聞云石湖西南一帶皆佳山水東皐錄云石湖山水爲吳中偉 又云吳郡山水近治可遊者惟石湖爲最湖上至今有吳中勝景坊蓋表其實云

職方氏曰石湖涵靈豬秀混辟已然其顯于宋者文穆爲之地主也然則居其地而使之寂漠焉亦足以自耻也已

流衍第二

石湖一也其出入震澤達于吳淞婁江

以入於海此大勢也其旁通散溢無所不之皆足以資灌溉厚民生也因志其流行

石湖水北出行春越城二橋以入橫塘曰越來溪越伐吳時兵從此入郡志云在越城東南又云溪上有越城按此則今橫塘南一溪是也然湖〻南盡一水通太湖者相傳爲越來溪其著者其橋亦揭溪名豈一

三十

溪分南北而湖固處其間邪史記正義云越伐吳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下東北入吳按此則南通太湖之溪是也今姑以南北溪別之溪之外爲口者一曰鮎魚口在湖之東南與太湖相接爲塘者三曰橫塘水東入胥門塘西北入彩雲港南與北溪相連上有橫塘橋上有亭左右居民幾千家跨塘胥口木瀆之東有東西二跨塘各有石橋南北皆美田民居不甚稠新郭塘越城橋北韓東水出盤門塘上有新郭永安二石梁民居成市爲蕩者一曰荷

花蕩行春橋北水淤漲而成各有塍段居民植荷芰爲業夏月花開如雲錦城中士民多往遊焉爲經者三曰殳經湖東北一大港出鹽塘上有殳涇橋橋北通新郭入郡城其左又有衛家村即范公別墅陳家村村多陳姓國初有名子敬者始徙城中其子祚以進士官至僉事有直節此其祖居也彭涇湖東南一小巷出東湖在里墅之南金墓經南溪橋之南第一支港居民多業儒又其形脩直如筆王文恪公過之爲更其名曰文筆涇又曰南周村予家世居爲上有饒稼恩榮二橋其西有周家橋爲港者六曰搶港湖東南一小巷在寗灣港之東九曲港湖東一小巷紆曲以避湖險在邵巷巷之

四十

南此近年所開邵巷港湖東一巷在彭涇之南與九曲港相接水東入鹽塘又名邵昂相傳舊有石刻昂臺二大字在水中上有懷范橋國初許士贍居其地作勤稼堂里墅港湖東南一巷在彭涇北居民數百家江南漕艦多造于此其上亦多舊族前後陸巷港在南溪之西前後二港吳縣吳江之交水深滙聚後港有永齊橋國初著姓張珙孟瑋居之至今子孫衆盛有登科者稱溪西張氏又有顧氏金氏亦著姓爲淒者一曰莫舍淒南溪之東一巷承太湖之水以入湖者即綺川也其東有泰和岡舊名石舍其後以莫姓番行遂易今稱上有綺川亭前莫分秀沙田石家下塲紅橋又有南村張氏竹堂蔣氏號

窩朱氏西坡沈氏中村李氏汝南袁氏皆文獻之族爲灣者二曰陳灣湖南嘴一大港通吳嶺下內有潘家衖徐家塢又名南村藕花洲在塢中積水靜深洲突出水中術家謂之出水蓮花窰灣湖南溪東一大港通東湖入太湖爲浜者五曰寺浜湖北小港在治平寺左僅藏僧舟遊湖小舟亦多泊者上於楞伽橋寺下浜寺浜之南小港與入上方山之路相直賣魚小舟多停焉魚鼓聲聞遠近其上即紫薇村永樂中張天祥字景禎被召不赴其南又有嶮下村小港抱之上有石梁永樂中里人張宗道居之有樂善堂子昱正統中任運判今孫姓猶盛五了乂浜溪南口五水合流處下周浜南溪橋西北一港上有下周橋石灰浜又名廟橋浜在下周南小港直西通土神祠至山麓而止山水出焉折北名灣潭灣去聲潭水深廣下多石宜菰蒲上有顧野王墓爲渚者二曰紅蓼渚在湖東北三面皆水環田渚在東湖之南口內皆良田過此則太湖矣皆湖之支流雖其名稱多不雅馴弗忍遺也抑清流深澤僻在荒野無所於考遺之者亦多矣夫亦水之弗遭矣乎

職方氏曰石湖之水分注遠近民日資焉不獨遊觀而已凡水所注處鄉村聚落多不特書而杠梁之小必附書者重水道也

諸山第三

巨浸之所山多關焉石湖之西皆山也善游者於是得奇觀焉不可以不志凡墩嶺巖塢之屬咸附之

吳之山多在西其西南一大山四面皆橫自天平諸山而來曰橫山又謂之踞湖山以東北一面下臨石湖有箕踞之勢也就其踞湖者敘之行春橋西一山平顛廣可百畝者曰茶磨嶼其形似磨俗又謂之磨盤山其下有巘曰觀音喦喦下有深池架以石梁水大旱不竭類虎丘劍池而小茶磨之南岡阜忽偃下有治平寺而又崛起其顛可以眺遠曰拜郊臺臺之南稍折而西曰楞伽山即上方山上有楞伽寺浮圖五通諸神祠楞伽之

東南有丁家山其左又特起一嶺曰褒忠嶺（下有褒忠寺今廢）褒忠之西岡阜起伏其西又特起而上平廣曰吳山嶺鑿山甃衢上有水一泓在石罅間極清冽故又名分水嶺（舊有施水坊有僧居之）吳嶺之南則岡阜起伏又不可指名其最高一峰曰大尖墩墩之南重岡複嶺聯絡未絕其西羌峰諸山迴合映帶去湖漸遠不志自褒忠迤邐而南下多深塢褒忠之下有丹霞塢與丹霞相直曰瑞雲塢（舊有瑞雲庵今廢）吳嶺之下有徐家塢大尖之下有枇花塢按舊志橫山有五塢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馬雲高士仇道始更名丹霞白雲芳桂飛泉脩竹今所著者丹霞耳四塢亦無所考或徐家之類猶蒙舊名云

職方氏曰予嘗航揚子見江干諸山凝蔚秀潤乃知山澤之氣恒相通也石湖諸山早暮望之嵐翠欲滴草樹亦若膏沐然者予兒師邵尤睠焉至旬月不返書院成而泉出芝生山澤之氣殆有所感哉

古迹第四

山峙川流與天地相終始而人事之廢興則有可慨可鑒焉者不志則迹熄矣乃志古迹

舊志橫山之麓有吳王姑蘇臺臺高可見三百里爲城三重爲逵九曲春夏與西施遊焉子胥諫不聽竟爲越所敗而焚其臺今不知其處或云是胥臺山是也茶磨嶼之南半里治平寺之上山勢平廣壇壝之形儼然相傳爲吳王拜郊臺吳僭王號祀天於此臺之下有吳王大井又名越公井（越公楊素也）徑一丈八尺石闌繞之蓋吳時所刱

越公移郡時加濬治焉上有洌泉亭施清臣有記今在治平寺東南房菜圃中五十年前故老猶及見入角石闌今皆無存湖東北新郭塘之上高原百餘畝稱宴宮里云吳王郊畢以享群臣故名塘之南厓湖之東北汭也垝垣高下越伐吳時夫差在姑蘇句踐築此以逼之謂之越城又有越來溪亦句踐所鑿以進兵者也溪有南北南溪之西田間基厚而土細高可二丈廣倍之吳王遊姑蘇築以養魚今謂之魚城基方言魚作吳圖經本作吳魚城西南有酒城亦吳王釀酒之地俗呼苦酒城新郭之稱則始于隋平陳後群盜繹騷文帝以越公楊素爲行軍總管討之素遂移郡横山下民居櫛比自成坊市或云越城亦在其地初素移郡匠者以楠木爲城門柱素問曰可閱幾年匠曰可四十年素曰足矣後三十一年爲唐武德七年復還故城治平寺即吳

縣治横塘其縣學也郊臺之後丁家山下有丁晉公宅晉公大中祥符九年爲蘇州節度使御製詩送之并序曰卿黄閤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幢臨鎮方屬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依韻和進詩云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詢謀禮遇豐文石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疇庸書生拔鉞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晝錦買臣安敢比黄樞早日接從容晉公刻石道石湖別墅今不存矣子孫亦無閭山下有鑼者姓丁豈其族歟越城之陽有石湖舊隱文穆公歸田別墅也面山臨湖隨地勢高下而爲棟宇天鏡閣第一其餘千巖觀此山堂壽櫟堂光宗御書說虎夢漁二軒綺川在莫舍湊上盟鷗在橋右行春二亭又有玉雪錦繡二坡別築農圃堂正對楞伽寺公自作上梁文周益公過之留題壁間一時名人多爲文詞以侈之上梁文云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云云乾道間周益公必大嘗留題事具游覽其南又有范村以唐胡六子涉海所遇爲名中有重奎堂奉孝宗光宗兩朝宸翰衆

芳雜植梅菊尤盛公自有范村記范村梅菊二譜吳山下陳灣有盧氏南村淳熙間寺簿瑢所居稱吳中第一林泉有御書得妙堂扁盧園三十詠南村柴關帶煙堤吳中第一林泉佐書齋吳山堂正易堂紫芝軒瑞筆軒靜直軒王華臺蒼谷來禽鳴逸民園植竹處江南煙雨圖香巖湖山清隱驅得妙堂雲衬香巖玉界古芳王川館山陰畫中杏仙壺蘋花洲桃花源曲水流觴令惜蘋花洲尚有小石橋刻三字于上　元有盧氏山居亦在山下　臨安縣尹廷瑞所居中有八景越溪春水柳湖啼鶯分水松聲上方塔影石湖秋月陳灣古桂橫山雪霽吳嶺梅關題詠甚多其後綺川張氏亦曰南村元末隱士璹所居莫氏有東村國初戶部侍郎禮所居其家又有詩樓堂詹中書孟擧書扁方正學先生記今皆無有存者

識方氏曰石湖山水之會也城郭宫榭多伯戰之遺臺池苑囿極游觀之盛難于畫模歷世滋遠廢者罔葺幸有存者亦既鞠為榛莽昔人悲故國之墟式賢人之閭殆其情之所不能已乎

靈稟第五

山川靈秀鍾而為人石湖佳山水也雖僻在一隅必有以發之者然名德所聚地因以顯故凡樂其勝而卜居者得並列焉若夫紀籍罕載耆老莫詢尚俟於博聞君子

石湖人物宋以前無所考見於宋吾得三人焉曰范成大字至能吳縣人父雩秘書郎生成大在襁褓已識屏間字年十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崑山薦嚴寺十年不出取唐詩只在此山中語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為人字幼元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熙五年官至叅知政事兩月罷奉祠起知婺明福太平諸州封吳國公紹興四年贈少師追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立朝多奇節嘗奉使金國欲王受書之禮辭氣慷慨金主不能屈朝廷以此知其忠勁可大用而卒亦不能用也所著有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又有吳郡志虞衡志攬轡吳船驂鸞三錄行于世餘見古迹　莫子文綺川人父贈朝請郎諱寧生子文于紹熙癸丑少敏悟通九經諸史寶慶二年進士累官

廣德知軍兼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年七十五卒自誌其墓或云湖州人盧

璐吳縣陳灣人淳熙中為宣教郎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終卞纂餘見古迹

元季國初之間得一十有六人曰

盧廷瑞字君祥吳縣陳灣徐家塢人元皇慶中為臨安縣尹繼妻周氏封恭人有賢行鄭元祐為作賢母傳今藏予家或云其族居南濠餘見古迹

廷瑞子守仁字毅夫早從泝梁吳氏受經有隱德其家有山居八景

薛其名字無考綺川人元季兵部員外郎所居有竹堂又有樓月樓瞰小河疊石成基極其堅美子孫不聞有存者園易恒挽其詩云云

表黼字煥文其先泗水濱人父曙贅綺川文氏徙居南周村元季隱不仕有詩名與吳文度丁巽學相倡和卒年七十五墓湯家齊

黼弟黻字煥章至正中任平江路達魯花赤其族人徵字制講洪武中以人材任湖廣布政司經歷卒于官徹三子疇字彝仲畦稷仲畛豫仲俱業儒畦曾孫有登科者

顧諒字季友後陸巷人博通經史嘗註儀禮行于世元季隱居不仕名所居室曰怡齋

金其字公信後陸巷人其家有三一齋王止仲為之記

莫諟子文五世孫字芝翁生元延祐丁巳襟度倜儻與大姓葛沈通婚姻國初嘗應召延見叅大序謀議每萬歲節與葛沈進貢稱壽太祖加賞賚焉又嘗奉旨于京師營建爲費鉅萬其後坐黨歿

諟子禮字士敬生至正丁未洪武二十年以材識任戶部員外郎陞右侍郎轉左在官九年不受祿時族有詿誤黨禁者竟致于理臨難賦詩有一心忠義堅如石惟有皇天后土知號東村詹中書孟舉書扁

禮兄子轅字巽仲年十一時與父同繫詔獄轅泣請償死許之其父更稱冤轅得不死變姓名入京師竊其祖與叔之遺骸歸葬尤能推所有以聯其族人以及其鄉之貧乏者年七十七卒私諡貞孝

陳堯道字伯璣父允恭有溪雲山居吳縣紫薇村人伯幾隱居有行義洪武中辟爲北平布政司叅議陞青州知府卒年五十九弟舜道舜道二子簡敬敬字牧莊號石湖漁者博學稽古尤工詩兄弟同居兄歿于外扶襯歸葬敬子拯字廷濟亦能詩拯從兄信宣德初爲安州判官

朱應辰字文奎綺川里人生洪武中嘗從楊廉夫游有詩名以薦仕終江陰縣學訓導卒葬丹霞塢其外孫都少鄉撰刻其詩以傳

吳文泰字文度吳縣桃花塢人於經史能究其指歸尤喜爲詩雖困厄不廢吟詠洪武中以人村爲承州同知去官歸吳山以詩自娛常熟陳從道聘爲子弟師居數年卒于其家從道爲歸葬桃花塢翰林檢討陳繼銘其墓云所著有愚菴集行于世

張璹字季璉吳江人其父子文贅綺川薛氏遂爲綺川人以力農拓其家兄弟四人璟伯若程叔琳荊州知府瑾叔瑜工部員外郎同居夫愛尤好文事善吟詠三吳名士多集其門自號南村居士兄弟俱坐黨禍籍其家子孫令無存者

王行字止仲居

橫山下褚園博學能文章用薦授蘇州府
學訓導後坐藍黨卒所著有半軒集行于
世
李鼎綺川人以人材爲禮部主事與南村張氏同被黨禍正統以
後三人曰莫震轅子字廷威正統己未進士知嘉魚海鹽二縣通判
建寧終延平同知年八十一卒質性樸雅
所著有由菴録十九卷詩文集二十二卷
嘉魚志三卷石湖志四卷日記六卷家
禮節要一卷國朝石湖登進士自震始震
子旦字景周成化乙酉舉人授新昌訓導九年以南京國子監學正致仕博學
洽聞多所著述嘗新石湖鄉賢祠綺川亭
居家有法重修吳江石湖二志遺文數十
卷名鱸鄉集卒年八十餘自爲誌從兄宏
景泰癸酉舉人安陸訓導弟昊庠生早世子濬烏程訓導
盧雍字師邵金墓涇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以
學行政事稱於時凡建白必持大體其清
程纖甸單伍巡按四川所至令行而民不
擾辛巳擢四川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
以疾終于家年止四十有八朝野悼焉嘗
建石湖書院以祀范文穆公其後有司奉
其主以配平生著作甚富纂札精絶然多
不存稿今有梓行詩文奏疏十卷葬所居
之西南尺字圍新塋李學士廷相爲墓誌
邵尚書寶爲墓表其略云今之君子之論
君也由其言于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
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於身而表章乎古
人者謂之文學之臣夫三者有一巳爲人
望而況兼有之乎益貞而不迂濟之以敏
才而不浮持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
之以德蓋不徒成章而已殆知所以裁之
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所至亦可稱於天
下矣
云云

職方氏曰予讀范叅政傳至使金陛辭曰
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壯哉斯
言孔子所謂見危授命公實有焉有臣如
此不能使之久安廟堂而卒老江湖惜也
公非石湖人自公居湖上天下後世乃知
有茲湖故予叙次人物以公爲之首原湖
之所由重也他凡湖上人予所得聞者書
之

物產第六

江南水深土沃率多美產石湖眞其地
也其所產獨無可標者乎然與他方竝
有而無少異者茲皆不著

水之產有藕出湖北荷花蕩唐史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葉甘爲
食之葉傷則根長也又花白者藕佳又藕
九竅者食之無滓此蕩獨過九竅盟鷗亭

滸亦多植之花盛開時爛然雲錦也今為稻畦矣**有菱**南北溪□諸港多有白色者惟灣潭一種自古霸蕩來色紅而大味亦甘脆**有茭茭菰也**亦出荷花蕩即張翰所思江東之菰葉中生臺如小兒臂俗名茭手他所產八月方有惟此蕩初夏時臺即長又名呂公茭相傳洞賓所遺質白而中有黑斑味甘嫩可生啖投他物中無不宜**茭之別種有茈菰**葉大似芋而香柔可投茗中**有魚魚非一種其取之也亦非一法**湖中鯽鯉鱨鯿為多五月雨水大發時尤多白魚謂之時裏白味殊美近湖之人取之止以罾或以罩其素業漁者或網或藥或罨而得之其取蝦也或以杉枝置水中

杉香蝦集得之比常蝦有味**有鰻**出鮎魚口鱟塘六月以後風起則皋大網得之味極甘美城中販者嘗夜半守之大明則雖近湖人不能得矣爾雅曰鮎別名鰻鮎巨口而剡尾鰻無鱗曰鰒似鮎色青楚之其咽可辟蠱療瘵人食之可殺蟲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絕非鮎比或云鮎亦產鰻**有蟹**吳城所鬻者多販自江北小而不甚肥湖蟹食穀十月稻熟其黃滿腹近湖人多以滬得之滬今謂之簖**陸之產有梅有菊梅菊植范村者范譜可稽焉**梅譜序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異議吳下所植而成大得植於范村者十二種曰江梅曰早梅曰官城曰消梅曰古梅曰重葉曰綠萼曰百葉曰紅梅曰鴛鴦曰杏梅曰蠟梅其菊譜序云菊所在有之吳下尤盛園圃者俟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岐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岐開時一幹所出數千百朶婆娑團圝如車蓋薰籠矣成大于范村得三十六種曰勝金黃曰疊金黃曰棣棠曰疊羅黃曰垂絲曰鴛鴦曰千葉小金錢曰金鈴曰小金鈴曰大真黃曰單葉小金錢曰麝香黃曰甘菊曰白荔枝曰白麝香曰喜容千葉曰御衣黃曰萬齡曰蓮花曰艾葉曰門荼蘼曰銀杏曰芙蓉曰紫菊曰十樣菊曰五月菊曰金杯玉盤曰毬子曰野菊曰藤菊曰茉莉曰木香曰波斯曰佛頂曰桃花曰臙脂今湖上人家亦有種者特未有范村之盛**亦有楊梅**本出薦福山今桃花塢南北亦間有種者實小而酸色亦

不紫然以少人反珍之**有橘**本出洞庭兩山湖上有人家今亦有栽者湖村遠近多有之然皆常品耳予嘗從李南都之寒橋移植溪園實大而核小甘脆獨勝他產**有竹**竹之種不一山村人家所植皆叢生繁而多節其萌亦不佳惟治平楞伽二寺陸參政墓菴左右者為猫竹大數闊節蒼翠可愛游人多刻名其上僧家極珍護之**有菌**地蕈也山中沙土及桑根柎柳之間雨後多生之山人筐盛入市好事者爭買之僧家以為上供**有茶**近山諸塢多植之谷雨前摘細芽入焙謂之芽茶又謂之奴茶一累入市市中人爭買之或以餽遠**横山之北農家多畜牸取其乳為餅**他處多有之苐先汁

其精者為酥却以蘿粉入焉味殊絶從此則純用乳山寺僧多取松花爲餅以餉客誇奇品松三月花胥之和蜜作餅味極佳市無鬻者

職方氏曰爾雅記東南之美有竹箭焉由今觀之獨竹箭云哉石湖水陸之産雖非瓌然者然或足以充圓方作器用適情娛目要非偏鄉一隅之足倫也

靈棲第七

石湖介二邑之間有所當祀之神若賢人君子之丘墓在焉死者有神明之道與當祀之神同得山川之靈又依之以爲靈也命之曰靈棲

土穀神祠有六湖南者三曰蘇大司馬莫舍漫上野田中有石塔巍然舊爲司馬菴司馬名逸不傳曰吳京忠義前陸巷上已上吳江曰入鑾桃花塢南其前有石橋石井大樸櫃之百餘年物也樸今不存旁室有櫬音像正德間家君重修湖西者一曰陳葛實積寺之前湖北者二其一曰吳點新郭宴宮里其二在行春橋之西遂以橋名即古廣濟院基也正德間家君建行湖書院因撤而新之諸祠惟此無專祭過者合掌作禮而已故諺云行春橋土地虛恭敬已上吳縣

風氣所聚體魄藏焉遺墓之可考者凡十有九橫山東五里有顧野王墓野王字休倫又字希馮吳縣人陳黃門侍郎吳郡志云野王墳近越來溪紹興間碑石雖皴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碎于地尚有存者其後爲吳興人暮夜竊載而去今墓上惟一巨石可二丈許橫卧又有一石豎立石旁古松一株似蓋湖上望見之郎知野王墳數年前爲樵牧蹂伐予家溪園在其旁因少葺焉東曹掾張翰墓字季鷹今不知其處楞伽寺下有范學士墓范良器周尚書墓宋建炎三年龍圖學士周武仲所葬唐侍郎墓宋禮部侍郎煇所葬凡十七世周益公南歸錄云唐致遠先隴自五代以來接續葬一山平江世家惟此最久俞貞木墓都昌知縣陳灣有盧縣尹墓元臨安丹延瑞所葬周伯琦撰墓志陸教授墓元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德原葬金華黃溍撰墓志夔子山書石尚存陸叅政墓彔字孟昭太倉人莫同知墓延平同知震所葬其父貞

孝為首穴丹霞塢有甯元帥墓元初鎮守長橋都元帥魏國武宣公王所葬王子居仁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居正僉行宣政院事昌言江南村賦司副使孫德謙奉御伯讓淮南行省管勾俱祔王河陽人子孫俱居吳江祝參政墓顈長洲人孔侍郎墓鏞吳縣人工部侍郎夏御史墓璣崑山人任御史桃花塢有賀郡君墓宋長樂郡君賀氏元豐七年葬王奉議墓宋奉議郎王仲舉其孫叅議大本大本從弟大成大成子琳子琳子德文德文子孜俱祔陳僉事墓福建按察僉事祚所葬祚有直節其詳載一統志吳文定公墓表其先亦石湖陳家村人吳同知墓涿州同知文度永樂中葬袁太守墓名畿子孫居綺川者多祔子先世墓墓在塢中平地勝國時為趙氏墓國初青州通判諱吉贄趙氏始葬此青州子吉吉子紹基紹基子立立子士誠皆祔葬士誠子大父也少孤鞠於母王節婦長通醫術有隱行年止四十五卒正德中李文正公東陽為墓表畧云盧處士抱藝服善不仕以沒再世而有聞孫舉甲科官憲臺用能徵文以彰不朽若陳僖敏公鑑吳中名宦嘗為之主則其賢可知子二綱紀綱今封監察御史孫二雍襄新郭宴宮里有莫知軍墓宋廣德知軍子文咸淳四年葬子知縣若鼎孫直顯文閣中孚並祔

職方氏曰土穀之神民得而祀者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冢墓又君子之體魄藏焉尤不可忽故茲列云抑修葺表樹又有望於後之有力者

梵宇第八

湖上諸勝處多招提據之然名僧亦往往於是出予志梵宇附見其顯者韓子曰無亦使其無傳焉

其在湖西者十行春橋之右有廣濟院今廢為土地祠其左有吳中勝景坊廣濟之右背山面湖有妙音菴茶磨山下今石湖書院之南又名觀音嵓淳祐中堯山主開山洪武中重建有石湖佳山水扁嘉靖乙酉郡守天水胡纘宗過而愛之題名崖石間妙音循山而南有治平寺梁天監中僧書法鏡開山隨岡阜高下而為臺殿鼇僧居為十曰環翠軒深秀堂湖山堂永慶堂雲深處得月軒足菴楓嵓西林中隱竹樹森蔚泉石幽清中有吳時井列泉尤為勝迹國初名僧心覺原居之所著有宜晚堂集宣德間又有澄心印用薦為布覺義奉勑校藏典中禁正統九年卒

賜祭歸葬寺舊藏東坡手帖二紙有趙文敏吳文定跋語又有僧巨然蕭寺圖今皆不存出治平南經紫薇村而西有寶積寺梁乾元元年開山為石湖梵剎之冠唐人如經隱白居易許渾皮陸俱曾留題國初名僧宗衍有碧山堂集又有金西白能詩善書與泐季潭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聲九臯稱其以英才偉學落天下僧盟有澹泊齋集寺今漸廢為人葬地所存者正殿耳舊名楞伽寺寶積之旁有明因院今廢明因稍西拾級而上有上方寺隋大業四年開山郡守李顯建塔七級嚴德作銘魏璞書碑尚存寺始由半山亭半里至翠微亭入山門門內因山勢為殿二

重其前為觀音後為五通兩翼亦各有神宇歲時禳賽不絕其寺舊有白雲徑清鏡閣雙冷泉楞伽室藏暉齋先月樓青蓮峰諸景其下有報本蘭若今廢其稍南而西丹霞塢有褒忠寺其上為褒忠嶺今廢與褒忠相望稍西有金仙寺舊志云在陳灣今廢金仙西上吳山嶺有施水院宋紹興二年僧法圓開山山巔平廣內有殿三重亦因山勢高下其前有深池石梁池水大旱不涸在湖東者一陳家村有圓覺庵廢有古碑今併入治平寺

職方氏曰佛教昉於東京盛於蕭梁故世稱蕭寺為最古石湖諸寺多剏自乾元天監時足稱為山中故物而其僧又多儒行者皆於山水有助焉予惡得而遺之

書院第九

書院講學之所也而祀事行焉古者鄉先生沒祭于社後世茲禮不傳則夫俎豆于斯也者猶古之遺意云爾石湖書院之作以祀文穆公君子曰禮也抑經

始者於是亦勞矣爰志其略俾來者無忘焉

崑山薦嚴寺之左故有石湖書院又有范公亭蓋公讀書處也其後大臣循行至則蒞焉額雖存而人但知為撫臣行臺而已予兄弟家食時往來湖上每慨公宅里蕪廢子孫罔聞曰他日有餘力當作書院以祀公正德戊寅兄以御史在告思畢壯志

乃白于家君請于有司購茶磨山之地作書院一區郡守永康徐公讃以崑山舊額來揭之經始于己卯落成于辛巳湖山負帶樹木蔭翳稱偉觀焉大學士王文恪公鏊為之記其略曰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又書之儀與朝皆竦有蘇子卿齧雪之操綴還閤門張説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貢繼美孔戣在成都演武脩文奬勵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讃其豪知其用世之具素蘊于胸中而時莫之用可惜也已吳城西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横山湖山之間故壘隱然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閟絶景以湏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者王雪坡之類已沉埋於荒煙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阜陵宸翰碑石巋然獨存若有神物護持之者封監察御史盧君綱家越來溪上其子雍襄少時數過其地雍期謂襄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茲及御史乃克如志正德庚辰十月朔成為予兄方圖異時投老其間談道講學以淑鄉之後進不幸齊志而歿有司併奉其主以

配云書院之設其一別封限下行春橋南西行百武妙音庵之左茶磨山之右通衢下臨石湖與盟鷗亭相直地凡數畝故為里民張姓所有榛莽叢薈家君以數十金購得之芟薙墾闢平曠幽迥而古木脩篁出於岡巒間矣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盟鷗亭後有大井名范公井其二妥神靈正堂三大間面南其楣揭崑山舊額字徑三尺相傳為趙維仲穆書中肖文穆像侑本主題曰宋中大夫崇國范文穆公成又得崑山顧氏所藏小影刻石立于堂予兄配位在堂右題曰明中順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堂之前有廣庭庭有檜機株其三寶宸翰宋孝宗御書石湖二大字碑舊在盟鷗亭書院成徙置正堂前廳事字徑一尺五分中有賜成大三小字范公自叙在碑下方小楷精絶凡四百七十一字其略曰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翌日既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絶典則高古如伏義畫體勢奇逸如神而碑日光雲章煜耀練素環列改觀禁籞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抃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書以出越五日至石湖藏焉臣既摹刻扁揭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著臣之自叙云是日公入辭東宮請曰石湖既被宸翰臣有壽櫟堂願得寶書光宗遂書三字賜之公并刻石立于范村名其堂曰重奎其四重手澤淳熙丙午范公罷政

居石湖作四時田園雜興詩六十首嘗手
書寄其同年撫州使君和仲詞翰兩絶予嘗
周伯琦跋尾歳久流落浙中正德辛巳予
兄購得之因手摹入石王文恪公鏊都太
僕穆文待詔徵明俱有題識嘉靖戊子予
以使便過家復從海虞友人趙君之履得
公所作蝶戀花詞行書刻石一
併隨堂壁盖趙嘗得之湖中
其五給歳事
文穆列祀郡學鄉賢祠書院未有祀予
兄欲疏於朝不果嘉靖己丑家君買所
近田數畝計所入稍給四時俎豆其田在
才字圩計若干畝堂左亦有隙地宜蔬果
四時采擷修薦乃需焉
其六表休祥
堂之右茶磨山麓也舊多榛莽
芟洗石出稍疏之則有泉涓涓法石罅間
坎其前須臾為沼焉予兄遂觴以為家君
壽因名之曰壽泉其後又有紫芝三莖生
石上列為品字遠近聚觀之盖天順間予
家嘗產芝至是六十年復見之因
作芝泉亭少保太原喬公宇書扁
其七擇居守
書院舊設山長國朝無復此制石
湖去予家稍遠不能朝夕洒掃嘉靖
己丑始命妙音庵僧一人居守仍
假郡劉給之俾世自擇其徒嗣焉
職方氏曰予少聞老長言吳中二范非通
譜也文正子孫世有復典故文穆之後乃
并祖焉久之石湖之舊業莫或有問焉者
書院作而祀事專公之神庶幾有所依已

遊覽第十

山水勝絶處世豈少哉或落偏州陋邑
無賢人君子以登覽之紀述之亦尋常
丘壑類耳石湖當六邦又近治可遊過
者獨多焉因其遺文志之
湖自范蠡泛舟以入五湖其後遊者不知
其幾矣無所于考不可得而志也載籍所
存唐則有若劉長卿長卿有夕次石湖夢洛陽親友詩許
渾羅隱白居易皮日休陸龜蒙許渾以下俱有游楞伽寺詩
宋則有成大為之地主又有若周必
大兄弟乾道辛卯三月上巳周益公必大以春官去國與其兄必達泛舟石
湖過成大別墅題其壁曰吳臺越壘距
門裁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
年紫微舍人始剏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
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
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成大愧
謝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益公曰吾
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薌林
盤園尚乏此趣非甲而何
楊萬里有聖筆石湖大字歌并題石湖之作
姜夔字堯章吳興人有雪中訪石湖三詩
馬

雲皇祐中節度推官以五塢舊名不雅改正之塢各有詩元則有若楊維禎張雨顧瑛楊會稽人字廉夫張茅山外史字伯雨顧崑山人字仲瑛至正戊子三月十日煙雨中同游石湖伯雨為妓瓊英賦點絳唇詞已而午霽登湖上山宿寶積寺行禪師西軒伯雨題名軒之壁瓊英折碧桃花下山廉夫為之賦花游曲仲瑛和之一時如崑山郭翼袁華陸仁馬麐秦約匡盧于立相繼和之皆為廉夫播賞危素字太樸翰林學士有遊寶積寺詩陳植字叔方嘗同陸孔愚諸友遊桃花塢有詩郭祥卿嘗與龔子敬同遊桃花塢有詩顧盟字仲贄甬東人有遊治平寺詩宋無字子虛吳人有游楞伽寺詩

鄭元祐字明德有春遊石湖詩周南老字正道淮南行省照磨有郡臺酒城楞伽寺野王墓丹霞塢諸作高文虔字惟正蜀人嘗寓石湖其詩多湖上事名吳山紀實皇朝則有若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國史院編修有汎石湖游郡臺楞伽寺酒城顧野王墓等作丁敏字巽學吳山人有山中梅發懷張秀才璹等作姚廣孝長洲人永樂中高僧以靖難功授太子少師有與張伯雨諸友同遊上方詩易恒字久成長洲人有中秋泛石湖行春橋翫月并游上方諸作吳文泰有觀音嵓并宴張南村林堂詩張璹有中秋夜遊石湖詩一時同遊者施彥紳易久成薛彥瑛莫轃洪武壬申也後

七十年為天順六年嘉禾周鼎作重游記同遊為杜用嘉陳孟賢徐用理王敏道王孟南賀美之皆一時騷壇名士朱逢吉字以貞攜李人大理丞有石湖記并詩楊基字孟載上沙人按察使有詠吳宮遺迹盟鷗亭及登石湖山亭諸作杜瓊字用嘉郡城人嘗寓越來溪西有重遊石湖圖并詩徐有貞長洲人初名珵字元玉後更今名官至大學士封武功伯嘗與祝叅政灝同遊石湖有詩吳寬字原博長洲人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有遊寶積治平寺[illegible]隱盧氏芝秀堂詩莫氏東村記載家蕆集李應禎文林沈周李字貞伯官至太僕少卿文字宗儒官至溫州知府沈字啓南不仕俱長洲人同遊石湖留題治平

寺王鏊字濟之吳縣人官至大學士謚文恪嘗往來石湖登茶磨上方諸山有越城懷古宿盧氏芝秀堂詩并石湖書院落成石湖阻冰聯句又與湯用之劉世熙徐仲山同遊有作徐源字仲山長洲人官至副都御史嘗與王文恪公泊子兄弟同遊石湖諸山賡和凡數十篇載瓜涇集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刑部尚書致仕過吳中與王文恪公同遊石湖有作都穆字玄敬郡人太僕少卿嘗遊石湖謁野王墓有作其長篇短章稱謂品鑒雖荒臺遺壘寒泉幽石莫不顯發之今猶得以髣髴其什一亦幸矣哉昔柳柳州記鈷鉧小

丘曰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予於石湖亦云

職方氏曰石湖山水之勝豈獨賢者慕而遊之哉笱輿蘭槳遠近畢集無間寒暑上巳重陽之日尤彌滿川陸識者於是占太平之休焉殆不可以鄙俗而少之也

石湖志略

盧君師陳石湖志畧成示予核而理約而弗遺由文穆公天下後世知有石湖紀公爲詳崑故有公讀書處牓曰石湖書院予少日即想像其人君伯氏提學君請建書院石湖祀公有司易舊牓以去又自崑貌公小景碑之爲完祠予切愧焉然休風遺烈賴以不墜則君志畧之作不止石湖之遭也崑山周鳳鳴[illegible]

吳中藏書家余所及見而得友之者首推香嚴周氏其顧氏抱沖袁氏綬階皆與余同時彼此收書互相評騭備有不全之本兩家可以合成必為之易周顧袁三君皆如是適故有顧稱盛事今抱沖歿已二十餘年綬階歿已數年香嚴歿二百日外矣盛何如之猶幸近年得友張君秋塘錄余之版刻不甚備者而各校舊刊附一帙之文首謹互相評騭之易之事故知文中異同最其[illegible]湖文畧題未已屏所跋亦不甚[illegible][illegible]中休[illegible]

隋

嚴德盛

吳郡横山頂塔銘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踪無體非體無以明踪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循成莫盡之因况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襄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以匡王國吐納風霜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縻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業温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閭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知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爲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建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玉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弗朽遇刧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幻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齠齔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内發宣導外酬聴聞此山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提法輪恒轉舍生廻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相揖是滅法火非生慈纏虚華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

偈貽銘不泯度心局體同歸共慕[illegible]彼七
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
嚴千靈輔護必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
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
雨用息塵籠

唐

白居易 樂天太原人貞元間進士蘇州刺史終刑部尚書贈右僕射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朝從思益峯遊後晚到楞伽寺歇時照水
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
多相問坐倚漁舟一自思猶去懸車十五
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許渾 仲晦丹陽人太和間進士終郢州刺史

題楞伽寺

碧烟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
傷心人不見石榴花發舊歌臺

自楞伽寺晨起汎舟道中有懷

碧樹蒼蒼茂苑東佳期迢遞路何窮一聲
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門掩竹齋
微有月棹移蘭渚淡無風欲知此路堪惆
悵菱葉蓼花連故宮

皮日休 襲美

初夏遊楞伽精舍

越艇輕似萍漾漾出烟郭人聲漸疎曠天
氣忽寥廓伊予愜斯志有似劇癵瘼遇勝
即夷猶逢幽且淹泊俄然棹深處虛無倚
巖崿霜毫一道人引我登龍閣當中見壽
象欲禮光紛箔珠幡時相鏗恐是諸天樂
樹杪見觚稜林端逢赭堊千尋井猶在萬
祀靈不涸下通蛟人道水色黮而惡欲照
六藏驚將窺百骸愕謁去山南嶺其險如
邛筰悠然放吾興欲把青天摸紫藤垂罽

珥紅荔縣纓絡鮮匾滑似黎篆尖利如鍔
斯須到絶頂似愈漸離爆一片太湖光只
驚天漢落梅風脫綸帽乳水透芒屩嵐姿
與波移不動渾相著既不暇供應將何以
酬州酢只却來穿竹徑似入清油幕穴恐水君
開龕龍如鬼工鑿窮幽入茲院前楯臨巨壑
遺畫龍奴獰殘香蟲篆薄虎魄窺玉鏡澄
慮聞金鐸雲態共縈留鳥言相許諾古木
勢如兕近之恐相齧怒泉聲似激鬬之意
爭博時翕倏已嘿衆籟蕭然作遂令不覊
性戀此如纏縛念彼上人者將生付寂寞
曾無膚撓事肯把心源度胡爲儒家流沒
齒勤且恪沐猴本不冠衣不是謀生錯言行
既異調棲遲亦同託願力儻不遺請作華
林鶴

陸龜蒙 魯望吳人舉進士不第自號天隨子

遊楞伽精舍次韻龔美
吳都涵汀洲碧液浸郡郭微雨蕩春醉上
下一清廓奇蹤欲探討靈物先瘵瘼飄然
蘭葉舟旋倚烟霞泊吟談亂篙櫓夢寐雜
巘嶍纖情不可逃洪筆難暫閣豈知楞伽
會乃在山水箔金仙著書日世界名極樂
薝葍冠諸香琉璃代華萼禽言經不輟象
口川寧涸萬善峻爲城巉巉扞群惡清晨
欲登造安得無自愕險穴駭神宇高蘿掛
天筅池容澹相向蛟帷如可摸苔蘚若髓
根蒲差水心鍔嵐侵達磨髻日照後說絡
御鬚背眩旋廻辟更輝燿簷端凝飛羽磴
外浮碧落到逈解風襟臨幽濯雲屩塵機
性非便靜境心所著自取海鷗知何煩戸
祝酢峯圍震澤岸翠浪舞綃幕潋灔豈堯
遭嶮崿非禹鑿潛德鍾梵處别有松桂壑

靈重燈不光泉寒網猶薄僅能躡孤刹鳥
慣親搬鐸服道身可遺乞閑心已詭人間
亦何事萬態相毒蠹戰壘競高深儒衣譏
褒傳宣尼名位達未必春秋作管氏包伯
圖須人解其縛伊予採樵者遂翟方索賞
近得風雅情聊將聖賢度多君富遒采識
度兩清格詎寵生摵詞肯教夷夏錯未爲
堯舜用且向烟霞託我亦擺塵埃他年附
鴻鶴

宋

眞宗皇帝

賜蘇州節度使丁謂 有序

卿黃閣同寅當彰於盡瘁碧幢臨
鎭方屬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辰特
賜褒賢之作今成七言四韻詩一
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丁謂依韻

和進

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詢謀禮遇豐文石
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疇庸書生杖鉞
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晝錦買臣安敢
比黃樞早日接從容

楊萬里 廷秀

聖筆石湖大字歌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邇來
化作懶卧龍咳唾珠璣漱璠玖五雲萬里
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閶
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漱風伯鞭
起卧龍湖底月湖水捲上天中央郤煩北
門護風雪仙人御風乘綵雲玉宸殿上朝
帝眞帝將北斗酌天酒木桃碧藕脯麒麟
傳呼玉蜍吸銀浦黟霜調水浣月兎酒成
羲畫河洛書白璧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來星璧宿落山扉昭回不飾吳苑
草姑蘇臺前迸大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
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擎星
辰懷袖底

姜夔 堯章鄱陽人 號白石生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首

細柳穿沙雪半銷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
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
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
明年少行役只裁白苧作春衫

馬雲

橫山 一名踞湖山山有五塢 又名五塢山輒賦六詩

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塢洞壑邃衆
峯屛障環濃嵐亘光彩鶯波背潺湲雲歸

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掩崇密綴磴容
躋攀錢氏建圭社此地爲冢山 右踞湖山

東澗谿谷秀粲然金碧麗亘野丹氣明向
曙霏烟霽磴瀉紅玉泉[illegible]紆赤鳳髻日出
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紓絳繒層崖縈
[illegible]綱美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 右丹霞塢

森森芳桂樹團團削青玉春花飛澗戶秋
實墜巖曲霜條封翠紫風葉撲香綠下有
幽棲人結芳避世俗學僊讀丹經好道探
藥籙植根満群峯不使樵斧觸 右芳桂塢

高崖落飛泉深源味冷冽雲津留玉乳石
髓澄金屑宗淙危磴響滴滴蒼蘚缺濺沫
灑明珠湍澗融寒雪巖夫就漱飲姬子臨
浣潔不獨愈痼疾自可淸内熱 右飛泉塢

標欒徧巖川幽谷氣象鮮風玉自宮徵秋
籟成管絃夕靄起碧霧晨曦生綠烟花繁

紫鳳飽餐勁蒼亂攣藤蘿交密蔭仰不見
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疑相連 右脩竹塢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末日抱幽石因
風度清谿炎隨夏景變涼高秋氣凄素靄
生巇崿練光帶虹霓潤澤施天下還返故
山棲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 右白雲塢

仇山人隱居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茶甌
香沸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未聞
招隱士神僊今喜識臺癸夕陽半局殘棊
在醉倚巖邊紫桂叢

吳井冽泉亭記

侯國而隸蘇郡往迹而邇僧居故西接橫
山治平梵刹之旁吳臺並峙吳井未嘗近
闕之佳境也粵自姬封斗野都據具區季
葉侈汰縱無厭之欲夷山之顛碧蘚參差
以巍其層穴原之腹翠甃周匝以寬其汲
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珍
異是聚遐撫前載石莫容問矣然山不可
移則兩臺未泐地不可改則一井未湮有
臺以娛巳有井以薦藁一千九百餘載所
以僅存也顧瞻此井堙土內甓潭焉一視
衡石外闌觚焉八銳旁留識勒模款可辨
首建唐楞伽殿後吳朝大井乃廣明元年
二月箋演僧茂乾爲之記法鏡禪師初造
其寺井則吳志言當橫山艮位越來溪西
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浚之
唐刻顛末如此去井南百步又獲深泓亭
錄神變相記雖在沉瘞略無剝蝕亭則大
中六年六月當州刺史奏置此寺於上方
收拾餘材創立神宇考此寺環於山井屬

於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相國周益公南
歸錄繫日紀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姑蘇
前後兩臺爲城三重遺基儼然夫差西施
宴游之地此言臺也遊楞伽治平寺門外
八角大井視欄刻字隋初平陳楊素徙吳
郡於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吳人不
安復還今城此言井也創之於吳則井爲
臺設浚之於隋則井爲城用豈細人能私
哉蓋興廢藉曩昔而爲鑒形勢因天壤而
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必記之方冊又豈
流俗能識哉迨熙寧中里有胥輩佃其地
爲塋迄今一百七十餘載挾後胃先廣包
臺井治平主僧義超越訴諸節府發運憂
卿趙公目擊廣輪力誅其欺由墓之外悉
歸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曰二卿守吳愛
棠爽業正值庚子厄數十有二政種種加

卹捐餘幣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股肱
郡最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算以能喩
哉復俾木章粒斛結屋庇井親以洌泉扁
之山靈川后俱賀其遭相與作證云公名
與驚今兵部侍郎

范成大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
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
旣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
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
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
雲章垂耀縑素環列跂觀禁衛動色臣驚
定喜極不知抃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
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石湖藏焉石湖者
具區東匯自爲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

釣遊其間結茅種朮久已成趣春秋時吳
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跡具在汀
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
以臣故徹聞高清天光溥臨燕及荒野由
開闢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
綠野平泉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麽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載
臣蒲柳早秋仕無補益縣官倘曉晚不休
好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
用是懼兢幸以日逐賜骸骨歸老湖上宿
衛奎璧與山川之神鼇猿鶴松桂同在昭
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知臣
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
下丕顯休命不委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
一臣既摩刻扁榜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
著臣之自叙云

重修行春橋記

太湖日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
吳臺越壘對立兩涘危峯高浪襟帶平楚
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卧波空水映發所
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是門以西橫山以
東往來幢幢如行圖畫閒凡遊吳中而不
至石湖不登行春則與未遊無異歲久橋
壞人且病涉鄉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
壓過者爲之歎息豪有力之家顧環視莫
䘏漫以委之官前令陳益劉棠皆有意而
弗果作淳熙丁未冬諸王孫趙侯至縣甫
六旬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徒杠輿
梁者乃下令治橋補覆石之缺易藉木之
腐增爲扶欄中四周而旁兩翼之歲十二
月鳩工訖於明年之四月保伍不知公徒
不預邑人來觀懽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

者視劇縣如鼎沸屏氣怵惕猶懼不能侯
於此時從容興廢蓋亦甚難四鄉之人不
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心則相與商
略他日將作亭其上以憇倦遊者尚庶幾
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嗣書云
侯名彥昌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
士擢第後改今名
元

宋無子虛吳郡人

遊楞伽寺

蘿逕入蒼靄鐘聲來翠微招提在何許雲
外一僧歸

顧盟仲贄甫東人

遊石湖闌若二首

湖上春雲挾雨來楞伽山木盡低摧吳王
廢塚花如雪猶自吹香上舞臺

石湖春水如酒濃玻璃萬頃開龍宮我時
泛舟過湖西無數桃花發舊叢

楊維楨廉夫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雨中偕張伯雨
顧仲英遊石湖諸山宿寶積寺西軒
賦花游曲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
盈盈烟雨裏唱徹湖烟與湖水水天虹女
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紅美人凌空躡飛
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
湖吐納掌中盃石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
罷催花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飛花落
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
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

顧瑛仲英崑山人

次韻花游曲

眞娘墓下花冥濛碧桃小鳥啼春風蘭丹搓搓落花裏唱徹吳歌弄吳水十三女子楊柳門青絲盤髻鬘金裹折花賣眼一回步蛺蝶雙飛上春臺老仙醉弄鐵笛來瓊英起作回風盃興酣鯨吸瑪瑙碗立接鳴箏促象板午光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題新題西家忽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再四當筵奪得鳳頭牋大寫仙人蹋蹋篇

高文度 惟正 蜀人

泛丹荷花蕩晚過禪院

林轉青紅合山圍紫翠屏水光天晃漾瞑色晚冥熒小艇輕於葉重雲疊似汀行瞻松寺近蹤磬隔烟聽

釋善住 吳郡僧有谷響集

偶覽圖經追和馬節推雲橫山六詠

會巒疊暖翠影浸蒼波間香 晃金碧暗泉鳴珮環林深聚樸樕澗竭空潺湲天晴遠峰出日莫孤雲還遠青壁峭如削綠蘿脩可攀不知廣陵王幾度來茲山 右踞湖山

商颷拂瓊柯半夜眉香玉青童倦掃除委積滿林曲山翁往來久毛髮約新綠嘯傲煙霞間翛然遠塵俗黍休飽芝术白晝玩仙籙幽池涵丹光後鳥莫敢觸 右芳桂塢

高壁瀉銀潢怒勢常澈冽因風來樹杪陳陳飛玉屑昔逕濺成窪崖石滴應缺馮陵凛毛骨飲漱劇冰雪遊禽畏飄灑志士愛明潔到海終有時且此滌煩熱 右飛泉塢

林林倚渭川雨沐頽色鮮靜對宜酌酒閒居可鳴絃深沉銷夏日蒙密浮秋烟柯葉無改易鞭須肆卷巒清陰覆白石脩幹摩青天春風產犢角始覺根株連 右脩竹塢

朝光朗欲岑崖谷煥明麗天空蕩宿霧林

淨豁秋霽鬱薄圍錦幢曾峰凸寶髻烏鳴
殊未終雲起已無際青紅東海牋炳蔚西
戎繝無處覓桃源爭知在人世 右丹霞塢
油然起石上無心自東西紛紜擁高樹寂
寞橫前溪氣蒸琴徽潤寒逼房櫳淒瑩絜
勞玄鶴澹靚諧素蜺未能並檐宿聊復歸
宮棲爲雨不爲雨物論自不齊 右白雲塢

國朝

高啓 季迪

吳王拜郊臺

周綱昔隳頹禮樂由諸侯吳子乏代德居
然祀圜丘燔燎升紫壇青紘映玄裘靈明
豈來歆幣玉空旅羞國南見遺壝蕭條委
山陬雲和罷九奏草樹鳴颼颼從來跋扈
徒幾人效其尤魯郊失禮始聖筆書春秋

越來溪

溪上山下路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
水尚哀聲昨日荷花笑今朝菱葉死亡國
不知誰空令怨溪水

與客攜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雲山擁春郭烟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
峯恣攀緣客吹玉簫笙合以金柱絃清音
度碧嶂松風助冷然宛若鸞鳳吟要耿入
紫烟行人盡矯首謂遇雲中仙下山興未

闌相攜更登舡虹收嶺外雨鳥沒湖中天
嵐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綠脂膩鱠
斫瑤絲鮮獨恨無紅粧清波照嬋娟微風
吹帆緩欲使歸途延衆賓起歡呼舡尺水
漫舷迴艫掠寺過楊柳山門前此地有離
宮美人艷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況我昔此遊冠蓋千里連重來復誰在新
知滿中筵人事竟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

即稱達何須問禹貢我欲叫馮夷捧月出
海邊醉後不歸去相照舟中眠

顧野王墓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讀書堆離
離總秋草

五塢山

山空響更遠雨過流還急餘沫洒迴風一
林紅樹濕 右飛泉塢

色映溪沉沉秋雲生夕陰無限楚山意鶴
鳴風滿林 右脩竹塢

遶開丹霞塢中有飡霞者絳彩發朝朝還
同赤城下 右丹霞塢

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
尋已迷誤 右白雲塢

欲攀淮南樹人去石寂寞嫋嫋涼風生疎
花月中落 右桂花塢

解縉

寄題吳山書屋

天開象緯日與星地靈川岳萬彙形羲書
奎畫河洛呈萬世昭耀傳六經賢傳羽翼
衆喙鳴博通貫一量重輕譬猶作室矩度
程群材咸萃無奇贏曲可使直陂可平指
顧左右集大成吳山屹立太古青書屋臨
高踈牖標紫雲紅霧棲前楹萬冡玉樹森
在庭牙籤歷歷黃金縢萬軸插架明星熒
斗牛午夜虹光赬天官蚤歲嘗躬耕養志
餘力篝火燈布帷黝黑積暈成秋囊或貯
山下螢有草如帶似堯蓂隱德自足通仙
靈時來九萬隨風鵬橋門壁水揚蜚英鐵
冠珥筆朝承明繡衣持斧白玉京從龍天
飛掌銓衡春官侍從鴛鸞停乃知讀書勛
修能萬事轉圜無滯凝他年有待懸車榮

錦袍山中濯冠纓買舟相送試一登吳中俊彥來相迎歡呼共覩賢公卿鄉人子弟傳頌聲重作吳山書屋銘

姚廣孝

上方

蓮宮據山秋岩嶤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行白雲裏幽沉樹樂靜蕭散煙鍾起人登石路迷依依緣澗水

再遊上方

僧共老花俱在客將春鴈同回范叔一寒如此劉郎前度曾來

楊基孟載

越來溪

遠岫如蛾眉紫蔆蓋綠猗小娃木蘭槳採蔆溪上歸溪風捲白芷撩亂蘋花起疑是越兵來旌旗照秋水

綺川

川水東北流川花照青樓龍舡載鳳吹日來川上遊沙明屬玉止茗香翡翠留漁郎蒲葉底網得雙吳鈎

吳文度

石湖觀音巖

意行入山中尋幽信輕策始瞻靈峰近似與塵世隔石梁古削成巖洞果幽闢苔壁生陰風崖樹泫蒼液下有百尺潭龍宮閟甘澤自非神物居何以論往跡游衍意無窮曠然愜所適觴詠聊賦詩寄言山中客

遊上方小酌僧舍

上方氣壓湖山勝老我登臨思惘然一鳥影沉秋水外千峯勢斷夕陽前青尊白髮酬今日畫舫朱簾記昔年獨倚危闌重吊古荒臺煙唱起蒼烟

釋宗衍

石湖閒居

昔人買山隱無乃費經營爲我有茲宇我翁手所成土木雖罕麗林壑有餘清北山當後窻南山在前榮登躋亦勞只臥看雲生

釋來復

遊石湖蘭若柬瀚上人二首

荷花蕩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猿鳥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香秋林橘子熟雲落空澗棠梨陰閒來掃石坐竹裏靜與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峯雲作屛雙崖削出芙蓉青何人磵底拾瑶草有客松間采茯苓林風不驚虎卧谷山雨忽來龍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香薜荔花冥冥

趙

題上方八景

迢迢白雲徑縈帶入山林未測幽通處氤氲幾里深右白雲徑

山當翠微半亭住白雲間分得千峯秀都留几席間右翠微亭

高閣登臨處平湖一鑑澄照心兼照影時有倚闌僧右清鏡閣

灧盎功能並寒甘味更同只疑深坎底潛有一源通右雙冷泉

高僧棲息處閉戶讀楞伽山遠無人聽空中自雨花右楞伽室

外物豈能昧有光中自韜莫欺幽隱室昭晰見秋毫右藏暉齋

雲收山吐月樓逈獨先窺清景非偏照迷方見自遲右先月樓

亭亭青蓮峰何年自天闢雲散石湖邊

尋净如植 右青蓮峯

徐有貞 初名珵吳縣人字元玉又字有貞以字行成化中進士官至大學士封武功伯後有罪賜歸自稱天全翁

九月八日遊石湖與祝惟清大參劉

廷美僉憲聯句待韓永熙都憲不至

明日重陽今日遊攙先來賞石湖秋青山
有意邀詩棹黃菊多情送酒籌烏帽任從
風外落緋袍不向坐中留同歸同老應難
得莫把茱萸嘆白頭

韓雍 永熙長洲人成化間進士官至都御史

次韻天全諸公石湖聯句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
執筆陪聯句懶得逢人說運籌詩綠野文章
傳在洛赤松心事棄封留賡歌趣我歸來
興莫道非才尚黑頭

李東陽 賓之長沙人成化中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正

題東村精舍

吳城東望吳江北中有東村侍郎宅亭臺
散落歌管空九十餘年盡荊棘誅茅結屋
居者誰白頭孫子青氊客山分水割絕六
畝剛與隣家共春色莫公村在猶舊姓詹
老書存尚真跡兒年六十翁八十幸有冠
裳隨杖舄手栽橘刺漸成籬眼見松梢幾
盈尺桂園蘭汀春復秋林霏澗靄常朝夕
歲晏將歸泛家舡家貧尚捧毛郎檄公侯
復始古所貴貴不在官元在德平泉竹石
令安論但論有無無失德南村張氏無子
孫李謝朱顏竟泯滅東村勝事君肴取應
似許田同趙璧更謝王門坦腹郎謝家燕
子猶相識

芝秀堂銘

東吳盧氏居越來溪之上處士惟明少而孤母王氏守節不二撫教篤至處士奉養甚謹孝聞于鄉天順癸未有芝産于庭人曰此孝徵也其子伯常甫隱居教授追念先德名所居曰芝秀堂其孫雍舉進士爲監察御史請予銘予聞御史君賢而有文乃爲作銘曰

靈芝之無根實出氣類匪仙則祥異彼凡卉國望有吳族望有盧有芝在庭惟孝子之符孝子失怙無母何恃惟養之善匪色伊志老子有子教成於鄉孝子有孫名顯於邦其顯惟何賢科憲府曰有是父曰無忝祖匪惟物華惟地之靈亦有人瑞實相須以成石湖左匯橫山右抱惟斯堂之名來世是考

吳寬 原博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官至尚書東閣大學士謚文定

遊石湖寶積寺追和危太樸韻

禪堂擁翠總雲岑誤認天平萬石林學士放歌來水曲道人偏袒坐松陰飲泉別澗多溪鹿啄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閒倚棹繞湖風雨聽龍吟

留題治平寺

野岸艤舟楫登臨扣禪關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翳嫌棟宇高隔林見人寰石湖分一曲殿脚臨潺湲老僧閑梵語趺坐寒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棹歌蒼茫谷沿流月中還

王鏊 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官至柱國少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謚文恪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朝發石湖濆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

我船中玩船行山亦行下路青不斷白雲
湫湫山重重不知何處昔是吳王宮越來
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云在茲山中今朝
扣禪關訪古尋幽蹤僧言事往那能識鐘
鼓聲中度朝夕郊臺漠漠麋鹿游茶磨團
團蔓荊棘不須吊古傷懷抱且欲憑高縱
吾眺人家歷歷新郭畢川瀆沄沄胥口道
吳江塔影崑山城一覽因之發長嘯天風
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
萬騎湖上下秖今安在唯見山崔嵬船來
船去湖西畔青山無言人自換來來去去
世無窮莫學牛山獨興歎

越來溪懷古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粵兵來旌旗
尚動春波影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
餘敗壘傷心脉脉一登臺姑蘇麋鹿何須
恨聞道阿房也刼灰

正德庚辰五月過石湖觀宋叅政范
文穆公新祠次盧師邵韻

萬木陰森蔭晝涼淳熈奎畫尚流光一丘
盡占吳山勝二水分縈粵壘長枯坐老禪
依竹影時來佔客薦蘋香雪坡天鏡依稀
在莫把名園比洛陽

徐源 仲山長洲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

過石湖

湖山不改鬢成秋老興春深一放舟楊柳
堤前黃鳥立桃花洞口碧溪流峯巒迓客
留青髻波浪驚人白頭萬里雲霄今杖
屨秖將風月錦囊收

題石湖治平寺

青山湖上翠微深誰住僧家第一林瞋樹
蒼烟古來色刼灰飛盡尚如今

重脩行春橋記

洪武戊午歳春三月重建行春橋成設大會以落之郡人士曁道俗會者數千人先是宋淳祐間徑山淮海禪師實來行橋有文在石於是乃請今徑山以中禪師行橋以修故事人謂相距百三十有餘年猶一日也既事衆請揭其槩示諸來者按狀洪武七年四月橋壞公私大沮計無所出蓋橋當郡西南孔道又山水回合爲吳中奇觀據要領勝橋不可一日廢也明年僧婆塞正宗方事經始思弗克終乃以屬長洲僧善成成傾誠勸募寒暑罔懈由是人孚其化泉布米粟之施日至乃大鳩工發材悉撤而新之取石必堅傭工必良植枋必密以深以爲石湖乃具區之委至是東爲

澄淵湍流漂疾喜與石鬬弗若是不足以支久也役且半會將作大有營繕盡括匠氏以去役幾中止秀州人錢玄濟素習橋事機知便巧弁善襲鄙泗深履險易甚平地來未期月而遂以完告橋之修廣制度一仍其舊而堅緻過之見者驚喜以爲天實有相之道焉夫橋梁有司之事也使諗於有司則必賦於民民將觀望牴牾其能弗擾而集乎就令弗擾而集也則取具苦窳又可冀其堅久邪佛以慈悲弘濟利天下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鼓其善以勸而人樂趨之故無煩官厲民而卒潰於成也然歳丁連侵百貨騰踴朒躬盡瘁猶閱三歳更三手而後成抑何其難也二三子之勤亦已至矣來者思其成之不易尚毋忘嗣葺以求其利可無述乎鄉之好義贊助

者尚多有人則書於左 釋妙聲記

石湖文略

明盧師陳職方其名襄撰石湖志略文略兩卷簡而有法尚無浮冗之習頗委晃章除應自不滋歸蒼隱詩有十首而文略僅存其三篇以餘參差閱石湖而置之欤不免太樸湘賀積專詩體其目于游覽篇中而文略頗遺之則蒐輯容有未備也此書傳本甚稀黃復翁云一本今者玄常熟令不知何往而復翁所全之本乃為竹蘭李君所得然則常熟之冊尚是書其亦有知存乎其簡耶略讀一過漫書於後以歸之 文村居士識

石湖志畧一卷文畧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盧襄撰襄字師陳吳縣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石湖在蘇州府城西南宋范成大爲執政時有別墅在湖上孝宗御書石湖二字以賜其名始顯盧氏世居於此襄乃述其山川古蹟爲志畧又集諸人題咏爲文畧然此書爲范氏別業而作自應以是一地爲主與州郡輿記爲例各殊襄乃兼及人物多至二十有一人匪獨詞涉誇張抑亦體傷氾濫矣

南屏淨慈寺志十卷

〔明〕釋大壑撰

重慶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吳敬等刻清康熙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淨慈寺志十卷》提要

南屏淨慈寺志序

予出山十年而歸卜居李茇竹林讀書希夷道堂而
封樹之望蕆與王華津者將營洞室以老皆不出應眞
袈裟地外時時杖藜往來排赤欄而坐紺殿猶之人
蟲沿鉢何知覺帝國中象龍義虎牛車馬負之數而
紀乘之甲午衝雪聽圓覺於此法師宏傳語曰一世
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然則此清淨慈門者盡不可說
不可說之世界而攝焉華藏不足載海墨不給書也
而寺之僧壑者屬予書且書國卜不思議人何容易
[illegible]攝藏包東
[illegible]者[illegible]數[illegible]耳東世尊隱於
潛西世尊隱於壽吾從之與五[illegible]者隱於茲務之
小草漚出漚沒以行漚和採漚花一瓣而拈焉而千
秋傳若貝葉誦若貫華矣予任之而可辭以病未能
也夫二竪王吾丹扃求所以經營二世尊之業者無
寸土焉以讓昺升壑則飛一錫千里而黃山問丹鉛
於棘人不得絕糧束廋廢然反以治白門百里之行
且問丹鉛於蘭省於花場即哭顚西遊勇弗若也憐
而問壑師有儲乎曰吾求之輪藏而得六吾儲之吾
求之市肆而得一吾儲之吾求之鄰架而得三吾儲

之吾徧求之竹書而既得十矣吾儲之以待諸君子
之採矣殆猶之五百商王瓌大瀛以採大寶歷與窮
鳥登嶕涉若遠至於虞淵而深至於蛟窟卑至於苫
嶼而尊至於貝闕無不採也無不儲也吾力單才盡
目枯足繭以待吾佛之董狐子任之而可辭以病未
能也幸藉二尊驅二豎營一寸之田而傳五百尊者
之徒餘以讓孔肩美子印持忍公諸君子矣於是諸
君子望儲而喜或任左史記出世之事融世事而歸
無事或任右史記出世之言契世言而歸無言曰形
[illegible]度[illegible]曰靈異合余法胤

[illegible]七珍而務然[illegible]然於舊志已增十七
壑將劂梨燒竹皮之殿隅與其所建永明浮屠傳之
三祇證之千聖矣私語余諸君子以一年一月中造
此一毫一塵中業而壑十年之儲四大之蘊空空無
物山中景景中人人中意付七泉惟所叅悟畢吾事
成吾願也敢問二世尊裂娑婆安養而宅郎分河劃
地不若是之截然異而奚以隨地祇同歸於此如嵩
師言子於稱理稱量之外有說歟曰斯之謂事相也
邦交之類也師惟多文多儲而如游如夏邑侯以邑
乘任焉是師之東歸矣而今以寺志任吾一二兄弟

之儔行者不乃使吾之西歸也乎不乃同歸而居泉
亭之一漚孔釋連襟乎師交於我我交於師不乃若
西尊之東馳而花輪雨集東尊之西騖而花裓日供
者乎師崇珠塔以駐西尊西尊且復構蓮宮而迎師
師之門淨侶清衆行接踵於珍域吾乘不勝書書不
盡解是之謂芥珀相引鐘鐸相召事相爾爾無足增
其疑城矣雖然吾病未能正對試以問之任山僉曰
門前一湖水吾祖師垂語也是明聖湖無量光當其
明而釋迦文當其聖地靈人傑比肩以應瑞何疑焉
[illegible]公[illegible]而笑曰無輕釋之[illegible]以付三阿祇刼

[illegible]無辱吾志
萬曆乙卯佛成道日東隣六夢居士虞淳熙書

南屏淨慈寺志目

靈異

萬曆乙未春雲棲大師講圓覺於南屏聽衆日踰十千緇素雲集龍象環繞永明以後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昕夕護法者爲馮司成虞司勳兩居士時時聚坐法華臺臺左爲永明宗鏡法堂後爲慧日峰兩居士問永明以來法派及南屏泉石苾蒭千指喃喃如喑因議創山志兩居士任纂輯而住持清公任刻資時余與法師蟄公俱在末坐公輒領其意踰十年所司成即世錢塘聶父母修邑志以爲[illegible]又余因問雲棲於大師問南屏於蟄公

二

而今[illegible]南屏故實幾成一志予甚善之又十年雲棲西歸公將辭法席入山以山志未成爲念因出志稿十許册屬司勳删定而以潤色屬予及海昌吳美子本泰禹杭嚴印持調御嚴忍公武順匝月而志成凡數十萬言梵貝鄰庋以及野乘稗官無不採摭法派之盛泉石之奇題詠之勝無不陳列洋洋纚纚居然名帙將付剞劂問清公所捐刻資則與諸苾蒭俱化去矣公又貿衣盂給之纂者司成之任公代之而清公之任公又獨代之志良勤矣嗟夫人不可無年尤不可無志司成嘗志

輯武林耆舊傳與靈鷲南屏兩志竟貲以即世人
洵不可無年矣公年少予十歲予竄窟無所就而
公以二十年心力竟成南屏希有事永明爲南屏
開山第一祖塔夷草莽公收靈骨建塔於宗鏡堂
後精麗亦兩山所希有且嗣法永明爲東南義虎
法席之盛步武雲棲而一切不有時與予商量入
山叅了大事此其志尤世所希有予甚敬之他時
因地一聲以報大師及兩居士南屏鐘鼓一新是
爲再見永明也

丙辰[illegible]郡人鄭圭孔肩紀事

[illegible]史具雲棲大師落髮南屏淨慈後
三年耆舊蓮公請大師演圓覺寺中緇白環聽者
日逾萬指時王會爲馮司成開之虞司勳長孺諸
公護持輪下予亦與焉兩公謂予靈隱徑山諸剎
皆有專志而淨慈在寓内爲五山之首名勝甲武
林自漢周宋元至今七百餘年潛壽兩師而下逮
古淵大雲凡徹悟者二百餘師楊無爲蘇子瞻而
下居士流寓百有餘輩掌故闕焉無紀間見若郡
邑及西湖志遺湑實多誠一大缺典也已而司成
即世蓮亦化去予不揆耆裒三志彙成一家按之
圖史詢之尊宿藏輪鄞衆潛閱并收斷碣磨崖冥
蒐必錄戊申以邑侯聶公脩邑志而得攷蹤山水
壬子以方伯吳公脩杭志而得詮次古德暨予遷
祖塔濬生池而又得紀建置檀護傑傑廿載僅成
草刱爲類者七爲卷者十權輿乙卯十二月告成
丙辰九月裁定則有長孺虞公貞父黃公水鑑葛
公叅潤則有孔肩鄭公美子吳公印持忍公兩嚴
公補拓成書使南屏故實與靈隱雙徑並傳庶觀
者因言得意會境雅心亦任山者之一快也

[illegible]住山沙門大[illegible]壑薰沐書於宗鏡堂

修志助刻姓氏

吳懐謙銀伍兩　殷調御銀叁錢
吳　敬銀拾兩　鄭光胤銀伍錢
吳　芝銀伍兩　聞啟祥銀叁錢
吳　祚銀伍兩　嚴武順銀叁錢
汪汝淳銀貳兩　嚴　勅銀叁錢
孟養志銀貳兩
汪汝謙銀壹兩
汪猶龍銀伍兩　圓清銀拾兩伍錢衲衣叁兩梨
鄭之[illegible]銀伍錢　板伍拾塊

形勝

敘曰武林山水西湖最勝西湖山水南屏最勝洞壑之靈竒紀靈鷲烟霞然冷泉僅一衣帶無浩淼之水佐其噓翕波勢澒涌惟變紀曲江之濤然無玲瓏巖石增其點綴惟是南屏之山祖天都禰天目南高而南歷育王九曜迺始開展玉屏槩若青芙蓉駘蕩木末鳳凰瑞石飛騫大江蟠紆其後兩故宮暨都會百萬家烟火在焉雷峰前迴如食前之豆巒嶂點蒼林石滴□□□大峪前俯兩湖登臨四眺窈靄無際真明聖之□□靈真之窟穴也五代迄今坱莽既闢實刹雲連法幢巍樹絨鶴錦巒桂棟鸝桃輻轃絡繹無弗權輿於此予故歷數其巖岫彷彿象貌之俾觀者爰地勝知靈萃爰靈萃知法弘列祖布錫王臣叅營非偶然矣首紀形勝

山峰

南屏山淨慈寺之主山也去郡城西南五里而遥高四十餘丈延袤可入里許卽九曜山分支盎西湖南山之脉皆祖自三天子都而宗於兩天目千里蜿蜒而東蘇子所謂龍翔鳳舞萃於臨安者也南北兩高間之天門從此舒岡布嶺如引右臂南折而東又十餘里則爲三台爲九曜南屏實九曜秀衍融結以樓祖席而窟仙靈者高嶺拔地連峰刺天巨石作天縹色磥砢嶔崎杉松篁篠參差交絡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遠望之宛若雲母龜甲列成屏障故南屏取目焉淨慈倚其麓芳蕤負扆高甍凌虛垂簷帶空閎靚雄麗甲於武林諸刹實湖南第一山也又云佛國山五代以來若慈化潛禪師爲釋迦應身宗照宗慧互證爲彌陀定光兩佛自餘開宗揚化未易更僕詞震旦之□□可矣○宋契嵩游南屏山記由山之麓而上□□□則東趨抵於霽雲亭西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於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於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於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於發幽亭視錢塘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於白雲亭由白雲之東厭徑支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凌層崖履危磴至於山之顛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徧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

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
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歘作交相掩映眞若神鬼
效靈千變萬化駭人心目或問是山者迺棄於莽蒼
雖樵蘇竪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爲
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觀莫不
驚怪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晩游觀者於
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
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遊故有來江東者不
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
[illegible]於世與俗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
道者[illegible]奇才異德卓卓絶類使會知巳者引而振
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
與夫山石尤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
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爲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
若棲其陰藪常遊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必
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
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
冲寛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
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遊
者也○夏時記略縣慈雲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交
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永明寺今名淨慈居
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鐘
樓居前爲十景之一紊山之夕有雷峰錢氏妃建寺
造塔久爲刧灰西有藕花居高僧聯祇芳塔院刱焉
○楊應詔記略縣曾子爾塋兆左折下迤六橋遥望
南屏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渚間崖匊
夕靄頃刻千萬狀水禽翩翩往來而雷峰塔隱隱天
畔余因與輿人訊于蕭愍公葬所遺事欲從入盤嶺
高麗寺徃酹之弗果乃徑至淨慈訪孫太初舊隱高
峯深處蓮花洞曾憶徃時與方伯李古冲宴酌居
然亭談仙姥酒墩諸勝○鄒廸光記略八月甲申維
舟藕花居入淨慈寺寺當南屏之麓倚其山如負扆
璀璨嶒崪不在靈隱下殿後稍上爲宗鏡堂是永明
壽禪師著宗鏡錄處再上爲蓮花洞居然亭亭洞皆
在榛莽中而秀爽特甚寺僧無致故土苴棄之余坐
亡何聽萬籟隱隱挾湖中櫂歌而來湖雲一片兩片
與山間之雲後先飛至其作主人可愛飯既觀五百
應眞種種變相不異生人傳是一僧所造像成而化
去事或有之○袁宏道敘南屏巒峰秀拔峻壁横披
宛若屏幃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

那入處廉纖欲於文字求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
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
蘇軾游南屏山詩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
自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
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祗樂聽
山鳥携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
覺遠明月高峰巔　蘇新堤過南屏詩六橋橫截天
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
蒼烟空○周邠游南屏呈蘇子瞻詩放歸騶騎獨尋
山直入青蘿翠靄間謝客杖梨方自適阮公蠟屐許

誰攀可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泉
得真趣徜徉終日未經還○契嵩詩歲晚歸來石室
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
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
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丘道源游南屏詩南屏
高瞰帝城西晝舸千艘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霧百
花橋畔蔚連堤龍櫃咽路迎輿隼綺繡登山汁粉題
暮色沉沉郛郭閉寶燈輝映梵天低○高啟望南屏
詩出浦平波忽遠開隔湖烟樹有樓臺歸舟未得尋
僧去空聽鐘聲寺裏來○徐賁二首亂峰幽石遶周

迴竹閣蕭然對澗開不與青山有緣者誰能着屐此
中來　居臨局遐心騁望得崇險巘巒麗參差烟雲
分掩冉薰林識蘭氣緣岸炫棲談鳥歌欲求和春波
不加染延賞合良信搦辭愧余忝○釋永頤詩五月
雨聲連六月南屏雲氣擁柴扉林巒有穴山精出蓮
洞無人石燕飛詩句偶從行處得家鄉多在夢中歸
朝來杖策瀕湖路新水溶溶沒釣磯○張寧南屏詩
爲愛南屏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峰巒影落空青
裏樓閣香生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過聊借竹
房閒醉中不記歸時晚笑駐肩輿待月還○姚綬詩

第一橋頭歸日晡天風吹酒已全無人家只隔東西
崦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攜杜甫誰招白鶴弔
林逋兩峰勝槩山僧得好爲南屏寫一圖○孫一元
卜居南屏四首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
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
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
卜鄰　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
門通鶴渚隔林烟火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
菖蒲閱歲華粧點太平還著我棱鞋桐帽送生涯
白幘長歌湖水隈兩年風物是重來吟邊忽謾乘高

興亭上依然咲舉杯獨樹山花還自照深春江燕故相廻尋幽此日眞吾事隨意看雲坐石苔　歲晚卜居草堂靜日長宴坐人跡稀梅花不開凍雲合雪片忽墮山鵲飛春盃到手何意味江風隔岸吹客衣歸來道路不須問雲谷丈人還可依　又南屏歌屏之山兮高且閒雲冥冥兮水潺潺山中人兮古心顏坐白石兮擷翠菅雙鳥忽兮翩飛念塵世兮多違夕陽下兮千里眇悵望兮不歸〇朱鏞南屏詩巖瀑風催下急灘松聲遥雜雨聲寒惜花人老苔痕積載酒船廻客興闌雲碧珮環音漸杳玉蟾桂魄影初圓何年脫屣蓬壺表瑶草琪花自在看〇王守仁南屏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逈古殿雲晴碧嶂廻獨有幽禽解相笑雙飛時下讀書臺〇李攀龍杪秋同許右史南山眺遠二首青尊何處不蹉跎白髮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懸片華望來城上出雙河杉松半壁浮雲滿砧杵千家落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故人猶恐未同過　回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林凋層巖倒映平湖淨積翠斜連粉堞遥四海交游空老大一時賓客更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

園此見招〇王世貞入南屏山路詩一入南屏路悠然與世疎遊人柳枝曲禪客藕花居暖氣催鳴蛤泉聲跳伏魚雙壺挂藍筍佳處莫教虛〇田汝成同黃勉之循宗鏡堂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詩聊浪巳淡辰次第極奧賞潛棲神鬱伊高造性陶朗磴棧絕負縈厓舘忽躋仰萬壑遮雲迤雙峰對霽上妙覽匝四闢璋觀集西壤餘霞散浮絢高颸驟清響陽阜挹春暄陰谷參秋爽巳訝樵逕迷時聆鹿町往景觸咸內任情融非外奬藉此淑營魂冲襟庶殊曩〇黃省曾詩廻山背郛郭佳秀蕩游心北棲遷不足南峭引遐尋摛雲生新彩響鳥變蘭音滄瀧出霄瞰表靈高臨情來暢無際奇嶸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途重懷深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璋泥湖狀改遵嶺烟華異覩林樵人時諗溪仙瞰屢憇陰但可寄冲想聊復丟丘琴〇駱文盛詩湖上風烟淨可憐一尊開傍藕花天冊梯飆背仍隨檣白鳥翻飛故近船蹤跡乾坤元不礙襟懷山水自相便兩峰南北猶奇勝拄杖還須躡翠巔〇田藝蘅避暑南屏山詩聞客尋閒便得閒藕花一逕入南山好詩日積三千首廣殿風清五月間宗鏡堂深香靄散翠芳園廢蘚痕斑炎蒸不到空

門裏水石居然且閉關○屠隆南屏四首西湖盡處是南山長日幽人晝掩關寶界門通霄漢外香臺路接水雲間不聞朝市風塵急自愛僧寮歲月閒叅得三明詮四諦茶烟初斷鶴飛還　學道心猶礙梵天精脩肯證辟支禪霞横削壁留殘照竹覆幽溪響暗泉山翠低沉香積雨湖光遥進木蘭船客來一聽頻伽鳥進迭初消石鼎烟　迴合羣峰列作林曉來出鬼哭幽陰虎經門外行應逼僧入雲中任更深貝葉真言翻自昔蓮花定水汪於今感君結侶能相過空谷跫然聽足音　玲瓏怪石聯經臺大士身依[壁]苔竹色侵衣凉雨過鍾聲出樹幕僧回閒尋鬼谷青溪上共躡仙人紫邏隈此去西隣虞荔宅萬年松下幾追陪○楊于庭詩自識南屏勝何妨冒雨凭湖逃三竺寺山歷六朝僧精舍開新籜懸崖覆古藤尚平如可學長憩白雲層○王在晋二首湖上山青水又澄晴空新爽氣高凌秋來有興頻思酒花發無名却問僧雲向岫中窺色相鳥從天外脱羅罾休將吏事常供案竹杖芒鞋捫葛藤　蓮花骨朵湧峰頭佛國湖南第一丘點翠碧梧全夜月催黃銀杏滿林秋愛山支遁猶存塔覽勝蘇公又泛舟野鶴閒雲看不盡

草青蘆白徧汀洲○虞淳貞四首光孝虞傳歲已遥無金布地草還嬌妙香不散毘盧頂花雨難沾大士腰座倚南屏開覺路門臨西渚見飛橋雲栖演法迴龍象慧日重標又一朝　萬峰深處可逍遥千樹桃花望亦嬌艶曲依微聞浦口疎鐘縹緲度山腰頽陽倒射皇妃塔春色平分學士橋片石苔封書記影宗風難覩想前朝　琴臺春暖望春遥花鳥無情空自嬌行道青蓮徧蓮足遊仙綠髮笑齊腰朱欄夾道排雙樹碧殿連雲帶六橋香積千年餘大釜一時遺蹟見宗朝　雙樹聽經路不遥堂開宗鏡雨花嬌飯僧千里來行脚醉客三春挾舞腰浪説白蛇沉古塔笑看青雀度長橋萬峰似是逢支遁令我風流想六橋○喻均三月三日讌集南屏詩燕坐寡塵務整轡恣所適況乃逢佳辰緬懷往賢跡張筵俯珠宮置驛召衆客流連娟觴酌交錯紛履舄詼諧匪一端麗澤覯三益愛好不知疲改席向水石傍有丞相墳纍纍蔭松栢當其生存時鬱爲國耆碩年命有終盡遺骸委荒陌感此重徘徊喟然嘆駒隙所以竹林人長酣謝拘迫促呼秉燭遊勿訝山巳夕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陳思恭採一石負宗鏡
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熒多屬
貪狼廉貞當是湖壖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界不愚矣
聞建塔起上而見磚磚中矩砥列畫堂云升頂則日
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舫如鳧錦塘蘇堤遊
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蜩螗而碓如鱗山如髻則城
中浙外之景也罔覗木末蒼鬱翠屏之外鳳山虎洞
杳靄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耕石西引碧薏緗藕千
房萬竅恍夏雲之奇米顛琴臺孫放鶴樊在其下〇
張羲閏九月登慧日峰詩山僧領略與何長慧日峰

前俯大荒舊俗尚存三令節人生難過兩重陽舟楓
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
風吹冷薜蘿裳〇孫一元九日登高詩南屏九日登
臨地望裏風烟秋事幽青蓮娟娟憐物候孤帆裊裊
隔江洲黍雲朧樹歸心遠易水燕山落日愁詩罷長
吟還自佇汀皐沙鴈晩相游　客中此日逢佳節扶
醉來登千樹林蒼靄碧雲秋寺淨折荷殘葦晩湖深
中原日送雙流淚老馬將存萬里心何處草堂還可
借杜陵今有卜居吟〇馮夢禎同季登諸公登慧日
峰詩淨域隱南屏危峰標慧日自昔秘玄賞於今留

韻磨琳琅既觸目龍象亦接膝坐久失氛霾欸步閱
霄色慈臺紓勝引造峰恣遐歷石磴排雲微松濤韻
風寥湖波表裏觀巖岫上下悉江外睇遥岑木杪娛
高翼忘味因解悅遠攬得良集終期卜幽蘿於此課
芝朮〇虞淳熙詩石氣結寒洲黃道行慧日不識伊
字文載酒問摩詰〇如曉登慧日峰詩慧日峰頭立
烟霞杖屨中湖波翻草碧江雨拭花紅杳靄山山寺
微茫處處鐘不須懸客夢春與故園同
雷峰在寺對爲南屏北折而西衍之支即照山也穹
窿迴映舊名中峰亦曰迴峰宋有道士徐立之學老

子自比冥鴻霧豹居此號迴峰先生或云有雷就者
隱此故又名雷峰叢木深塹縈青繚白亦佳境也吳
越王妃於此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始以千尺十三層
爲率尋以財力未克始建七級後復以形家言止存
五級名黃妃塔以地產黃皮木遂訛黃皮塔俗稱雷
峰塔云高四十許丈兀立層霄金碧璀璨飛甍懸鈴
種種嚴飾今則鬱攸之餘赭垣頹然灌莽綿絡而已
下級架閣巢居於中內幽窈而外高懸陟磴求之
誤謂壺公洞真矣琉璃剝落雖失夕照一景玲瓏虛
豁猶堪夏日延凉又按吳越建塔時石刻華嚴經鱗

甃其下今猶有劚得者俱條石小楷類歐陽率更書
法逕此者亡問香華作禮輒躁涸其上深可嗟恨錢
忠懿王有建塔記其傷舊有顯嚴教院雷峯菴通玄
亭望湖樓上清宮並廢○吳越國王錢俶建黄妃塔
碑記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茲
久雖未致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仰瞿曇氏慈忍力
所沾溉耶凡於萬機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
停披釋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諸宮監尊禮佛螺髻
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瑕具創窣堵波
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規撫宏麗極所未見極所未

聞宮監弘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
克姑從七級梯旻初志未滿爲慊計甎灰土木油錢
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會
稽之應天塔所謂許玄度者出没人間凡三世然後
圓滿願心宮監等合力於彈指頃幻出瑕坊信多寶
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玄度有所不逮塔成之
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不思議刼數大精
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黄妃云吳越國
王錢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林逋登雷峯二首中
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

松標古翠疎竹動微薫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拂石戢林壑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疎葦際滄洲
回自堪長往何爲難久留庶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王洧雷峯夕照詩塔影初收日色昏隔墻人語近
丼園南山游遍分歸路半入錢塘半暗門○聶大年
詩宜雨宜晴晩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
光遶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黄外
馬歸遲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景隆
詩翠微登覽已臨晡美景猶堪作畫圖日没一湖金
瑪瑙風吟千樹玉笙竽漁舟曝網棲蓮渚牧豎騎牛

返柳衢遥指草堂歸去好隔林一路暮猨呼○張寧
詩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
黄○馬洪南鄉子詞高塔聳層層日月斜時景倍增
稜留照溪邊掃葉僧鴉背分金猶未了生憎幾處人
家又上燈○莫如忠詩寶塔叢雲抄琳宮夕照開飛
甍亦何意偏向飯僧還○朱維京詩峯色雜蒼翠夕
陽遠相射詩陣萬里開迴光蕩人魄○朱長春詩塔
勢如鑪古懸峯照水濱深林餘寶地浩刧想宮人鵲
宿荒簷尾蛇藏曲徑蔓狂歌看日夕湖黑慘傷神○

虞淳熙詩高標入雲間隱迹聞雷就宛在此中央妖蚘橫石竇◯徐𤊹詩路入湖南亂草烟孤標斜挂夕陽邊妖狐引子偸鈴鐸碩鼠呼羣竄瓦磚處士卜居曾此地黃妃施寶是何年遊人莫更傷零落吳越遺宮盡野田◯洪瞻祖詩陽臺北上朝光切雁塔南來夕照深金碧衆山雲樹影旃檀千閣海潮音漁村似對瀟湘晃宿鳥如嘷鄴水陰鼓瑟靈妃眞不見長歌寤戚到於今

巖洞

歡喜巖在文昌閣後兩石離立相對望若老翁邂逅歡喜之狀其一稍巨首穹覆如戴笠頷下鏤小佛三像眉睫剝落崖上題名漶滅不可辨矣

蓮花洞藏居然亭後洞無頂直似屏風曲折可通人委宛入觀耳名以青芙蓉摩子當是南屏洞房中物將亦壽師講蓮花經處而下聯亦見西湖蓮花其玲瓏峭倩卽法華石頂耳鄰石一區正類短屏列坐屏脚下同慧日之見傷多題字◯袁宏道蓮花洞記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踈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逾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寃安得六丁神將挖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輿當何如哉◯趙維垣登蓮花洞詩秋風放艇看花餘又向丹崖一步虛鳥語林中知佛性僧樓巖裏接天居近池裊裊芙蓉出隔岸依依楊柳踈坐對夕曛翻貝葉詩成還爲遶公書◯劉思唐次前韻萬壑松濤落日餘山陰高閣俯淸虛冥鴻豈是樊籠物野性眞便水竹居老去欲求丹訣隱年來巳覺吏情踈滄洲有約終當往不學虞卿更著書◯虞舜卿詩遥看十里花近結九品緣翠屏芙蓉帳洞口逢金仙◯吳本泰詩佳石巃嵸繡古苔雲波縱縱紫蓮開瘦藤拄到峯頭望可有明星玉女來

石佛洞在蓮花洞右兩石相夾如龕內鐫石佛三像其左壁胡中丞宗憲刻大楷書宸中天室四字徑一尺二寸

羅漢洞相傳在慧日峯傍中有十六大士像鏤於壁間今蒙石駢薈了不可覓豈歲久而堙於土耶

幽居洞俗稱仙人洞在寺西一里許相傳葛仙翁修

煉之所賓穴玲瓏林淵錦鏡觸目新眺中可布兩席

左有小石門傴僂而上可登琴臺

觀音洞在方家峪鳳山之陰瑞應泉出焉内有觀音石像前有菴曰石龍爲淨慈子院王兵部畿有記○秦少游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

華津洞在梯雲慈雲二嶺間宋趙冀王府園夐司勳淳熙間處洞下有泉上有仙人棋臺近幾成骨瑒司勳爲滌除有禁火葬碑在焉

石壁

南屏石在宗鏡堂後正德間刑部主事方思道豪刻楷書南屏二字徑尺餘

獨秀石又名獨帷明教嵩有志今不可攷慧日峯陰有石穹然桀峙趾横石如琴几可班荆憑眺想卽其處也○契嵩獨秀石志嵩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詳之更曰獨帷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帷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帷耶夫獨秀石有挺數仞一嶷然特立於山之西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羣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附麗要詩人歌張之盖欲有所警耳苟以帷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

少林壁在蓮花洞後相傳少林崧禪師嘗面壁入定於此上刻大楷書少林二字徑三尺猶存

池臺

萬工池在寺門列栢外兩坊夾之宋建炎以前寺累遭回祿鞠爲荆墟淳熙間有善青烏術者云雷峯火星須鑿池以禳之圓照本禪師乃募有力者萬人濬未終日而成故名池方廣淵渟嘤岸綺匝繪垣前照古木傍蔭根如虬龍蟠擁石几艮辰正晝野逕山市喧於都城惟東畔退居而三面俱成遊徑珠履芳具蹴香塵而封紫葯者日以百計時則爆竹鐘魚之遞響灑哉伊蒲之各陳麗人叔士真俗同適懲林投石逸戲自娛實光寺之咸池不若也乃若杖藜照影披襟弄月濠濮之想特夕照曉鐘兩時許耳今且潛通

鄒沼購以放生移栽西渚之藕花宛承德水之蓮座
橋梁亭閣他日更費萬工當與兩湖甲勝矣〇釋袾
宏放生池記略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澈實亾名
存敝之久而安焉恒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罔聞者
歲在乙未春余演圓覺於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
池當其三門一時王命諸名公捐貲贖而出之植蓮
其中斷漁業人由是知放生池爲武林舊事〇葛寅
亮放生池小既乙未歲雲棲大師說法南屏山山有
池臨門以飯僧餘貲贖池爲放生處盖縣西湖故宋
放生池而存河沙於一粒庶有拓而廣之者是師肯

也越二十年而大師甫入十諸長者王季和宋化卿
輩暨法師玄津咸贖生爲師壽復以餘貲廣池外業
拓而廣之夫善緣非一人獨植而况有宋之故跡依
然大師之接引培切哉世必有見作隨喜翕然布金
以增其勝者更不可無以廣之於是季和玄津主其
議而余爲之讚歎若此〇王在晉放生池記天地之
大德曰生萬靈各具一惺惺愛惜生命熱血裏有丈
六身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微而蟣蝝蠛蚋以莫不然
業力所驅咲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
如汝咲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

故於萬生萬死中闢一生門勘破劫網超度飛羽游
鱗盡歸極樂世界力勸世人因物證果大生廣生兆
生生於無已武林之西周遭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
縷注淵泉百道滙而爲湖網取諸水弋取諸山囪覓
澨流秪作烹鮮之釜割筋害命無殊聚戟之林剃心
取血揚湯焊毛我佛憐憫默動聖慈宋天禧四年宰
相請以杭之西湖爲放生池詔從之湖南淨慈寺山
門臨水爲永明壽禪師放生處寺歷建炎屢爲祝融
所妬日者以雷峰火瞿惟水勝之圓照禪師募有力
者迨萬功成竟日名萬工池傍有亭曰飛泳理宗額

焉歲久亭圮池爲僧有萬曆乙未雲棲宏師就寺講
圓覺一時護法爭贖池放生爲宏師壽又二十年宏
師八旬諸紳及沙門大參等又以放生餘鏹贖鄰蕩
爲師再壽於是葛少參等相繼以贖蕩壽師而趙大
尹鄒文學至捐二百金以廣之合前共得三十餘畝
闢水塘通堰竇築石橋構傴亭淨慈山門花港古蹟
依稀可倣焉余觀宋之建有國祚爲力殺微蛇蹤豕
跡旁午闢河很跡羊腥羶蒸樓櫓北轅以後國脈欲
斬然猶南渡奄奄以續如綫之緒至百五十年而易
姓當天禧全盛時灌燧銷鋒建炎偏安建都之地麥

想不及而即遊念湖堧爲羣生活命之府康王之南
其轍守西泠以終老是時胡兒蹂躪郎君日蹂
躪上國燎原不焚滔天不溺退生一寸處小朝廷以
求活則天禧好生一念肇造此邦宇宙大矣何獨臨
安一片地能容帝胄爲趙氏長子孫鳥獸魚鱉之樂
卒之爲君王臺池花鳥之樂金籠放雪衣之何當爲
強金不滅宋之讖昔高文虎以夏爲商有以來好事
者之誚愚以金籠雪衣爲讖宜令東坡學士鼓掌千
載而下亦爲文虎解嘲耳是爲記〇潘之恒詠萬工
池蓮花二首入寺逢慧遠不負蓮社期灼灼千芙蓉

發艷溢雙池安見田田葉幻出青蓮披花葉自言好
分别何從施盜香吾不敢伏孔吾不爲側立以躊躇
請師爲證之　南屏對藕居中池名萬工有魚得放
生有藕何不容開花復結子盡作佛前供胡爲批其
根憔悴先秋風聞魚中夜泣寄言謝居士身游蓮葉
間刺促長不已脫釣與漏網暫活亦等死何不借升
斗縱我於海底不然禁漁採與藕同腐爾　昔聞萬
頃湖蘇之千頃荷斷橋近西泠舟楫不得過時時采
蓮唱流響附靈波山影花相盪雲氣葉相摩不見九
品蓮西方一何多上者發清池下者出濁河火宅尚

挺生淨域將如何
三潭放生池湖中舊有三潭三塔及湖心寺塔寺旣
廢潭址遂湮爲田幾半湖內萬曆三十五年錢塘縣
令聶心湯請於水利道王道顯申呈撫按牒行本縣
查復三潭用蘇長公濬湖法捲取葑泥繞潭築埂環
插水柳又於舊中塔基重建德生堂專爲放生之所
擇僧守之禁絶漁人越界捕捉董之者縣丞雷文龍
也三十九年縣令楊萬里繼築外埂至四十二年湖
水涸而潭以濬故得不涸乃知湖源實在此矣臺楊
鶴檄增濬之復以沙增築潭埂數百丈而中潭成董
之者閩人謝兆申也四十三年湖水溢撫臺劉一焜

按臺李邦華鹽臺崔爾進檄增中潭沙埂二尺并捲
葑濬南北兩潭於是三潭舊蹟盡復杭郡守楊聯芳
復拓德生堂址建閣三楹中供西方接引三聖飛蹢
蓮臺製極妙麗董之者淨慈僧大壑也至於數年間
倡議運籌捐貲集費則皆虞司勳淳熙黃膳部汝亨
葛憲副寅亮諸鄉紳終始焉〇王在晉同大參薛又
損憲副熊石門少參葛屺瞻水部黃寓庸游放生池
詩寒潭澈底氣氤氳虛閣臨池敞夕曛薄暮片帆催
落鴈乘風五兩度流雲鷲峰頂現牟尼寶螺髻腰懸

水穀裙入座悟談超世刼仰天長嘯欲離羣
金鰻池在淨居庵左事詳圓照井
羅漢池在雙清園後百武相傳五百㲖徒洗盋處
法華臺在慧日峯下卽石隱新搆香嚴社處也林巒綿濛崖壁相望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湖山暎帶憑眺無遺相傳永明和尚日於此誦法華經嘗感諸天雨華繽紛巖壑明高士孫一元亦嘗卜居焉萬厯甲午內監孫隆搆亭以識舊蹟迨辛亥亭圮方伯吳公用先王公在晉及膳部黃公汝亨諸檀爲僧塈別搆香嚴社於臺前承阿挑派旨𥡴虛敞奇爲嘉觀（　）黃汝

亨香嚴社記西湖兩山無地不佳秀獨湖南淨慈寺最勝淨慈亦有精舍然多爲游僧行脚酒客坐沸之場所稱萬峯舍西隱慈雲南枕慧日東望蓮洞北接藕洲湖光在案巖石作供爲南屏最勝處而隱於寺林之西衆目不盡覩然咸淳志載永明壽禪師就此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嘗感四天花雨故名雨花臺本朝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亦在焉余嘗過淨慈訪玄津壑法師顧而樂之嘆此名流勝境不應荒蔓林藂中壑公項又應法華講席於勝果山巖立懺期期於悟入三昧則何不就此勝地搆爲堂曰法華懺堂晝夜修持接壽師雨花之液而以堂後構軒三楹軒之南起一閣供白衣大士閣以下有淨室三兩間與雨花巖對周遭竹木之勝吾輩同調人於焉結社於焉偃息嗣太初高士之風彼凡僧俗士不與焉豈非西湖南山千載盛事耶友人汪孟樸然明輩聞斯語欣然以聚材締搆爲已任方伯本如吳公大叅岵雲王公司理子晉孫公咸捐俸來助友人項扆虛黃長吉汪季玄李玄白門人方若淵方美微俱歡喜相勸而成於是起工於庚戌春假萬峯房之西闢一徑入上數十步築短墻爲門顏其處曰香嚴社而爲懺

堂爲軒爲閣爲室如前語皆具軒名媚清取謝靈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句閣仍雨華則吳公所題也從社逕而入透迤長廊林風山月時來拂人臺旁故有亭塊然作湖光峰色之障吳公亟命立去之遂曠然殊觀覽者無不讚歎而俗士不辨所自以爲寺僧私舍一切闖跣當途諸公或乘酒興至作檢問之鬨余因與吳公立爲約法三章曰不殺生不演戲不借人寓期與修士寂人共保任之使無隳壞於不韻之士吾輩與寺僧俱不得遷廬視之也社成半年餘而寓庸居士黃汝亨作是記

〇汪汝淳香巖社紀事前屏爲
湖山福地昔唐永明壽禪師修懺道場也香火數百
年不廢高人韻士亦往往齒及其間靡不指花雨臺
爲最勝云會永明禪師舍利塔成見者咸頂禮讚歎
以是爲鑿公成勞也黃貞父先生嘗語淳西湖何處
不佳顧兩峯祇樹林多爲野髡游衲所溷聚慧日峯
頭光明不滅豈非湖山遇日極盛事耶雨花一片地
得鑿公爲之主而精舍缺於石林非所以弘大敎暢
玄風也吾儕其無忘之會先生禮白嶽道經淳別業
近市而無喧季弟謙搆小閣叢竹中先生顧而樂之

賦詩有幽意在高閣清風宜主人之句後先生歸自
黃山期淳共踐前約開基有日矣先生語謙顧虎頭
維摩一軀施當百萬今藉子以妝點耳謙受命躡山
麓之勝透迤高下隨其所宜仰觀山俯瞰湖旁睨竹
樹雲烟之致各欣然來會踞石宜樓倚竹宜軒轉坳
宜室緣崖宜廊圖成先以授鑿公鑿公曰昔壽禪師
就此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曾致花雨之徵臺之
所由名也今藉乎諸君子之成敢忘師所自始乎臺
之東柴桑隙地顧卽是爲法華懺堂而吾藉一枝庇
焉亦足矣於是以庚戌春鳩工育事於懺堂倚南屛

慧日峰北向因鑿公舊椽增新之莊嚴畧具蕉石作
供從左步櫚而出先生顏其門曰香巖社依仄徑爲
廻廊循廊而上曲折以達軒先生題曰媚清烟雲竹
木蒼翠交加若泠泠之隨風而璈璈之發響也右側
爲行厨左側爲半閣閣南向直覩花雨臺巨石參差
雲霞歷亂每風枝月影掩映壁窻咏太白濯魄冰壺
之語彷彿近之閣轉而鄰軒爲秘室由閣背拾級而
登則爲樓樓曰雨華方伯吳公所題也四面交疏飛
甍提出竹枝縹緲直拂几牖間藕洲柳陌俱在望中
嚴棲耶川觀耶翳然林水爭覺映人眉睫矣臺畔舊

有亭以供大士方伯吳公亟命撤之奉大士於樓居
夫然後石壁空青烟雲不礙游茲地者無復有遺憾
云是役也閱月凡四閱費幾三百金二三知交咸欣
欣然以先生之心爲心也助各有差而懺堂與竹閣
聿成淳猶憶司成馮公之言曰雨花勝地正德間山
人孫太初卜築於茲山雲落秋不愀然可咏耶會司
成厭世未竟所志今幸藉寵山靈與成勝事一不負
先生之雅志兼以酬司成公之初心矣〇朱長春法
華臺詩高僧禪蹟已蒼苔詞客遺宮安在哉白石空
傳種蓮處青林無復抱琴來竹涵淺淺如迎客花开

飛飛自墮臺惆悵秋風懷古意登高誰是大夫才〇
斯學詩樹老臺荒石磴斜壽公高座演三車尚疑猿
鳥來聽法猶有諸天散雨花〇屠隆詩高衲譚經處
天花雨講臺心珠元有象法鏡本無埃魚以放生去
僧因施食來何須覓蓮社於此學宗雷〇鄭之惠詩
旭日破積陰信步豁幽賞荒途蘚欲合出逕臺初上
立石儼成林廻峰開若掌樹隱遠湖明風將清梵響
啟戶忽逢僧烹茶聊偃仰談鋒大河懸藻色朝霞朗
遂盟如可尋匡廬在函丈〇汪禮約詩數有林中契
頻過洞壑隈白雲遥對酒明月自登臺地迥潮聲落

天青湖色來題詩寄豪廓漾足慰徘徊〇周叔宗香
嚴社詩湖南列屏嶂屏麓秘淨區昔自至人開維茲
緇侶俱幡花嚴風表詮帙信覺闡愚者被滋障智士
獲前驅杳景聚山川上果結枌榆矢心追善友矯力
躋遺書交臂一廻看塵刼在須臾隨緣緣是宗變景
景無殊竹樹既玲瓏臺榭何踈蕪引勝將崇葺偃仰
此浮軀〇廣詢和鄧公隣黃貞父諸君爲建懺堂詩
曾過黃鶴訪茅茨君忽天涯我一枝南去無家將徧
歷西來有法可深知敢忘舊日經行處自信名山結
淨時支許風流元不減兩峯相對有餘思　深林誰

獨賦歸來偏爾休公破草萊即使好山千里外何如
此處一天開長松忽到淸秋雨半坐還分舊日臺嵐
氣冥濛如畫稟幾聽樵唱翠岩廻〇虞淳貞和曾期
峯下結茅茨欲似鷦鷯其一枝詎意陸沉成市隱終
焉雲臥愧相知花龕淨几非前日竹閣雕欄異昔時
老去莽蹤懷抱惡幽棲羨爾一題詩　河沙世界此
潛藏息影觀心傍影堂水月湖光翻短榻松風仙梵
出高增劫緣幻任元非跡自信無何別有鄉蓮洞丹
崖時聽法點頭還咲薜蘿傍　萬峯屋後有拳蹐慧
日雷峯夕照西翠壁青蓮宜道侶丹楓碧篠稱幽棲

星宮歷列玲瓏削蘚石磨礱汗漫題支遁風流孰似
汝天花御去鳥爭啼　齊傳手億化身來舍利飛光
出草萊手製浮圖香不散心如宗鏡翳還開轉輪屢
厭獅爲座悟道將非鏡是臺獨愛三椽松樹下閉門
四衆挽難廻〇潘之恒竹閣三首半壁山腰半面湖
危樓徑絕杖難扶憑誰妙手芟蕪穢寫出南屏竹半
圖　雲吐山尖片石蹲相逢應指丈人尊香臺幾見
天花墜夢裏分明下楚魂　竹裏跡鐘出懺堂氤氳
香篆繞長廊文殊倘問維摩病丈室婆娑面帶黃〇
韓敬詩禪扉逗半弓小搆隱幽嶺極得碧琅玕四簷

映濤影寒玉當軒除奇峭態百遲乍到神已閒坐深
骨俱冷微風韻錚琮古藤翳精藍香葉淨如拭虬鬣
怒不驕紅塵既迥隔白日疑獨永嗒然忽忘言此中
有深省○汪汝謙竹閣落成詩一丘分得梵王宮花
木幽深曲逕通竹影參差紫晚照湖光繚繞弄晴虹
簷前濤落松鳴壑臺上雲飛石倚空習靜欣同塵外
侶千秋白社見遺風○譚貞默過雨花閣贈玄津禪
師詩到看林竹坐餘濤相對高閒世外情俯拾湖山
空霽色放吟檻閣暮禽聲天花不斷宗風古祖塔新
懸慧日明擬從君修白社南屏半畝結柴荆○吳

之鵬詩禪室隱蒼峰乘閒喜過從勝情餘愛馬高論
足雕龍暑散深林樾濤喧古殿松看山餐秀色瓜果
不煩供　顧評塵坌俺因貪佛界幽岫低花外塔湖
映竹西樓片石心俱寂孤雲影共浮鶴陂談別處無
異虎溪頭○薛正平秋夜竹閣感懷詩木落秋雲空
雁過澄潭瀲怪石如怒濤宜枕還宜漱千楓隔溪香
子夜松絃奏凝龍嗔不回虎跡留寒岫茱萸帶雪紅
藤影携來瘦笑逐南華蝶短鐵蹄清晝
琴臺在慧日峰西半里穿幽谷洞左小石門拾級而
上百武惟石磴秀有米元章芾刻大僧書琴臺二字
徑三尺今不存其上又有石壁刻人家卦中庸樂記
篇乃司馬溫公八分書又蘇才翁蔡君謨題識斂處
霜蘚剝蝕猶彷彿可辨○虞淳熙琴臺詩藻火洗不
開悵望衆香國素琴倘有心心寄空中色

洲渚

白蓮洲在雷峯之陰洲畔故有白蓮寺即西關門左
也廣順元年建內有鐵塔一石塔二傍有淨相院雲
濤觀並廢希夷道堂劉蓑衣建今廢爲虞司勳讀書
林○虞淳熙蓮洲詩雙塔夾招提湧出白蓮洲不見
西方人遙遙望歸舟

鶴渚即南港異稱也弘正間關中孫山人一元養鶴
於此得名○虞淳熙鶴渚詩客從孤山來還向孤山
去露渚不聞聲天高共誰語○吳本泰詩山月柴門
舊釣磯車輪隻影向誰飛長歌只在秋江上應有吟
魂搓鶴歸

港井

御港一名南港即今俗稱淨慈港也港與湖水相通
蓋南宋翠華臨幸淨慈翠芳甘園諸勝龍舟往來於
此故云志載有御船坊無考
雙井在大雄殿前東西兩塀先是寺僧艱汲負擔湖

濱紹定四年任持石田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
二派甃爲雙井涵清激素暘旱不枯淨泉沾給上作
二亭殿之歲久亭圮萬曆癸巳內監孫隆仍建兩亭
雄麗與殿相稱（ ）鄭清之雙井記水於天壤間無所
不通然有聚焉有會焉含星洋向若則湖者水之聚
江者水之會也錢塘左江右湖湖濱江岸湖之泉皆
有所麗而不克以自立方雨盈於澮淼飛於止濯
烟嵐而走塵陷汪洋衍肆可淵而瀦可瀆而注可泚
而環也至於遥岑不雲平畦遂斷水之行乎地中者
江湖實驅而有之或未旱而綆汲匱雖靈山福地不

免焉淨慈爲寺甲於杭負山面湖出清泚而瞰綠淨
宜若不啬於泉也而鏗鯨擊鼉千指頤哺齋盂茗椀
漱風嚥月揩揩乎晨夕之供水之畔湖而私於井者
不給則取餘於湖山君悪焉法薰之來馭禪以律而
梵矩嚴約衆以巳而緇計裕增舊濯新無一或闕定
餘周視其庭慨然嘆曰美哉山辯之有斯剎也而猶
病於汲以錫叩地而祝曰井於斯泉於斯衆粲然笑
謂是信有泉耶薰弗爲書亟召工具畚挿劖佛殿之
前隙爲雙井對峙未尋而液尺丈而湖及泉而湁湧
既甃而渟泓不與時虧溢丹其[illegible]憩斯泉之所以異

者涵翠麓之寒清竅靈源而獨出非假道於江而借
資於湖也其潛也如遯其見也如期深以蓄其德高
以下其施其猶特立之君子而能擇其人者歟是可
尚巳薰復祟二亭以貴其上而謁記於余余辭曰孤
山六一泉實歐蘇惠勤之勝迹故以泉名於湖茲泉
也固非偶然者若重以記無嫌自詭於先賢乎薰曰
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盖未始無配吾將進雙井
而反六一則孤山之泉不孤矣否則歐蘇笑人寂寂
於記乎何遜余無以辭因識其顛末而繫之以銘云
水胎於乾而育於坎凌高沃深不召而感彼旱如恭

以血歃兵屬鞬一呼枯甃儵盈相是幻泉爲法之乳
寂以心法如子得哺昔泉之闕蟄於九淵垢佛渴祖
爲薰出焉清夏與冬蒸雲化雨澤我大地洗衆生苦
我笑謂薰口吸西江一滴不嚥付此井雙（ ）又雙井
詩爲石田薰禪師賦水神何時生六翮飛出雙泉江
練白平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揖客轆轤初動
曉星橫夜捲寒瓊聲浩浩千年佛殿礎花乾十畝空
庭陰修栢問泉何事趣奇觀故向庭前作真澤昔年
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猶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枯
甃沿山有龜坼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脈

幡風胥動兩無干細詮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為井
記了不相干勞刻畫寄詩更欲結茶緣付與宗風自
鋌柏
神運井在香積厨內泉極甘冽啟焉冲照其下縱廣
約二丈餘窺深悸魂內外引汲不竭嘉定時有六甲
神嘗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云相傳其脈與江水通
又名通江
圓照井在羅漢殿後宋熙寧癸丑歲大旱湖井皆涸
圓照本禪師於此卓錫遂有金色鰻魚隨甘泉湧出
因浚為井寺衆千餘豐周瓢飲其魚則別甃方池於

淨居之傍放生其間至今池以金鰻名焉
隱龍井在萬工池畔相傳有龍潛伏其中故名
錢王井在寺左法因院（即今發祥祠）
吉祥井在堆雲路傍嘉泰癸未尤溪僧宗明鑿
四眼井在寺東半里南屏縣九曜東行嵱嵷迴繞又
北折而西為中峯為雷峯寺當諸峯中堪輿謂如白
象卷湖之形而三門臨湖傍藕花居左道所由出也
咸淳志圖尚載自錢湖門過長橋經西關門（即今雷峯塔路）
沿湖四五里至太子灣為南新路父老相傳後為賈
似道以寺址靈氣所鍾於此刋山浚井鬬為道衎靈

氣曳矣
嶺峪
錢王嶺舊名錢糧司嶺在寺西三里吳越王建司其
上以徵山課逾嶺有龍母井甘溪過軍橋度橋可出
進龍浦渡江
萬松嶺在寺東二里逾嶺可至兵馬司夾道多古松
虬龍夭矯干霄翳日宋時密邇大內其麓有茶坊嶺
以宋設茶坊於此故名踰嶺而北逕里許抵清波門
入城
方家峪在南屏之陽六朝以前峪中林莽茂密幽烟

冥緬閒無人居實南山一奥區也入五代至南渡則
方氏與山民錯居梵刹與琳宮鱗次舊有永隆寺慶
敘寺褒親崇壽寺西蓮瑞相寺廣慈院寶藏院廣嚴
院廣福院淨教院安福禪院水月寺西林法慧院惠
仙觀並麗峪之西北有嶺曰梯雲逾嶺可出大慈山
西南有嶺曰慈雲逾嶺可達松關以至浙江驛○蘇
軾梯雲嶺詩千尺長松挂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
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樹影多○張翥清明雨晴
過慈雲嶺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扈從名龍
鳳識空山氣歇馬牟坍損海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

嶺路靈雲濕翠生日暮人歸烟樹黑鐵𪔂啼雨上宮
城
園寨
小蓬萊在寺對中峯晉葛洪棲隱於此故名岫巒冲
深松篁攢茂因岡疊磴因澗疏流洞可布席梁可策
杖俱似神工鬼斧幻出靈奇世間千稽購工無此巧
斵實湖南絕勝地也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
宜此憑寄焉宋爲内侍甘昇園遂名甘園又名湖曲
園理宗嘗臨幸有御愛松丹井望湖亭西湖一曲後
歸趙觀文謝節使仙跡湮埋滄桑易主近二十年間

巳四更券今又他屬矣○周密小蓬萊詩小小蓬萊
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
前御愛松
勝景園在雷峯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
太后以賜韓侂胄改名南園後復改名慶樂園陸務
觀游有南園記
翠芳園在寺對宋孝宗建名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
有五花亭蘭栧椒槎咸淳中建宗陽宮亭館花石移
取殆盡不待今日嘆黍離矣
雙清園在寺左相傳宋有高[illegible]沉淸溪元有[illegible]淸遠

俱禪隱於此故名今屬發祥祠爲經始居
珍珠園在雷峯之陰宋張循王俊別墅内有泉迸出
纍纍如貫珠官庫取以釀酒董嗣杲趙大慈山珍珠
泉詩別有雷峯峯下圃一泓埋沒在蓬蒿即此泉也
又有高寒堂嘗經臨幸今屬包氏業矣
金鼓寨在九曜峯
灣里
太子灣在發祥祠左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攢園
浴鵠灣在赤山港口其水曲爲浴鵠灣張伯雨嘗構
水軒棲逸於此○劉邦彥詩二首浴鵠灣頭春水呼

猿洞口晴雲漁歌款款互答樵唱悠悠獨聞　春水
初生浴鵠灣簑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
掩綠陰淸晝閒
飛仙里在長橋宋李菱遇仙飛昇處事見靈異
墩埠
仙姥墩舊在長橋東神仙傳云姥餘杭人也嫁於西
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
與姥沽酒飲而甘之是後羣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
償酒償姥服化去後十餘年有人過洞庭湖邊見賣
百花酒者即姥也前所居址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

途矣◯王介甫詩緑漪堂前湖水緑歸來正復行荷
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赤山埠在九曜峯麓與赤山聯屬其土赤埴故名册
槪閘湖爭渡而泊此者無虛日自此南折而西逾錢
王嶺出江干商旅不絶宋有牛羊瀦宮今有天醫宮
在焉◯張與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稀
欲行不行徙步遷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曲徑
迷采蓮舟傍緑荷歸款乃一聲天欲暝隔花驚起鷺
鷥飛

論曰志淨慈而及所映帶諸方若椽而有之者何稱

南屏之名也南屏影落兩湖勢盤百谷山脉傍縈山
骨下挺若鰲戴而出者遊屐所經遊目所望儼然羣
愚列而拱帷張所以名南屏者矣若夫慧日光吞萬
象從來奄有華藏而五百應眞清風之拂又不啻寶
志公金地藏之架裟一角矣且佛法大典或有拾爲
常住者安知非他日帷障中物以論佛國郛郭也故
書　　　　敬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一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二

建置

敘曰内典以成住壞空爲一轆轤劫一大劫總八十轆
轤則知因有變遷乃有世界無變遷世界不立卽琳
宮梵宇等如是觀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剏自周顯德
元年吳越錢忠懿王號曰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額
壽寧禪院壽燬高宗紹興十九年改今額後屢燬入
國朝燬而建者數矣夫五代迄今幾七百餘年耳其
間興廢廢興宛然轆轤旋轉矧阿僧祇劫哉然始華
光終須彌相三大劫中各有佛千雖出生示滅任世

者總一佛也淨慈歷代諸名德後先剏復者能現疊
飛鳥革於荒榛斷棘中其堅固雄猛心與佛任何異
故興廢廢興而總命曰建置前建法幢者代不乏人
有不變不遷者與轆轤劫俱無窮耳紀建置

殿堂

大雄殿五楹高十三丈卽淨慈正殿也飛簷鴟尾藻
井虹梁結構莊嚴氣象閎偉中奉大如來像三身青
螺紺目趺坐寶蓮金色晃耀威綱騰煜妙相無比迦
葉阿難立侍左右梵王帝釋旁列其前又十地菩薩
暨十八諸天周繞拱衛俱相好矜持妙麗光明瞻仰

尚敬其北壁則補陁大士躡鼇首翔立巨浪中神觀
如生慈威具足殿自周顯德元年吳越忠懿王錢俶
建宋紹興初燬至九年高宗復建未幾又燬孝宗賜
金成之嘉泰四年又燬嘉定十三年寧宗勅住持妙
崧復建至元庚寅又燬住持至慧復建洪武癸亥二
十五年閏十二月又燬恭德銘力募復建永樂八年
住持德純相繼成之正統丁巳年又燬住持宗妙東
明慧出同建成化二十年智源重脩弘治十年文懷
脩萬曆二十三年圓清脩下廡左右翼有大經藏四
龕莊校瓌瑋丹彩煒然正統十年　英宗皇帝萬曆

二十八年　今上皇帝欽頒法寶也〇程珌重建淨
慈報恩光孝禪寺碑記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驚
嚴布金園則以人力故唯與人力故則有易與難然
而願力堅雖艱亦成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
荒不記年吳越號慧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敷席皇
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載易今名厄
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眞曇密法進實殿經營孝
皇御曆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埃
於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亂傑閣層空天晝雲浮河
沙眞諦飄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費大莫

與星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崧一顧慨然就振祖
風爾謀擇材爾謀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人駭
嘆謂出神力無疑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人眈眈廣
廈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翩自爾八
年住牒四傳淶卅金碧迄未之圓辛巳有命以崧再
至至不朞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
轉鸞翎堦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
題金椽聳乎琱玳良出千秋紀節召入闕庭賜號紫
衣殊渥無倫椒殿邃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
聞施以金繒川委雲蒸佛行有索亦復自傾嗟此突

兀其工匪易凡二十年始終乃備曉言佛行傳佛照
衣有行有法聲傾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
故故復重來今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
之顧惟天賦寂茂興隍清幽往來錢唐諸山渺然不
記歲月凡劉道眞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
經摽元之所志莫不披宿風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
或偕釋子道入俱度風篁之嶺或與高人勝士同登
月桂之峰或賦歸而屢宿石橋或采藥而獨瓢冷澗
或過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賡遵式之留
題或聽智僧之長嘯或近元誌眞之張寶帳或遥瞻

釋迦之上躡峰巔由前世曾遊所愧今生失脚已而
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威儀隊仗雲行雨布再
生彌勒之峰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分餘脉復
過穿珠一結帀峰穹窿寶塔聳矗鐘於前應護一氣
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勿輕加於營築庶永闕
於靈奇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水
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閙清香烟霏四面起雲霧
雜芬芳其俗習宮室佛屋擬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
金碧煌上舂百寶蓋宴坐以胡床南方精飲食玉粒
其露凝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

幽宮室之盛羣心之歸祗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
雲堂千衆坐臥食息何所觧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
受此供養永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普
無窮證無生忍造不二門食息自如坐臥何歉至若
諸佛以及羅漢能堅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
一切疾苦滿一切願欲昆蟲水旱永絕災異山河大
地悉得安寧則持畲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然如上
莊嚴如上功德稍爲有厎禪未是離世法須於光明
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閣如光明如來方爲實
相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巍巍永劫不壞以此功

德是爲淨慈鄰峰與起辨才今日同聞知見禪師俗
徐氏妙崧賜號佛行禪師云○虞集重脩淨慈報恩
光孝禪寺記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在郡城之陰西
臨湖水後周時錢氏國於吳越忠懿王假勅迎衢州
慈化定慧禪師道潛至其府受菩薩戒建慧日永明
寺以居之今淨慈寺也從之者衆潛師嘗從忠懿求
塔下金銅十六羅漢像忠懿適夢十六人者從潛公
行異而與之斯有羅漢殿之始也智覺禪師延壽者
餘杭人旣出家寄受部國師支記說法雪竇建隆勅
忠懿王迎居靈隱山遂住永明居十五年嘗以佛祖

大意經綸正宗假申問荅作宗鏡錄一百卷則寺有
宗鏡堂也熙寧中郡守陳公襄請圓照宗本居之歲
旱湖水盡涸寺西隅井泉出有金色鰻魚游焉因鑿
爲井寺衆千餘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元豐勅繼之
者其門人善本時所謂大小本也宋南渡寺燬而復
興紹興初高宗臨幸延湖州道容來居復十六大士
之舊并塑五百阿羅漢像皆出一僧之手像成而化
去九年始更賜淨慈之額旣而又燬孝宗時賜金成
之未數十年又燬住山有退谷義雲剛於朝給錢以
更作後數十年少林妙崧主之賜田曰泰寧莊給定

四年王者石田法薰猶以寺之取水爲遠薰以杖叩佛殿前地曰使鑿雙井大出泉以給衆景定五年虛堂至愚王之賜以禮部度僧空牒若干以鬻金備用又賜田曰天錫莊不十餘年而宋亡矣宋在東南時宰定其京輔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爲諸刹之綱領而淨慈注其中故非碩師莫居焉惟我聖朝尤崇奉 像教乃爲 置總統之師又置行宣政院之官以理其寺事位望略同省府又以省臣之最貴者領之則淨慈之選爲甚艱矣至元中住山無文義傳置田若干畝名至元莊庚寅寺又燬傳道之化

而阿濕毘尊者不壞自是住山者以次像之古田德垕作衆堂以居諸方之尊宿次作庫堂旃檀林觀音殿愚極至慧建佛殿法堂羅漢殿皆有像方山文寶作山門雪庭正傳作選佛場宗鏡堂晦機元熙作千佛閣闢門外之道則拙照廣澤相之也東嶼德海作鐘樓方丈千瀨善慶作藏殿歷數十年累數師之勤各效其功猶有所待也至正壬午平山處林自中天竺行宣政院使高公納麟請來主茲山學者雲集適遭歲歉齋厨蕭條不憚勞苦以惠四衆緇素傾仰施予充斥朝夕鐘鼓至者如歸又積其餘以備營建於是觀音羅漢之殿嚴飾相好學者游息安禪之所增益完美尊而祖堂幽而三塔廊廡之脩庫庾之積凡所宜有莫不備焉諸方以爲儀則至於舉揚正令激昂方來又師之餘而益篤者也昔高公自樞密同知均逸外服以領宣政出其經濟之緒餘略施於佛刹抉宿蠹之盤踞絕請謁之弊習起老宿於滯淹引養恬於枯寂而後老師宿座有以自見久參初學各得其所叢林風致煥然一新右丞相別怯里不花以世勳舊德躬爲外護先後左右名公大臣贊襄文治底於無爲使浮屠氏之人得以行其道有如平山者焉

則其歸相天子所謂共天職治天民任賢得人可知矣後之賢者又將觀於一刹而有考於一代之盛乎

○朱鏞重脩淨慈禪寺碑記欽差兩浙總鎭太監張公以碩德雅望臨涖茲土奸宄潛息而雨暘時若士民樂業而穀粟以登皡皡熙熙復還曩古盛治且留意儒術兼崇重像教近以省方觀民覩淨慈佛刹舊碑斷裂慨然興歎重念金輪失馭不有刻文無所依於稽乃喜捨厚資聿新福壞殿堂寮廡以次而完仍樹穹碑大書深鐫光照林麓遂請訂諸新志考諸古牒維杭爲郡在三吳都會今於兩浙實會府方伯連

帥臺省藩維治所我　皇明定鼎金陵疆理天下五
服方嶽十有三而浙江爲之首稱密邇京師之屏之
翰自昔名山大川風氣翕聚聞於天下者往往推先
吾郡其有事南北西東之行者必道出此以得寓目
游觀嚮仰爲快〻憬然兩浙名山大川不一而以五
山十刹爲大叢林而淨慈寺則五山之領袖然也刱
始五代周顯德初吳越錢忠懿王俶首迎三衢慈化
定慧禪師道潛爲開山始祖山奠西湖之陽翠屏羅
峙俯瞰湖波尊踞端重左右峯巒環拱掩映殆天開
偉觀地湧靈區如子孫之環拱祖禰宴間如門人承

學之諦聽師資又如諸天萬象四衆八部周匝侍衛
靈鷲舍衛給孤獨園釋尊出興說法度世而然實茲
山之勝槩也其中則巋然大雄鉅殿莊嚴法界肖釋
尊像三搏土範金爲飾崇七十尺廣稱之諸天翊護
咸秩惟聾其左崇構飛翬中肖三大士阿羅漢像具
五百皆崇丈餘堂以間計者五十其右則列僧堂四
方緇笠來逝來止者歲恒不減數十百衆朝鐘暮磬
晨香夕燈祝延　皇上萬萬歲壽周旋室廬羅絡擁
從蜂房水渦殆亦數十百所則茲山之傑構也後峙
宗鏡堂揮麈談法開啟迷障權正譬曉廸引四衆透

入項漸圓覺門戶則智覺永明壽禪師在宋建隆初
著錄百卷忠懿王請繼法席闡揚祖風提佛正印傳
心宗敘宗鏡者也繼是則圓照宗本居之適歲旱水
涸寺之西隅有泉湧出有金色鰻鱺之祥因鑿爲井
飲千衆不竭遂以圓號名之繼嗣則門人大通善本
故所稱有大小本也南渡寺燬紹興初高宗臨幸延
吳興道容主之遂復舊規凡像設皆出一僧之手工
既訖而化去九年更賜淨慈之額曾未幾時又燬孝
宗乃出内帑金成之退谷義雲少林妙崧相繼主席
賜田泰寧莊紹定四年主者石田法薰以艱於取水

乃鑿雙井殿前景定五年虛堂至愚在席縣官爲錫
祠部牒若干鬻金給用又賜田天錫莊在元則晉總
統行宣政院尋司釋教公事至元中任山無文義傳
置田至元莊與寅寺又燬阿濕毘尊者不壞古田德
垕作蒙堂以居尊宿作庫堂旃檀林觀音殿愚極至
慧復新殿宇法堂羅漢殿皆有像方山文珤作山門
雪庭正傳作選佛場宗鏡堂胡幾元熙作千佛閣闢
正行道來嗣德海作鐘樓方丈千瀨善慶作藏殿至
正壬午平山處林來繼飾觀音二大士像并羅漢爲
之一新稱右祖拾廊廡三拾庫庾畢備迨入我　皇

明混一海宇洪武初同菴夷簡栽松竹坐山林菴戊
寅癸亥殿又燬祖芳道聯於戊寅建法堂方丈香積
厨永樂一源德純復建佛殿前菴師曠復羅漢堂宣
德壬子覺菴宗妙復山門正統丁巳大殿又燬己未
宗妙迎東明慧昱同建正殿復還舊觀乙丑昭菴宗
靜　欽賜大藏金典仍賜璽書加護天順庚辰別宗
一演荷　欽賜白金乃建僧堂則玆山綿歷累世勞
績也成化甲午古淵智源紹隆法席乃重修大雄寶
殿及三大士羅漢堂增飾像貌前周行之左增建坊
門浙藩叅相盱江左贊時坍大書扁以揭之實修

元右立坊榜浙東憲訪使憲公希貢所書南山相輝
映焉復立萬峯塔院歲甲辰春迎名衲善知識異巖
似瑜者領叅學二百衆止觀內修四方向慕至者又
將數百衆士俗慕法而來輸金載粟膜拜求福入齋
供者充斥後先相望於道日增月益猗歟盛哉是不
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者矣誠宜勒文樂石刊告
來者尚永肩乃傳以求無孤道濟永明諸祖弘法之
心哉必有審契而紹述之者矣請誌有方以俟無窮
云〇江淵重修淨慈禪寺記西湖南屏山之陽有禪
刹焉題曰清淨慈門相傳剏自五代迄於有宋始永

明道潛禪師開山號慧日永明院吳越王倣延智覺
壽禪師為永明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延祐間建千佛
閣入　國朝永樂初建三大士羅漢諸殿宣德七年
重建天王殿其大雄殿則建自正統四年中間屢經
燬復未有志刻無所於考事莫詳焉當其時名僧若
曠希古妙覺菴昱東明者皆有戒行衣鉢之傳至今
人猶稱之時亦有富家大姓喜佛事而慕僧行者往
往捨泉貨粟帛之羸以資福利俗向化而心易感官
不擾而業易完琳宮梵宇相望於西湖之濱是寺則
宏麗靚深崇飾高曠名列五山實諸山之宗去湖不

百步而近來游來觀者月無虛日繁華之境此其最
勝者歟比歲歉而民貧賦役煩重向善之念既衰浮
屠之法不興丹碧毀剝木瓦隊落過者嘆息雖有善
信之徒孰肯施巳財為莊嚴僧衆加念日就欹傾未
易營度迺弘治庚申春　朝廷以四方災異屢見軫
念黎元　簡命中貴之好善而賢能體　上意者賚
內帑金幣若干散諸名山以為民祈福太監李公輟
侍從以行駐節錢塘時太監麥公鎮臨玆土威行惠
洽人和歲豐二公適至有同情之好相與歷覽諸山
古刹至是慨然興嗟以謂地雖佳勝殿宇頹廢不稱

祝釐　聖壽之所即捐白金二百兩賜寺之主僧文
懷領之俾幹葺焉所謂天王殿者廢最甚力衆而工
多乃請於鎭守公庀工掄材凡土木坏墁陶瓦丹堊
工食之費若干皆此焉出工旣告成嗣歲辛酉秋加
賜白金三十兩三大士羅漢殿亦加修飾前後執其
事者又僧行莊也舊規旣復來徵嘉歎非　朝廷曠
蕩之恩鎭守公作成之易其不委諸頹仆者幾希寺
之下院曰藕花居亦刑太監張公塋寺瘞於左協助
工費增重山門衆感焉澗丁艱家居廬守先墓去寺
僅隔一山鎭守公雅重斯文一日遣文懷輩具事乞

文刻石以侈　上恩以示永久其徒過我廬而問焉
具言像教之說寺之興建始末亦莫能詳也史稱吳
越王俶崇信釋氏前後建寺數百此蓋其一云○王
穉登記畧十九早訪李舍人於城中寓宅座上遇淨
慈僧談藕花居之勝又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
相國門人鄞門同游也余旣心艶藕花又欲見余君
商畧相國文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
湧金門西過清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
田可人隔湖望昨日游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先
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家丘壠
爲塚白楊秋氣瑟瑟居旁臨湖藕花四匝木葉露下
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宇爲青蓮又云遠公
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君座上僧出逆問余君
已出遊昭慶僧打饑欲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
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元年錢俶建南渡間燬
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罘不恩
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西搆田字殿貯五百
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
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
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鬧鳩啼屋上湖面

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陳堯佐游淨慈寺詩附郭山
光峭若蓮倚空樓閣白雲巔孤軒半出青松杪顥氣
疑游碧漢邊惜別擬留風外燕傷秋因感雨中蟬人
家掩映藏漁浦烏樹扶疎沒水天痛飲豈同蓮社客
狂歌聊許竹林賢忘形且盡尊前樂休憶棲嚴與濟
川○蘇軾詩我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
從舊社得心印似省生前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沒
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
諸○白珽詩金額昭回龍鳳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
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間帝子釜槎金瀲灔

家人卦别翠屏顏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山○徐賁詩看山候吻騎騎西湖道逶迤烟際塘苒苒風中篠谷寒聽鶯遷路遠逢花少林蹊幾登頓僧房更窅窕重來感昔時翻令失幽抱○錢溥詩湧金門外路非遥綠滿蘇堤柳正嬌鵁鶄動彩雲浮水面鷗飛白雪颺山腰上方臺閣連三竺下界笙歌徧六橋今日西湖烟雨外定無遺老問前朝○劉泰詩步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闌衬客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忘饑渴想詩懷清似玉壺氷○釋方澤詩

湖南名利蔭清華樓閣翬飛帶郭斜日動水光翻棟宇風飄雲影墮袈裟山神或獻霜前菓林鳥爭啣雨後花嚼昔爲尋宗鏡室幾回揚楫泛孤槎○王守仁詩卧病深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王世貞詩擁刹芙蓉翠欲翔拂雲雙練吐寒香十千乾闥婆天樂五百阿羅漢道場未必應真超刼火還因勝地屬空王舊園實傍珍珠墅指點烟蹤並渺茫○田汝成詩紺殿蔚春陰苍蘿護紫岑池蓮風冉冉寺竹雨沉沉花遶行廊遠香流别院深樵歌山徑晚時聽悅松吟○黃省曾詩隱才抗貞步逍履存同渊琴瑟心既開登捫與兹掉洸洸北湖風窅窅南山眺雙情交遠襟晨論皆清詔蘭易佐騰羽翠阜延與蕭雲紀倏攀仰表刹在瞻造金軀儼我容寶宇廓層嶠五藥懸采掇八正期旌邵雲林弭法鼓茗木鳴芳翮遨裏末云已盤徊盡西照○王直詩二首雨灑千峯湖色昏漁歌樵唱亂前村一瓢一衲經行處黃葉蕭蕭到寺門　草堂纔歷暎寒燈老衲相依課小乘休咲俗緣還未斷閉門趺坐也如僧○李旹行詩攬勝投名

山信迹遵玄境與隨覺路遷心與空門靜雲樹湧蕭跡水月相輝映天寒夕梵微木落霜鍾應倦鳥下松林歸僧掩蘿逕景眺遐想舒物討幽懷罄揮琴鶴共娛講法龍爭聽衹樹鳴山風雨花落湖鏡於焉結芳社聊以袪塵病聆此碧巖棲因之有悟性○師機詩由旬徑咸夷棲樾嚮清徹鮮颸湖上來寶月空中潔耶離遠漣漪邈與囂塵絕金田布選幽薝蔔香未歇無生五百尊奇像何森列緣心入道場不生亦不滅無煩戲若修孰製侵塡碣生浮今亦弁宦微早尤烈柰苑暫覓開菩提頓開發鳳刹千層霄鶴田出茂樾

蓮花堂心艸流鶯和禪悅化城信虛無欲海自漂沒
五毒苦煎熬二鼠悲馭忽不知衆苾蒭少得解紛結
永願蔭慈雲靜寧可掃熱○屠隆三首積翠高無極
南山落寺門風篁謝煩暑僧梵自朝昏秪以心常寂
何關境不喧理應冥事觀隨意誦真言　大道歸真
歇禪宗屬永明香臺踈磬落定水夕湖平曾不遠都
市居然是化城鳥啼修竹裏圓悟此聞聲　湖色晚
初霽經聲遠更微烟銷見寶婆羅長暗朱扉法界心
心是塵勞事事非底頭經棒喝處處了禪機○吳新
詩青山枕湖濱梵宇依林麓松門對浮屠夾道映灌

木妙花開淨土無風香自馥寶座禮金儀瞻敬啟心
目別院列應真慈悲兼嚴肅良哉慧日師彥範恒自
勗照萬法為鏡三界無逃矚余游淸凉境徘徊想遺
躅願以芭蕉身得入茸蔟族山腹蓮花洞可以託棲
宿○王野詩佛刹開弘敞青山擁護持莊嚴爍心目
皈敬肅容儀鑪氣薰林馥經聲化獸慈前峯餘廢搶
後院冷遺基翠釜炊香米蒼崖繡古辭澤沾圓照水
法朗永明曦趺坐蓮花石如生七寶池○曹學佺詩
客居匪一朝但覺恒有事風日漸悠長三春已稱季
透迤歷舊堤莊嚴到淨寺香臺自般若法身為舍利
看花雖不殊遇物多古思斜陽半捨中羣峯映蒼翠
○徐𤊹詩隨喜黃金布地開南屏山影壓空門閣藏
經律三千卷殿列聲聞五百尊雙井湧泉通石脉亂
巖開洞斷雲根從僧共話淹留久回首雷峯夕照昏
金剛殿三楹為寺三門顯德元年建中龕彌勒佛銅
像一尊後繪韋馱像一尊左右兩壁繪靈山淨土二
會塑執金剛神二尊紹興初燬咸淳間住持文寶復
建洪武癸亥又燬宣德七年住持宗妙化王晋安同
建○虞淳熙慈門詩淸池立鷺子赤欄繞鷄園四十
早歸來田衣入此門

應真殿四十九楹即五百羅漢田字殿也在正殿之
西顯德元年稽禪師移奉捨下金銅十六大士始建
及南渡燬紹興二十三年高宗臨幸勅佛智道容重
建復十六大士并五百羅漢像各高數丈元貞間愚
極至慧修至正壬午處林修洪武二十五年又燬永
樂二十年師顒復建成化十九年智源修萬曆四年
德儀修乙巳朱廣淇感異夢捐貲增飾彩一新○
曹勛五百羅漢殿記臨安都會實據形勝東連巨浸
拱溟渤之空濶西接天目孕山乳之宏秀而朝背負
勢兼吳越覆壓千里利盡南服而湖山在其右一水

練明名岫環疊平碧十餘里旁岸皆僧坊實祉淨慈
山報恩光孝禪寺實居其首在錢氏時爲永明寺慈
化定慧師道潛居之潛有行業一時推重嘗請於忠
懿王求輸下金銅羅漢像會王曾夢十六大士從師
而行容符請意因知其求歸於精舍是知多士一日
高歸於風煙之上者光景固肇於此矣是後智覺壽
禪師相繼任持作宗鏡錄等數萬言爲衲子指南至
聖朝神宗皇帝以圓照禪師宗本大通禪師善本相
繼法席英風義槩聲徹上都詔對殿中名動海內叢
林之盛鬱爲南山之冠建炎初寺遭回祿基址僅存

緇褐蕭然遂爲荆榛之地住山者第辦粥飯已爲能
事無復有一毫興建意紹興初舉華巡幸暨蹕此邦
士大夫往往感今懷昔訪尋舊褱所咸從稍復舊觀日
以爲念會有蕭湖州佛智大師道容住持衆請之容
既至創闢堂宇桂棍禪徒魚鼓聲聞一新爽塏又念
昔金銅像蔓應殊勝且無礙神通有不思議力乃勞
心募化罔憚寒暑能者効勤巧者獻工富者輸材辨
者勸施以至行商坐賈田閭著姓破慳捨有整不故
基創建五百大士釋迦中尊金碧相鮮冊綴有叙行
列棋對環向序居蕭散契方廣之名莊嚴等石橋之

勝檳題煥麗絣以重樞應供之相覺顏間俱有喜色
逮及寶幢化幡帳座供罷凡作佛事者靡不畢舉嗚
工於癸酉之夏落成於戊寅之春訖歲五周始卽厥
緒四方觀者莫不讚嘆規制雄偉像與法稱大江而
南得未曾有宜爲行都道場之冠塑者一僧事竟卽
化原夫涅槃經義謂昔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千盜
擴去併劓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人有告之曰
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
拾至王大林精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蓋其因苦
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

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回向正念
具大神通成就一切者時勸化有承宣使王公繼先
名重一時心存諸佛善緣所在無不導衆心而稱首
故茲勝事助緣最於他人自治木塑造裝襪修供莫
不身親惟興隆之意豈昔因中於儼然未散處自有
一種法性不然何歸依向道之切也佛智嘗謂予曰
物之成毀率繫人念之善惡彼念之不善則寺之殿
宇山立嶽峙蔽虧日月者可使灰飛烟滅掃地無餘
至念之善希慷慨欲復則瓦礫之場化爲蓮宇荒穢
弗治倏爾金碧不疾而速日就有成其於生滅成壞

變現須臾於其中間竟亦何有然所以爲不滅計者畢竟不在念外也若止於觀感而化自一鄉至一國被於天下後世其利益可勝言哉心法悉繫於念明矣佛智嚴踐端粹皆在正受攝相歸性信於諸方屢求文於予迺捷寺廢興羅漢因果檀那資助佛皆竭力及總費十萬餘緡敘爲梗槩俾覽者具詳衆事於予文施誠不唐捐○沈友儒重修羅漢殿記歲次丙子六月岳伯順所胡公偕予避暑淨慈瞻禮阿羅漢語及梁時姑蘇靈巖寺成有異僧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入畫像於壁而去未幾胡僧見之曰此西土智積

菩薩像也於是道俗皈依如師出世唐相陸象先弟得危疾一日有僧叩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索杯水噀之病已象先出金帛謝不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由尚書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徧從寺僧求之不得悵然欲還見壁間像肖焉驚喜急拜施錢五十萬大作佛事後去智積之靈異如此今五百中豈無耶徧閱像位無之惟第一百二十九與一百三十九俱書帝綱余曰寧有兩帝綱再稽溥記第一百二十九書智積然志稱智積黧面梵相則一百三十九實似之而一百二十九位之誤書審矣爲更置焉噫自肖像以來凡幾百禩智積待余始顯豈非數歟抑緣我雲龍公因請日本剎自吳越忠懿王從永明潛師金銅十六羅漢像之請斯有羅漢殿之始宋紹興初高宗臨幸延若溪道容來居復十六大士之舊并塑五百羅漢像以三大士領之嗣後毀即復與代不乏人而戒行範衆捐貲勸募則元有平山林公明有祖芳聯公簡菴績公乃今崇構翬飛像設莊嚴儀等拮据十年之力也願一言以永其傳余不習出世法竊聞蘇文忠頌十八羅漢至稱貸外父程公錢因得歸蜀

以爲慈悲深重急於接物寄弟子由俾以時修敬集福祈年其廣州資福寺五百羅漢閣偈言有曰海波不揚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偉其盻蠁至矣而歸於老比丘祖堂王極壯麗足爲嶺南導師至紀東阿蔦誠院像成則曰使天下士皆如僧言論必作作必成功名豈少乃若青州青山羅漢堂是王君榮捨墓左以資先人之福者也陸渭南爲奕公記既稱淵壑岩竇之美如身在峨眉天台而繼之以美人有親得養與葬祭可無憾者至自喟不大今且老矣悲惻愴然由此觀之則

羅漢之記於名公鉅筆久矣矧淨慈俯瞰西湖琴繞
南屏勝甲五山爲錢塘大剎靈秀攸鍾有非青州之
青山可擬又得博通內典闡揚宗風如我雲者扺猊
揮麈成事之易易忝奕公宜其殿宇閎深上與資福
寶閣並雄也哉且即相融性需教開昏見聞隨喜固
有不煩唇吻而回向菩提者其爲導師奚讓祖堂以
是寶之順所公公曰蘇以頌言寄弟陸緣觸像思親
孝友之情藹然詞表是言及之所謂援墨入儒非耶
余唯唯遂書

三大士殿三楹在應眞殿後奉觀音文殊普賢三聖

其始與應眞同建至元住持處林修永樂間住持師
績重建并塑三十二應於兩壁成化二十年住持智
源修萬曆二十八年住持文英性蓮重建

觀音殿在正殿左景定間住持德垕建洪武二十五
年燬住持道聯復建今廢

藏經殿在正殿右泰定間住持善慶建今廢

伽藍殿三楹在毘盧閣基之左內供護教明王華光
修利及六甲諸神萬曆乙卯辨才增葺前軒

祖師殿三楹在毘盧閣右內供達磨及清涼益天台
韶定慧濬智覺壽五祖像萬曆丙午圓嶽重修

望祭殿舊在南屏絕頂今廢○許光祚紀事宋旣南
遷諸陵之在西落者猶二帝之在北狄也每歲時伏
臘阻絕而不得祭於是建殿於淨慈寺之後扁曰望
祭歲時遣一差吏朝官往祭讀祝唯是盤食茶湯三
獻巳耳其詞曰眉正仲春感戴濡於雨露心馳西洛
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
秩土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
嗚呼神莫恫於乏祀禮莫廢於弗類當時君臣濡溺
晏安恢復之舉竟爲檜賊所陰阻西落諸陵其爲若
敖氏之餒鬼也久矣噫嘻望祭殿復遣官行禮想

西湖午夜燈火江上百里步障安然佚樂西洛之時
恫時怨寧不一僅之慮耶至奉迎二帝不過以忤奸
之戍吏明使其往而不返七傳而始入胡元幸耳至
楊璉眞伽悉伐其七帝之陵而以其骨雜牛馬骨置
之浮圖之底卒求一望祭遣官而不可得天之報施
非耶是耶先儒謂航海之變爲太祖太宗之報予謂
楊璉眞伽之伐七帝塚亦然豈非宋室子孫一大公
案哉○又詩白雲冉冉亭西洛望祭遙遙帳玉除原
廟衣冠勞想像祠官樂奏向空虛秋風酒酹南屏月
春日芹香湖上漁七帝寢園何處所憑高吊古倍踟躕

接引殿三楹即舊十方堂也在鐘樓前舊奉大接引
佛今更玄武殿矣俗傳玄武爲無量壽應身未知是
否
宗鏡堂五楹在毘盧閣後即演法堂也顯德元年建
後爲永明壽禪師會三宗義學集宗鏡錄於此因改
今額皇慶間住持正傳洪武初住持道聯先後重建
嘉靖四十三年燬萬曆丁亥圓峴復建甲辰明廣重
修丁未大壑遷永明靈骨建塔於堂後因更葺堂宇
敞嚴固肖祖像供奉其中以標宗鏡法脉又旁設禪
床甲乙兩行以棲禪定至庫庾庖湢無不庀具仍募

田六十餘畝山十四畝蕩十畝以贍齋供香火定
爲永明塔院世永其傳○寂音尊者惠洪宗鏡堂記
略余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即宗鏡堂)東
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余言永明和尚以
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水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
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
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
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卷傳於
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
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

飽食横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嘗深觀之其
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
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
率斥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横生疑難則
鈎深賾遠剖發幽翳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横
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
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
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
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稱數

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
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有菩薩晦無師智自
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
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
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
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
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
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
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絶口不言晚至
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

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爲祖師教外別
傳不立文字之法豈嘗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
達磨以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
經之義泯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
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
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愈
遠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茍簡其所從事欲安坐
而成譬如農夫惰於耰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
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
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厭冷
世攸安樂雲山明窻淨几之間橫篆烟而熟讀之則
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
傳之意也○中峯本禪師廣錄曰或問永明和尚作
宗鏡錄自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
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
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
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
士奇蹤異行雖後前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
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辨才之
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源是謂

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
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羣書
伸釋氏之眞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
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茍無二師之眞誠
玄解甚不可倣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
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
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
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
未悟而畧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
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茍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
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耶余曰達磨門
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不修
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
失念之差茍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
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鄒廸光憩宗鏡
堂詩維橈綠楊岸爰命靑槃策行者四五人鈎衣入
蒙密南屏鬱岧嶢琳宮寄巖崖枝樹舛互罥梲栱皆
背出檻風威羽鮮幢龍鱗甲拆法像有三身應眞計
五百憶昔壽禪師於此布法席言詮雖已繁圓鏡乃
歸一我來祇樹下彷彿天竺國碧篠吐笙簧靑松韻

琴瑟儀分茵陳飯手展貝多跌達風發梗竹香氣何
祕馥是時秋尚熱披衣坐禪室非無豪士豪爲憚律
僧律徒倚澹忘歸山空落紅日○朱長春太復期虞
長孺淳熙各領二子集宗鏡堂商壑公詩東震法雲
古南屏慧日前塔燈千刼影鏡月一宗懸虛室開賓
社清齋出佛筵露牛乘是白玉麈講能玄魚樂相知
地龍恭自在天遠公寬禁酒謝客幸移蓮道合圓三
教人逢恰七賢千秋起風雅百里應星躔列樹倚變
玉高山對五絃松濤動湖色嵐雨引江烟唄落經僧
席歌開游客船鶴陰鳴翥翥鷗呰浴娟娟應接文清

曠神情愜靜便散行穿竹翠吹坐藉苔錢禹穴西陵
外秦巡東海邊生貪無勝隱老矣付遊仙斂徒塵中
火空瓢石上泉名山可交讓吾欲伴逃禪
禪堂五楹在大雄殿之東北距十餘丈延接十方雲
水天順間住持一演重建萬曆庚子真玉修
懺堂舊在永明室南久廢萬曆庚戌大壑別建法華
臺之陰矣
家堂即訓沙彌習三學處久廢無攷

樓閣

鐘樓尚十餘丈在金剛殿西創建無考至正間東嶼
德海重建洪武十一年住持夷簡復建以舊鐘小仍
裘銅二萬餘觔鑄巨鐘懸其上撞之聲聞遠竪西湖
十景之一所謂南屏晚鐘者也萬曆丁亥內監孫隆
重修下供地藏十王東嶽諸像○宋濂淨慈寺新鑄
鐘銘并序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
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
觔鑄巨鐘懸之用物甚弘皆北斤安靜善立化歛所
致夷簡請爲銘與鐘相爲無極銘曰南屏之山中有
梵宮新作巨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住世乘戒
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始顯

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
神功闔闢化衛攝其陰趣升爲陽明聞聲而覺覺我
元性我性本空孰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
以擊以警昏昕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巍然共宣
妙法○徐一夔鐘偈序鐘偈總凡若干首淨慈禪寺
新鑄鐘成夔社上首一唱衆和以落之也偈亦詩類
佛所說諸經必重之以偈以申前義然多五言或七
言敷揚佛理以便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則四言五
言以至七言緣情指事而以音韻叶之淨慈鐘成諸
上首爭以言句落之然不曰詩而曰偈者崇法羅也

初杭之南北兩山禪寶教苑差次林立鐘魚之音此
鳴彼應自罹兵燹惟淨慈巋然獨存而鐘亦就毀今
祠卷禪師簡公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之席緇素向
慕又有修比丘之行者曰鎮菴靜雪堂立爲之募施
以資其行道於是化鋒弘宣法雲遠被施者川委遂
能以廢爲興凡棟宇之橈缺者甃甓之漶漫者既一
新之又聚銅造鐘得銅至二萬餘觔乃命攻金之工
作模範設鑪鞴擇日鼓鑄一冶而就曾不苦窳扣以
巨莛太音發越徹乎大千之內聵者以醒迷者以覺
見者聞者莫不讚歎禪師宏願所致語云逃空谷者

聞足音跫然而喜當兩山闃默之秋獨淨慈成此宏
偉之罷先衆刹而鳴誠爲希有茲諸上首之偈所由
以作歟余觀諸偈四韻八句其體如詩因罷寓理以
振揚宗風非世諦語言之比而其辭鏗鍧炳烺又有
詩家所不逮者蓋合二爲一也天門師繕寫成帙特
以示余且請題辭卷端余惟唐李胙州製寺勝幢以
資冥福而柳州先生實爲之贊余覩茲希有而不能
贊一辭諸上首既布濩於無窮余雖鄙劣何可不以
寸莛少試乎乃輒序之〇王洧南屏晚鐘詩涑水崖
碑半綠苔春遊誰向北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

城中應供回〇許大年詩柳岸花暝暮雲生隱隱初
傳一兩聲禪榻廢驚僧出定旅窗偏惱客含情月隨
逸韻朴菴扇風通遣音過鳳城催散游人罷歌舞玉
壺銀燭夜初更〇釋景隆詩緇衣朝暮禮空王高扣
鯨音徹大荒敲送斜陽初歛跡喚回明月午生光羊
裘樵子歸林塢綺席豪賓醉羽觴多少漁翁湖上宿
夜船兒女話凄凉〇凌雲翰雪鐘詩翠屏化作玉千
層樓近鐘聲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漫
騰騰華鯨設憶秋蟾月鐵馬渾疑夜響氷一百八聲
幾擊罷雷峯又點塔中燈〇張寧晚鐘詩幽夢忽驚

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粧人〇馬洪南
鄉子詞金磬罷泠泠風裊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花
底戶窗扃却似楓橋半夜聽僧已了殘經香斷薰鑪
月滿庭百八寶珠間搯遍聲停老鶴松間夢已醒〇
莫如忠詩一片南屏石廬無伴獨眠夜鐘何處動飛
落萬松嶺〇楊慎詩沙汀影泊仙槎蒲牢聲震兕沙
翠裡催圓寶月醉中敲醒繁華〇朱維京詩芙蓉列
爲屏中有梵王寺夜深萬籟寂鐘聲落荷芰〇洪瞻
祖詩何處望望暮禮幢風泉挾爽闢龍降蓮花色界
諸天合鷓鴣聲輸古樹雙隱藾白雲和宴坐入流晴

乃度空江姑蘇夜半長安曉較是靈山第一撞

鼓樓舊在金剛殿右與鐘樓並峙洪武間監寺智教

重建今毀

圓照樓在西隱巷即今萬峯深處熙寧間圓照建故

名樓之下有漿玉軒今並廢（）黃潛漿玉軒詩僧從

采眞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盖頭未白湖水

清見底吞風去無迹列坐陪羣君觴咏終日夕昔聞

有三咲今茲成六客後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天鏡樓與廢無攷姚少師廣孝有詩別見

毘盧閣五楹在大雄殿後顯德元年建紹興初燬紹

定間理宗復建御書華嚴法界四字爲額至元間又

燬相傳下有皇妃墓事見靈異

慧日閣三楹舊在宗鏡堂後即今永明塔址也宋淳

熙間孝宗建御書慧日閣三字以賜嘉定十六年洪

磔山崩閣圯基遂淪沒萬曆丁未大壑擬遷祖塔於

此寺衆咸以有傷龍脉尼之及開土得基橫十丈許

縱半之前有古甎礎甎皆二尺許四面花紋後有石

礎高丈餘陛礎盡露乃知昔藏宗鏡錄處也始歎服

無異議焉

千佛閣五楹高十丈餘在香積厨之西北五十武顯

德元年建嘉泰間燬淳祐十年理宗復建上親書正

徧知閣四字額以賜至元勅燬惟額存焉延祐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住持元熙重建其舊額爲浙東廉訪

使燕希貢別書欽於傍竟不知爲宋代御書也洪武

二十五年寺燬惟是閣巋然獨存永樂間住持德純

修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颶風驟發閣崩拜

石柱礎尚存虞淳熙徐應登俱有重建閣疏

文昌閣三楹在妙因房右萬曆三十一年葛憲副寅

亮建按星宿天樴盛光如來所統而化書云文昌已

證菩薩果故顯靈兆元命依佛廬搆閣

坊門

兩柠楔高五丈餘成化甲午住持智源重建一在塔

衕東二十武皇慶間燕希貢題曰南山一在寺西與

善廟界大叅左贊題曰翠屏萬曆壬辰內監孫隆徙

建萬工池左右一曰湖南佛國一曰震旦靈山

最勝法門在大殿後萬曆丙戌內監孫隆建周繚以

垣內植修竹古梅鬱成林矣

廊宇

長廊一百二十楹即寺兩廡自三門達至毘盧閣左

右相通顯德元年建宋錦山濟溪繪善財童子叅

五十三知識隱化之蹟於廡壁元季燬今從西翼門
經懺眞伽藍殿至宗鏡堂前輦陛依然即其故址也
選佛場舊在藏殿之東皇慶間住持正傳建今廢
旃檀林舊在歡喜巖下至元間住持德垕建今廢

亭室

居然亭在蓮花洞口嘉靖癸巳閩人洪玉方珠爲紹
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建此亭
以居之巧石層數長松秀峙湖山勝槩揚睫無遺○
江汝璧居然亭記亭在西湖南屏山之上刑曹照磨
張君德元爲今大泰西淙洪公而作也初公之守紹

興也以祀事詿誤待罪於杭假寓南屏之僧舍蓋自
嘉靖癸巳春閱夏而秋冬乃獲　俞旨以去時公之
危登遴眺而奇靡弗探汰泳翕游而秀靡弗擷等諸
倏來旋往曾弗能以信宿者得巳多矣顧有當厥心
春焉昕夕則尤在於山之所謂蓮花洞洞蓋負陵之
阿瞰湖之滙椽高明以爲之基攬廣大以爲之量奇
臻秀獻莫或閼焉蓋湖山之勝之會也於是諸從公
者咸請亭茲以侈公跡而照磨君者又公鄉人也遂
起而爲公亭亭成問名公曰居然哉蓋取朱子詩一
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之語云有闇厥旨者進而叩

公曰觀物者適也玩物者留也是以悠然之見式表
陶翁超然之游粤瞻坡老皆言適也而公也乃欲居
然錮而留之乎公曰有是哉夫留物者以跡適物者
以神子弗觀諸天地之神乎弗翕也則弗之闢弗靜
也則弗之動故淵之滙也弗淵則弗湍山之峙也弗
阿則弗凸幾則然也子是觀焉庸詎知夫居然者之
不爲超然耶又詎知夫悠然者之非居然者之爲之
耶抑吾於是觀有進焉者吾將玩心乎高明廣大之
域游思乎翕闢動靜之幾神而明之以居德也變而
通之以居業也推而行之以居師也三者進於觀矣

吾猶懼夫居之弗安無以爲資之地也而何留之病
哉叩者憮而退君子曰都公其善處名哉於取數廡
於稽類則大矣請記諸亭以諗來者公名珠字玉方
閩之莆田人西淙其別號也○羅之尙修居然亭疏
游南屏不知有慧日峯如未得門戶得慧日峯而不
問居然亭如未升堂至居然亭不登絕頂如未入室
既登絕頂而不瞰竹牟閣探雨華石猶之下帷而未
窺園今之游皆過門者也余從居然亭少憩稱快不
已蓋竹牟之所倚而絕頂是基全湖欲抱於懷雙隄
如垂帶而飄揚欲飛雷峯寶塔若玉女髼髻而待衆

木染卅峯山歟愆憶武林奇觀莫勝於此湖光秋色
謂非最勝時耶感斯亭頹廢無以招好事者之登臨
爰佀而新之令繼余來者將賞余之不謬必許我以
登高能賦不負此峯此亭者矣荒而充也聚而毓也
其庶幾由余扶其秘而超於境也何敢居焉書以代
跋○洪珠居然亭有感詩畏罪深居湖水濱小亭聊
爾傲風塵枕肱秋水雲同淨振羽天風鶴共神有甚
微名能約我幾多殘景謾愁人掀髯一笑出門去茆
屋青山處處春　山寺相依十月餘眼中魚鳥幾沉
虎恩深不獨生前幸罪重還堪水石居蓮洞倚空雲

出懶松濤飛雨客來疎薇垣晚來杯讌茅棟初成
學晦書

飛泳亭舊在萬工池左肅儀亭在南屏港口荷香亭
在藕花居通玄亭在雷峯絕頂至如南屏上下峯巒
洞壑間復有亭曰五花曰霽雲曰積翠曰發幽曰白
雲曰香籟曰湧泉曰齊雲今都廢即其址亦莫攷矣

永明室一名壽光室舊在宗鏡堂左即壽禪師勘辨
諸方叅學處嘉靖間燬

三宗室在宗鏡堂右永明禪師嘗集三宗義學之徒
於此今廢

台溫寮一名浙東寮舊在鐘樓之西以寓浙東化主

化司一名浙西寮舊在鼓樓之東以寓浙西化主今
並廢

廚庫

香積廚五楹在玄武殿後顯德初建內有神運井事
詳靈異正統戊寅道聯重建萬曆甲寅清杰修內奉
監齋神像有大竈三大鐵鍋三重數千觔可炊米數
十石其一最大者梁貞明二年鑄洪武初爲有司取
鑄軍器寺以兵息遂留藩司至今存焉大壑曰按寺建於顯德元年而此鍋玄之敘則云貞明二年鑄夫貞明之去顯德四十年矣豈未建寺而先鑄此鍋耶嘗閱諸尊宿

云未刱永明以前舊有慧日卡田叔禾西湖志則云傳有慧照寺今爲淨慈香積據二說則此鍋豈慧日慧照故物耶○沈一貫重修香積廚疏余自得告歸里一
意悟空庶幾投老蓋佛門廣大能以清淨弘誓普度
羣迷即不祈得福要乎明宗見性端有賴焉自丙午
歲偕陳五冲大行游西湖入淨慈見香積傾圮之甚
其僧奉接引彌陀於設齋處而玄武則踞殿而東余
謂玄武北方水神也今當易彌陀於東向攝廚行生
而以玄武鎮神運以監齋鎮香積則水火各有所司
不亦宜乎衆僉謂然敬爲弁數語於冊端俾佛與神
各得其所則檀波之功何能量哉

西庫司即今雲麓菴林址南庫司即淨居址俱景定
間住持德垕建二庫以儲歷代王臣所施十方常住
資財今則叢林既衰不復嚮昔龍象交參之日實亡
名存良足太息
廨院
方丈經萬峯而上石道無磴横過伽藍殿磴道兩成
先抵宗鏡堂由堂外左堦通焉室可三十笏方一丈
者三之具樓臺之形下視田字殿五百應眞頂相似
可摩可灌而俯窺蘇堤蕩子遊女比慧日所見衣辨
纈文馬辨毛色車辨車中人第差小耳明聖盡入此

中恍八萬四千獅子座矣門有額曰獅子窟堂有額
曰湖山勝槩其左有樓五楹乃歷代住持所居處至
治間住持德海重建洪武戊寅住持道聯重建嘉靖
四十三年燬丙寅住持道通復建上有一湖軒
衆僧院嘗攷永明開山以來殿堂之外別建禪堂以參禪法堂以演法選佛以接機衆堂以講經東西兩寮以居化主西南兩庫以儲資糧餘則香積溷湢而已此外無別所謂衆僧院其爲諸祖退閒棲息之所則有三菴曰西隱曰淨居曰雄雲二菴曰[illegible]花曰松月所以養居異稱也今則世遠僧殊遂分房爲二十八矣其名凡十有九今以方丈左右次第所領如兩序云
石隱在方丈左舊名西隱菴即萬峯深處内有法華
臺圓照井竹閣懺堂巖岫逶迤軒牖疏敞湖光山翠
迴映竹間致堪臨眺○畢懋康過石隱訪玄津開士
不遇詩挺巒越飛岑雲扈叉青嶂巘石隱幽篁中水風
來許許泉石入膏肓烟霞自寮舉蒼苔芳草連疎竹
寒松侶顏色何處窺初月照平楚○虞淳熙和玄津
法師思歸懺堂四詠隱窟何年山有茨永明一葉尚
留枝經營甃石浮圖聳揮灑珠璣檀越知高士鶴田
思往日願王象駕現當時即今野鳥方巢祴未許隣
翁來賦詩　屏遮慧日一輪藏空外高懸宗鏡堂分
得雲光幻樓閣飛來花雨灑門墻金明猊座非吾土
聖水龍宫憶帝鄉壽塔樂園新入志勝蓮散彩墨池

傍　萬峯磴道近攀躋淨國從來只在西竹引曲房
漁梵繞岩垂幽閣象王棲十千競捨營新塔五百遲
知續舊題怳聽鸚歌來畫舫更嫌妖鳥入林啼　泛
宅非眞莫誤來正愁心地滿蒿萊漫疑蓮社爭求入
即有雜門扣不開冷石侵階擎菌閣澄湖隔竹照荒
臺願開廣廈居寒士法界冥心日幾迴
護尊在應眞殿右
普照在應眞殿北有四房舊在雷峯西湖之濱名藕
花居洪武初祖芳道聯以　朝廷徵修大藏蒙賜還
山築室歸老於此林軒幽敞開佇荷長夏敷花清

覲滿室至隆慶元年爲高文端儀建墓徙此改今額
內有香世界慧日軒建文遺像〇王守仁藕花居詩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後不須
扇自有香風拂面來〇陳鳳詩十里荷花過眼新水
風猶自起香塵明年還約看花伴來喚湖邊雪藕人
〇洪珠詩猶愛湖邊寺來彈石上琴徑迂頻問鶴髮
短不勝簪狼藉花無語蘼蕪雲欲陰逃禪吾豈敢是
處可齋心〇朱應昌詩薄暮辭山館移尊到水隈佛
燈明欲滅寺戶閉還開剩飲綠朋集雄談寫夙懷老
僧能不厭明日約重來〇屠隆弔藕花居詩落日荒

郊宰相墳大湖千頃浸涼雲藕花風斷菱歌起水鷰
青天白練裙〇虞淳熙詩狐鳴丞相墳鳥下比丘塔
安得藕如船渡爾出泱溘
旃林在普照後內有觀音像凡禱輒應
竺國在旃林之北〇屠隆過竺國贈靜菴開士詩西
湖南去是香臺僧定祇林薝蔔開盡日清齋無箇事
白毫相裏見如來　又贈支林詩香鉢入定山定坐
起雙跏半跏凉風初開竹戶明月已照桐花
雲龕在千佛閣右內有古井大旱不枯
淨居在慧日峯下舊名淨居菴內有藥師殿淨業堂
金鰻池〇虞淳貞淨居詩薉堂花徑入山逕施食香
臺鳥語嬌氣宇如王悲路頂慢幢佉佛強低腰窗前
圓照餘甘井門外蘇堤自野橋御墨雖題憐不及欲
登飛閣想前朝〇潘之恒淨居有懷袁中郎詩鐘樓
參縹緲林麓轉逶迤轍盡逢門啟山迴覺寺移苾蒭
分佛供菡萏上軍持郤憶投蓮社柴桑是故知
慈慧在淨居之前
翠屏在慈慧之北〇釋如愚阻雨翠屏精舍詩深林
長夏雨連山萬壑千峯費往還擬過竹房聊把臂容
揮松塵暫開顏燃雲不散平湖上鐘磬常來古木間

記得當年曾住此月明三竺一尚躋攀
觀松在香積廚右
潮音在鐘樓之左〇虞淳熙寄潮音翠峯上人詩拂
石銖衣五十秋壽公金鏡照蓮洲一峯積翠南屏列
九曜飛光北戶留僧臘年來看欲重佛燈日出未全
幽法鈴落落千花集不聽鐘聲響梵樓
妙因在大雄殿右有三房內有法雲堂慧日閣宋勅
斷碑〇宋旭訪我雲長老詩懷僧尋丈室信宿白雲
房花雨紅香潤松風翠靄長飛鐺分雀舌石榻踞獅
王何日南屏下重删宗鏡堂〇虞淳熙贈妙因心谷

詩稱花久坐離芳洲更逐清風五百游象駕自尊千
千遶鵠行小寄一官浮鏡飛慧日湖光映樓摘文星
山色幽搖筆笑他今七十百齡滿積屋中籌
巖居在禪堂後
松隱在巖居北内有覺花樓
堆雲在松隱東即古堆雲菴有二房内有寶光樓○
王澤過堆雲贈妙覺菴詩南山藏古刹乘興一登臨
松菊湖邊路烟霞物外心林亭留晚酌石籟響秋琴
両壁人何在憑師問少林
就峯在松隱之北内有彌陀殿傍有吉祥井

瑞松在就峯右
韻竹在瑞松之西○郁重生宿顯公韻竹山房詩蕭
蕭寄竿已成龍長夏何如綠雪封葉外了知神寂寂
動餘都掃影重重道林心駿前坡馬貞白風高萬壑
松珍重我來投宿處支頤更聽晚時鐘
松月在萬工池東有五房洪永間泐季潭顧希古俱
棲隱於此季潭手書松月二字猶存内有羅漢松一
株古色奇倩宋朝所植也○宗泐松月居詩我此松
下居即事良可悅閉戶留白雲開軒放明月松風響
忽來泉流雨初歇有時西齋人相親默無說○古春
過泐公松月居詩二首幽岩好築居松影月踈踈龕
息禪初定花敷食有餘世塵俱杳隔心垢盡蠲除龍
象交参處毘耶想未如　長松雙樹老明月一輪孤
玉兎秋生魄蒼龍夜吐珠寒鳴清籟發蕭捲翠陰敷
坐久禪心靜相看足友于

橋梁

白塔橋一名南新在寺前南屏港口今廢
映波橋在寺西一里宋元祐中蘇子瞻守郡濬湖時
捲葑築堤自南之北横截湖中因名蘇公堤夾植桃
柳中爲六橋各有亭覆之此第一橋也

長橋在寺東一里橋頗短而以長名者父老相傳舊
在白蓮洲横截湖面水口甚闊橋分三門長亘里許
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傍植桃柳與蘇白兩堤映帶
爭勝後汲淫填徙兩涯皆民居矣其南舊有澄水閘
南閘宋時錢湖門内諸山之水分爲三道兩北則從
湧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
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
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萬曆壬寅虎司勳
搆亭於橋上孫内監增搆玄武殿於橋畔其殿後西
北以漾老子祠廢　民梁元濬池浮葢

原缺

建置

塔廟

永明祖塔　祠在大慈山。祖以開寶八年遷化，明年奉荼毘舍利，藏骨建塔於山之陰。吳越王俶樹亭，志焉。宋太宗賜額壽寧禪院，陳忠肅瓘有碑銘。於今七百四十年矣，陵谷遷流，幾至湮滅。爲屏丁未大壑徙建宗鏡堂後，額仍用太宗御賜壽寧。有董太史其昌題名，吳方伯用先撰銘，虞司勳淳熙、黃儀部汝亨、錢塘令聶心湯俱有志記。按祖彌陀化身也，先有豐干善

導之文，現後有繼善全真之重來，或幻隱寒巖，或遷分靈骨，今則出之圖下，崇以方墳，背負南屏，面臨宗鏡，職樹亭而承宇，模丙塔以因陵，角起如擎，恍阿育之蹤；輪低挫銳，若應真之成。新銘鐫志，業之好。詞佛字勒，准提之神呪，巧奪般爾，戴役天倫，戶外之雷峯處延夕照，望中之寶所，徙從秋叟，藏身枝神，法藏於斯滿願矣。○吳用先五代永明智覺禪師舍利塔銘所序也，信以淨土爲祠門，增經揆之大略，以西方爲淨思，永明上之明昭，文繇開遮，行在雙融，事理迴絕中邊，水月空華，合歸般若，泉聲谷響，洪合真如。此永明延壽禪師，善入任出空虛，國土色相，莊嚴伴細三昧之妙宗也。同體大悲，等觀法界，無障正智，頓契毘盧。不姓而姓，修子道於杭州王氏者三十餘年；非家爲家，受僧臘於天台者四十二夏。轉法華，感羣羊之跪聽；冥禪觀，致斥鷃之巢衣。福慧雙周，乘戒俱急，手卽行王手，覺華引萬德，慈雲身卽觀音身，甘露注普門法雨。願無願，願心燈徧照於九品之蓮臺；言無言，言海印森羅於三宗之貝葉。或靈隱塵塵法眼之機，若慧日若國清，刹刹空王之座。十五載永明意旨，象子牛胎；百八事香光莊嚴，龜毛兎角。妙

唱徧周於吳越，玄風遠播於華夷。標跡定光，記彌陀之饒舌；棲神安養，攝阿逸之分形。宗鏡堂前，迅瀑流懸萬仞；大慈山下，含花蓝結千秋。無盡身雲，舍利緬天華之彩；廣長舌相，江湖發寶樹之音。十一刹，其處毫端；七百年，不離當念。非存非歿，泥牛將木馬爭鳴；何親何寬，北斗共西山不住。逆順皆成垂手，負趣遠繼分骸，乃有宗孫厥名大壑，水原木本，深悲法乳之劬勞，詞且賦，感憂心之繼，來問其上也，思誠用注而林黎如衣，申其故也。詞歸徹其面，爲提悔禍處華表於寶所，七級之彌天，慶斯慨罪性於泥犁，十二貲

之淇慈是筵伏沉痾而强步荷錫先登指別壑以亟
開靈根斯亦珠還赤水鶴斥戒定之餘重芥納須彌
始信虚空之不壞似昔人從定而出横月均瞻類西
方乘願還來有情等攝觀茲不思議誰無塵刹之殷
勤宛彼妙莊嚴其荷鐵輪之加彼宰官居士投智種
於梵波菩薩比丘植悲華於覺岸淨慈寺衆咸歸七
寶之樓臺功德水邊幻出六和之影像三乘二龍交
參於宗鏡玄門一文二文徧滿於華藏世界恭敬圍
繞峨山眉海月以分輝然燈散花漾金地寶池而動
色千七百成熟之衆應運偕來三十六印記之徒報

恩有分可謂一心不二萬善同歸越生死海之橋梁
蹈涅槃城之逕路者矣用先早荷慈梵久負優曇之
渴仰欣逢窣堵彌增孑孫之瞻依愧供養之後時寧
輸一滴擬讃揚而莫述尚黃三加聊提勸右之辭用
待轉輪之請云爾銘曰舍利之體非假非空風來水
上日照湖中舍利之色非金非碧混無緣蕊變有種
識舍利之數非寡非多如刹在塵鱗砌羅那舍利之
藏非識非淨如月照泥波澄斯映舍利之處非住非
遷不起本座而偏入于舍利之文非今非昔匪異刹
那而超劫有凡者所有利皆湖之守凡有情皆師妙

心師妙余妙如鏡相照余仰而悲師顧而笑永明一
逕直透西方雲無山白雨浥華香解之相不離文
字余乃默然五體投地○虞淳熙智覺塔樹亭崇報
誌按宋史太平興國戊寅吳越王俶納所治一軍十
三州八十六縣之土於宋宋帝喜諭曰卿能保全一
方歸我不致血亦深可嘉也談者往往謂其臣崔仁
冀導之至云弗諜弗咨而一統志乃引陳瓘智覺禪
師延壽贊曰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惟用師之勸
諭誠用師之勸諭乎是十一萬兵五十五萬戶千四
十四艘官吏族屬之命皆廣長蓮舌所胎孕而更生

者保全一何多耶盖俶藉三世四王之餘烈毘陵一
戰日攝曹潘氣凌祀煜卑睨趙氏儼埒柴郭復何意
啣璧事哉而師之嗣部俶所知也已用部言草歸國
之利不得不信其徒之勸諭邀歸土之利耳瓘是以
不德黃而德師不贊黃功而獨師之贊良有旨於納
土之由信佛順天非他覬倖所敢望矣茲爲之建塔
樹亭視表忠觀崇德報功於是乎在雖惟曲以利樹
宗鏡隆釋氏之教已乎藉令勸諭不入民死俶俶死
社稷血亦之論詎敢空言餘試以君命逞其狼心都
城必屠屠則佛子遺屠則無留種餘亦不免殘破將

所謂積骸爲城灑血爲池者安所孽萌吾爲沐沐
焉故曰吳越之人皆廣長蓮舌所胎孕而更生者也
文學有言吾邑繁庶蓋多汴人扈蹕者云師保全杭
人能令汴人報恩耶爲是言者殆未稽往牒師即彌
陀思陵之即武肅耳武肅得師於夢魚鳥有天斗牛
無孛六和七級威加萬弩終五代之運民遠兵華安
養覺皇巾子大士緣契衛爾故俾其孫納土於宋復
俾宋納土於錢如意珠王之所陶鑄轉移爲構南渡
而返其故都固輪廻報應之大常無足異也然則汴
人亦師之分種以酬錢王避金狄者獨不思爲報若
杭人乎迨至元丙戌而師握蓮華來曰文明至大巳
酉而師握雜華來曰文憲文明棄所業春秋行四佛
不害物命之語文憲講所業春秋進亞聖不嗜殺人
之說兩輪並運於華夷剎復鳥華間鋒刃曰接漂杵
剛間功德溉流汴浙均惠有陳忠肅瞿所未及贊者
彼且行無緣之慈豈望報哉乃若報緣則有之塔辱
於錢氏錢氏不甘納土類金銘焉麥然而高麗三十
六徒中如大覺者代吳越人美其報斯形影音響因
果弗違佛陀之示現洵不爽矣竊謂是三化也於百
千萬億化較之豐于普賢願力尤遠要以天王人王

重民輕土栞十方刹無不納之安養而停殺輪則栗
散餘君爲之嚮矢塔爲之標竿爲之建鼓也隘矣文
學惡覩死生之情狀折攝之化權哉而子瞻志林昧
師來自樂邦慶師得度死地不知師之死地蚋蠓之
生地也稍侵谿金而生之也至盡入谿金於朝贖吳
越生靈而出之死地者非子瞻所稱歌鼓之聲相聞
至今不廢者乎其有功德於斯民甚厚信如表忠觀
碑所云世世萬子孫其永瞻禮之猶不忘錢王可也
○又智覺塔藏碣小銘師名延壽長耳和尚證爲彌
陀應身者也吳越王釋盜谿放生罪使禮翠巖落髮
繼韶國師紹法眼宗每念佛聞天樂異香見金臺寶
樹禮懺則普賢授華入定則觀音灌露舐跪講席鴿
巢禪衣高麗供珍異王禮像者宗鏡錄百卷日課百
八淨業度戒萬餘人度弟子二千餘人以開寶八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坐逝舍利鱗砌於身九年正月六
日葬大慈山壽寧院萬曆癸巳郡醫巴氏空之毋投師
骨穢處慨聞以語住持性蓮乙巳冬法孫大壑開遺
語悲憤賂守者金氏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一盂
丁未六月十二日慨與同往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
小樟香生坎中復收骨一盂許入寺雲棲袾宏祭酒

陶望齡儀部黄汝亨贍禮門尊而巡鹽御史左公宗
郢首先施金臨司以下及諸清衆從之擬營塔門庶
值故法堂仍樹亭志焉佛成道日善男子吳懷眞懷
上藏骨金瓶銀盃函以千關銅盃貯舍利七級之首
而爲之銘曰慧日之中宗鏡之後惟日與鏡其無量
光耶歸骨於斯紀年萬曆不騫不崩其無量壽耶淨
穢交雜如花網珠清泰極樂象罔鄰虛此方墳耶非
耶遷乎任乎（）黄汝亨重建永明壽禪師塔院記永
明壽禪師生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甲子長耳謚爲應
身彌陀天台號爲下生阿逸夙稟異才長歸佛乘吳
越文穆王時嘗爲庫吏以盜帑放生坐死臨刑神色
不變王異而釋之遂落髮翠巖念佛誘化尋參韶
師承玄授客本以禪定大宗勸修西方淨業建隆二
年忠懿王賜號智覺延入本寺爲第一代住持日課
一百八事證虎蹤寂不墮木體而輟功行著宗鏡錄
一百卷心賦四卷萬善同歸集三卷又詩偈賦詠雜
著共一百九十七卷宣心導衆非落要眇而絕語言
納白得戒者爲餘人入室弟子二千餘人自度度他
普覺弘道若大大衆傳聲寶樹現色普賢授以妙華
觀音灌以甘露兆陀誦所鴿巢定衣與國則高麗供

珍寶司則閻羅禮像精至而應神化斯通洞人天之
大師慈覺之共主莪在傳紀不可思議者已開寶八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趺逝荼毘舍利鱗
切於身九年正月六日塔於大慈山宋太宗皇帝賜
壽寧禪院追贈宗照大師闡揚大乘炳耀萬古羣靈
所託誰得而磨焉滄桑否移不變乘變萬曆癸巳郡
醫巳氏空母從師骨於舊穴之東數武浮土覆之嗟
乎靈心不晦道骨將堙在師寂矣於汝安乎天啟長
夜青烏戾生得之以告銓部虞公淳熙虞公聞之以
轉語其淨慈嗣法骨孫大壑壑乃悲憤交集財法並
施潛收舍利十一粒如芥如黍骨一盂爲金爲碧丁
未冬虞公復偕壑往開其舊坎收骨一盂若披重雲
宿霧覩日月光如於沉海淤沙湧摩尼寶於是雲棲
大師袾宏祭酒陶公望齡與不佞汝亨及諸宰官輩
瞻禮贊嘆覩未曾有如獲自心而鹽直指左公宗郢
水利憲副王公道顯錢塘令聶公心湯首先施金倡
諸善信建宮塔於宗鏡堂後爲高者級五爲堵者圜
三而方伯吳公用先共兩令君謀竟未了之緒復於
爲亭莊嚴佛土恢弘祖法無遺憾焉工起於萬曆三
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落成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

入日埜公以不佞亨從諸善信親炙喜隨而屬爲之
記竊以萬物有遷道不與遷一靈不毀形俱無毀是
故孝子慈孫嗣父繩祖即其屋廬丘墳衣冠典籍罔
不愛護何況膚髮指爪心神骨髓滴滴相承其恐有
越觀自身已普觀萬類薪火嗣續界無差別佛子奉
佛當復如是是故應知靈蛻遺骨舍利寶珠非壽師
有此窣堵波莊嚴堅固非埜公有諸宰官居士隨喜
捐助搭者院者讚嘆恭敬者非諸善信有不遷爲宗
日新同德彼夫野雉與靈雞齊觀蚯蚓與龍象均體
育王七寶古佛一錐埜草寸檀瓦礫珠玉皆妙明之

共證而佛祖之分應也不然埜公一弱孱僧耳安能
於壽師七百餘年後揮魯戈揭重光瀝法眼嫡孫之
血契韶國眞子之宗哉埜公曰然願授之記者垂示
來茲而綴以偈我觀世人往生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惟師化去幾千年舍利纍纍赤岩右如大圓鏡照十
方如日月光現尊有庶知一切含靈生如鏡在堂珠
在手勸汝瞻禮塔院時勿作師靈我無受未添香前
一着眼古佛摩尼端然否○聶心湯翅永明舍利塔
碑陰夫有生之軀同歸乎盡而殁後舍利靈異之徵
見諸沙門吾聖人所未示儒者不信然亦班班見諸
傳誌間若長干之報恩鄮峯之玉几精誠所求現至
今浮圖與舍利炳若非誣也又嘗考梵語舍利即華
言身骨其名亦未外吾人之形骸本夫永劫薰修由
戒生定由定生慧而慧融內熾定水外滋譬金久鍛
自爾至剛精瑩不息神光獨耀身骨之稱舍利理誠
有之豈惟如來往往傳高僧趺化云鱗砌云數斛云
五種不壞不可殫舉斯豈隨其行願之隆殺哉五代
永明壽禪師解行卓朗功德饒益而舍利之沒於波
旬者其遠孫大埜悲憤返之諸檀越讚嘆頂禮爲搠
浮圖於雲表方伯吳公銓部虞公吾師黃貞父先生

所撰若銘若誌及諸縉紳所標揭道蹟詳矣不佞其
謬稱西湖長往來淨慈登宗鏡堂目擊斯舉既仰壽
師之道法而嘉與埜公之能紹明其祖乃捐鍰若干
緡薄助之工既成爲綴題數語作壽師世外緣亦以
見神理不滅不得拘吾夫子不語律而滋之惑也○
王穉登埜公重建永明塔成詩宗鏡堂空久欲摧重
披瓦礫剪蒿萊芙蓉起塔新成院貝葉翻經舊有臺
深樹不容秋暑入高窗不對暮湖開永明舍利今猶
在只恐吾師是再來○如曉詩仰庭瞻悲不堪扶千
載同流眺丈夫歷盡荒崖求舍利重同志日樹浮圖

北朝衣鉢垂今古南渡咨𣪠信有無禮拜岩前謝知
巳獨標靈蹟北西湖◯陳繼儒詩老衲翻經地猶存
舍利光浮塔標淨域龍象冩空王山氣含雲白松陰
覆殿涼宗風今有托到處作津梁◯虞淳熙和玄津
法師遷塔詩之二十六 大慈犖岫遶江村山半藤蘿石像
存何事荒墳侵故院錢家莫是故王孫 浮屠亂插
南屏路懸像冥廷宗鏡空賴有遠孫尋法派旋收玉
骨傍琳宮 涉水登山問壽寧幽巖何處問孤亭宋
陵彷彿冬青樹倘瘞金函西竺經 多少泉臺路入
冥凌雲塔影聳層層布金自施三祇佛開壙訛遷五

代僧 不施金玉象蓬萊遊客都將竺國猜雕琢稜
幢開梵字四王捧座自西來◯虞淳貞和之二十六 嶙峋
一片大慈鄉震旦西天是影堂自是鬼神呵護在石
函不朽尚深藏 知師終是戀袈裟頂刻浮屠豈聚
沙一片禪心懸慧日笑吾徒解咏烟霞 南屏塔影
入青冥舍利浮光映幾層三匝我來瞻禮畢煮茶揮
麈對名僧 湖中三塔向來崩自是無靈復不能詎
比永明金鎖骨一時香聚勝崗陵 守碑我愧李邕
青隹勢歆傾笑質魚可是無錢爲佛事強將塗抹復
何如 雅遇遝篙見復開可憐魔語尚紛紛而今遣

塔惟勝讃梵唄香花日幾羣
雙清塔即石林鞏禪師藏骨處舊在千佛閣後今廢
◯鄧文原石林禪師鞏公塔銘予幼遊錢塘南北兩
山間嘗愛其林谷窈深澗泉清瀉道逢衲僧多以禮
自繩不妄容止雖中之所存者莫究淵微而傾於外
者皆可愛而友也若靈隱淨慈必擇行業卓著者居
之以來四方之學者非是則衆皆歛巾鉢而去其清
且嚴如此時石林師以清言雅範藉褎林至元丁丑
主南屏法席余挹風度而知時論所推與可信越四
年而形化又四十年爲延祐戊午其弟子德海等來

請曰吾師瘞骨於山之左必得當代工爲文辭者銘
其藏久故有待也牽以勿辭予慨前修遺則日就彫
謝能無言哉師之道與容而不滞廓大而有歸念道
者因地不眞昧者窒而誕者肆也嘗指示宗乘以淑
其徒曰爾勿待三際斷萬緣隳空解脫坑亦勿動爲
事凝靜爲理縛而迷生死岸必一念如太虛亦無太
虛然後超出三界二十五有而道可幾矣又嘗語衆
曰舌爲斲身之斧曰盡大地金剛正體爾身安置何
許曰芭蕉開雷抽爲有情無情耶衆解其機者所著
語錄偈頌若干卷或有問則曰吾本有言師兒時夢

見僧以袈裟覆其頂一日過淨名院禮泗洲大聖像
如夢遂從淨名薙髮受信具簡天目禮公偕悠源道
於太白師往執弟子禮語若鍼芥公門來自淨名見
淨名岩士否師對益響敏公大加龍木天真公峻特
之士交與忘年聞僧論那吒太子話及遊徑山謁瑩
毒和尚皆有悟自是譽望四馳江湖耆德若無準範
公北礀簡公癡絕冲公大川濟公石田薰公皆期異
之禮致恐後斷橋倫公任淨慈請師分座說法後居
雪之法寶洪之黃龍吳之承天晚主南屏與倫公彖
遊後先振響然師本樂冲寂非希榮者師諱行鞏世

居婺州永康縣姓葉氏宋嘉定庚辰生至元庚辰十
二月二十六日卒壽六十歲為僧四十六期卒之七
日貌如生緇流咸悼師之亡及覩舍利五色則必若
師存今海公復讚師之道於淨慈咸曰師有存哉是
故室為銘銘曰佛氏之道非是非空非塔非淨是正
法宗脩非原本器皆蕩滌不有津筏曷拯於溺言為
理詮理為言忘有泥言談大道榛荒維石林師祇園
之傑一念昭融萬法了徹本各有法為覺孰迷出方
便是有海斷師南山穢屏慧日其頂自師之志山空
雲冷師亦不亡空照常滅物各山阿照示來哲

西隱塔舊在西隱菴即晦機熙禪師瘞骨處今廢○
虞集淨慈晦機熙禪師塔銘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
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
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汎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
以縶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
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
其卒為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
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
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元熙姓唐氏世為豫章
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

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
登進士第而師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
可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
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
已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
無知者偶與書記淸默語大驚異之以告物初召詰
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
為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帆在南北山虛
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頴東州之請當時貴人多
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松

璉真伽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
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詔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
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因以臨江
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存耳奉之以孝開種竹
築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往復酬唱發
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
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廢洪
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
亦不往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
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

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
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
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千佛閣市民廬
居旁近相挑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
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
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
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
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若某衆
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
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務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

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
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
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
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
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其年月日也壽八十二
度弟子數百叅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
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
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
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
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覲師於文字蓋

積思慱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
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廢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
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
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於皇聖元崇佛
尚祖傍求碩師密讚神宇跨浙歷江梵宇於於師三
十年四尊其居或尚力致我有非有或競於蹇我紓
而久鼓鐘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
世時言滿天下溫慈暢宜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
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囚慁今夫而亡俯仰無涵何以

謝之南山之石金鷄愔愔慧日赫然有覺爾其兟敢
弗欽
淨居塔在淨居菴右即平山林禪師塔也（　）徐一夔
普慧性悟禪師平山林和尚塔銘佛法至於中國愈
傳而愈盛由其度門廣大故夥有辨才福德兼修之
士出乎其間以任負荷之寄時緣合遇遂能以發爲
興續佛慧命於無窮也若平山林禪師者蓋其人焉
師諱處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母黃氏師既誕比
日有異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長僅尺許遺其父
日此即汝所生兒也語訖不知僧所往其父與母異

之日必佛種也因不茹葷肉以保祐之年十二即欲
出家學佛父母亦以其有夙因弗奪其志投禮其邑
之廣嚴寺僧廣修爲剃度師十七受具戒頃之告其
母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此汝分內事也爲治衣裓
使行不數日復還見母其母亦恐愛隔壁語之曰大
凡學佛當持不退轉心何趑趄若是因痛自警省泝
濤江上金華山謁及菴信禪師於西峯及菴一見器
之命處侍室一夕師在左右及菴撚紙沁背以代蠟
燭因舉以示師曰龍潭以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答
及菴即掩其口因是有省悟介及菴遷主湖之道場
禪寺師從之來遂典其藏鑰凡叢林新歷清班者必
分座說法其歲冬至之夕師秉拂陞座參學畢集發
百餘問隨問隨答如瓶瀉水衆皆伏其機鋒之捷既
而及菴化去師若失所依歸聞虎谷陵禪師在仰山
門庭孤峻莫有當其機者遂往江西求印焉師初在
衆中未有知者一日有僧持茶瓢請頌頌者滿卷其
僧持呈方丈虎谷讀至師所爲頌不勝驚喜曰宗門
有人不可以常職處之處以第二座主賓之間相與
激揚此事猶靈樹之待雲門久之去遊江漢湖湘間
徧禮祖塔而還皇慶癸丑出大慈山之定慧禪寺辦

香所歸爲及菴嗣延祐戊午嘉興之當湖張氏新建
蘭若田福源請師開山師爲創立制度重規疊矩纖
悉備具使來者有所遵守後至元庚辰遷住中天竺
禪寺三年高公納麟由樞密使出爲行宣政院使以
振教門爲已任凡選住持必推有德望者諸妄庸不
得倖進淨慈禪寺杭之大方也自昔號稱五山而廢
弛爲最甚公素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住持非林公
不可遽俶揮麈住後學徒雲集動至萬指常儲不給
至募施以贍之施者向風而至乃自事造殿堂門廡
及阿羅漢殿棟樑桷楹丹堊漆髹繢塑糾飭皆一新

之以至佛菩薩天人之像皷鐘香燈旛蓋之具悉皆莊嚴如法仍作淨居庵一區爲歸老之地然皆務極宏壯不以有爲之法而畧之如其自奉則甚薄二時粥飯必赴堂首衆不厭麄糲寒則大布大帛而已不求精緻至於勘辯學者隨機策勵皆得其歸趣一以古道自任不爲藻麗緣飾之辭以動世俗學徒或滯於文字從容誘導曰當知佛祖西來意乃成妙覺一任十有八年始終如一日向非時緣遇合詎至是乎靈隱遭鬱攸之禍時達識帖睦爾丞相領行宣政院事以師足任起廢移任靈隱禪寺師既領寺事首捐

衣盂旋募檀施已具大佛寶殿材是時泰州張氏自蘇州入杭國朝發兵討之未下靈隱宿兵殿材燬焉兵事既解一月語左右曰吾緣殆盡有輿入城府別丞相及常所往來者還至淨居沐浴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師生於前至元己卯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六十有六師頂平面圓吐音洪暢見而知爲法門偉器而其修證尤非同袍所可及當是時禪門尊宿前有虞谷陵公後有元叟端公師介座仰山時陵公稱其定力如有鍊鋼開山福源時端公稱其提唱足爲沂般指[illegible][illegible]行發既衆

而前代行狀失其傳次師懼其湮沒無聞擬求記於虞文靖公集師與虞公無平日之雅乃命侍者錄所爲偈頌曰淨居吟者二百餘首寄公用表玄契虞公晚年深造禪理得師法語讀之大喜旣爲秉筆且答四偈杭爲東南都會元時浙江行省所治必命丞相鎮之且兼領行宣政院事前後以丞相領院事者如別怯里卜花字兒只亦輦真班悉皆禮敬爲師外護而達識帖睦爾敬禮尤篤高麗國王遣僧輩十賫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闡揚宗旨丞相雅不欲師去中國乃以師年老爲辭語其使曰師四會語有錄

此即其道所在錄之還國足矣其使錄之而去師四任名刹惟淨慈爲盛且久距今聖朝更化僅踰二紀而師之大弟子簡公祥公又俱以碩德雅望相繼主淨慈之席父作子述前後相輝而簡公譽徹九重至膺聖眷掌僧司於朝海內方袍之士倚以爲重師之垂休委祉於其後者不其盛哉簡公祥公等與予有方外之好狀師之行業屬予銘其塔上之石惟師道行大方當代鮮比頃余泥於世間法未嘗役加心要以破拘攣有揆斃眛曷從而讚嘆之哉諺云不識其父視其子姑以聞於其徒叙其應世之迹而已若其

闘興世子之所能言哉銘曰教外別傳心宗攸託于
江一源在乎妙覺匪當象季其緒式微必有碩師振
而起之惟性悟師慧根夙植夭言求道必見其的勇
猛精進如百鍊鋼斬蛟剸犀不領其旨東涉金華西
登大仰不憚其高究極無上返彼南屏慧日所懸坐
大道場十有八年日時曰緣二者並至山色水光皆
其法意宰官恭敬三門晏然慈風所被至於三韓航
海來迎香幣傍午願亟妙雲被彼東土智覺無礙應
緣有終挑履言還欲依焉從有賢法嗣與象龍蜿大
法不泯師常任世古巖之阿窣堵歸然銘其髣髴以
告承傳

芳洲塔舊在藕花居隆慶初高文端斥地爲墓遷寺
之東山○胡濙祖芳聯禪師塔銘正統五年庚申秋
八月淨慈寺住持宗靜介僧錄司右覺義崇遠謁余
南宮之軒以其先師聯禪師示寂而塔前之石未刻
狀其行業屬余爲之銘按狀禪師道聯字祖芳別號
拙逸叟四明鄞縣陸氏子也自幼爽敏不凡蔵書過
目成誦父母鍾愛之稍長仰好內典慕出世法甫十
四歲往遊西浙禮昆山薦嚴悅堂顏公得度久之受
具足戒於鄞之五臺寺復還昆山則薦嚴已更主席

物先義禪師一見器之遂留侍室由祖芳篤志[illegible]
磨礪忘倦惟務明心見性用志精專由是智識發明
詞源湧出隨機問荅辯若懸河同袍無出其右者洪
武九年丙辰隨侍佛心住持靈谷禪寺即名振京刹
天界覺源曇公重其才識過量延居記室聲興益著
一時湖海尊宿若穆菴康公恕中愠公木菴聰公咸
相與忘年往復酬唱激揚宗旨莫不服其解脫遂出
世台之廣孝繼遷紫籜時湖之道場竺芳聯公尤敬
慕之禮聘之居第一座復主麻谿景山遷明之補陀
越之能仁杭之淨慈所至法席興盛策勵學徒隨機

開示各極歸趣緇素向化道譽爲禪林之冠洪武壬
申淨慈燬於回祿師首捐衣盂檀越樂施不數年間
殿宇堂室金碧交輝非德化弘敷曷克臻此先是茲
寺困於賦役師白上官散田去稅征役蠲除衆賴以
安既而舉任僧錄以疾固辭蜀王聞而賢之遣使賜
以衲衣盂鉢永樂四年丙戌朝廷纂修大典徵師爲
釋教總裁以其博通經典纂輯有方深沐　恩寵事
畢還山築室於寺左山麓西湖之濱名藕花居以爲
終焉之計五年丁亥寺之僧徒擢日披剃逮及任持
制兩石臺禮部尚書趙羾以師名奏聞驛召至京

上加慰勞顧問至再奏稱　旨勅任五臺大佑國寺未及陛陛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衣跏趺而化事聞於　上震悼敕工部備龕命僧錄司闍維其徒奉靈骨歸瘞藕花居之陰而建塔焉師生於至元丙戌六月二十八日示寂於大明永樂己丑七月初三日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坦性夷貌嚴重博綜典籍洞徹宗乘勇於荷法凡六座道場闡揚宗乘利益羣生以道自負不俯仰於人而人無不敬服禪定之餘游戲翰墨有拙逸語錄行世今宗靜來宗師徵銘於余余以爲祖芳物故已久而嗣法

者不忘尚圖發其幽潛欲垂示不朽誠可謂難也矣弟子嗣法者若干人各闡化一方靜公今纘師之道於淨慈咸曰師有後哉祖芳雖亡猶爲存也用是悉取狀所述而銘之銘曰禪宗之學來自達磨明心見性力不同科惟師洞徹熾談揚波道場六座天雨四華策勵後學不假撝呵隨機開示辯若懸河纂修赴召編著功多千恩雜沓聖澤滂沲辭榮託疾道譽靡加能事云畢奄忽結跏嗣法弟子雲布星羅我銘其塔永奠山阿

一源塔在文昌閣後

希古塔在雷峯之陽○楊復希古禪師賾公白塔銘

象教流入東震旦數千禩弗隤益昌以悠遠者固由能仁溥博光明之道日烜而滿溢亦賴天下英衲相維持於顛沛鼓舞於荒凉使其幾絕者續欲仆者起耳空宗往往得人能無賞音而斯人往往即化去又能無永嘆哉吾友簡庵賾公示寂已七春秋其徒如意不遠千里抱狀來乞銘嗚呼公之生也　朝廷見錄館閣知重名山大剎多藉恢弘孰得而掩之乎按狀公世居檇李武原之澉川父姓朱素名積善家富洪武丙辰重九日母王氏方娠一夕夢梵僧鉢擎一

粟升許大授之把玩頃爆聲若雷遂見白氣騰霄去因驚寤而生公蓋再來人也五歲游鄉之祐福院天真則見而深器之髫齔讀儒書聰穎異羣童年十七不樂世相力求出家二親廼許之俾師萬壽之天宇淨受其戒祝髮爲大僧後天宇住臨江西華公亦在侍升入室問話緣多不投於是脩然走靈隱扣時巷敷庵詰曰江西見馬祖頂相否公立應曰千年桃核裏見出當時仁巷領之令居擇木寮屢進語頗蒙許可而大疑未徹更參趙州狗子公案咨其落處庵云待冷泉逆流即向汝道自後若窮子求奇珍不釋懷

者若干將一日偶步至冷泉亭觀奔流翻激潰然自
得即返謁方丈日和尚冷泉逆流也庵云汝見什麼
物日千峯勢到嶽邊止萬壑聲歸海上消庵喝云脫
空漢三十年後落節去也公拂袖便出悠悠作無事
人矣尋上金陵禮雪軒成軒愛其頎然挺秀吐氣且
不凡竟以藏鑰畀之義學復深歷歲庚辰出世杭之
崇福既而退處萬壽卒爲時菴之嗣法永樂丙戌以
高僧徵修大典總持釋宗有聲木天書成碧峯無作
行獻其道特辟居第一座慈規井如無何　太宗文
皇帝知其能命乘驛四方求古名物歸進所得　上

悅錫衣幣果膳甚厚閱歲丁酉僧錄司素挹清譽爰
擢任中天竺其寺久廢公立視荒榛碎甓間若將唾
手俞與焉後以較讐藏典徵詣北原偕高僧實即中
等盤礴海印寺歷庚子甫竣事　賜衣幣各有差暨
辭復　賜佛像經玦衣帽等寵渥有加時適遭杭之
淨慈王席虛曠鮮克宜其任者僉謂非公不可輒聞
之於朝即可其請瀕行縉官名士咸摛爲章什近餞
遠送莫不傾動一時是冬及寺登席聞者以爲慈雲
來覆見者以爲靈鷲再會也且曰惟寺中綱維多不
振無以昂化度之羅遂下梯長疏判然十方感之者

烟集川辛丑抵宣德丙午五六載間首創羅漢殿高
廣可該中塑聖身五百十六金彩逼飾神動欲飛如
來正殿大棟蠹腐易以良材宛若初成次第建圓通
殿粧塑三大士併製三十二應列無盡寶燈種種莊
嚴一一妙智所發真誠所就前後費白金數千人皆
樂助之靡不即相融性需教開皆殆有不動舌根而
盡回向菩提者矣迨戊申秋老將至倦於匡持蕭然
退休寺北萬工池之右日啜粥呼茗汁猶貪相默坐
一室絕於逢迎五易星霜爲壬子年冬十月初吉微
示疾至四日夾旦語衆日吾行矣無俗禮喧撓弟依

先制可也命沐浴剃髮更衣結趺危坐書偈云須彌
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兎走已而徐屬其徒
日世相無常各宜勤修勿令退失衆念佛頃寂然而
逝龕於兩楹間越七晝夜端容如生迨闍維白烟四
布籠寺宇林麓移時方散所獲舍利羅五色晶明頂
骨齒牙數珠皆不壞如意革函襲固客搆窣堵波葬
所居西雷峯之陽公化時年五十七僧臘四十有一
度弟子如意等若干人嗣法弟子若干人素志不肯
以言語文字滯人必欲於踐履純熟中自薦故無稿
錄可傳師贊公其諱希古其字簡庵其號別號佛鑑

世固罕得其人者噫我公括滄溟智襟推須彌手段
又直將踏破兜率天推倒慈氏去也爲之銘曰山騰
雲兮萬物饒海駕日兮萬物昭世無聖賢兮萬法澌
消大覺傳心兮慧命緜續大化毓材兮智燈胥沃大
賢應世兮法雷繼繼育於身毒洲之南兮崇佛者多
往復來兮菩提薩埵道榜大茁兮榮乎娑羅偉丈夫
兮後猊出窟適時緣兮香山換骨涼陰普覆兮旃檀
鬱鬱翰林重名兮承　天子之寵光裴化洽兮起佛
祖之禎祥鄧林蔚若兮楩楠千章江悠悠而逝兮弗
繫於命月皎皎而明兮乃見吾性寂滅爲樂兮歸來

乎無生之境湖之水兮蓮馥清雷之峯兮松聲浮屠
矗空兮劫劫光明

南菴塔在淨居二塔之左

覺菴塔在堆雲菴之後山◯王直覺菴禪師妙公塔
銘正統癸亥七月十三日杭州府僧綱司副都綱覺
菴妙公示寂於淨慈之丈室距其生洪武巳丙十二
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夏五十越月荼毘收其
餘燼舍利建塔於南屏山之陽以藏焉踰四年其大
弟子中天竺住持如珪與諸弟子謀曰師有清德與
學爲大人所敬今既化去瞻仰無所吾法雖不在文
字然欲傳於來世俾知所嚮慕非文字不可[illegible]菴門
然於是如珪來京師進謁今右善世雨菴和尚[illegible]浦
菴尤知師之德悉極口稱譽乃薦如珪進退矩度有
師之風遂薦住持淨慈繼師之席因與大理卿俞公
相率以塔銘屬予予未究佛法且未能知師而文奚
足以傳後然雨菴之譽必匪俞公之命不可辭乃按
狀序而銘之師錢塘趙氏諱宗妙字覺菴堆雲叟其
號別也父樂善持齋好施喜誦法華經母夢異僧入
室而生師幼不茹葷見佛像輒致禮惟謹雖入里塾
受儒書而獨好釋典過目成誦甫十歲請於父母願

出家從慧雲正庵聞公祝髮受具既又往事靈隱空
叟禪師爲主藏時禪師倡道東南弟子甚衆而師爲
第一遂主嘉興之廣法禪寺修舉久廢之餘爲開山
稱首又主萬壽禪寺其起廢如廣法而加隆焉杭之
大報國寺昔訢公笑隱主之最號名勝繼者非其人
日加敝壞按察司周公謂非師莫能與遂命衆請師
爲主席師首建萬松門及建方丈與以重屋作舞鳳
樓碧梧軒香積厨方丈後掘地得泉遂浚爲池構亭
其上建大悲閣以奉觀音大士佛殿之後又作大殿
塑臥佛其中環以十大弟子土木采章皆極巨麗緻

以外坦凡四百丈田地之被侵奪者皆復之殫心竭力二十餘年而寺乃復舊觀用薦吾杭州副都綱怡修力踐以振起宗風爲已任凡蒙師提奬及承望風旨者皆稟稟乎規矩之正海昌之湯鎮潮水湯激壞隄岸民不安其居有司無所用力師領名僧十二人於其地覆佛誦壽風潮由是止息民免於患淨慈禪剎爲五山之首而王席難其人衆皆謂師宿德重望力請王是山師黽俛從之乃新作山門塑金剛爲守護越五年寺衆不戒於火正殿燬焉師捐資重建歷四載乃成壯麗宏偉有加於昔中作三佛像諸天十

地尊神侍焉其費以巨萬計師溫厚凝重道貌偉然事佛齋衆戒符嚴密每升堂說法音吐如鐘民庶聚觀喜歡讚嘆皆起其善意而恥於不善濟人利物甚於爲已惓惓之心至老不倦當時名公若少保黃公宗豫尚書黃公宗載侍郎王公子清周公恂如都督張公以誠與今大理公皆極推許在杭之日樂與師從容談論道要去則以詩文爲贈人爲師榮之師曰吾乃方外人何可以恩諸公哉然則師固有道者也塔宜著銘使後之來者得以考德焉銘曰五山淨慈最名勝佛道相傳此其正訓巍巍巍儼三聖諸天擁護勢雄勁偉茲妙公德清淨經營締搆功業成就于宏綱嚴敎令鳴鐘嘈吹鐃響聽大啟迷途示真惟精誠感通罔不應海若帖息無收競秋空明月千江映忽然歸寂萬緣靜靈塔斯藏珠玉瑩刻以吾銘表殊行後來過者各生敬踰百千年靡終竟

照菴塔在雷峯塔西○王英照菴靜公禪師塔銘淨慈照菴禪師靜公示寂於北京之彌陀寺荼毘烟焰五色斂其靈骨舍利弟子廣衍文權躐請於　朝將歸淨慈耦花居祖塔之側以瘞焉　詔允其請廣衍克繼其席以文權之狀請銘師諱宗靜字照菴別號

恬軒叟武林高氏子母嘗夢異僧踵門娠而生師端重穎悟讀書屬目輒誦不喜友時俗比長父母知其志命禮岳公於郡之淨慈薙度受具深究華梵典籍深慕禪學聞耆宿必往依叩時祖芳聯公倡栴洲之道於淨慈爲世所重遂依之公嘉其器識留居左右授以法要參究有省詣公求證公乃頷之厥後盡得祖芳之蘊遂以典藏執之自是聲譽隆著永樂初聯公應召修大典爲釋教總裁師偕從行事竣還山後禰游五臺師亦服勞侍之草棲澗飲跋涉艱險事師淵謹在若賊幹所犯其物蕩然惟以身免而師嘗有

咸谷一時禪林諸耆宿若大宗振公天府霧公玄中
趣公性庵擴公咸見而偉之以師爲難莫不歌詩贈
偈形采孝義之行嘉聲著行於海內已而　召公還
京仍賜住五臺大祈國寺以微疾而化師函其遺骨
營塔於藕花居之陰以守奉之深潛德業於是諸方
爭延致之歲辛卯師應選出護國開法嗣聯公宜德
初遷明之雪竇閣五禩辭歸塔庭若無何僧錄善世
以淨慈起師既至闡揚宗旨激昂方來一時名德素
著緇白推從振興斯道可謂盛矣歲丁卯　朝廷遣
賜大藏尊經以寵異之師詣謝　天恩明年誦經祝

壽報本止於彌陀寺得微恙臨終謂執侍者曰吾緣
其止矣索浴更衣力疾危坐誡徒後事書頌溘然而
逝師生於大明洪武癸丑終於正統戊辰十月二十
四日也龕奉五七顏如生荼毘烟成五色既燼不壞
歸瘞祖庭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手度嗣法弟子若
干人題倡有三會錄師色清氣和慈忍攝物篤於道
義啟惠後昆內外諸典洞究不遺平居約己俗衆不
事華靡發爲詞語高出時輩三吳名藍所至弘道樹
業厥功茂焉學佛者如師蓋未之多見也於戲可謂
無忝爾祖而善繼世者歟系之以銘曰維少林宗末
葉振興栢洲熙公公世三傳出祖芳聯厥嗣綿綿惟
師巍巍纘坐淨慈化洽凡愚三王名山古道復還寵
謝　天顏乃戢化權俄謝世緣煙騰日邊惟藕花洲
有崇其丘世代乘休

南宗塔在藕花居之坐山天順七年英宗遣官諭祭
有碑尚存

古淵塔在石隱郎萬峯深處○朱鏞古淵源禪師塔
銘釋氏之學一以心宗爲要歸宿禪寂故永明壽師
繼王南屏法席開宗鏡堂說法度衆復著錄百卷闡
覺破迷作人天眼目宋祕奉詔入藏爲一代宗匠南

屏列五山之一而五山實十刹諸方之領袖也自唐
末五代吳越國王錢氏翊創茲寺沙門道潛卓錫開
山於今殆將餘六百禩晨香夕燈領衆薰修華國皇
圖祝延聖壽代不乏人山門日益崇重皈依駢集良
由累世住持之得其人故也成化甲午淨慈主席缺
員僧錄司推舉古淵源禪師奉禮部劄付來領住持
綱維山門丕振宗風師諱智源字古淵杭郡仁和人
俗姓袁母王氏永樂癸卯七月四日父母同感異夢
而生七歲即欲出家宣德己酉七月捨入千佛寺禮
性空善禪師座下爲弟子正統丁巳趨京師領禮部

牒受度入大功德寺雨庵室中侍香轉知藏鑰癸亥還杭受具戒甲子叅遊江湖未幾杭郡諸山推舉領南京禮部劄付住持錢塘眞珠寺景泰甲戌遷住萬壽天順戊寅住持千佛尚建寶閣莊嚴佛像建石橋浮屠僧廬樓閣殫竭心力有安福八詠名士咸有詩成化戊子中貴盧公鎮守浙江奉任中天竺振舉傾頹甲午遂來任茲山之寺適大雄寶殿中後柱蠹損乃召名匠易之及羅漢堂重加修葺金碧嚴飾像貌尚立翠屏坊門甲辰迎善知識瑩公開堂領衆百餘座禪師亦與焉周一期大有所契自開山主席者至

師數臻百人歲久代易懼無所考來徵余文碑諸石建亭殿左俾來者有所考据復建塔院浙藩叅相盱江左公爲書萬峯之額以揭之凡諸工役煥然一新癸卯春屏頻遂罷閱大藏內典逾年周給其勞勤之迹不一而足是足以報本山門而爲主席者無負矣手度弟子四曰廣寧慧潤廣亨廣祥徒孫德壽德昌德山曾孫悟聰悟顯乃嘆曰吾領茲山卅十有二年矣古德曰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吾其隱哉且聞古人有生自爲誌爲銘爲挽者况吾素承空王之教世壽七十有四僧臘五十有一來自何方去歸何所西方極樂淨土吾域也不自欲其不生告於後人當存心哉乃敘其履歷謁余銘其壽藏淨樂之塔云銘曰五山大方歸乎宗門宗鏡有傳嗣惟其人憧憧往來靡朝靡夕得人則興非人則斁維此慈門厥務寔繁勤哉上人勞勩自殫興廢補敝世世其承淨樂宅幽續此燈明

少林塔在蓮花洞口又有塔曰水菴曰肯堂曰節菴曰永原曰斷橋曰北磵曰古田曰方山俱廢莫攷

三塔一名逝多林即寺衆普同塔也在淨居後塔下坎深如井上營窣堵波覆之凡住持示寂後荼毘靈

骨舍利投之中塔其衆僧行童火化者則投之左右塔然今寺衆生旣異室死亦異穴竟無投之者遂令逝多名湮窣堵傾圮近惟三龕尚存荒榛宿莽間耳

興善廟在寺西里許內祀錢忠懿王及諸神像

三潭護境明王廟在雷峯陰王即湖心寺伽藍神事詳靈異

額聯附

清淨慈門 楷書徑四尺宣德七年春三月住山宗妙誌方外閒人尚無逸書 〇菩提道場 楷書徑三尺萬曆壬辰二十年孟冬太監孫隆立 〇湖南第一山 楷書徑二尺五寸萬曆□□□□□春別駕華亭徐光謙題 〇南山西土 行書徑三尺萬曆甲辰八月蒲

坡呈後面題拙書 ○湖南法林楷書徑二尺五寸萬曆二十八年孫隆

郎羅洪先書 項拔

書 ○悲日冬頭離綱鳥爲聽梵音遂弄管調簧出

好聲於深樹汪意和鳴萬工池內䑛釣魚潛鬭鯨鰭

便開萍動藻吹生氣於層波含情踴躍行書徑一尺一寸萬曆丙

午山人秦宇文題 ○湖南佛國 ○震旦靈山楷書徑一尺五寸孫隆重立

大雄寶殿楷書徑五尺成化二十年太監李堯書在拱智源立萬曆二十四年孫隆重立 ○

明聖人龍頷能藏如是洪恩天高地厚智覺祖大闡

宗風若斯妙義水遠山長秦舜友題

應真之殿楷書徑二尺紫衣住持溫聽水大德汾截傚爲道十年師驕重書 ○身外應

身而實而權弘範羣機百億界幻中作幻非凡非聖

神通自在半千尊楷書徑八寸無款 ○三大士憑一妙心即

具三心心無心而心心心互顯五百尊得四聖果隨該

五果果何果而果果圓明秦舜友題

宗鏡堂楷書徑四尺五寸萬曆丁亥孫隆重立 ○烟鳥雲林咸提妙音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楷書徑一尺二寸宗鏡自序 ○萬象形容盡

入照臨之內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楷書徑一尺宗鏡錄自序

○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楷書徑一尺二寸吳越王錢俶宗鏡序 ○

正徧知閣楷書徑二尺五寸淳熙十年理宗御書延祐二年乙卯三月二十一日住山元熙立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盛熙明書 ○居然亭楷書徑一尺五寸嘉靖洪煉書 ○聽

松處隸書徑二尺萬曆丙申孫隆書 ○天挿蓬壺楷書徑一尺二寸萬曆壬辰孫

隆書 ○亭向湖山奇處起詩從寶王醉時成行書徑一尺五寸萬曆壬辰孫隆書 ○何須下

築探幽賞只此盤桓悵素心

獅子窟隸書徑二尺五寸萬曆壬辰孫隆書 ○湖山勝槩楷書徑二尺萬曆丙申

曆丙申錢上塘重立 ○清涼法界楷書徑二尺萬曆丙申在拱圖立 ○法

眼宗行書徑一尺五寸萬曆癸巳孫隆書 ○東坡三萬六千場管領江

山風月南朝四百八十寺憑凌烟雨樓臺行書徑九寸萬曆丁

亥楚人說 ○最勝法門楷書徑一尺五寸萬曆丙戌孫隆書 ○香積楷書

德寸書 徑二尺五寸大德甲

張秋紫衣老人書

唐永明壽禪師塔院楷書徑八寸萬曆丙戌秋布政使吳用先立 ○壽寧

楷書徑一尺八寸宋太宗御萬曆丙戌孫太監重立 ○法界藏身隸書徑二尺萬曆丙

戌孫太監鐫成立

下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於此

清修禪寺俗稱烟霞寺在城西隅二爲烟霞洞口晉

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於此見洞內有羅漢六尊

顯像石壁若鏤刻而成者異之未幾洪卒復有梵僧

千歲寶掌隱此見夢於錢武肅王補刻一十二尊並

建此寺賜今額洞中作丹玄五彩色內有寶掌像千

官塔傍有象鼻峯佛手巖洛石崖上方井東坡留題

萬曆初爲豪右侵佃幾盡二十一年內監孫隆復建

榮國寺在南高峯之絕頂晉天福二年建塔其上並

葺大雄殿五顯殿白龍祠俯江面湖險峻甚於北峯
中有鉢盂潭穎川泉白龍洞天池洞無門洞先照壇
傍有墜石相傳昔有道士鎮魔於此
香嚴寺在九曜峯之錢王廣建隆初吳越王開壽禪
師感天樂建刱此寺額曰香嚴嘉靖初改爲庵隆萬
間爲俗氏毀庵營空於此矣
顯嚴教寺在寺對雷峯廣順初建上有通玄亭望湖
樓並廢
法因寺在寺之西文穆王建內有米莊文景獻二大
子墓古鐵塔錢王井嘉靖十九年改寺爲發祥祠矣

寂照菴在仁和縣十四都三啚孟家橋圓清復
西蓮菴在寺東長橋葛憲副寅亮題額眞琮復
中峯菴在雷峯塔下眞璽建
龍門寺在餘杭縣閒林東扇一啚建隆元年悟空清
了建萬曆甲寅如能重葺傍有資嚴院玉龍泉
黃峯寺在富陽縣祥風三啚至正間建萬曆乙卯如
能繼興
小年菴在餘杭縣二啚玉湖坂萬曆癸丑大壑建內
有衆香林忍草堂前有石龍潭方伯吳公用先邑侯
戴公日強俱有題額

論曰昔世尊於然燈佛所布髮掩泥[illegible]記
建一梵刹時賢於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
然則梵刹之建爲是輪奐崔嵬丹艧賁赫已乎故曰
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佛土乃蘇子又惡夫爲大以
欺佛者則募金錢崇塔廟舉墜振弛亦禪者事未可
以丹霞之燒而謗祇桓也若曰如來實相豈在陶瓦
土木間則毘耶城中紫金丈六亦非如來妙明實相
乎乃今淨慈固震旦之毘耶而禪者之總萃也昔之
任持宗智覺祖法眼構塔無縫構堂無門一切仍舊
而已今之任持亦宗智覺祖法眼非任堂構而涉有

爲則生不得稱兒孫歿不得稱祖師故冊艧青黃雕
幾延埴代增而代飾凡祖堂繩繩襲進者皆此建置
之雄也而宰官長者又因以益之於是有永明塔有
宗鏡堂有藥師殿有文昌菩薩之閣而其外有井亭
有池垣有繪壁有果園有行樹欄楯之星列棊置者
古刹一新矣夫安養之妙樓飛閣珍樹德水居十六
觀之十七觀而成也禪歟佛歟有歟無歟今之任持
奚以異夫古之任持歟故海蜃之化天狐之化竹林
之化化城之化化矣曾魔佛之殊界哉是之謂衆教
是之謂六相義由今以降降而及於樓至海揚壓刼

爲灰而所建置者名勿湮也書建置爲其名

新安吳懷謙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三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四

法胤

敘曰彌沙塞經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蓋四姓猶四大河並從阿耨泉出而修成妙位由生貴至灌頂名以法進皆出道胎現靈相比覺胤於世子耳法外無覺豈以覺王說法之地而有異胤乎自十六王子之二分莅土之東西共開刱初之日月者西王子也王支那之日月者東王子也慧日之下月路之南苗裔聚焉頻聘至焉有蓮種有蕉種乃今漸非其種矣市子之罏肆西子之笙歌誘諸

子而若別有所承寄虛名於上悲弱喪於外殆猶之蕩子貴介公子矣吾紀法胤鋤異胤而絕其萌芽種若苾蒭者聊與收族倘所稱庶孼非耶乃法王子端拱先朝宛玉弁來紘之臨以下治其宗人故紀若帝紀蓋覺帝之實錄吾其爲載筆史乎望寺而禱禱之阿濕卑則先摩騰禱之光世音則望融形吾亦欲摩騰融形祈羅漢處胎大士穿脇振振綿綿皆東西二王之正嫡而負南屏如負扆有出九品胞外續修外紀者昔之載筆史也庶佛國常住不滅生生世世常覩覲云紀法胤

道潛蒲津武氏子生而強壯端雅身長七尺許淵悉
七點若北斗狀投棲巖眞寂出家初謁法眼眼問曰
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
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
無師惜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
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踴躍禮謝眼曰子
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
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
合雜朱紫騈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

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
錫衢州古寺閱大藏經皆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
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見舍利紅色蠢蠕而
行又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遍吉御象在三
門鼻直桃行懺所未幾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
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
請捨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昨夜夢十
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
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
麼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

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
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覺師的的意師曰
何處覓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
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
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
八日示疾而化入龕之際有白光晝發至十月荼毘
於龍井山所收舍利甚多開寶庚午韶師建塔天台
藏焉癸酉塔頂放白光如初化時始（開山祖）
冲玄延壽賜號智覺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
乘旣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每展卷

時感羣羊跪聽年十六時吳越文穆王鎭餘杭師獻
齊天賦衆推間世之才咸欲官之至二十八徵爲餘
杭庫吏尋遷華亭鎭將督納軍需屢以庫錢買魚蝦
等物放之事發坐死領赴市曹王預夢江上老人引
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罪王
密而遣使探之師臨死地神色不變典刑者怵而詰
之師曰吾於庫錢毫無私用盡贖放生耳探者復命
王釋之時翠巖參大闡玄化於龍冊王遂命禮翠巖
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
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時有斥

鷄巢衣裓中定起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
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惜吾不
及見耳師於國清修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呵之
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中夜經行見
普賢所執蓮花忽授在手遂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
一曰萬善淨土冥心精禱曰於此二途功易成者須
七拈着信手拈之七度無間由是一意淨業嘗於金
華天柱峯入定見觀音灌以甘露遂獲辨才無礙廣
順二年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
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

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
氷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
境此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
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
夜往別峯行道念佛空中時聞螺貝天樂之聲上堂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着曰謝師指示
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
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
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
不會處如何會取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

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
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敎中道一切諸佛
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
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是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
須着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永明
十伍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三年師奉詔於月
輪山建六和塔以鎮潮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
人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花行
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
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敎遣

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
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
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焚香
告衆跏趺而寂塔於大慈山宋太宗賜壽寧額追謚
宗照師嗣天台韶韶嗣法眼益六祖青原派也嗣師
之法者杭州乾明津富陽子蒙和尚（住山第一代）
通辨道鴻初主慧日永明上堂僧問遠離天台境來
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問歷曰恁
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
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遍如量之智皎

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辨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第二代

洪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薪而悟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領之而已後出世杭之南屏與敎御史中丞王公隨時鎮錢塘慕師道化嘗往湖上去騶從獨步往詣之天聖初以鄰寺壽寧虛席請師補處及開法衲子爭師尊之師嗣天台韶第三代

圓照宗本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厖碩事所行淳厚言無枝葉年十九依承天永安道昇十載剃度受具又三年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着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延師開法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敎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其時淨慈大旱湖井皆涸師卓錫寺之西隅甘泉湧出得金鰻魚因浚爲井給寺衆千人民張氏女死見夢於母曰我以罪爲蛇其母驚覺得蛇於棺下持詣本乃爲說法復置舊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實我女當入籠中蛇即入籠復持詣本爲說戒法是夕夢女曰二報俱解脫矣元豐五年以相國寺東西序分慧林智海二刹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

座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眞福慧僧也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僧中寶也侍者問王上何語曰吃茶閑話耳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師以老乞歸得旨任便雲游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游順風加艣棹船子下揚州既去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

於靈巖共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叫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睡熟然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師全身塔

於蘇之靈巖嗣天衣懷第四代

大通善本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於潁遂爲潁人母禱白衣大士而生及長博極羣書無宦情嘉祐八年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臻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公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賜號大通師見佛菩薩之行立者終不敢坐齋食以魚胾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如兩家著棊學人上來請師一着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秖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師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曰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畐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

擲拄杖下座元祐七年秋師乞老歸杭之西湖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此有三日已而果歿塔全身於上方壽七十五臘四十五嗣圓照本世稱大小本焉第五代

道堅禪師上堂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起浪法安法嗣第六代

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鷄峯續焰少室流芳大師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

用背作兵旗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指明宗到眞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駐雲居祐第七代

佛智道容湖州人建炎初寺燬鞠爲荆榛高宗巡幸詔師住持欲重新之師既至首復殿宇以納擔簦負笈之徒既而十六應眞像成未幾五百羅漢之像又成塑出一僧之手像成而僧化去像貯田字殿金碧輝煌華梵絢麗行都道場之盛特冠諸山云凡所至莫不示以向上事策勵諸方事見宋節度使曹勛記第八代

肯堂彥充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問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羮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

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草在杖日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鑊湯拾化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猴猻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與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

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陁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於寺之南巷嗣東林顏第九代

佛智端裕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有日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舉露柱曰你何不說師忽微有省謁龍門遠于蔣山湧泉軒皆以前

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却師今是滅不滅日請和尚合取口
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
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湖卑狗平江道俗之請菴
於西華閱數稔勑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
中賢沙淨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
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
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
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
喝一喝曰秖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瞎驢未醒不
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月總
不得動着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
猶是秦時轅轢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寄照萬戶俱開
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
動若飛星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
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
橫古路觸着骨毛寒上堂行時絕行蹟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絲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劍斷就使
說無滲漏行不遂方擯浮囊溺在者是大病合作麼
迅有千田仞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六爻曆
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處也無剎剎塵
塵是要津師涖衆必凜然寢食不昔衆皆道無倦紹
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
師日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
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若無計臉月不絕黃冠
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
方與客食出瞧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
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

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瘞於鄮峰
嗣昭覺勤第十代
水菴師一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叅雪峰慧照照
舉藏身無迹話問之數日方呈偈曰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澹烟和露
濕秋光照質之日畢竟那裏藏身無迹處師曰夏照
日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
照深肯之住後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
翫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
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眾法眼示眾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
絲頭即是一絲頭師竪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衲僧[illegible]
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
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
似隔靴搔痒若教渠踏着衲僧關捩管取別有生涯
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嗣育王稱第十一代

自得慧暉會稽張氏子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前
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
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

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宏智適至師見
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
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
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
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凛凛掃寒
林落葉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
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
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
參回途得妙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
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上

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着得箇眼即是上堂風
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塔烟淨臥聽涼風
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
沐浴而逝荼全身於明覺塔左 嗣天童覺第十一代

楚明寶印[illegible]粤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
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
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白難同體從本自
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
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

日不着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
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
得何故曰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為祖師出氣
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
貝亂堆金玉珠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
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
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着眼
擲拄杖下座 嗣法雲本第十一代

道踹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着曰莫即便是也

無師門勿交涉師後遷住雲居入寂嗣清發第十四代
普照象越州山陰人上堂右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着到乃擲拄杖下座嗣淨慈明第十五代
混源曇密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

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福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刼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十古叢林成話靶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河說分將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共甲話也未明頭上着枷脚下着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撓魚蝦遊天射飛鷂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塔於本山嗣教忠光第十六代
月堂道昌佛行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秖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

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甎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蔫禍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有士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

漢出來道和尚道是二家付要與正法門底座上[illegible]
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秖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
百疋嗣雲峯慧第十七代
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子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
騰當生奇男旣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
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
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
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後聞明智講
止觀方便五緣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
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

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爲請
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謂上竺本觀
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鑿
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元豐元年有
利山門施貲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
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爲
世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
場重輝東坡寄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三年
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築室遂成藍宇六
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此雲山
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慰衆請及月餘於禪定
中金見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旣
奉宴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
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釐行非可盡識坡
子迨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將
示寂乃入方圓菴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寥
告之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
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臥奄然順寂時元祐六年九
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楚請汝陰請誌於東坡坡命

子由爲之銘嗣慈雲式第十八代
法眞守一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
崙騎象鷺鷥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
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帶刀眠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着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
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
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
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
突着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支一拈七亦
要的當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

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嗣慧林本第十九代
德輝禪師不詳何許人嘉泰初住淨慈四年寺燬師
亦隨火化去其有辭世偈云一生無利亦無名圓頂
方袍自在行道念只從心上起禪機偶向舌根生百
千萬刼假非假六十三年真不真今向無明叢裏去
不留一物在南屏預書壁間第二十代
聯翁悟明福州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皐亭纔禮
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
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
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菴拈云皐亭一期忍俊不禁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二十

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皐亭
夾山便是達摩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
孝子國伯有忠臣師云皐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
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聾縣茶瓶
嘉定十年師簽僧聯燈會要至今傳於叢林嗣木菴
永第二十一代
隱之重顯遂寧李氏子依普安仁銑出家受具後橫
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辨無敵咸知法器僉
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
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
又打師豁然開悟師將造錢塘値曾學士於淮南以
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浮沉衆中三載曾奉使歸
訪師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爲詢薦
書納之衣中珊奇之出住翠峯遷淨慈未幾歷主雪
竇宗風大振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
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
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
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
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患語之多矣
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二十一

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追
謚明覺嗣智門祚第二十二代
木菴安永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初謁懶菴需於雲
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
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條然契悟作禮曰不
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菴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
須是具擊石火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
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針直下腦門
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
猶涉泥水秪如不分介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

日淬出七星光燦爛解粘天下任擺行上堂衆趙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入處
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
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旣得箇入處直
須颺下入處始得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
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麽則傾湫倒嶽去也師
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乾道辛
卯陳丞相請住閩之鼓山湧泉寺癸巳謝事是年入
月示寂泉南清果院嗣懶菴需第二十三代

普照明第二十四代

退谷義雲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
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
則便爲人又作麽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
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
習則巧殊不知未發已前中的早涉廷回了也趙州
到茱萸靠却拄杖卽且置只如爭上座道聖箭折也
意作麽生喝一喝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裏穿上堂
衆首山拈竹篦示衆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
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麽葉縣近前掣竹篦抝作兩
橛擲向堦下却云是甚麽山云瞎縣便拜師云臨濟

一宗袖士甫盛嗣佛光照第二十五代
在橋可宣[illegible]嘉定許氏了楠州出公弟四[illegible]宗雅問
師名贈號佛日嘉定丁亥丞相鄭國公請居徑山師
謂學人重跡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乃創室百
間又自裒其衆合緡市田千畝接待於雙溪之上寧
宗嘉其意乃爲御書化城寺賜之眉山楊汝明有記
及示寂遂建塔於化城第二十六代
谷源道衆丹霞然叅石頭和尚一日頭示衆曰來日
剗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擔懂丹霞眼
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嗣松源嶽第二十七代

孤雲權上堂擧僧問雪峰古㵎寒泉時如何峰云瞪
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州
古㵎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問飲者如何州云死師
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
在今日有問育王古㵎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
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則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鳳
凰山下鳳凰兒文彩幾彰羽翼齊鍛翮漫天擱不得
歸心已在碧梧枝嗣佛照光第二十八代
少林妙崧延寧人俗徐氏首叅育王佛照光有省嘉

定三年以尚書省牒四排山主淨慈未幾即謝事後十二年辛巳復以淨慈虛席詔師住持凡二十年前後建置閣勝甲於湖山都人駭嘆謂由神力云至十四年以千秋節召入內庭奏對稱旨賜號佛行并紫方袍後復被旨遷住徑山二月二十二日坐逝嗣佛照光 第二十九代

中菴皎 第三十代

倚松如璧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般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

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而有虫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嗣香嚴月 第三十一代

潜菴慧光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鋩喪却窮性命嗣密庵傑 第三十二代

石田法薰眉山彭氏生而慧敏從石龍法寶院智明出家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墖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渺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開破菴道望時在吳門穹隆遂往依焉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菴陰許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勵久之出世蘇之高峯次遷楓橋普明行華有高原泉無相範卽菴蒙石溪月相依而住俄鍾山虛席廟堂以師補處寶慶初詔遷淨慈紹定四年師以寺之取水爲遠於佛殿前地鑿雙井大出泉以給衆鄭清之有記端平二年詔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放目春盡尚餘花老胡不合過流沙淳祐甲辰三月望日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

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叅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有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忽示疾卽退居寶壽趣辦終焉計囑以全身於院之後山端坐而化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嗣破菴先 第三十三代

笑翁妙堪俗慈溪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從野菴道欽受釋學依息菴觀於金山叅松源岳於靈隱皆不契將無用於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摑

用曰此僧敢來這裏捋虎鬚俾叅堂室中常示狗子
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篦劈口打師應聲呈
偈曰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頷
之即俾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
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使衛王以堂牒除台
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為
大刹築壇場命尋毘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
新學閫帥王公請居雪峯未幾詔住靈隱師厭逼近
屠沽撤其廬搊關飛來峯外避之衛王以大慈完美
請開山及王甃師菴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

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使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
丐辭不允大叅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荊湖
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如
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
廟堂共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
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天童書至大
叅趙公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
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叙世契移
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
置筆泊然而逝嗣無用全第二十代

天用才第三十五代

滅翁文禮臨安人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姓沈
氏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俄而誦念曰携籃者誰
耶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貞相智月薙染往淨
慈叅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照問恁麼來者那箇
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照再問是風動是旛
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
是旛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挽
為書記時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
不是旛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志知解乃往叅

焉蒙印可辭源至蔣山浙翁命充首座晉陵尤公焴
數入山聽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張鎡請開
法慧雲遷溫之能仁未幾辭隱錢塘之西丘趙節齋
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
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厥後退居福泉晚居天
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牛頭僧云見後
如何師云牛頭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云石中有
玉僧云見松源後如何師云沙裏無油僧云祖意教
意是同是別師云南山筀篠東海烏賊僧擬議師輒
叩齒三下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

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
在釣魚磯月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上堂
拔子和尚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大似徐
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遥横塘宿鷺
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腰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
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
一下云西窓昨夜月華明凉飈已到梧桐樹師閲五
剎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開之歲月多逍遥於梁渚之
西丘擧衲叅扣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
苟爲笑語將入寂問侍者曰誰爲我造無縫墖侍者

云請師墖様師云盡力畫不出怡然脱去闍維弟子
收舍利遺骨附葬應庵墖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嗣

松源嶽第二十六代

敬叟居簡潼川龍氏世業儒幼穎異見佛書必端坐
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叅别峯塗毒
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閲萬菴語有省遽往育王見
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走江西訪諸祖遺
蹟瑩仲温寳學大慧之記莂於羅湖築所聞成書發
揮祖道與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篦付之
師異時[illegible]之出世台之般若遂叙恩依衲乎附儒碩
錢竹巖葉水心莫不推重大叅真西山時爲江東部
使者虚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峯北磵掃一室
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磵稱之起應雲之鐵
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遷
淨慈所至道化大行耆老不倦椎拂上堂雲巖二十
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溈灑不許蒼龍驕趙州除二時
粥飯外不雜用心兎子何曾離得窟鑄成鐵硯欲磨
穿還他萬里功名骨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
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閑清晝百鳥
不來花自紅闢一室以居名曰蓮室作賦以自見水

心酬師詩云葡公詩話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説
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紫末禁春張誠子序其集曰
讀其文宗密未知伯仲詢其詩合叅寥覺範爲一人
師與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晩居天台秀羽有二姓
乖竹山不已僊居丞王君懌嘱諷之乃作種竹賦一
首而訟遂已趙師齋奏師補處靈隠師笑曰吾日迫
矣乃擧天童凝絶冲淳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
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
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道自勵吾世緣餘二日耳至
期沐浴浴罷如假寐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

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所著有北磵集十九卷嗣佛照光第二十七代

大川普濟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成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塊無寸地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抖擻詩腸都說了莫教錯過甕爲鐘後任靈隱纂修五燈會元嗣浙翁琰第二十八代

無極觀出山佛贊曰王宮不住箇癡呆半夜逾城眞怪哉若行六年誰采汝計窮只得出山來嗣空叟印第三十九代

偃溪廣聞閩之侯官林家子母陳氏踈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浙翁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叅於雙徑翁咲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吏皈而蹶如夢忽醒旦朝造室翁舉趙州洗盋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郡制閫以小淨慈致之歷任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華支傾廣容徒衆開鑪上堂楊岐眼中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自買萬里佛成道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劍去久矣切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子細忽然築

着磕着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繞禪床一匝揮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嗣浙翁琰第四十代

荊叟如珏婺州人初見癡鈍室中垂語曰如何是佛師云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蔕雖然無咎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作偈呈癡鈍曰鈍由自办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日

人亾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叅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恭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卽迷源擬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脩𣥺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拄千掌轉見氣急殊不知髑髏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見睛睛湍面慚惶無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嗣凝鈍頡第四十一代

斷橋妙倫天台黃岩徐氏母夢月而孕十八落髮於

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於瑞岩聞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吾口訥耳聵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於雲居見山堂至蚊虫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柏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眞淨所頌荅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劒劒上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裡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休眼覷湍懷無奈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脈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將終與大衆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餽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荅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

嗣無準範第五十二代

介石明上堂舉明招謙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趂下師頌曰稍硬風頭早巳乖更將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主畫像旁僧索贊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閑黎一撲來嗣浙翁琰第五十二代

簡翁敬上堂來文殊問菴提遊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荅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

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嗣無準範第四十一代

淮海原肇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異却葷戒殆亦夙稱者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叅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擊發未容其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免敎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始容就入室之例

巳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靈隱淨慈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逋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像俄示疾囑其徒爲我附一穴於東磵兒生死不忘奉師之意洛訖書偈而逝偈贊達摩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嗣浙翁琰第四十二代

虛堂智愚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光孝遷明之顯孝延福瑞岩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岩杭之淨慈徑山凡歷十剎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着盡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叅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鶖峯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在淨慈入院日問荅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

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别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資優渥云嗣運菴岩第四十六代

石帆衍上堂舉大顛和尚因韓文公問師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師頌曰一串摩尼覿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呂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嗣運菴岩第四十七代

東叟仲頴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已求縱橫活潑

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迷生寂
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矮雙足拖箇
布袋十字街頭憨憨癡癡落落兒兒何似老龍牙手
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天地
之秘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云瞿曇示圓伊之宗未
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物
擊拂子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
且道這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得知也有賓也有主
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叅退巡堂喫茶上堂趯動
皷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覩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如

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鈌
一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蘗樹頭蜜果幾與麼不與
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亭滯貨嗣妙峯善第四十八代

香山遠禪師第四十九代

石林行鞏初住安吉上方歷思溪法寶隆興黃龍吳
郡承天至淨慈上堂橫胖碧漢萬國風清垂手紅塵
千峯日出纔恁麼便不恁麼所以道我此法中爲欲
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云佛
滅二千二百單六載沙門行鞏今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頂皷鐙

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上堂
山静課花蜂股重林空合籜笋肌明倚闌不覺成癡
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恁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
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雪峯輥毬禾山打鼓秘
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喝一喝下座師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
上座這皮袋向甚處着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
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
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旣透得過因
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子細相看嗣天目禮第五十代

清溪沅上堂達摩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
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別界衲僧家
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
還曾踏着也未良久云切忌踏着嗣枯禪鏡第五十一代

無文義傳至元初行宣政院請主淨慈師傾橐置田
若干畝名至元莊第五十二代

古田德垕至元庚寅寺燬師首建蒙堂次作兩廡司
旃檀林觀音諸殿第五十三代

愚極至慧叅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進
舉數十過無人下語忽有僧纔跨門田云雪峯輥毬

師侍在旁聳耳而聽驀然領悟呈偈曰雲門念七字峯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川領之師送寧禪人詩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細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至元中寺燬之餘力建大雄殿羅漢殿法堂皆有像設第五十四代

方山文寶任淨慈爲衆開堂問僧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僧下語皆不契有一僕在旁云老鼠做大方山云好一轉語不合從我口裏出師於至元中重建三門第五十五代

本源善達仙居柴氏早年與及菴信行脚誓不歷職

徃江西見雪巖於仰山隨衆入室一日巖見其人物表表進止有度欲授以堂司職師謀於及菴菴曰我與公昔有誓願今可違乎師遂止時無所省發後歸里仙居人請住多福棄去游湖南王福嚴尋還浙西見徑山雲峯入室有省峯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燃燭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徑山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喪依中峯以

其不歷職而鄙之當有丈夫立名成敗前人惟危進務至於悟明心地力荷大法若如杲日麗天疾雷震地含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不知當時歷何職而亦可鄙之乎嗣雲峯高第五十六代

雲庭正傳初任真之長蘆大德間開法淨慈建選佛場以居四方龍象時有千巖元長爲掌內記夢堂曇噩依以落髮受具俱爲大僧焉至大元年復遷靈隱而終第五十七代

晦機元熙豫章唐氏聞物初開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

元間總統楊璉真伽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兄元齡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開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三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門按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活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話頌

曰琴生入浛洸太史遊名山從此郴州城外路令嚴
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
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兩曲無
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峯寒灰撥不
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
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
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個衝開碧落撞倒須彌
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纔天網子百千重居七
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
師退閑爭來請師辭不獲已而遂返仰山居三年將

示寂手書與所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
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鷄石下瘞焉其
弟子在杭者又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第五十八代
東嶼德海至治勅應淨慈請主關法入院日指山門
佛事云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咬大蟲
蛇吞鱉鼻且移他處用不得開室垂語云魚以水爲
命因甚死在水中一僧云河裏失錢河裏摝師深肯
之明巖熙太古又依師於淨慈稟承其法第五十九代
于瀨善慶嚴陵彭氏子中歲而孤萍踪無寄就易氏
業儒有見棟楚加爲法羅開能出家否答門閥本願

耳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師户庭咸無
所證後聞佛心珏主淨慈遂往依焉聞舉洞山麻三
斤話領悟後出世宜興之保安凡三徙名刹而陞淨
慈開堂示衆無虛日嘗著扶宗顯正論以進仁宗覽
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及謝
事作室曰歸休安息其間怡神空寂泊如也至元戊
寅八月三日化去春秋七十有九嗣佛心珏第六十代
靈石芝泰定勅住秀之本覺行宣政院起主淨慈時
年八十有四海內尊仰如古佛出典其時衆滿五百
如天台恕中愠溫州忠景初諸耆宿輩俱送入院隨

例桂嵩焉第六十一代
石湖渼第六十二代
日溪泳第六十三代
樵隱逸第六十四代
天岩吉至順間住持淨慈後遷荊之玉泉虞伯生邂
逅於京送師序畧云住持天岩吉公至京師因余僚
友幹君克莊見之俄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景仰
豈偶然哉其將之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
屬余爲序嗚呼大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
茲山實智者所悲也吉公必能講其文而踐其實者

也矣則爲不負智者第六十五代
平山處林仁和王氏子丱僧再來也年十七𠫭及菴
信於西峯一見器之命爲侍室一夕菴撚紙沁膏以
代燭因以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荅
菴即掩其口師遂有省及菴既寂復往江西依虛谷
陵處以第二座相與激揚此事猶靈樹之待雲門然
皇慶癸丑出世杭之虎跑遷當湖福源西山中竺高
公納麟由樞密使掌行宣政院事知師有道行以謂
淨慈虛席非林不可遂迎主之學徒雲集動至萬指
且建殿堂門廡觀音羅漢諸殿嚴飾相好尊而祖堂

幽而三䆮凡所宜有皆一新之然師自奉則甚薄二
時粥飯必赴堂首衆不厭粗糲寒暑大布而已師居
淨慈十八年始終如一日高麗國王遣僧賫香幣迎
闡宗旨師以年老辭其使乞師四會法語錄之而去
丞相達識帖睦爾起師補處靈隱未幾語左右曰吾
緣殆盡遂肩輿入城別丞相及常所往來者還至淨
慈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
也壽八十十三臘六十十六嗣及菴信第六十六代
愚菴智及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謁廣智
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有娶上人者呵曰子才
俊衆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
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荅即歸海
雲僧月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
於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敢證明恐涉偏執
乃走見徑山山勘辨之師應荅不滯山遂命執侍久
之還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
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識公延主淨慈復請陞徑
山一日達識帖睦爾丞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
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
云與麼覿體相逢師揭起簾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

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
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
也大奇烏龜鑽破壁鷄向五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
道碩僧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能召對
賜還穹窿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
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荼毘火燄化成五色有氣
襲人如沉香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設利羅交綴於
上其徒奉以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
才爾師塔左瘞焉嗣原叟端第六十七代
悅堂顏明州人受度於之寶林以東嶼正嫡弘西來

大宗初住昆山之東禪轉薦門之萬壽丹虎林之南屏遂陞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褒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爲多黄晉卿宋景濂皆與師爲方外交師說法四會有錄行世景濂爲之序嗣東嶼海第六十八代

孤峯明德昌國朱氏母夢補陁珎公託宿而生兒時每跏趺端坐不動天童慧明師諸父也見河之曰童子不習詩書凝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耳明奇之命學邑之金鵞院年十七首謁竺西坦於天

童西問汝從何方來曰金鵞來曰金鵞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西斥之師益自厲一日舉世尊拈花語師於衆中聞若有省作偈以呈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扣晦機熙於淨慈機問曰甚麽人恁麽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已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而竺田霖見師氣貌不凡延歸靈隱處以第一座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田田嘆曰天人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風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結

菴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足不踰戸限者几五春秋名稱日聞行宣政院請主松江之東禪遷集慶之保寧帝師授以圓明定慧之號并金襴法衣歐陽公玄亦賦詩遠寄且爲作內外錄序一時公卿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會杭淨慈虚席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謂淨慈居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遂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索紙寫頌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第六十九代

用童俊第七十代

清遠懷渭晚號竹菴南昌魏氏子師全悟俗姓之甥誦書攻文不待師授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横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淨慈國朝洪武初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八年十二月怡然而逝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

日設利羅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嗣全悟訢第七十一代

逆川智順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婁氏夢智者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七歲從仲父慧光於崇興習台敎年甫十八光使出遊依鐵關樞因觸貓爪之機地倏乎沉毛孔發光樞印之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尚在遥遠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自入閫奧矣師自是踰五閱月一日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

樞將禪門諸語再行勘驗師一一具荅且笑謂樞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塲戲劇耶樞然之令掌藏尋分座說法嗣住院事未幾忽爾棄去徧歷名山禮諸祖塔　朝廷賜號及金襴衣不御地爐竹箸意澹如也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會師與其列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　上駕臨幸慰問竣事還錢塘清遠方王淨慈舉師以爲代師乃振錫而往應之寺當兵燹之餘凋落殊甚師亟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欲大有設施寺衆有負官逋者係累盈庭師爲之出粥悉代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第七十二代

南州藻第七十三代

孚中懷信明之奉化人入法華院聞延慶半巖全弘三觀十乘之旨嘆曰敎相繁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時竺西坦遷主天童景德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天曆己巳任補陀師不以望位之崇飾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一盂丐食吳楚

間遂繼淨慈南州法席己丑冬江表大龍翔集慶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　文宗潛邸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任持事者若咲隱訢曇芳忠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亾何燬於火忠力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師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勵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

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灰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荼毘於聚寶山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寳瓶光發瓶外告終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洲嘗晝而寐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還聞遷化衣與夢同大悅詔出内帛助其喪事且命堪輿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第七十四代

愚溪智第七十五代無言可授號休菴台之臨海李氏年十九從九巖觀受具後叅普覺明於靈隱有省命充堂司四衆悅服壽還石門白巖貞王眞如延居上座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師凡四坐道場皆以淨土法門爲佛事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以府侯之命請主寺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帥衆邀於道擁居其位師屢卻不聽強應之時當歲儉問道如雲糇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遂退卧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荼毘齒牙貫珠

不壞設利羅光色精瑩如金銀水晶徧滿於地宋景濂銘塔云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脩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今吾授公瀕歿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淨慈者也何其重敘而疊照哉嗣普覺明第七十六代

德隱普仁俗趙氏蘭溪人性孤峭十歲有出塵之思依郡之演法月祝髮受具二十叅了然義於智者都院入室問答機鋒遄相奮觸久之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時天下大亂師遂引退戊戌冬　大明取婺州臨幸智者寺見其法席尚虛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處之連雲韶之南華杭之中竺檄幣交至而欲起師皆不從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碩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凡三至師乃強起而應之開法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莫不嘆服終時端坐而寂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行世嗣了然義第七十七代

同菴夷簡洪武初杭之南北兩山禪黌教苑金碧爭輝鯨魚之音彼鳴此應自罹兵燹惟淨慈巋然獨存而鐘亦就毀後十一年師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繼

白成飯施者川委師乃脩葺寺宇重建鐘樓復聚銅
二萬餘觔鑄巨鐘懸於其上聲徹江湖兩山則寂之
秋獨南屏成此宏偉且栽松竹寺之四山蔚以成林
焉二十五年壬申陞主大天界寺　朝廷徵爲僧錄
左善世敎授徐一夔平山墖銘曰同菴簡公與徵九
重望膺　聖眷掌僧司於朝海內方袍之士倚以爲
重師之番休相繼主席父作子述不其盛乎第七十八代
德祥止菴仁和人俗鍾氏生於至順元年庚午五月
十四日洪武初住持淨慈悟宗闡敎未幾被　旨徵
爲僧錄右善世後遷徑山主席二十五年甲戌十月

十三日倚座自謂曰一隊噇糟漢我爭如你何不道
竟寂壽六十三師善書法名重一時攻詩刻苦清逼
郊島所著有桐嶼集行世第七十九代
仲郃岐第八十代
祖芳道聯別號拙逸叟鄞縣陸氏子十四禮崑山悅
堂顏得度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籜道場景山補陀
能仁凡六徙名刹而陞淨慈所至叢林尚盛學徒畢
集爲禪林之冠洪武壬申淨慈又燬師力任恢復不
數年間爲之一新先是茲寺困於賦役師白有司撤
用去稅徭役蠲除衆賴以安永樂間兩被　徵召纂
修大典己丑七月初三日坐逝於京邸之大祚國寺
　文宗爲之驚愕嗟悼勅工部備龕茶毘歸瘞稱花
居之陰建墖焉嗣物先義第八十一代
一源純第八十二代
無礙心第八十三代
希古師賾字簡菴別號佛鑑檇李朱氏洪武丙辰重
九日母夢梵僧袈擎一粟升許大授之把玩頃爆聲
若雷遂驚寤而生年十七從天宇淨祝髮師毎叅問
不契走靈隱扣時菴敷菴曰江西見馬祖頂相否師
應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菴頷之師更舉趙

州狗子話答其落處菴云待冷泉逆流即向汝道自
後如窮子不釋然者逾月一日偶覩冷泉奔流豁然
自釋即趨方丈曰和尚冷泉逆流也菴云汝見什麼
來師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壑聲歸海上消菴云脫
空漢三十年後落節去也師拂袖便出歲庚辰出世
杭之崇福徙萬壽丙戌徵脩大典師居第一座無何
　太宗命乘驛索古彝鼎歸進所得　上大悅賜賚
甚厚適杭之淨慈主席虛曠僉謂非師不可輒奏聞
於朝　上可其請師遂歸流之山永樂辛丑抵宣德
丙午不五六年間新寺宇施者州集皆樂助之壬子

冬十月四日語衆曰吾行矣命洛更衣書偈云須彌
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越七
日端容如生闍維設利羅五色晶明頂骨齒牙數珠
不壞塔於雷峯之陽嗣時菴敷第八十四代
節菴禮第八十五代
問菴霈游季潭送之叅方有詩云問菴霈入雲門室
一掃從前邪解無古鏡重磨吞萬象精金百煉出洪
鑪越州未必輸文遠臨濟何曾許克符雨過春泥渾
沒馬欲行何處是通衢第八十六代
覺菴宗妙俗趙氏錢塘人十歲落髮崇雲閣往叅靈
隱空叟叟器重之命主藏室已而分座代演後遂起
主嘉興廣法遷杭之萬壽報國師凡三座道場所至
頹廢一力新之衆隨推掌僧之都綱師惟振宗風爲
己任崇禱海鎮風潮平息居民賴以免患宣德初請
主淨慈師乃首建三門越五年而大殿復燬師捐衣
鉢倡施重建不四年間殿遂落成每陞座說法音吐
如洪鐘入寺聚聽者莫不歡喜敬信崇奉焉示寂於
正統癸亥七月十二日嗣空叟悟第八十七代
照菴宗靜杭之高氏子投淨慈岳公雅染深究華梵
典籍時祖芳聯主席俗梅州之道師遂依焉叅究有

契因以典藏執之永樂初詔　徵召纂修大典師
亦偕行途觸賊鋒不離左右人以爲難由是孝廟之
行名於海內已而聯逝京邸師函其骨歸塔南屏未
幾名利爭迎致之歲辛卯首主京之佑國宣德初遷
明之雪竇閱五禩僧錄善世以淨慈起師院至闡揚
宗旨緇白推從丁卯　朝廷頒賜大藏以寵異之及
赴闕謝恩止於彌陀寺一日謂侍者曰吾緣其止矣
索浴更衣危坐而逝嗣祖芳聯第八十八代
大章如圭前任中天竺正統間來主淨慈第八十九代
南宗廣衍正統三年建彌陀寺於北京爲第一代祖
閣十四年遷主淨慈天順元年奉　旨欽除僧錄司
右覺義居七年正月四日坐逝京師　英宗遣官致
祭焉嗣照菴靜第九十代
玉岡蒙潤海鹽顧氏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之甥
女年十四棄家依古源於白蓮崇禮護伽藍神士偶
輒仆若荅拜然左右皆驚源授以經應口成誦命禮
一祥祝髮尋進具從源受天台家金剛錍十不二門
諸書會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以卒其業因苦學嬰
奇疾脩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
南天竺之演福湛堂澄命師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

賜旨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於當湖德藏講法
華經聽者日千餘人遷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
歸白蓮誓不出山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行宣政
院強起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巋然荊棘瓦
礫中因慨然曰茲寺成於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願
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
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脩法華三
昧感普賢放光識者知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復
遷主淨慈以涉世將迎乖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
終之夕呼弟子策示止觀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

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洎然而逝至正
二年十二月六日也壽六十八臘五十四茶毘得舍
利無數乃建塔於風篁嶺下嗣竹堂傳第九十一代
元寶洪第九十二代
乾寶真第九十三代
別宗演天順庚辰主淨慈　英宗欽賜內帑命建禪
堂樓待雲水第九十四代
遺菴壁第九十五代
雲軒津第九十六代
道初義第九十七代

脫堂成第九十八代
秀峯玉第九十九代
古淵智源仁和袁氏子七歲即欲出家宣德己酉依
千佛性空善受具正統丁巳趨京師試經得度寺恭
雨菴於大功德寺有契菴遂命侍香未幾陞掌藏鑰
迨甲子還杭諸山以部劄迎主邑之真珠自景泰甲
戌歷天順成化戊子二十年間遷萬壽千佛中竺二師
凡四任名山所至頹廢具興雲水畢集甲午復陞淨
慈脩葺大雄應真諸殿增飾像貌且建東西坊門以
揭南山翠屏之勝相輝映焉自是宗風益盛師開堂

集名衲百餘人憤激力參學者多從脫粘大有悟入
自五代潛壽兩師而下至師百代相繼法席益盛光
揚良由任持得人是不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者
矣師復剏塔院於西隱之址額曰萬峯深處盱江左
公贊所題也嗣雨菴第一百代
大雲道慶成化甲辰元旦三茅觀有黃冠者從醮壇
伏界三天門將朝上帝時值天衆紛紜於門遍視之
乃見高懸二金榜焉首榜題狀元李旻次榜則淨慈
住持道慶云其年春榜旻果出薦而慶亦推領院事
子陽有送大雲住淨慈詩第一百一代

已上皆自他剎來。旨奉濮住持本山傳宗，嗣叙大祖師，則有無傳可考者，姑存其名以便增入。

附

用仁文懷弘治十五年　孝宗以四方災異屢見，命李中貴齎帑金二百兩，賜懷俾茸天王殿，宇爲民祈福。明年復賜內帑若干，增修阿羅漢殿。江學士瀾有記存焉。第一百二代

世英慧俊仁和顏氏子，前住虎跑寺。第一百三代

無相德聚第一百四代

本清永廸錢塘人。第一百五代

大潮清湧錢塘喻氏子，前住鳳林寺。嘉靖二十七年重脩鐘樓。第一百六代

了然道富錢塘人。嘉靖三十二年修茸三門。時倭圍城，廵撫李天寵欲廢樓鐘爲軍器，且欲焚殿，恐屯倭。而富以寺勑頒泣於轅門，獲免。不則與昭慶俱刼灰矣。師修茸三門，不意存山門之功大也。第一百七代

無礙道通錢塘人，前住下天竺。嘉靖三十八年新城邑侯林某寓寺，不戒於火，通復方丈。第一百八代

我雲德儀仁和杜氏子，前住護國寺，後任僧都綱。丙子修羅漢堂。第一百九代

蓮洲明光錢塘陳氏，復宗鏡堂。第一百十代

竹泉道欽海寧人。第一百十一代

蕪洲圓喻錢塘喻氏，前住虎跑寺，脩鐘樓。第一百十二代

心谷明澄仁和陳氏子，古貌而謙謹，再爲都綱。凡幽岩絕巘，山茨茅座，潛修苦行之處，皆險庇焉。諸雩禱棘試之役，惟護法所設，不授也。既失九曜月鹿，又入其垣，非鑿池禳火，閉厠制煞者矣，而能折節下人。子孫行有能說法者，侍聽揮麈，送猊床，忘其尊貴也。年且八十，持齋念誦，勝少壯時。示疾而逝，亦無所苦。第一百十三代

鏡蓮如綱桐鄉趙氏子，同滌領劄入院。第一百十四代

心源圓清仁和殷氏子。萬曆乙未修殿廡、山門、雲棲師講經時，師兼內外護，脩輯寺志，實從臾焉。第一百十五代

文英性蓮之兄，又同時爲住持，峭直有守。少與圓瓏君作詩刻竹，淤壁意氣甚合。嘗考功坊寓其後，畫鷹立五大夫上，贈之人，稱英古松。云蓮池講經南屏，檀越集英樓供之，如供護伽藍神，而掔公築永明墖。英護之，反若檀越也。視蓮難爲兄於諸華，兢湼縱者，不啻父祖云。乙卯春，見白衣大士乘空來導，遂示微疾而終，墖於宿春澗之妙山塢。第一百十六代

性蓮嘉興王氏子，與兄文英同落髮淨慈，稽顙俯首

凝思沉教明辯如鐘照物如鑑剸務釋紛力能擠衍
錄公之流也而欣欣似覺有得亦自以爲浮山遠矣
嘗往金山寺聽雪浪恩演楞嚴於法藏多洞達而法
藏之在慧日峯後者水齧其半師集衆於室且閱且
錄既完而求能闡揚法藏者衆以爲無如雲棲宏師
邀諸宰官居士伏請不從乃誓於衆曰吾手香日夜
跪竹扉外不從即膝穿必不起宏師聞惕然從其請
詣寺講圓覺經及永明心賦坐畢聽者既盈五百而
抱帙者聞風遠來者士女且數萬人丐食遊食之徒
又且彌萬師爲會首炊大釜不絕五十三日矣雪封

山徑齋粮不至賣田羅穀而濟之期將圓滿衆施稍
集有米二百石以餽宏師師辭而儲修法華懺於勝
果不以贖所失田也若爲工池之禁捕永明塔之重
建勝蓮社之放生三潭寺之濬復並緣起斯會師皆
爲之會首云先是司禮孫公隆樂施有名偶與師語
笑詎投機竟捻貲儲爲稱蓮社六宗洞達人也因許
新寺一旦圯刹忽變天宮朱欄繪壁晃耀夕照亭覆
雙井垣周外池栝松桃李之屬珍樹行列即妙嶺雙
井平山同菴祖芳希古之莊嚴此境遜其鉅麗矣師
雖修廢振而意猶望新藏既感　勅賜偕介公入京

謝　賜例錫紫衣會紫伯獄起潛行返寺衲衣修懺
而已時病痰忽聞天樂盈空似勸焚身者師集衆且
殉其請俄覺魔事急趣雙徑整心西向連聲念佛未
化之前預書歲尾日三月三日入滅及疾甚鄰居士
虞長孺往謁師延入力疾書券施田十三畝於宗鏡
堂囑眷屬曰我夢白龍燭夾爐引導升天殆三月初
旬往乎五川之夜果坐逝居士夢師來別寤聞鳴鐘
矣闍維脇骨不壞作金石聲色紺碧與愚菴及同樹
塔山隅居士爲之銘師嗣海宇竭蹶講筵感疾而化
其兄則袁中郎所謂醉聖僧也第一百十七代

明廣錢塘諸氏子長厚而安恬習忍辱之度即甲屬
犯之不校也能自給其衆虛名乞士耳出餘力修宗
鏡堂與永明塔相表裡云時有僞孝廉橫索寺金衆
羣起擊之弱者揶揄強者撐柲廣獨跡其後叩首必
怒解乃已當此鬮爭堅固時天其或者使行冬令寺
以柔全故選之任持耶其孫幻若瀾善詼畫同塑公
尋永明靈骨得之諸孫朗微能詩善書淨行有名第一百十八代
雲谷圓嶽湖洲盧氏子丁未修祖師殿第一百十九代
雲溪眞璽錢塘鄭氏子戊申捐資贖雷峯二十餘畝

存方丈寺始有萊山第一百二十代

蘊菴真琮錢塘陳氏子庚戌捐貲贖長橋菜地十許、畝存宗鏡堂今爲西蓮菴第一百二十一代

毅菴辨才海寧人外朴而心多計與靜菴杰同住持虞司勳葛少參之所舉也修伽藍祠前軒有僧犯邪淫戒司勳令入祠誓如所否者舌當之僧私謂此木偶如吾舌尚在何挺身入誓竟縻三寸死又莊嚴千花上佛而待千佛閣之成庶幾唱導首焉第一百二十二代

靜庵清杰蕭山孫氏癸丑同才領劄入院重修香積厨并置蕩二畝許爲放生池第一百二十三代

雲濱真琇山陰黃氏乙卯入院前任僧統第一百二十四代

文宇真瓆錢塘姚氏同琇領劄入院第一百二十五代

已上皆自本山推奉部劄任持焚修接待者紀附法

新安吳　之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四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五

法航

環省溫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出家精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圓頓止觀一夕閱楞嚴未能洞徹就寐若假寐夢中見日輪從空自降開口吞之義門差別是自豁然後聞永明道潛法席隆盛往申參問潛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投之表信開寶三年建剎西山宋太宗賜額寶雲後二年七月示疾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而逝壽六十有七嗣永明潛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塘人同依永明壽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時部國師法道大振劾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爲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尚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部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親事之豈不偉歟嗣永明壽

傳法行明杭州于氏少投雪竇智覺壽出家參天台部國師有省及壽遷永明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

彌盛師自天台受記回永明與壽資本師海衆合併開
寶八年壽歸寂遂任能仁忠懿王建六和開化寺錫
慈悟號命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
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聲兩度問如何是無
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宋太宗賜紫衣咸平四年四
月六日示滅 嗣智覺壽
性眞行修泉南人母夢吞日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
室七歲不言或問之曰汝非瘂乎忽應聲曰不遇作
家徒撞破烟樓耳人益奇之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
典竟契夙心首叅雪峯存得心印及游台之國清日

慰巖畔猛獸巨蛇往來若馴淳[illegible]平間說法四明山
中天花紛雨又結芽能尾岩石鳥啣花清泉迸出入
浙傾城望施士女每牽耳結紙臏下修唯默咲或勸
作福能遮百醜後漢乾祐三年吳越王飯僧永明寺
王問寺主壽禪師云今有眞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
卽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叅禮長耳云彌陀饒舌少
選趺化其狀如生久之肉華津澤月必三淨爪髮時
有設利溢出後值金兵亦傷流血白色兵懼而退乃
絲塗漆留供南山之法相寺崇寧二年追謚宗慧
大師云 寺志 法嗣

擇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夢二日貫懷後二歲敎之[illegible]
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欽受業錢塘淨住次和
師也入道於杭之壽寧熙寧中叅神悟於施水寶閣
深悟止觀之道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贊有阿彌陀佛
身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 法嗣神悟
廣慈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辭符單恩
得度年十三受具戒往學於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
悲呪願學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
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後
所聞一時洞曉未幾四座推服復謁慈雲北面服勤

旦夜不替治平初杭守沈遘請住法雲寶閣二十年
始終一節太尉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
衆意未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爲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閣宮闕有告
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年春緇素萬指
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頂放光輝暎講堂淨慈
法眞守一爲作戒光記米芾書元淨立石六年五月
二十一日更衣就座令侍贊佛畢曰吾生淨土決矣
泊然而化塔於寺之右壽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
者法宗戒珠卜人趙清獻公道交最密及公鎭越以

詩見寄（郝慈 寅式）

義天僧統高麗國君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咸雍二年航海由明州渡浙入台參諸耆宿經杭州朝京師禮部郎中蘇軾接伴翊拜圓照禪師示以宗旨有司館伴甚厚（郝圖 照本）

有嚴台之臨海何氏母將孕號痛頃什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戒閱壽禪師心賦若有所悟即依東山學於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淨慈法真

同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成大器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趺坐而化（神照 法嗣）

覺範惠洪江西瑞州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喪依三峯靘日記數千言覺塋書殆盡靘罷之年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去謁真淨文於廬山歸宗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殊自不安即請求決所疑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揚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時年二十有九還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逃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咲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莽有所得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辨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顯謨朱公彥守撫州

請開法州北景德建炎二年五月辛酉入寂賜寶覺圓明之號師嗣真淨文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并林間錄石門文字禪行世（嗣真 淨文）

中竣受業永明久之盡得法與欽宗靖康初能仁虛席郡守劉光竭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圓音一演學徒四集紹興乙未夏旱郡守以龍湫昔受智者戒遣僚屬俯師臨湫施以戒法即日雨大洽以年老退處藏密菴乙丑沐浴易衣書偈別衆而化（嗣永 明）

湖南小景淳有才學嘗著無縫塔銘大通本用其語答無縫塔話云烱爾生前面星月迸櫝檻淳居嶽麓

寺徃身精進偶夜經行殿陛失脚彼顛掖起作惜至
於平生所著亦不能曉兆率照初游方獄麓間老宿
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參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
一失跌尚如此況隔陰耶
息菴達觀義烏趙氏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
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
的而返至龍翔相堂分第一座閱四五刹被旨復陞
靈隱上堂舉二祖見達磨話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
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
謾 水菴法嗣

雷峯戒珠法師 志才法嗣
思慧得法淨慈大通本住雷峯嚴顯院時持拄杖趂
散聽衆 大通本嗣
華嚴顒圓照本之子因喫攧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
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
頭挑富鄭公晉參問之一日見師上堂左右顧忽
契悟以頌寄圓照曰一見顒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
師心江山千里雖云隔月對靈光與妙音 圓照法嗣
法師凭孫錢塘人具戒後即問道四明法智時智老
矣聞講妙玄文何大有收發及還鄉邑以不親授止
觀爲恨乃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表師承焉住吉祥
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守吳侍讀聞
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綜括名理貫穿始
終舉一義則衆義洽然窮一文則諸文允會當時強
記者因集以成類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
妾有冤愬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擁此婦
置床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
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爲授戒遂
不復見每與淨覺辨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竪
赤幡倣西竺聖師與外道捔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

之幡上郡侯親師法戰之銳就辭解曰行文製作臻
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弭兵聞者莫不凜
凜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後爲郡而師已逝見其行
狀曰此文雖工未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
史聱耨有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謚實相
道淵永嘉人自號息菴久依扶宗深達觀道居西湖
永明論修性離合之旨師寂後當盛暑停龕旬日體
色不變日乳流涌香若蓮花將葬路經一巷紼斷不
進具香徹菴中易紼重不能舉菴主舊有微憾乃悔
謝曰曾有小犯故家具識乃隨衆舁之遂行葬及三

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龕舍利若天彰其德云（安說）

（惠嗣）

清順字怡然熙寧間隱居淨慈不妄交人無故不入城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置貯几上日取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游寺見壁間詩問誰所作有以順對卽日求得之相名預起其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

明教契嵩字仲靈別號潛子鐔津李氏子年十三落髮受具十九游江湘衡岳間首常戴觀音像而誦其

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典籍不學而通初叅洞山聰公有省當是時有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者師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其說排者浸止師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觀察李公謹以其名奏聞賜紫府尹王仲儀以師所著圖記奏上之仁宗嘉嘆詔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仍賜明教之號韓琦歐陽修莫不延見而交稱焉師嘗寓南屏最久游南屏有記并題詠後爲叅若謨請主佛日未幾遂謝隱於靈隱大樹塢之永安精舍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書偈而化荼毘得不壞者五曰頂骨耳舌齒其數珠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淨慈北磵居簡有五種不壞讚師所著有鐔津集三十卷（嗣洞山聰）

希最雪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年十五傳敎觀於雷峯廣慈同門畏愛號爲義虎治平中始敷講於禾之隆平繼徙居於杭之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呪土擲之得片紙書令被法來遣若法力沒當復來此數日擊物颶火變恠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乃爲廣說輪轉因緣衆僧聲呪爲其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濮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之詞且云蒙師說法之力當往生他化天自此遂絕

（廣慈法嗣）

崇嶽字松源龍泉吳氏隆興二年得度於南屏白蓮精舍初叅淨慈木菴永議所得大慧杲應菴華之法無益後見密菴傑聞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憤激力叅忽大悟曰今日方會木菴道問口不在舌頭上自後機辯縱横出世平江澄照慶元三年詔住靈隱自後六住名山六年上章乞老帝許之退居靈隱東菴示寂塔於北高峯之原焉（木菴法嗣）

石芝宗曉法師（高辨法嗣）

癡絕道冲武信長江荀氏紹熙壬子造松源嶽於饒

之薦福及遷靈隱師亦應住入閩月未得歸堂次謁
肯堂充於淨慈一見以爲法器嘉定己卯由徑山歷
嘉興靈光金陵蔣山嘉熙戊戌被旨住明之太白育
王兩刹四方學者歸之如雲淳祐甲辰詔移靈隱其
時緇白請就淨慈上堂云山僧自住鍾山以來旱澇
祠仍今歲尤甚下山持鉢荷衆信㨿越今陞此座舉
揚宗旨伊得餘利以爲一飽之計且道如何是宗旨
作麼生舉揚擬貲而論設使盡大地若草若木各各
具廣長舌相亦不能措一詞今爲衆信之心不免就
第一義門東語西話應箇時節去也己酉牒陞徑山

三月十五日趺化越三日闍維舍利五色粲然肯堂法嗣
無準師範蜀郡梓潼雍氏見肯堂充於淨慈領悟玄
旨出世明州清涼移焦山遷雪竇詔住育王陞徑山
召對修政殿賜金襴衣宣詣慈明殿陞高座帝垂簾
而聽賜號佛鑑後建接待理宗御書額曰萬年正續
又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入寂塔全身
於圓照肯堂法嗣
北峯宗印鹽官陳氏年十五具戒參學得竹菴法隱
南屏雷峯赴華亭普光遷秀州德藏復遷淞之超果
蘇之北禪移天竺靈山繼宗召對選德殿賜號慧行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右脇
而逝竹菴法嗣
道濟字湖隱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
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靈隱瞎堂
遠落髮風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與羣兒呼洞猿翻
觔斗游戲而已寺衆訐之瞎云佛門廣大豈不容一
顛僧遂不敢擯自是人稱濟顛遠寂往依淨慈德輝
爲記室矢口成文信筆滿紙嘗欲重新藏殿夢感皇
太后臨賜帑金嘉泰四年夕醉繞廊喊無明發衆莫
悟俄火發燬寺濟乃自爲募䟽行化嚴陵以袈裟籠

罩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報寺衆云木至江頭矣
將集工搬運濟曰無庸也在香積井中六丈夫勾之
而出監寺欲酬之錢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乎遂
御風去瀕湖居民食螺已斷尾矣濟乞放水中活而
無尾九里松酒肆之門有死人主人大懼濟以咒驅
其屍忽自奔嶺下而斃一日驟雨忽至邑黄生者趨
避寺中濟預知其當擊死呼匿座下衣覆之迅雷繞
座不得遂擊道傍古松而止濟常爲人誦經下火累
有果證至火化燃蟀見青衣童上升諸顯異不可殫
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無明發寺衆咸驚

謂且復有火而濟乃索筆書偈曰六十年來狼藉東
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擲筆逝
茶毘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壽六十臘四十二時有
行腳二僧過濟六和塔下授書一封鞋一雙倩寄住
持崧和尚崧啟視大駭曰濟終時無鞋此老僧與濟
鞋茶毘矣而獨不壞耶明月復有錢塘邑役自天台
回又寄崧詩云片帆飛過浙江東回首樓臺渺漠中
傳與諸山詩酒客休將有限恨無窮腳絣緊纍與無
窮拄杖挑雲入亂峯欲識老僧行履處天台南岳舊
家風盖五百應眞之流云 嗣瞎堂遠師有鐫峰語錄十卷行世未考

仲閔依南屏文以雄辨見稱義虎政和初出主浮石
學者騤至嘗曰吾座下不五百衆不講大部故一生
唯講光明觀音順寂之日集衆昇堂見銀臺趺坐而
逝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
載燃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
夢佛來迎後三日合掌而逝 嗣慧才

若愚賜號法鑑學教於辨才數稱夙成郡以南屏延
之不赴後以靖康丙午秋居湖之僊潭一日乃云聖
相現前吾其行矣即說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
寶逝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嗣元淨

宜翁可觀年十六依南屏出家復從東溪卿有省建
炎初主嘉禾聖壽遷當湖德藏補註楞嚴一室翛然
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盋也乾道七
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
胷中一寸灰巳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
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巳師五住當湖皆
退隱於竹菴因以號竹菴云大慧嘗訪之對語終日
曰教海老龍也有竹菴集山家義苑行世 嗣車溪卿

橫川如珙永嘉林氏叔正則因師幼不肉食乃爲祝

髮初見石田於靈隱時國淸斷橋延師典藏橋遷淨
慈命爲第二座尋又陞第一座至元十年有旨授師
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云不落玄妙僧
云恁麼則直入如來地師云且緩緩僧問如何是學
人行履處師云適間你從甚處上來僧云如何是報
得四恩去師云但從適間路下去一日忽自謂曰今
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兩堂唯菴貫云
古鄮山中有片荒地因壘石爲塔焉師自銘曰天生
一穴藏我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掛趙
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歿書訣而化至元二十

六年三月十八日也断橋法嗣

南屏靈玩法師仲賢法嗣

悅堂祖誾南康周氏初謁斷橋倫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爲甚大愚脇下築三拳師云得一人牛還一人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日和尚滅後當復依誰倫云栯山介石妙喜三世孫可往依之倫逝而介石適來補主淨慈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翌日陞堂白衆日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後出世於九江西林瓣香酬恩嗣於介石元貞元年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金襴衣贈號通慧大德九年陞靈隱入寂訣衆偈云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介石法嗣

雲屋自閑括蒼葉氏雪堂行和尚師之九世諸父也初見荆叟於冷泉次見東叟於淨慈俾掌記撰成道疏云猕見精於午夜叟易猕爲泯師不覺股栗汗下如撤紫蔀頓見叟垂手處自是韜晦大方累聘悉辭雖雙林智者南提釗答乃爲人所強耳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語笑如常時命侍僧取筆書偈遂終

東叟法嗣

原叟行端族臨海何氏十二從叔父茂得度於餘杭化城苑志大法至忘寢食初叅藏叟珍珍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人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於言下豁然大悟珍既寂師復依淨慈石林鞏爲記室與虎谷東嶼晦機爲莫逆交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遂以瓣香歸藏叟居五載學人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號慧文正辨居無何遷主中竺靈隱徑山諸刹師至是凡三被金襴延祐丙辰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師從容奏對深契上衷賜號曰佛日普照師即拂衣南歸良渚之西菴二十年足不越閫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至正辛巳八月四日坐書偈云本無生死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塔全身徑塢日寂照分爪髮別建塔於化城藏叟法嗣

恕中無慍泰定初自徑山來送靈石芝主淨慈遂獲隨例挂搭其時衆滿五百首座忠景初者德臘並高後生多歸之慍方居學地偶於廊下見骈文籍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爾爐閱之適忠至見意甚不樂日汝初入衆不去衣單下做工夫而反從事雜

學耶且圖爐乃延客論道之所而汝檢閱外書可乎後二十年再到淨慈凡寮舍悉爐但見少年紛雜或吟詩或撫琴或圍棋或吮墨圖山水如是而已肯檢閱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噫三思忠之言與妙喜洋嶼衆寮所揭之牓何以異忠後出世婺之金華云

大辨希陵字西白義烏何氏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依東叟頴於淨慈掌内記後侍石林鞏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分座說法凛凛諸老之遺風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仁宗又加

號慧照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辨塔日寶華有瀑岩集及語錄行世 東叟法嗣

會堂自緣臨海陳氏幼時殊見佛像必胡跪作皈依狀其父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靑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耶乃命從明之白雲觀蕐染謂天寧日溪泳一見加獎命掌藏鑰泳遷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首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因以谷决心要務然時爲觀省還台力新妙相廢寺儼然如化天宮事聞於朝授金襴法衣號普濟仍畀報恩寺額洪武戊申三月崇浴更衣囑諸弟子以見性爲急書偈怡然委順 日溪泳嗣

物初大觀鄞橫溪陸氏叅北磵於淨慈悟旨與文偁鄰稱籍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迸磨正宗老僧巳昇乞寒虛空無處迴避堪咲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利悉利旣順世葬於寺西巷 北磵法嗣

虎谷陵婺州人淨慈石林會中掌内記貧而若學寒暑如一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

指楣梁間詩示師云一室寥寥絕点開數峯如畫碧於苦等閑翻龍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初不諭其意及自仰山而陞雙徑艮驗盖仰山有貝多葉經而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應真者爲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追謚大圓佛鑑

我菴本無黃岩人從淨慈方山寶落髮研精教部後依寂照於中竺有省及別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一孤 寂照嗣

玉田汝霖四明昌國王氏從郁之慈溪永樂偷淵福

出家既祝髮受具往叅天童泓㳟奇之來廣州獅子
無佛性話衆皆未諭師已豁然後見晦機於杭之淨
慈機素知師遂爲分座師每有著述晦機閱之加敬
未幾繼振道法緇白翕如久之升明之雪竇扣之潑
山至元五年五月廿五日更衣書偈而逝荼毘舍利
如菽粟不可勝數人爭得之或後至者搦土而淘亦
滿其願
復原福報寧海方氏禀父母命往梁渚崇福出家時
石湖溪王淨慈師往叅湖器之始爲祝髮徑山原叟
門庭嚴峻師以巳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甚處

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
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會師云脚踏地頭頂
天叟云見後如何師云饑來吃飯困來眠叟云何處
學得這虛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領之命居侍
司明年陞掌藏久之出世慈溪蘆山洪武初驛召道
行沙門師與以中及日章偁同赴　内庭應對稱
旨留三月　賜還市八年疾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
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終時壽八十四夏六十四
石湖溪嗣
俄鏡至明福庵長溪王氏首謁苑叟貫於嘉禾天寧

雖蒙策勵未大省發復侍偃溪於淨慈朝叅[illegible]
臻智證至元辛巳何山虛席請師補處上堂有意馳
求驢年見而盡情放下脣兪現前香嚴聞擊竹辭微
見本來面目即不問且道甚麼熱向甚處迴避歸堂
喫茶去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以後事
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同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放
筆儼然而逝 偃溪法嗣
絕學道勤浙江人十五願歸釋父母不聽二十從天
宫善淨得度叅東叟頴於淨慈石林鞏繼席復往叅
焉一日入室有契命侍者由是便於諮叩益造其閫

域衆咸推敬之尋掌藏鑰出世邑之崇照時至元庚
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虛席舉師補其處又八年乃
赴智者延祐丙辰十月示寂師凡三主叢林所至興
廢起壞爲緇白所信向 石林法嗣
雪巖欽幼削髮游方始造淨慈天目文禮之室提狗
子無佛性話心心相承念念相續者三載晝以繼夜
夜以達旦必欲剖此念破此心以見父母未生前本
來面目忽一日於着力不到處此念此心未萌處泮
若氷消豁然迴露如太虛之朗月獨耀於中霄惟一
清淨無依無欲大解脫境界爾後即以此扣之靈隱

石田叅之天童凝絕叅之徑山無準泊笑翁大欣北
㵎石溪莫不盡踐其門而印之天目法嗣
高峯原妙吳江人出家淨慈叅斷橋倫倫授以生從
何來死從何去話窮究未契立死限三年脇不至席
口體俱忘或如厠惟巾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鑰而去
時雪巖欽寓南屏北㵎塔所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
訊即打出閉門再往始得就近欽紮問阿誰與你
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三[illegible]扣[illegible]渝慶一
日忽覩五祖演像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
是這漢豁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問阿誰

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拄杖便打師叱住曰今日却打
某不得便拂袖而出欽便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
云狗舐熱油自是機鋒不讓遂辭入天目立死關於
師子巖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弘悟普度名冠元世所
著有高峯語錄雪巖法嗣
中峯明本杭州孫氏决志叅究首觸桯修焚火厲不
近席則必到古人堂與時高峯原妙負雪巖左叅立
死關於天目獅子巖誓不接納一見師大喜授以話
頭師勵精咨决因誦金剛經忽有省自是悲辨無礙居
淨慈東叅自題門曰幻住師惟一衲一單屢居所居

皆名幻住仁宗英宗文宗賜衣賜號加謚智覺尊禮
焉瀋王璋與趙文敏馮海粟輩皆辦香師事之而龍
濮六部身葬扶桑奔走皈依不可避匿像入南詔神
光燭天殁之日白虹貫山哀動山谷所著有廣錄若
干卷弟子天如則編集奏入大藏追謚普應國師師
形模魁碩九尺有奇雲居遺履甚脩其前身慧開耶
小丈夫隨所願得相好如此高峯法嗣
空叟忻悟吳縣人俗姓鈕兒時聞梵音輙喜甫九歲
投郡之能與白雲閒祝髮受具持律甚嚴至正戊戌
出游武林叅愚菴及於淨慈愚菴詰之曰如何是永

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遂容入室
壬寅居第二座癸卯中竺賴菴俊請分座說法時帝
師錫以圓慈正濟之號洪武庚戌京都宗剎既任浙
江崇寧辦香為愚菴嗣越八年遷中竺寺勝力任重
新時介靈隱虎席僧錄以師名預適中共選居四年
臨終偈曰我年五十五信是生多苦踏斷死生關夜
半日卓午愚菴法嗣
石屋清珙與淨慈平山林同得法於道場及菴後隱
居吳興霞霧山以清苦自守不干檀施遇絕食飲水
而已為人慈祥恤物作為祇陀多聲法語至正之初

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之皇后賜金襴衣人皆
榮之師濬如也至正壬辰秋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
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
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
而逝闍維舍利五色高麗國王聞師道行表達於朝
廷詔謚佛慈慧照移文江浙請淨慈林取師舍利館
作歸國師有石屋語錄行世（釋鑑　法嗣）
竹泉法林別號了幻台之寧海黃氏依法華太虛出
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太虛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
不由別人也時東嶼海在淨慈招分半座居蒙堂不

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
至元間復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賜以金襴法衣時
龍翔虛席累召不赴遂避會稽山中至正十五年二
月二日索筆書偈七十二年虛空打撅末後一句不
說不說遂奄然而逝（釋鑑　太虛法嗣）
布衲雍公定海人得旨於高峯妙躬舂爨樵樵貌瘁
黑意而少文每躬乞給衆嘗居南屏歷和永明山居
詩六十九首其意不相上下而何法圓融間有過之
者臨終書偈坐逝於中竺桂子堂（高峯法嗣）
天如惟則至治初在淨慈結夏秉拂有僧出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乃隨口答云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云者箇是某甲問頭何
不別道一句師又答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
甚麼別道了也僧罔措師便喝復顧左右云拄杖在
不在拄杖若在則上座自合喫三十
桐江紹大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私自計曰化龍之
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上雙徑謁大辨陵未幾辭
歷三吳留建鄴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漢沔間名
德必往參焉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復慨然曰吾今而
後知法之無異味也時東嶼海主淨慈復往相依每

夜敷席於地映佛前燈讀之一大藏教至三過遂通
其旨元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扶德凡三坐道場
至己亥八月七日鳴鐘集衆斂目危坐或請書偈
接筆擲地云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那遂儼然
而化闍維舍利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有三會語
錄（東嶼法嗣）
元叟會藏主臨安人久居淨慈蒙堂雅善趙文敏公
公嘗爲會所作詩成巨軸夜題其後人皆以爲夸而
會沒如也寺僧澤藏山者出貲繕修涅槃堂把鍬板
頑所溺坑厠流溺以俟老會見之不懌衆請作遂成

偈云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出㵎谿然拔着鼻孔皺眼裡好藏山時晦機和尚特爲上堂稱美之（晦機法嗣）

仲方天倫象山張氏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剃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時晦機在淨慈師遂往見纔入門機云湖山霭霭湖水洋洋汝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機云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命掌藏綸㦖其繁雜閒吳興桃花塢尤僻遂乃往縛茅焉一日灌園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

霹靂一聲師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拔轉虛空顛倒騎鷂嗅吞却五須彌築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説破安有今日耶泰定丁卯出王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岩將終謂淨覺曇曰欲將後事相託今日何日淨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即行矣至期召門人付囑畢手作別而逝（晦機法嗣）

大千慧照永嘉麻氏自童年聞人誦[illegible]經合掌諦聽十五依從兄了定於瑞光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即剃落首謁晦機熙於淨慈未幾往謁東嶼海於蘇之靈巖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禰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遂留執侍及嶼遷淨慈招師分座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上堂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脫懌去至正乙未遷明之寶陀書偈而化（東嶼法嗣）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齠年出家即策杖游方初從虛谷於仰山聞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

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陞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咲吟吟後造一龕銘曰木殺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有七日趺坐而化（晦機法嗣）

業海了清上堂三歲孩兒抱花鼓八十翁翁輥繡毬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咲不休山僧昔在南屏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襴衫子抖擻將呈天目不爲頑𥕛又過崇德撞着惡辣漢被渠搶破七孔八

穿收拾仍歸丙所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
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若來漲咱
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峯齊起舞雙澗共鳴湍盡看
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更
把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 法嗣海機
一關正遶番昜方氏叅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
曰番昜機曰番昜湖水深多少師曰臘月不見底機
曰恁麼則淡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
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
機首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依天目中峯久之徑山原

叟命掌記中竺笑隱俾分座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
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報國至中天竺示衆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良久
云叅 法嗣晦機
一山了萬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從金溪常樂院思
仁祝髮游方謁偃溪聞荆叟珏簡翁敬皆相語合東
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
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叟許之無滯後遊天台衆請
開法寒巖遷仙居紫籜踈山本覺江淮總統以開先
迎居之上堂靜悄悄鬧浩浩淨不淨階梯已踏向上

道萬里無寸土出門便是草指若實與翁何來叅
老琉璃殿上月闇珊瑚枝頭日杲杲皇慶元年十
一月廿六日遘疾閱七日命浴更衣書訣別衆坐逝
闍維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齒牙頂骨俱不
燼 法嗣東叟
一雲大同號別峯上虞王氏會春谷講經景德師往
依之凡清涼一宗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
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即往錢塘見晦機熙
於慧日峯下得所記憶一切棄絕閱六寒暑 皇明
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 詔入見於

武樓獨免師拜跪之禮次日復 召還食禁中及歸
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其有
外集曰天柱稿寶林編 法嗣晦機
曇噩字無夢號酉菴慈溪王氏子依淨慈雪庭傳薙
髮受具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研磨不知有饑渴
寒暑及雪庭遷靈隱仍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來
補其處風規嚴峻非宿學莫敢闖其門師首前詣扣
自一轉至於六七轉語機鋒交觸無畏端領之命掌
內記與學公辯論莫不推敬至元初出世慶元寶聖
遷鄞之開壽台之國淸後居瑞龍一日颶風驟雨殿

宇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虀粉矣亟撤其殿終之
一鉅木橫擔楣上師危坐其下若有神物爲之者師
凡四坐道場不久即引退洪武三年 詔徵奏對
上閔其年耄勑令還山日本國王慕師道行屢發疏
迎致之師堅不往凡過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詑
其能放異光云越四年謂其徒曰吾有一物無頭無
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趺坐而終雪庭法嗣
楚石梵琦小字曇耀象山人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
成無見恍然有悟元叟端倡道雙徑師往問之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其意如何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擬答

叟叱之使出自是留疑如塡巨石會元英宗詔粉黃
金爲泥書大藏經以師善書選至闕下一夕聞樓鼓
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
成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旋
入雙徑叟見氣宇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
泰定中出住海鹽之福臻尋陞永祚洪武初 詔名
浮屠於蔣山建廣薦會師實應 詔陞座說法 上
大悅賜燕文樓覲承 顧問既還出帑金以 賜之
歸於大天界寺忽謂夢堂曰師兄吾去也堂曰子
欲何之曰西方爾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

聲一喝泊然而化荼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舍利
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而師遊戲翰墨有楚石語錄
行世又和永明山居并送淨慈諸老俱有詩詞元叟法嗣
笑隱大訢九江陳氏初謁開先一山萬遣參淨慈晦
機熙熙器重之一日問黃龍得旨泐潭頃徒游方及
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云千年桃核
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舉百丈野狐語詰曰且道不
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
甚麼處師擬答機遽喝之生平疑滯渙然冰釋黃溍
虞集品其文奇絲爛然鏗鏦磊落文宗順帝命坐容

問授三品文階賜賚甚厚盡用以建閣愧事母不及
睦州居蒲室而已至正四年五月肩輿與御史大夫
脫歡爲別復留書與交游之善者二十四日書偈趺
逝晦機法嗣
桀枯木鄞人也幼蔬食持誦法華父母不許出家强
爲婚娶將醮之夕師逃臥雪中幾死外兄陸氏解衣
衣之扶歸溫以湯火乃甦首事海會梅岑壽次謁淨
慈東嶼海祝髮登具澄神禪觀昕夕無間若中峯斷
崖布衲大梁無方古林諸公皆恭禮受其策發雪窗
任育王重師戒行精嚴見地穩實招居第二座至正

丁酉勉徇衆情開法海會道俗信向寺賴以興洪武
四年預鐘山法會明年東還又明年示寂龕留七日
顏貌不變（嗣東嶼海）
替菴顒示寧海金氏子洪武四年出游武林遐雷峯
顒巖敎寺破屋殘僧觸目皆凄涼之景替菴旣至學
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觀人以爲難學者咨問悉
明平生所蘊聲欬而語之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始從笑隱出家後叅南楚悅於
徑山得其心要幼有聲價至元七年宣政院劄住靈
隱洪武三年　詔十大高僧於萬機之暇應宣說法

大稱　上情遂　賜金襴袈裟幷御食洪武十五年
陞僧錄司左覺義虞文靖公潞國張公晉卿黃公皆
與結方外交有澹游集行世寂後塔於天香巷（笑隱法嗣）
梅雪閒楞嚴次見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至江陰
覲乾明寺佛閣莊麗頓釋疑情淨慈休休翁證之其
所著有和永明詩幷幻集（休休法嗣）
守仁字一初少友楊維禎工詩歌書亦遒勁嘗汲九
溪招杜洛焚香試茶與季潭泐同菴所止菴祥偈和
俱有題詠四公因初敘　旨俱授以善世師有夢觀
集行世

思照聽淨任從雅講法華方等於南屏一旦語其徒
曰夜見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
念佛屆指作印趺坐化時宣和元年春也闍維頂
骨牙齒皆精瑩如玉石（從雅法嗣）
西白力金吳郡姚氏依郡之資積道原衍出家首謁
古鼎銘於雙徑有契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遷禾
之天寧帝師號以圓通普濟洪武改元首開善世院
俾擢有道浮屠涖刪佛乘時杭之淨慈虛席僉欲延
師居之詔與勝交至師皆力辭迎母築孤雲菴以奉
養焉

竺元妙道寧海陳氏幼患右目母携以禱於觀音像
師仰見之右目有小蛛窠爲拂去之目患頓愈父母
以爲於佛有緣遂俾投杭之六和正巖得度巖令學
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乃謁育王橫川珙
開堂乾矢橛話豁然大悟即呈偈曰雲門乾矢橛光
明照十方鄒峯纔發足五日到錢塘川領之顧謂衆
曰再來人也至元己丑出主邑之慈源仁宗詔陞黃
岩鴻福賜號定悲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刹爭
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慨紫籜之幽絶乃往終焉

季潭宗泐別號全室得吉淨慈笑隱訢道德文章處集黃溍張翥所推重嘗居南屏松月居與竹菴渭同菴簡門菴需爲同叅兄弟洪武初應　召居龍翔集慶演經注經製讚佛樂章　上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　上稱爲泐翁又　命往西域得文殊等經而還錢謙法嗣

振宗祖如錢塘朱氏子幼誦脅詰即以其書訓僧雛於南屏踏拖懶率濟顛之流後居天池衆赴化期如巳忘之尚與履道遙問故始沐浴坐逝有塵根都盡萬月當空之偈

蓮池袾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兄弟皆以儒顯而師試屢冠諸生於科第猶掇之也性好清淨時出入二氏著丹丘飛遯太微格以自檢子登科殤婦又殁一日閱悲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惻臭布彩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羨英力挽之不回也從蜀師剃度受具遊方至伏牛坐煉囈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便隱隱現上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惑彼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棲寺舊址結茅默坐懸鐺煮糜日僅一食胷掛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穠越爭爲搆室漸成叢林清規肅然爲諸方道場冠而師始啟口說法弟子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慈顔溫諭無異花開見佛矣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汪道昆王爾康馮夢禎虞淳熙數與徵難而王畿張元忭管志道陶望齡諸儒則又與之究天台東越同異是非觀與浦菴偈所謂一朝踏破香岩鉢雙報君恩與佛恩者始知師東昌之悟返念之念真戴角虎不但稱理而談已

也住雲棲聞赴他方之請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蓋師直擷曲說者語無回互而世所宗天主實義又揭立論破之亦時時在寺講諸經論宵吐洪暢詞旨懇惻矢口敷衍宛同夙搆於是濫名座主者往往側目矣淨慈性蓮請講圓覺寓寺五十三日貞明大參日炊兩麥衆猶不給環南屏而聽者如屏百匝

自筵間一指徐杭爲王督撫談義邑民觀者塞路屋
極皆滿凡師遊行所至聽衆塡咽每如此回寺發願
門外萬工池植蓮放生因盟朝士修天聖故事者二
紀其自濟之池爲北園爲上方兩池而助西湖三潭
之濟亟稱第一功德及八十誕辰又購寺池傍沿揹
五十金天下誦戒殺放生文者發心無量洵非他種
種功德可倫也祝廣忠持放生文寄吳與潘氏虞淳
熙定中偶知未來事先爲祉友預道忠至忠駭且師
熙而弟子廣義復修談瑜伽感應事謂山無虎玄鹿
不摧網以爲奇師切責此三人者尤詆熙魔解且病

跛戡而後艮於行也徃師每祕大現若謹愿善柔粥
粥無能無一奇蹟可稱而獨於熙故者前知其持論
嚴正詁解精徹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
海內名賢望而心折盡屬陶鑄十笏破屋諸豪侯忝
甘糲飯其苦行消至者臥敗簀任蚋蟓蚊嘬願修一
刻下中至化行閨閣等視輿臺冥應顯感逆行順行
疑有不盡秘其大者矣徃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
是古佛而楊靖安爲奉嘗見師現佛身施食吳中一
信士蒐亦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
像也亂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也

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屈三指化云身是佛
僧何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
自名凡夫諸奇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左御史宗鄂問
念佛得悟否師曰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是悟否
何疑於反念念自性耶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
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
物是置之一處辨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
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
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目一人見而預道
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鄂前東居墜於淨

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華傳許溥熙以師梵行素嚴阻
之師竟偕諸紳衿臨場諦觀訖無所忤寺歲必說戒
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樂其脾神晚著禪關策進
庶幾其詩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而作首尾唫落
樂天之逵邐行其詩平居笑談諧謔脫灑委蛇有永
公淸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旭所譏擔板
漢眞不思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自業
無暇丹誠無僞弟子數千人雖百里外事如面承慈
及昕嚬每發夙鄉箭中鼠殘施食白日繞街衢柱散
走不避道老而經營度門出山向同朝市間一強應

之而已萬曆乙卯六月晦日書辭存照還山設齋分
俵嚫施略盡若將遠別者七月二日卒仆不語次日
復醒高弟宋守一王宇春問後事舉彌語對四日之
午命移面西向俯首開目同無疾時吟哪念佛趺坐
而逝先是湘語見一大蓮華益不復能倣其往生之
奇云龕瘞全身寺門外婦湯湧須尼王孝義無礙庵先
師坐逝而弟子廣如等先逝者師亦傳表其高行顧
不及廣承承解亞師猶燃摸象他非其體可知矣化
後葬少參黄克纘申師清規寺猶爲兩山望焉所著
有戒疏發隱彌陀疏鈔戒疏事義戒疏問辨疏鈔事

義楞嚴摸象記遺教節要禪關策進水陸儀文戒殺
放生文竹窗隨筆二筆三筆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辯
往生集崇行錄名僧輯略沙彌要略正訛集自知錄
自警錄雲棲紀事山房雜錄勝蓮社山堂漫稿孝義
庵記共住規約蜩語等書行世
雪浪洪恩留都人得法無極講主講主之嗣有覺悅
德清者名徹官禁道壓叢林而師尤名振東南猊床
之下龍象濟濟所演說似宗賢有意不滿台衡及横
恢縱談第傲長行短行文身何耳不於疏鈔外更加
古刹爲清[illegible]役也入武林四會依本庵地若[illegible]

師敎授然脩儀部既以所著曇花傳奇證雲棲而更
迎師淨慈證非戲論也者先於大殿特奉師高座列
名士左右聽說心經蓋馮開之虞長孺爲首座而筠
泉邀玄津壑二弟子修供焉已而用梨園樂導入戲
場師亦若雲棲締觀無忤也報恩塔峙雨花獻花間
師親擊魚募化救其圮成　聖祖之孝常衣白布袍
臥瓏入公巷同諸詞客唱和競謂皎然齊已復出詩成
妝修內司黄庭書之瘞筆成塚如承師累累矣法嗣
耶溪若明宗詢蘊璞愚紹覺承並有名而師禪那宴
坐數讓講席若講楞伽淨慈出宮中賜衣衣若不自

御後微疾盥漱坐逝
寄藏道開南昌人通內外學短小而有精識如古雲
峯悅灑然亦自謂大事了畢也寓燕策蹇出都門會
　駕出上陵門卒拉之墮挽詣三皇廟時有諸師
宮中者跡捕且及廟虞長孺說之曰參須實參悟須
大悟師悟小悟耳即乳兒朝貴奴僕中消祇增我慢
何不埋名隱去不惟向語我孫太白隱處乎幸與吾
成雙隱師不答竟逝不知所終盖師皆擁阿瑞王玄
津壑善太白之後更有詩人如摩詰因勉參學堅頓
有省時　慈聖繪像禮之恨不勞退早隱於此

慶菴宣州人寔棲宏之演闡覺南屏也將下座必申
明淨土義於是人人唱佛唱佛之聲徹四天王殿諸
遊方托鉢者裝大王座不知唱佛五畲鉢盂兩度濕
耳而慶菴獨病不能洗鉢鉢描金可值數錢忽擲以
捨鄰席曰吾且往西方矣衆競問曰汝將死乎曰無
作此語當云往西方因連作禮若見佛狀即卓然坐
脫寔棲出送闍維前山無尸氣鉢底有慶菴字蓋其
號云
大覺圓瓏武林鄭氏子往來無極講席弟撫雪浪度
門而子紹覺承各侍一母稱兩睦州時浮寄士橋民

廬云古松英者兄弟同出家淨慈師月詣英語宿英
寮如家唱和揮灑墻壁幾徧自謂寒山拾得時人莫
之許也所寄民廬僅方丈而集海內名士若獅座常
滿茬筴止一度一架取讀之恍入龍藏入無量法門
矣題衆主於家曰回寂圓瓏法師之靈莫謝客各且
疑且悲低徊久之漸入其寢突遇師大笑携之出常
閱宗鏡有省與其徒承手錄百卷示鄭於士虞長孺
曰吾得掃除宗鏡堂爲壽師役足可無憾米時虛空
包法界大時法界包虛空耳逝時口喃喃一語不絕
將宗鏡惟梵本妙峯福登閱之悟物蕭王刻其冊於
叅而師傳寫於與偏人徧讀心開遂有行脚訓擇錄
者二師之緣起也妙峯亦以錫南屏與筍泉蓮爲友
背遠嗣永明壽
幻居真界檇李人貌修潔而慈和揮麈吳中有彌天
之譽適病脚暫止南屏松壽堂註解金剛經古今百
家註無當師意者獨會祖意爲之註直指人心而不
襲傳大士川老語蓋六祖中峯於此頓悟非師則經
關之教內矣註成六夢居士序之去隱西溪無何端
坐竹床而逝
洪空真玉蜀人具隻眼如五祖戒而叅方亦自謂有

省淨慈禪堂客僧一宿而已師反爲之主設長連床
七尺單稍用清規日行永明百入事之二三且二十
年布衲蔬食宴如也門外笙歌喧沸爆竹雷動而弗
上僧似戰擘魔安禪制之庶幾火中蓮花矣而寺復
有淵蓮池禪慧泉尊俱勤持念皆火宅外人也已上皆自徵錄敷語上堂諸祖及叅請嗣法隱脩於此尊宿耶焉弟順年代爲次故不分類
法胤後 居士附
呂巖字洞賓既得仙道過黃龍禪師陞座師云會中
有竊法者巖出曰雲水道人師云雲盡水乾時如何
巖無對師代云黃龍出現巖大疲以飛劍脅師師指

斂斂植地擬至夜斂不能起師更爲啟發巖乃大悟
皈依有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初錯用心之句圓
照本禪師坐夏宗鏡堂一日有道人卉衣至堂上本
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道人咲曰錢大安用饒
舌遽御風疾去卉衣者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神靜膚瑩渥顏飄鬚善說時事
鑿鑿副名實疑於儒置鶴田養鶴讀鶴背書學浮丘
終身保持其言疑於仙標格蕭雅有超逸才摛詞悲
壯奇崛澤以冲和疑於詩人爲汗漫遊傲睨一世息
駕南屏混跡西湖而與劉龍吳陞四子齊名疑於放

人隱士郎李獻吉不測其何如人也登岱岳慨曰觀
觀日出奇焉駭叫狂走乃李依慧日於雷峯夕照似
觀懸鼓其詩曰薰爐叅身觀蒲團件法喜又曰焚香
靜坐了無語山寺閉門春筍長千里投吳傍應真而
結茅廬意念深矣蓋久知真乘無恙欲辨忘言住山
之心不住物內世緣未斷要張姬若耶輸非近少艾
也即鄭善夫韮亦不知其何如人矣將王伯安以羅
漢處胎先閉關坐逝後紫衣乘雲入夢降生爲世名
臣良知二字窺衆妙門元用風悟默契其旨兢謂講
儒者性命之學然則所稱詩書失真龍馬徒象奚以

詆議義孔耶殆五百尊者現高士身而說法如傳燈
自傳蘇公之倫以附法竊信無愧云元死其所奇蹤
化青衣道人見靈異志
閻蓬頭希言居雷峯最久冬涉冰暑坐溺缸出而暴
之無纖氣勸人行陰隲毋與巨公游且築巨麗宮觀
一日坐逝吳中毛百戶家龕留百日顏貌如生
卓小仙閩人環眼碧瞳而金頰人疑龜精猶疑誌公
鷹巢之鷹而又疑通天之狐不知黃頭金頰皆羅漢
也隱藕花居言吉凶奇中常吟曰小仙其實顛終日
只醉眠昔濟顛亦醉眠云高文端嘗卜終身卓仰卧

呼高曰老牛老牛汝卧於此蓋知地葬高放罵不絕
口且自稱無山謂此山將無也其先示李中丞失機
坐死則邵慶之無明發已連呼若濟公矣雖無力止
高之侵疆李之燬寺而神通獨施於佛廬之壞空豈
四靈類乎寺復有青衣入夢自救其斃者此真龜精
也
論曰由理公證靈鷲之飛來而五峯忽名三竺矣乃
嵩公亦証南屏之天隧地踊也彌陀迦文摘附家輪
而擲焉身爲住持於斯名湖南佛國云兩公神通相
儷應見妙而如此吾於其非姿證之以法竊多法王

子耳迦文之爲潸彌陀之爲壽東折而西攝又同住於南眞柏所謂南無南實行之其子孫或拈花而傳燈或胎蓮而懸鏡法眼觀心交光互入湖南之稱佛國豈偶然哉燈火傳而無跋鏡冶鑄而有宗旣命命以同至復鴈鴈而遥鄕祇今百二十三代四時行焉六相遞矣二聖發陳宋則繁秀之夏元猶肇祭明則果烈之冬昔之泛宅浮家今之蝸廬蜩甲昔長住而無住今屢遷而不遷蛇續應延其裔遠哉夫迦文而[illegible]企彌陀而師詔智者而師樞象王宗鏡之全文而消以泥牛水行之半偈向上一事眞有超佛越祖不

可思議者故國中之亂非僧非俗非凡非仙庶奪嫡長之基師繼弟子之席其不思議一也雖下凡握叅伯之符豈其心空及第而乃與及第冉元同受上帝之天選卽澄英才廣韋敢不立傳以副篇在備能順天心行冬令乘屋施綯坯戶墐窴塞向而謹守無移時無失候權欲界王且以爲公姓而淸涼師亦且授之鉢印行不容心思口議者矣至若受具得旨演法締交八十餘人之列傳者於時節因緣多處亨嘉之運神劍鑄於大冶聯玉種於良田三依而授一宿卽[illegible]分芽而依瑤闡脈土而擁金輪錫蒲藏而流粟散

之王比丘師而方啟旦之攝落鬘髮則符灌頂契令蘭則擬會同佛跡方投而千輻不滅阿閦暫現而獨影常留皆額珠之呈掌珠之選也其他飛乳所孳弱喪思返鼻觀石隱之穴醉眠藕花之居無山可藏借地而隱吾安知小仙之非回客濟顛而高士之非皎如淸順固東西二邦之王所願以爲庶孽寄生者矣國之人不測國之史不刊茲懸燈錄山記佛紀諸編於山門無能增損一字者吾僅傳語而如語卽有卓孫固呂公仍公之例非敢益也如何是太子身願法亂實叅是語

續紀五百羅漢名

第一位阿若憍陳如尊者◯第二位阿泥樓尊者◯第三位有賢無垢尊者◯第四位須跋陀羅尊者◯第五位迦留陀夷尊者◯第六位聞聲得果尊者◯第七位旃檀藏王尊者◯第八位施幢無垢尊者◯第九位憍梵般提尊者◯第十位因陁得惠尊者◯第十一位迦那行那尊者◯第十二位婆蘇槃豆尊者◯第十三位法界四樂尊者◯第十四位優樓頻螺尊者◯第十五位佛陀密多尊者◯第十六位那提迦葉尊者◯第十七位那羅延目尊者◯第十八

位佛陀難提尊者〇第十九位未由底迦尊者〇第二十位難陀多化尊者〇第二十一位優波毱多尊者〇第二十二位僧迦那舍尊者〇第二十三位教說常住尊者〇第二十四位商那和修尊者〇第二十五位達磨波羅尊者〇第二十六位迦那迦藥尊者〇第二十七位定果得業尊者〇第二十八位莊嚴無憂尊者〇第二十九位憶恃因緣尊者〇第三十位迦那提婆尊者〇第三十一位破邪神通尊者〇第三十二位堅持三字尊者〇第三十三位阿㝹樓陀尊者〇第三十四位鳩摩羅多尊者〇第三十

五位毒龍皈依尊者〇第三十六位同聲稽首尊者〇第三十七位毘羅胝子尊者〇第三十八位伐蘇畲多尊者〇第三十九位闍提首那尊者〇第四十位僧伽耶舍尊者〇第四十一位慈悲世間尊者〇第四十二位獻花提記尊者〇第四十三位眼光定力尊者〇第四十四位伽耶舍那尊者〇第四十五位涉底苾芻尊者〇第四十六位婆闍提婆尊者〇第四十七位解空無垢尊者〇第四十八位伏陀密多尊者〇第四十九位富那夜舍尊者〇第五十位伽耶天眼尊者〇第五十一位不着世間尊者〇第

五十二位解空第一尊者〇第五十三位羅度無盡尊者〇第五十四位金剛破魔尊者〇第五十五位願護世間尊者〇第五十六位無憂禪定尊者〇第五十七位無作慧善尊者〇第五十八位十劫悲普尊者〇第五十九位栴檀得香尊者〇第六十位金山覺意尊者〇第六十一位無業宿盡尊者〇第六十二位摩訶利利尊者〇第六十三位無量本行尊者〇第六十四位一念解空尊者〇第六十五位觀身無常尊者〇第六十六位千劫悲願尊者〇第六十七位瞿羅那舍尊者〇第六十八位解空定空尊

者〇第六十九位成就因緣尊者〇第七十位堅通精進尊者〇第七十一位薩陀波崙尊者〇第七十二位乾陀訶利尊者〇第七十三位解空自在尊者〇第七十四位摩訶注那尊者〇第七十五位見人飛騰尊者〇第七十六位不空不有尊者〇第七十七位周利槃特尊者〇第七十八位瞿沙比丘尊者〇第七十九位師子比丘尊者〇第八十位脩行不着尊者〇第八十一位畢陵伽蹉尊者〇第八十二位摩利不動尊者〇第八十三位三昧甘露尊者〇第八十四位解空無名尊者〇第八十五位七佛難

提尊者〇第八十六位金剛精進尊者〇第八十七位方便法藏尊者〇第八十八位觀行月輪尊者〇第八十九位阿那邠提尊者〇第九十位拂塵三昧尊者〇第九十一位摩訶俱絺尊者〇第九十二位辟支轉智尊者〇第九十三位山頂龍衆尊者〇第九十四位羅網思惟尊者〇第九十五位刼賔㲲藏尊者〇第九十六位神通億旦尊者〇第九十七位具壽俱提尊者〇第九十八位法王菩提尊者〇第九十九位法藏永刼尊者〇第一百位善住尊者〇第一百一位除憂尊者〇第一百二位大忍尊者〇

第一百三位無邊自在尊者〇第一百四位妙懼尊者〇第一百五位嚴土尊者〇第一百六位金髻尊者〇第一百七位雷德尊者〇第一百八位雷音尊者〇第一百九位香像尊者〇第一百十位馬頭尊者〇第一百十一位明首尊者〇第一百十二位金首尊者〇第一百十三位敬首尊者〇第一百十四位衆首尊者〇第一百十五位辨德尊者〇第一百十六位闍提尊者〇第一百十七位悟達尊者〇第一百十八位法燈尊者〇第一百十九位離垢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位境界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一位馬勝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二位天王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三位無勝尊者〇第一百二十四位月淨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五位不動尊者〇第一百二十六位休息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七位調達尊者〇第一百二十八位普光尊者〇第一百二十九位智積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位寶幢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一位善惠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二位善眼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三位寶渟尊者〇第一百三十四位寶見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五位惠積尊者〇第一百三十六慧持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七位寶勝尊者〇第一百三十八

位道仙尊者〇第一百三十九位帝網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位明網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一位寶光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二位善調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三位奮迅尊者〇第一百四十四位脩道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五位大相尊者〇第一百四十六位尊任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七位持世尊者〇第一百四十八位光英尊者〇第一百四十九位權教尊者〇第一百五十位善思尊者〇第一百五十一位法眼尊者〇第一百五十二位花勝尊者〇第一百五十三位光曜尊者〇第一百五十四位直意尊者〇第一百五

十五位摩帝尊者◯第一百五十六位慧究尊者◯
第一百五十七位無勝尊者◯第一百五十八位曇
摩尊者◯第一百五十九位歡喜尊者◯第一百六
十位遊戲尊者◯第一百六十一位道世尊者◯第
一百六十二位明照尊者◯第一百六十三位普等
尊者◯第一百六十四位慧作尊者◯第一百六十
五位劬歡尊者◯第一百六十六位難勝尊者◯第
一百六十七位菩德尊者◯第一百六十八位實涯
尊者◯第一百六十九位觀身尊者◯第一百七十
位華王尊者◯第一百七十一位德首尊者◯第一

百七十二位喜見尊者◯第一百七十三位善宿尊
者◯第一百七十四位善意尊者◯第一百七十五
位愛光尊者◯第一百七十六位華光尊者◯第一
百七十七位善見尊者◯第一百七十八位善根尊
者◯第一百七十九位德頂尊者◯第一百八十位
妙臂尊者◯第一百八十一位龍猛尊者◯第一百
八十二位弗沙尊者◯第一百八十三位德光尊者
◯第一百八十四位散結尊者◯第一百八十五位
淨正尊者◯第一百八十六位普觀尊者◯第一百
八十七位大力尊者◯第一百八十八位電光尊者

◯第一百八十九位寶仗尊者◯第一百九十位善
星尊者◯第一百九十一位羅旬尊者◯第一百九
十二位慈地尊者◯第一百九十三位慶友尊者◯
第一百九十四位世友尊者◯第一百九十五位滿
宿尊者◯第一百九十六位闍陀尊者◯第一百九
十七位月淨尊者◯第一百九十八位大天尊者◯
第一百九十九位淨藏尊者◯第二百位淨眼尊者
◯第二百一位波羅蜜尊者◯第二百二位俱那含
尊者◯第二百三位三昧聲尊者◯第二百四位菩
薩聲尊者◯第二百五位吉祥呪尊者◯第二百六位

鉢多羅尊者◯第二百七位無邊身尊者◯第二百
八位賢劫首尊者◯第二百九位金剛味尊者◯第
二百十位乘味尊者◯第二百十一位婆私吒尊者
◯第二百十二位心平等尊者◯第二百十三位不
可比尊者◯第二百十四位樂莊嚴尊者◯第二百
十五位火燄身尊者◯第二百十六位頗羅墮尊者
◯第二百十七位斷煩惱尊者◯第二百十八位薄
俱羅尊者◯第二百十九位利婆多尊者◯第二百
二十位讃妙法尊者◯第二百二十一位最勝意尊
者◯第二百二十二位須彌燈尊者◯第二百二十

三位沒特伽尊者〇第二百二十四位彌沙塞尊者〇第二百二十五位善圓滿尊者〇第二百二十六位波頭摩尊者〇第二百二十七位智慧燈尊者〇第二百二十八位栴檀藏尊者〇第二百二十九位迦難留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位香焰幢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一位阿濕毘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二位摩尼寶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三位福德首尊者〇第二百三十四位利婆彌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五位含遮獨尊者〇第二百三十六位斷業尊者〇第二百三十七位歡喜智尊者〇第二百三十八位乾陀羅尊者

〇第二百三十九位莎伽陀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位須彌望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一位持善法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二位提多迦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三位水潮聲尊者〇第二百四十四位智慧海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五位衆具德尊者〇第二百四十六位不思議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七位彌遮仙尊者〇第二百四十八位尼馱伽尊者〇第二百四十九位首正念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位淨善提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一位梵音天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二位因地果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三位覺性解尊者〇第二百五十四

位精進山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五位無量光尊者〇第二百五十六位不動意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七位修善業尊者〇第二百五十八位阿逸多尊者〇第二百五十九位孫陀羅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位聖峯惠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一位曼殊行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二位阿利多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三位法輪山尊者〇第二百六十四位衆和合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五位法無住尊者〇第二百六十六位天鼓聲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七位如意輪尊者〇第二百六十八位首光燄尊者〇第二百六十九位無比校尊者

〇第二百七十位多伽樓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一位利婆多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二位普賢行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三位持三昧尊者〇第二百七十四位威德聲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五位利婆尊者〇第二百七十六位名無盡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七位阿那悉尊者〇第二百七十八位普勝山尊者〇第二百七十九位辨才王尊者〇第二百八十位行化國尊者〇第二百八十一位聲龍種尊者〇第二百八十二位普南山尊者〇第二百八十三位富伽耶尊者〇第二百八十四位行傳法尊者〇第二百八十五位

香金首尊者◯第二百八十六位摩拏羅尊者◯第二百八十七位光普現尊者◯第二百八十八位惠依正尊者◯第二百八十九位降魔軍尊者◯第二百九十位首燄光尊者◯第二百九十一位持大醫尊者◯第二百九十二位藏律行尊者◯第二百九十三位德自在尊者◯第二百九十四位服龍王尊者◯第二百九十五位闍夜多尊者◯第二百九十六位秦摩利尊者◯第二百九十七位義法勝尊者◯第二百九十八位施婆羅尊者◯第二百九十九位闍提魔尊者◯第三百位王住道尊者◯第三百一位無垢行尊者◯第三百二位可波羅尊者◯第三百三位聲皈依尊者◯第三百四位禪定果尊者◯第三百五位不退法尊者◯第三百六位僧伽耶尊者◯第三百七位達磨真尊者◯第三百八位持善法尊者◯第三百九位受勝果尊者◯第三百十位心勝修尊者◯第三百十一位會法藏尊者◯第三百十二位常歡喜尊者◯第三百十三位威儀多尊者◯第三百十四位頭陀僧尊者◯第三百十五位議洗腸尊者◯第三百十六位德淨悟尊者◯第三百十七位無垢藏尊者◯第三百十八位降伏魔

尊者◯第三百十九位阿僧伽尊者◯第三百二十位金智衆尊者◯第三百二十一位頓悟尊者◯第三百二十二位周陁婆尊者◯第三百二十三位任世間尊者◯第三百二十四位燈道首尊者◯第三百二十五位甘露法尊者◯第三百二十六位自在王尊者◯第三百二十七位須達那尊者◯第三百二十八位超法雨尊者◯第三百二十九位德妙法尊者◯第三百三十位士應真尊者◯第三百三十一位堅固心尊者◯第三百三十二位聲獨應尊者◯第三百三十三位應赴供尊者◯第三百三十四位塵刼空尊者◯第三百三十五位光明燈尊者◯第三百三十六位執寶炬尊者◯第三百三十七位功德相尊者◯第三百三十八位恐生心尊者◯第三百三十九位阿氏多尊者◯第三百四十位白香象尊者◯第三百四十一位識自生尊者◯第三百四十二位讚歎願尊者◯第三百四十三位定拂羅尊者◯第三百四十四位聲引衆尊者◯第三百四十五位離淨語尊者◯第三百四十六位塢舍尊尊者◯第三百四十七位鬱多羅尊者◯第三百四十八位福業除尊者◯第三百四十九位羅除習尊者

○第三百五十位大藥尊尊者○第三百五十一位勝解空尊者○第三百五十二位修無德尊者○第三百五十三位喜無著尊者○第三百五十四位智蓋尊尊者○第三百五十五位栴檀羅尊者○第三百五十六位心定論尊者○第三百五十七位菴羅滿尊者○第三百五十八位頂生尊尊者○第三百五十九位薩和壇尊者○第三百六十位真福德尊者○第三百六十一位須那利尊者○第三百六十二位意見尊尊者○第三百六十三位韋藍王尊者○第三百六十四位提婆長尊者○第三百六十五

位成大利尊者○第三百六十六位法首尊者○第三百六十七位蘇頻陁尊者○第三百六十八位衆德首尊者○第三百六十九位金剛藏尊者○第三百七十位瞿伽梨尊者○第三百七十一位日照明尊者○第三百七十二位無垢藏尊者○第三百七十三位除疑網尊者○第三百七十四位無量明尊者○第三百七十五位除衆憂尊者○第三百七十六位無垢德尊者○第三百七十七位光明網尊者○第三百七十八位善修行尊者○第三百七十九位坐清涼尊者○第三百八十位無憂眼尊者○第三百八十一位去蓋障尊者○第三百八十二位自明尊尊者○第三百八十三位和倫調尊者○第三百八十四位淨除垢尊者○第三百八十五位去諸業尊者○第三百八十六位慈仁尊尊者○第三百八十七位無盡慈尊者○第三百八十八位颰陁怒尊者○第三百八十九位那羅達尊者○第三百九十位行願持尊者○第三百九十一位天眼尊尊者○第三百九十二位無盡智尊者○第三百九十三位徧具足尊者○第三百九十四位寶蓋尊尊者○第三百九十五位神通化尊者○第三百九十六位

思善識尊者○第三百九十七位喜信淨尊者○第三百九十八位摩訶南尊者○第三百九十九位無量光尊者○第四百位金剛惠尊者○第四百一位伏虎施尊者○第四百二位幻化空尊者○第四百三位金剛明尊者○第四百四位遣花淨尊者○第四百五位拘那意尊者○第四百六位賢首尊尊者○第四百七位調定藏尊者○第四百八位利益羅尊者○第四百九位無量光尊者○第四百十位無垢稱尊者○第四百十一位大音聲尊者○第四百十二位大威光尊○第四百十三位自在王尊者○

第四百十四位明世果尊者〇第四百十五位上尊
尊者〇第四百十六位金剛尊尊者〇第四百十七
位蠲慢意尊者〇第四百十八位最無比尊者〇第
四百十九位超絕倫尊者〇第四百二十位月菩提
尊者〇第四百二十一位持世界尊者〇第四百二
十二位定華智尊者〇第四百二十三位無邊勝尊
者〇第四百二十四位最勝幢尊者〇第四百二十
五位棄惡法尊者〇第四百二十六位無礙行尊者
〇第四百二十七位普莊嚴尊者〇第四百二十八
位無盡慈尊者〇第四百二十九位常悲愍尊者〇

第四百三十位大塵障尊者〇第四百三十一位光
燄明尊者〇第四百三十二位智眼明尊者〇第四
百三十三位堅固行尊者〇第四百三十四位澍雲
雨尊者〇第四百三十五位不動羅尊者〇第四百
三十六位普光明尊者〇第四百三十七位心觀淨
尊者〇第四百三十八位那羅德尊者〇第四百三
十九位法上尊尊者〇第四百四十位師子尊尊者
〇第四百四十一位精進辨尊者〇第四百四十二
位樂說果尊者〇第四百四十三位觀無邊尊者〇
第四百四十四位破邪見尊者〇第四百四十五位

師子翻尊者〇第四百四十六位無憂得尊者〇第
四百四十七位行無邊尊者〇第四百四十八位惠
金剛尊者〇第四百四十九位義成就尊者〇第四
百五十位善住義尊者〇第四百五十一位信諦尊
尊者〇第四百五十二位行敬端尊者〇第四百五
十三位德普洽尊者〇第四百五十四位師子作尊
者〇第四百五十五位行忍慈尊者〇第四百五十
六位無相空尊者〇第四百五十七位勇精進尊者
〇第四百五十八位勝清淨尊者〇第四百五十九
位有性空尊者〇第四百六十位淨那羅尊者〇第

四百六十一位法自在尊者〇第四百六十二位師
子頰尊者〇第四百六十三位大賢光尊者〇第四
百六十四位摩訶羅尊者〇第四百六十五位音調
敏尊者〇第四百六十六位獅子臆尊者〇第四百
六十七位壞魔軍尊者〇第四百六十八位分別身
尊者〇第四百六十九位淨解脫尊者〇第四百七
十位質直行尊者〇第四百七十一位智仁慈尊者
〇第四百七十二位具足儀尊者〇第四百七十三
位如意雜尊者〇第四百七十四位大識妙尊者〇
第四百七十五位劫賓那尊者〇第四百七十六位

曽燄光尊者〇第四百七十七位高遠行尊者〇第四百七十八位得佛智尊者〇第四百七十九位寂靜行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位悟真常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一位破魔賊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二位滅慈趣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三位性海通尊者〇第四百八十四位妙法通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五位愍不息尊者〇第四百八十六位攝衆心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七位道大衆尊者〇第四百八十八位常隱行尊者〇第四百八十九位菩薩慈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位拔衆苦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一位尋聲應尊者〇第

四百九十二位數劫空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三位渥法水尊者〇第四百九十四位得法空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五位惠廣增尊者〇第四百九十六位六根盡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七位跋陀羅尊者〇第四百九十八位思薩埵尊者〇第四百九十九位涇茶迦尊者〇第五百位缽利羅尊者〇第五百一位願事衆尊者

續紀十六阿羅漢名

第一位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〇第二位迦諾迦跋蹉尊者、〇第三位迦諾跋釐闍尊者〇第四位蘇頻陀尊者〇第五位諾詎那尊者〇第六位跋羅尊者〇第七位迦理迦尊者〇第八位戍闍弗羅尊者〇第九位戍博迦尊者〇第十位半托迦尊者〇第十一位羅怙羅尊者〇第十二位那伽犀那尊者〇第十三位因竭陀尊者〇第十四位伐那波斯尊者〇第十五位阿氏多尊者〇第十六位任茶半托迦尊者

論曰淨慈之有羅漢天下莫不聞蓋自應真之夢應真也十六人翼三大士於中五百人從陳那環繞於外是五百人者即潛師壽師芝師之弟子五百人也

蓋三現爲寺祖師而濟公尤神奇變幻化後遺像猶狎羣兒迨至青衣道人之度李芨不待嚮邇俾振錫騎墻蹋普化阿專之後一何彰彰顯異耶故祖師即羅漢羅漢即祖師無容異視矣田字殿成羅漢自塑其像而去休公林公淵公以羅漢身復新其像繪其像而至今赫赫宛有生氣謂常住非耶吳越之俗入田字殿數羅漢齋羅漢以爲常齋則飯飣小榼紛置其前齋無虛日餕無虛日是親與父祖兄弟合食於斯殿矣數則歷指衆像訖所生年隨所值老少獰慈而卜吉凶是親遇君平季主於斯殿矣至若陳氏子

目眥由飭像而總點睛點之而目愈是親遙倉公扁鵲於斯殿矣虛谷之夢相問詩也尊者與之咏歌是親締詞客社友於斯殿矣阿濕毗祝融焚其身似火浣布而婦女摩其腹似水心鏡祈求嗣續恍出胞胎是親事慈母比庭闈於斯殿矣寧獨長眉童子之來為活羅漢乎土木形骸種種應化者真活羅漢而今走肉行尸墨墨無知者真活死人也由斯以談祖堂之栗主田殿之木偶皆昔人也而皆非昔人也千年中未滅之羅漢與百年中示滅之祖師生有先後其為彌陀迎文之法徧均也吾不知壑公所證何地構

李聞經之侶競謂賓頭盧後身果若人言亦休公林公淵公之流新之繪之傳而誌之其化現等也夫傳紀生前之跡五百人存而化跡未竟按貝經但書其名附法徧焉

新安吳 祚校梓

南屏淨□□□□□□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六

檀護

敘曰大雄氏以不思議神力攝化大千如師子王舉魔怖伏斯已不金湯而固矣梁伯潚其公宮而氏潰教而藉護也教之中燈也燈夨不護燈且彌甚國王大臣付囑正法蓋先佛永慮云武林山水靈齊大權應現四王七帝建都駐蹕皆宗弘法教冑福人天而香山玉局以下諸君子且結契淨流與相唱和入我明而 列聖之寵章宰官居士之藩衛又綦盛已如南屏淨慈自潛壽迄今祖燈續燄非王臣力與乃扼

擘末法者謂其稍熸又何也夫地靈不改佛囑寔加當有大願力人發堅固心乃至踞師子座摧魔軍衆而檀施護持以應身作佛事從劫至劫曷有旣焉紀檀護

帝王

周世宗 諱榮太祖聖后柴氏兄之子也太祖養爲子封晉王即帝位 顯德元年

吳越國錢忠懿王 諱弘俶字文德祖武肅王鏐父文穆王元瓘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天[illegible]又初敬佛若天台韶國師永明道潛延壽諸禪師皆待以師禮嘗造七寶塔八萬四千及金字寶塔諸經有散諸內外為施寶山浙東林右淨慈靈隱五百諸羅所謂治例到日入京千名推其自昔出慈中道 本部創建本寺 [illegible]永明命衢州創建之功也

道潛禪師入寺開堂說菩薩戒署師號曰慈化定慧
禪師賜紫衣伽黎爲開山祖○二年黃妃塔下（即雷峯塔）先
所鑄金銅羅漢像一十六尊各長數丈師欲請過新
寺供養王爲對曰善矣予昨夢十六尊者乞隨師入
寺何昭應之若是遂如其請又於師號仍加應眞二
字斯有羅漢殿之始也（佛祖通載）
宋太祖（諱玄朗初名光胤曰匡胤受周禪年三十四即帝位）○建隆二年忠
懿王奏請靈隱延壽禪師主永明寺賜號智覺爲本
寺第一代住持衆常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峯
行道念佛忠懿聞空中天樂之聲感其專切別爲建

香嚴殿於赤山居師爲淨業處（高僧傳）○開寶三年壽
禪師奉勑闢錢塘月輪山建六和塔以鎮潮自是潮
習故道瀕江居民德之（六和塔碑）○六年高麗國王遣使
同三十六僧齎書通弟子禮於永明壽奉金線袈裟
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等各一件來傳道法於是法眼
一宗盛行海外云（佛祖統紀）○九年正月六日錢王給帑
爲壽禪師建塔於大慈山樹亭志爲師嘗集宗鏡錄
王爲之序○序曰詳夫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
子序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
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
之則延既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八
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證果地永證眞常釋道
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宗鏡錄者智覺禪師所
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所宣盈於海藏
蓋亦提誘後學師之慧智辯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
禪際河沙諸聞雲布數而稱之莫能盡紀聊爲小序
以頌宣行云爾○師進安養賦奉制文王答書曰進
呈本制具悉嘗聞安養國中彌陀淨土萬化將息一
念不逃託彼聖胎易於反掌信及非及俱是眞如予
踐康莊坦然明白師提携四衆綱紀一乘勸我以白

月之因助我以青蓮之果人天善友非師而誰媿恧
之懷早暮斯在故茲奬諭想宜知悉遺書指不多及
太宗（諱炅太祖弟封晉王開寶九年即帝位）○太平興國丁丑詔改慧
日永明額曰壽寧禪院仍加營葺追諡智覺延壽曰
宗照大師（淨慈遺事）○三年戊寅三月錢王奉智覺遺囑
上表歸宋入朝盡獻十三州之地陳忠肅瓘智覺像
讚曰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大明一統志）
眞宗（諱恒太宗第三子）○天禧二年勑賜壽寧禪院銅迦毘
羅神像深沙神像二尊（咸淳臨安志）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熙寧庚戌杭州守陳襄奏請瑞光宗

本禪師主壽寧蘇人擁道遮留襄移文諭道俗曰借
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木晴噴口誰不欲作
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既而蘇人以爲壽龍華二刹
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
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
不敢奪僧寶傳○五年梵臻法師被旨居南屏通守蘇
軾以師敬事之敘光道悼○元豐元年靈峰才法師爲靈
芝元照等授菩薩戒見觀音像放光事聞於朝勑法
眞守一撰證戒光記米芾書辨才元淨立石寺中靈芝
塔銘○五年驛召壽寧禪師宗本住慧林爲第一祖既

至上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
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降也翌日召入延和殿有
司使習儀而復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卽就坐盤
足跏趺侍衛驚相顧師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
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眞樸
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辭退上目送之謂左右
曰眞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毋
出迎師奉承慈旨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僧寶
傳○七年善本禪師奉詔繼住壽寧賜號大通時所
謂大小本也本逾年被詔復還上都法雲寺五燈會元

哲宗諱煦神宗第六子○神宗上仙宣宗本就禪御前說法
賜號圓照禪師皇叔荊王親齋勑校之元祐元年宣
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勑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
住持師因欣然陞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
游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僧寶傳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即帝位○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僧
來有名德僧爲衆師法未曾謚名者仰所屬勘會奏
聞謚給師號○三年夏四月追謚南屏梵臻法師號
曰寶相中興小曆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建炎二年勑改壽寧額曰淨慈未

幾寺燬○紹興十九年翠華巡幸命湖州佛智道容
任持仍賜藏經全部加額報恩光孝禪寺咸淳府志
孝宗諱昚封建王受內禪即帝位○乾道七年水菴師一奉旨住
淨慈朝廷位春宮時素挹師道德及受禪召對選德
殿數賜金帛師因辭上歎曰眞道人也大寧寺志○淳熙
三年召雪竇自得慧暉禪師遷補淨慈五燈會元○五年
水菴師一奉旨遷主上都寺將退西湖淨慈有偈曰
六年灑掃上都寺瓦礫堆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
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僧寶傳○十四年朝廷起退谷義
雲說法淨慈衆領寺事恩光赫奕都邑傾動一夕寺

焚無遺守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衆日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門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其期年廣殿遂𤼵崇閎傑閣益愈於前日矣於是上臨幸御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陸游餘錄）

光宗（諱惇孝宗第三子自東宮受禪）〇紹熙甲寅五年肯堂彥充禪師奉勅任淨慈（釋氏稽古）

寧宗（諱擴光宗長子即帝位）〇慶元六年詔賜淨慈石橋可宣號曰佛日〇嘉泰四年寺又燬奏聞於朝仍給錢重建（臨安府志）〇嘉定庚午三年少林妙崧以尚書省四牒奉勅任山凡十二年寺宇始成閎勝甲湖山〇十四年以千秋節召妙崧說法內庭賜紫衣號曰佛行復有旨賜田若干曰泰寧莊（程珌寺記）〇十五年節齋趙公慕滅翁禮禪師高行微服過訪西丘師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淨慈（佛祖統紀）

理宗（諱昀寧宗姪）〇寶慶二年北礀居簡禪師奉旨主淨慈道化大行〇紹定二年淨慈虛席廟堂以鍾山石田法薰禪師表達朝廷詔遷本寺〇端平二年復命法薰陞主靈隱禪寺（增集續錄）〇嘉熙三年淨慈詔下命笑翁妙堪住持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任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上書廟堂其議遂寢（釋氏稽古）〇淳祐八年申中再詔笑翁補淨慈不赴〇九年乙酉淨慈無準師範召見於脩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衣明日仍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簾而聽以師法要示陳參政貴謙奏云簡明直截有裨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并縑帛金銀等物（續燈錄）〇十年賜金若干勅建毘盧千佛兩閣御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八大字以賜（咸淳府志）〇景定五年虎堂至愚入院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虎堂因甚八十住

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虎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禮部度僧空牒若干以鬻金備用又有旨增賜田若干曰天錫莊（續燈錄）

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庚申歲嗣位）〇至元中朝廷有旨取育王舍利進供命淨慈愚極元熙記述始末因欲召師同入京師以母病不赴（虞集倫集）

成宗（[illegible]）〇大德戊申年平章張公領行宣政院事以淨慈[illegible]行業奏

問上賜金襴衣錫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禪師仍以
璽書護人以爲榮師無矜色（舊錄）
武宗（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〇至大元年命勝機照禪師
任持至日行中書省行宣政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
請發揚宗旨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諸僧皆爭
見之以千百計（舊集 僧銘）
順帝（名妥懽帖木爾明宗長子）〇至元己卯年詔平山處林主淨
慈學徒雲集動以萬指高麗國王遣使及僧輩十賚
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乃以師年老爲辭語其
使曰吾四會語有錄此即吾道所在錄之還國足矣
其使錄之而去（徐一夔銘）

明太祖高皇帝〇洪武四年辛亥　詔有道浮屠十
人集天界寺而淨慈恩菴智及寶居其首以老病不
能召　對迨乙卯賜還吳之穹窿山終焉〇五年壬
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
校藏經命淨慈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御署曲
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偏應曰
妙濟曰善成凡八章敕太常諸協律舞之篩用之著
爲定制（舊集 禪錄）〇二月會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
鍾山兩浙名僧咸集清遠懷渭一至京遂乞歸杭之

淨慈時適川智順亦應　詔赴會陞座說法　駕臨
幸慰問備至竣事還杭命淨慈清遠退院有　旨
以師爲代寺當兵後凋落殊甚師即召匠計傭竭其
管儲欲大有施設而諸僧以監寺智晉爲負官逋者係
累盈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舊集 清濬）六年癸丑無
旨可授住淨慈命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
事命師領徽下名山師笑而不應高風真可想也〇
七年甲寅之秋有　旨以普仁德隱相繼淨慈法席
入院日黑白環聽者萬人（宗泐塔銘）〇十一年戊午同菴
夷簡主淨慈作殿治鍾栽植松竹不數年寺爲一新

尋奉　旨欽除僧錄司左善世賜徵九重方袍之士
僧以爲重〇二十五年壬申五月初四日僧錄司左
善世淨慈寺主夷簡等同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差去清理佛教僧多又不停當恁僧錄司
好生省會與他若要將寺宇完全有僧去處拆毀了
的着他改正了體察出來不饒欽此〇十二月初六
日僧錄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
處有通佛法性理高僧訪問得幾人取將來善世寺
住欽此　二十六年癸酉七月二十二日僧錄司官
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寺院

原設砧基道人本着他寺家管事當門戶如今多有
人來告他好生無禮戲侮守門須表行坐要任僧人
之上凌壓衆僧惱害寺家僧錄司行文書今後各
處砧基道人敢有仍前無禮凌壓衆僧惱害寺家的
拿來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　九月二十六日本
司左善世夷簡等晚朝於　奉天門題奏在京善世
天禧能仁靈谷鷄鳴五寺　欽蒙撥與蘆柴看僧錄
司出批文與各寺去砍斫奉　聖旨是欽此欽錄集◯
二十九年淨慈住持德祥奏　聖旨陞在京右僧錄
司右善世◯壬申閏十二月寺燬祖芳道聯以德化

弘敷不數年間殿宇堂室金碧交輝蜀王聞而賢之
遣使賚以衲衣盂鉢爲贄求法甚厚
成祖文皇帝◯永樂四年丙戌　朝廷纂脩大典徵
淨慈祖芳道聯爲釋教總裁以師博通經典纂集有
方深沐恩寵◯四月以禪師命古師願徵脩大典總
持有聲　上知其能命來驛海內求古名物歸進所
得　上大悅賜衣幣果膳甚厚後以校讐藏典竣事
復賜佛像經卷衣帽寵賚有加◯五年丁亥禮部尚
書趙羾以祖芳名奏聞　驛召至京上加慰勞存問
至冊奏對稱　旨時有五臺大佑國寺師未及陛忽
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朕坐而化事聞於
朝上驚愕嗟悼勑工部備龕命僧行衣闍維遣骨歸
瘞南屏藕花居建塔焉祠錄塔銘◯十六年辛丑淨慈法
席虛曠所司以師賢名奏聞　上可其請師遂開堂
闡法問者以爲靈山而會歷六載寺宇多藉恢弘塔錄
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年乙丑十二月十五日僧錄
善世以淨慈起照菴宗靜闡揚宗旨　朝廷勑賜大
藏金經以寵異之◯護藏勑曰　皇帝聖旨朕體天
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

頒行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淨
慈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爲
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
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
違者必究治之故諭勑存◯天順元年九月十四日
淨慈南宗廣衍奉　旨欽除僧錄司右覺義◯七年
正月初四日廣衍在任坐逝二月初四日荷蒙　欽
賜諭祭事畢奉靈骨回杭之雷峰藕花居建塔樹碑
焉◯諭祭文曰維天順七年歲次癸未二月庚申朔
初四日癸亥　皇帝遣禮部郎中何懷賜祭於僧錄

司存覺義廣衍門惟爾究道佛典妙悟玄關名若緇
流闡揚花教朔不永年倏然寂化特茲遣祭爾其享
之（碑在寺）
孝宗敬皇帝　弘治庚申春　朝廷以四方災異屢
見軫念黎元簡命中貴賚內帑金散諸名山爲民祈
福杭州太監李某賚賜帑金二百兩命住持文懷脩
葺金剛殿宇（）辛酉年秋　朝廷又賜帑金若干飭
五百羅漢殿
今上皇帝（）萬曆己丑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奉
旨賚賜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瑞蓮觀音大

士像一軸（御贊二句）（）御製讚曰惟我　聖母慈仁格天
感斯嘉瑞闕產瑞蓮加大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
霄壤同堅仍　賜帑金二十兩修齋安供（像存方丈）（）十
八年勑太監劉鎮潮賚賜寶幡二首帑金六十兩修
砌正殿階陛　庚子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內監孫
隆以淨慈爲五山首剎奏請佛大藏經典奉　旨頒
賜在寺安供仍　賜護藏勑一道幷　御製經首兩
敘以加護焉　藏經護勑曰　勑諭杭州府淨慈寺
住持性蓮及僧衆人等　朕發心印造佛大藏經典
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勑已諭其

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
安　眇躬康泰宮壼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
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慈仁善教
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杭等處提督
織造兼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前
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欽哉故諭（勑存方丈）（）御製　聖
母印施佛藏經序曰　朕聞儒術之外釋氏有作以
虛無爲宗旨以濟度爲妙用其眞詮密微其法派閎
演貞觀而後代譯歲增兼總萃言包裹八極貝葉有
所不盡龍藏有所難窮惟茲藏經繕始於永樂庚子

梓成於正統庚申由大乘般若以下計六百三十七
函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又益以華嚴玄
談以下四十一函而釋典大備夫一心生萬法萬法
歸一心諸佛心印人人具足勸善覺迷諸苦解脫一
覺一善皆資勝因是以聞其風者億兆爲之翕習慕
其教者賢愚靡不歸依則知刑賞所及權衡制之刑
賞所不及善法牖之禁生成之表別有陶冶爽先師
素王亦云聖人神道以設教善世而轉化諦觀象教
詎不信然朕惟　聖母濬發弘願普濟羣倫遂托忠
誠誘善勸俾傳宣廣修衆果乃印釋經布施淨土兼

立梵宇齋施僧倫成僧寶給立堅於虛空給智金衣
散捨於大地濟貧拔苦召赦孤幽無善不作無德不
備證三身於此世令生明四智於六道心地普惠雲
興普覆廣濟大乘玄澤甘露霈灑於三千觸發慈雲
法雨滋培於百億無微無鉅咸受滋而蒙榮有性有
生盡含和而飲惠俾福利之田與人同樂仁壽之域
舉世咸登如是功德一切善言之讚歎一切善氣之
導凝我　聖母延齡如天永永我國家保泰降福穰
穰矣於乎盛哉大覺之教宜其超九流而處尊僧三
五以傳遠也）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门續入藏經

四十一函起華嚴玄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
經記四百一十卷此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
后所命刻也　朕惟釋教東流經典遞譯函卷繁富
極矣我　聖母躬體聖善坐撫昇平嘉契心乘力脩
聖果因復假後逃津施航覺海續增茲典聿廣義宗
德意甚盛哉惟經世出世默用曼殊然其立教以明
心見性爲宗以慈悲喜捨爲用以嗔愛淫殺爲戒以
成定禪寂爲門大都使人破迷妄之途以即妙圓之
體惕罪報之由以脩慈善之根惜本來之因以滅現
在之業此其導人濟物勝殘去殺之功於吾聖治不

爲無助故經謂莊嚴施捨用於沙界不若一經一偈
流布之功然則　聖母慈命真可謂續慧燈於昏衢
普慈雲於陰界延佑　宗社福人天不可思議者
矣若乃梁魏隋唐之主傾國資以崇像飾寺齊民以
衣緇流殊戾釋氏本旨朕所不取亦非我　聖母流
布是經之意是爲序）三十五年丁未　勑太監党
禮賫賜護藏諸經二十四部　四十一年壬子　勑
太監張其賫賜帑金二十兩飯僧二千衆

宰官居士

宋錢惟治吳越忠懿王第三子也開寶初以節度使領郡事嘗爲永明壽禪師序心賦（序曰粤戒定慧強名務三之學釋道儒總攝歸一之理不達則壁立萬仞或悟則洞開一門故有一宿而通故有累劫而惑雖假色無二乃視相有差生民以來非無達上能恢弘道鍵領袖法門者非師而誰新著心賦撮盡玄樞乃指引一心卓然明白命予小序因得抽毫所謂持爝火而引大光耳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也號無爲子官至尚書主客郎

中提點兩浙刑獄事遍歷禪林叅諸名宿晩從天衣懷禪師遊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如盤涌忽大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元祐六年公與永明法涌法眞諸耆宿爲方外交法涌校梓壽禪師宗鏡錄流通公爲之序（序曰諸佛眞語以心爲宗衆生信道以宗爲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爲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因吳越永明智覺壽禪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廣集儀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乃製宗鏡錄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爲不請友與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羣生徹祖門之關普容來學舉目而視有欲皆充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鑑矣若人以佛爲鑑則知戒定慧爲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爲鑑則知貪嗔癡爲諸惡之宗脩羅旁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懼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

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爲無住無脩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爲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寶之秘於教藏至元豐中皇弟魏端獻王鏤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塘新本猶爲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永樂法眞三二耆宿徧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聖賢教語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余喜閱是錄因請爲序云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自號知非子官侍御史至叅知政事謚清獻熈寧初從北京天鉢重元問心要

元門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開別
傳之旨人人本有之事豈他能而彼不能耶願究明
之元乃令看狗子無佛性話及知青州隱几公堂閒
雷聲豁然大省有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
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聚頭蒼
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
神通而已矣後從雷峯慧才交最密公鎮越時寄以
詩及師逝後公復至寺題師畫像曰白鶴叢林古梵
宮壁間留像見真風憶師去歲雷峰別只似南柯一
夢中元豐初公告老退居衢州常與山僧野老游七

年八月有大星隕於庭公與子屼語如平時忽趺坐
而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相仁宗封章惠公慕裴休之為
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至南屏謁小壽禪師未及
寺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
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
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譏之曰彼王臣來奈
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
復至寺衆橫擁大僧爲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
王公望見出輿揖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
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御得奈知寄
賓何公機語契合自是踐履益深有偈大法與楊大
年皆號叅禪有得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
公去其繁爲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高堂燈
已滅弟指何處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謚文忠宿東林與照覺論
無情話有省遂呈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曰橫
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此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公守杭時訪叅寥辨才諸禪侶題

詞遍武林以至屬邑幽僻最深處無不到濬湖度僧
俱救荒善策遂爲萬世之利嘗與淨慈圓照大通楚
明法涌臻謙諸師叅請最契其請圓照大通法涌諸
老俱有疏東坡志林云杭州圓照禪師志行苦卓教
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
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又云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
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
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人
又與明老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
既堅遂不能違亦天緣也在彼非力之可免法涌既

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赴衆心翊
贊甚一二欽企欽企紹聖勅公諡僧耳曾門永明壽禪
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
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脩行軾自寂逐
游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師放生以證阿
羅漢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
生以薦父母冥福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於毘陵病
革時聞根先離徑山老惟琳居耳大呼云端明無忘
西方公曰西方不無僧衆若力不得龍井辯天慧因
祀公爲護伽藍神孤山祠并鄭侯香山與公爲四今

建專祠於寶成寺云

呂蒙正字聖功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許國
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
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
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
俸悉推之寺僧以酬夙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
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我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
從子夷簡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焚香發廣
慧璉公書一封展轉之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
元日發大[illegible][illegible]禪師書左丞好問元日發圓照本禪
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安世崇
信如此圓照佛照俱居淨慈寺門特不絕云

富鄭公弼字彥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謚文忠熙寧中
以使相鎮亳州迎頴州華嚴顒禪師諮決心法及致
仕居洛陽以頌寄壽寧圓照本禪師曰曾見顒師悟
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
與妙音仍有書曰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
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
守亳社與頴州接境因里人張比部景山請得顒師
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

夏過日四月初遽且歸頴其於精詣洞汰則殊未有
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德師所謂不期臨老得
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
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亦欲成
持更望再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弼則爲南嶽下
龐蘊石丈下裴休也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
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聖間爲弟悖怒京所
嫉謫涪州別駕嘗參黃龍死心新禪師有省在黔時
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門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苦樂

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
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與淨慈廣聞梨書嘗與聞梨
書曰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摒惡何煩特地但
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承明智覺禪師示衆語
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作街已自有書道達佛法
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
成就此緣也又爲大通禪師有讚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
少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
但微示意警之而已嘗爲右司諫極論蔡京蔡卞連

謫通台楚三州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謚忠肅公訪
尚雜華頗有所詰及謁靈源清公執聞見以求解會
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諧離却心意識而參絕郤凡
聖路而學然後可也公從是開悟因呈偈曰書堂兀
坐萬機休日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
只在眼睛頭觀亡之日處泉三年天降甘露芝草生
於塚上公爲壽禪師嘗作恰銘又爲之贊有云宋之
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又曰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不在多讀只
金剛經一卷其要在過去[illegible]宜當留意[illegible]因游此

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illegible]
之子適其實自明早知則早得力也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
員外郎芾爲文奇險不蹈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
著飛翥得獄之筆意齋了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
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
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春賦琅然一誦恨
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
脩揚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元

豐初慧才律師授菩薩戒於南屏之雷峰方羯磨觀
音像騰寶燄映奪日燈法眞守一撰讚戒光記命公
手書勒石寺中公於幽居洞之左巖磨崖書琴臺二
字後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
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即其中坐臥飲食書判前七
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則徧邀郡僚
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
逝
呂吉甫太尉惠卿嘗注華嚴法界觀服膺遊五臺山
見一衣[illegible]披髮而來手執花筴問太尉曰官人

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
望如來發微妙解處幾殘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
妙意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
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
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
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逃
此真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淨慈大
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從容論道大通嘗
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我只
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累官端明殿學士贈太師封
溫國公諡文正嘗游南屏山手書隸字家人卦及中
庸樂記二篇鐫於琴臺之下磨崖至今存焉又嘗作
解禪六偈行世

蔡襄字君謨莆陽人官觀文殿大學士慶曆間游南
屏楷書游紀數十字刻於琴臺上之絕壁

程珌新安汉口人官內翰學士太子少師紹興初與
任持少林妙崧禪師爲方外交師時重建淨慈殿宇
落成公爲之記見建置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杭州鹽官人紹興二年
策進士第一公謂前輩緇納所立過人伊洛名儒所
造精妙皆由悟心因是參學究竟祕論淨慈大通之
嗣寶印楚明發明心要次見佛日杲於徑山杲重其
悟入以忤秦檜貶南安軍謫居十四年寓横浦僧舍
談禪著書皆學者所未聞

曹勛字松隱官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封護國公建炎
初淨慈寺燬紹興間高宗臨幸詔湖州佛智道容重
建五百阿羅漢殿金碧相鮮時謂行都道場之冠容
乞公爲之記猶存

張鎡字功甫官直秘閣學士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

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
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
開山疏云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
彔床只因大事幾度逼參遭客菴打失鼻孔一朝拈
出向人泉將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
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
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淨慈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
法今有專祠於慧雲寺

鄭清之字德源相理宗封魏國公淳祐初石田法薰
禪師於佛殿前地聳雙井復建二亭請記於公公辭

曰孤山六一泉實歐蘇忠勤之勝迹故以泉名於湖
慈泉也固非偶然者若徒以記無嬌介詭於先賢乎
蕭曰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叅木始無配五將進
雙井而反六一則孤山之泉不孤矣否則歐蘇笑人
寂寂於記乎何遜公乃識其顛末而繫之銘復有雙
井詩並見建置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庸齋嘗撰淨
慈斷橋倫禪師塔銘門昔鄭富公於顒華嚴范文正
於古薦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勲大老敬向其
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銘曰斷橋之學不

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
觀其勍信有異迦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
拚何故所鬪何辯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
盤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註

潛說友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文華閣兩浙運副除
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至七年罷說友在官嘗修咸
淳臨安志淨慈名勝多經採輯焉

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泗水
潛夫詩極典雅書畫得意輒自題其上公游南屏小
蓬萊時有園林幾換東風手之句

陸游字務觀仕至文華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
臺刻其持酒頹放因自號曰放翁嘗問於源嶽禪師
云心傳之法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
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倒眼雙青今
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淨慈退谷義雲禪
師重建寺成屬公記之而師忽逝於是其徒處約等
以師之狀求公爲銘別見

林逋字君復少孤刻志爲學景德中放浪江淮歸隱
西湖之孤山真宗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史歲時勞問
逋善行草書爲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

市嘗畜兩鶴縱之則干霄久之復入樊中時泛小艇
游南屏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棹船而
歸蓋以鶴爲候也逋登雷峰望北山俱有詩

元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父漳徙居錢塘十五通春
秋至元中辟爲杭州學正累遷提舉侍制擢浙僉憲
決疑獄人以爲神終國子祭酒諡康莊工詩文善行
草性嚴而恕棲心澹泊屢拜清華多以疾辭延祐初
淨慈東嶼海以石林葉禪師荼毘靈骨瘞於南屏之
陰謁公請銘公慨然曰前修道則日就凋謝如師者
可無銘哉援筆立爲之銘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宋亡僑居臨川大德初至京以大臣薦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嘗闢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曰佛說因果法折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箇字至正間公於淨慈往來最久其撰述爲平山林有寺記天岩吉有序晦機熙有塔銘又有題詠俱存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姊丘夫人夢一僧入寢室覺而生公年十二即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

眷屬皈重天目中峯本禪師每受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浙江儒學過淨慈時元菴會藏主居蒙堂公與雅善嘗爲寫其所作詩成巨軸復題其後公又手繪觀佛及中峯祖像貽寺後入翰林遣問中峯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進士爲赤城令會四海兵亂棄官浪迹山水間而居杭甚久始卜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崖繼得鐵笛更號鐵笛道人後隱南屏之陰與寺僧人裕假和最契大裕訪公有竹枝詞云楊妃隱處好修竹黃妃塔前多暑微日愛高文錡相見黃惟短笛來叩扉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綜羣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奚斯游人號爲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官至侍講學士謚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天曆初詔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公與焉公每食必與僧共若别爲治具則愀然不樂有時怒罵不食而去嘗爲僧題懸崖蘭云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爲寺之元叟端公笑隱訢公悅堂誾公撰諸塔銘見著述

明劉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以佐命元勳封誠意伯當元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罷歸與魯道原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盃持盃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衆咋舌避去　高皇帝既都金陵走使聘基基慨然謂所親曰吾向游西湖指且者此公也開國翊運衆符所言其時淨慈僧號玉澗名惠崇善山水嘗作西湖圖公出游湖南與崇相善題其圖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影千里外岩嶂湧出青芙蓉百年王氣故刹棟惟

有歌舞留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婀娜嬌花使人愛
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猶豪見直態想其泚筆欲畫
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在意匠夸娥巨靈我
指麾邦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帆渡空碧蒼茫不辨
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冷月逆深霧時見松
杉半皆黑開樽命客殫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
唱歌魚鱉應水底影動雙高峰只今倏忽成老翁可
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
又寄任持清遠渭公有詩見著述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為國初佐命功臣仕翰林學士

母姙時夢異僧手持華嚴來謁母曰吾乃永明延壽
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而生公因名壽後更名濂始
見 太祖即勸不嗜殺人授太子諸王春秋尚書大
學衍義毎對 太祖語漢武梁武好仙好佛之失天
下既定凡郊廟山川祠祀諸大政大令皆所裁定後
得法於千巖長公寓淨慈最久其自撰有蘿山石室
嘗為智覺禪師道像贊并序云禪師諱延壽字冲玄
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
華夷尊慕座下弟子有一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
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余濂過錢塘以住持同菴簡

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菴繙書其上贊曰我
聞智覺大導師進脩精明無與等[illegible]誦經羣羊來跪聽
昔定鳥巢衣襟中一旦撥開光明赫奕八[illegible]地悉開
則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適植索[illegible]若[illegible]決盡從緣
生滅此是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為
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為最何翅藥王令命册四性寂
然本不生三知廣論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
護持不少亡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
相洗難辨同異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
道途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至其處見不

別呼為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
真丹海外之邦猶企豔金縧伽黎及藻瓶遣使來施
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
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諸
如如大圓智又嘗為無旨授竹菴渭逆川順德隱仁
公輩撰塔銘鏤銘公有集八十三卷撰塔銘凡三十
餘篇其中辨論傳法如瓶瀉水撰護教記娓娓萬言
皆宗鏡之餘光也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浙江
杭州府學教授[illegible][illegible]通經教法嚴整為文法度士林

服之及入纂脩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爲省臣在任凡
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與淨
慈同菴簡止菴祥結方外之好二公嘗以平山林禪
師之行業屬公爲銘同菴重治鍾樓聚銅二萬餘觔
復鑄巨鍾落成公因作鍾偈序海內名公俱以詩倡
和云

高啓字季廸長洲人洪武初以徵聘起家爲戶部侍
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嘗泛舟西湖望南屏山并和來
復簡淨慈泐公俱有詩

姚廣孝自號逃虛老人吳郡湘城人年十四出家妙

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後以
成祖靖難功官太子少師賜玉封榮國公　文皇勸
之蓄髮不從詔之居官不就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
攺其初洪永間與淨慈止菴祥祖芳聯一源純希古
顧及勉畧諸公俱爲同參友公有贈止菴祥老草書
歌云嶧山碑焚石鼓剜書法變亂日逾難眞行既畧
况復草忽忽不暇嗟無端時逢典午作者衆羲獻妙
抜天鷄翰當年伯英更傑出坐使來吊來爻爻後來
顛旭并酒醉禿髮滿墨池枯乾揮灑欻忽鬼物泣變
怪辟易心毛寒江南屏隱盡一掃俯仰神奇開青冊

桑門懷素慕旭拔刻苦攻書飢忘飡種蕉萬本繞沛
宰綠葉剪汙林無完書成千文世莫識但見秋蚓春
蛇蟠年當英妙誠可尚行也歌頌人咸罹高閒猶能
踵其武追逐未肯行蹣跚但言潰敗不收拾爲文規
贈呂黎韓祥師只今爲鉅擘上與閒素爭嶙峋錢塘
山水甲天下秀氣鍾子爲梗楠十年不出筆成塚山
中老兎愁難安公孫劍器諒莫狀郢人斵堊曾無瘢
大書特書遲人俊欲磬越楮并齊紈晴軒小試烏玉
玦雙龍隨手掀波瀾援毫跌宕縮萬騎陣勢詎獨驚
傷觀笑感振迅不可控中途驟馬回金鞍常時展玩

苦無厭藏棄何翅如圭瓛我欲山中使不移尋石爲
倩良工刋願師勿置鍥門限從他須索來千官縉紳
相與嘆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厭辭已播不知息箱
篋盛貯光爛爛雪霜載道歲云暮能許寘頑來借看
又過南屏竹院聽清遠泐公彈琴與勉畧二公登天
鏡樓俱有詩別見

趙狝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質穖穖時遭元季兵
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諸地虎熟視
而去不敢近稍長游郡校嘗著夜寂覺合華狐採藤
葉作扇爲狂拂著其背相欺呼云趙尚書皆然吾輩

莫得憚勞私聞之私喜後至禮部尚書洪武壬申淨
慈燬且以監寺智磬負於國稅并擅披剃坐決遣及
住持道聡聡以例請五臺公與聡有道交之親公時
在任遂以聡名奏聞　上命驛詔至京加慰勞顧問
至再奏對稱旨勅住大佑國云
胡濙武進人其父夢僧持花一枝相遺孕而生數日
有僧至家索觀父抱示之濙見僧即笑其家問故僧
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濙後仕至禮部尚書正
統五年八月淨慈照菴宗靜以祖芳聡禪師塔銘屬
公公慨然遂爲之銘

楊復淮南人大理寺卿宣德初與簡菴贇爲方外友
贇以徵脩大典賜賚甚厚及歸南屏鼎新像設贇歸
寂後七年公因其徒如意千里乞銘遂爲師銘其塔
朱鏞字廷用仁和人仕參政成化間與淨慈古淵智
源相善源以住持倡新寺宇開堂說法四方禪衲奔
集參請常數百人公謂師實有功宗鏡者矣遂爲作
重脩寺記及師化後復銘其塔當壽師有詩云梧碧
楓丹暎曉霞秋聲一夜起蒹葭身隨孤鴈凌霄遠心
印空江片月賒自喜神龍潛咒鉢莫嫌怖鴿繞袈裟
年來透徹無生話壽世應知説法華

李昂仁和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弘治四年至寺
屏當爲古淵智源禪師遺像贊曰此淨慈大王山古
淵源公之問像也少從予人於千佛寺中脫悟大道
於葬仙會裏其行已直而無他也澹乎不自謀而雍
雍乎其有以理乎不自異而要要乎其中止其立心
正而無他也大乎無不涵而恪恪乎其無倚凛乎無
所容而溫溫乎其容與建佛閣於千佛寺中初不見
其有爲表經按於珍珠寺裏略無動乎容止中天竺
爲諸山之統宗而殿宇諸廊煥然於領住之初大淨
慈爲諸剎之領袖而殿廡簷廊粲然於經理之始已

而嘆曰吾道初行吾功畢矣曷歸乎來於是即南山
之傍結團瓢之址行身而居恬然以處樂乎哉此源
公之所以爲終始也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七歲時一胡僧相其
面曰此兒跨竈阿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
非薄這竈未可易跨胡僧曰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
兒若君家兒能跨石竈所以爲佳其後陽明第進士
仕至江西巡撫平宸濠晉位尚書封新建伯世襲謚
文成且從祀於是乃信胡僧之言非妄公自鄉舉時
讀書南屏後會宸濠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遁

癸至錢塘謝病居淨慈成詩六首南屏之陽有洞以
公名嘗建天眞精舍於龍山之陽卽今勲賢祠也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
作述爲文沉涵穠郁有東漢齊梁風尤喜爲記事書
纚纚多雅致兩爲督學使者盛有文聲嘉靖初同黃
省曾五岳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循宗鏡堂左登絕
頂披險西討各賦五言古風二首著西湖游覽志行
世杭士自弘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爲最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嘉靖初同田叔
禾遊南屏遂就居焉自稱五岳山人瘦骨輕軀涉險

不假筇策湖山之勝足迹幾遍詠賞形勝窮狀奥妙
歌咏隨之著述數百卷行世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
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公任本省按察使時嘗游
淨慈有詩公嘗作壽禪師心賦序曰心賦者何永明
禪師壽老所著也梵語爲質多耶又爲波茶震用語
爲心佛之所謂覺覺此而已眞心之外皆妄心也天
竺古先生說法四十九年至竟無一法可說未覺則
萬語不爲多覺則一字不爲少嗚呼是何壽老之言
之多也夫亦爲學人地也當四十九年之說法一法

而諸經異名諸學人者尋名而徇之則益遠矣壽老
之爲此賦欲使古先生之所說無法而非心學人能
覺此心則無心而非法其采開若博而爲辭若詳然
以反說約耳文而以韵者何古先生之爲教也多以
梵音作哀慈響俾人從聞根而入道中國之爲學也
始托文字而傳焉夫聞根之易於見根也壽老蓋知
之矣故一切而摒之韵俾聽者精於聞入而誦者有
味乎言之也夫此賦傳而學人指妄爲眞者吾知免
矣其以識爲覺者則不能無隱憂云天下求佛於佛
而馬祖示之曰卽心卽佛然又不免求佛於心而復

破之曰非心非佛夫非心非佛之教大行而卽心卽
佛者爲眞得也嗚呼悟此而後可以讀壽老賦哉茍
悟此而何所讀壽老賦哉昔宣律師詎楞嚴使那吒
入兜率印證之慈氏而後成書余無可印證者證之
心而已○公又書宋學士集後曰間與僧無心有閱
永明壽禪師日行百八事毋論精神疲於應接卽自
子至亥晝廢食寢盥溲之暇而爲之亦有所不能遍
後又偶檢宋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
百篇永明神僧也固毋論也學士握文柄特自耳順
而踰從心縱游少斷愉不礙方寸亦寧無倦漫累而

優然自如吾三載來五更起焚誦不過佛道經數卷
應酬文字不盡耶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日來心
氣損耗成疾爲子弟所苦禁亦自種種覺之乃知吳
門白馬之驗誠非妄也因題數語於學士集後不勝
貧子之嘆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又號解空居士華亭人官少
保禮部尚書究心宗門年九十七談笑而逝嘗爲壽
禪師贊曰稽首智覺稱大雄靈根卓穎超神童諸佛
海藏固無極法華經藏猶難窮師當能言義已竟誦
感羣羊時跪聽長爲監守靡國儲捐生贖生奚憚誅

臨市悅豫如登假人王感悟釋其械不獨刑逝世併
逝放生猶覺度生高如來所有一切法唯師一身爲
總括獨施爲揄願無彊一一揄放無量光佐彼慈尊
白玉相能令堪忍知西向師於別峰稱佛名螺貝天
樂空中生宗鏡開函照異域高麗王者遥爲目金線
伽黎紫晶珠黃金澡瓶執贄殊異國冥都兩傾注十
方敢敬想如是
馮夢禎字開之萬曆丁丑會試第一人自秀水移家
武林以高曠絕俗不容於時爲祭酒時有厄之者遂
飄然歸隱西湖築快雪堂孤山上嘯咏其中公精人
倫鑒海內名士無不望門投贄爲祭酒引拔後進皆
成名士世比之郭有道詩頗謝康樂文類蘇長公制
舉業有稠技二卷與錢鶴灘唐荊川共傳其超妙入
神獨開宗傳則前人所未有也晚與杜居貯古藏歌
姬奈花秋月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公精心內教弘護
法門性喜延接僧伽無賢不肖率欣然引見嘗至淨
慈與寺僧大壑靜登慧日峯憩蓮花洞諸話終日亦
時與雲棲老人虞長孺僧孺兄弟黃貞父葛水鑑諸
公結放生社流風餘韻照映千載知者皆曰公爲白
太傅蘇長公云是時司理徐桂字茂吳餘杭人惇雅

工詩尤長咏物喜古樽彝書畫稱賞鑒家祠部屠隆
字長卿四明人歲歲來湖上入放生社賦咏甚富皆
夢禎同年一歲俱卒公有重建永明揄疏曰瀕湖諸
梵刹淨慈最勝淨慈諸精舍萬峰最勝萬峰南枕慧
日東連宗鏡堂迤西羣峰羅列巘洞嵯岈未易名狀
相傳永明壽師課法華其處近世起法華亭以識舊
跡而木刻高上孫太初舊隱亦在焉今脩竹塢即是
玄津墊上人者幼聰五字習雕龍之技長登講座有
義虎之稱旣而廻馭家山乃心空庵念湖南佛法衰
自壽師況家傳宗鏡此爲結習之所而規模頗張尸

靦靡托其何以酬法乳隆孝思且昔釋尊舍利阿育
王淬七寶爲瑜流布無方沒今吾祖全身竟爾湮沒
以是因緣遂得之於夢寐而無心道者將無同罔象
之獲玄珠歟噫壽師化於七百載之先末後全身爲
夜壑之舟又不知其幾春秋而瑩公稱實孫重揭慧
日於方旦如優曇現若見若聞靡不快然窣堵波當
是檀那施心湧出又安俟居士臚傳諸方哉定知金
錯炭餘則壽師影堂屹然太祕舊隱之地使吾儕往
來禪藻有寄從此湖南萬峰之勝又增數倍瑩公之
功大矣哉公有題詠見形勝

李贄字卓吾閩中人仕雲南姚安太守致政不欲歸
閩僑寓楚之麻城自度爲僧其學無所不窺識見高
邁頗近於放而尤精於禪學公有題壽禪師勸後語
曰禪師自爲餘杭小吏時即已勸修淨業矣以勸修
故愛惜一切生命而不忍殺此尚爲尊佛教誠然也
乃以不忍殺故遂克之以至放生又以放生故遂克
之以至買生放生又以買故放生故復又克之以至
於監守自盜買放生命犯極刑亦非之夫始之以不
忍殺而極之至於自殺益寧自殺以成就吾不忍殺
之一心此所志矣雖於理有所不宜勢有所不可然
觀其志不可謂之不深信淨業者矣夫不殺者特佛
一念耳脩行中一事耳猶尚如此餘可知也如此而
脩則又何事之不可爲何功之不可就何佛之不可
成何彌陀之不可見乎上品上生閻君致禮固其宜
矣脩淨業者元有折攝二門釋迦爲折彌陀爲攝又
有欣厭二門唯厭此生故唯恐捨之而不得唯欣彼
生故自然見佛而不疑若余者謂其不知厭惡此生
不可也謂其不知感激諸佛折攝之恩亦不可也但
以禪師之心觀之余尚爲貪戀而不捨者耳師生上
品余又不知何品矣幸而止有九品設使却有百千

萬億品余不將爲百千萬億品最下之佛乎是可戒
也然則脩淨業者斷斷乎不可不以壽禪師爲法而
以余李卓吾老子爲鑑而自戒矣抑余唯不能自戒
是以敬錄勸脩之語以時觀者仍奉事禪師與天台
智者於上方庶幾雖不能比於二師之萬一或可比
於閻君之朝夕禮拜皈依也余又願人人皆宜如閻
君之敬禮設像焚香於晨朝而讀其書也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別號歇菴居士會稽人萬曆
巳丑會試第一人丁未夏寓南屏時大壑得永明壽
禪師舍利於榛莽力謀建塔結集永明道蹟一卷公

爲之序曰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苦隨我化處處破除如嬰兒疾病爲乳所傷良醫審諦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因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施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禁奪則餓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則沉痼者必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湩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磨而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乖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事理而以身範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眞子妙契單傳親蒙記莂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鵲巢衣裓禪宗指決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地趨於極果真金出冶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真祖位大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山院曰壽寧圯廢湮泯址歸俗士淨慈僧蓮公者夙懷遺蹟號泣詢求於蔡莽中竟得故址緇白聽禮如重覩除患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窣堵波用嚴供養併采緝遺事附以圖贊目曰永明道蹟

傳布四衆於戲洪波曰浪靈骨具存潭北湖南塔樣無改育王七寶古佛一錐於木添香前共著眼目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壬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公冥心曠懷度越塵世深於禪學善談名理詼吐戲謔皆寓機鋒庚子嘗寓南屏之淨居時筠泉蓮公藥師殿成乞公爲之記曰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僻路迂而與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蘿卉止而與藕花莊相值背法華堂余弟小修嘗與蔣蘭居談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裴回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人往來喧雜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吃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甑瓶罌之類爲僕子所汚亦無嗔惟二可喜也禮蓮池又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粗豪蓮公不厭余惟狂僻多誕謔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大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哀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變復何疑哉所可慨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

能見一錢名雖極越定無中文可布擬欲尚又游中
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顧貌且薄卒不
能爲力樂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
然余他生倘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沙金作布施用
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傳名淨居菴
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落成堂之後爲諸
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
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
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覩斯記噴歎笑歟　又
爲碧暉慧鑑募修靜室疏云淨慈有聖僧二其一余

不知名亦不識而貌每日以沉湎爲功課凡所得斗
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
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戲
咲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
呼不達旦不休宅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
睢酒盡開出一梟化而已寺僧惡之凡子獨喜之呼
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窓竊聽以爲樂其一
即碧暉暉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
愛恭山雖孫宮見穴務窮其勝嘗從予於天目白嶽
以此知之州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二則入西洞庭一
登天台二涉湖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鄉
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
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
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
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儀中常貯數金緣君二
十年無日不飲酒驩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
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妻少取之不一二年
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娶之多也
碧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椰
越意也暉不敢拂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

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
可施也夫

論曰自昌黎考亭昌言排佛而身逢掖者挾之壇坫
口梵唄者指爲闡提噫二公之於兩大不嘗直其人
與書乎豈其水炭睽而枘鑿迕也余謂釋門擁護凡
三種有嚴瑜廟供苾蒭力闢波旬者是外法護有清
除垢穢儉餝緇流除袪蠹賊者是內法護有絲除蓋
離斷常嚴淨毗尼弘範三界者是自性法護惟護自
性乃真護佛法真報佛恩宗門正令一行貫闕天下
太平何嘗莊嚴七寶哉又惡知昌言排之非執戈衛

之也余惡夫拾沸者之嘵嘵耳雖然喝佛罵祖是向
上事藤條竹篦引杖楊夏楚之類不間今之住持皆
天棚中人乎必具天眼乃能辨其龍蛇第四十七非
法制限戒豈當率爾行之與木頭無異耶今有一問
吳越王之幾殺庫吏與僧禪師之欲棒迦文是同是
別於此能下一轉語足可披善權大士位提八部矣

武林孟養志鄒之嶧嚴
調御闇啟祥鄒光胤嚴
武順鼎勅同校梓

著述

敘曰昔人著述藏之名山載諸墳丘名勝斯著山水
之有著述如空有雲漢林有葩卉澤有龜龍羽有苞
采蓋交映互著云著述有二靈蹤瑋跡爰成紀載治
情麗境遂矢詠歌使人讀其詞如見其人如遊其地
斯亦山靈之所護呵文獻之所擔維者矣南山度壁
代有鐫刻述形勝者歸形勝述建置者歸建置其無
所歸者如玄鈴白拂瀦素訓復並著斯篇俾由玄者
人覽者攬藻夫亦崑田之屑玉瓶花

次紀著述

偈讚

永明示衆偈　　延壽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喫攧有省　　修顒

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頂笠腰下包清
風明月杖頭挑

荅宋理宗問住山　　至愚

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
祖九重城裏動龍顏

永明壽禪師生辰　　惠洪

西湖水㴱洲渚失南屏雪嶠衆皆集新春歸來誰使
令臘殘遁逃追不及死生難分後先際古今不與絲
毫隔平生說法如雲雨說得分明唯此日

南屏激水偈　　蘇軾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杓項報盡而止止不先平
於以觀法

呈馮太尉　　道濟

削髮披緇已有年只同詩酒是因緣閑看彌勒空中
戲困向毘盧頂上眠撒手便能欺十聖低頭端不顧

三賢茫茫宇宙無人識猶道顛僧遶市廛

寄淨慈平山和尚　　清珙

領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㮣收皮毛換得光生
了拽把拖犁再起頭

自淨慈退院謝止菴過訪　　智及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百年寄幻依雲
麓午夜傳衣憶碓房鉏𤍠時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
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為舉揚

悟藏主淨慈戢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樹　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
藏鶻㖓鴉鳴小艷詩十里平湖秋淡淡三吳歸路黍
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送淨慈書記　　大訢

達摩來東土覓甚大乘𧸘紛紛荊棘滿人間不見優
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啟其意洞山
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
古凛高致注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翮欝雲上九
霄驊騮塈地志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
空翠領徒行脚過金陵背觸竹篦吾且置莫學黃龍
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送淨慈經藏主　　丁　椿

鄮峯深處曾相見一撥虛空成八片雖然補綴得完
全未免三頭并兩面君談禪今我談道議論拈為能
恰如西風老桂吹天香大地山河明曷曷君不見茶
陵踏折溪上橋跛驢奮迅騰雲霄于今萬象蕭風吹
低者自低高者高橋李亭前重握手拈得鼻孔失却
口笑把如來藏裏珠撒向時人不知有

贈淨慈明藏主

宗門有體復有用後以智拔先定動棒頭五岳浴聯
嵘喝下千江乾涸湧即今拈却棒與喝全此何妨赤

全峯戴角擎頭與麼來幾箇死中能得活雜楊道友
眞個奇天台藏教難藕麼揭開宗鏡照塵刹碉洞壁
月揚淸輝昨宵爲我當一宿說到無言心自足撥轉
船頭歸去來斷絃誰把鸞膠續

送淨慈拱藏主再叅蔣山正宗

經頭一字無人識作者相逢拱而默懸河四辯一時
乾八萬法門空寂寂湖天雨足涼氣浮舉波蕩漾風
颭颭話嘿商量不到處柳岸數聲黃栗留剔起眉毛
眼如月老我何須更饒舌東歸令見鐘山翁自有生
機爲君說

送淨慈扆侍者還山

大千總是如來藏宗鏡高懸空萬象赤梢一躍透龍
門平湖漲起千尋浪老僧急卷袈裟角看汝靑天飛
雪雹朝生便是鳳凰兒笑到松頭千歲鶴

贈北磵簡和尚　懷海

播州骨冷不容呼正始遺音掃地無一代文章歸北
磵十年梵語落西湖人皆去獻遼京豕我獨來看屋
上烏春盡閉門無恙否楊花飛作雪模糊

淨慈純總持開佛眼光　惟則

破一微塵出大經湖光山色畫圖新雜花爛爲千[illegible]
傍慧日昭同萬象春三世如來開笑臉五湖禪子襲
芳摩紀綱教法能如是大抵還他過量人

送淨慈别流經藏主歸湖南爲乃師鐵牛和尚

建愉

我也不會說禪釘椿搖艣三十年禪也不會說我赤
眼烏龜喚作鱉依稀南海老波斯牙齒生來半邊缺
拍盲鵂鶹虛空澄吐作炎天三尺雪洞山麻三斤雲
門乾屎橛枯來一處看不覺腦門裂何似别流機更
别鐵牛之子金斷骨蹉脚踏翻西子湖拔出塵尼藏
中楔三世諸佛被渠横吞口縫綻開雷奔電掣此行
歸去靈宴山要向懸崖削壁上磨出先師金剛眼睛
卻把髑髏都拚盡臨行求我下轉語我無語千里萬
里一條鐵

淨慈信藏主求印　南極

世尊拈花憍尸掬草將謂脫體風流認着盡成顚倒
阿十九年說一藏全家活計都傾喪末後猶言一字
無沾得些兒渾不當作有說作無說總不是渠儂廣
長舌盡底掀翻水一湖晴好雨奇無間歇耗甚[illegible]
討眞實箇事從來非得失拄杖頭邊活眼開萬法何
須會歸一

聯長乜以鈔齋僧淨慈求語
炊無米飯傀諸方百味豐饒取意嘗莫道盂盂無把
柄下僧毛孔盡吹香

松泉首座淨慈職解來別三偈　景隆

慧日峯頭足壯遊平分風月闡玄猷永明宗旨無今
古湖水當門一釣舟

老懷無事臥林泉之子重來爲問禪少室單傳無一
法送君歸上渡頭船

臨流移步跨船舷高楫扶桑興浩然欲別殷勤猶細
囑萬鈞任重永流傳

虎丘深侍者陞淨慈藏主命和

三呼三應斯言甚深不在內外何處求尋生公石前
水滑碧澗慧日峯下鶯囀上林喝後承當未爲作者
言前領意纔是知音撒翻大藏小藏抹過即佛即心

淨慈暉藏主請和

着南屏籌室地英豪奮發氣如虹驪珠抉得三千
華藏掀翻十二重丹穴鳥生騰作鳳禹門魚躍化
爲龍壯年正合與高志大振楊岐祖道隆

悼同菴簡禪師　文雛叟

失機中流伏一壺千鈞法道重清都斷絃絕響人難

鏡高懸世已無天上風雲多變化門前湖水舊
人生出處誰能料試看陶公放牧圖

送淨慈明侍者回東山　梵琦

南屏山中五百衆大有納通并鈔用可憐辛苦賓頭
盧無時不赴檀門供就令侍者托鉢歸眼上不惜長
長眉問渠扇子在何處臨風更索犀牛兒犀牛兒怎
描貌王維筆下丹青薄西湖烟雨漫遮藏日出東山
露頭角

送淨慈鈔藏主

龍河老師巧方便再索侍者犀牛扇永明門前水一
湖忽然迸出摩尼珠扇兮珠兮俱颺却瘥病不假驢
馱樂好個翔空五色麟如何絆得黃金索活潑潑明
落落無限清風滿寥廓

送淨慈道藏主還景德

黃面瞿曇不動舌縱橫四十九年說葛藤往往疊成
誰畢竟天無第二月一巷近日離南屏慕劉問渠在
甚經只麼默然叉手處青天白日轟雷霆龍淵老龍
灣老叔任相忘情更好鎮海明珠待索時與他須出
枕

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

山頭月趲蘢溪上水月既不來此水亦不往彼
水月交輝時萬里何曾隔一絲不女裁成火炎
布泥牛踏斷珊瑚枝有佛無佛俱是誑即心非心盡
同謗教網高張未入徼宗門直指還流涙所以道正
法眼破沙盆古今此道唷乾坤黃金滿國難酬價付
與你底的骨孫椿庭提起百雜碎不要被渠相負累
擲過那邊更那邊尋常只守閑閑地便與麼實奇哉
諸方大可咲胥飯喂嬰孩但恐空中釋梵來雩華又
爲無心開

送淨慈海藏主

永明門前一湖水更有荷花香十里三世如來說不
到一大藏教提不起禪和未許亂承當却是虛空解
舉揚塞却耳根何處聽言頭不動語琅琅諦觀堂上
老師偈勿以偪匼情識會昨日下雨今日晴張公喫
酒李公醉

谷清遠禪師

吾儕僧中號爲人施法雨根雖有利鈍心本無差互
豎立爲伽表青山常獨露誰言師弟子此事須番付
不會禪抄言亦非祖處處是道場何勞辨能所
從今日高步追前古

送淨慈顔藏主游廬山

拈起一片木葉移來一座廬山古人真實相爲且宛
匼匝往還着草鞋拖拄杖游州獵縣極意妄想若是
出格道流必然別有伎倆恁麼中不恁麼擊木無聲
不恁麼中却恁麼敲空作響欲知廬山高更聽廬山
謾百億贍部洲都歸入秋毫東西二林在山北自古
遠公標勝蹟結社同修十八人臨終盡向蓮花國南
則歸宗開先萬松棲賢羅漢慧日六剎相連五老峯
明月泉香鑪獅子金輪玉淵遥看瀑布不可近迸雪
崩雷崖石穿千樹萬樹青松交加屈曲一箇兩箇白

鶴戲舞蹁躚滿地嘉花美草隨時帶露拚烟何消尊
宿開口但管森羅說禪不是長行短偈亦非拈指舉
傳草五宗之舊轍播諸祖之頳傳針眼魚呑六千里
扶桑人種陝西田

寄晦巖和尚　行深

流落似孤逢君西我復東二三千里外一十八年中
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寄東嶼和尚

相別於今八載餘君臣徒衆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
外名不相親在寄書

送聞禪客歸淨慈

鎔其唇劍其舌劈面機鋒光迸萬一二三直指之旗遙
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
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開禪
歸去來草鞋根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日
外雲濤堆

悼淨慈逆川和尚　宗泐

六十八年安樂法十萬八千非去程無古無今頂門
眼銑常執斷世人情葛藤倒地銑能起設利落鐵鎚
有聲萬乘臨軒讀遺偈北山猿鶴亦哀鳴

智覺禪師　道衍

化狂南屏孰與俗誦經萬善妙嚴身徑登上品蓮臺
去直得閻王敬禮勤

圓照禪師

延和殿裏闡宗乘人主稱爲福慧僧報盡西歸登上
品非惟名字續傳燈

大通禪師

儼臨千衆慨如山道寨揚揚蕩世間不是辰承圓照
後須知技武向西還

玉岡潤法師

妙入台宗解行圓化儀四教演無邊限修士儀成三
昧不上青蓮定白蓮

還俗勝仰松淨慈就表偈　袾宏

數年佛殿蔓延一瞬魔宮震蕭卽非新起規模原是
本來面目

鏡蓮偈并引　法聚

昔永明禪師示衆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
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此實宗鏡直指苟非悟在言外
則未易升其堂也淨慈綱上人禪師之法胤也退居
湖上見蓮花出水炯然鏡中若也遂以鏡蓮自號兄

復請發明於天池老人老人曰子固見其似是而未
知其所以爲宗也袾其宗則取象分別視影失眞曷
免演若之狂然道非情謂要以譬喻得入乃作偈以
贈他日視余言爲聯中金屑則其升堂也亦庶幾乎
止水湛心淵洞寂開圓鏡灼灼寶蓮花莊嚴侔諸行
煩惱佛法種汙泥出淸淨因花緣乃熟果彰香以發
丹苞紫金臺九品含聖孕亭亭翠蓋交主伴恒相映
文藻資所蒸菱波蕩空瑩香飄祇樹行根力乘戒定
妙有起永沉色空謝華鏡披奩不知幻妙相成見病
永明有三昧得肯須究竟

爲一山居士照宗鏡錄　方澤

凛凛當軒照膽寒曾經摸破自團圝永明依樣描模出依樣知君已善看（巳上偈）

永明壽禪師像贊并序　惠洪

永明智覺禪師秉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檀越其家名辨才學者依以揚聲論議言句浩如山海余漁獵其間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鯊王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伴侶以遊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晩也稽首爲之讚曰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晝付復

無間聲度垣牆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無受譬如空華實撮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佛祖授手巍巍穩秀傑奇茂稽首永明月麗星斗

又

惠洪曰予初讀師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訝其貌狀必枯瘁厖劣及見其畫像凛然豐碩眉目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眞秉悲願而至者也

永明壽禪師生辰

教乘法檀越宗門禪判官今朝截不得推出與人看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

水菴眞像投子清公求讚　師一

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遂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眞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影壁自讚　道濟

面黄似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兒差異說禪不用安排

眞像沈提點求讚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眉如掃帚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吃酒看看白頭常常赤脚有色無心有緣無着醉眠不管江海波渾身藍縷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磨

淨慈湖隱濟公像讚　無競濟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跳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

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業無
一錢時節到來奄如逃禪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讚歎
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爲濟顛者耶

東嶼和尚真讚　行端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温也擲逆塵於
海底擲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測也西丘三世之重
南岩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祖肩擔荷之功尚何言也

真像淨慈行堂請讚　智及

眼生三角頭側五嶽心性急如絃胸中無點惡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奮全威天魔膽落
截斷妙喜葛藤掃蕩永明糟粕卻憶老盧公辛苦在
龍朔碓嘴花開刼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智覺和尚像讚

以心爲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
日照光明欲識玄旨驀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像
我述讚詞敲空作響

晦機和尚像讚　明本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高蹈慧
日閣自徑山而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幡動
心動黑漆竹篦難湊泊

真像淨慈道清首座求讚

頭不上青松底鼻直眼横元不是住幻住巷相見來
大似白日迷人鬼

孤峯德禪師像讚　古春

襟懷秋爽笑語春熙金聲鉄振五芝之秀白鶴覓九峯
之奇火烈星飛煆出金剛之鑽水清石現坐斷珪席
之池五百間清風爲之淨拂一百卷宗鏡足辨妍媸
急流勇退大用全施名藍四董揮塵而訶斥佛祖五
福兼備閱世而壽至期頤昔在南岩曾接薛冰枯
雪老復覩容儀定慧圓明照今古聯芳續燄百千枝

大通本禪師讚　黄庭堅

前波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徹底澄空圓照顯海
千滙一實圓通法流滔天沃日三世一念十方現前
銅崖鐵壁不可攀緣見即彈指差過萬千大則偏圓
異位通則真假同源觀者着眼是傳非傳

淨慈竹菴和尚讚　宗泐

同年同師同道末包變曰爲皂檀板合無孔笛節拍
祖酬恰好爭覩鶯月横空或謂白門生肇兄巴逃化
他方我尚隨俗顛倒今朝展像如生讚歎相成懊惱
南山白額大蟲放出平川淺草拈起鐵蒺棃椎擊碎

頂門一竅永明宗旨孰異孰同黃龍三關非玄非要
長蘆岸頭舊話行祖父田園解克紹

全室泐禪師讚　宋濂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
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
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撾之必死殺活機類金
剛劍觸之則斧屢鎮名山敎孚遐邇詔陞京刹名溢
朔輪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繭知於萬乘之尊雲漢
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
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

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淨慈希古和尚像讚　士獻

德貫幽顯學該內外南屏寶樹陰涼北闕恩光盛大
氣排山岳簡飛六月霜風力振臺綱名重兩京冠蓋
能潤澤乎萬物者法雨霏霏可保障乎三宗者慈雲
靄靄嗜紫衣寵謝圖浮白稱華開清泰曾下宗鏡堂
早赴龍華會

永明潛禪師讚　圓復

巍巍法羅孕靈河嵩空華嚴相紹法眼宗名聞覇府
覓玉致恭承明祖令杲日當空

智覺壽禪師讚

佛無異法取舍不同我以一鏡照彼三宗甘露所灌
淵流莫窮宜爾異國翕然嚮風

實相孫法師讚

維南有山天設翠屏師講其下鬼神來聽法戰之勇
氣肅千兵坡言不泯尚爲典刑

永明壽禪師讚　袾宏

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
行願光照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
歟

永明壽禪師像讚　馮夢禎

夫神之於形也猶春在花枝春殘則花謝神往則形
祖劂工如宋人鏤玉爲楮或混其真似其如化工無
工乎葉公嘗工畫龍見真龍而怖走寫生固不足以
當生而況無生乎壽師爲像則不然譬夫摩尼神珠
非色非空非生非滅互耀幽顯兩諸珍寶觀至幽若
冥界衰殺生類如閻羅恒展幀以投誠知師深證無
生以無生生相度無盡衆生而無度生相斯爲永明
師之妙相歟

永明壽禪師讚　真可

古今禪教相非性相相忌久矣唯壽師宗鏡錄括三
乘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陸坐直
括西子一湖嚮向當夀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
是教是性是相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涉擬議
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旨矣況諸宗義學筌蹄乎後
之覽宗鏡者具隻眼始得

永明道跡讃 凡三十二則梓亟通今秖存九

金門獻賦　黃汝亨

為依佛耶自獻金門為宗儒耶誰名沙門賦心賦神
東踊西升吳越之師清泰之君齊天中天之壽壽無
量而無名名可求今爾勒入補處以稱尊惟儒與佛
不隔一塵

斥鷃巢衣　金學曾

壽師在天台斥鷃巢衣一事此定中不思議境界與
如來鵲巢其頂相似非幾忘議盡心同木石者未易
臻此即如鴿就如來影中頓無驚怖豈莊生沙鷗之
喻耶余未達其境不能贊一詞惟不能贊一詞然後
見禪定不可思議之妙也具眼者以為何如

參依棻識　吳之鯨

法王闡法亦資法力如空鼓風若助之翼詔師示識
法緣夙植靈鷲宗風南屏主席竹祖桐孫世食其德
大劫不壞緣緣空寂薪盡火傳請問慧日

聖授蓮花　洪　恩

心欲生天夢想輕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夢矢識者
得財夢棺爵者得位此處世出世念慮正倒之有徵
也師行道感斯瑞應夫普賢為萬行之師蓮花表
一乘之法豈師之功階真淨果證妙圓之先朕者歟

神人護懺　鄭之惠

師讖眾生誰為師懺漫漫長夜千古不旦九原可作
玄珠有象巍巍華臺悠悠法藏恍惚見之手遺牙象

寄承甘露　江　鏷

若云有法難脩試做三年之攻苦若云有脩難證試
參一滴之甘涼斥鷃成巢現師定體三年一日也雖
見立化現師慧體一滴千江也夫是之謂妙法

淨慈開山　虞淳熙

門外一湖水堂上一輪鏡鏡中西子妍湖裏菱花映
錯認涉入重重法眼便增翳病若箇永明旨誰為智
覺境牽回長耳脐癩兒驚起灰心五百聖

古佛互證　陶望齡

羅千燈於一室那律不能分其光合萬派於滄海婆

竭不能別其濕諸佛法流智照恒如焉之師也非同
現同非異示異揭古今時刼爲旦暮死生人我爲併
優知此法界一相無相之旨寧有餘蘊哉

降伏神煞　袁宏道

是閭匪穢吾土非淨門前湖水實灌汝頂惟乾矢橛
蜣蜋一丸輪轉不停斯㺃翩然惘彼頑冥瀆神借佛
竊離湯罷而成骨穴何以示人金鎗馬麥

智覺壽禪師讚并序　大壑

永明大師不思議人也以不思議人示不思議行惟
後世刻畫其跡譬之紛列群鼁囿彼太虛寧能盡其

量哉宜乎大藏諸傳所載脩因果互有同異也壑慮
學者從同異中橫起疑情故總合諸傳捃其始末行
實凡三十條目曰永明道跡仍繪其像并錄古今名
賢偈讚用梓流通使同信向因知無相之跡不越是
相有所悟入耳復合掌稽首贊以偈曰善哉導師乘
宿願輪示跡稱投地悟親妙蓮華土信解實鮮師
當乳巻誦不輟巻相彼羣羊養養異生亦感慈化剔
髮而聰長督軍儲兼徵稅務屢緣放生漸傾其庫形
臨市曹心獨逍遙王愧宥之世以是逃天枉入定九
旬爲除斥鷃巢衣國師深器標法幟闡萬善同脩璉

花冥授神人夜投復遊金華坐忘道樹大七衆通淮
以甘露自是咸稱香象義龍羣魔讋魄七衆追從雪
竇千壽危湍萬仞一喝之餘夢魂不醒鷲嶺既荒猿
洞僅存六環纔振百廢具興慧日宏開五山首寺浩
劫永明聖皇所錫師子爲座宗鏡飛光無法不攝摩
心弗降夜遣別峯不遑寧息螺貝佛聲互聞國邑經
彼崇臺日演三車虎應獲記天爲散花彌陀定光一
佛兩佛惟汝長耳爆師饒舌風廉異域遣使來斂繼
之同道霧擁雲驅建大法幢功超萬劫遠障狂瀾永
寧趣圓恒以淨業攝念往生撫期坐逝仙樂來迎露

龕既發香薪不燃現設利羅遍身鱗砌杳杳重泉夫
誰知音炎魔羅王覩影歸心矮繪標奇驚技流峯一
月千江無來無去偈遂金骨迎返湖濱正猶窮子歸
依所親剎剎塵塵在在處處願此流通寸衷如是

銘跋

淨慈退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
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
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游國學因讀論語巾庸有所
悟入後聞鼓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

堂說影偈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師爲侍者一
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揜其口又問
侍者三應又作麽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
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
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
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
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
欲延師師聞萬壽廢隳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
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吉
王虎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
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拾衆汎
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
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義邑是夕寺焚無遺宇
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
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蕃
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遂廡崇閎傑閣蓋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爲親御書輸思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
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
慈忘烏乎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着臨行棄獻

茫茫一代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
身塔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
十九歲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七會
世師祈欲以佛殿屬余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
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適余老疾弗克
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
不肯去辭指懇款余爲之嘆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
僧堂而陰陽家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
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
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
矣雖爲道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悲悼
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
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
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善知識直游戲耳
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
狐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前是
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
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猗歟雲公自儒衣替爲東菴
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
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兮其游亦於

須變化煨燼以此諭師具殆未盡譬 如觀海測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淨慈明辯正宗廣慧及公塔銘 宋濂

浙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翰辭辯籠物爲尚雖擯位稱大師亦莫不皆
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磨正傳道配先哲者惟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
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彥發祥
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淸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
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咲曰一眞法界圓同
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
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
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
右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
潔璧光廣智及擧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雅
之同袍聚上人呵言子才俊爽若此
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黄
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

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吹墮於庭豁然有省機
用彰明觸目無礙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流
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謁寂照端公自列其
所證甚悉而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言喜甚因勘辯
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參會
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藏主寶
取三乘十二分散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湖發光燁煌頃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浙江行宣政院
承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曁清淨因衆手持
香華百里讙迎如見諸佛師爲陞座說法不翅大雨

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陞刹普
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浙江行省左丞相達
識帖睦邇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爨
宕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糧有方輒能峻整綽有承
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亦不
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士女男子瞿範日叅
盤礴王危者厭之瞿衛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
欲爲通袁私使者講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
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駭奔如喪

有樂極而泣悲者　皇明龍興癸丑　詔有
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疾
不及忍對乙卯　賜還穹窿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
午入月心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月
日行荼毗法火斂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
牙數珠不壞遺骨淋漓積青現璃色舍利設羅交綴
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盛
分爪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
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
人師長身山立鼻[illegible]如春松在壑威容嚴肅其下無

斂方命故所至學人服其真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
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以爲賢爲錫
今號云師在天界時頻頻顧問其精論於其殁也上
首弟子普顯住持道衍輩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
夫圓明妙性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經祖師勃勃發嚮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
不得已而忘[illegible]其枝末直探其根本者亦明此性
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衰性乎非惟學徒爲
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
流玩其去佛祖之道遠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

以爲東南龜鑑哉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流普
慈神降於人謂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
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不敢動人也銘曰華梵
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象芸芸靡不
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隅奕奕業相仍執轍弗殊融通
大小無礙無拘衒與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
川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漸芬柔砍葉
之零飄墜庭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
傾師機鋒交觸劍戟嗟嗟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
含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撾以聵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來殘落然亦第一義方嶽
大臣遣使俟迎陟於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
雙徑匪私於師東南龜鏡輕僞小夫僭不自懲敢皎
白璧何憂者蠅鳳騰波瀾萬辭差惜是非既昭重流
香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含榮世緣
已終微笑而滅舍利如珠綴於紺骨末學謏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
仰之誰敢不勉

淨慈孤峯德禪師塔銘　宋濂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

位焉逺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
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年華彰著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
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緣德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
往歆豔之然非行業變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
此濫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
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與禱
怛濟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起
爲鷄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
月而生在童𠘧見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竟

司藏慧明師諸叔也見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
凝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師奇之挾至
鄞縣金鵞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
得度爲大僧爲横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
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
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鵞來曰金鵞山高多
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
竺西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
若有解遂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
復扣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者
如稻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麽人恁麽來師曰胡張三
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
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
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境慮倫應而了無窒礙
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
國師師送之海濵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
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
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評誘抜音聲如雷
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
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
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寖不可掩行
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
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坐十
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
細大不遺帝師之令旨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引以金
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爲
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潤之
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
堂暨伽藍神祠而衆堂前資祭亦次第就緒方將大

旋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虒席江淛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王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為矣逮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動行毋生退轉吾殁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毗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出灰燼中某年某月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學者後四年其

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羣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坦請為塔上之銘嗚乎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死出殁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負出常倫致位名小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頂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儱悉玄妙祗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旨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雷霆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是繁毓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鵞山歷抵諸方若叅叩孰知柄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卻見泥牛鬪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雜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雲烟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雖名言苟加讚詠遇且歌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宋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皷以雷風澍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正法其所藩蔽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姪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智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

寺聞知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
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莅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
無不與全悟游祕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尤
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尙布
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
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淸遠咸得與
聞之反覆忞求益探其閫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
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沉
冥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謂曰此文
中虎也淸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

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茍用
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淸
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
衆爲駭愕淸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
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者
則又曰淸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誇之宜其恚
也全悟瀕歿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曰十餘年
接人非不夥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
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卽故
龍翔云全悟旣示寂淸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一公
閱其雄辯譏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
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帛延
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
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　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詔
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淸遠一至京
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
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
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遊是月之十

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缽塞莫
日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東
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等
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
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淸遠善
鼓琴同袍以無盡風之淸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
若所寓也淸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
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
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
門及淸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淸遠舉大法

以開導之其歸恍若有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歸竟與家人別生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之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晩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二云濂聞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入見廬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

斯而已濂長清遠入歲雖屢承咨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爲請因略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燿鏗鍧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爲體其本旣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遥映日光東西照之儀綳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偏鬬敵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旣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

曾無一蹟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燦燦叢生其中知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僞靈明上遏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於此允知是謂無妄渠渚之墟雙塔巍巍惟舅洎甥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淨慈順公逆川塔碑銘 有序　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舖叙

悟緣評隲梵行舞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白業旣歿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英娶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望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旣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遂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

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
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
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葺之
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
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
覺源騫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横雲岳法師大
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徃而受其說衆
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
寺壽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
秉範爲之肅然壽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

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
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叅鐵關樞公公圓悟八
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
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
中耶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
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
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
無所囘撓雖晝夜明晦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厠便旋
覩中囦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
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

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
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
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
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
非公不足依渉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遥見師喜曰
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
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
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奥矣師從公
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坐禪榻忽豁然有省如
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

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甎
舖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
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
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咲曰
未叱辭之前已不相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
戲劇耶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
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
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任院
事非惟衆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闢驛道達
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搆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

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奉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參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黯師之為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為大伽藍為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惻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為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

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普元帥達忠介公師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逋逃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為神其後山寇蠭發二囚寔為渠魁所經之處焚燬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進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降院額賜師令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為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

政刱營戌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涖其事師曰民方病趍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為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日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醎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洞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暢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恊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任東禪廢剎不一載間殿堂森如門廡森如庫藏煒如摶土以設諸像梵容穆沖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宰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木也役焚東南三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蕊海南參初州三

山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服以坦塘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庵墖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其選靜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剎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書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問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比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童宗驛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欲袵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叅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所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退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老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

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衆堂經室無不具足剏帥採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燗山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甍輦至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　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塘清遠渭方丈淨慈寂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滯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與富曰某某一卽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某月某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叅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

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淵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化徃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覩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森羅成贏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極造化同兮徧照光陸離東既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

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去衍既爰拔兮何能滯塵寰我殺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扉杳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無爲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灑兮發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玄分五時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照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兮消爰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晬師所說法兮無下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曬兮息寵何便番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淨慈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宋濂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波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闍山一切有情無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慤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

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菣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涸焉年十二即思捨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爲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何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爲萬其門庭

巖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覺
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挈
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豔禪師
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法化聲聞煒然騰緇素
開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叙
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
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
二春秋百廢具舉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
不出乎台境諸方欽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漠然若
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日

此即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
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保之命起公主寺事公勉強
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吾
知識胡可失也天竺一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率衆邀
於道揖居其位公屢郤之不聽色頹然不怡時當歲
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
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攜拔而退歸臥竹
房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
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
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

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雜光色晶瑩如金銀水晶
者徧滿於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
斂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塢而藏焉公儀觀碓碩識
見夐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尊法席皆迫
於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
勸公求檄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涖之處不
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葺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
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
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

刊行平居遇物感詠率出入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
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履行爲當
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叢
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
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眞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
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脩之
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昇覺岸者也是
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
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
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

授公瀕殁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
王丞淨慈者也何其重徵而叠照哉當必有其故矣
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
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
爲後來者之勸銘曰能仁立敎廣開度門萬別千差
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袪忘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任
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既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
内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出幼齡挺然弗羣
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
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縈維入荒洞然不懸毫絲

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卽爲淨土空有俱息
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
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黒白歆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
煕如春陽脚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
南屏草木大根大茁法雨普霑乳者皆萌俄結雙趺
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荼毗
設利繽紜光如琉璃能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
爲世規準

淨慈德隱仁公塔銘　宋濂

佛滅度後波羅柰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託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尊行崇其殁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瘞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仲繁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
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父端母楊淑
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閩之棠山於人愼
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

朗卽能頴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
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覺者住山了
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明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
造焉入室問答機鋒迭相酬觸電掣雷奔義公命爲
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湖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
以證其所悟無不投契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
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
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説公召師分座
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

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方見之相與辨詰無虚日徵
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
浙水西相徉於名山水間逢人勝士日遊衍而激正
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爲最咨風
唐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還
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
禪寺瓣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
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皷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
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已亥春召智者禪寺見其山川
深秀而法席尚虚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

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
麓曰潛菴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蓮雲持
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韶之南華不遠三
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
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其意其行從容問
師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
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
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
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醲
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

願有人緣施者麇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
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
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
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
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
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荼毘從
事收骨還瘞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
四師風措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
如賓師纖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
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

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
聯纚纚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於成
有三會語若千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其嗣法上
首智者志父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
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歛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裏誠慤而直超最上菩提初不假施澤衒鬻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眞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晩蒞南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

偈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瀛與師交者頗久歸爲序其蠹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鐫諸搶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彰入之也銘曰大辦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颷旋雲飛誰爲之孫乃克小似耆迅直前是眞獅子大方嚴叢高峰莫攀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掬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擁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衆驩呼迎師往任旛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螢方其一雷盡驚我法

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聞者心摧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南軒銘并敘　釋契嵩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卓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凌爍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士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候吉凶慘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於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題淨慈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嵉樓閣金翠交映荷花颭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眡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解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輿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二十一日潛子題

題諸師遺墨後　無愠

右古田方山東嶼無見秋江五大老遺墨五紙今鴻福瑩季則長老得之於其伯父王思聰處合爲一軸求予識其後此五大老皆吾鄉前輩尊宿當元之盛時雖出處之迹稍異然其道德聞望流播江海之間不相上下古田方山唱斷橋之道於南屏東嶼嗣石

林之道繼之先後數十年輝映叢林何其盛哉無見居華頂追蹤高菴之風秋江居松岩又與華頂角立矣如華頂之火整松岩之活埋末後光明盛大近代不多見也予生於諸老後道荒德薄荐罹患難概想高風遠度深有愧焉聊書以識

跋松泉和永明山居詩後　　古春

宋汴京曦法師居慧林忽於定中見大金蓮花題曰永明寺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皆禪師化人也因而往彼脩敬問曰師乃別傳之宗何得顯名淨土耶師曰雖迹在禪門而常脩淨業耳是知淨土之説吾

佛宣文於竺乾恒沙諸佛贊揚於十方傳至東土慧遠法師首結蓮社普勸僧俗以爲功高易進此法門最其後禪講諸師王臣士庶歷代名賢或文或詩贊頌之言盈諸卷帙浩若烟塵故永明壽禪師有詩六十九首慶壽獨菴從而和之今松泉又爲和之其理該貫詞意俱高若不爲韻所拘者苟非達淨土之奧何以臻此然師平日留心經教曾纂華嚴圓覺楞伽三圖進於京闕又復成此微妙伽陀焜燿今古玉應金春豈非迹雖爲禪而常脩淨業者乎惜無曦法師定中見金蓮題名其上姑書此於卷尾云

題永明舍利卷後　　岳元聲

世眾多以老衲堅固子作奇特想根器狹劣者益復驚怖謂是虛而不可憑之物乃始信生疑疑生詐神奇生臭腐傳其溢無傳其常溢則傳之也妄妄語生大我慢不知黃面老子五色舍利亦家常乾屎橛行者政不必作揀擇想重增此藩籬也

永明道蹟小跋　　孟養志

夫佛乘不可思議余安能以思議妄忝其旨竊怪謗佛子其執幻相失真如者無論間有稍知解宗徒轍以超超自怙謂一徹俱了安事工力此無問頑空大

迷無異煑砂作飯卽此執無一念便萬縛千纏牢不可解矣永明大師先覺者謂彌陀應身彌陀卽無量壽佛也烏用百八事日勤勤爲蓋常任真心原無停任勤而行之是妙真如體以法言則真實不二也有謂以勤脩復真性猶二言之也且夫師證彌陀果再世何爲以顯教也世溺頑空師以真實脩爲筏普弘濟渡則百八事之勤勤真以一心萬法萬法一心之吉身爲範爾師道跡法言種種今古閒上讚叙只晉詳余持椷師勤行以證空相不二用愓世之以超超謗佛者

掄院題名後

李日華

永明壽禪師窣堵波與其靈蹝幾毀於燹其一百二十代骨孫大壑既手出之又手營之一時宰官居士緇白善信才者筆墨富者金粟權者禁令健者筋力事有成謀而經公未嘗募一銖於民間也世之募者必先登善信名而後行檀壑公雖不募而善信名不可以不登則具貞珉以請須其功成勒之以環窣堵同固歷刦夫壑公不募而諸善信先之以檀諸善信無意登其名而壑公謀登之皆最勝因中互攝之妙用也余深爲之讚嘆

題建影堂冊後

吳之鯨

浮渡既搆竹閣清風穆如靈長復供金經貞珉不朽此南屏勝緣也玄津禪師擬於懺堂後增建丈室上供永明師像作影堂即以經貯壁爲金剛窟令見者聞者踴躍奉持功德無量榆莢可捐請自過士始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七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八

著述

詩賦

淨慈寺謁圓照本禪師

蘇軾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疏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送淨慈大通長老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淡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即歸休師能便安逸

王城瀟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若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林泉有舊約何年挂瓶錫

訪淨慈臻闍黎因泛舟至孤山惠勤師院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脾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爲訪孤山支道林

寄圓照本禪師　有序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禪

師學者益盛以詩寄慰云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塚纍然獨依舊社傳眞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還印綬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時策杖相携去任性逍遥不學禪

寄廣慈才法師　趙 抃

乞得鄒州樂矣哉雷峯菴靜此徘徊浙江莫謂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

臨安趙府尹見訪南屏　道 濟

白石磷磷積翠嵐翠嵐深處結茅菴煮茶迎客月當戶採藥出門雲滿籃琴挂葛絃鳴素志窓開風拂罷

清談今朝偶識東坡老四大皆空一不用參

湖中夕泛歸南屏二絕

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曾識不論錢一聲啼鳥破幽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滿岸桃花紅錦英夾堤楊柳綠絲輕遥看白鷺窺魚處衝破平湖一點青

送淨慈大辨陵書記　虞 集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君鷄山作霧臺空繇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任白雲滿屋便爲鄰

送陵侍者回淨慈　清 珙

十里湖光浸六橋到時須着眼頭高斷涯風暖楊花落不是鳥窠吹布毛

寄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憶弟兄中峯且喜過南屏潺潺一派雙溪水流入西湖更好聽

別南山經室

借住雲邊兩載居晴原無事更携鋤和香採得隣家菊趁嫩挑來自種蔬秋殿寂時山磬歇夜窓虛處野烟疎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

寄淨慈渭上人　劉 基

老僧懷渭字清遠胷蟠文史三千卷雪晴太白玉爲峯月出藍田金作歎少年挾策走四方要看蓬萊水清淺燕山帝京能東會璚臺寶林發關鍵橫空鵬鶚擻高秋縱轡驊騮逸長阪龐眉老宿皆震驚觀者解頤陪者赧奎章學士虞邵菴唶唶稱諸枯舌本迪床咲語到晨鷄走筆贈言何款悃轉頭霜雨四十年萬事茫茫不堪忖江湖簸浪客舟寒地爐宿火僧房煖我來邂逅一見之憶曾相識賢從諼世士如入公良所希方外只今還有限我如野馬負轡溪滌以羈機知

必跳老來耗耄百事違況俾二厘乇愁眼甚欲皈依
白蓮宇其杰素餐非力艱寄書聊復寫中懷白石清
泉猶未晚

寄新淨慈易道和尚　宗泐

十年高致在南屏此日開堂狗衆情力舉叢林新法
令大弘乃父舊家聲吹毛倒握風雷吼宗鏡高懸日
月明千里何須寄圓相門前湖水帶霜清

冬日憶清遠道泐二兄

夜深霜氣寒月窓皎如燭鳴鴻尚遐征孤鷀亦驚宿
念我平生親悵焉動心曲四明是何處苕溪如在目

異方詎能通遠道何由縮十年無一字信是如金玉
白髮漸欺人晤言安可卜

和復見心簡淨慈季潭泐公　高啓

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
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
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瑶京

贈淨慈沅師　張羽

僧中麟一角尊宿遍叅來詩體得活法禪心如死灰
看雲寒坐石踏雪曉尋梅湖上經行處沙鷗見不猜

憶沅禪師

慧日峯前鬬重來百感增空存黃面老不見白頭僧
遺偈書猶在埋名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寄南屏渭長老

蒲室傳心第一宗老尋古剎寄行蹤贊花偈就人爭
寫壞色衣穿自懶縫案上梵經皆貝葉手中談麈是
青松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

寄淨慈同菴簡公　守仁

十月江城風怒號鴐鵞鶩鷺各求曹秦淮過客重回
首只有南天一鴈高

題祥止菴畫潯陽雪意

我愛潯陽九疊屏芙蓉華盖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
淚灑作寒江雪滿汀

寄渭清遠二首　徐賁

自喜幽居接上方風烟野墅共相望禪邊梅老知僧
臘經裏蓮芳悟性香石爲彈琴曾作薦屋緣藏茗剏
開房日長何處堪消暑欲借山中竹下涼

逍遥佛境居性相自如如說法神龍護傳經寶象輿
乳花香積供貝葉梵天書一自遊方後春來出寺踈

聚玉軒聽清遠兄琴　姚廣孝

虛齋倚脩竹七絃彈更幽欻如一葉落萬竅皆驚秋

依微塞鴻歸宵渺湘雲流無營月深聽澹然忘去留

與晷勉二公登南屏天鏡樓

歲月度如流江河作浪游相逢俱在客此日共登樓
雲氣千峯合香林一雨收只愁歸思促無復為遲留

春雪有懷湛然師　德祥

東風游約近積雪閉門深興或有時到春應無處尋
柳萩初活眼草没未灰心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樹林

喜仁一初見訪

柴門不向小谿開西阜山多稱不才拄杖前村新雨
過故人東郭買舟來藤瓢遠慰何多幸竹逕相逢第
一廻從此熟來湖上路莫教行跡有蒼苔

憩淨慈寺　張寧

到寺輿不羨逢僧心自閑坐爇行未遂動覺靜相關
世事秋雲外浮生曉夢間重來是何日餘意滿前山

訪隨希古不值

不枆宗風又幾年欲分午茗却無緣春城乞食歸來
夜清夢應飛鳳沼邊

贈覺菴妙僧統　林碩

道人家住南屏麓統寺青松間修竹天籟時鳴萬壑
秋野水晴添一一湖綠憶從印帶領香林衲子紛紛聽
梵音滿榻白雲隨定況半窓明月洞禪心袈裟宴坐
清暉裡振錫翻然躡雲起遍將法雨謝時人井底逢
塵山上鯉黃金如意玉連環垂蘿為幔松為關蓮花
靜植秋潭冷蕙草香浮古殿閒伊予久駐霜臺節幾
度談玄覺情熱攬轡朝天已及期對酒高歌與師別

壽古淵源禪師　朱鏞

朝來爽氣滿南山秋入禪居未半間露濕梧桐添一
點星輝岩岫見雙髮此心片月凌波瑩老我孤雲出
世間端愛爐熏為師壽千峯深處錫飛還

送慶大雲南還住持本山　李旻

湖上招提隔市塵高僧古德著清真遠來京國聊行
腳歸去山林作主人宗鏡傳燈元不夜菩提有樹又
逢春八還十住應深悟且復逍遙景象新

秋夜同紫峽逸士雪江老僧輩十人宿南屏山
中誦遊仙夕寒山翠重秋淨鳥行高分韻賦
詩余得夕字　孫一元

荒烟散不收殘山帶遥碧林鴉晚依依草雉時嘈嘈
斜光明不定居人掩荊欄揭來喜盡昏林下語幽賾
崖屋燈火青野鼯旋新摘豈無伏虎禪亦有飛鳧客
愛此小崑丘人世白雲隔願嘗抱奇幽烟言永終夕

南屏散歩

尋僧徴幽與景勝隔壓衆風竹亂不整水禽飛自閒
樹迥偶閒磬雲起欲無山殘日漁樵盡柴門影獨還

淨慈同彭幸菴憲副杭雙溪憲僉謝雙湖大理

席上雷雨聯句

萬木浮元氣千山送遠秋太初先聲幾失箸餘勢欲摧
樓大辛菴衆鳥藏深樹獨龍起古湫雙湖晩風吹忽霽湖海
坐消憂雙溪

夏日周約齋大恭顧慧巖少恭見訪南屏山閣

薄晩雨霽棹舟西湖聯句二首

聽雨來松閣慧巖塵清隔市衰約齋湖虛雲盡入太初天遠
意俱閒約齋滾倒復漁艇慧巖盤桓憐晩山約齋相看成一
笑醉和棹歌還太初
日薄雲光淨太初舟虛水氣涼約齋聞鐘僧立渡慧巖返棹
月催觴約齋天亦憐疎野太初詩還任笑狂約齋山林與鐘
鼎樂處與俱長太初

同錢緒山王龍溪集南屏　明　秀

嘉會不易得兩峯幽興催秋山廻寺下晩雨過湖來
風葉吟詩落岩花把酒開對床談永夜星斗動香臺

宿南屏大雲東院

松花作餅粉含香青蔓垂烟竹過牆堂上粥魚朝未
妥簷前燕語日初長藥苗培土蘭重整茶樹開闢草
欲荒却愛吾師真了道石林趺坐歲都忘

春日携兒登南屏山　蔣山卿

下馬逢僧少看山出寺遲登臨仍未了去住本無期
壘嶂春雲合平湖細浪吹詩成寡酬和歌詠有吾兒

夏日同沈青門劉望陽李殊山遊淨慈集藕花
居二首　馬三才

南屏山擁寺卓錫自何年淨悟歸空地慈開不二天
雲流湖影亂池對檜光懸却枉叢林外癡癡只醉眠

風舫移林僻晴窓越午清交情同日永詩思共涼生
雲葉繁依檜巖花鬱傍城逢僧一偶後轉使萬緣輕

藕居對月　洪　珠

中天月色好誰看竹與葉門半不眠戀闕不忘依北
斗思家獨立嘆南冠石林長笛橫秋浦梧葉西風下
井欄一任西湖歸恨晩太湖烟水舊漁竿

登法華臺　陳允宗

躋破松陰十里苔遠尋秋色到香臺山連古雪羣峯
繞水落平湖一鏡開僧任翠微紅樹杪猿啼清晝白
雲隈登樓便覺心如洗沙鳥風帆遞往來

宿萬峯深處　　方思道

萬峯雨歇青鞋濕石磴風高白帽斜幾向西湖尋佛
國穿知下榻借僧家林藏慧日天應近竹覆慈雲物
自華莫惟小居孫處士故園吾亦忘烟霞

題淨慈南山上人松石圖　　文徵明

古石埋蒼蘚香柯舞翠陰不教霜雪損自負歲寒心

同周岐鳳臺長宿藕花居　　包節

湖畔乍逢驄馬使維舟相狎鷺鷗羣六橋水抱殊林
月三竺峯盤實界雲岸柳藏鶯侵座客園花隱麝隔
溪分況同傍院移蓮榻共息塵機理貝文

宿漱玉軒贈澄湛堂　　豐坊

千巖萬壑玉層層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掃窗人不
到滿床風雪定中僧

古松圖為英上人

英石根蟠千歲松萬峯深處閱春冬夜深出定蔵清
磬聽法窗前起鉢龍

答黃白仲結夏南屏見寄　　斯學

休夏青林白石邊題詩遙問病中禪懸知一片清涼
意上竺松風大井邊

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
時卓徵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人
即席分體賦詩余為首倡　　汪道昆

鼓棹遙從絕島迴盡春漫傍化城隈雄風四坐披襟
滿爽氣千山倚檻來地主觴行光祿酒天人樂奏妙
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鄴下誰當作賦才
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盃杖屨並邀穿竹
入笙歌羣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
乍廻莫以腐毫矜重客踈鐘雲外暮相催

從六橋過永明丈室訪我雲峯教出玉芝和尚
和韻之作敢為附驥　　宋旭

花滿長堤一望遙草香風煖馬嘶驕春光未必羞潘
鬢世路從教咲沈腰水上絃歌山上寺雨中楊柳月
中橋繁華自足成留戀何猶偏安說宋朝

乙未春日淨慈講圓覺疏鈔承劉方伯設供以
詩寄謝　　祩宏

何來瑞綵動南屏佛國重開了義經千指寶分香積
界一官清泌玉圍城現身宛是許玄度弘道衡非儔
承明海内只今多早稱行看施澤慰蒼生

繁日逐逐城市中體為之疲遂與二三同侶信
步出清波門沿大湖行入南屏山寺訪筠泉

蓮公邂逅玄津法師坐精廬叚龍井新茗風
來南窓月吐東嶺快哉此樂可以忘世口占
短章聊紀勝遊云爾　屠隆
喧喧城市中紅塵高十丈一入南山南情境輒遐曠
涼風松下來圓魄波間上僧廬旣淸幽梵音復嘹亮
嘉茗甘露漿煩襟盡滌蕩轉悟人境非悲哉日流浪

萬曆乙未正月十五日蓮池大師受緇白請詣
南屏弘演圓覺三月四日圓滿恭送還山成
五言排律四十韻用元和體　虞淳熙
身倚南屏隱心將宗鏡傳杖藜過淨寺開藏惜殘編

幸得多人寫欣看萬卷全闡揚須大士弘演憶先賢
誰繼永明日遙瞻廻耀天如公甘讓席楊尹肯辭筵
（楊端安先請講寂照闍有此請乃止）同謁雲棲祖期聞圓覺詮沿江入
山拜投地掩泥屐交口勸三請陳詞具十緣迎機如
有待應供豈虛延方丈都生草圓袍見性蓮（會首名）他
山並無穢此地絕腥羶但值獅揚塵何愁鳩化鶚況
師逾六十應早剎三千近赴王城請新安佛國禪赤
欄榮樹嚴金榜雜花鮮門外貂璫侍床前纓綾連藩
司作屛翰鄭令望神僊廣護伽藍大深居蘭若堅師
來上元節人慶下生年頓啟神通藏俄傾吳市廛城
東老母出倉里病兒前戢戢魚頭客紛紛猿臂牽僧
僧仍落髮（勝公久還俗更復剃髮）故友願齊肩共赴山鑄碑爭
觀慧日懸莫須疑看殺耐可厭胡纏立雪僧腰沒瞻
風客履穿貞明金猶小香積實常燃剃落黃妃木乾
栝圖照泉龍歸偏坐蛻（宣州慶菴和尚就龍乾前坐蛻）蛇去敢留涎
張果乘驢至（餘杭有張僊座云果求懸識）天王入夢鐫虎除不淨
肉官購放生淵（孫常侍因師說請買萬工池放生）旣闡諸經旨還滋
衆福田執香裴相侶我聽伯牙絃返棹辭僉衆臨行
散覲錢白雲披壞衲明月照空船推賞天人力高同
佛祖肩銅輪元晉取寶地向爭先他日新篆就重宣

淨土篇知爲不請友轉覺一音圓

贈心源住持淨慈
拂拭香蓮拜講師蓮前片地受君持曉鐘乍起東坡
入春寺常關西子疑伐木早成三聖殿種蓮先得萬
工池紛綸莫漫求閒處看我山中禮六時

壽鍔泉六十
放生社起甲午歲今年丙午盟還締首事大小兩司
馬繪圖祝壽增一例人間事事有因由說米因禾未
到頭直須仰天更察地雨露膏壤是等儕雲棲大雲
覆稅庥雨花散後都稱賀賀伊六十因放生冐冐滿

詶牛服大悲因蓮公種福田竭力迎師啟法筵乞錢
先贖門前水萬工池内湧金蓮無地那得長生稻無
公那得放生船公今六十宜同祝家童傳至雲棲牘
不言微詩與寫生但云放生爲营福我亦才盡只俚
詞非偈非詩說往時雖說因緣俱戲論憑他魚鳥自
證之唧珠唧璟非美報報公無量壽方好放魚齊作
頻伽聲放魚同詠佛名號君不見汝隣寶掌師住世
千年未足奇又不見汝寺永明老衲棲安養坐寶池
我家素王此時正耳順知公耳根圓通證不遲洗耳
聽我非偈亦非詩

過南屏草堂　汪禮約

俗氛何處解頻過草堂來愛客分香積移樽就綠苔
城雲埋古殿江雨颯高槐五月涼風甚虛煩河朔杯

晚過湖上尋憨公隱處　洪恩

吳會行來勸南屏一扣關湖烟沉夜樹江月露秋山
廢井鰻游晴封田鶴隱閒前峯餘照在猶見鳥飛還

淨慈開講般若居粹真儀部復演曇花爲偈賦
此以謝

清淨慈門徧剎塵莊嚴滿月紫金身頃從天鼓潮翻
舌幻出空花非福因脫印優曇開赤水流光貝葉吐
玄津下場宗鏡俱非相須向言前薦本真

爲竟然上人題南屏圖　張壽朋

杖頭携有溪山在青靄白雲縈衣帶醉後脫落老僧
房誰知飛出西湖外西湖一夜雨冥濛挾得溪山度
晚鐘疊翠層烟渾似舊諸天還隔紫霞峯峯外何人
更何世千重萬重特幽趣且聽今夜有鐘聲須是南
朝當日寺

游南屏同諸君賦　王稺登

京洛風塵夢已醒相逢把臂入南屏蓮花處處翻經
寺楊柳家家帶酒亭城裏斜陽城外雨南山藏霧北

山青不須更向君平卜銀漢中間是客星

寓南屏玄津上人過談唯識　蕭近高

禪扉一榻靜慧遠喜相隨佛說青蓮偈人歌白苧辭
磬聲穿竹遠屐齒帶苔移客送溪橋去前峯蘿月篩

同張西江秦仲虛集南屏　黃汝亨

別來歲月鬢俱霜相向林中坐日長高客故應多逸
韻令君那得有餘香烟霞不禁山爲主吠傲何妨醉
是鄉雨過僧堂鐘磬寂頃令心地得清涼

向諸法友登慧日峯遲雪

獨立一峯上蕭疎萬木寒冷冷微霰集漠漠向雲看

來日春且至玆宵臘已殘空餘高枕在何處臥袁安

晚過南屏訪僧不值　秦舜友

懷君湖上山日晡猶出城出城月未起放舟烟中行
雞戸夜不掩月色蘿上生無人獨來往清露滴深更

同黃貞父張西江集南屏和韻

剡藤如雪復如霜詞賦爲歡佐日長黃憲不言心自
遠張顛露醉興尤狂同人適至朋簪雅禪悅清分道
茯香殿角陰陰松翠落無風衣袂自生涼

程元魯攜酒過南屏秦仲虔韻　程可中

客來旋放竹間房興劇催飛水面觴山頂寺雲深鳥

道波腥荷雨撼魚狀高題雜壓訓僧偈静對珠林禮
佛光玉梳傳氷思雪藕輕絺猶覺汗如漿

湖南集同寅看芙蓉　王在晉

出郭欲何往湖上採芙蓉青冥淨雲氣淡蕩開秋容
相將貴游侶而有車徒從行過淨慈寺爲訪蓮花峯
攀岩且捫葛躡岌還扶筇北岸縱歸艇南山聞初[illegible]
俄然渴塵解慁有煩憂慬登高發遐想浓世憐[illegible]
遠公已埋玱前代無荒墉朋亭任歸鶴衰草棲鳴蛩
時憐馬走倦焉知雞肋濃情堪自爲適道亦人所宗
憂勞苦桔槔治人勞食秦長言恤時艱況復當途衝

何時一搔首日夕哦蒼松

南屏邀承菴先生冲宇年丈飲

南屏萬山碧雷峯半空起搶高叢樹林天落平淵水
綠柳暗成陰流鶯啼不止深居學沉淪曲檻待徙[illegible]
翻經証餖飣杜門却車軌同人在於野獨行是貞[illegible]
清驄既殊俗煩喧遠避市一樽叙友情二老諺年齒
杭葦渡浩茫捫蘿越嶮嵑初來日未午坐久書稼昏
行攜敵幽襟談言中名理湖光濟豁眸溪聲沸盈耳
魚鳥時近人漁樵夜歸里忘機未枯寂得道悟太始
俯仰孰與儔浮雲何足擬於以勘世塵當場看傀儡

月夜從淨慈歸二絕

樹影簷前落鐘聲㙮下聞遠村明夕照孤鴈度寒雲
野水連天白空林帶露霏過橋移不借人共月明歸

吳伯霖攜酒淨慈　周叔宗

尊壘破林烟衝炎到寺前坐來人是玉飲入酒如泉
徙席松陰暝分輿露氣偏還期秋雨後[illegible]山川

吳太寧集南屏

仲冬似春氣跋涉渡湖來樹暖稀殘柳花香見早梅
僧儲蔬入供客薦酒行盃歸路昏嵐外羣峯接水頫

南屏淨慈寺訪氷玉山人見其衍水[illegible]不容

旋袖高談名理晏如也因搦管爲短歌以壯之　王士昌

湖南山水分外嘉南屏障日開晴霞佛土中天敞樓閣人烟曲徑饒桑麻山人家居在何處第一橋頭聊避地蕭然斗室似磬懸四時風雨何能蔽城中紅塵十丈高山人甘心抱影逃誰道子眞耕谷口還同仲蔚居蓬蒿湖上笙歌無暇日山人守玄長抱膝一几一榻共一爐方覺此身無長物有時覓句窮幽賞有時看山每孤往有時把釣拂珊瑚有時玄言探罔象有時揮麈號佛奴有時操觚稱社長有時畫染霜藤

寒有時琴拂泉山響山人有家不累身山人有刺不謁人室中交濟竟何意昨日賣文今日貧牀頭鼠跡塵難掃門外雀羅春自老苦花泣露蓮葉香玉壺清氷清絶倒今古繁華轉眼間風波閱盡幾人閒山人不省亦不語水雲心事那相關嗚呼逋僊巳往太祁死烟水蒼茫呼不起鷗盟押主今者誰重見湖上丈人耳

尋南山壑公　陳繼儒

空山無雨欲生烟綠樹黃鸝幾箇船三尺枯藤尋着汝不教獨坐水聲邊

蓮池大師南屏講罷還山　朱守一

遠師社裏昔皈依宗鏡堂開坐翠微幻法說來海衆我染緣銷盡欲傳衣笙吹碧殿天香繞梵出珠林林烏語稀歸步蓮花池上月定心不共五雲飛

訪潘景升於南屏　吳夢暘

書來知爾徙再覯好容顔何福分僧供隨緣任客還清秋林薄遠落日野塘閒爲問南屏下誰家户上關

淨慈僧舍　章嘉禎

半榻僧寮鎖白雲夢回鼻息自相聞隔山一陣松風起吹送茶烟亂夕曛

虞長孺邀過南屏同如公蓮公定公會齋令弟僧孺自靈隱赴　潘之恒

中伏熱深初伏熱南山涼勝北山涼美人近隔西湖水兄弟同登選佛場好雨午來愁易散名花雖落逈餘香却從結制成佳會羸得蕭閒是故狂

留玄津社兄結冬

攝衣躋南屏流聽石蓮洞松根遺古龕神策恍飛鞚所思在水方惠好猶疑夢度臘期伊邇敗衲寒爨中知爲涉堅氷寧此滕微東太湖風力競呂波千里動淛浦衣帶間濤勢連海控負笠且踟躕厯春耐相送

贈筠泉藏主　　虞淳貞

三年斵貝葉一室似龍堂忍辱身爲鐵悠悠志道堅攢
水田應自賣淨土或堪償圓覺吾師得南屏慧日光

坐萮清軒贈壑公　　張遐

蕭寂空山人跡少長年瓢衲隱湖南丁花映水新成
檢隻樹懸崖靜結菴入定任雲封竹徑清吟隨月坐
松泙留師一榻了無語林帨烟波對蔚藍

贈心湛一　　袁宏道

布衲裁雲霧蒲團藉草莎雷峯定裏火湖影觀中波
削髮燕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方健魔佛奈他何

甲寅浴佛日重過南屏訪蔓也禪師追念乙未
讀書獅子窟中今二十年矣尚作野干鳴見
師不勝自愧贈此以作懺耳　　謝肇淛

我昔覩師時睬師舌如瀾今我覩師時口夜如驚湍
嗟此廿載餘湖上徒回瀊德雲竟何許別峯路漫漫
浩浩明勝湖光明皦團圞有網不能取有舌不能乾
將此南屏雲與師一瓣般
南山泉未涸東向如雷奔上有千歲松遊者不能捫
師亦無爲爾秋毫豈自存滔滔大海水日夜流昕屯
宮亭自渺渺江漢白沄沄登冢一遐嘯谷響復誰聞
而況塗毒鼓孰與開天門

乙卯冬日同鄭孔肩玄津師搜南屏諸勝登慧
日峯頂左逕飯於雨華閣　　吳本泰

寒山絕遊蹤霜毳墮林屋招提遲開士薄借騖層巔
澄湖練痕縞翡石蓮華矗側弁窺谿谺捫蘿奮孑亍
蘚壁漫蝸書琴臺印麏跡松吹吟笙竽泉氷澁膏玉
峯廻象鼻捲磴仄羊腸曲竦身凌雲清抗首肆遐矚
大海澹不流迸閣犇且伏窣窣淪湯華凹嶮通樵牧
飛折鳳凰翎冬青杜鵑哭慧日千劫輝滄田如轉燭
篁爲巢祕鶵紫薰定香足

陟嵬復降深頩陽靡鳥次松嶂極峭蒨篁蹊轉翳薈
石甃香嚴約苔殿雨華偈阿閣枕山坳敞牕吸嵐翠
風鈴乾闥音霜菌優曇瑞合十拜影堂羅千悅禪味
鸚瀹露芽鮮匙挑雲子膩流盼渺湖柳佇思俯巖桂
高士榻猶懸鶴飛人亦逝儞日岬山盟多生圓澤契
團蒲閱小劫指月詮三昧焉知塵毛畬不有天花墜
百城徧南詢此中盍歸憩

雪後過南山訪壑公　　汪汝謙

南屏山寺遶湖波及暮相尋一放歌施食臺邊饑鳥
集棲禪牕外臥雲多遶峯竹逕通獅窟雪實烟蘿罥

女蘿結伴欲來春慧日衛輿折屐屢經過

和韻贈朗徹開士　　曹　蕃

寺踞南屏下僧寮日對湖詩成蠹裏句琴響壁間圖結社談文苑探奇覔釣徒他年飛錫處莫惜問蓴鱸

吳巽之讀書南屏詩以懷之　　圓　信

經臺留虎跡清冷石頭斑風細鐘生韻霞燒塔自閒客多尋竹閣我欲掩松關朝夕皆相似何須問徑山

南屏　　吳人龍

芙蓉一片浸平蕪蕩槳相從欲采無靑錦障烟朝閃玉翠蛾寫月夜涵珠高臺龍象歸談塵平嶺笙歌咽

故都古寺廢與今幾代依然嶢壁影全湖

題石居贈西吾衛公　　譚貞默

山中之僧性山野破衲零星片如尾負飾洗石不作雲新列荆柴麋鹿下綠徑草花擦亂香半椽聊牽支胡床終朝枯坐來湖光澄波煙樹俯蒼茫我來一見不及語指點湖山淨如許玄對有神如宿昔從此經過無問日山茶自採仍自煎火燒野栗生爐烟有時芒屐緣崖上獨嘯山頭衆山響我欲從之碧苔滑策杖振衣不得往傲厲徒稱筋骨奇縱橫自在非人知古人避世披髮而佯狂却笑踉蹌顛頊無有如僧忙

丹拜公卿走官長熱如郵騁汗淋漓詩篇亦是塵勞誣況堪白日虵名利老死筆墨知何爲酣沒世憂疥病無二此僧有詩無詩意筆下蕭騷出生氣對面渾如不識字山中之僧有如是

爲雲溪上人題畫　　李日華

碎石亂堆谷口浮雲遮斷山脈只有尋詩野客乘閒獨過溪橋

弄墨於宗鏡堂因呈堂主璧公

爲學無生頻掃念偶然嘘墨亦溟濛要知一米烟雲窟只在空明海印中

借何不疑過玄師香嚴社　　吳之鵬

旅寓無所慊自顧亦拘縛輕策詣支公行行歷林薄疎松遍淸響孤梅吐幽萼殘雪逗晴暉凍雲窺虛閣遵境知候變觀空悉閒樂名香坐可焚積茗啜復瀹語微玄理析道在寒暄略示以黃山詩披覔心彌樂

過夢也開士石居　　畢懋康

結宇依雲𠂆孤踪與世違談經天籟發得句雨花飛樓閣空中見烟波望裡微探奇情未已信美憺忘歸

南屏山　　江元禧

碧峙蒼懸迥自奇橫欹疊嶂瞰湖湄遠雲抱影圍樓

閣高木吟風老歲時佛日中天全現慧燈回施地獄

標慈曉鐘不斷醒塵夢吹落千門誰得知

雨花閣除日讌集同朱仲衡張玄逸張學孫應

名世釋玄津分開字　樊良樞

古寺烟蘿一逕開石樓高鎖法華臺斷雲縈繞家千里遠道纏綿酒一杯寒盡磬聲嘯度竹春薰湖色早登梅莫憐臘盡今無歲忍過年光柳暗催

法華臺

高僧禪隱處長有蘚蘿封幽榻烟藏徑澄湖月蕩峰瀑喧凝暗竹巖暝出疎鐘坐久渾忘語焚香對古松

送印慈上人歸南屏　李維楨

憶却西湖已十年殷勤問汝六橋邊孤山有鶴頻冲漢花港無魚不躍淵祇渡了知明日滾衣成莫向此時傳寥寥且適南屏下遲我同沾洞口蓮

題韻竹居寄乘客上人　王士垣

白眼脩林下騷騷已隔年枯禪君破寂冷韻我知憐且愛風前籟應憐月影懸王八春事好遲我米家船

臘七夕宿竹閣喜值壑公初度　劉憲寵

竹深山閣夜瀟瀟坐語欣逢佛臘饒今夕燈花蘇異藍雪山成道是明朝

雨中集南屏山同李本寧汪仲淹來少君潘景升何長卿俞孟武諸君子　喻均

尋僧役白社隨鶴到青山雨過炎蒸散風邀爽氣還泉聲千澗外樹色萬峰間小憩豐年頌乾坤一破顏

獨坐竹閣偶占　吳之鯨

小閣樹竹中衆喧方寂如我坐竹閣裏萬竹爭喁于環觀役役者何年覺而邁不忝古德案不做今人書翛然對琳琅清風偶乘虛寂忘喧亦適大地皆雲廬

過南屏訪玄津師　聖行

欲問青蓮偈因披白雪吟湖光烟水足山色樹雲深

宗鏡開心照清鐘響法音登壇華正雨谿義許參尋

秋日同友人尋湖南竹閣　汪猶龍

南屏絳色對殘暉策杖相携問竹扉门落斜分山半隱天高影見鳥雙飛清樽同載盟重訂白紵初裁曲和稀雲護寶幢真佛國萬竿烟翠鎖霞微

聞壑公新構懺堂寄懷　喻應益

聞道新營勝珠林結綺霞洞隣秦石古門對宋堤斜海近潮連梵春殘雨雜華相思江上水千里渺雲涯

永明塔　許光祚

累刧猶然駐幻身幻身應是後來人石[illegible]月肯前蓮花

上松自鳴幢慧日濱半世浪遊原寂歷片時談坐印
沉淪永明已化千年事安問浮圖過去因

南屏讀書四首　吳大山

重重山翠鎖煙霞春暮携琴問落花借得僧寮盈十
笏窺來法寶有三車窓涵遠水平湖曲地接高峯慧
日斜自是晩鐘增勝趣夜深偏傍讀書家
宗鏡臺前爽氣多長松落落障巖阿迎眸翠色縈崖
薜拂面香風滿芰荷午倦老僧來瀹茗晩凉樵侶遞
謳歌相看六月清無暑銷夏灣頭較若何
雨過空山景倍幽蒼茫千頃坐來收羣峯秀出清如

洗峇樹陰濃翠欲流門掩晝長無剝啄香銷僧定觀
浮漚斜陽忽送林端霽鼓吹初回水上舟
永明塋骨幾星霜日落雙林樹色蒼留向函中瞻舍
利還於塔頂見毫光華臺尚耙幽人跡竹閣初開慧
士房我欲因師常乞法先依勝地作津梁

晩泊南屏懷李長蘅　聞啟祥

我愛南山頭雲影幻奇質高天落澄湖古塔捲殘日
須臾虹雙垂四山驀然失雨歇烟湖平微茫素月出
清景紛如斯領畧愧不悉安得小龍眠寫向鵝毛筆

遷塔有序　大壑

永明壽禪師為淨慈開山聖祖於開寶八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示寂明年正月六日荼毘舍利鱗砌於身
吳越錢忠懿王弘俶為建塔於大慈山樹亭志焉宋
太宗賜額壽寧禪院追謚宗照大師迨萬曆癸巳塔
為魔羅所毀而靈骨別窆於石隙之右壑念淨慈法
席起自大師使闡提肆其殘忍褻靈瑞於糞壤安所
酬法乳稱雲孫哉撫膺痛心每見夢兆乃荷鍤登巖
出之宿莽之欵徙歸寺後蓮花洞傍其基開值孝宗
昔携慧日閣藏宗鏡錄處一時護法若方伯本如吳

公為銘太史玄宰董公為額銓部長孺虞公屯部貞
父黃公錢塘令銘源聶公為志為記為題碑陰首郗
施金則有繼罍御史心源左公廉憲九生蕭公憲副
瞻明王公監司以下及諸檀越富者力幣健者筋力
工未三載而塔已歸然族幾閒寶莊嚴日矣噫夫自
非大師神力冥資衆信檀波所聚烏得遂其始願耶
於是悲喜交集感而賦詩得三十絶聊紀今昔之隆
替云若師之修證行實則詳見於道蹟及緣起中不
贅

昔未投林入蕊珠聽風便欲禮浮屠只今好聚花成

墖留得茶毘舍利無
入山霧塞杳無路越嶺烟開忽有溪肯惜厲深雙足
冷菴應只隔斷橋西
朱藤碧薜翳蒙茸爽氣朝來見別峯不是尋山將避
世恐迷道跡與靈蹤
靈泉逐虎來南嶽千載瞬封見性空莫似天台身五
現乘通移入梵王宮
士人都說大慈鄉誰念青山瘞影堂最是前朝榮葬
地獨貽金骨石函藏
吾生不敢負袈裟豈學兒童戲聚沙二十四年行腳

倦安心從此老烟霞
不須別卜經營地慧日峯開傍聖僧況復前朝松萬
樹月來夜夜見傳燈
憶昔卿悲問草萊經心觸目便疑猜自從求得真身
現膜拜瞻依萬里來
聚沙難石汨塵勞廳得麥雲墖影高更喜交光湖萬
頃分明宗鏡照吾曹
影長廣淵七百年一燈長夜幾人傳魯陽莫惜揮戈
力慧日重光照大千

晚泊盤門因懷南屏

郭大霜嚴夜蓬淹水宿時忽驚冬至早始恨客歸遲
苕或青迷徑松應翠濕池離亭凋盡柳誰繫遠人思

等　荃

徐野君社長過南屏以詩見贈次韻奉答

飽露堤邊術綠空裁家錦意與江通媿非鳥佛敲詩
句喜見王郎過竹叢石丈夜深長待月桐君春老便
招風人情蟻向床頭鬪何止遼陽及楚中

登慧日峯望湖懷顧山臣移居城中

堪歎先生無屋住湖頭三徙又城中塡胸經史何人
惜走筆虹霓寺自工飢遍身心猶策隱情無錐立尚

談空馮驩自昔悲彈鋏薛券誰將任乃公

次韻答周玉介過竹閣見贈　輿珂

三徑蒿萊忽有光千株松竹拂蒼蒼猿啼半嶺聞樵
嘯鶴步長林見阮狂欲飲尊罍過東浙先攜桂酒寓
南岡大顛已謝韓衣暖應有芳蹤到揭陽

題贈南屏同谷法師　正嵒

雨後閒過玉立泉一條飛瀑下青天自從悟道人來
看千古堪稱悟道泉

月夜坐竹閣懷靈滄法師　正顥

廿年稱同調三心愧未降山舟君掩室竹閣我推窓

尙友書千古澄懷月一江此時孫寂寞顧影名成雙

初冬同沈大臣登南屏看紅葉　愛　瑜

家在南屏半翠微秋深楓色照柴扉霞光百道穿林杪冾影孤懸醉夕暉受偶頻年冠自桂笑余何地錫堪飛此生未必飢應死且向空山學採薇

喜陳四海寓南屏

風雅推君第一儔高懷瀟洒步林丘溪烟翠鎖陳蕃榻湖月清芬庾亮樓閒掛詩瓢情自遠好攜酒盞興偏幽春來黃鳥枝頭轉雅集西園樂事稠

雨花臺　了　塵

往事空相憶苔痕剩服新應知雲是伴邦共石爲隣竹畔花留艷枝頭鳥弄春遐高一舒嘯不見誦經人

蓮花洞　舊有居然亭係名賢韻士遊詠之地今爲竹園

蒼苔夾路半荆叢古洞陰森落照中不作居然當日想蕭蕭修竹起清風

獨秀石

孤峙非羣匹嶙峋覆綠滋雲根時蓄雨龍臥潛垂姿落落偕松冷巍巍抱璞奇深岩見高致千古令人思

先祖父同與竹閣玄津法師爲世代方外交但余生晚不獲親崇法雨徒增仰企然師之南屏山志備載

丘壑之奇人物之勝及賦詠之佳令人讀之恍入其地見其人聞其聲偕乎歲遠梨棗不甦以行今其法孫繼宣樹公雖在英年詩文並美善承先志重補其損且又兼錄玄師遺稿詩及近代名詠附錄於後使先後諸賢互相照映南屏生色又幾倍矣

昔

康熙歲次丁卯春日禹航法弟嚴曽渠謹跋

南屏登高紀奇賦（并序）　蕭良有

余不佞以戊子偕佐司諫南昌胡公出典越試既竣事尚以進呈錄留越則中丞歐寧滕公柱史南昌章公司禮三河孫公日相招也會重九三公復尋盟邀吾二人者登淨慈寺之湖山勝槩而觴焉間出骰子爲令比及孫公公曰各擲一骰點識其點席間以次億如甲能億中則一可志言凡歷合席而甲者一啓口無弗中也嚐奇哉奇哉於是諸君子謂不佞曰勝遊不數奇事可書將必有玄機焉寓其間乎史氏賦之余唯唯退不操筆賦曰繄堯封之一統兮敷禹敘

於四方申先庚之三日兮乖令甲於百王遴侍從以提衡兮錫綸誥而輝煌矧文物之炳蔚兮咸推轂乎越邦顧小子實賺昧兮猥謬厠以趨蹌斯㩻數乎紳白兮敢汲汲乎雌黃歌鹿鳴而賓與兮亦燕會以觥吐正天宇之清爽兮又重陽其仰類感四美之不常兮幸二難之與五采菊英而爲餐兮看茱萸而起舞會主人之戒觴兮藉骰子而賭數謂億中之實難兮乃應聲之若賭歷五位而皆合兮吐片辭而不疑錚玄機之可測兮操左券而如斯毋孟嘉之落帽兮熙江總之詠詩小東籬於元亮兮失酩酊於牧之維千秋之豪況兮在九日而尤奇豈人力之可與兮抑造物之潛推謂奇事允直書兮愈援以楮墨愧作賦之非才兮聊揮毫而動色實拳手而應心兮惟近朱而守墨貞神勤而天隨兮匪得皆而作塞相同聲之相應兮信取士而必得肯流連乎光景兮願和鳴於王國

疏文

請圓照禪師住淨慈疏　蘇軾

大道無爲入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性自在門其無礙法天降一雨徧洽羣生佛無二門并歸其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常見超落孤風其爲

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蹤其爲人也如金入範隨注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違於衆欲而況淨慈古刹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閔矜喜俗久渐眞馭以來隣側隱慈心願順羣情之再請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述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諍猶法二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豈有成言不爲牢

脊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
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証謂
証之人本自不朕伏惟珍重

淨慈瀨翁住靈隱方外交疏　　惟則

慧遠送修靜過虎溪神交方外妙喜拈子韶來徑堝
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濟濟多士復見此老
茶人通身手眼貼骨爪牙斥宗教似是之非得佛心
不傳之妙一筆萬言雄辨仲靈覺範愽爾於前五年
三跨大方寶掌承明膛乎其後利器別於盤錯先鞭
範以馳驅登見山堂誦東澗詩修乃祖盧時之舊好

栴冷泉水洗許由耳振先民絕世之高風三轉法輪
一貫吾道

重建淨慈寺疏　　道濟

伏以祝融作孽熊一轟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
間之大廈烈焰星飛於蓮漢翳塵霧鎖於層巒各攜
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
過門孰不驚心閉眼猶疑是夢切念阿羅漢不能冷
坐放起玉毫光可憐調御師也被熱熬失却金花座
雖經世數未厭人情鐘鼓重警登於虛空香火復追
崇於先帝毘耶城裏從來大有檀那給孤園中指山

可成謂若金剛不壞鉄塔証明

淸遠和尚住淨慈山門疏　　宗泐

學者得師猶流歸乎大海至人應世如明月行於太
虛爲衆生到處開堂念五濁隨機說法其才高行業
望重叢林胸中鉅浸稽天孰窺涯涘眼底豫章拔地
衆仰丰標一雁兩躍嘉名四海共傳盛舉北馴其頻
訥公頤神用於雲峰學會諸宗永明還雄才於南宕
既踵乃兄故武必追大父遺風應真五百軀不用旋
呈佉佛大法二千載敢煩整頓宗綱慧日光輝聖圖
廣大

重修三大士羅漢殿疏　　虞淳熙

伏以百福莊嚴三大身同諸佛十方妙應五百尊手
接衆生倚南屏九曜吉祥之峰映西湖一泓清淨之
水武肅王鑄金姿而膺鉄券帶礪常新嘉泰帝懸珠
綱而御瑶函規模弘遠豪尊富貴之報實如優塡經
言子孫繁衍之符眞由阿濕毘致此蘇郡公所以猖
往而鄭丞相所以結緣也迨夫日月既逝風雨不庇
成住之後聊示壞空遊戲之踪多有變現況羅漢神
氣如生半是道容之舊惟菩薩光饌聲斂終呈圓[illegible]
之輝宰官長者即其化身天匠夜神因之設色[illegible]

見湊霄之飛翠舉足踏氤氳之布金田宇殿內廣種
福田果位中間早成正眾大人稱一時鼎立名定著
乎鼎彝新伊形三點川紫䘵自詠平川至集斯不二
功德永貢第一名山數合名世之期座表二公之兆
非敢爲佞政彌逗機普見善集智界珍域無方普陀
蛾眉五臺權土在是清風達播慧日重光

重建圓照樓疏　　虞

淨慈萬峰院者沖隱之真宅也飛翠凝紅俯臨神構
碧雞彩鳳仰聯靈山石上藤蘿高士於焉養雀井中
葑藻應真戲而遊戲依五百之清風普攝三千之

慧日曨曨圓照同好樓居壘壘頂至今悲藹室有塹
道人者鶴唱頻伽長稱義虎山青時獨領詩好不容
攀燈傳恩公影隨吾弟顧逢實所思登妙樓鑿蓮石
而容幻身作含千葉望藕洲而談直指不背寸絲幸
康樂之樂營寧給孤之孤立教何路巴之變化見阿
蘭若之崢嶸經閣延光重瑩永明之鏡山楹栽月因
留太白之經色洞三三輪輝分億剎謹疏

壽禪師舉堵波辨　　虞淳熙

予鄉南屏宗鏡堂永明壽禪師闡宗述宗鏡錄百卷
於此故名而蓮池師就其堂演說師所著心賦予杖
錫往聽以其間尋師方墳得之於大慈山翠山壁暨
慈氏像表下生而所謂亭與壽寧院者不可見矣謀
築淨居其傍青烏氏爲言此巳氏山巳氏事竈旁出
石匣及碣蓋修坟云乃藏碣而埋匣中物於地右㬋
予大駭將壽師乎歸語會首鈎泉蓮公時萬曆甲午
春也後十二年而壑公用蓮公言挾瀾公往尋焉解
行繼寒瀾汲歷攀磴禮像低回久之問巳氏守者爲
金氏因徧詰金氏金氏瘍而呻吟壑公拜床下詰故
且曰此僧吾第二祖冥王供於冥謂西方上品生師
以此地藏王佛者也金氏驚躍起吾父定以此背冥

王苦矣即吾瘍當亦坐此吾生十七歲時受青烏指
埋匣中物值故埋溺器窗可容容之耳主臣安得不
瘍師爲我懺我指埋處強起登山扳叢條據浮壤而
境見壑公且泣且收蛻以窗故得無遺蛻汲澗洗之
設利羅爍爍如璣者十一粒其一稍大作闇浮檀金
色收以視予予使人詰守者又屬巳氏友詰其家問
碣秘不出碣慈復塔而壑公初無意復塔弟欲証真
壽師塔而已碣不出塔益真今其碣爲大慈寰中元
翁止巖之碣應亟以示壑公安所同焚矜毀契券必
滅其跡乃巳耶且巳氏能滅其跡而不能併壁

條滅之嘗其時所以志兜率之下生而一再徵於僧史者歷然未散矣或送難曰壽師既化舍利鱗砌於身而指月錄則曰塔全身於大慈夫全身不焚而有舍利有舍利僅十一粒砌不及踝而謂鱗砌豐碩之身可乎予稽壽師之化六百三十餘年傳記互異南屏耆舊謂予有行修師者受錢王齋疥而汚陳那之座師曰錢王此定光佛也王遣人禮修修云彌陀饒舌便化去師亦隨化兩師皆肉身意者修師之身存而壽師之身若清涼巨牙天台恒幹有力者負之而趨乎至於舍利神物滋生雜髮溢出玄齊亦何必

得於開雜全身去而舍利從之零落泥沙之內十一粒猶爲多乘也因斯以談其家耆舊之言祖孫遞授以至於今不啻致史彌陀之爲壽師信矣樓安養者雜內院生上品者主九品稱發歸淨即發即淨故示投溺器而常淨時人妄見名利赫赫作龍華觀誤象慈氏失壽師倡導之旨藉巳氏而發明之令棄舊塔下地而營新塔棄舊像慈氏鐫石而更像彌陀非偶然也不然壽師之出服戎夷格貪獸羣羊斥鶵尚馴慈化羅酆鬼帥且勤供養寧渠百世之後明瑜於幽人不如獸鄰山移泉之虎無移塔之力使蚩蚩者汚

靈骨於糞壤如此其彌戾哉或曰師後身之爲宋丞赤也所托彌下茂州講死尸失迅流將清泰主之否運極樂國之若果耶予讀宗鏡錄師納三經五宗之光於一鏡和會法門恢拓淨土者至矣又出而輔我太祖高皇帝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文憲九流百家盡入大圓紫珍而無遺影取向所稱有因無因邪因也者並歸第一義門化之行也安南日本高麗入貢之使咸詢起居以至尸解坐脫飛遯終南殆僅百有餘年七趣羣真爭以爲祖聞其風而起者或務修詞或任經世或採方伎或養玄潤蛻形而仙若凡若聖倚爲司南一何盛也茲復遣其印記三十六人之一如

密公者收骨而表徵湛虛智覺之夢不慧奚詠之序寧虛設哉且也塵塵刹刹無非彌陀化而爲蓮池師無變塔成基峰華藏現珍域於支那化而爲雪浪師報恩塔成頂摩齊漢布覩床於敎極親其初化而爲永明師六和塔成影鎮胥濤懸神鑑於冥路並觸吒千百億化身之一身也壽師之塔湮六和之塔巳燕其座承其賦演圓覺談般若者獨無意乎夫二師皆密公之祖也可往詣請也又化而爲妙峰師首開宗鏡照耀真丹初登慧日廢錆師像業巳鑄黃金湛明

殿三大士矣彌陀化身幾離溺器獨不思一酬本願嚴飾之乎推而廣之又不當修欲圮之浮屠畢前生之功德乎此會首達公之交也可往詣請也請三師主盟而復導諸悅服者助緣焉彌陀緣熟無不谷嚮影從之速矣予未禮舍利先一日夢高氏遺紫玉壽字已聞師傳合高麗施紫玉珠事而壽又師名也是其緣亦熟作永明壽禪師窣堵波辦辦卽爲爭理事猶煖融之於宗鏡而師許我哉塋公其爲予補建子月放生明聖湖遇曹能始爲予言師化後三生血書華嚴經其跡在吳汪伯玉取觀之復歸於吳而嚴經

之雉死爲建塔比靈鶉亦在吳王百谷舍傷云夫壽師血利托之雜華是全身舍利也塋公其亟收之瘞夫雉兒之塔未湮而師塔乃辱於巳氏幸巳免辱諸與師緣熟者豈其待師不若死雉哉故當亟營塔毋令舍利久暴露也惜斥鶉羣羊不得比雉兒此則昔人之罪也

永明塔院募田疏

予倡搆永明師塔謂師力勸錢納土救民應置祭田千秋報祀顧神棲安養受祓花之供者安用此地肥叚食乎則思及其兒孫凡姓釋而衣田皆永明兒孫也此曹擎鉢乞食鉢常不滿假令吳越諸城盡屠掌復有俗家兒孫享先祖之膏腴者則置田養永明兒孫何啻一飯之報耶近筠泉輕菴兩師各有施田不過一寺之菽藕未入十方之穗稍卽如欸貞明之大釜設開寶之大齋逡巡過午鼓枵腹饑肰去矣非美報也爲千秋計莫若推廣兩師意增置飯僧之田中藏萬億午食因除萬億饑腹或取之錢氏所納之土或取之宗鏡光中所舍之土埏埒故須盡爲福田矣天報永明也日報功報永明之前身也日報德而施田長者卽食其報近食兒孫之倉廩遠儲淨土之資

糧不亦美哉塔主玄津法師卽司僧田之入其人嘉禾文學爭傳爲賓頭盧後身者也信如其言雖阿育王飯僧且以第一座延之矣昔永明齋次証宗慧爲定光豈無羅漢應供証玄津爲賓頭盧者乎米入賓頭盧手應無狼戾必使五百阿羅漢與千億比丘俱飽香積田字殿中不須更營別齋是如語者不妄語者

永明壽禪師舍利塔院疏　曹學佺

佛有舍利子禪師有堅固子其實一也舍利之光明

攝乎十方贍禮之者或有見或無見或如車輪或如
哭豈不可勉强思議禪師戒定慧之純熟而後有堅
固有堅固而後光明天下之理非至實者則不能爲
虛空也永明壽禪師有舍利遍身鱗砌墖於赤巖在
武林之大慈山歲久爲俗家所湮没其嗣法大壑積
念十餘年近日始得之予戀湖上隨衆頂禮壑公謀
别緇墖院供養於宗鏡堂後卽禪師所著宗鏡錄處
也師一日課行一百八事夜往别峯行道而其所著
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神棲安養賦等稱是他如
詩偈賦詠凡千萬言且建六和墖以鎭江潮而手度

弟子二千餘人以至外國宾司飛禽走獸罔不受其
印記夫師雖大智慧大法力與庸衆異亦曷嘗有神
運鬼設人所不可得而聞見者哉師之脩西方矣而
復標宗鏡著萬善矣而要訣一心心者無所不可爲
而不可以或任者也師之本一心而後有萬善萬善
純熟自然堅固堅固不壞自然光明舟哉乎舍利之
遍滿於身體也師一日而課百事壑公十餘年只此
一事予料其事必成以願力正故又不圖恢復於本
山而因其趾於堂後予意禪師之必宜以本領得故
予去禪師久竊聞其言行毋愧衛愧又與壑公同歲
月生而觀其志願亦甚詫之矣則安得不以讃歎之
餘而力秘肩悄之旨也

募建永明墖院萬人緣䟽　黃汝亨

南屏淨慈社蕊蒻同諸懸記優婆塞從大慈山之宿
莽間採得永明大師所遺舍利若干顆并其荼毘之
餘聞浮金色骨半應罹寓庸居士曹能始從虞長孺
聞而異之時丙午之上元日也能始隨喜已旣爲手
疏風乎諸方緇白輩以寓庸旣尋定光蘭若亦應爲
永明墖院計時不依以內簡北行媿不能作阿育王
鍊七寶爲浮屠猶不屑效育王所驅之鬼卒補砌堵

波於大地而大師最後福田當機護法之請又烏能
不效一籌也聞諸佛舍利爲數皆以八萬四千計以
人之迷也具足八萬四千之勞塵其悟也頃成八萬
四千之法界究其指歸一念是矣師以宗鏡總萬
法昔以法爲鏡今以鏡爲墖明鏡當臺佐含萬象聚
沙爲墖應結萬緣豈永明唯心唯境一多相卽之微
旨乎欲覩智覺禪請從施度人

永明墖院募田䟽

歲乙巳淨慈玄津法師以精進力披宿莽掘其上
永明禪師所遺舍利遷山募貲建墖今其墖詛欲峯

戚不滅育王莊嚴日矣法師復來相扣云吾祖在世
括椎豎拂衒逸篡遐所著宗鏡錄流通宇宙海內善
知識資法乳而亟予來者不啻千指無米之炊不充
香積將令大衆枵腹去耶且世之居士宰官之於其
子孫有屋廬房廊以安其身有詩書以開其心則必
有桑林稻田以供朝夕而膳其諷誦奈何令永明兒
孫韝書仰屋食不下咽而欲歌聲金石也置田若干
畝爲飯僧計此最勝功德居士倡之予首肯曰善因
爲疏其端以告世之讀宗鏡錄而禮永明塔者或曰
耕者血汗僧人坐食何以相報予咲曰大德不德其
次務施報夫乘下餓夫淮陰王子扶撤酬金不忘一

飯不即妙莊嚴王之本因乎夫種因則果不妄如其
妄者閻君有永明師在自當作證明也

石雲居疏

南屏山雨華峯前予向與玄津禪師搆竹閣爲香嚴
社此中以竹樹勝而夢也禪師復於其間擇奇石蹲
踞流雲出没處搆石雲居爲行脚作一旅泊佳勝不
減竹閣吾輩自西自東俱得着屐又令龍象有所習
憇此最勝事也夢也文而好修曾延高原昱公演說
唯識等論復多僧千人再閱三藏種種法因非孟浪

者比予故願爲之倡首

永明塔募田疏　王穉登

淨慈寺乃叢林之冠玄津師實法苑之英何必栽蓮
結社廬山同慧遠不須養鶴栖禪剡曲似支郎遂永
明之舍利塔遶千花終日香雲馥馥修宗鏡之祇場
經傳雙樹滿天法雨飛揚既造塔豈無禮塔之人既
傳經必有聽經之衆飛錫浮杯來者不絕恐敎吸露
作寒蟬持瓢荷衲至者相尋可使餐松若山鼠與其
在隨時取給不如作他日遠圖即以聚米之資充作
買田之値田能出米米雖食而田不移米可飯僧僧
雖來而米常繼檀越但皆樂助山僧敢憚經營無論

膏腴瀉滷盡願滿篝滿車一切賢聖凡愚咸獲充口
充腹謹疏

淨慈寺裝佛疏

武林淨慈寺者山水清華占盡南湖之勝樓臺閣麗
鬱爲諸刹之宗梵宮雖則莊嚴佛像其如剝落白毫
漸損不成宛轉五須彌紺目無光難比澄清四大海
游人何所瞻仰僧衆不免咨嗟於是住持琮公一心
只要重修空手安能成事若不募裝而施豈能獨力
完成色身法身金剛身必賴孔方叔起獅座象座蓮

花座也須阿堵重新將欲手杖天台脉踏月不辭千
富室親持于闐鉢被看何惜扣庾門破財即是破慳
修佛還同修福福爲福種今生修得待他生慳本慳
囊自我破來終自受謹疏

淨慈寺募藏宗鏡錄板文　李日華

昔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參其議論曰君所讀
者陳言耳其人與骨則已朽矣蓋謂古人有必朽者
有必不朽者得其必不朽者則朽者亦不朽不得其
必不朽者則不朽者亦朽言處朽不朽之間固其所
重也永明壽古佛也其合三宗之徒編貫經論一斷

以西來的意蓋佛言之最盛者謂之宗鏡錄實結集
於此堂師行道秘蹟與荼毘不壞之物亦近藏此山
中更狐兎窟穴言之消然玄津壑公力復其靈蛻構
榆鬼峩出青林之杪又日夜聚緇白善侶弘大師之
道揄未合纔時人人得觀五色舍利是世所謂必朽
者亦且永不朽矣矧夫大師心靈所寄攪酥酪醍醐
以療百千萬刧沉頊之痾而續無上慧命若宗鏡者
乎爰有大心居士巳君家錢是板欣然許昇歸是堂
祇取半值以償剞劂夫佛法喜者隨之捨者助之半
者滿之如添缽飯如積屋籌前後衆多紛然成辦入
宗鏡不思議光中混洪無際是聖是凡是俗是僧有
緣毫信根者自然顯現在人能自認而已能自認則
骨毛爪齒俱有靈氣以不朽於世又况餐玄言之微
超乎有得以作無上正因者哉如其未能且請於宗
鏡堂內喫茶聽一轉兩轉語其於甘苦疾徐心手相
應父子不能喻者大須靜挫毋爲斲輪者所哄

送淨慈濟書記入龕文　全大同

幾過清和畫便長蓮荄芬芳十里香衲子心空歸淨
土白蓮花下禮慈王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原係
東浙高門却來錢塘掛錫恭透遠老葛藤吞盡趙州

荊棘生前痴痴憨憨歿後奇奇特特臨行四句偈云
今日與君解釋從前大戒不持六十年來狼籍囊無
挑藥之金東壁打到西壁再覩舊日家風依舊水連
天若到此露出機關末後好箇消息大衆且道如何
是末後消息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識世人
世人俱不識咦玲瓏人面起清風大地山河無遁跡

起龕　印鐵牛

一百光錢掛杖頭前街後巷恣遨遊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休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出世
東浙祝髮西州逆行順行凡聖莫測橫說豎說聳動

王侯天魔爲伴侶佛祖是冤仇正好逢場作戲俄然
夜壑歸舟天堂收不得地獄豈能留大衆旣不能收
又不能留畢竟如何噫信步出門行大道更無何處
不風流

挂真　寧棘菴

鷲嶺西風八月秋桂藂香內集真流上人身起龍華
會遺下神容記玉樓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一生
只貪瀰酒不顧禪師道友到處恣意風狂贏得面顏
飽醜眼上安着雙眉鼻下橫張大口終朝撒手痴顛
萬事並無一有休笑這箇規模真乃僧家之首臾現

在曾過天台認得濟顛面否

秉火　宣石橋

濟顛濟顛落魄多年喝佛罵祖喚死如眠是天台山
李附馬之裔得靈隱寺遠瞎堂之禪以護身符牒爲
常物一火還能洞然以叢林規矩爲鄙陋風狂行遍
市壓迅手寫出大道向人博換酒錢皮子隊裡逆行
順行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命終時坐脫立亡已納
敗闕末後句中隔凡成聖也是搭虔還他本色草料
方能滅盡狠烟噴火光三昧連天碧狼籍家風四海傳

起骨　寧棘菴

天台散聖無人識臥柳眠花恣飄逸如今脫卻臭皮
囊無位真人赤骨律濟書記得得得平生不露鋒鋩
末後尾巴露出噫這箇雪骨起風雲一笑出門橫玉笛

入龕　寧棘菴

冷泉叅透瞎堂禪到處逢人誇喞噹胷藏萬卷青箋
播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長街說法向茶前酒後火燒
舍利靈牙何曾入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放心不瑣在
山腰谷口今朝窣堵以成且要還他窠臼噫沒縫鎖
子兩頭搖無縫龕中常保守

祭竹巷法兄文　宗渤

生死一涯倏起倏滅千古剎那何有永訣嗟彼世人
獨以愛結死離則悲生聚則悅今我之悲與彼不同
匪私於衷所存在公嗟嗟雕舜秋葉隕風寥寥下宙
孰亢吾宗疇昔同門無幾存者而兄又亡情弗能捨
我何獨立弗影長訖忍讀遺言有淚如瀉念自童丱
爲法弟昆人謂連璧萃於一門以行砥礪以道討論
不尚薄俗相期古人後二十年天南地北音問睽違
風塵阻隔中忽遠臨慰我荒僻兄目已昏我髮已白
我在天竺兄來南屏人謂肖像兄昔厥聲兄退自得
我進無成龍河故家忝竊繼承前歲之秋師捨敗缽

報兄來歸同奉葬事事竟告成旋還渚寺曾不逾年居然即世病不知時卒不知日訃音塡耳中心如失設利祭然遺齒如石尚瞥窣堵載銘其實始將聞訃依感夢魂不異平昔宛爾咲言是夢是訃不相後先果有其因亦豈偶然生滅去來孰彼孰此水中之月無處不是大定安如寂用一致陳茲薄供庶幾饗只

序記

送淨慈方上人序　大訢

士貴遠游以能交天下士也邇年王公待士之禮廢士不克游惟吾徒得肆游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典客司游者非徒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禮先後有序三王賓倡荅橫機迅辨有足觀者故遠之游莫若吾徒而交之廣得人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通邑大方多衆乃克觀天下士而爲務最煩才俊不屑於就其下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昧焉延祐四年杭淨慈得方上人爲典客客至如歸善其職由是譽日起以都邑之會賓客之多無逾錢塘而淨慈又大方便上人典其客上人衛人也衛之俗多儒其流於吾徒者亦漸儒習故上人雖游不厭於事而游者樂之然吾徒游之之道非以窮山水恣閑達而

事於識誐篇什爲也故上人之歸得贈言於其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以告之有深旨矣上人勉乎哉

古松笏泉兩公同住持序　虞淳熙

吾谷慧日峯坐法華臺英公來就語謂家畜一沙彌裘足漆中將是入次第定巨颸向之不但云有物授書能集紫鷄赤鴛爲致雨此子不足當佛奴吾損使出夫沙彌能奴雨師顧不足當英公奴耶吾驚庎其言已見弟蓮公蓮公曾聽恩法師講楞嚴不知諳何地品似其宗何人永明寺一二十年前幾廢伽藍矣水擁寶藏貫華半萎公綴葺貝多葉召性相宗人作蓮花宇益之大似壽公爲工池水族故是佛影所覆久遊千釜中垒人腹公能感大官贖此池依然放生似本公又以洞達賢首天台慈恩南山少林吉友六宗洛與大司禮契大司禮撥善提薩多位撫千僧若一子獨呼蓮禪蓮禪爲莊嚴此寺日曜璇題星垂珠網濕紅映地飛翠侵霄閟勝勝嘉定時寺公亦何啻似嘉定時諸公耶武林人往往言公大似其兄難爲弟則英公語政爾不必驚兩公皆不測人矣往余行叩宇殿回環歷數應眞五百軀剝蝕恭半語公胡不

請大司農乃令田字圻田永泯損乎公笑不荅蓋小果現焉至升祖堂翻覆低徊久之不能去曰安得便留住持此寺傳一燈照公等居無何兄弟竟就其任任持事頗頗此兩邑尉江關兩亭長兩人承之猶頗卽走五百沙彌送迎其一致雨尚未給諸禱祈酬應事將無求助小果驅損出者返耶大咲慢幢且折而蓮公方高閱謂予吾住賣腴田延蓮池大師講圓覺之日緇白求聞薰者十萬耳飱法味者口十萬永明大釜絕炊可百年吾力使薪樵滿釜氣蒸蒸達墻屋五十三日而罷聚無論七日身香矣何頗英公亦從

傍詫說止止我復何頗爾大釜滿我小樓更滿中丞經畧司成司勳士大夫之以護法至者集我樓如淨名方丈今日聞鐘聲蕭客輕車熟路耳何頗因吝大咲起祖堂坐壽公本公及嘉定諸公向所嚴事吳越國王若宋帝郡刺史政自不易兩公似之顧易都無復難色真不測人也當由阿僧伽伐蘇畔度從毗經沃來持遠捷柒便欲相遜世間兄弟同產析居或鬩於墻那得有此吾與吾弟僧孺宋化卿鄭人翁重人公並名法兄弟願助任持既證果不小復非外道婆羅門性攝受照我一燈然公方爇槃師燈滿室鑿壁不可分

永明山居詩序

李日華

淨慈壑公風神疎朗有松鶴之韻矽攻五字句謁馮太史太史嘖嘖許以禪月浪僊適密藏開師在坐訶之曰出家兒爾許英英竟作此伎倆耶公俛首吞飲嗣後所涉宗教一一消歸密諦若本祖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百卷尤其匙箸間物也一夕忽感奇夢知永明靈蛻有舁壑之移卽潛調力圓揮涕出之榛莽之堉爲別營墖於宗鏡堂後而盡鐫其遺書於是永明之道海虞淵者七百餘年而重受魯陽之戈有

目者靡不嘆再中矣巳又待此山居詩一卷於遊衲擔頭壑公又亟梓之或者謂公之視詩重故追其祕睿而揚祖以自盖或者謂公之視詩輕聊以示墻壁尨匙之存而巳余曰此皆非知公與知詩者也余聞沒海取珠者祕懼其入不復出巳懼其出不復入夫能出能入豈有出入存於胷中哉予以爲壑公今日伎倆正可呈於開師與太史惜開師削跡重雲而太史宰木拱矣雖然出入相捐明眼不縣卽讚者訶者疑者辨者悴者叙者孰不遊於永明大圓鏡中也

建文僧像記

畢懋康

于至淨慈見僧像有擕問諸慽入公日此建文君像也是時君依融芳聯師匿跡於此六年矣聯故國初十高僧一也相傳謂君髯不可剃剃則刀卷其口其所有五嶽骨諦眂之果有五骨隆起予異其事因訊諸壑公寺志公曰傳聞穩慧昱即建文君隱於錢塘縣安溪之東明山云正統丁巳予寺燬乙未住持宗妙迎昱至寺欲建是殿昱即勸募疏榜諸鳳山武林諸門日願一人施一錢爲三日要廻造三車至日御焉而自乘其中車繇鳳山徑城内出武林門緇白雲集輻輳而歸越三日得錢三十萬緡有奇而大雄殿以

建妙復請昱爲佛閣爲廊昱不可曰吾初願僅三日耳詎可再乎是時四年春也今北山鳳林寺鳥窠禪師塔左有東明昱空塔以葬其爪髮衣鉢所藏耶予考杭郡志昱字東明有碑在永樂戊子昱請小隱寺額額易菴爲寺菴初名深谿洪武初僧通結茅於此宣德乙卯　朝廷以昱字賜寺額曰東明則謂昱爲建文君者亦譌傳耳及考胡宗伯濙撰聯師塔銘有日洪武壬申淨慈燬於火不數年殿宇堂宇金碧交輝永樂四年丙戌纂修大典徵師爲釋教總裁已復勅往五臺然則建文之依聯師其在殿宇復建之際乎其非東明昱亦明矣昱終於東明而野史載建文詠野老之後卒終大内則寺志所載亦傳其疑者與姑記所傳以俟再攷萬曆乙卯午日

永明塔院田記　　葛寅亮

僧領佛慧命食亦僧慧命所資也故古之王侯居上有捨宅爲寺者有捨田贍僧者而亦有佔寺爲宅佔田爲業者余在南中稍爲梵剎經理賜田而亦以清規約諸食於田者意僧不負法我輩亦不當負僧而見亦有異同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南屏淨慈寺歷代賜贍僧田百餘頃國初僧道聯以田瘠賦重白

有司剷其瘠者祗存田二十頃給常住僧及供王賦又趄山亭子一項有奇僅供方丈齋會其遠方行腳來皆廢焉而迄萬曆丁未法師壑公剏永明塔院吏部虞公水部黃公中秘吳公及僧性蓮各捐貲贍田之在富陽者九十餘畝地在寺右者十餘畝以贍塔院守僧問及瞻禮行衲余亦以寺後柴山十餘畝助其勞新雖不足復寺額之舊而不令宗鏡堂前草深三尺矣壑公因請余爲記余曰田爲僧設僧以法尊若豪右之侵奪責在護法者則僧亦應以法自護矣古德有言若知得安身立命處是此倶虛消些飯

若不知得是長連床上喫飯又云通身是飯[illegible]公提
川宗鏡堂中喚人洗鉢盂去時則壽師鏡光遍河沙
世界塈公法施亦遍河沙世界王侯居士必[illegible]闢風
而起績歷代之盛者寧屈屈數畝之守哉因爲記之
以告夫居斯院者萬曆丙辰中秋日

石居記　　葉秉敬

庚子春余讀書南屏恢公慧月軒中恢公孫名通衢
者方總角戲與作童子課對輒響荅撫頂喜曰此異
日龍象也尋以北轄別去叨第後從簡書者十二載
每見白雲清泉恍然含牖慧月軒時也壬子秋從洛

中較士還道經武林仍過南屏訪恢公則曩時作童
子課者已落染結衲芒鞋而出死一老宿矣爾留越
旬見其胸次磊落果不負余器每夜燈一龕析義達
旦或借之杖屐登眺攀蘿披榛小得幽勝相與叫絕
偶見寺之右有石數拳欹空玲瓏色潤而理雲懶者
不飛獸蹲者未却高下踈密如經布置蒼翠生動莫
可悉狀且四山松挺千章雜幹蓊鬱湖色蕩其間華
雨香雲發人靈氣石之傍地夷如掌拓而爲丈者五
廣亦如之似有禪堂舊址第不知廢自何年詢諸村
樵老衲僉曰此古菴地也歲久失名余低回不已曰
是若有待焉者顧謂衢公結菴於此可乎衢公悶然
應曰吾聞比丘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隨緣具足此
吾等本分事今之庵昔之庵也昔廢矣而起而廢緣
也今又廢矣而廢而起亦緣也其能爲緣哉余笑曰
姑與子爲緣於是庵議遂定會錢塘黃儀部汝亨洪
給諫瞻祖聞孝廉啟祥信安徐選部可求蕭山來太
史宗道處州黃刺史九鼎江上繆文學尊素檇李譚
文學貞默拊掌讚成度地四畝許具值與地主事竟
乃搆舍五間禪榻齋廚具體而微約費二百餘鍰而
石居巋然就矣嗣後華亭薛正平長洲管珍姚希孟

晉陵張瑋伯仲浮梁張遂辰建寧謝兆申會稽王資
治淮揚顧大猷諸君子偕作種梅社梧桐蕉竹雜藝
無次嘉蔭翳如遂爲南屏第一勝地衢公爲南屏第
一勝流其無負此菴哉菴在秋喜巖後慧日峯東始
事壬子陽月至嘉平月落成三衢葉秉敬爲之記

券牘

孫山人鶴田券　　許相卿

正德十四年己卯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沐右涂廣從若干步歲入栗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款收以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王人之勝李仁輸之者王人之僕歸義董之者王人之弟猶卿王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與馬著作書　　梁儲

具位某奉書於著作馬侯執事辱覓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所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遊物所當其美也執所終日愛慕而願無所能之人何以酬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淪於莽蒼中不知其幾百千年近世會好事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性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遊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其出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沉於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如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倜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沉洽混俗之上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謌頌其聖

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壓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愧靦不宣其謹白

與淨慈明老　　蘇軾

軾啟辱書知不違夙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軾幸被旨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陞堂開第一義也謹奉手啟舉迎不宜

軾啟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場緣契已

定想更臨屏剛此誠仰餘非面莫究不宜
輒啟入還承書豪峻拒不讓道眼有何揀擇涉
諭也衆意甚堅雖百劫不已孝阜戒途即見不宿
緣
衆請濟書致詩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當力求
之亦必勸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
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寂後寄絃長老　　道濟

道濟稽首淨慈少林和尚座下伏以山遥路遠急難
會面即辰仲秋桂子將殘黃花欲放城中車馬人烟
雜湖上清風明月關區區鑽隔地北推倒鐵門鍁尖
眼內走將出來芥菜子中尋條大路折了錫杖不必
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颺下竹笠不要
衣包當行即行要住便住約莫西天十萬里迅步虛
空在目前正行大道忽遇魔軍托寄咫尺之書送與
故人相看照管鈸龍馬一脚踢倒泰山隄防猢樹猿
雙手劈開金鎖大哭萬山黃葉落回頭千派碧泉流
山中不及一一數字以代面言傳與南北兩山常敎
一□紅椰綠
兩口南屏者遮莫富於永明百錄三賦及山居詩與

諸師語錄矣業已刻窮三藏坐斷諸方茲不具論若
夫高才勝入具出塵之智襟含離情之境界宜稱性
之語言纖毫片楮流落人間如聽天籟而歌羽風祖
言細語歸第一義如前所記可槪見也若乃楯間之
咏發符玄夜嚙首之隨珠隱黃爐吟魂獨繞於萬峯
顯况同鳴於淨社弇州集英之會妙妓送闍黎真脈
倀之筵霑真飛笈近襲鳳凰之苞彩新迷月鹿之光
華文佛稔其綺言山王秘之屏帳豈若棲霞弔古賡
衍雅篇金牢覽勝博收麗什夫言各有當而已震旦
交羅以建國吐和雅微妙音於鳥樹之外者雝雝如
也採風君子忍以西方好音攟之漁莊投之鼓胥哉

新安汪汝淳汪汝
謙　同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八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九

僧制

叙曰佛任世時比丘持應器次第乞食無有四事供養惟老病比丘以年高德卲者爲衆看視命曰長老其次則曰上座及阿闍黎爲軌範師亦無叢林典戒至唐馬祖法席甚盛琳宮梵宇擬於天居百丈大師有憂之遂祖律訓創清規長老說法命曰堂頭下列十局序分東西始有典戒貞觀時以僧碧爲僧統始有官僧震旦自晉梁以來帝王宰官或賜田供香火或捨宅爲寺捨田爲常住始有田土淨慈刱自吳越

南宋繼之所賜香火甲於他刹自道潛應眞闡化列祖雲仍不絕清規亦肅於諸山即今日象教荒夷古制幾絕而獨此猶存什一於千百亦巋然東南之靈光也次紀僧制以備典刑

欽例

洪武十年丁巳三月十三日禮部尚書張等　奉天門奏准奉　聖旨就批本着落禮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論頭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願歸三寶或受五戒或受十戒持齋戒酒習學經典明心見性僧俗善人許令齋持戒牒隨身執照不論山林城郭鄉落村中恁他結壇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則講經說教化度一方夜則取靜修心欽此〇十五年三月初六日曹國公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僧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如有似此之人籍沒家產欽此〇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欽奉　聖旨釋迦佛發大悲願心歷無量劫至于成道說法度人一切來歷備載大藏愚者安能知義聰者未能盡月有佛以來效佛之修者無量自漢入中國至今一千三百餘年其教不治而不亂不化而自化凡所說法人天會聽愚者雖無知補於時君者多矣自佛去世之

後諸祖踵佛之道所在靜處不出戶牖明佛之旨官民趨向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賢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輪常轉邇年以來踵佛道者未見智人但見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以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動人一槩窘於衣食歲月實難易度由是奔走市村無異乞覓者致使輕薄小人毀辱罵詈有玷佛門特　勅禮部條例所避所趨者榜示之　一僧合避者不許奔走市村以化緣爲由致令無籍凌辱有傷佛教若有此等擒獲到官治以敗壞祖風之罪〇一寺院菴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

煩難答應官府並在此人其僧不許具僧服入公廳跪拜設若巳身有犯卽預先去僧服以受擒拿敢有連僧服跪公廳者處以極刑〇一欽賜田地稅粮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粮仍免雜泒僧人不許充當差役〇一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結官府悦俗爲朋者治以重罪〇一凡僧之處於市者其數照歸併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折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卽以贓論〇一可趨向者或一二人幽隱於崇山深谷必欲修行者聽三四人

則不許山雖有主阻當者以罪罪之若近市井十五里內不許山主阻之勿罪十五里以外許之其幽隱者遊居於山或一年半年或兩三月或棲嵓或屋樹或盧野止許容身不許創聚刀哷火種於叢林中止許勾食而巳若有好善之家入山送供者聽〇一若欲遊方問道所在雲水者親費路費循道而行往無定止者聽民有善德之家一見如此禮而齋之者受施財者納之〇一除遊方問道外禪講二宗止守常住篤遵本教不許有二亦不許散居及入市村其瑜伽各有故舊檀越所請作善事其僧如科儀敎爲孝

子順孫以報劬勞之恩在上而追下者得舒慈愛之意此民之所自願非僧窘於衣食而干求者也一切官民敢有侮慢是僧者治之以罪〇一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鈔者打死勿論〇一有妻室僧人願還俗者聽願棄離修行者亦聽若不還俗又不棄離許里甲隣人擒拿赴官循私容隱不拿者發邊遠充軍〇一今後一切僧人敢有手卷并白冊稱爲題疏所在強求人爲之者拿獲到官誅首處斬爲從者黥刺充軍〇一僧寺庵院一切高明之人本欲與僧攀話顯揚佛教奈何僧多不才

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起求布施之心爲此人遠不近〇一今後秀才并諸色人等無故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飯者以罪罪之〇一各處寺觀住持從本處僧道衙門舉保有戒行老成諳通經典者申送本管衙門轉申僧錄司考試中試具申禮部奏聞〇一各府州縣未有度牒僧道許本管僧道衙門具名申解僧綱司轉申僧錄司考試能通經典者具申禮部類奏奏出給〇一在京在外僧道衙門專一檢束僧道務要恪守戒律闡揚敎法如有違犯清規不守戒律及自相爭訟者聽從究治有司不許干預若犯姦盜非

為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情重者送問在
外即聽有司斷理）嗚呼僧若依　朕條例或居山
澤或守常住或遊諸方不干於民不妄入市村官民
欲求僧以聽經豈不難哉如此則善者恭之詣所在
焚香禮請豈不高明者也行之歲久佛道大昌榜示
之後官民僧俗人等敢有妄論乖為者處以極刑欽
此）一諸山僧寺庵院務要天下諸僧名籍造冊在
寺互相周知遇僧人遊方到來即問本僧係某處某
寺某僧年若干然後揭冊驗實方許掛搭如是冊內
無名及年貌不同者即是詐偽許擒拿解官○一今

後僧寺不許收養民間兒童為僧兒童無知止由父
母之命入寺披剃及至年長血氣方剛慾心一動能
甘寂寞誠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中多有泛濫不才者
敗壞祖風取人輕慢令出之後敢有收留兒童為僧
者首僧凌遲處死兒童父母遷發化外若有出家者
務要本人年二十三十令本人父母將戶內丁口事
産及有何緣故情願為僧供報入官奏聞　朝廷允
奏方許披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能禪者問以禪
理講者問以講諸經要義瑜伽者試以瑜伽法事果
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不通斷還為民應當重難差

役○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本部官欽奉　聖旨天
下僧道已前屢曾出榜曉諭務要各遵本宗敎法不
許混同世俗干犯憲章近來僧錄司考試天下僧人
其中多有不通經典者蓋是平日不遵清理榜諭其
於本敎祖風茫然無知以此不知趨善懲惡之方恁
禮部將已前出的榜文編集成書頒示天下僧道寺
觀申明周知三年後再來考試不中者發邊遠充軍
欽此本部今將節次　聖旨榜文條例刊布務要人
各一本永為鑑戒

清規

議舉任持兩序勤舊就庫司會茶議請補處任持仍
請海內名流大衆公同選舉須擇宗眼明白德邵年
高行止廉潔堪服衆望者又當合諸山輿論然後列
名僉狀保申所司請之若任持得人法道尊重寺門
有光為勤舊知事者不可以鄉人法眷阿黨傳會不
擇才德惟從賄賂致有樹黨狥私互相攙奪寺院廢
蕩職此之由切宜慎之切宜慎之
任持入院古德腰包頂笠到山門首下笠入門炷香
有法語就僧堂前解包屏處洗足取衣披搭入堂炷
香聖僧前大展三拜叅隨人同拜掛搭已到佛殿拈

香有法語大展三拜次土地堂祖堂炷香各有法語
入方丈攙室有法語然後次第開堂祝　聖今時新
命則擇日至時鳴大鐘法器兩序勤舊率衆門迎然
後次第入院禮畢有齋會無法語矣
晚叅凡住持入院上堂集衆開示皆謂之叅古人匡
徒使之朝夕咨扣激揚此道故每晚必叅
小叅初無定所衆少則就寢堂衆多則就法堂或官
員檀越至山或受人請或爲亡者開示或四節臘則
移於昏鐘謂之小叅可以叙世禮曰家教者是也
入室者住持勘辨學子策其未至不拘昏曉將欲入

室先於内設達磨像前列香燭住持禮畢入攙於位
舉話咨問以驗諸方虛亢偏重者也
巡寮古規住持以旦望巡各寮詢問老病檢點缺乏
聚話而起今惟以元旦巡各寮於前代住持炷香爲
巡寮矣能復古者當行之
退院東堂凡住持年老有疾或心力疲倦或緣不順
自宜知退常住錢物須要簿書分明方丈什物點對
交割具單一樣兩本住持兩序勤舊僉押用寺記印
住持庫司各收一本爲照公請一人看守方丈至退
日上堂叙謝辭衆下座搵皷三下而退若留本寺居

東堂用繼任住持須當盡禮溫存嘗聞淨慈凝絕冲公
遷王雲隱事竣夕退朝行理宗遣使留之不返高風
千古孰能繼之
沙彌得度舊制選日剃頭必請戒師登壇先受三皈
五戒次受沙彌十戒禮畢鳴鐘三下住持出就法堂
集衆受賀一如清規云今之沙彌剃頭則預日知會
方丈各房至晨闍梨以手磬引禮方丈各房畢鳴香
積雲板三通住持領衆登寢堂上虛一座以俟新剃
沙彌住持兩序依次坐定沙彌十方禮畢攙於座拈
香云切以心源湛寂性海淵深迷之者千刼沉淪悟

之者一時解脫欲傳此道無越出家其等叨圓頂相
濫厠僧倫仰惟尊德之慈俯賜侍香之戢幸蒙降重
媿具攙茶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欣感之至謹白誦畢巡堂
點茶（　）沙彌此云勤息蓋西域佛制以行者勤修戒定
慧息滅貪嗔癡者始剃度之謂之沙彌得度後自漢
明帝時教入中國歷隋唐以來並從國恩而爲得度
迨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太宗真宗仁宗並舉試
經之科是循漢家以科舉取士誠爲可尚未聞貨取
於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
時方用兵始鬻度牒宋神宗用司諫錢公輔言歲饑

河决乞鬻牒以佐之此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
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爲得十至於納貲爲僧則當
富者皆可逞欲甚至奸邪避難偷生者更名易姓潛
匿法門稗販佛祖傷風敗教多閒出焉而我　太祖
高皇帝清教禁約條例則許本人年二十外情願離
俗爲僧者父叔以供入官奏聞　朝廷允奏方許披
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能禪者問以禪機講者考
以經義瑜伽者試以法事果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
不通仍斷爲民此例不惟可得人才且杜奸邪濫
之弊最可尚也

典職

任持說法稱曰堂頭長老其下復列十局以輔翼之
分爲東西兩序各有攸司爲衆辦事因以提唱宗猷
此叢林典職所由設也〇一西序古有前堂首座後
堂首座即今之西堂前堂乃人天眼目分座說法爲
衆軌範即律稱上座軌範師所謂續佛慧命者也〇
藏主即古之知藏也職掌藏經兼通義學函帙目錄
常加對點缺者補潤者焙殘斷者粘綴若大衆請閱
藏主當置簿列名逐函交付看畢照簿收入此職久
廢往往借閱無存後之任持歲宜輪舉二人各主一
藏庶無散失損壞不至有辜兩朝聖澤且亦不虛濫
稱藏主云〇書記即古之書狀也職掌文翰凡山門
榜疏書問祈禱詞語悉屬之〇知客職典賓客凡官
員檀越尊宿諸方名德之士相過者香茶食宿迎送
皆攝之〇知殿即今之殿主也掌諸殿堂香燈鐘鼓
時時灑掃塵埃嚴淨几案或遇風起須息爐內香火
及結起幡腳防顧使勿近燈燭施主香錢不得互用
朔望節序諸佛誕辰宜開殿門以便往來瞻禮〇侍
者司近侍總細務衣盋各有所宜此西序也〇一東
序都監寺今之戸主也所以總衆務掌叢林接來往

應官長一應錢穀歲計皆屬司之次則副寺又以副
貳於監寺云〇維那此云悅衆所以調和大衆祈禱
首唱掌規矩司念誦所謂綱維衆僧者也〇典座掌
齋廚司飲食所以護惜常住調養衆僧〇化主凡任
持修葺殿宇官長茶湯寺衆齋設皆賴租入有限必
藉化主勸化檀越隨力施與添助供衆其或蒙賜恒
産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人輕賤此東序也

節臘

祝聖上堂元旦殿主鳴鐘畢維那率兩序至殿於
御座前分班對立侍者以香燈幡蓋迎任持登殿拈

香祝　聖維那舉呪宣疏回向住持領衆至法堂宗鉶
鏡堂雲集賀歳復登寢堂四序頭　據座大衆各歸位坐
定住持舉唱宗風開發後學若有護法檀越并叙謝
白庫司即今方丈點巡堂茶每月日早禮同庫司備辦
祝聖祈禱古制叢林每日巡各殿堂一遍今惟歳以
正月半月巡各殿堂祈禱一遍自元旦爲始從大殿
佛前祝聖祈禱（初二日伽藍（初三日祖師（初
四日韋馱（初五日觀音（初六日羅漢（初七日
五方神（初八日地藏（初九日三大士（初十日
天王（十一日永明普賢（十二日火德（十三日監齋

（十四日疏園土地每旦各房輪備早飯（元宵伽藍殿張燈
集衆諷經奏樂謂之燈會衆具香金辦飯方丈主會
春分秋分衆集伽藍殿諷經一日謂之春秋伽藍會衆具香金設供主會名房輪流
四月初八日爲釋迦佛降誕日庫司嚴設花亭中奉
太子降生像於香湯盆内住持領衆上殿祝香維那
舉浴佛偈衆和行道灌沐畢諷呪回向是日庫司舊
炊大鍋造青精飯齋僧今方丈備齋（十三日結制建楞
嚴會禁足九旬謂之坐夏是日方丈備齋
七月十三日解制散楞嚴會謂之休夏方丈備齋（十五
日集衆諷經施食建盂蘭盆會各房具分金方丈主會
八月十一日　千秋節十七日　萬歳聖節至日俱
集衆上殿祝延各房輪備辦
十二月初八日佛成道日庫司舊炊大釜造紅粥齋
僧（冬至祝　聖誕日祈禱伽藍方丈備齋（晦日祈禱
伽藍方丈備歳齋

田土

一方丈實在田一百七十八畝四分四厘五毫坐落
本路仁和縣十三十六等都崗亭子村及超山等考
志載宋朝欽賜至百餘頃後多侵没或以税重僧踈

因而撤佃與民故其田較曩昔所賜十無一二三矣嘉
靖二十六年除撤佃外尚存實在田七百四十四畝
二分一厘寺僧正宣具告布政使行縣准以充軍糧
改京庫輕賫例毎石折銀二錢五分隆慶元年丈量
天下均平一則與民槩徵本色充軍平米准納易耗
毎石納銀五錢嵩前後布政使給帖俱存至萬曆四
十年復纂賦役全書收入一槩條銀之内住持役告
改折鉼米每石銀九錢計米二十八石四十一升折
價歳給僧八千錢二錢帖存　一亭子村田九十七
畝一分六厘半落十二都六九等崗内田二垃六畝

原缺第十四葉

四分五厘坐落九啚含良墓圩内田一坵十畝五分
坐落十七啚含良墓圩内田二坵五畝坐落九啚董
家壩内田四畝坐落九啚含良墓圩王家壩内田十
畝坐落九啚内田四畝一分三厘坐落九啚内田十
畝坐落九啚毫坵圩内田五畝坐落六啚内田十二
畝坐落十四啚硬泥圩内田八畝六分坐落十四啚
硬泥圩内田二畝五分六厘坐落十四啚硬泥圩内
田十畝坐落十四啚金家圩内田六畝坐落十三啚
道家圩内田三畝五分坐落慱陸唐公圩〇一超山
田七十九畝八分四厘五毫坐落仁和縣十六都八

啚景字號六十九起至九十號止内田三畝二分七
厘坐落景字六十九號内田四畝五分二厘二毫坐
落七十號内田四畝六分二厘五毫坐落七十一號
内田四畝八分二厘三毫坐落七十二號内田二畝
七分八毫坐落七十三號内田二畝八分九厘坐落
七十四號内田五畝九分七厘坐落七十五號内田
三畝一分四厘坐落七十六號内田二畝九分二厘
三毫坐落七十七號内田二畝五分四厘坐落七十
八號内田二畝五分四厘坐落七十九號内田二畝
五分一厘四毫坐落八十號内田二畝四分五毫坐

三年三月雲棲宏大師講圓覺竟内監孫隆鄉宦虞
淳熙宋應昌馮夢禎等共損貲合餘贖之復放生
古蹟爲大師壽〇四十二年正月宏師八旬鄉宦金
學曾虞淳熙翁汝進沈淮錢養廉洪瞻祖黄汝亨居
士聞淶王宇春宋守一鄭之惠等共捐貲買到寺僧
性善蕩三畝三分七厘四毫坐落錢塘縣城西二啚
騰字圩東至萬工池塘西至張雲翼蕩南至淨慈港
路北至行路逼前池以廣放生爲宏師再壽〇三月
鄉宦葛寅亮買到邵秀蕩六分七厘有奇坐落錢塘
縣城西二啚騰字圩東至萬工池塘西南至本寺新

放生池北至行路逼前蕩爲放生池〇四十三年五
月寺僧清杰買到邵秀蕩一畝五分六厘坐落錢塘
縣城西二啚騰字圩東至本寺蕩西至鄒家蕩南至
寺港北至行路逼前蕩爲放生池〇四十四年正月
護法趙爾昌鄒之嶧議捨原買張永年蕩一十三畝
三分六厘三毫價二百兩止收其半虞山居士王宇
春募其鄉紳錢謙益顧大章翁憲祥瞿汝說等共足
之昌嶧仍以前金并捨仁和貞寂院訖其蕩坐落錢
塘縣城西二啚騰字圩東至本寺放生池西至西湖
南至淨慈港北至行路上有耕庄一所今改葺爲佛

影居傍有古樹一帶潴通前蕩永遠爲放生池
一永明瑜院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住持性蓮置到田十三畝五分坐落富陽縣春名一啚華墅沙字字號〇十二月住持真琮贖到茱地九畝陸分坐落錢塘縣城西二啚長橋勝字號〇三十八年十月鄉宦葛寅亮置到柴山五段共十一畝七分坐落錢塘縣城西一啚南屏後山騰字號〇三十九年八月中秘吳敬等置到田五十畝三分八厘四毫坐落富陽縣春名一啚華墅沙字字號
一天錫莊田地山蕩共計三千七百三十三畝三分

二厘四毫九絲坐落仁和縣十七八等都啚景定五年欽賜住持至愚永充祝延香火膳給僧徒之產自歷宋元寺衆賴以焚修至嘉靖末僧踈賦重撒佃與民歲收餘租以抵修膳而産猶存於寺戶後倚均丈條編糧輕被里豪趙楠郎芝吳良宰吳芳溪倪相金元魁許清等乘機計收民戶遂至滅吉匿利而先朝
聖恩盡爲豪民已業矣萬曆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住持圓崑告豪本府同知喻摧差張美拘各里長許清等審議每畝仍納餘租銀二錢一分修葺寺宇接待客僧公用共將與情悅服當年即收租銀叁百餘兩

其田地山蕩原派餘租分爲上中下三科開後〇一內田三千二百三十二畝七分七厘二毫八絲內上田一百二畝三厘四毫有奇每畝租銀一錢五分內中田一千二百五十畝一分五厘三毫四絲有奇每畝租銀一錢二分內下田一千八百畝五分八厘五毫四絲每畝租銀六分〇一內地二百九十畝九分二厘九毫五絲有奇內上地十八畝六分有奇每畝租銀一錢二分內中地一百八十八畝二分三厘三毫有奇每畝租銀一錢內下地八十四畝九厘五毫五絲每畝租銀五分〇一內山一百六十六畝六分

五厘有奇內上山四十畝每畝租銀六分內中山一十二畝每畝租銀五分內下山一百一十四畝六分五厘每畝租銀四分〇一內蕩四十二畝九分七厘一毫五絲有奇內上蕩九畝二分六厘每畝租銀一錢二分內中蕩三十二畝七分六厘五毫五絲每畝租銀八分
一常住宋元賜田至百餘頃入　國初監寺智裕以田多負稅遂至坐法而住持道聯白官撒田蠲稅祗存田地二十餘頃寺衆議交聯嗣遞授收租以抵寺基賦役嘉靖四十年尚存一千八百餘畝後以攤役

繁重復將方家峪及安吉定南等山撒佃與民至萬曆元年造冊實存田地山場一千五百餘畝坐落錢塘縣調露等鄉寺衆差徭賴以得免云

一圓明莊田二百八十七畝有奇坐落本路仁和縣十七都二啚方興臨平二鎮永樂間屬住持師贖管業至萬曆七年寺僧性政爲鄉宦呂某請佃

一泰寧莊田地山場三千畝有奇坐落富陽縣春名一啚天興華墅和尚三沙漲湧江心東至梭山嘴南至江陰界西至黃澗嶺北至白鶴浦紹定初賜住持妙崧歲收租入常住以繼焚修香火後爲侵佃年遠

無考迨正德十三年本府華通判奉例清查廢寺田土里地楊琳等告拘寺僧淨信淨仁悟澄悟顯永廸永遠圓倫聯芳明昱等到官議派前項田地均爲九分每僧認管一分歲收租除納糧外各膳焚修其和尚沙至嘉靖十八年爲洪水衝沒中有存者復爲豪民覇佃惟華墅沙地八百餘畝猶屬寺業又十年和尚沙地漸漲佃地復歸然以畬荒糧重正告賠貼忽於萬曆十三年復遭洪水柵沒之外實存沙地一千一百七十五畝沙田九十二畝五分其時告蒙布政司准以應納兌米改易輕賫每石納銀二錢五分

檄諭

浙江布政使司吳爲懇恩批禁事據淨慈寺住持僧真琮等呈稱竊寺思開南宋剏自永明今與古殊僧隨俗變清規漸遠慈化川殘本寺僧衆頗繁左右居民稠密污穢作踐總屬沉淪開掘砍伐俱傷廕養至於寺內飲酒茹葷寺外屠沽彈射均非釋教所宜寔與寺名相悖伏乞准將前項條件給示禁約遵守以便鐫碑垂誡將來撫成現在等情粘單具呈到司據此爲照僧俗原分兩途修行當堅一念爲僧者秉教加持自應恪遵五戒爲俗者守分生理奚容攪擾三

門今淨慈寺僧真琮等呈欲保護本山誠爲禪林增重相應准從合行禁諭爲此示仰闔寺僧衆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今後寺僧各守清規堅持梵教一切葷酒併犯淫戒者盡行嚴禁痛絕卽接待香客亦止許清瀹素齋不得盛列酒肉如酒館開張取利其住持爲一寺領袖猶宜端潔表率後進後進弟子亦要聽其訓誨不許越分壞規肆妄攙紊至於本寺坐照山圓丹墀等處喬松嘉樹與續栽竹木俱當護惜培養有踈空不足者仍宜補植以蔭風水併年任持遞造一冊要見古木竹若干株每年交閣有私伐賣者

重罰知而不舉連坐前後山地亦係前人用工築砌
並不許損壞掘取土石共近寺居民不許縱放猪羊
入寺穢汚作踐寺前店房不得召賃屠宰與無籍流
棍彈射爲非傷生害物如昭慶竟成市肆尤爲可差
亦止當擺列經典并僧家所用等物聽其價請未爲
不可以上數條日用切已有一於此俱礙清修禁約
之後如有違犯許住持首僧不時赴司呈禀以憑拏
究枷示施行決不輕貸須至示者
大壑曰舊志止載碑記詩詞至若當道檄諭多善
權大士金口警策之文安得視爲俗套故特揭王

法王制並遵附於田土非遵制不足守田土亦志
之變體也後之修志者達上有大澤勝布金之多
腴田廣土之錫漸疊疊焉續而成之垂制遠矣噫
其始也吳越王建寺延僧受具戒而光揚慧日其
終也大方伯懲僧汙寺肅清規以扶掖宗風相提
而觀法運之通塞可知也夫
杭州府仁和縣爲救援困苦事蒙　欽差督理粮儲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廖批發本縣申文
又蒙本道批發本縣申文蒙批捏勘雖虚其二斗重
則是實應否改納或照舊輸辦未見聲說明白仰縣
再議詳奪蒙此先蒙本道批發錢塘縣城西鄉一啚
淨慈寺僧永宸圓軻等各粘連告詞蒙批仰仁和縣
查奪等因依蒙就經帖據二等都八等啚十七等都
二啚各粮者里老黄顧敬王朝等會同各啚見遞年
里老潘福等結勘得淨慈寺僧永宸正宣圓軻等所
告田地果係　先朝欽賜二十以上重則舊有田共
六頃六十七畝六分六厘五毫六絲該粮一百六十
四石九斗四升三合九勺内將僧民田并舊有地山
六十九畝八分六厘九毫三絲該粮七石六十五升
七合六勺不勘外實有二斗以上重則田五頃九十

七畝七分九厘六毫三絲該粮一百五十七石二斗
八升六合三勺坐落四散高阜低窪裏沓沙瘦不堪
去處是的中間並無誣捏情弊伏乞轉達施行等情
據此看得各僧所告重粮二斗以上田共五頃九十
七畝七分九厘六毫三絲該粮一百五十七石二斗
八升二合三勺俱坐落丘黄山高阜裏沓等處今要
比照輕賞折銀事體輸納一節查得前項重則二斗
以上站田各寺皆然難從槩准輕折但淨慈寺設近
省城衝要浩繁相應量准折銀本縣欲准輕賞折銀
事體具由申詳問隨據十七都一啚粮里沈程栗檢

呈詞粘連狀內圖軻戶下田地事情到縣行拘覆審
取供具招申詳去後今蒙前因依蒙覆看得淨慈寺
永震正宣明鑑鎮等所告果係重粮二十以上站田
應合量准輕賫折銀緣蒙批仰再議詳奪事理擬合
申詳爲此伏乞照詳施行蒙批依擬行繳蒙此案照
已經申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帖照爲此除外帖仰
各僧照依帖文備蒙批申內事理卽將前項寺僧永
震正宣明鑑鎮所告站田內該三項六十餘畝正耗
米九十五石三斗九升八合六抄三撮二圭每石遵
照申允事理折銀二錢五分收執永遠遵照施行須

至帖者

計開

二都五啚田一十九畝七分一厘六毫　三都十啚
田二十畝六分零　十三都六啚田二十三畝五分
九啚田三十一畝六分零　十二啚田三十畝五
分　十三啚田六畝　十四啚田三十畝五分零
又田二十八畝五分零　十七啚田一十畝四分
二十一都六啚田二十畝八分零　二十二都二啚
田三十畝五分零　二十三都一啚田一十四畝八
分零　又田四十畝　又田二十六畝四分　四啚
田二十六畝五分零　已上田粮毎遇徵粮之時照
帖派徵

右帖下告僧永震正宣明鑑鎮准此

嘉靖二十六年四月　日司吏費暘承

帖　押

杭州府錢塘縣爲懇復改折以全香火事蒙　欽差
督理糧儲漕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程
批發本縣申詳淨慈寺僧圓清等呈納漕糧改折孤
米緣由蒙批淨慈寺應納漕糧准改抵孤鐸仍移文
仁和縣給帖遵守繳蒙此案照先爲前事蒙本道批

發本僧呈詞呈稱切惟本寺　祝聖道場承值官府
僧貧事冗所賴　聖恩欽賜香火田名雖四百餘畝
原係民委剩之產旱枯水潦十度三收於萬曆二十
四年抄奉先年告蒙糧道廖爺審復眞情蒙批着本
縣議將毎歲應徵粮米遵依京折事例毎石折銀二
錢五分徵納以後遷遇明文不分僧民槩徵本色漕
糧因羅運艱難隨告布政司曾爺准批本縣查明加
耗以充徐州運官易耗之費毎石折銀五錢得甦貧
僧羅解之苦沾恩旣久官帖現存迄今纂修賦役全
書一槩寡入餘銀與同民產槩派已經稟蒙本府賦

役全書已定似難更易懇得仁和縣原額孤鐸[illegible]
米三十八石每名年食粮米二石六斗伏乞天臺垂
憐准坐鐸戸粮米批着仁和縣値年筭手査抵前代
沾恩不淺上保　朝廷香火下憐僧衆貧乏仍准舊
帖改折等情蒙批軍民僧道照田一律當差自是正
理據呈欲通融於賦役全書之外應否無礙仰縣查
報蒙此今該本縣行拘本寺僧人圓清清杰辨才等
到官執出仁和縣二次申詳告折帖文審看得淨慈
寺於武林爲名刹僧衆實繁而香火之業共四百餘
畝則又較遜別寺也且其田坐落仁和低窪之鄉稔

歲苦無全收向蒙本司道軫念准其改折每石粮米
折銀二錢五分給帖可案近因纂修均入銀米之内
圓清等所以乞恩具呈耳據呈欲以應納粮米三十
八石四斗二升改爲孤鐸不過較之充米稍稍輕便
既不減米額又不動全書一轉移間而僧沾浩蕩之
澤矣合候詳允移文仁和照派仍舊給帖永守等情
去後蒙批前因擬合移文給帖爲此除關仁和縣將
本寺應納粮米三十八石四斗二升遵照批詳内事
理改抵孤鐸完納外帖仰本寺任持僧一體遵守施
行各毋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仰淨慈寺任持僧圓清清杰辨才等准此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　日

帖　押

杭州府仁和縣爲懇復改折以全香火事准錢塘縣
關文蒙　欽差督粮道右叅政程批發錢塘縣申詳
淨慈寺僧圓清等呈納漕粮改折孤鐸仍移文給帖
遵守繳蒙道批發本僧呈稱切惟本寺　祝聖道場
承値官府僧貧事冗所賴　聖恩欽賜焚修香火田
名雖四百餘畝原抵民問委剩之産旱枯水潦十度
三收漕粮因雜運艱難隨告布政司曾奉准批本縣

査明加耗以充徐州運官易耗之費每石折銀五錢
得甦貧僧羅解之苦沾恩既久官帖現存近蒙纂修
賦役仍徵本色乞憐批縣改派孤鐸折色等情蒙批
軍民僧道照田一律當差自是正理據呈欲通融於
賦役全書之外應否無礙仰縣查報隨該錢塘縣審
看得淨慈寺於武林爲名刹僧衆實繁而香火之業
共計四百餘畝則又較遜別寺也且其田坐落仁和
低窪之鄉稔歲苦無全收向蒙本司道軫念准其改
折每石粮米折銀二錢五分給帖可案近因纂修均
入條銀之内圓清等所以乞恩具呈耳據呈欲以應

納糧米三十八石四斗二升改爲孤鐸不過較之先
米稍稍輕便既不減米額又不動全書一轉移間而
僧沾浩蕩之澤矣具由詳允備關前來准此隨該本
縣喬爲查湖南淨慈寺乃通衢兩浙名山雜路輪蹄
之地僧衆頗繁姝爲可憫既置香火田四百餘畝每
歲應辦漕糧呈欲盡抵孤鐸似應俯從准折稍爲輕
便今准前因合行給帖辦納爲此仰僧清等所呈田
糧三十八石四斗二升自四十年爲始遵照批詳內
事理照依原議無論米之貴賤荒稔每石折銀五錢
倘遇荒免恩沾一槩循例辦納以便查給鐸戶口糧

俱無遺錯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仰淨慈寺住持僧圓清清杰辨才等准此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　日

帖　押

杭州府通判喬爲乞賜給示禁約恩事據錢塘縣城
西隅二啚淨慈寺僧籍悟顯等狀告乞賜給示禁約
恩便事切緣本寺祖遺寄庄山地叁拾頃零坐落富
陽縣各名村一啚年該稅糧肆百玖拾陸兩秋糧米
弍拾陸石其產本寺並不經管於上年七月內清理
田糧事例蒙被伊啚里老楊琳等首告寺僧拋下稅
糧貽累陪賠拘提住持首僧承認前產緣因迷失年
久遵依事例僧衆闔得顯等到官貴發迁路界址明
白給僧承認稅糧管業一時緊併措帑白銀壹拾伍
兩伍錢送納糧長何森六華十九等收票見証九月
間仍被金曉等強割禾稻柒百餘畝不肯與分無從
抵辦稅糧於上年十月內將情具告布政使司何蒙
准送本府管糧老爺案前拗問蒙提各豪併追古跡
流水文冊查對東至梭山東嘴盡天與沙高坎上西
至黃澗嶺二啚界南至江陰界北至上段姚貴等地
下至大官浦四至明白的係霸佔不還租息各豪供

稱寺僧未收租利各招杖罪退還寺產代顯完納正
德十三年分稅糧外顯思納過銀兩未蒙追給於五
月內告蒙案候今年稅係自行完納今思禾稻成熟
之際誠恐隣界僧俗人等仍前侵害偷割稻禾縱放
牛羊食踐使僧虛賠稅糧如蒙准告乞憐給帖行縣
曉諭禁戢爲此來告等情據此查得一宗明佔寺產
強割稻禾事准本府牒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批發本僧告詞蒙批仰府行管糧官拗問繳報脩蒙
移牒准經行據富陽縣申解犯人金曉等到職審究
明白問擬牒府申詳蒙批依擬發落轉牒前來隨將

各犯追納紙分入犯省發牌仰本縣如遇犯人金䑓
等投到即便查發寧家金䑓等管種僧悟顯等山五
項柒拾畝地貳拾伍項壹拾柒畝俱退與悟顯等管
業其正德十三年分稅粮金䑓等將在田花利代僧
完納正德十四年稅粮悟顯等自行收租辦納合問
人犯劉方等作急提解問結去後月久未據解報今
據前情參照所告即今禾稻成熟之際亦恐臨界僧
俗人等仍前偷割及放牛馬食踐深爲侵害未便擬
合禁約通行爲此除外帖仰本告照依帖文内事理
即將退認山地應納稅粮依期送納如有恃強侵佔

界址偷割禾稻徑赴本官衙門告理施行毋得違錯
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下告僧悟顯等准此

正德十四年九月　日

帖　押

杭州府富陽縣爲脩全恩典事本年九月二十二日
蒙　欽差督理糧儲帶管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參政吳批發本縣申詳錢塘縣淨慈寺原有欽給
沙地今議免軍平米准收全折仍免解運緣由蒙批
如議行繳蒙此案照先爲前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
蒙本道批發淨慈寺僧圓澄等連名狀詞蒙批仰富
陽縣查報蒙此該本縣前任知縣胡吊查與縣有行
卷册到官逐一備細查議得圓澄等本寺原有欽給
沙地二千四百六十六畝坐落春名一啚每畝原科
稅絲貳錢粮米伍合今奉丈量除堋廚并佃出外實
存戶沙田九十二畝五分六厘沙地一千二百二十
六畝七分五厘四毫每田一畝科絲四錢八分麥一
合五勺平米四升四合三勺折米三升一合二勺每
地一畝科絲三錢五分二厘麥二合三勺七抄米一
升六合六勺共科絲四百七十六兩二錢四分二厘

二毫麥三石四升六合二勺米二十七石二斗五升
六合四勺本年五月内據各僧具狀洪水湧澆田地
三百餘畝隨行本縣主簿陶帶同該啚里遞徐金印
等親詣地所丈勘實有澆磨焦沙不堪佈種地一百
肆畝零其餘堪以耕作取具里遞勘結在卷爲照前
項沙地原係輕科下則而復澆磨似應優恤但近奉
丈量通爲一則錢粮既不可減額數又不可缺今據
苦告合無將圓澄等共科前米除本色絹絲并各倉
存留折色等米一十二石三升二合四勺俱議入條
編銀内與民一體編徵外其免軍平米一十四石三

十二升姑與酌處査得桀縣田地派該兊軍平米共
計五千一百四石四升四勺內淨慈寺兊軍粮米一
十四石三斗二升准改全折所減兊軍米數均於桀
縣兊軍米內每田一畝止加七抄五撮六圭四粟共
通縣京庫米折銀每田一畝得減銀一絲九忽四微
二塵八渺夫旣將本寺應科粮米准賜全折仍於輪
當糧里止令催納免其解運庶少示優恤之意而緇
流得以視延不乏矣未敢擅便已經具由申詳去後
今蒙前因除移付戶兵工等房并糧儲倉總知會遵
照外帖仰本寺告僧圓澄等收執以後遇派兊軍糧

米即照改准及審編收解賫此赴照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仰告僧圓澄文英圓濤性蓮如綱大乘准此
萬曆十年十月初四日給
帖 押

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司禮監太監孫爲公務事
照得杭州府城西淨慈寺有萬工池一口杳係寺僧
貝璘等養魚收花本監雖未究理實切信心各僧既
入空門自當戒貪而戒殺欲超濁界豈宜損物而損
心鱗介之屬雖微愛生之理則一觸類而推則僧之
畜魚覔利者爲犯規之首也矧池近山門尤非事體

於是集諸僧衆諭以因緣悲彼自愿領去久[illegible]
四十兩當給塝寺賈到前池并周圍桑地發給常住
以爲栽蓮放生之用除將賣契稅印契尾存證外爲
此合給帖付本寺僧衆自今以後將前池地許各管
年僧查照房分每年輪派掌管永爲定規毋得恃強
久占及仍前養魚獲利致負本監利物之心如有故
違聽本寺僧衆并諸色人等首告所在官司治罪若
居民妄行侵損致有崩淤者執此赴官告究不恕須
至帖者
右帖下淨慈寺僧衆准此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帖 押

論曰寺賴僧存僧依食住食以法延若古之爲僧弃
俗以殉法今之爲僧捨法而殉利甚至以資産之故
夾於編氓雜於伍伯役僧之制幾爲僧桎嗟乎惟是
南屏田土不無餘於前朝而伏臘唄誦猶存古則泉
石松杉間隱隱時聞鐘梵列祖之靈實式臨之有能
紹明祖意用報檀施可不深維剏制之意也乎知其
意者之於檀施空輪而已即七月身香不散一粒齒
嚼不着知是而已故有過董大人與伽藍神同護伽

監者反施伽藍入伽藍而乞士吋其膏腴不待乞而
施入貞明之釜更有人也彼佛戒制僧僧自立制豈
直鳴鐘唱梵東百丈之制哉斯其人依違恍任任無
所任殆其家法服師謂着衣吃飯一切仍舊者乎仍
舊者仍舊制者也仍舊制之解制者也
住山圓清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十

靈異

敘曰惟佛世尊曠劫薰脩滓穢都盡神通斯巨毫端
具剎丈室敷座光怪陸離不可思議昌潰長卽明暉
遠悉者詫爲奇特智者埒之眞常至夫明聖所滙結
爲寶坊靈蹟蟠焉神理會焉光怪變現胡可泯滅矣
雜紀靈異用殿南屏

晉葛洪字稚川著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嘗至
南屏中峯之陽覩嘉木森秀清泉甘冽遂棲隱煉丹
於此有丹井存焉至今稱小蓬萊從祖玄授丹術鄭
隱洪師隱悉得其術後應元帝辟求爲勾漏令就取
丹砂止羅浮山七年忽欲遠遊與廣州刺史鄧嶽言
別端坐亦日而化輕如空衣蓋尸解云今其靈跡武
林名山乳泉所在有之

潛禪師胸痣狀如北斗清涼記其後有五百羲徒當
爲侯王所重未幾吳越錢王建永明迎居之師嘗欲
從王求金鑄十六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夢十六巨人
隨行師明日以請王異而許之師領徒常五百居永
明五年兩見文殊又見普賢乘象山門阜枕檻所終
時白光亘發瑜頂亦時放光

乾祐三年忠懿王以誕日飯僧寺中衆如雲集有長
耳行脩狝而據陳那之座王問永明壽云今有聖僧
降否師曰錢王曰長耳卽定光佛應身也脩云彌陀
饒舌便化去
永明集三宗聽法者常二千人壽禪師就便地爲九
曜閣祀金神七煞以有人晨起見七人蓬頭沭髮湖
濱迫問之曰我七煞神也壽師營閣吾頂旣不敢移
別宮避歲君令又不敢殃古佛之徒曰受大小溲沭
去穢耳師聞竟不除閣
五代時有造雷峰墖僧誤以所施磚錢買尾死後墮

西湖作雙頭魚後值慈雲懺主夜渡湖中見墖懸燈
輝映霄漢乃賛曰造墖者定生忉利受福樂矣時有
巨魚躍於舟云謝師指示遂脫去
雷峰墖相傳鎭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
嘉靖時墖烟摶羊角而上便云兩妖吐毒迫視之似
聚虻耳或云螺髻放光理或有之
雷峰慧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宗
本而汴京賤公禮本施金而夫人詰之曰吾定中見
大金蓮花題曰永明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云待
受本化度之人又有芡者云是退墮人也

慧才山四明法智而悟元豐元年三月爲靈芝元照
及道俗千人授菩薩戒於雷峰方蒭磨觀音像放光
初貫實顏漸散講堂燈炬日光皆爲映奪淨慈法眞
守一爲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淨勒石
宋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辨室杭人有以私憾害其
兄者心悸悶一律師答之曰殺人償命何足爲悶其
人卽投溺西湖欲償兄命旣而悔之因隨衆入雷峰
受戒聞戒師說人造罪許懺悔其鬼乃愬律師早知
可悔必不投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脩薦百方皆
辭久而言曰爲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爲

受戒法乃現形致謝而去
嘉泰四年淨慈燬濟顚自爲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
罩諸山山木自拔而浮江以出報寺衆云木至江頭
矣將集工搬運顚曰無庸已在香積井中有六丈夫
句之而出監寺欲酹之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耶
遂呼井爲神運萬曆丁未夏有數無賴子縋之而下
步入數丈忽有廣室甃壁宛然有物蠕動觸脟臉間
驚悸而出或以爲龍也
瀕湖居民將食螺螄已斷其尾濟顚乞以放之遂活
今西溪安樂山池中尚有無尾螺螄傳爲顚手放故

物也
宋梵臻嚴淨毗尼說法淨慈俄而一婦迎至家忽見
有刀斫此婦如泥者師曰受前生切膾之報願濟度
之乃爲懺摩受戒前相遂隱
絕照輝公坐夏淨慈東寮壁中有水墨觀音像師
每夜禮之祈懇至切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歡
喜從此智鑑益明
南渡時淨慈燬而復興住持道容塑五百阿羅漢建
田字殿貯之其時塑像出一僧手莘莊儀容俱有生
氣像成而僧竟化去洪武二十四年寺遭回祿無子

遺惟二百三十一位阿濕甲尊者從烈燄中歸然兀
坐不燬而相好精瑩益新賸僧菴復建殿成獨設一
龕黃羅幕置籤筒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咲祈嗣者
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鑒今龕廢矣
濟南李芟字定國乾道中寓邑營授徒嘗詣淨慈過
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青衣道人蒯笋芟掛之道人問
所往曰將往淨慈禮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
燒笋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即身輕
親姸不復飲食僕駭之以語其兄其兄至則去遊茅
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去數年

惟存繪像耳
淳熙間後軍副將賀忠歸自吳至蔣灣栖林迷路見
大第繫馬數匹問閽者此誰之居曰呂使君宅又問
馬欲賣乎曰正訪主於是徼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
出見年將四十澹妝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延坐
瀹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
舞既罷將就寢賀固辭娘子嘆曰吾孀居無子今夕
邂逅豈非天乎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贐以五花驄及
白金百兩又云家姊在淨慈西住倩寄一書握手眷
眷而退賀還持書至淨慈西松徑中果得其姊相見

如姻親亦留與亂金珠幣帛細載以歸自是每三兩
日一往驩洽經半歲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呂氏姊
妹踰三年賀亦亡又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冢因訪姊
家於寺之西宅舍俱不知所在惟松林內有兩古墳
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
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
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
宋李東紹興中領御藥院初學禪於淨慈輝有省晚
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閤長元美殿長林

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會久之感疾忽見阿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花滿房乃別衆書偈端坐結印而逝

宋方家峪梯雲嶺有守龍山軍數人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椇競鋤擊之內余姓勸不殺衆不從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之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瓶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番淚而去午人歸烹之將食余忽頭痛乃瞬夢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淨慈毘盧閣宋理宗建入元燬舊傳其下有皇妃墓往往夜吐光恠若神火或照殿堂或旋草木似螢而大且艶燁燁有輝疑殉葬有伏藏云　虞淳熙詩云宗鏡堂前佛殿南䚟燈掩映照伽藍浮空早識金銀氣埋玉祠開父老談地下散花羞不起泥中布髮死何慚宮人斜畔珠襦冷不見秋原見古潭

寺清遠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悍兵來索金帛遠瞋目訶之曰淨居烏有是物耶兵怒抜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刃兵愕息而去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傳自作禮願爲尼受法清遠舉大法開導恍若有悟清遠去未百步婦竟別家人坐脫

虞伯生集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徵煉師於南屏山下求召仙箕忽動書曰某嘗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淵濱逾旬再請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神言始信

孫太初在寺時嘗蓄一龜後移隱苕霅十許年寺僧悟澄一夕夢青衣道人曰某太初伴也願師明日救

其於法華巖畔澄驚寤往採之果得大龜徑尺爲石所壓蓋裂顋叢集矣澄憐而放於林中越夕往視竟不知其所往

嘉靖初有長爪和尚不知何許人來止雷峰塔中俄有巨蟒繞塔數匝而入蟒其中外有雲雷隨之竟日不散蟒引首作吞噬狀長爪叱之竟遁去

壬寅屠儀部隆迎仙寺樓能以術致仙者龍城生也所設鐘鼓自鳴果核自擲於地如散花樓之下閙雲鳥往來之聲窸窸窣窣焉絡繹未緒故得龍穗奇書走生寓中譯其書忽見圓光熠然銀手從帷幕出授篆文

一軸益謝義云而邑何生者亦能致仙於箕葛祠部
寅亮迎之預言發解中悉驗且令撰文昌閣閣成歡
喜嚴下
方家峪山民王東荏五六人一日營墓發土得一石
窨啟視之盎藏金云僉計至夜掘取遂掩之良久乘
月率衆荷畚鍤詣其處且以酒肴酹山之神方舉鍤
風雨驟至溪山皆黑衆共窟伏灌莽間見白鴉數萬
出窨中望鳳城飛去飛盡而天霽月明如故
褚堂馮養祕母夢濟顛面纍纍如蝦蟆皮曰識我否
世所傳濟顛小說與他小說不同皆實事也馮母後

示微疾而化去來自由似與濟公有緣
萬曆己丑邑有老嫗姜氏禮佛淨慈雲麓歸夢其亡
婿云爲負僧債陰曹追陷狗胎於寺償還今已三年
足矣婿本姓卜行四嫗翌日偕其妻子得之寺中疾
呼大慟曰四官四官何至是犬聞淚下俛首依依臨
之去
虞司勲淨庵兒時侍封公舜卿上塚南屏之南麓封
公忽聞人語曰有老虎有老虎司勲與從祀者皆不
聞也已又連呼獨封公聞之衆愕然曰此安得有虎
且倏淌倏除向封公變色起衆嬪遂下山不數十步
虎已突過塚上矣蓋山神護之云
邑陳氏子明行從靈隱傳如通禮羅漢覩有壞者命
匠新之失黏其光俄而合族皆患赤眚一夕夢僧謂
行盲人之目安得不此患乎行大駭時通感夢符合
因大設齋會更加脩飾一族眚病得愈
萬曆甲午蓮池師講經淨慈諸護法者集方丈有吳
興人問六夢居士曰曇陽現毘山云居士是文殊應
身果然否居士曰是大妄語也衆散過羅漢殿門婦
女數十人俱向居士合掌高唱文殊菩薩衆譁然且
信前語居士曰偶然耳六根三業皆爲文殊何用取

相
響佛者不知何許人能高聲念佛入夜從南高峰遶
北高峰或自寶石而登雷峰其聲清亮出霄漢上無
論寒暑晦冥流響不輒其行狂一禪杖步趾琅琅一
夕乘月登南屏忽厲聲云畜生毋恣殺貪宜速避退
時有寺僧登樓覘之乃見猛虎逸去
三潭護境明王相傳爲湖心寺伽藍神也弘治間寺
毀神無所依遂徙棲雷峰之陰榛叢爲厲且能附人
自稱爲三潭護境神土人淑廟以祀之包憲副揣園
亭徙其廟厲愈熾遂復其處焉

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爲四百八十海内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爲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即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錢塘淨慈靈隱寺餘杭徑山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爲禪院五山錢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淸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爲禪院十刹以錢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溫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爲教院五

山錢塘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寺爲教院十刹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内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十座其西關門在雷峰塔下皆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建府治當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乎遂不更營及忠懿納土於宋凡九十八年時有和尚歌于市曰還郷寂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郷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曰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有納土事

錢塘俗讖有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我明　孝惠皇太后邵氏實誕　睿宗獻皇帝憲廟登極尊崇外祖家　勅建后父昌化伯塋湖南剳淨寺十之三及廢法因院基爲之破帑金十餘萬玉垣金檻赫奕一時又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章懿皇后李氏寔誕仁宗高宗貴妃劉氏皆錢塘人故老相傳其時潮皆拍岸直至今官港口洋壩

頭皆江也郡城李旻茅瓚兩狀元皆錢塘人屢應湖水之讖癸丑湧金水門通舟楫入城湖水建瓴直下兩湖幾成曠脫乙卯賢書遂無一人劉撫臺檄復舊鐵限石柵之制通水而不通舟識者韙之

貫休者工詩畫畫羅漢猶奇每至南屏必挂錫焉寺故多手跡所謂十六大士諸像皆不可見矣近惟鴆摩羅影尚在後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咏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敎和

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輿相見休门州亦難添詩
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紹興淳熙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
亭之淚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程士庶往臨安
者必置一册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
短驛甚分明如何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珍珠翠芳北有集芳延祥玉壺
東有慶樂南園德壽光堯翠華時御一月御舟從聚
景園經過斷橋見酒肆屏間書太學生于國寶風入
松詞末二句曰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光堯

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改携作扶改酒作
醉即日宣命解褐光堯之搊藻憐才皆歷代世主所
少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御舟蹤裏湖經斷橋入南屏
珍珠園太上命買魚鰲放生宣喚湖中買賣人等內
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宋五嫂東
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錢十文銀錢百文絹
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泣索至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
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上船都人傾城瞻歎
聖孝

黍少遊觀元豐二年秋後一日訪辨才大師於龍井
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白逆普寧寺遇道人參寥問
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
林間月明下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
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慧因澗入靈石塢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
到者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
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
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
謙名不朽又贈謙老寫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

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攪齊腸那得許堅頑
杭州金魚宋祕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
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踰
此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
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
啜食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子瞻詩云我愛南
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醉老仝翁元之敦夫子瞻
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
之子珂出所造墨如漆其異茶欲其白物博而例木

知執是大衆一咲而去

淨慈惠崇號玉澗善畫寒汀烟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山水但寫意而已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横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晩出吾最許沙平水澹西江浦鳬雁靜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劉青田嘗爲題其圖有詩別載

淨慈大通本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蘇

子瞻一日挾妓謁之師慍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師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其時有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聞而和之云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如眼其眉蟠桃問夜結花遲不向風前一咲待何時黃蘗翁一見大賞

馬宋溫州人至錢塘淨慈寺寫古松於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閟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云

蛟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筭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遥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風致殊不減詞家

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

寺投宿誘之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不勝點蕩遂毀毘尼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肆樂籍久之臯亭山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翻然出家之思如晦復引見清了了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豈爾本來面目耶翠於言下大悟歸即謝絕賓客沐浴而化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爲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皷琴史彌遠買美人善皷琴者納之使瞰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厓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日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

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爲教授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卽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譽不容口彌遠曰吾聞皇姪之賢巳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而二意益決乃日媒孽竑失言於帝竟廢竑而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

周公謹齊東野語載韓侂胄南園中有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南園與慶樂園一帶在湖之南其沉香山乃估枏耳遂賦詩云舊事凄凉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窻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成弘時此園峰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移去

南屏臨湖一帶自長橋至太子灣舊名南新路夾路多長松落落蔭人幾五里許蒼翠與袁仁敬所栽九

里相掩映宋時有臨安趙府尹將伐他用寺僧道濟賦詩而止其詩曰喬松百尺接天高曾與山僧作故交幾度枝柯千載茂獨憐刀斧一時拋窻中不見龍蛇影耳畔無聞風雨號最苦凌晨飛去鶴晚歸巳失舊棲巢宋元以來南屏坐照山喬松嘉木矯矯千尺有參天溜雨之勢鬱成叢林間有枯萎國初寺僧夷簡諸好事者尚肯補植夷簡種松詩云豈爲栽松待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留與湖南作畫屏今則編氓錯居俗僧無致此焉而縱尋斧謪二詩堪爲太息

滑頭曾為陶師兒起棺有文云恭惟陶氏小娘手攀
雪浪魄散烟波欲覓液以忘懷踏銀波而失步易度
者人情難逃者天數昨宵低唱腸斷今日朗吟薤露
母老妹幼腸斷心酸高堂賦客黄昏無復捲珠簾伴
寢蕭娘向晚不能褰綉戶化為水上蓮花現出泥中
玉樹嘆波平月朗綠陰中莫問王郎歸甚處又為王
生作師兒下火文云切見王生宣教陶氏秀玉原欠
前世鴛鴦債負荊棘叢中連理愛慾池間比目雙雙
共墮波心兩兩同沉沙漬今朝帶水拖泥怎免這場
勞碌王公嗚呼且任陶母蹔停悲哭陡傾這些公案

山僧與你判牘嘆憑此火光三昧各認本來面目按
陶師兒淳熙初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狎甚相
眷戀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
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
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
舟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士女闐踏舟發
如蟻有少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
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
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士
人哄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盃饌入舟遍游湖

曲盡驩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
價反倍他舟
方家峪有宋忠節徐公墓公名應鑣字巨翁衢之江
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伯顏次師皐亭山
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
貢士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具酒殽徧告岳飛祠作
詩云二男并一女酣醉乃率子女登梯雲樓聚書四
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聞火起驚救諸僕壞壁撲
滅之鑣不得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
翌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儼立瞪目如生諸僕殯

之金牛僧舍葢王立於福州褒其節賜朝奉郎秘閣
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
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謚正節先生　皇明正德
間御史高䑮請於　朝為建祠賜號忠節
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字法可
稱高品約云看長安花巳是丈人之行聞鐵鑑步聊
從太史之觀市及春晴可無衍諸且鶯峰猿洞衆人
何莫由斯頑靈石能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弗汙君
領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蛟之聚風篁滿爽憩
德威三老之亭蟬蛻烟埃心希諸賢之像徐行後

逆興逋倫撫中岳外史之昔碑長虹貫日兎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敀屏放浪形骸攄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鶴詠之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飧爲其酌必眞率會中車騎後時罰依金谷斗數僃居高蓬徒賞招邀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杭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工詩畫與吳興倪元鎮齊名乎仲微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爲采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満吃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

春雨餘方孝孺題叔明畢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之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遺夾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君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羽日見脩竹烟雨寒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是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觿溪鄭君好尚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莫仲與璠背瘡疾南屏紫文市贈以邪術冊服之愈作詩以謝云冊有碧霞者燁燁色青剑當其脩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西東煌煌勾陳王黃蟆居其中冊成秘金匱什襲嚴緘封我衰困瘡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牝百竅潛流通沉沉熱惱境灑然濯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還冲融夜夢青衣神化爲雙玉童揮戈奮來往直上泥丸宮魑鬼伏殘喘巢穴爲之空宛如狐鼠輩膽落街史驄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何當獻九重四海濟疲癃

老僧相傳藕花居左卽楊復初住處復初築室南山

以村居爲號陵彥翀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傾倒玉兎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

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淨慈訢笑隱止之曰上死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師語　上命併逮訢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之非有他也　上問出何經訢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之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於太史宋景濂也與其歡會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於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譚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

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眞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家都不見空有雜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迓遊返於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雜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

南屏萬峰即今雨華閣爲孫山人一元隱處山人與海昌許黃門相卿友善嘗有一鶴甚馴黃門爲鬻田數畝取租養鶴手製鶴田券文貽之後鶴竟飛去山人作失鶴詩六首并券歸黃門其券別載詩有序曰余畜一鶴一夕開籠調舞忽爾高逝長望不還時松房夜寂風月清炯獨引步顧影誦唐人想伊只在秋江上之句因用首尾作詩六首付童子長歌以招之

只在秋江上孤音何處聞夢回千里月愁入一山雲欲賦招難返長憐思不羣此時還憶汝書寄武夷君

只在秋江上連宵信不通忽看雲外影漫擬頂間紅樂府音猶是山家籠巳空此時還憶汝學舞小庭中

只在秋江上長吟首重搔避烟茶巳熟窺戶月初高

山角聞孤笛湖陰夢小舠此時還憶汝把酒與空豪

只在秋江上高飛竟不還君應懷遠漢吾豈戀區寰雲冷難成夢月明疑扣關此時還憶汝何處訪蓬山

只在秋江上孤蹤竟所之花間扶杖處竹外聽泉時野客來玄圃山僧寄紫芝此時還憶汝伴我夜吟詩

只在秋江上烟霞幾萬重堦前留墮羽苔面想行蹤雲影忽傷水月明猶在松此時還憶汝跨我出樊籠

山人又嘗與張石川輩遊西湖戴華陽巾被高士服用郎官湖故事改西湖曰高士湖作詩紀其事

王伯安守仁既擒宸濠忽傳王師巳及徐淮遂乘夜

遄發至錢塘漂瀉焉不勝憂慄作詩云虛舟驚高林若
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在峯頭
話月明世路久知難有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
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項之王師遣人追宸濠
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作詩三首云老屋深松覆
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消閒晝藥裹窓前
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
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
除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
戰江西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中有回天力

諸老能無取日謀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
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處青
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
墮江城

淨慈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溥題
詩倡腰騎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法聚
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遥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
埋帝舄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
化十二橋閒說西湖前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益西
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
云年少平章益指賈似道也

嘉靖三十二年島夷自海鹽登陸犯杭巡撫胡公宗
憲統率軍民出城拒敵於湖墅被戮數千人復移虜
西山東湖虜及括蒼精卒萬餘屯禦臨湖大刹而淨
慈亦屯三千人皆狼兵也於時寺宇變爲營寨僧徒
竄伏林莽戎馬紛紜鉦鼓喧雜者幾十年始獲討平
南屏喬松脩竹砍伐殆盡

萬曆戊子十六年杭州大荒米價湧貴樹無完膚殍
死者以滓量矣內監孫公隆捐鍰貿粟賑之乃命淨
慈任持及好善而有力者數十人就寺炊香積大釜

作粥夜貯大甕中明旦飢民麇至繇左翼門入環列
兩墀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瓦器中食畢以次
繇右翼門出日施粥米可十石始六月訖八月飢民
半藉以存活云

西湖八景南屏有其二一日南屏晚鐘一日雷峯夕
照鄭郡丞燁讀書蓮花洞下自號蓮石散人嘗書一
聯嚴柱云松韻鼓笙簧和南屏之晚鐘清如雅奏禪
心開定慧對雷峯之夕照湛若明生非任山久者未
易領略到此

萬曆甲午雲棲宏師演圓覺寺中五十三月而罷時

寺僧性蓮以齋餘百斛爲供師郡之令尉以暨孫司禮隆焉司成夢禎虞司勳淳熙輩十許人爲師請萬工池及池魚祝師壽毎月師必至社者十許年放生之社實權輿焉乙卯師弟子廣寬同督公復拓池外之池二十餘畝潛通花港吳門黃仲蓋夢遊廣殿文牒山積取視之皆申奏淨慈放生事也

屠儀部隆渡江即釋擔於寺寺僧以爲太祝重來嘗作曇華記演供宏師寺聚觀者數百人復演供雪浪恩師入寺聚觀者亦數百人比於乾闥婆之使其游戲如此一日見有据宗鏡堂門限操竹箸瓦盆唱鵝

飯者蓋朱宗伯賡也大詫以爲高虞司勳淳熙頑咲曰布被丞相耳且入揆地無何大拜隆咲語熙吾儕遊戲固當道民終身矣

歲正月六日爲定光誕辰男女傾城出游法相寺烓香必取道淨慈精地張筵笙歌雜奏多以爆竹相對鬪放杭俗謂之賽爆竹

元夕有司張筵寺中裝放烟火架男女來觀者肩摩踵接不下數萬人或有無賴子拉上妓扮京官員良眷於人叢中肆狂鬪鬪其有喧擠蹂躪而死者往往波及寺僧至若寺臨省會官長輒車駢集輿從需索酒食憪吩無厭而住持首僧撞鐘聚衆以候迎送亡論長夕風雨寒暑勞冥扶服道傍稍失候則僕等及之欲止靜安禪其可得乎末法陵遲教微僧弱如昭慶靈隱三竺在在皆然而淨慈之累尤甚元豐七年神宗馮孝有言召長老宗本賜坐說法禪衆無煩出迎豈非住持得人則精藍有光法道尊重哉噫後之勤息可不勉旃

論曰孔子不語神此門人小子語爾韋編十異曰不測者曰無方者曰無思無爲者何物耶又孰誰語耶日月光華風霆砰轟目耀列缺掌擘巨靈世所見勿

神也而神至人之跡少所見多所怪恒情乎靈異既鬨亂以叢譚叢譚者丘里恒譚也恒亦至神或可恭觀云爾觀之如何稗官之談濟書記蓋十倍所紀云以視如來三明六通千變萬化直丘里兒說談吞刀履火事而上堂入室叢市聲苍議詬詈戲謔出之花散於上神踊於下此詎非靈異而安所不下常哉故茲紀也儒史之異而佛史之恒也

新安吳 敬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十 終

淨慈寺志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釋大壑撰大壑字元津杭州淨慈寺僧案淨慈寺在杭州城西南屏山舊無志大壑始創修之其書分形勝建置法嗣檀護著述僧制靈異七門自序稱斷碣磨厓冥搜必錄蓋二十載而始成其用力亦勤矣

重刻徑山集序

凡集之歆慕於當時而傳於不朽者。非以其迹。以其實也。蹤無實罔以徵。實無迹終莫能廢。故古之聖賢所遺之墳索詩書易春秋禮樂。以至百家子史等籍。皆燦然千古猶一日也。何哉。以其有實之可以垂教萬世而為

法於天下耳。家宗門自竺乾七佛迨於六祖。以及千七百家。咸有經論篇章。敷宣無量妙義以顯示真宗。故自周抵今之喆聖明王。公卿大夫士。往往尊崇之不替。而与孔孟之道偕存者。蓋亦以其实之有在也。徑山名列五六道場之首。豈以山盤踞之

奥勝。與遺蹟之繁夥也耶。寔由於唐之開山國一欽公。与無上宗公。灋濟諲公之廿數等。皆以性地朗徹。法境晶瑩。其術足以當代宗皇帝之緒[illegible]眷俾欽承。歷朝之羣公企仰禮下。而可垂教為法於後世耳。暨是法再代。而趙宋。而大慧杲公者相繼革

出。又且二三十許負。皆雷轟電掣。獅吼象驟。謨詔古佛再現。生宗迭顯在也。故宋帝孝宗屢賜璽翰。及御製真讚以嘉賚之。鉅公如魏國張浚。丞相張商英。侍郎張九成之法賢達者。前後相參叩承事而弗斁。抑又豈非以其實之所召與。是故道場居稱

天下第一。固無柰於徑山矣。盍
歎攷見已上諸家之實。其文獻
詠旨備載五燈會元。條然可討。
摘摭浩繁。茲弗克悉綴，至歎求
訪往古事跡。則必身臨于境，自
可槩得耳。以跡以實。惟世之君
子恥之焉。是集舊有刻本。歷年
滋久。書已板廢有日矣。今秀首

春。寺主僧嘗董治樓殿諸冗事
者正瑞也。慮其愈久而愈失之
存至無所從考也。乃搜厥殘冊
斷編。聚鉢資倩工。依抄本重繕
刻之。以聊存其故。住持自唐國
一祖師至此。共凡八十代。梓既
訖。持一本示余。請以序并諸端。
余即展以閱之。見其中間魯魚、

亥豕者屢出。余頗謂之曰。曷為
若是。瑞曰。校失固所據證之也。
又祖上之遺籍。後人莫敢妄為
之減否耳。姑從其敝為是。余遂
廼弗再詰。而撮其略與為之序。
至傳互之設。蓋白璧蠅玷也。從
末既遠。舛靡所質矣。幸大方觀
者抉其梗概而遺其譌謬。付之

以艱然一哄云爾。
萬曆四年丙子夏四月吉旦住
徑隝硯山跛老方壹撰并書

徑山集上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臨安誌云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在臨安縣之北三十里乃天目之東北山也開山曰國一禪師法欽唐代宗時詔杭州即其菴建徑山寺乾符六年改賜為乾符鎮國院大中祥符改賜承天禪院政和七年（縣誌云靖康元年）改能仁禪院初欽之來是山也猛獸不搏鷙鳥不擊山下之民不漁不獵有白兎二拜跪於杖屨間有靈雞嘗隨法會不食生類及師之長安雞長鳴三日而死今靈雞塚存焉宋孝宗御書扁有千僧閣有妙喜

菴顯仁皇太后高宗皇帝嘗遊幸徑山前後賜賚甚渥乾道四年乃建龍遊閣

唐代宗皇帝詔勑徑山國一大覺禪師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黄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勑令本府縣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庶師心力弟子不要多少聽其隨侍

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之記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於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夫丈夫事繼之以無上又之以法濟坐鎮群魔刀斮禪床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於微時故吳越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

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路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趋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牓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輙應累封神應德濟顯佑廣澤王廟為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黄金瓶鑪祭器之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楹剪去樛櫟手植松檜不知其

幾今之叅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
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来道譽隆洽
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淛西而回禄挺灾烈
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異哉人皆以為四
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之非磨以歲
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峰之間又規模
不出一手雖為屋甚夥高下奢侈各隨其時回
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為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蓋
不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爾焉火起龍堂睟
息俟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况祖師之像出於
烈燄而不燬開山之菴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

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北移醬壇湧
泉咸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耶聰曰有
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為之倡率學徒
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賚旋者聞
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淛江東
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
谷凡食於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於勸勉智
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移開拓舊
址首於東偏為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為香
積廚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
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

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楼觀外接三
門門臨雙徑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
以行道閣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
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以安洪鐘下為
觀音殿而以東西序度毘盧大藏經函鑿山之
東北以廣庫堂聳其上石置後山巨壑中闢毗
耶方丈於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
翰御搨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庵於明月池上
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
内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
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盖其百工競赴衆志

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閱
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為大寶坊始者蕩廢
於一彈指頃若甚悚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
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絶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
有條雲棟雪脊翬飛層叠逈出於烟霏空翠之
表春秋二會来者益衆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
懼踊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大振矣余嘗登
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
都城自西湖淛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
絶景也為別峰寶印賦詩有百萬捐松雙徑杳
三千樓閣五峰寒之句印為之撫掌且曰山中

之景幾無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帮日携書来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乎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於重望雄文之士而爲此来何其舛耶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隱括其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昊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擧善乎李資政之記以爲在昊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执聰之爲此初豈有意於興作者因

發彼之奇變偶人情之嚮合上資國力廣集高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詣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於億兆財施之廣猶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於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幹衣糲食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三年重午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擧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樓鑰記并書

徑山禪寺重建記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蟠結而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綿騰馬奔陵深扶峭菱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庸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逮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攬光景而納於其中始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嘗

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嚋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相棲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即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健力檛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宗爲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粮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答上方須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捨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貲不命而獻力越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齊庖之所庫庾井廄靡不畢具最是龍遊閣

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俯而下曰寶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此山宴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幼學者居外久習者居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為一總七而間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别翼五鳳而閱離門之虛建萬佛而補良山之闕皆以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奉多聞異僧所之吏不道也比年以来歳數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併興一二師乃於艱棘之秋廉以克己勤以募衆竟乗頓力成就緇事豈不謂釋中之傑也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為教也依泊三界木下一宿穴土為廬編茅為菴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葺僧堂也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森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木庭前栢無非佛安得有宮殿樓閣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只言現量有是身非依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

於寮屋可以識無漏於境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為像可以起人敬心拈一泥團塗地可以使人不墮惡趣埜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為塔皆成佛道安得謂無范金合土墍茨丹雘之事哉予謂由前之說則一切有為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上之宗悉成斷滅說空則如盲人摸象黑山鬼窟脩行墮有則猶跛鼈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著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容貌融為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普樂院夫承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公也己未之厄聡亦求記於棲學士予舊詞臣也盍為我識之歲丁酉(理宗紹定六年)登山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盖自靈山付囑以来未有如今天子神聖聡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乎尚可得而辭耶詠不啻醍醐不異薝蔔枯藤敗筆何能鋪述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常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

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君父飯以脉厨棲以大廈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誦咒不足以報譚空說妙不足以報窮兮之力盡未来世以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發揚大旨警悟群迷具如来眼踏毘盧頂擬二祖髓御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欽師或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能曰雅乃爲之記尚書吳詠撰

遊徑山記　　觀文殿大學士杭州太守莆陽蔡襄君謨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

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百休松檜交錯盤鬱崇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礄盡十里許下視来徑青虬蜿蜒榑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平盈坦壑四面五峯如手竪指一峯南絕卓爲臣壁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一来雷雨瞑曀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桀木絲杉翠桯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縣幢植旗騈隣倚徒沉毅而有待者道淄周舍鏘然鏐然若鑾行珮趍而中節者由西峯之北數百步矻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隷文曰喝石巖其傳甚神並岩被谷脩竹茂密嘗以埶力刻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游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峯領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横柯不舉如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即之煮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搴雲駮霞褰狀類互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群山屬

聯呈露崗脊矯矯剪剪咸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堅知之穴而不知其下也臨覩久之㸌愽適岀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旨乎哉乎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隣地絕山回物靜在處人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閉寂未覩夫春節之榮薰風之凉秋氣之清然取於兮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鉤複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瑊君度嶽陽朱師德宗哲文君度之姪子常子𡇂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

哲之兄師道希聖杜祈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
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
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間之
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
下荀卿亦云不若登高而見博然則孔子荀卿
之説登徒誇偉觀而適細娛抑亦有見發於人
者以其俯高則視廣遠則思深高且遠聖人
之道學其高者其視廣學其遠者其思深廣視
而思深鮮弗克濟乎觀蔡君謨記徑山之遊圖
畫於文物無遁者且謂古人有言曰登高能賦
可為大夫旨乎扎吾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

為也如是者又登徒肆奇語巧筆於草樹烟雲
之間扎誠取乎發之高遠如前之所陳也後之
遊者茂是之取而區區然虞顛濟而竭目力非
今所敢知也後三日縣尉黃瑊題其篇末時年
希聖權今君謨從事中洛君懿尉漣水皆新署
宗哲舉之皆名進士從遊三子皆鄉書者杜叔
原其尉漣水君懿也○首楞嚴云山河大地皆
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上而竺墳魯典下而稗
官小說乃至百家異道之書未有舍此所現而
能鏗金鏘玉震耀古今者宋景祐間莆陽蔡君
謨由觀文殿學士出守杭城其記徑山岩石之

奇峭水雲之幽茂自謂若覺而言夢信不誣矣
漣水尉杜叔元嘗磨崖大書昭于當時皆埋蘚
剝霜凍雨淋不二百年湯滅殆盡少林嵩禪師
易以木板刻之今日亦然圯腐蓄宿惠洲出已
資代石重加雕鐫置之流止亭間使與唐崔元
翰所銘國一大覺之道之德並行於天下後世
可不遠且大哉後至元丙子住山特賜惠文正
辯佛日普照禪師行端敬題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
成己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
印為之序既進上為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
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牓曰圓覺之閣
且刻石以侈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宜為記寶印
以衆言來諗游於山陰澤中游戲然不敢辭恭
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
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以傳極皇墳帝典羲
圖魯史之祕而發揮所傳禾葉旁行亦靡不究
覽以大圓覺為戒世界悼士之陋多歧私智眛
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註釋凡十二大士
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離之所譯宗密之
所註裴休之所言皆氷釋縷解於宸華之下十

殿若干楹爲叢林擁衛樓無垢軒并雲廚等寮若干間爲怡賓安衆之所百𡾿具脩常住賴之徑前作大門樓自書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門之扁則駙馬都尉沐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春秋寖高倦於接引思休閒且預謀歸寂之地迺即寺北偏作退居號圓照結窣堵波號壽塔乙卯秋既就述偈而退今天子改元正統之丁巳夏偶遊京師因舊善余來求紀其作用之歲月將立石寺中以貽謀後來俾有纘乎素重公平昔行頭非小今此盛舉眞菩薩心信所華之賜進士出身前監察御史中順大夫大理少卿吳興楊復泰之撰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窮深脩阻高人達士之所輻湊余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佛日禪師宣公獲知今承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忻然領予裴徊周覽雲山重複草木翁蒙悅可人意而又棟宇宏麗𡾿物潔齊爲之晧愕加歎彼息心淨住何爲得此哉乃言曰重研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吾又於雙谿之上築室百間濟其所不及皇帝嘗錫化城之大字因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湢浴靡不備

頓得識其寔函命徒興並游至則有遇其言無不及也余遂言於師曰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釋迦氏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既勤且勩不減吾儒也今爲僧者不耕而穫拱坐得食隨寓隨足又爲之茇舍使朝不及餐於此乎穀夕不及宿於此乎館將翱將翔不至半塗而廢得無過於安且飽乎夫登山者將爲道謀乎將爲安飽乎苟志於道則居不必安食不必飽孜孜求之求之不得不敢少怠意會神契斯有得矣師謂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媿此室則在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既畢力營繕遠近信敬翕然樂施師又自裒其橐合緡市田千畝爲無盡供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徒之意始愜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許氏子別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也禪印詩曇有之似之上雅聞其名用錫佛日之號奎畫蜫耀草木生榮年餘七十嘗手書華嚴等經度藏茲山又築窣覩波於後當相與爲不朽云嘉定丙子季夏月吉朝奉郎守軍器監兼侍左郎官眉山楊汝明記并書

徑山集上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徑山國一祖師行實

將仕郎前守杭州右司理參軍李煦撰

天下山水奇秀則吳越稱首越則有天台四明為尚吳則有天目居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比諸峰又復奇勝其頂則五峰周抱中有平地實洞天耳承天禪院居北焉余聞是山是寺之名久矣大中祥符辛亥奉命司憲于郡日無清暇故莫遂訪焉今年孟夏既獲美代心腑清適有命駕之興快疇昔之素俄至于是見其峰巒勝

異草木鮮瑩基構高下菀轇縈帶非丹青之可狀非詠歌之可記乃問諸僧開山之事始先賢之靈迹其說頗駭人之耳爲再徵其據乃得石碑數片舊錄一卷考其事實得諸僧之說半爲而又秉筆者記述事迹或得前而遺後或得後而遺前觀之者莫能盡見始末之實余惜此山之奇絕高先賢之茂行痛其郡記錯雜難盡行於世使好事者不能傳之乃命筆總集其事使終始一貫前後無失然其事得於古石者存之傳於人口者勿載欲後之見者不復疑焉時大中祥符乙卯歲壬子月己亥日記

第一代大覺國一貞元祖師

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師初孕母管氏夢蓮生於戶樞取一花繫於衣帶寤乃惡葷餌既誕形貌奇偉神色瑩徹好以佛事為兒戲及冠身長七尺體備諸相學行時采為時推服年二十二州以充賦道由丹徒憩于鶴林素禪師見而異之問曰子何之師曰將求仕於上京素曰雖有五等之爵豈如三界之尊耶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觀幾於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即裂縫掖剃者親依素深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當大弘吾法蔚為人師

師日夜奮勵鍊行安禪知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迺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師曰以何傳素曰我法寔無可傳者師頓釋疑滯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遂裝具於餘杭龍泉寺法喬律師後之臨安行次東北山之下見樵者問曰此何山樵曰此天目山之徑路謂之徑山亦名徑塢師憶素語迺披榛而入四顧非人居適逢苫蓋以覆罝罘師就之宴坐大雪經旬絕食安禪既霽獵者見之投誠歸向師誨使更業獵者毀弓矢罟網以其地結菴請就居之日餉於師他日謂獵者曰吾

將隱於此山獵者曰此山神異中有龍居師勿
往師曰何患爲汝宜導吾即自重岡之西至危
峰之北有一石屏師坐其下凡數日有白衣老
人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爲
至此曰自師到此山吾屬五百皆不自安師必
久住我將挈其屬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爲師卓
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
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矣願留一穴
以通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爲愼勿湮之言訖
乃隱（今之龍井是也）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連霄詰旦湫
水盡涸漲沙如平地北峰之陽有菴儼然新成

師知龍所創遂居之至今基陛諸草不生自是
遠近鄉風悉來給奉四方禪衲景從菴居湍於
岩谷山左有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益精舍
未逾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書書中作一
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又令智
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
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
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
塵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
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永泰初
師一日坐于峰北石屏之下見一白衣人稱是

天目巾子山人致禮言曰彼山神告我長安佛
法有難遣我護之非僧相不足以增重法門願
度我爲沙彌師曰汝有何能曰能誦觀音俱胝
等咒功力無比師欲驗之指坐後石屏汝能咒
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裂爲三（今喝石岩是也）師異
之度爲沙彌與名曰崇慧入京寓止章敬寺大
曆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
奏乞與釋氏當代名流角佛法道法勝負于時
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疾故有是請於東明觀
架刀爲梯史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緇侶相顧
無敢躡者崇慧聞之詣開府魚朝恩朝恩爲奏

其事翼日勅於章敬寺庭樹間梯架鋒刃銛白
如霜增東明觀之梯百尺觀者如堵崇慧跣足
而登至絕梯而至忻然躡而下如行平地以至
蹈烈火探沸油餐鐵葉爲飯齕爵釘線爲脆餡
史華與道衆視之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聲
若雷霆帝遣中貴輦廷玉傳宣慰勞嘉歎至于
再三賜紫衣棲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初安國
寺居之尋被召對問師承何人慧曰徑山高道
僧法欽臣之師也慧辭以未具戒不敢受紫衣
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隱身壇上莫知所
往帝駭異賜號住空大師時疑觀音應現救護

佛法因慧之奏以禮徑山為師師名益著大曆
中代宗遣內侍黃鳳持詔致師詣闕其詞曰朕
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材野朕虛
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頓和尚
遠降中天盡朕皈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仍勅
所經州縣嚴肅館飾（勅石現存）既至闕庭帝躬迎登
殿設座以資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
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
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欽師一
名忠忻然奉詔迺賜號國一馬頃之辭歸帝曰
此衆生有當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師曰實無

有法以度衆生居內僅一年每賜繒綵設御饌
皆空而不受唯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
國楊綰見而歎曰此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
焉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
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趙歎賞其言一時名
公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
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三十二人姓名列于碑陰）已而力
辭南還舊山餞禮榮耀勅本州於徑山重建精
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
候久之刺史請居州之龍興寺師亦暫往越之
逵師憫其民新被寇頓師往臨以福詫之師從

其請或半年或一年如是者再復歸龍興與徑
山不擇所止師將示滅于龍興先期三日告衆
曰當葬吾於南庵隙地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
菜地俗壽九十二僧臈七十寔貞元八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也師悲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
母潛符密契者不知其數目之為功德山故東
至海西及隴蜀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靡
不慕義而來志求咨決到於天龍敬向異類皈
依地產靈芝空雨甘露聖燈夜現綵雲朝暉（寺之玉芝岩含暉亭因名於此）猛獸棲其傍衆禽集其室白鷳鳥
馴就掌而食有二白兔馴伏靴履之上欲師足

跡有一雞常隨聽法不食生命師之西也長鳴
三日而絕有一麕常依禪室不他遊師之滅亦
三日而死貞元九年德宗賜謚號曰貞元大覺
禪師塔曰天中憲宗元和十年賜豐碑比部郎
中崔元翰撰左散騎常侍龜登書其碑存寺之
西南隅師嗣牛頭宗派得法於玄素師威威師
持持師方方師巖巖師嬾融融師四祖信大師
天復中錢氏刻土許思兵亂發塔見二缸合蓋
肉身如生髮長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吳越王厚
禮重葬于舊塔焉
第二代無上禪師

禪師名鑒宗湖州長興錢氏子也祖徵禮部侍郎父晟晦德不仕師少而穎異風骨不凡挺然有拔俗志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年二十七受具戒聞使習經業通淨名思益二經棄之遊方謁鹽官悟空禪師盡得其要領悟空賞識以為堪任大法咸通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見舊寺自國一去後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未幾百廢具舉道望日遠學者相尋而至翕然成大法席冠於江湖門弟子傑出者洪察洪諲洪詣洪寂知名咸啟行讓行滿行真皆從上宗門爪牙先是諲

以經論自負師告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於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而適悅即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諲即辭徧往諸方至大溈方悟旨師平時指徒語言切直類皆如此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閱世七十四坐四十八夏門人奉全身葬于寺之西大寂巖乾化五年吳越武肅王請于朝賜謚無上禪師唐之石士雲牙先生沈敬修撰靈龕銘并序又為之讚曰

眉目清閑風神秀發圖入丹青不差毫髮潭底無波天心印月是兮非兮師寧有說

第三代法濟禪師

禪師諱洪諲其先吳興烏程人也姓吳氏生而神異長而聰穎十九依無上禪師削髮二十二往嵩嶽受具初習律乘未十日而誦畢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耆宿下之歸覲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師茫然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於言下有省述偈以進無上頷之語具上章無未幾乃辭行脚始謁雲居不契遂造大溈頂釋蒙滯再走石霜得

末後句尋遇會昌之難衆皆悲惋師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耶何乃効兒女乎大衆初復沙門相師還故里西峰院咸通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住持事師辭甚力無上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開法之初衆不滿百未終歲問堂餘萬指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不知汝有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

深時如何師曰不同紀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着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為太近寔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挂氷霜不自寒師曰莫便是長老家風佛日荅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日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郤問云隱密至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為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去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為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即一也無許州全明上座聞師說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illegible]敢說石霜禪我往問之彼若果合我則為渠作圍頭如其不然我則撥倒禪牀先問石霜一毫

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接䔾任汝接䔾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老去後如何師云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明乃作禮為之治圃三年師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餘人見師師宴坐不起帥以劍揮禪牀者再師神色不動帥異之獻寶再拜而去（今禪牀二劍迹猶存）吳越武肅王微時師一日謂其徒曰翌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詰朝王至師乃門迎延于丈室特異於他堂衆皆訝之乃密謂武肅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持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師侍遇勤厚莫可為比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方袍景福二年武肅封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中國皆制可乾寧二年乙卯九月二十九日院前檉樹忽萎厨內飯如金色知事白師師令鳴鐘大衆雲集乃陞座示衆曰年尼捲足迦葉藏峰彼彼不落見聞一向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世人景從佛法非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乃脩書遺武肅王復命門人冲羽久住智全等遺戒曰自吾去後汝等傳罷

住持凡度徒弟皆禮吾真為師兄弟相攝無忘此語三十日寅時入滅俗壽八十三僧臘六十一以元和八年癸巳歲生大和五年辛亥歲出家年一十九大和九年乙卯歲受具戒年二十三咸通八年丁亥歲住持當山至乾寧二年乙卯歲凡二十九年武肅王自為述讚四十句又謚師為建初興國大師及親號塔曰廣濟之塔開平五年辛未歲僧師烈製碑文貞明二年丙子歲立石武肅王將薨謂文穆王曰吾昔自徑山法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故吾常厚願此山焉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忠

憲忠懿王皆不忘武肅之遺旨恩顧山門非他可並焉

第四代慧滿扶禪師秀州人四月初七日忌辰

第五代法警庠禪師杭州人九月三十日忌辰

第六代脩禪師杭州人九月十八日忌辰

第七代廣燈湛禪師秀州人四月廿一日忌辰

十方住持

第一代祖印悟禪師杭州人三月十六日忌辰

第二代淨慧璘禪師杭州人正月念五日忌辰

第三代妙湛慧禪師杭州人二月三十日忌辰

第四代演教賞禪師杭州人七月初五日忌辰

第五代寶月方禪師杭州人五月十六日忌辰

第六代澄慧淵禪師杭州人十二月六日忌辰

第七代無畏琳禪師湖州人四月初三日忌辰

第八代淨慧儀禪師秀州人二月初五日忌辰

第九代覺潤雲禪師信州人十一月三日忌辰

第十代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忌辰

第十一代普明舜禪師建寧人八月三日忌辰

第十二代大悟裕禪師台州人正月一日忌辰

第十三代佛日大慧杲禪師宣州奚氏諱宗杲字曇晦少師魏國公張浚延居茲山孝宗為晉安郡王時聞師名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

偈以獻王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即位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道法之盛號臨濟中興凡二千餘衆一時朝士若馮公濟川張公九成輩皆來問道故有不動無垢二軒隆興元年八月十日示寂于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

第十四代妙空明禪師濠州人正月十五日忌辰

第十五代真歇了禪師左綿雍氏諱清了得法

於丹霞淳禪師出世真州長蘆遷四明寶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温州龍翔陞鴈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阜亭崇先及修全身塔彼寺西華桐塢

第十六代佛行月堂昌禪師湖州人正月廿日忌辰

第十七代佛海妙空訥禪師秀州人十一月廿六日忌辰

第十八代照堂一禪師明州人三月十九日忌

第十九代圓悟粹禪師福州人正月廿八日忌

第二十代佛慧可菴衷禪師婺州人六月初九

日忌辰

第二十一代大禪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出世舒州投子遷長蘆詔住鴈山道望甚著先是陽和王夢一異僧長身巨腹言欲化蘇州一庄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和王見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荼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福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為言聞卿捨蘇州庄與徑山朕當為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即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二萬斛舉牛舟車鮮庫應用百事具足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江浙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忌辰

第廿二代無等才禪師杭州人六月廿六日忌

第廿三代佛日普慈聞禪師隆興人十一月初四日忌辰

第廿四代寓菴澄禪師興化人六月四日忌辰

第廿五代密菴傑禪師福州鄭氏謁應菴於衢之明果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

沙盆菴頷之出世衢之烏巨遷祥符蔣山華藏詔住鴈山靈隱晚居天童後亦窣堵于天童之中峯六月十二日忌辰

第廿六代別峯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於華藏民禪師首在鄉連主數剎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及至鴈山彌浹孝宗台對選德殿奏對稱旨此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註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為物啓途轍撥開千嶂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鑪

一點雪犄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既經一夜之
覽皇情大悅及年邁益厭住持奏乞菴居得請
終後瘞于菴之西岡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光十
二月初八日忌辰
第二十七代塗毒策禪師台州人七月廿七日
忌辰
第二十八代佛照普慈宗覺光禪師臨江新喻
人姓彭諱德光得法於妙喜乾道丁亥台守李
侍郎浩延住鴻福徙光孝孝宗稚聞師名淳熙
三年詔開堂靈隱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佛法
大意師數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

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閒山林
得賜歸育王建移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
乃退紹熙四年改住慈山師力辭孝宗曰朝時
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師老東菴嘉泰三
年三月二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於東菴之後
諡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鑒
第廿九代雲菴慶禪師建寧人十月廿三日忌
第三十代佛智崇菴聡禪師福州人十月十四
日忌辰
第三十一代佛日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橋
州曇公是其同氣嘉定丁亥獲知永相魯國俾
居慈山創化城接待於雙谿之上眉山楊汝明
記頗詳及師示寂乃塔于其後十二月十三日
忌辰
第三十二代佛心浙翁琰禪師台州人七月十
七日忌辰
第三十三代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二月廿
二日忌辰
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範禪師蜀梓潼雍氏依
破菴先得旨出世明之清凉遷焦山雪竇被旨
移育王及慈山居二十年雖兩丁火厄而旋復
雋觀號法席全盛仁宗嘗名見於脩政殿奏對

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梨仍宣諭慈明
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參政陳
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
鑑禪師號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雲水上親洒
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己酉三月十八日
書偈而逝全身葬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第三十五代癡絕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從曹
源生於妙果悟旨出世嘉禾光孝陞蔣山雪峰
詔住天童復有旨補靈隱尋退隱金陵京兆尹
節齋趙公遣書命為法華開山而勅牒住徑山
之命繼至師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

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乃幡然而作留法華逾月即登徑山故神人響合帷聲如雷臨示滅手書龕記叙得法之由及辭衆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毘奉骨葬金陵玉山菴分其半建塔莆田玉芝菴三月十五日忌辰

第三十六代佛海石谿月禪師眉州人六月初九日忌辰

第三十七代佛智偃谿聞禪師閩侯官人六月十四日忌辰

第三十八代佛心剃叟珏禪師婺州人十二月

初十日忌辰

第三十九代淮海肇禪師通州人六月十日忌

第四十代虗堂愚禪師明州人十月八日忌辰

第四十一代藏叟珍禪師泉州人五月廿一忌

第四十二代虗舟度禪師楊州人四月廿四忌

第四十三代雲峯高禪師福之長谿人諱妙高見偃谿於育王入室掌藏鑰一日谿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豁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谿可之出世南興大蘆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朝命陞蔣山至元庚辰遷茲山寺罹回祿草創絲什一師究心興建又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江淮諸統楊輦真加率江南禪教諸山朝覲師遂趋京上問禪以何為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餘二千言上大悅陛辭南歸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匪殿坡為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

第四十四代虎岩伏禪師淮安人七月二日忌

第四十五代本源達禪師台州人十二月十八

日忌辰

第四十六代晦機熙禪師隆興人八月十七日忌辰

第四十七代大圓佛鑑虗谷陵禪師四月十二日忌辰

第四十八代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族臨海何氏諱行端從俗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參藏叟於徑山得旨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行中書省平章張閭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居靈隱有旨設水陸齋于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覲奏對稱

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即退閒于良渚之
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於行宣政院
請師補處茲山仍闔詞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
是凡三被金襴之賜人以為榮而師莫如也虎
岩住茲山時師為第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
云度宗為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
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後事問故
高公云為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門不開故
得報遲也虎岩舉此吾衆謂住持豈苟然至於
四十八代住持尚預定之天庭師聞頗心非之
及師住此山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終定全身於

寂照塔院壽八十八八月初四日忌辰
第四十九代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十月二
十八日忌辰
第五十代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十月
二日忌辰
第五十一代慧性文敏古鼎銘禪師明州人正
月二十二日忌辰
第五十二代佛慧慈照竺遠源禪師南康人六
月二十六日忌辰
第五十三代以中及禪師蘇州人九月四日忌
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八月廿三忌

第五十五代季潭泐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
晨起喚侍者曰這個聻者茫然師曰咄遂寂
第五十六代象源洪禪師台州人六月初四日
趁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
第五十七代復原報禪師台州人九月二十六
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六衆是甚麽看取竟寂
第五十八代大宗興禪師台州人三月十一日
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去
第五十九代止菴祥禪師杭州人十月十三日
倚座曰一隊噇糟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
第六十代呆菴莊禪師台州人也住持徑山學

雲合說法酬問迅若疾雷有呆菴語錄行於世
誦師言則見轟轟然誠宗門偉人也忽於十月
二十三日云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
得言竟遂寂厥年歲次誌者失載
第六十一代岱宗泰禪師紹興人盥罷即坐寂
第六十二代伯蘊琇禪師蘇州人倚杖而逝
第六十三代敬菴莊禪師台州人含笑坐化
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八月初五化
第六十五代月江淨禪師金華人念佛坐去
第六十六代雪崖珂禪師金陵人書沐而逝
第六十七代西疇頃禪師會稽人整衣坐去

嘉靖庚寅仲春大尹尸公入寺祝延因覽荒
景憫其谷莓剥落嘆息于斯曰檢舊集頗得
其詳矣曩時板集歲深幾泯賴補鈌略勉寺
捐資重刻于兹纘述自六十八代至八十代
次列于左焉
第六十八代宇中宸禪師金華人經行頃坐去
第六十九代傑峰英禪師金華人持金剛而逝
第七十代一清旡禪師江右廬陵人也别號潔
祖為歐陽族自幼頴悟異群不茹葷酒厭塵俗
遂出家於寶禮正宗忠公棲業焉宣德改元丙
午得度於右街雲海法師潛侍香于大天界逹

會中即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禪師是也隨
典藏事未幾陞首座開古積黒塔于都阜城門
之西隣朝天宮之右傍也個磚片瓦皆自手焉
正統癸亥聞于
上勑頷曰弘慶禪師即黒塔也師梭莘超群卓
卓然初主水月次遷南通法至開山弘慶自此
道風浩蕩朝野知名正統丙寅右街善世大功
德兩菴宗師等薦師于春官若大宗伯胡公老
先鉅卿名公莫不推賞遂有變徑之行覺山馮
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幢入殿恭養一時
金臺諸檀越沈福誠杜弘真等欣然發心鬻鐵

鑄佛三軀鐘磬雲板香鑪花瓶若干對越明年
丁卯入院浙江都指揮使司張公等敬師道行
咸嘉獎助住持所履之事大有逹庭其他備矛
翰林張先生之序此盖述其大要云
第七十一代無極灝禪師誦心經坐脫
第七十二代宗勝侃禪師常時禮佛一日卧去
第七十三代正覺成禪師持戒精專無病而寂
第七十四代用璠琚禪師禪定不懈端坐黙化
第七十五代竺芳茝禪師常說法勉人忽坐逝
第七十六代庭禮訓禪師十年不出户忽坐去
第七十七代天才英禪師每勸人念佛念佛終

第七十八代恍山愷禪師常笑無嗔亦笑而寂
第七十九代石窓珉禪師耽文證果趺坐而化
第八十代月林鏡禪師杭州人住徑山時進士
張公寧讚之曰空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於天
目靈雞馴兒一鑑光徹於祖師地既曰靈天其
有待共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公月林禪
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法
於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遍來
三十年優鉢猛闡王氣猶在起龍瞋於下界與
衆教於中衆承相閑選佛場和尚晤出世法乘
流而行遇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於崑山容

首慶坡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之文盡讚僧
中此郎師少穎異稚齡出家翁宛剃染專淨業
問叩名碩俾參本来人久乃省作偈曰本来人
本来人無臉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
勘元来是白丁碩見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
是名振一時正德己卯歸寂年八十六塔凌霄
東堤

徑山集下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題徑山大覺禪影堂　張祐

超然彼岸人一逕謝微塵見相即非相觀身豈是身空門性未滅舊里化猶新謾指空中影誰言影似真

寄澄慧大師　眉山蘇軾

我昔曾為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谿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飛鷹羨師方丈氷雪冷蘭膏不動長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爭来問訊今何似為言百事不如人兩眼尚能看細字

遊徑山寺

衆峰来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五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来朴樕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来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迩来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鍾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内擾擾膏火同烹煎近来愈覺世路隘每

到寬處若安便嗟予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再遊徑山寺

老人登山汗如潑到山困睡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平生未省步難險兩足貫曾行犖确含暉亭上望滄溟凌霄峰頭抱南嶽自愛絲杉青絲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任來往明月長懸無晦朔塚上雞鳴猶憶欽山前舞鳳遶徽璞雪窗剛免元不死烟嶺孤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傲死生不怕黃巾把刀槊榻上雙痕凜然在劍頭一吷誰能角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為洗心源濁騷人屢欲逃競病禪老但喜聞剡咏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凌霄菴　石湖范至能

峰頭非塵冢一舍誰聆芰軒眉玉霄近接指沙界豁萬山紛累塊衆水渺聚沫來雲觸石迴去鳥恆烟波向無超俗緣茲路詎可越偕行木上座同我證解脫

傾蓋亭

萬山離立翠雲幢嫋嫋移聞晚炊香山下行人塵撲面誰知世界有清涼

題徑山寺樓

落日蒼茫水捫星縹緲樓神光來燭夜壽木不知秋海內五峰秀天涯雙徑遊愛山吾欲住衰病嬾乘流

題徑山寺　釋仲靈嵩

翠擁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遊不到壹殿自清秋

哭徑山塗毒禪師　陸放翁務觀

岌岌龍門萬衲傾翩翩隻履又西行塵侵白拂繩牀冷露滴音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入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夙欠脩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送僧上徑山東　妙喜老子　釋空東山

大士昨來聞出世阿師今日又登途杖頭倘有閒田地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莫嫌者也及之乎還將昔日芭蕉語寫作王公十道符

徑山天開圖畫　釋肇淮海

出澗瀉泠泠千峰疊翠屏曉雲開混沌遠水接滄溟松影搖禪榻苔衣上淨瓶塵中夢不到爭欲買丹青

徑山冬日

東西兩徑幽嵗晚得周游壑雪隂存在溪雲凍不浮鳥驚樵斧重猿挂樹枝柔怕有梅花發因行到水頭

徑山寺三題 鳴石巖 菖蒲田 樹王

皓首来迎宴坐師山靈易地致俱胝要知弘法四天力但看精誠裂石時

一徑蘚苔春寂寞斷崖文字雨淋漓徘徊想象登雲處風撼松杉萬壑悲

一從神武挂冠纓便入千峰適性情已向耆英逃姓字肯因楊柳作歌行

石田水冷菖蒲節茅屋雲深薜荔縈白髪山僧知此意時時来聽野泉聲

翠絲縝密赤心存膚奏陵風溜雨皴直節向時曾遇上微茇率土莫非臣輪囷古栢空生蜀偃蹇寒松枉仕秦瀑布青山堪帯礪森森同見萬年春

上淵翁和尚

凌霄峰頂極高寒中有高人把釣竿萬里江湖未歸客滿天風雨獨凭欄醫和世遇肱三折慈氏門開指一彈晉領梅花春有意免教回首望長安

送見心上人之徑山 虞伯生集

臺山驀直勿歧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叙悅衡北斗更愁帆影落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槎記取題詩相送處鷺鶿和雪立蘆花

題徑山二首 釋端元叟

昔人弘法動天庭此地因垂万古名龍抱雨雲歸洞府鵬摶山島壯江城先秋每覺岩風冷未曉常觀海日明玉局詩鐫舊貞石至今苔蘚不曾生

曲曲灣灣水重重疊疊山水流雙徑畔山在半天間九夏涼偏甚三春暖尚慳龍潭因作寺今古共躋攀

送愠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 釋砥平石

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為人不用撃憲術養子寧忘舐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次韻象原懷徑山 釋仁行中

蒼蒼喬木五峰〻十載江湖〻舊棲丘壑芝蘭香霧上金銀樓閣彩雲低秋風悵望遼天鶴夜雨悲涼塚上雞但得間身各安健會尋石壁洒

新題

曉晴流止亭看山下眠雲　釋淵季潭

非烟非霧曉濛濛萬象都歸一氣中深似海時初歇雨白於綿處不隨風得閒漸有還山意偃卧寧無澤物功亭際老僧來倚檻只疑下界頓成空

宿徑山娑羅林二首　釋銘古鼎

高齋宿層巒無眠振衣起歷歷夜方峭婉婉情自羡濃露濯桂花清香襲庭几林蟥鳴籟隱空淨停雲徙萬事坐若遺靜極到天理舉目注秋江涼月薄如水閒宵散積抱淡然得心妙蛩冷

暗響流燈靜寒光掉星河界明滅崖溜落淵奥林風來朋朋吹我形影吊浩歌弄夢月高棲入清照

堆珠峰　一名鉢盂峰

天勢下凌霄坐使萬壑趍元氣結巒岫狀此大寶珠忍殿護釋梵鼓鍾殷入區

大人峰　一名天顯峰

五髻上雲雨鎮踞何春容具此大人相頭為大人峰偉哉天地間萬象同擴充

鵬搏峰

峰勢來大鵬鼓此垂天翼培風本無待適茲造化力何須問天池在在六月息

宴坐峰

杉松太古色不倒春與冬道人此宴坐一念萬叔融不待座燈五等了諸法空

朝陽峰

二儀開幽漠日月臨下土萬物麗高明此峰正當午堂堂大坐人兩眼空寰宇

山中五峰傳之久矣然指者不一今訂其是去其非因各賦一詩庶來者不待問而知也時至正庚寅七月徑山祖銘書

寄徑山古鼎和尚　歐陽圭齋

上人能舉龍文鼎坐斷凌霄第一關湖上別來圓鏡話相應照我鬢毛班

圭齋以福建憲使任滿赴召過杭訪古鼎於中竺臨別古鼎送至西湖之上圭齋云此別未卜會期古鼎云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鼎遷徑山圭齋故寄以偈

次韻寄徑山以中和尚　釋聲几皐

山川樓觀幾紅墟雙徑還成化佛居四海重脩輿地志群龍仍護梵天書野猿俱筆詩成後王女焚香定起餘大覺昔成天子詔解知山體本

如如
東南地上絶尊榮國一重来更有情一院秋風蘆蔔老湍山風雨苾蒭生他方弟子来傳法上國公卿盡慕名繞繞花雲團晏坐予生自媿老于竹

次韻賀象原禪師還徑塢　釋及以中

萬仞龍門奏凱歸山頭魚躍井塵飛生機透脫空諸有妙用縱横顯衆微四海叢林師望重三台人物曉星稀祖翁塔所能延老擬辦遮寒布衲衣

月江和尚壽象讚　雲隱曇讚

神定氣冲言雄貌偉擘拂一下大海絶流咳唾一聲須彌粉碎衲子師模佛祖骨髓
文淵閣下道動天顏唱石巖前名尊地位夫是之謂正菴和尚之的傳妙喜七葉之華裔也

琇公禪師新命住持徑山禪寺無以為贈故賦是詩以駕之情見乎辭也　少師姚廣孝

徑山主席非公誰山靈但恨公来遲今年中旺氣田公忽自至逢其時凌霄峰頭日杲杲唱石岩畔風披披陞堂提唱第一義緇白圍繞如春熙當年國一心為喜宜與諸老相追隨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獻供伸須眉碁盤石剝舊苔

蘚洗硯池幾清漣漪僧殘屋老固非昔入門尚見窮然禪坐看檀越施金粟飛棟湧殿重維持嗟余老病不出户終日兀坐如蹲鴟安得乘雲到山頂援筆載和蘇公詩

長偈一首送印無相還徑山重蓋國一祖師塔院兼簡海印老叔和尚一笑　釋泐季潭

来無所從信脚踏衛槎枒峰去無所至一口吸盡龍淵水不来不去又如何機先勘破迦葉波須彌卓海水立木童拍石女歌道人本来無所住一種平懷仍舊去喝石巖前架棲閣井底蓬塵話重舉有為法與無為法體用全彰無不別

國一高風天下聞徑塢禪叢冠吳越昔我峰頭繼席時忽見祖塔何欹危道人不日還舊規森羅萬象同撒眉方丈老人今碩匠雲月溪山遠相望不學江西馬歎箕千里今人寄圓祖

寄徑山南石禪師

徑塢荒涼正下秋老師砥住兀中流一新門户龍神喜何事忽忽即退休
竹篦放下便抽身妙喜菴頭去結鄰山上鯉魚打踍跳誰知井底輥蓬塵
凌霄退席鼓三撾去住渾同眼底花何日到京重叙舊慇懃意不在香茶

送月江淨禪師住持徑山序

自古沙門雖息欲歸於無爲而好與賢士大夫游何也盖其人乃世之穎敏慈愿者假浮屠之形以爲高託文章之流以爲勝如道安於鑿齒慧遠於元亮道林於居易文暢於退之宗元彼尊竺土之法此服先王之教二者宜其不相爲侔然常與其進而不退其往豈非以彼墨名而儒行我月江淨禪師傾身偉貌德本宿植覺由性稟以真乘法印參儒典並用默而能融辯而不肆所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總司聞其賢公舉挼徑山住持夫徑山天下

首剎唐代宗朝國一欽禪師爲開山第一祖得其傳爲大慧杲杲傳佛照光光傳妙峰善善傳藏叟珎珎傳元叟端端傳靈隱幻隱明明傳丕菴闍淨師乃丕菴法子也往時翰林侍講王公時齊在祕閣纂脩少師姚公寔總其事二公論及東南名僧淨師亦居其一師推悟理而信故於孔氏之學習而不懈釋氏之教行而不怠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萌蹈手泛席之數未嘗放心是固異夫縱誕謫亂假託之所爲者焉觀少師姚公所撰重脩記春坊大學士曾公靈隱記則淨師之歷職叨行賢士大夫之敬禮推許從可

見矣況徑山與竺乾鷲嶺鼎峙角立淨師又得丕菴嫡傳方今
朝廷清明褒崇釋道而淨師躡空驅錫舍筏振塵於五磐凌霄之間說法度人脫去纖累行道化凡迸詣覺路與起少林妙喜之家世以檀重於十載之後此香火緣也予雖非退之宗元文章之流可以增高益勝然有鄉曲難忘之情故其行樂爲致辭以告于慕道風重文雅好事者云洪熙元年乙巳春三月十有七日丁酉國子司業金華貝泰書

月江和尚陞住徑山京都宗剎疏

四明溥洽

國朝新闢泰運佛法重光教肯載整宗綱師承唯謹刹徑嶋爲五山之首而掄村得萬指之推楳勵脩能賁光叢席徑山堂上月江和尚質恕料特襟度豁如證果初登借我邦人作善知識泠泉分座人天眼目表率叢林早叅
天詔寵榮獨運霜毫透發蘸乾太液池水現出優曇鉢華既不動舌轉大法輪乃出無心感多靈瑞疇咨極品銓貴奇才妙喜法道再隆宗照家聲不墜登凌霄㧞鷲嶺瞻光彩於父子之間數至瞶演乘翔

至治於堯舜之上
京刹江湖　　會稽唯寔
國一開堂雙徑為鳳麟之靈囿妙喜棲室四方
稱龍象之法筵惟視古以猶今在得時而行道
顧茲盛舉允副輿情徑山堂上月江和南德重
珠璣燁聯奎璧偉姿豐麗浩氣衝於斗牛道韻
孔昭美譽播於湖海屢膺名藍之聘久觀
上國之光正宜接物以利生何徵入鄮而垂手
共訝凌霄獨步謾誇光嶽蜚英圭齋別古鼎於
西湖語留圓鏡大覺辭仁廟於北關事見遺書
煌煌吾道有光凛凛宗綱不墜繼前賢之芳躅

示後學之清規拱聽佳音永堅夙好
方外　翰林侍講匡山余鼎
陶令入遠公之社事見西江大顛接韓子之游
話行南海雖抑揚必行其志然出處各得其宜
契道祖忘堅盟既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機鋒
圓妙氣宇和平東魯書西來意咸究其源雪山
卓滄海珠寔增其價蜚佳聲於
闕下需
龍濕於天中飽飫禪院之煙霞深味儒林之風
月丹山儀鳳赤奔良駒黃太史東志黎禪先機
獨露張商英存心護法斯道大彰尚頓留衣毋

忘展哭
徑山集下
本山比丘正瑫乃呆菴十一世孫也緣覩是集殘毀將泯惜其無以
開見後賢遂率徒姪孫海舟德容圓廣門悉智遠各各用施衣資
謹刻流通　所冀
閱者不動腳頭已覽一山三后怪未謀古底早知雙徑五峰真悟是
祖非祖即如來清淨法身斯觀不覩證當人游戲三昧功德無盡咸
歸寶相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端陽日沙門　識

徑山集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釋宗淨撰宗淨始末未詳徑山在臨安縣天目山東北唐代宗時僧法欽始造寺是書上卷記寺之建置中卷記禪宗下卷載藝文原刻校讐不精僧方一序謂其魯魚亥豕疊出爲白璧蠅玷云

歷代山陵考二卷

〔明〕王在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山陵考一卷》提要

歷代山陵考引

繄惟物化滋蕃芴焉子有陰陽代謝樂哉斯丘三仞成墟嗟長年之靡執一抔如許感聖喆之俱休巨人之跡已虛誰羡虹流華渚荆山之銅可採不禁龍去鼎湖黃河流水湯湯侵濟陽之尺阜秦望高山邈邈迷大越之畝宮白楸自爾空談黃金將為失實孟津之血珠玉同燔驪山之烽繼繒共裂牙生水溅囓鐵墓于胡公編趄地藏發周書于汲冢丹鳥集蒼梧之野目斷九疑水銀溢虎阜之池身懷一劍

球襦玉匣疇堪取槨銷銅銀海
金鳬莫禁尋羊漏大多金多玉
萬年未穩藍田䂖坊䂖堂七尺
同歸馬鬣楚騅秦鹿方勤疾足
之思魏雀晉駝忽起棘荊之嘆
八百餘年長曆岐周之轍久滄
二十四帝興王關洛之塵盡埽

鱗施安在羽盖空摇週遭五百
餘合四瀆九州沙丘有射墻之
壁設疑七十二識寸心千載西
陵無望墓之田屬狹倚廬潛閟
長餘蛤炭縮咝蕭艾黄壚久穽
嘉跪漢寢唐陵何来麥飯吳宮
楚苑向屬苔蕪夷陵土黑飛煙

孰云丘隴宫闕腥膻點穢敢問
家園粉骨埋香可惜馬嵬魂杳
冰天灑淚猶驚五國塵遥石火
分明詎知生滅蕉鹿似是罔識
睡醒鉄戟磨新零落尚須漁父
得寳釵耕出夜遊常見玉鈎斜
瓦器何必增加土藏要歸速朽

赤眉巢賊技擅椎埋摩頂胡僧
能為飲器大塊幾多藏骨莫增
尺寸之高太虚一點浮雲盡屬
須臾之感墓木成拱胡来供給
樵薪牛馬為群是處追求牧豎
高山避流水居人指點還疑青
草染胡雲盡影模糊軋轢愴懷

西靡寄慨東陵秋草埋藏原上
麒麟高臥城闉依舊遼東白鶴
空歸暮雨落花常伴啼鳥生點
滴白楊衰草但看窟兎任縱橫
姿肉美夫容總似湘陵瑟斷顏
行分翠黛還歸巫岫雲深蝶白
鶬紅何處獨留前度夢碑殘碣

斷無端輙起路人悲甚則一代
人皇富貴不留于窮土如彼幾
朝事業聰明悉化為塵埃感時
撫膺吊古腸斷無窮之宇宙憑
大化以推移通昔之覩聞屬後
生之掌記茲者蒐羅志乘存墨
跡于依稀旁述地靈載人叢于

簡冊一篇可攷百代如存淤壤
玄霜乎子趣愀然之問春氷素
骨蒙莊有殊難之言古来天下
是誰家底事無多樹千秋之榜
樣世界于今垂一統神人有主
鞏萬載之河山
賜進士浙省觀察使前水衡郎五

奉
勅守巡督學黎陽王在晉纂述

歷代山陵考目錄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歷代山陵考

北京

順天府

燕昭王冢玉田無終山古漁陽北　遼章宗陵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陵　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　金宣宗陵　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

保定府

顓頊陵高陽界　慶都陵慶都堯始封之地母葬此宋三陵府城東宋僖祖欽陵順祖慶陵翼祖安陵

河間府

盤古墓青縣南七里　河間獻王墓獻縣漢景帝子

真定府

唐祖陵隆平縣南十五里唐元和十三代祖宣皇帝葬此隋義寧初塚上嘗有五色瑞氣高祖啓運號曰建初陵　趙王塚獲鹿縣城東塚大者六小者三十二相傳為戰國趙王墓　趙武靈王墓平山載廣輿記又一統志在滄州舊城東　中山靖王塚定州高文餘尉

陀先塚 舊石邑城北十三里陀郡人漢初為[illegible]川令佗稱南越王文帝為陀先人置守塚復使陸賈賜陀書陀遂稱臣 **孟嘗君墓** 元氏縣西十五里岡上

順德府

石勒墓 邢臺縣西十五里號高平陵

廣平府

英陵 清河縣東三十里漢章帝子清河孝王慶初立為太子後廢為王其子祐為安帝 **甘陵塚** 漢安帝母甘陵氏葬于清河縣東北角因名甘陵郡 **趙惠文王**

墓 與孝成悼襄二王墓俱在邯鄲縣西北二十里俗號三陵

大名府

顓頊陵 帝嚳陵 俱在滑縣東北七十里 **殷中宗陵** 內黃縣南三十里 **趙宣子冢** 善化山南

永平府

孤竹三塚 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之塚團子山有次君之塚馬鞭山有少君之塚傳曰國人立其中子次君也 **公孫塚** 赤峯嶺及道南峯火山有公孫神康基漢末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與

南京

應天府

吳大帝陵 鍾山南八里葬吳主孫權舊名孫陵亭有廟在清凉寺之西 **晉十一帝陵** 俱上元縣境內惟安帝起墳餘皆不可辨廣輿記載晉元陵雞鳴山之陽

宋帝陵 武帝葬初寧陵文帝葬長寧陵俱在蔣山世祖孝武帝葬景寧陵在上元縣南巖山之陽 **陳高祖陵** 府城東二十五里地名陵里陵曰萬安 **渟泥國王**

墓 石子岡上 本朝所封永樂中來朝卒葬此

鳳陽府

虞姬墓 定遠縣南六十里俗稱嗟虞墩又靈璧縣東五十三里亦有墓相傳靈璧葬其身此葬其首

蘇州府

泰伯塚 梅里常熟界 **仲雍塚** 虞山東泰伯之弟 **闔閭塚** 虎丘山下銅棺三周水銀為池金銀為地專諸魚腸之劒殉此 **夫差塚** 陽山越絕書越王棲夫差于泰餘杭山卒因葬焉 **孫武墓** 府城南三里 **鶴市** 吳王女

自殺葬此

常州府

泰伯墓無錫縣北三十九里**季札墓**江陰申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吳王子墓**江陰縣之徽推舊記吳王闔閭第八子葬此今呼徽湖

鎮江府

吳陵丹陽縣西十五里孫堅擊劉表于峴山被射死還葬曲阿子權稱帝追謚武烈皇帝**泰安陵**丹陽縣

北二十五里葬齊高帝**景安陵**丹陽縣東三十一里葬齊武帝**興安陵**丹陽縣東一十四里葬齊明帝**建陵**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葬梁武帝父蕭順之武帝即位追尊為文帝**脩陵**丹陽縣東三十一里葬梁武帝唐貞觀中詔禁樵採**莊陵**丹陽縣東二十七里葬梁簡文帝有石獸高丈餘郡志齊梁諸陵皆在金生山丘隸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荊王墓**府治後漢初高帝封其從兄子賈為荊王建國于此**孫策墓**府城南弟權追謚長沙桓王

揚州府

盤古塚府城西四十里塚上有廟**煬帝塚**府城北雷塘帝每携宮人游此往往耕出寶釵隋陳稜為江都守求得帝柩畧備儀衛葬此**玉鉤斜**江都治西煬帝葬宮人處

廬州府

羨頡侯墓舒城漢高帝從子劉信又云在滁州境

太平府

吳景帝陵府城東二十五里權第六子名休**齊和帝**

陵府城北黃山明帝第八子禪位于梁世傳獄廟行宮之基即其陵也

池州府

昭明太子墓府城西秀山上梁武帝子名統

徐州

微子墓沛縣微山上

山西

太原府

魏拓跋陵代州鴈門**晉高祖陵**文城縣西北六十里

高石微塘唐叔虞墓太原縣西南懸甕山上周成王

俗號晉公墓晉侯墓太原縣東南晉侯燮父趙襄子

墓定襄唐晉王墓忻州晉王李克用也金時盜發之

郡守夢王告云墓中有酒盜飲之唇皆黑可驗捕明

日獲盜寺僧居半克用義子李存孝墓太原縣西風

谷口存進墓縣東北鄭村

平陽府

媧皇陵趙城縣東八里虞舜陵安邑成湯陵榮河縣

北四十里元癸未歲淪于河周厲王陵霍州東北厲

王出奔彘而崩因葬此姜嫄墓聞喜縣西北四十里

有廟后稷母夷齊墓首陽山晉文公墓汾縣東北二

十里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有聲如牛鳴今墓在

蒲縣南翠屏山晉厲公墓翼城縣東南十六里趙簡

子墓趙城縣東北三里

大同府

魏永固陵方山顛有雙陵按北史魏孝文帝母馮太

后與帝游方山有終焉之意孝文乃營壽陵于此并

建永固石室趙武靈王墓靈丘縣東三十里王昭君

墓古豐州西六十里北地多白草此冢獨青

汾州府

魏文侯墓孝義縣西五里

遼州

石勒墓榆社縣北二十五里趙王村前有祠在墓南

半里又澤州陵川縣西北亦有遺塚上有塔

山東

濟南府

太甲陵府城南平陵王墓章丘縣東北二十里危山

上漢諸王蘇祿國王墓德州北永樂中來朝葬此諡

恭定

兗州府

女媧陵濟寧州東南三十里軒轅壽陵曲阜縣東北

二里黃帝軒轅氏葬此名壽丘金始改爲壽陵少昊

陵軒轅陵東堯陵東平州東北三十里湯陵曹縣故

太甲處魯公墓曲阜縣東八里脩壠蔓延不絕皆魯

諸公所葬其西葬伯禽其南葬文公孟嘗君墓滕縣

上五十里項羽墓東阿縣東南十一里漢高帝既滅

楚項羽持其首以示魯魯服遂以魯公禮葬羽于

俗呼為霸冢 **魯諸王墓** 曲阜縣南八里漢時魯諸王大墓四十餘其南一里許葬共王其他多不知名 **梁孝王墓** 梁山北漢文帝第二子因田獵至此薨遂葬焉 **東平憲王墓** 東平州北峗山上光武第八子名蒼

瑯琊王墓 沂州境內葬晉宗室子仙

東昌府

高陽氏陵 府城西北二十里 **衛靈公墓** 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青州府

太公冢 臨淄縣南十里太公葬于周齊人思其德葬衣冠 **桓公冢** 臨淄縣淄水南太公冢之北 **四王墓** 鼎足山齊記補遺方基圓冢東西直列乃齊威宣閔襄四王墓

登州府

齊康公墓 之罘山田和墓齊遷公海濱葬此

遼東都指揮使司

遼太祖陵 木葉山 **顯陵** 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幷蕭太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捲抱六重于其中作殿宏麗 **乾陵** 醫巫閭山上葬遼景宗舊有凝神殿

河南

開封府

伏羲氏陵 陳州北三里 **夏太康陵** **少康陵** 俱太康縣西 **商高宗陵** 商水縣長平鄉 **周平王陵** 一名平丘太康縣金堆鄉 **漢高祖陵** 鈞州西 **隱帝陵** 鈞州王橋里俱五代漢 **周太祖陵** 新鄭縣西郭里 **世宗慶陵** 鄭

州西曹保 **陳胡公墓** 陳州北城濠水嘗嚙其趾見有鐵錮之俗謂之鐵墓胡公舜之後周所封 **陳靈公墓** 西華縣西二里 **陳懷公墓** 商水縣西二十里 **信陵君墓** 府城東南

歸德府

帝嚳陵 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閼伯墓** 府城西南高辛子 **微子墓** 府城西南 **宋襄公墓** 睢州東一名古襄陵

彰德府

曹操疑塚 磁州凡七十二處

衛輝府

魏襄王墓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漢初有人盜此冢得竹簡世號汲冢周書 呂尚墓府城西北自齊還葬于此晉盧無忌碑尚存

懷慶府

禪陵脩武縣北葬漢獻帝以禪位故名

河南府

女媧陵閿鄉縣河側唐天寶末失其所在乾元初復湧出女媧伏羲氏妹 孔甲陵永寧縣東北三崤山孔

甲夏王 成湯陵偃師縣東北山上 周昭王陵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谷 桓王陵澠池縣北柏子山上 靈王陵府城西南西周山上 景王陵府城西北隅 威烈王陵府城東北隅 漢光武原陵孟津縣西 明帝顯節陵 章帝敬陵 和帝慎陵 恭帝恭陵四陵俱府城東南 順帝順陵府城東北 冲帝懷陵 質帝靜陵二陵俱府城東南 桓帝宣陵 靈帝文陵二陵俱府城東北 魏文帝首陽陵澠池縣首陽山南 明帝高平陵孟津縣舊河清城界 晉景帝陵孟津縣東南 武帝浚陽陵洛陽縣 隋煬帝陵永寧縣東北煬帝崩于江都唐太宗遷葬於此 唐中宗陵偃師縣東 昭宗和陵偃師縣南 梁太祖極陵府城東南史稱宣陵 後唐莊宗陵新安縣 明宗徽陵府城東北 晉高祖顯陵宜陽縣西北 後漢高祖睿陵登封縣東南 宋永安陵宋太祖父昭武皇帝 太祖永昌陵 太宗永熙陵 真宗永定陵 仁宗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八陵俱鞏縣西南 伯夷叔齊墓偃師縣首陽山武王滅商夷齊隱此餓死或云今蒲州首

陽山乃夷齊隱處 韓昭侯墓宜陽縣西周顯下時諸侯 田橫墓偃師縣西漢招橫至此自殺葬以王禮

南陽府

丹朱冢內鄉縣廢淅川縣西北七里 魏陵汝州東南大龍山顛魏元氏所葬 魏悼園汝州西北牛屏山宋泰王廷美之墓附兆二十餘 葉公墓葉縣南三十里葬沈諸梁

汝寧府

申伯塚信陽縣境謝城即申伯封邑

陝西

西安府

華胥氏陵藍田縣西三十里 尊盧氏塚藍田縣山之西尊盧氏庖犧氏之後 帝嚳陵郁陽縣東四十里帝嚳高辛氏 周文王陵 武王陵 成王陵 康王陵四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 穆王陵府城西南二十五里 幽王陵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 秦始皇陵驪山下陵內城周五里外城周十二里項羽黃巢皆發此一云始皇葬山之中此虛冢耳 漢萬年陵臨潼縣東北七十五里其陵東葬太上皇西葬昭靈后 高祖長陵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又有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墓在櫟陽故城 惠帝安陵近長陵舊有安陵故城及廟張敖墓在其東 文帝霸陵府城東三十五里因山爲墳有廟即順成廟舊址其母薄太后陵亦近焉 景帝陽陵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東有王后陵其廢太子臨江王墓在藍田縣葬時有數萬燕銜土置塚上世名燕子塚 武帝茂陵興平縣東北十七里舊有廟陵西北有李夫

人墓又衛后園在千人聚 昭帝平陵咸陽縣東北十三里其母趙太后雲陵在甘泉山 宣帝杜陵府城東南十五里樂游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 元帝渭陵咸陽縣東北十二里陵西百步有元后陵 成帝延陵咸陽縣西北十五里初帝起延陵巳成言者以不便更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 哀帝義陵咸陽縣西八里漢諸陵置邑者七惟長陵茂陵萬餘戶餘各五千戶渭延義三陵不復置邑 平帝康陵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西魏武帝陵 文帝陵俱在富平縣東三十里 後周武帝成陵富平縣北十五里舊有廟 隋文帝泰寧陵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畤原 唐永康陵三原縣西北十八里葬高大父景皇帝 高祖獻陵三原縣東十八里有廟陪葬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 太宗昭陵醴泉縣九嵕山有廟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 高宗乾陵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葬太子二諸王三公主一 中宗定陵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陪葬太子一公主五 睿宗橋陵蒲城縣豐山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蒲城縣北十五里讓帝玄

宗兄寧王憲也輩尊爲帝陪葬諸王三公主三 玄宗
泰陵 蒲城縣金粟山其武皇后陵在咸寧縣東四十
里 肅宗建陵 乾州武將山陪葬功臣郭子儀 代宗元
陵 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 德宗崇陵 涇陽縣嵳
峩山 順宗豐陵 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甕山 憲宗
景陵 蒲城縣金幟山陪葬后妃二 穆宗光陵 蒲城縣
克山陪葬后二 敬宗莊陵 三原縣西北五里陪葬悼
懷太子 文宗章陵 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陪葬
楊賢妃 武宗端陵 三原縣東十里陪葬王賢妃其母

帝太后陵在咸寧縣 宣宗貞陵 涇陽縣仲山 懿宗簡
陵 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紫金山其母晁太后陵與帝
太后陵近 僖宗靖陵 乾州城東北十里其母王太后
陵與晁太后陵近 姜嫄墓 邠州城東北十里后稷母
公劉墓 邠州城東六十里 王季墓 鄠縣西渼陂村 周
公旦墓 咸陽縣北十五里 太公望墓 咸陽縣東北十
五里 鄭桓公墓 華州城西三里名友周宣王庶弟 杜
伯墓 長安縣杜城東南周成王滅唐遷之杜 秦莊襄
王墓 舊長安通化門東二里俗名尖冢 樗里子墓 漢
長安城內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
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東
未央宮在西 皇子陂 西安府城西南秦皇子葬處 馬
嵬坡 興平楊貴妃葬處

鳳翔府

周赧王塚 隴州西北三十里 秦穆公墓 府城內東南
隅橐泉宮祈年觀下

平凉府

密康公墓 靈臺縣西五十里 扶蘇墓 府城東南四十

里 劉表墓 鎮原晉永嘉中衛熙發塚見表貌如生香
聞數里不敢犯

鞏昌府

伏羲陵 秦州北四十里世傳三陽寨媧牛堡有伏羲
陵史記庖羲氏風姓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
生庖羲氏于成紀 秦文公墓 麥積山下秦嶺史記秦
文公寧公皆葬于西山今隴西西縣蓋此地也

慶陽府

不窋墓 府城東三里碑久剝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

不窋氏陵后稷之子奔戎翟居此 扶蘇墓 綏州城西
十五里又在延安府

延安府

橋陵 中部縣 武帝臨祭橋山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或對曰帝乘龍昇天羣臣葬其衣冠于此 扶蘇墓 綏德扶蘇秦始皇太子監兵築長城始皇崩李斯趙高與胡亥詐為始皇書賜死于此

浙江

杭州府

吳王夫差墓 杭州舊志云吳王夫差墓在餘杭山太宰嚭亦葬其傍又吳越考謂吳王走吳之秦餘杭山死而葬焉以為墓在餘杭山者妄今考大明一統志則牧其墓於杭未知何據乃詳考越絕書則云夫差塚在猶亭西近太湖蘇州志則云夫差墓在陽山是在吳不在杭也并志之 吳國王子慶忌墓 錢塘縣昭慶寺之北名慶忌塔 孫鍾墓 富陽縣平山鍾孫堅之祖住至孝種瓜為業忽三少年詣鍾乞瓜曰此山下作墓當出天子可下山顧我去即葬所也鍾去三十步顧見三人並駕鶴飛去後鍾死葬其地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里人由是知孫氏之興 三女堆 海寧縣北二十五里長安覺王寺後或云三女乃孫權第三女也 吳越武肅王墓 臨安縣治東五十步春秋邑長祭 文穆王墓 錢塘縣龍山之南原和凝撰神道碑 忠獻王墓 錢塘縣龍山之南原太常卿張昭撰神道碑 孝獻世子墓 錢塘縣天竺前山 儀王墓 錢塘縣西湖顯明寺王諱仲湜生時有紫光照室之異靖康間六軍欲推王立之王伏劒卻之曰自有與

王衆猶未退欲伏劒死衆與王約以逾月而與王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即位應天王間關而南上屢嘆之子孫祝諸邸為番衍 濟王墓 錢塘縣駝獻嶺下王諱竑寧宗長子也史彌遠與王有隙日媒孽于寧宗乃屬意于太祖十世孫昀寧宗崩彌遠比周楊后矯詔立昀是為理宗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潘丙劫王謀立之王不從率州兵擊賊彌遠構詔殺王人多冤之景定五年詔復王爵增修其墓

嘉興府

徐偃王墓 府城西北役禮鄉周穆王時諸侯名誕宋

孝宗公主墓 桐鄉

嚴州府

越王墓 淳安縣東北六十五里舊志越王兵敗至此問地名或曰此名角頭因嘆曰吾無所之矣遂卒其衆負土成墳三隴相連各高十餘丈 **孫鍾祖墓** 桐廬烏石山上吳大帝祖也相傳遇仙得葬地即此與杭州志互異

紹興府

禹王陵 會稽山禹廟側舊志禹巡狩江南崩葬此宋乾德中嘗復會稽縣五戶奉禹陵禁樵採 **宋徽宗陵** **高宗陵** **孝宗陵** **光宗陵** 陵名永阜 **寧宗陵** 陵名永茂 **理宗陵** **度宗陵** 諸陵俱在會稽縣東南寶山紹興初隆祐太后崩朝議以爲今陵寢在河南太后山陵宜名攢宮

溫州府

東甌王塚 府城西五里地名甌浦漢惠帝三年封越後爲東海王都東甌

江西

南昌府

吳王墓 豐城東鍾城山吳太帝之祖

饒州府

吳王墓 樂平即吳芮墓芮鄱陽人秦時爲鄱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號曰番君英布歸芮芮妻以女因舉兵應漢封芮長沙王

臨江府

蕭墓 府城西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死鑄金爲墻而合葬焉有牛衣兒避雨墓下見金蠶爛然飛出因拾數十納懷中忽聞雷聲蠶已失矣

袁州府

宜春侯墓 府城東漢長沙定王子成也舊呼爲定王塚

廣信府

渤泥國王叔墓 府城南三里永樂十年進貢還國道卒于此

吉安府

長沙王墓 吉水縣北九十里

贛州府

漢高帝祖墳 寧都縣之南雲

湖廣

武昌府

漢荆王賈墓 大冶縣西北六十里世傳九江王黥布反荆王以兵征之卒葬于此

漢陽府

劉琦墓 魯山漢荆州牧表之子

襄陽府

楚昭王墓 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從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繪云周禮逸篇

楚莊王塚 府城北鄧城鎮鄧城内春秋楚王族葬

南頓君墓 府城東二十七里即光武父南頓令欽

劉表墓 府城東

德安府

千金冢 雲夢内有荒冢高二丈許者數百土人相傳曰楚王千金冢

荆州府

梁元帝陵 府城津陽門外

梁宣明二帝陵 紀山

楚穆王冢 枝江縣西二十五里長樂鄉

楚莊王冢 府城西龍山前後陪葬者十冢皆成行列

楚康王冢 府境内舊志云郢城西

楚平王冢 府城東室丙莊麥臺湖

楚昭王冢 枝江縣西北楚江當陽兩境間

楚懷王冢 枝江縣

曹王皐墓 廢狼山縣西南六十里唐宗室爲江陵節度使卒葬此

高氏三王墓 府治西龍山鄉南平高氏武信王季興文獻王從誨正懿王保融

古蠻王塚 施州衛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又城北都亭鄉有崖高百餘丈崖腹有穴一十二相傳以爲蠻王塚

岳州府

周赧王塚 慈利容齋續筆云其中藏古器物甚多

湘妃墓

長沙府

舜二妃墓 黄陵山

衡州府

炎帝陵 酃縣康樂鄉宋乾德五年建廟以祝融配食置守陵戶

常德府

春申君墓 府城開元寺

永州府

帝舜陵 九疑山一名永陵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零陵之九疑宋時禁樵采置守陵五戶

承天府

楚昭王墓 當陽

楚王墓 京山縣北八十里春秋時葬

樊妃塜 安陸州西松栢夾道春秋楚夫人

鄖陽府

趙王冢 房縣秦使王翦滅趙徙王于房陵王懷鄉作歌聞者流涕

唐濮王冢 鄖縣北五里王諱泰謚曰恭舊有廟在長葬村

郴州

楚義帝陵 州治西項羽陽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徙郴郴尋遣黥布害之

四川

成都府

漢昭烈帝惠陵 府城西南八里

蜀王開明墓 武擔山下

保寧府

公孫述墓 蒼溪縣西四十里

章懷太子墓 巴縣太子有賢聲武后見忌廢爲庶人徙巴州后使呂神勣逼令自殺葬此

敘州府

越王墓 長寧縣西南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柏合抱越王未詳何人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

刺史卒葬于此

夔州府

甘夫人墓 府治鎮峽堂後卽蜀先主夫人

黎州安撫司

三王墓 故漢源縣東五里唐史載卭黎之間有三蠻王使伺南詔其初劉志遠爲恭化郡王郝全信爲和義郡王楊清遠爲遂寧郡王卒葬于此

福建

福州府

閩越王郢冢閩縣東山中王審知冢府城北安州人五代時稱閩王卒葬此康靖王墓侯官縣西麻刺國王永樂間入貢卒葬此賜謚榮靖

邵武府

越王塚泰寧縣西五里高踰十丈人或觸之則風雷立至

廣東

廣州府

宋帝后陵香山縣南五十里山中有陵跡五處舊志

端宗移師香山暫宮于馬南寶家后全氏崩葬梅花水坡上其後帝崩于舟中葬壽星塘今莫知眞陵所在宋史載端宗崩于𡌵州葬于國山楊太后陵崖山載廣輿記南漢王墓府城東北二十里漫川嘗有發其墓者中皆鐵錮番禺新會二縣往往有劉姓者莫知主名

南雄府

吳天子墓始興縣代莫可考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塋弗敢入

肇慶府

陳高祖陵高要即霸先

瓊州府

荊王子墓萬州東北八里元荊王徹敦之子至元中謫萬安軍卒葬此

雲南

雲南府

梁王墓進耳山名孛羅元宗室

國朝遣祭
伏羲氏河南陳州祭
媧皇氏山西趙城縣祭
神農氏湖廣酃縣祭
軒轅氏陝西延安府祭
少昊氏山東曲阜縣祭
高陽氏
高辛氏直隷滑縣祭
堯帝山東東平州祭

舜帝湖廣寧遠縣祭
夏禹王浙江會稽縣祭
商湯王山西榮河縣祭
商中宗直隷內黃縣祭
商高宗河南陳州祭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漢高祖俱陝西西安府祭
漢文帝陝西咸寧縣祭
漢景帝陝西西安府祭
漢武帝陝西興平縣祭
漢宣帝陝西長安縣祭
漢光武河南孟津縣祭
後魏文帝陝西富平縣祭
隋高祖陝西扶風縣祭有司自祭不在三十六陵內
唐高祖陝西三原縣祭

唐太宗陝西醴泉縣祭
唐憲宗陝西蒲城縣祭
唐宣宗陝西涇陽縣祭
周世宗河南鄭州祭
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宗俱河南鞏縣祭
宋孝宗

宋理宗俱浙江會稽縣祭

元世祖順天府祭 嘉靖中罷

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廟令具圖以進

四年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始罷天下府州縣祀三皇　又令歷代帝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俱春秋祭祀雖賢而在偏方與在中原而昏愚者俱不祭亦不禁樵采　九年遣官行視歷代帝王陵寢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內禁樵采設陵戶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降香致

祭

凡前代陵寢天順八年令各處帝王陵寢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

葬義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痗也　禮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碑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　杜預集要曰凡挽天子六綍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中秘元本載改葬曰更葬合葬曰祔權攢曰稾葬將葬曰祖葬有時墓道曰埏隧壙中曰穿中

陵中曰方中墓曰玄廬曰黃壚曰冢藏曰壞厦冢曰宰墓門曰潛闥祖塋曰桑梓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庶人之墳樹以楊　呂才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

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日也
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
妖巫妄言遂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同屬忌于臨
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風敗禮莫斯為甚

歷代山陵考

待玫

夏

禹都安邑今安邑縣　啓仲康帝相杼槐芒泄不降
扃廑皐發之墓俱無載湯放桀于南巢終于亭山
南巢為廬江居巢城今有桀王城

商

湯都亳今歸德府仲丁遷囂或云河南敖倉是河
亶甲遷相今彰德府祖乙遷耿今河津縣盤庚遷
歸亳武乙遷河南紂都朝歌今衛輝府　沃丁太庚
小甲雍巳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

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廩辛庚
丁武乙太丁帝乙紂之墓俱無載

周

武王都鎬今咸陽縣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定
鼎郟鄏今洛陽縣為成周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
于東都平王東遷洛邑赧王徙都西周今河南自
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河南傳威公惠公惠公封少
子于鞏曰東周君　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
莊王釐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敬王元
王貞定王考王安王烈王顯王愼靚王之墓俱無

載

秦 始皇都咸陽今咸陽縣 二世子嬰之墓俱無載

漢 高帝都長安今長安縣光武都洛陽今洛陽縣獻帝遷都長安昭烈國于蜀 孺子嬰殤帝後帝之墓俱無載

晉 世祖都洛陽中宗都建康今南京 懷帝愍帝之墓俱無載

宋 都建康 營陽王蒼梧王之墓俱無載

齊 都建康 東昏侯之墓無載

梁 都建康 元帝敬帝之墓俱無載

陳 都建康 臨海王宣帝之墓俱無載

隋 都長安 恭帝侑恭帝侗之墓俱無載

後梁 都汴 末帝之墓無載

後唐 都鄴遷洛 廢帝之墓無載

後晉 都洛陽 齊王之墓無載

後周 都汴 恭帝之墓無載

宋 太祖都汴高宗都臨安端宗即位于福州帝昺即位于碙州 恭宗帝昺之墓俱無載

訂正

炎帝陵 帝崩于長沙之茶陵鄉今陵在酃縣

帝嚳 葬頓丘山在大名府清豐縣今陵在滑縣又在歸德府又在郃陽縣史稱帝嚳都于亳在歸德者近是

黃帝 都涿鹿葬于橋山今延安府在曲阜者為壽陵

泰伯 塚在常熟縣梅里又載無錫縣地里相近

周赧王 赧王入秦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赧王于周是歲赧王崩墓在隴州以為在慈利者非

五代漢高祖 葬睿陵在鈞州又載登封縣東南地里

相近

存疑

顓頊 都高陽葬濮陽陵在東昌府又陵在保定者疑

商湯 都亳陵在曹縣又在偃師縣東北山上又在滎河縣北者疑

商中宗 內黃縣有殷城商河亶甲居相築此內黃有商中宗陵疑係河亶甲

補闕

[漢]淮陽王 赤眉殺淮陽王劉恭夜負其尸帝詔[illegible]
葬之霸陵
安帝 東巡崩于葉還宮葬安陵
[晉]惠帝 葬太陽陵
元帝 建平陵
明帝 武平陵
成帝 興平陵
康帝 崇平陵
穆帝 永平陵

哀帝 安平陵
簡文帝 高平陵
武帝 隆平陵
安帝 休平陵
恭帝中陵 建康有晉十一陵桓温廢帝奕爲東海王
疑奕之墓亦在其中
[宋]明帝 高寧陵
順帝 遂寧陵
[齊]和帝 恭安陵

[陳]世祖 泰寧陵
後主 葬于洛陽之芒山
[唐]昭宣帝 温陵
[宋]欽宗 金葬欽宗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巳上惟
晉十一陵在建康然俱不存其名今以補闕係無
地方可攷

歷代山陵紀事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于墓側　漢因秦
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服食象生人之具
光武建武十六年帝如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
建武六年以舂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徭役十九年正
月尊孝宣皇帝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
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明帝永平二年正
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 光武葬地　十七年正
月謁原陵 上夢見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

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令百官
采取以薦　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
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
郊廟畢以次上陵 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
蔡邕爲司徒掾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
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
孝惻隱不可易舊　明帝即位踰年群臣朝士感先
帝不復聞見此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㓝焉尚書
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　魏文帝革

上陵之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晉宣王
遺令子弟群臣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
崇陽陵 景帝陵 一謁峻平陵 文帝陵 然遂不敢謁高
原陵 宣帝陵 至惠帝復止　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
有謁陵辭陵之事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
爲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孝武崩會
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于朔日月半諸節自應
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
奏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武帝詔不使人主

諸王拜陵及義興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每歲
正月謁初寧陵 武帝陵 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
寧陵 文帝陵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
哭于文明太后陵左二月不御食甲戌拜哭辭陵還
宮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慟絕不能興既
服入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禮
畢出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御小輦還宮
　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
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

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升哭
景龍二年每日奠祭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三禮
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
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
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三廟時祭無日祭古者祭皆
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
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于
陵寢致祭並附于古禮至于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
梁陳其祭無聞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

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
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恒式
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太常博士
唐紹上疏曰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上為名參
候動止何如義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于定省死
葬以禮蹈于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時又
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
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
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遵

合禮經陵寢如請不從 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
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
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
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
入五禮永為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
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
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
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勅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
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

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
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
無典實傳之浅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
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
朕意 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
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
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
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宋太祖建隆元年追尊
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

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冬季凡五享廟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開寶九年帝如西京拜安陵 宣祖陵 高宗紹興九年遣判太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修奉陵寢 紹興十年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鎭遣使修治諸陵孝宗乾道六年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閏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 宋陵墓

在此 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誓信之誠安在于是二事皆無成功 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王不許曰爾國何含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理宗端平元年朱楊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

歷代山陵雜記

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 山海經

帝嚳葬于狄山之陰 山海經

帝嚳高辛氏姬姓也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位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宜陽 帝王世紀

呂氏春秋云堯葬于谷林通樹之 註云通林以爲樹也

傳曰堯葬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皇覽曰堯冢在濟陰成陽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路史云堯之冢在濟陰成陽漢宣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爾

呂氏春秋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

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注云蒼梧之山即九疑山也　已上俱載唐類函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以成墳王子年拾遺記

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丘名曰富陵吳會野記

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土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周圍方一畝越傳

會稽禹陵在會稽山西北五里越絕書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也巡守大越因病亡死葬會稽嘉泰志云禹巡守江南死而葬焉劉向曰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謂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苗山自禹葬後更名會稽阜覽禹冢在會稽山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吳越春秋禹命群臣曰吾百歲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司馬遷自序曰上會稽探禹穴水經注亦云東游者多探其穴史記正義又引會稽舊記云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功所作故謂之千人壇獨懸窆處不可億知嘉泰志是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嚮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處疑未敢信窆石之左是爲禹廟背湖而南嚮然則古之宮廟固有依丘

隴而立者近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在廟南可數十步許知府南大吉信之立石刻大禹陵三大字覆以亭恐亦未足爲據而廟之建則似起於無餘祀禹之日吳越春秋無餘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傳世十餘末君不能自立轉爲編戶禹祀斷絕十有餘年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獸呼燕喋燕喋指天向禹墓曰我無餘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因共立以承越後復夏王之祭紹興志

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歩高七尺上平 皇覽冢墓記

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水嚙其墓見棺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呂氏春秋

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五世之後乃葬于齊 檀弓

穆天子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大匠御棺日月之旂七星之文鐘鼓以葬覩皇后之葬法謚曰哀淑人是曰淑人丘 穆天子傳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骨肉狼籍 括地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檀弓

晉侯請隧隧延道天子之禮諸侯懸棺而封 左傳

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黄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覇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史記

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荆州圖記

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曰阿棺有翰檜 左傳

魏惠王死葬日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 國策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邦西昌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椁椰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越春秋

闔閭葬女于郵西名爲三女墳 越記

闔閭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歩水深一丈

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踞上故號爲虎丘 越絕書

吳謀伐齊齊景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日女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巔以贍齊國是時太子

亦病而死 吳越春秋

會稽若耶大塚越絕句踐葬先君夫鐔冢也

山陰越王允常墓在木容山水經注句踐都瑯琊欲移允常塚塚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能近句踐謂不欲遂止

越王句踐墓在府城南九里越絕書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今獨山乃在城西三十五里

句踐子冢在夫山越絕書夫山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

塚斜在平水上三十餘里接嵊界相傳越之墳墓多在所謂斜者如唐宮人斜之類耳 已上俱載紹興志

秦始皇冢在驪山之右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其葬時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奇器珍怪諸物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人有近穴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鳧鶴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久

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美門復以土樹草木以象山墳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又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槨 皇覽

始皇營建冢壙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七十萬人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取槨銷銅 嬴秦傳

始皇墳周廻七百步下周三泉刻玉石爲松栢以明

月珠爲日月 三輔故事

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孝文王合葬壽陵褢王母夏太后卒別葬杜東臨死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典畧

婿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廻數畝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㭨世人疑是項伯冢 貝翻註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綱目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西京雜記

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千戶縣屬太常不領郡 潘岳關中記

漢文帝元年帝從霸陵 在宿州萬年東漢文帝置墓于此 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諫止之 綱鑑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 綱鑑

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玉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 潛夫論

碭山梁孝王冢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輙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續述征記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鷰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劒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 漢武故事

漢廣川王去疾好發冢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西京雜記

平陽公主嫁衛青青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得銅柳一枚 地理書

漢成帝永始元年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

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 綱目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 即原陵帝生前豫作陵墓故曰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尊孝道天下反覆而霸陵 文帝陵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綱鑑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通鑑

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冢上松栢皆西靡 皇覽

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青羽蓋駟馬也 丁孚漢官儀

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二月車駕入長安 綱目

初平二年孫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于城南甄宮井中 通鑑

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吳志

魏武帝臨終遺命曰汝等登銅雀臺常望吾西陵墓田

曹操暴漢有天下歿後恐人發其塚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 已上俱藏事文玉屑

魏邴原有女早亡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求合葬原辭曰非禮太祖乃取甄氏女合葬 類函

中山恭王衮傳云衮疾困勑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魏志

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蝌蚪文字束晳爲著作隨宜分析皆有冥證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 王隱晉書

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 類函

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掘發

諸陵焚宮廟納羊后遷帝于平陽 綱鑑

五胡時慕容儁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楊約數其罪而鞭之 玄怪錄

晉東海越王尸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 類函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綱目

宋高祖永初元年爲晉諸陵置守衛 綱目

宋傳亮修復前漢諸陵又修楚元王墓 類函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 鴻書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收復京城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巳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

唐莊宗同光元年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仇然其人巳死刑無可加屠滅其

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巳上俱載綱鑑

吳越忠遜王墓在昌源宋史錢倧疾殂東府以王禮葬焉

吳越公主墓在小越伏龍山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縣遣近戶守視其陵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

乾德四年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置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 巳上俱載紹興志

開寶三年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武成康泰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綱鑑

南宋攢宮諸陵俱在寶山今名攢宮山紹興元年四月哲宗昭慈皇后孟氏崩遺詔欽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為他日遷奉之便

朝廷欲建山陵是時曾紆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議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從之攢宮之名實始于紆之請也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蘚還始聞帝后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憲節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十二年八月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十月徽宗鄭后合攢于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永祐而邢后攢昭慈攢宮西二十九年九月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金人以欽宗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欽宗皇后朱氏從北去不知崩所歲月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思慶元三年十一月高宗慈烈皇后吳氏崩祔永思陵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攢永思陵西上陵名曰永阜開禧三年五月孝宗成肅皇后謝氏崩祔永阜陵慶元六年八月光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崇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寧宗崩其冬命吏部侍郎楊燁為按行使燁歸奏云獨泰寧寺

之山山岡彷彿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層巒朝拱氣象尊崇有端門旌旗簇仗之勢加以左右環抱顧視有情吉氣豐盈林木榮盛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蓋在於此尋令太史局卜格一起一伏至壬而後融結宜於此矣詔遷寺而以其基定卜上陵名曰永茂紹定五年十二月寧宗仁烈皇后楊氏崩祔永茂陵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攢在山陵之前並不遷祔攢所亦無考景定五年

十月理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穆咸淳十二年七月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

中興小曆云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廣攢宮禁域爲二十里有墓在其間者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立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會稽新志曰按嘉泰志自祖宗時有殿攢起攢之名皆用欑字至顯仁太后祔永祐攢宮始易以攢字而記又云菆塗龍輴菆謂殯也菆聚也聚木蓋櫬而塗之也如此則當

用菆字今姑從俗本 已上俱出紹興志

宋高宗紹興二年劉豫徙于汴京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 綱目

趙秀王墓在從山秀王者孝宗本生之父名伯圭家餘姚而葬焉

魏惠憲王愷墓在法華山天衣寺法堂故址孝宗第二子嘗領雍州牧薨命厝紹興善地遣使輟祭且視容焉

光宗紹熙三年修大禹陵廟 已上俱出紹興志

光宗紹熙五年趙彥逾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朱熹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砂礫之中不報 通鑑

宋宗室太傅信王趙璩墓在昌源石傘峰

榮王趙希瓐墓在昌源理宗父

元世祖至正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以取寶器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宋遺民山陰唐珏易以僞骨取真者瘞之山陰天章寺前六陵各爲一函獨理宗

顱巨恐易之事泄不敢易楊璉真珈遂築白塔于錢塘藉以骨而以理宗顱爲飲器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匣貯之歸葬於東嘉

按輟耕錄所載唐珏林景曦收宋諸陵骨事年月事實前後不同有紀事四絕句唐之傳林之集中各有

其詞則大同而小異陶九成謂唐所收者諸陵骨林所收者但高孝兩朝詩中有雙匣字得非林之詩而傳者誤入于唐傳中者乎

冬青穴在府城西南三十里天章寺前宋唐林二義士埋宋陵骸骨處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株

洪武元年正月戊午　皇帝御札相臣宣國公李善長索宋理宗頂骨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西僧汝訥監藏深惠以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復命禮部

尚書臣崔亮奉勑以理宗頂骨復諸舊穴嗚呼穆陵之發距今八十有六年遺骸餘蛻始克復歸于土豈非天耶惟我國家德邁前王澤被幽壤是宜刻詞胥碑昭示永世臣士敏適守是邦承命惟謹敬述歲月俾後有考焉宋濂集有書穆陵遺骸事與此同

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唯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餘僅存封樹九年令五百步之內禁人樵採設陵戶二人有司督近陵之人看守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齎香帛致祭于孝宗理宗二陵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陵有頂骨碑亭其右爲義士祠內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畝田三十八畝九分歲久爲居民所侵正統間趙伯泰奏復弘治元年復帖縣典史張弘檢勘其冊以復其後或以山無守者雖有厲禁侵盜無巳時乃割禁山之半佃爲民業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採之禁守衛之夫亦寖以疎矣 已上俱載紹興志

洪武六年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于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每

歲春秋祭之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乃帝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今縣城內陵墓具存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乞賜表揚以弘達孝　上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非古卽命有司修建祠寢副朕追崇往聖之意

歷代山陵考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事迹附見明史王洽傳是書僅從一統志抄撮而成無所考證况既名山陵而趙宣子孟嘗君輩遺冢亦列其間尤非體也

方廣巖志四卷

〔明〕謝肇淛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刻光緒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廣巖志四卷》提要

刻方廣巖志引

方廣巖何以志曰匪巖故亦匪巖居故巖自無始來天造神闢磅礴元氣盤旋忽恍金堂玉户不爲顯荒煙蔓草不爲晦巖即有靈

聊亦必欲人跡無跡色無色言無言也故曰匪巖故也有人焉識徹夢幻身解覊紲離人獨往以巖爲宅朝與巖朝夕與巖夕春猿之與唫而秋鶴之與唳身

與世相捐巖與我俱忘可
也而爲用文之故曰匪巖
居故也夫惟有所聞而來
有所見而去遠借勝境近
滌塵襟雛斂鴛不留而神
情戀戀披圖展卷如對故

人而復有入自聲聞未窮
足界玄想方馳青編在握
咏歌頋解想像色飛蟬蜕
壒埃之表神遊羽化之都
則是志也詎直導之葆幢
鼓吹而已哉茲在杭公之

所為志與不佞之得而喜
爲之傳也夫
萬曆辛亥季冬月　高安
陳邦瞻德遠書

方廣巖志序

史稱巖穴之士非附青雲安能聲施後世顧巖穴亦有之矣靡獨士也鴈蕩不稱於貫休九華不稱於李白則猿猱麋鹿之場耳烏知其靈異奇秀爲海內名區哉東南山水亡右於閩閩自武夷而下亡右於永泰方廣巖其一[illegible]而奠方絕軌圖牒闕焉以告之人譫譫莫殫也余友謝在杭以起部郎奉使過家歩頓而遊遊而紀之巖以內一巖以外一巖居者一綺讀者二五紀

成志而後環巖數里之勝與故老之口名士之筆譫譫所弗殫者皆於志是殫夫貫休以鴈蕩經行之句太白以九華聯句之什遂爲二山知己山因以顯在杭顏行太白僅吝貫休彼詩之此志之巖顧不重於二山乎且二山存吳越燕楨卽靡張之蹟不絕刻未泰千絕萬山世無同馬子長孰能窮其幽僻哉余聞桂州多奇山范至能以爲鴈蕩九華黃山巫峽皆不能及豈山必幽僻而始奇耶造物者寶秘之耳彼且秘之此且張之忌之招也巖之所自起以黃非熊非熊作十景詩淸婉有致[illegible]亦錚錚者而名不出州里歷六百年始聞始以非熊得巖終以巖得非熊而胥於在杭馬附之豈非幸歟曩在杭旣竟讀禮而志鼓山志太姥志支提今秉使者車復志方廣肉食而爲政山林亡乃越官然在杭少賤丘壑弱冠以衆進士失之一旦釋擧書而腧糜得借寸陰爲丘壑韋狐以滌其腸胃不亦宜乎君子曰處火宅而不焦入慾海而不濡在

杭爲青山重青山亦重在杭矣

候官陳鳴鶴譔

方廣巖志卷之一

郡人謝肇淛纂輯
徐　𤊹校訂

義例

按韻會石窟曰嵒字通作巖曹鄴廣福巖詩方廣高深無丈尺石窟之巖也徐鉉謂嵒字從品象巖厓連屬之形柳宗元界圍巖水巖詩青壁環澄流巖巒連屬之巖也三島村之山千巖競秀而方廣巖爲最勝志以方廣名法不得旁及

然非旁及無以廣其勝乃作本紀以紀方廣作外紀紀其旁及者主賓之別也居於斯者爲別紀摘翰於斯者爲文紀歌於斯詠於斯者爲詩紀

本紀

方廣嵒在永福縣東七都舊保安里三島村由山趾盤旋而登三里許至天關兩石相倚上合下開若郭門左刻大德十年丙午孟秋吉日邑尹古澶李㒳傑謝兩題并天關二大字右刻倪

龍輔王光祖同游黃仁叔君澤來并石門二大字折而入巖上有元人潘朝海葺紀遊刻道傍幽澗淙淙恬澹清冽再折而入兩石對峙行者側肩其中林君應憲大書方廣洞天於石背再折而南歷數百級至嵒巖鎖兩峽横幕其巔面北展南四山環抱夏則南風反於前山之北冬則北風蔽於前山之南夏凉冬温常得中候由峽底承巖以臺高一十五丈由臺至巖簷高一十一丈臺半如底廣三十餘丈深七丈有奇不

啻可坐數千人建五丈旗而石乳參差下垂若懸筆者滴露者馬跡者玉環者猿子者虎跑者龍頭者若樹者曰仙樹若橋者曰仙橋若芝者曰仙芝若竈者曰仙竈西隅有若龍尾者涓涓吐溜有若燈者每陰黑時烱烱現光中堂半壁復開小室若龕闊四丈許高如之深殺闊四之三龕中亦有石乳紛綸大者若象鼻豎地者若馬椿是爲龍樹岩亦曰觀音岩巖下有石白龍爪龍爪之傍夜有人影立壁間是名觀音影左

方仙岐如掌者是名仙人掌龍尾泉之前五丈有水簾懸於簷端噴若驟雨微若飛絲其聲泠泠若珮聲方響怒若淮雨振瓦倏而寂然隨風大小變幻不測雨後漏瀉盡於全室若瀑布常匝窪寥朱光不到惟日暮返景照於水簾彩霞如珠光搖灑滴水晶屈曲玳瑁玲瓏又一奇也由水簾內而東北半壁小磴闊僅容足側行十步别開一室可布兩席是名靈羊窟宋慶曆間獵者逐山羊奔入窟中因得是嵒故以爲名

今稱羚羊谷語音訛耳是巖也僻在荒山人跡不到蔣邑人黃非熊讀書方廣寺中獵人既以靈羊因緣爲言茲巖之勝非熊剪薙斸險攀緣而上遂與寺僧營度以臺爲佛殿臺前架閣三層左右禪房法席齋堂香積皆庇若下而崢嶸壯麗恍若兜率天都元邑人林泉生題其柱曰石室雲開見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簾風捲露半天樓閣十二闌干盡寶錄云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謂給事黃公讀書山下因獵師而得是

嵒以是言與前所紀黃非熊讀書寺中獵人以靈羊因緣爲言茲巖之勝若合符則斯嵒之闢實自非熊始繼里人溪南黃氏乃非熊之裔得巨木於水濱舁有老僧詣門自言能雕佛像令其家致木樓中去梯閉戶累視而處數日啓視則木成賓頭盧尊者形相而僧已不見或疑僧即尊者化身因奉像於嵒至今黃氏子孫猶以尊者像爲其家遺蹟每劍落必捐貲粧飾不煩緣化也嵒既奉尊者自此朝鐘夕唄法侶雲臻

飛錫遊展交午撥塵蓋自山趾砌路建亭直造嵒前　國朝正嘉間僧業使於豪右山深糧絕遂各他徙臺之中央亦崩圯如井獨高閣巍然屹立於前萬曆五年僧德遠者折其材重建辟院十八年新安僧眞潮同侯官林應起陳鳴鸞闢舊陳价夫來遊嵒之東隅尚有小樓壁間皆
國初諸名公題咏但臺閣崩圯應起輩不勝滄桑之感因有倡檀施貢凝普化十方以十九年建閣五間今費西方伯侯官林如楚題其額曰天

原缺第六葉

渠道異湖身荷鍤畚自峽中運土塞其崩圯越歲
而石路告竣
待史氏曰余至方廣嵒蓋去村一區盧舍殆
負雲經所稱非遠非近者耶宴閒修道士逾
於此矣其輿也實字珠官其廢也榛崩棘攙
然而斯嵒之體曾何與廢頓罔有能修者耳
鳥窠猶可虎窟猶可矧斯嵒乎

外紀

懸漢嵒舊名羅漢嵒候官陳益祥更今名由佛
嶺亭左行過聖功泉折而登巨石壁立道右澗
流其左由小棑度澗逶迤數千武凡歷四棑至
嵒嵒開石室高十餘丈廣五丈餘深殺廣之半
室傍石池泉可濯頮因以爲名其左則毗連於
潛頮嵒高廣與懸漢等形如屏扆而石旁懸[illegible]

不可復進乃鑿石作棧道以達益祥曰吾入洞
時視天猶尢也因名尢天嵒去嵒之前百餘步
有淨瓶石者高十餘丈有曬經嵒者石壁如削
高與淨瓶石等其巔平坦可坐石罅產風蘭錦
繡毬有獅子嵒者稍低於二嵒自外望之狀如
伏獅三石鼎足而立益祥構三層閣於三石之
中而各案其巔閣之後淨瓶石與獅子嵒相倚
爲洞門深可五六丈高如之側身而入其上有
隙如一線天

曝背嵒在三層閣前
希隱嵒在滴水嵒左半里許二山合肘二石室
東西對峙其後壁立爲小有天瀑布自天而下
而徑石數丈突起室前
龍樹巖在方廣巖右二里許巖開石室東北向
深廣各二丈許
觀音巖在方廣巖左二里許北向深二丈廣減
其半有水簾懸其前
龍巖在方廣巖左三四里面南扆北深三丈許

麗僊其一

小龍嵒在方廣嵒左一里許

聽經嵒在三層閣前度澗有嵒其形若傴僂下可以布數席

龕門嵒在懸漢嵒之上

大身嵒在龕門嵒之上

聽泉崖在天泉閣前懈中高二丈許平坦如席可坐數十人

玉泉洞即天闕別名泉自洞中流出其瑩如玉故名

淸音洞在瑞松塢之下小水簾懸其前注于龍井其音泠泠然

半雲洞在五顯亭傍洞口丈許直通龍湖或云有山魈栖之今塞其口

天琴澗在滴水嵒左半山澗中有三巨石谺谺玲瓏水流其下聲若鼓琴

瑞松塢在天闕之右宋時有古松二株身大數圍亭亭千尺輪囷糾形狀奇怪人有入山者輒見雙龍嬉戲嵒岫以是足音遂絕及方廣嵒旣興有佳客至則有紫烟籠罩俗客至則黑霧蒙昏故老相傳　國初猶存嘉靖中始被砍伐今爲菜園

梅月塢在懸漢嵒前　國初有梅數千株

望仙臺在方廣嵒頂之右數百武有石岡平坦可坐直瞰大溪或以嵒左肩當之非是

鐵壁在應真亭下靈武王用文大書壁間用文名翰元末爲閩行省郎中元亡棲永福官獺洪

武初　詔有司强起之翰自刎死

箄箻谷在聽經嵒上之西

洗鉢泉在天闕内舊名玉泉林應起改今名

應真泉在鐵壁之上二十步自山椒緣巖而下狀若曳練

飛珮泉在深秀亭傍王用文大書巖上

浴鳳泉在箄箻谷上水深高四五丈

綠乳泉在九天閣外

小水簾在瑞松塢之下石巖如屏泉自頂撒

龍井在小水蕉下
白龍井在廨院路左清冽而甘號第一泉
放生池在三島溪宋熙寧間方廣巖僧遇聖壽
日放生於此知縣沈亞夫爲立池界鄉民不得
界內漁捕是後僧遂與善男子若干人結放生
社每遇生命即贖而放之
方廣洲在三島溪
應真橋在鐵壁上應真亭旁
方廣寺在白龍井前山五代漢乾佑二年建

國朝永樂十四年重建今廢獨石柱六根屹立
於荒基
舊方廣廨院在水檢坑山邊即今廨院之後數
百武萬曆二十八年猶有大石盂爲鄉人取去
今方廣廨院在酒店舊娘娘廟基萬曆五年僧
德達建
佛嶺亭一名觀亭在方廣巖之趾
天台亭在佛嶺亭之上一千步元泰定間巖僧
庭柏遊天台歸以衣鉢之餘建亭故名

芝山亭在天台亭上五十步
深秀亭在芝山亭上三百步
半雲亭在深秀亭上三百七十步自此山徑峭
拔遊者有攀躋之勞亭傍爲半雲洞元末有士
人遊於縣中自稱雲居道者雅善詞賦下筆立
就一日邀其所善諸生遊方廣巖久之不歸諸
生家人遍覓無踪或有見二人於此亭者因遣
人入洞探訪三遣皆不返於是里人塞其洞口
塑五顯神像於亭以鎮之因名五顯亭亭下一

百步石壁有王用文八分書遯東舜朝晤留寓
閩中聞永陽方廣之勝至正乙巳春同靈武王
用文莆田鄭華會稽胡溫來游信宿而去四明
李寧刻
應真亭在鐵壁上二十步
清音亭在瑞松塢路上
稗史氏曰巖以方廣尚矣自方廣而東聯於
縣治西接侯官皆層標複岫稱奇絕者甚習
時無康樂許椽遊屐所不能陟即環方廣數

里草木蒼蔚非籍[?]燔林冥搜猶難之陳益
祥披蓁斬棘僅得二三巖於山麓不減紫都
玄丘列在山椒者其會心可勝道哉

別紀

方廣巖三玄禪師者俗姓何氏名讓福清人也
生於宋咸淳三年讓初生時即呼阿廣何以置
我於此齋堂已竣工乎其母大駭欲棄之少頃
始呱呱不復語居兩月餘有宜興大覺院僧智
廣者造門自言其師曰志寧嘗捌齋堂未畢倏

爾示寂兩月前見夢轉世於此故來相視耳父
乃抱讓出見僧迎笑如有所陳智廣泫然禮拜
遂不復歸居於永福之方廣巖德祐二年智廣
復往視讓讓年十歲悲號不自勝堅求出家父
母不得已許之因從智廣入山剃髮受具性識
聰敏晝夜誦華嚴經不絕聲皆解其義人或以
何華嚴呼之後數年元兵入閩郡邑騷回僧衆
通亡智廣亦已前逝師獨居巖中課誦如故每
旦輒有胡孫數十饋果其前列坐佛殿聽經而

寺廢無何羣賊入山舉拔刃斫師項師趺坐不動引
頸受之賊乃已因逼師下山至天台亭忽有異
獸若戲猫者咆哮後追賊各奔逸師復還巖自
是常有二虎守護天關亂定乃去我　明洪武
十四年師年百一十歲旦日召其弟子嘆曰吾
學不精進情障未斷終當再至人間矣遂自起
擊磬三聲山立而化

流涕道者宣德間入巖衣服褸裂涕流霑襟
問道者何許人曰世間人問何名曰無名

流涕呼之然作務勞苦日夜不休每食必大衆
之餘乃敢入口會僧德涵卒其徒圓照夜深倚
欄而嘆道者曰上座豈欲見涵師乎曰然乃令
閉目共坐頃之邀與下山路極暗約十里許入
城宮殿壯麗適殿主視事道者內謁良久遂有
甲卒傳旨導至狎獄羣僧無數皆荷鉗鈦形容
不可識道者大呼德涵俄有羸僧出應氣息纔
屬謂圓照曰吾輩以貪故求活沙門只圖溫飽
不修梵行故禁餓鬼獄中累歲不得一黍錢餧

原缺第十四葉

栖蓮江縣因普化緇欽建普照庵聯飛鶚巨石自海底築基洊歲落成用金九百有奇亡何又棄去行化侯官縣時為己卯季冬露坐於水西之合山橋凡三閱月里人太守林公春澤與之語與語明年至長樂栖於坪岐洋飛山之中豺虎縱橫師日惟飲水一盂居數月餘邑人司馬陳公省使人饋以米糲始得粒食居六年闔邑有龍泉寺頹圮盡捐檀施貲財重新繕治已又棄去與侯官林應起游方廣巖見其壇場銷毀

復化十方善信各捐金錢躬服勞瘁於是遂得再造招提重懸舊扁日始定居焉師持律嚴謹眾化千金履穿衲破執作勤苦不以錙銖自奉少嘗立禪自入天目以來伍趺坐念佛未嘗就寢云

釋史氏曰儒者多言無輪迴然王珉之前身為胡僧房琯之前身為永禪師古今稱說往往不謬志寧之托生三玄節不雕雕章明哉德溢盥食柔門麗刑地獄者潮和尚吾知免

大

方廣巖志卷之一終

重刊方廣巖記序

邑東有方廣巖距城三十里磅礴鬱結氣象萬千卓犖洵巨觀也竊思巖不假人傳人固不容不傳傳之微特巖以之傳即前賢顯哲與巖共晨夕樂起居者亦與之俱傳且使嗜奇之士得因是編而追幽鑿險訪秘搜奇以新其耳目滌其心胸皆於是乎基之若是則傳之烏可已也癸未秋余捧檄宰是邑來謁斯巖爲民祈福巖僧茂脩出是編以示余謂編板散失

請重附剞劂以廣其傳余重前人之功嘉巖僧之志且爲後之遊此巖者倖也勉捐薄俸以成之巖僧其慎護之哉是爲序

光緒乙酉春知永福縣事浙東稻與苑臣林瀛謹誌

彩仙掌仙椅仙檣石芝石筍石竈石田諸景皆自然天成云

方廣巖記

宋張世南鄱陽人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登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斸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卽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

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爲僧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亳脩白骨氣龍鍾殆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巖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搆三層閣不載片瓦蔽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

原缺第一葉

間梁空磴險山徑[illegible]奴游者有攀躋傴僂之難及最上峰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鷲臺殿縹緲使人神觀竦聳忘其罷倦周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鐘磬鶴音響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祐人敬其水以爲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席微徑僅可着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

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亡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公垓少時鄉試回徑從此巖主巖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日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人來及期公與十餘人同遊老行者致茶以夢告時惟柯公年十九是歲鄉薦次歲登科此皆吳信可爲世南言信可諱錡永福人

遊方廣巖記

明徐熥閩縣人舉人

方廣巖在永福縣七都石室弘敞林巒勝絕宋慶曆間邑人黃非熊撈得之遂架閣其中以奉浮屠歲久閣崩廢迹罕至萬曆丁亥歲友人林熙工陳汝翔陳伯孺同釋真潮往遊感故址頹廢熙工遂捐貲募衆搆天泉閣供方廣佛其中真潮主之壬辰十一月余與王君玉生謀偕熙工諸子齋糧往以廿七日肩輿出洪江泛舟至南嶼抵面壁洞則汝翔先在焉遂折簡報伯孺幼孺以兩人居遠未來不得發廿八日遊太平

山廿九日遊勾漏洞歸而伯孺兄弟且至十二月初二日遂登舟夜泊瀨下初三日過赤壁瀨壁瞰溪濆高可數十丈宛若屏障石皆片坼重疊相承若切以刀斧而砌之者古樹蒙蘢其上下則潭水澄碧可鑒鬚眉勝國王總管翰用文者勒赤壁二字于石故名日午抵葛嶺舍舟登陸折而東行三餘里望脩竹檀欒廨院出焉余輩恐日將崦嵫不即之廨院亟取道登巖山徑逶邐松篁夾翠斷橋殘雪冷浸芒鞵又里許[illegible]

巖側諸山巍然天際鳥道盤旋山腰而峰勢廻
合巖爲群山所環折而東數百武石壁峻嶒有
泉如練從灌莽中瀉下琮琤有聲舊有石橋亘
泉上今橋圮其址尚存王用文鐫飛珮二字于
石壁倚石聽泉低迴不能去此入巖一處涼境
也又里許用文與遼東薛朝晤諸人來游鐫八
分書四十一字以紀姓名字幾徑尺筆法蒼古
苔痕半蝕摩挲久之又數折有石屹于道周石
色黝黑用文鐫鐵壁二字徑路巉嶸客皆蛇行

而上石窮有兩山夾澗泉流其下舊以獨木閣
其上往來甚艱近易以木梁行者便之由此面
上山愈峻路如羊腸九折從道上望石室如屋
簷大樹蓊鬱微露朱甍鐘磬之聲聞於下界即
熙工所建天泉閣也閣雖數楹然踞巖中自下
望之同斗室耳紆迴數十武其地稍坦有兩巨
石相枕其下嵌空如門徑昔人鐫石門并天闢
四大字出石門歷石磴數十級傍有澗石梁跨
之爲洗鉢泉其泉甚洌即巖前朱簾水所滙也

此山中最豁然處再折而西數武兩石並峙其
中不能方軌友人林熙吉書方廣洞天四大字
傍紀余輩姓名并歲月石罅植桃花數株春時
爛熳若武陵渡口折而南石磴百餘級旁石鐫
無量壽佛字其地平衍舊有亭其上今廢由石
磴緣左而上爲山門其上即鐘樓棱桷崩摧僅
存四壁用文孫王振并三山高起宗諸人題詩
于上墨蹟磨滅拂拭始得讀皆洪熙改元時筆
也越此即天泉閣自山門至閣皆在石室之下

石室高六十餘丈廣二十四丈深如之其石色
蒼然莓苔繡之室垂石乳數十殊形詭狀其巨
者爲龍頭龍尾原泉滴瀝巖壁中陷深廣丈餘
奉觀音大士像曰觀音巖龍頭泉涓涓其前巖
居半壁去地遠甚嶮崎不可置足附以小木始
得攀緣而上石壁玲瓏凸凹如普陀山五百羅
漢恭度于上真天造地設者巖右爲禪房寺僧
修習之所石室西隅水簾懸其頭隨風飄灑頃
刻變幻如霰如雪如煙如霧如霏粉如屑玉飄

澄清淨盤可炙修午後登舟暮至瀨下時熙工汝翔伯孺尚以事留瀨下余與玉生乘潮平先歸初七日昧爽由陽岐入城游凡十日得詩若干首林熙吉名應憲熙工名應起陳汝翔名鳴鶴王玉生名崑仲陳伯孺名价夫幼孺名薦夫余弟㷭與公者曾先余遊茲以病不與余則東海氏徐𤊟惟和也

永福山水記略　曹學佺 侯官人 叅政

閩中永福縣是一山水窟多水簾石室方廣巖

亦有水簾亦有石室但以彼則水簾主而石室客以此則石室為主而水簾為客也巖之高可以樓深可作內外堂與廣可作東西寮皆石室也室內石乳盤旋如龍尾泉滴其下有樹一株類枇杷上不見天而下不着土詢之為鳥雀巢矢溺成堆與苔相雜有遺果核其上則藉溜以生今漸長推為神功矣石室之東為水簾水在室隅遇風則橫室前水簾之下有小石室曰雲羊谷真為水所隱也宋時黃非熊讀書於此搆

風如環珮大風如怒濤風靜則寂然無聲潺湲而已簾垂閣外十二闌干都為障蔽遠山蒼翠皆于簾隙窺之此巖中最佳境也室右有靈羊谷中僅可促膝由香積入谷削壁偪仄惟容一趺下臨不測行者必緣壁而度跋前疐後然山僧出沒如履平地余輩望之汗出如漿矣夜宿僧寮松風泠泠與禪誦聲相應令人有世外之想自山麓至此巖之勝已窮然遊興未已次日復由巖左而上才數折而兩崖相隔橫以木梁

名登天橋有崖曰捨身崖自此以上皆為樵徑山形陡絕俱不成步附葛攀藤十步九喘至一深坳巨石夷坦可布幾席而泉瀰漫其上即水簾發源處也循巖坱𡏖視見白雲隱隱從山腳中出而水簾反在其下不覺神骨俱悚矣是夜歸宿閣中初五日與諸子尋玉泉洞瑞松塢諸勝竟不得獨聽經石在室下平地中兩石對蹲正水簾所瀦由石隙而達于洗鉢泉者也初大日別山僧循舊路歸至廨院院不甚宏壯然香

其勝爲十景如玉泉鐘磬仙芝仙掌之類亦以水石之相似者而名之爾要其形聲之變則無窮焉余遊時同姑蘇沈從先因勸從先詩成即題于壁使人知窮僻之地亦有外方來遊也

遊方廣巖記　　高　景閩縣人諸生

永泰之山有方廣巖宋慶曆間鄉人黃姓者得浮木刻羅頭盧尊者祀其上歲久漸荒法相旁落而寶刹琳宮日就頽圮矣邇歲僧真潮重新之余友陳汝翔徐興公曾一再至余聞其勝意

興勃然迺以庚子仲夏買舟褁糧薄暮出郭夜宿龍江舟中次早至陽岐午過瀨下越里許石壁高十餘丈其赤如日元王用文鐫赤壁二字其上日就崦嵫方抵葛嶺是夕月色甚佳迺沽酒酹據舷劇飲醉後耳熱擊缶浩歌旦日昧爽舍舟而陸二里許至廨院院不甚麗由廨院右行折而登山里許有巨石屹立道傍上鐫王用文及同遊者姓名隸法蒼古摩挲久之迺去又里許兩崖對峙泉滙成溪獨木爲橋客過之殊

有難色至此而山中之勝寖露其態矣過溪二里許兩石夾道而中虛丈許鐫曰天關石門與客踟蹰其間天氣颯颯自松澗來不知身在人世稍折而東仰見香界莊嚴而鐘梵之音達于林表水簾射日變態萬狀且登且望有頃至嵓嵓高三十餘丈廣如之深殺其半石笋下垂者以百計所祀尊者即宋時故物而山僧肅客者即真潮也中建佛閣三楹扁曰天泉禪房香積皆嵓覆之不施片瓦而水簾居嵓之右皎若飛

練飄若噴雪視向者遠望於林間別一景象嵓半壁爲靈羊谷山僧積貯之所以路險不得入午就僧飯飯畢沿嵓散步見壁間鳥道盈尺可措一趾令小沙彌爲導客以次匍匐蛇行所不相連屬者以巨木接之嵓隙稍平處則供觀音羅漢諸像星列碁置殆若天成所最異者燕子來巢經冬不去枇杷一樹不見天日而實纍纍無殊他產真莫知所以然矣夜分客避潺潺之聲徹於枕畔余不能寐乃開室憑闌斜月在林

稍遥與水簾相映振衣長嘯恍如濯腕于水壺也明日客與稍盡遂促歸方約山僧芟荊棘探十景則以異日

遊方廣巖記

林大辂 福清人

永福有方廣洞天在七都之三島村去秋予自武夷回大春弟訂余遊乃於季冬之二日起行經石竹山發陽嶺過新寧里之三十六灣太保嶺抵林樹坑宿焉翌日行溪山竹徑木橋中二十里抵大樟溪舟逆流而上半日至莒嶺即三島村也行數里至巖山腳稍平尚可肩輿至半山磴道嶮巇下輿徒步得仗藜扶翼以升值深磵一枯槎橫其上過者甚惴壁有隸書八行大如斗乃元王用文紀遊姓氏行復數里有鐵壁二字澗西石壁有飛泉二字轉至石門右有天關二字兩石轟起中有一路設二木榻以憩遊客再轉一巨石偃卧人身進石硤左有方廣洞天四大字乃侯官林應寵筆旁書諸同遊名復折西行陡見巖宇而路益峻步益艱賈勇躋躋

而上遂造山門山僧迎於階梯僧名真瀨新安吳家子坐稍間引余升梯觀巖洞闊其廣曰三百尺高曰一百尺深亦百有餘尺仰觀洞勢穹窿堂中宏敞風雨無至泥濘不沾斑駁蘚硐乃天成佛龕也正中石穴内露一龍首目鬚皆具右旁有巨尾水從尾滴注于石盆洞壁泉錫有鐘乳簇簇若瓜若瓢若木杵若蓮花而有長至數尺者真曠見也洞中左壁有大士影衣白面西入夜秉燭照之尤現又有形若下山虎與仙掌仙樹仙芝者不一而足上人語余曰貧道遊四方歷巖洞無下千百求其奧境寥廓斯爲第一閣前老樹高與巖埒枝幹扶踈未知產於何代巖右有泉水錯落如噴雲如懸珠纚纚有聲若漱玉飛瓊不以隆冬而少涸記云宋慶曆中邑人黃非熊初讀書山下聞猨者言遂剪荊斸險而拓諸景是夜寢余於閣之東房晨起上人導余循東小嶺過板橋躡崎磴其踞盤石上觀峰巒起伏溪流環繞更欲窮絕頂大春憚畏途

乃緣厓下山僧悲鳴中予訊靈芊谷爲十奇之一上人指峭壁鳥道僅可容足然鮮有至者至之者惟猿與老僧也上人試一往返見之股栗次晨五更有雨聲遲明旭日東浮曉空萬里予逐別歸凡得詩一十五首時萬曆乙巳臘月之六日也

遊方廣巖記　　謝肇淛

由洪江至瓜山水程六十里至方廣巖如之訂遊則瓜山潘從叅東道主人也陳汝翔王玉生徐興公林元達叔寶與余爲七奴僕二參衣糧十五拏曲艀艋中潮以半夜落舟從之出仙岐復遲潮生也抵瓜山晡矣主人供具甚設早起走十里謁古靈祠扣陳述古先生居遺像衣冠儼若平生東西二木屏書世系家傳皆數百年物也次日雨又次日舟至覲猶山拜王用文祠因得其遺集及孟敏太史像蓋二氏之子孫微矣翌日易小舟上瀨逆急湍如登天石五之潭三之長年祆袉股栗幾不克濟其卒濟者風也

石磨黝黑有丹者用文鐫赤壁其上至葛嶺蘇竹輿三里許爲羅漢巖昔者吾友陳履吉詠茅得此石徑巖瀑飛甍木杓依然在也而邈若山河矣數百武有用文飛瑀刻二里有澄東辟朝暉八分刻又百武有鐵壁篆刻度板橋至天門右有邑尹李良傑天闕刻左有倪龍輔黃仁叔刻出天門苔纈中有耕澤翁所書至大庚戌潘朝海常世與洪良王長卿等詠于望仙閣天宇澄清入境俱勝刻澗泉淙淙山僧指爲洗鉢泉云又數武穿夾石出有林應憲方廣洞天刻上石磴有無量壽佛刻蓋千級而至巖也砌上有淳熙己酉刻巖中有淳熙丙午會首張漢及慶元戊午新建陽縣令張揆二刻有石乳甚衆有寒燕有佛影有龍首尾有宋賓頭盧木身遂宿於泉閣水簾瀰漫枕上常聞雨聲侵晨循右際觀靈芊谷從左徑攀蘿至絕頂有登天橋舍舁崖行者不能步又明日下山間道走九天巖亦履吉闢也荒穢甚於羅漢巖蘆刮人面若刀槊

道斷絕仰視瀑布而返過廨院而後登舟晚泊
小雄溪觀龍塘諸水緣竹徃返早飯罷舟停仙
隥待潮各題詩隥山寺是夜抵洪江侵晨入旅
是爲萬曆辛亥歲發以八月之晦歸以九日得
詩二十有六首其形勝奇絕備載他紀不具論

開三巖記　陳燿 候官人

山僧真潮爲叔父履吉言羅漢巖之勝叔父欣
然遂請潮師前導携余同往巖在方廣之左趾
去廨院不一二里而近然茅茨蒙籠入兩平樟

之側身魚貫而上至巖則壁懸天半有古[illegible][illegible]
如斗覆於巖巔其左則瀑布十餘丈若匹練[illegible]
壁裊裊林樾間右有石室如普陀巖上哆下斂
亘砥平有波浪痕色如鐵繡叔父撫掌大噱以
爲奇遂與余議隱居於此明年爲萬曆乙巳之
一月余以叔父命率僕夫十餘人自山下芟夷
蒙菅凡若干日乃達于巖無[illegible][illegible]之儀於是遂
得聖功泉於山足兩石之間[illegible]發其上縈[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甚清而幽由此稍上石壁[illegible][illegible]立於道右作

山門於其左後有深澗泉極清雨則激石而鬬
作小橋通之二山如合肘築短墻聯之登數十
級作小屋三間以居山丁逶迤而上作四小橋
以至巖及巖而有深坑乃畫地疏泉下碾砳以
塞之坑平而面巖構樓樓三間左右巖壁屹如
方城内寛外狹築墻屏其前則瀑布石室俱藏
樓中樓並石室之砥於其右作複道以度室外
種葡萄數本延蔓滿室如天帝網當其垂實如
摩尼寶珠室中奉觀音大士几一榻一燈一夜

深誦經則衆山皆響巖旁有石池出泉僅可浴
[illegible]是爲濯纓泉樓前山半鑿池滙水爲漾月池
其沙礫不能蓄水乍盈乍涸於池上作小橋爲
偃月橋覆以芭蕉雜以桃柳月色盈林爲飾月
徑巖既開叔父以舊名羅漢無謂更名懸漢則
石室是也其左巖曰潜頴

開懸漢巖之暇散歩巖右二里許仰見蒼樹倒
懸石際泉飛灑如噴珠遂徘徊不能去然茅茨
[illegible]於懸漢乃沿澗深入攀緣不能上僕方廣志

所謂龍井者耶心益慕之歸告於叔父明日益
從僮者數人由山巔砍茅爲道人從茅上行時
時將墜自高而下始見流泉而龍井尚在此泉
之上蓋方廣水簾由瑞松塢而達龍井由龍井
而達此巖巖如覆鐘剖其半高可二十丈水從
鐘帶流下隨風飄灑頃刻變幻如飛花如舞雪
如垂虹如掣電泉之左巨石若墜半壁有狙洞
去地十餘丈深廣五六丈洞中突起石峰其色
黧黑玲瓏凸凹甚奇乃由左壁緣狙逕而上轉

折循壁橫行將至洞壁峭甚不可復進乃尋故
道而返明日命群傭從山下闢地至巖巖前有
石屹立高可十餘丈是名淨瓶石石傍又一石
壁如削其頂平坦是名曬經巖巖前又一石稍
低外望之如伏獅石色如海中浮漚是名獅子
巖叔父乃搆三層樓於三巖之間高與巖齊而
淨瓶石之頂風蘭繡毬諸花芳藹樓後過溪十
餘峰嶙屼如筍卓立樓前其下淨瓶石與獅子
巖相倚爲洞門側身而入深可五六丈高如之

仰視石縫如一線天古樹樛枝附於石壁如盤
虬是時狙洞中羣狙先已他徙乃命工於壁峭
處架木鑿石作棧道以達洞叔父入洞以爲視
天猶尢也因名尢天巖巖前之樓曰尢天樓著
書一卷曰尢天經樓前渡小澗有石磴如門躡
而入有巖焉其形傴僂下可布數席是爲聽經
巖折而西下爲曝背巖其上爲犇犇谷谷之上
由澗中深入水深高四五丈爲浴鳳泉至此而
人跡益所不到矣樓之南巨石軼道傍欲鐫雙

隱二字未暇也巨石之下碧泉迸出爲綠乳泉
木芙蓉叢生磵邊爲芙蓉磵磵中石如裁肪疊
成階級菖蒲如茵可坐而掬水出其衘泠泠有
聲與琴聲相應山下奇石立溪中有五朵溪水
碧而清是爲碧香溪蓋擬之曹溪云
既闢尢天巖日嬉其下澗口之石立者什者皆
柔莫蒙茸蒼蘚繁蝕由澗累石攀藤而上至山
半澗中三石崢嶸玲瓏水流其中聲如鼓琴然
自此愈險絕無以爲計第於溪中玩弄潺湲仰

兒碧巖葱蒨欲滴岩晃欲墜意其中必有大奇乃以木爲橋以竹爲梯緣而登之穿身而入易數梯始至其處則二山合肘二石室東西對峙後又壁立忽出小有天瀑布自小有天而下勢若遊龍石室之前突起怪石高可數丈怪石之前爲石坡坡之前爲石池古木槎枒蓊薆而谷風吹人毛豎蓋幽陰尤過於二巖而無名因名以余字曰希隱自余始開也

重興方廣巖記　林應起 侯官人諸生

余童時聞方廣巖水簾石笋之奇神思飛越後三十餘年爲萬曆庚寅歲之鏡山上人訪余芥子菴言及此巖卽乘輿拉友人陳汝翔陳惟秦陳伯孺隨喜焉甫至石門遥望水簾懸空石室剜玉坐卧其下恍若凴空天宮及抵室渠渠爽塏第前地圮陷陡峻相傳是巖昔爲魔據後有老僧借坐魔呈伎倆變幻百出僧終不起魔怒頓足而去地遂陷或疑老僧卽賓頭盧尊者云又謂巖形如獅口於法不能塞卽塞亦善崩師

曰是皆不足信但前人塞之不得其法耳累碟於危磴以蓄客土土飽而碟崩者勢也若鋅石而中捲之抵兩垂於巖趾土實其上空其下爲洞雖千載亡恙余大喜因請師行其說余頒頒橐爲諸君倡是年師與其徒身負土石塞如前法平滿若天成因卽其前搆閣五楹卽今天泉閣也蓋至是巖中可以建壇說法四衆安禪或設無遮大會千人可容業已落成余念崎嶇峻嶺難以托鉢復謀於親友各輸金買田若干爲香燈衣鉢之資師性精勤且負兼人之力晝則搰搰作務夜則跏趺淨念至老不倦山中一草一木鄉人斧柯不得入未免不理於口師曰老漢一笠一[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殷顧道場初與若不爲之要[illegible]遊其間況迷人未悟因果吾不忍[illegible]刑是以寧甘詬厲而出之鉗釱冀以上報佛恩耳余於是乃知師之慧力福力神相之人助之直與此巖同不朽矣

天泉閣記　　陳鳴鶴 侯官人

昔如來住世須達布金素女施苑堂作鴿形園開鹿野此則親炙玉鏡之光運是以奉安金軀於福界者耳迨至拈花會後龍宮鳳刹蹈𡾰彌天蘭若花龕丹青燿地此則西土搆精舍爲觀船呼引衆生於苦海者耳若夫絶修息緣攝心習定則契如處於朽杉行因居於石窟道膺航樹而縛屋道仙依巖而結宇華亭之船子長松之烏窠皆可以生植淨因發明大事何必駢梁連

欐銀函寶塹始足稱道場哉永福方廣巖者閩之名山也石室深廣可庇千人自宋以來欽宗衆教營造雜園香閣聳於室中忍殿起於巖下及我　明正嘉之間白業日弛緇流星散法筵濊没梵宇頹穨萬曆十有八年鏡山真潮和尚來遊斯巖賞其幽致便欲卓錫挂鉢席地敷座維時林君熙工謂師厭離娑婆自修自了斯巖足矣若以獨覺爲下乘利他爲正果紹隆三寶普度衆生則必雲衲安居亡生退屈而後法衣

得授不至斷絶於是首拾緡錢遍化檀越遂遵故址重建層樓中居方丈傍列禪房榱不加華桷不被繡代磌以硗代瓦以巖即傳燈說法之堂非有釦珍而砌玉亦使參方問道之侶不至營巢而聚枝是役也經始於歲之庚寅落成於歲之辛卯而廣西左方伯侯官林君道乾題其額曰天泉閣蓋懸泉閃閃於簷端挂流裹裹於檻外閣以泉勝故名緣景起耳於是客有問於泡菴居士者曰巖體本空纖塵不立安有樓閣

遂生障礙生滅相續無有空處刻樓去閣不亦廓徹清淨乎居士曰子知樓閣之爲障礙不知樓閣起時巖亦不增樓閣滅時巖亦不減空體自如更無差別客乃默然禮拜而去

重裝賓頭盧尊者像記

天地之奇於山水也自有靈焉以護之而其不自祕惜也與人以世外之觀載開載闢謂人而發靈於天地則可謂天地而藉靈於人則不可旦有方廣自予　祖非熊公始也剪荆斲險架閣崇臺使世界三千頓現於石室雲開之頃皆其力也然此固亦予　祖淸隱之癖與仙靈將開之候適相值耳謂岩以予　祖始得不敢居功謂岩得予　祖不大謬有不然乎乃岸岩志者曰岩自非熊非熊作十景詩淸婉有致固亦錚錚者而名不出川里歷六百年來始聞始以非熊得岩終以岩得非熊而胥於某焉附之豈非厚幸歟噫嘻予　祖隱高不仕載在縣志千古如見豈六日始聞耶身既沒又焉用名彼何人斯以區區之俗吏能生隱者之光乎幽奇還之山水風景聽之後人得之爲隱如此而已人歟如此神亦宜然岩之奉　尊者也其來已舊而　尊者之相亦始於予家先世得巨木於

水岩錚有老僧詣門自言能雕佛像令致木樓中去楔閉戶累糧而處數日啓視則賓頭盧之像已成而僧已不見此蓋　尊者慈悲黙綴其神令人生敬信以留現身說法之一斑耳至若尊者之本來面目安在以此顯哉彼謂岩可以得予　祖是木像予以得　尊者不幾令山靈笑人乎而予必惓惓於金身之剝落而爲之謀者亦以先世於金身剝落之時必捐資粧飾不緣化吾述吾事云爾若曰予之效靈於　尊者予亦何居是役也可爲予　祖之厚乎於某者解嘲故兩述之不然非記體也所記者雖是裝飾之歲月併予家之　尊者遺跡亦新之而董之者僧海會相與以有成者諸昆仲景仰而樂助者衆親親也予名熊不無所諱之嫌然　先人加予以起諒有深意未之敢改也亦栽死不更名云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十五日黃起熊薰沐拜記

方廣巖規條

真潮和尚 重開本巖

老漢年十九落髮出家遍歷海内名山參訪耆宿然皆未嘗貪戀久住自入閩中建普照庵於連江繕龍泉寺於長樂土木甫畢復務於此非愛東奔西走蓋緣已事未明不得不求師訪友而修建庵院兾以延致十方賢聖及接引後學上報佛恩耳今者年漸衰朽頗憚跋涉而芥子菴主亦相勉留栖止既定法侶遂臻但真心來

學佛法者甚少而爲饑寒驅來者十常八九及老漢以佛法相規又各失望而去又想老漢死後來與住巖者爭田則猶稱曰我是鼓山弟子曾與和尚出力以爲異日張本老漢爲此開示規條于後凡來相依者自量能守戒律及此規條方許居住如其不能即便出門老漢死後不得復來與住巖者爭田也

一誦經者欲解其義依義修習以成佛其次雖不解義然顯犒課念誦其妄心亦漸成佛[illegible]

神聞經與爲拔亡魂者亡魂聞之亦復如是是以誦經之人與誦經之家鬼神庇祐若口誦經而心外馳即使晝夜不絕聲至死何益

一僧道誦經乃自己修行無量功德檀越施以錢米使無衣食之憂護法諸神爲法報以冥福其功德固在誦經者之次今僧道不知此理乃謂人家請僧誦經佛便庇祐是以計較錢米始爲開卷然此輩誦經只如戲子唱曲佛固無暇照管而護法諸神要此賣弄嘴臉

作甚麽本巖幸有諸檀越捨施山田足供糜粥當六時功課依規禪誦若有人家請誦經典不必計其錢米

一昔梁武帝爲憫衆生罪業苦惱乃作懺文令請高僧領已佛前禮拜自陳悔過不敢復作求赦前罪今人不識此義只將錢米雇僧拜懺已却肆傲傷覩犯戒如故然則惡人有財者只消買一肅奴髡頭禮懺便可不入地獄乎此必無之理也今後凡有請禮懺者先告

以此義必其人果能改過遷善乃可赴請不
然則已先有誑佛之罪矣安能爲人懺罪

遊方廣巖八十一學記

光緒五年十月閩縣龔易圖葉大莊何权衡絕
陽岐江雨泊瀨下晨夜入山越葛嶺炬盡虎嘯
焦入出從索火俯深谿石齒齒與屐競四更
抵寺詫造化設此巖以待我者循所經談且慄
巖奇遊亦奇哉易圖記

癸未十月望後三日吳門洪變之江徐錫祉當
湖楊世照楊鉞林宗銅仝遊到此昭天泉爲柱
獨擅名勝誠巳見所未見及讀僧茂修開闢來
由以巖志示之凡足跡所未到在巳了然於胸
爰贅數語以志泥雪因緣

方廣巖志卷之二終

方廣巖志卷之三

郡人謝肇淛纂輯
林應起校訂

詩紀

方廣巖十詠　宋黃非熊兵科給事

百尺寒泉漱玉鳴洞門斜入石廊橫烟霞不改
古今色山水無間朝暮聲窺洞野猿懸樹立驚
人呦鹿上巖行有時篤盡琴中趣風定千林月
正明　右玉泉洞

誰種靈松近佛家根盤深塢鬪獰蛇風吹碧落
雙龍動月照黃昏兩蓋斜十里雨聲喧洞壑半
空清影浸雲霞山僧長日頻來賞只恐春來起
爪牙　右瑞松塢

臺前高嶽宅神仙壘石誅茅對碧巔雲霧不分
人去路管絃長動雨來天影鸞呼侶歸殘照野
鶴啣花下紫烟誰識蟠桃最深處劉郎風骨巳
雙全　右望仙臺

碧巖孤立嘯後峰高狀藤蘿十里松三面石山

橫疊嶂一株松樹倒蟠龍風雷聒地濤聲烈日
月摩空翠影重憑依高僧好珍重看看雷雨化
靈蹤

右龍樹巖

龍頭何在尾猶存定向天中飲漢源且注靈泉
清洞府未呵甘雨活乾坤半空飛下珠千顆平
地澄來玉一盆寂寞雲山非我宅九霄高處是
吾門

右龍尾泉

一雙鐘磬本天成垂在雲中左右屏采地望來
分大小上方敲處震雷霆名從得後聲還異景

欲彰時物自靈幾度夜深催月落滿林妖怪立
泉扃

右鐘磬石

萬瀨澄空天地秋清音不斷下悠悠山前一片
月留影石上幾番僧白頭未必素琴方理性何
須芳草始忘憂堪嗟朝市區區者秪聽笙歌醉
則休

右聽泉巖

靈羊別去幾何春尚有懸巖舊窟存左右莫知
歸穴路高低惟見去蹄痕千尋飛瀑垂峰頂一
洞寒雲鎖石門好是月明群瀨寂幾聲閒答樹
頭猿

右靈羊窟

孳山如削水如繩一洞清音氣味凝風送松聲
歸遠壑日移猿影下垂藤林僧倚杖看泉脉野
客橫琴坐石稜回首碧巖鐘動處雲臺猶在最
高層

右清音洞

萬丈巖頭瀑布垂玉泉拖地雪霏霏聽來始訝
青天漏望去還驚白練飛一洞清音喧碧落千
巖寒色逗斜暉終歸大海成波浪權借山僧濯
布衣

右瀑布泉

方廣巖紀遊　吳錡邑人

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
猿猱嘯鐘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
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
露回

遊方廣巖　元林泉生邑人翰林學士

上方樓閣倚空明磴路如天鳥亦驚屋上石巖
常欲墜簷前瀑雨不能晴龍湫千古風雷氣山
殿六時鐘磬聲最愛白雲飛不上半山飄泊伴

入行

遊方廣巖　明林鴻 福清人禮部員外

玄巖太古色恍若入鴻蒙一逕攀躋盡諸天杳
靄中雲歸山殿冷月出水簾空靜境離言說冷
冷松桂風

送陳滄州遊浯水便登方廣巖　王恭 閩縣人翰林典籍

閩山西來多法園谿西一道通仙源靈花貝葉
相輝映道林鑿齒皆清言遙巖二月霜花積千

丈垂蘿裊烟碧水簾風捲半空寒石室雲來萬
山白真僧不見賓頭盧片月孤峰色相耀六時
天樂聞鐘磬百尺風潭紛畫圖仙舟此別饒佳
趣豈學悠悠向平去林僧定掃壁間苔山人況
有驚人句

陪高起宗侍御遊方廣巖　王振 邑人王偁子

偶從仙客陟靈巖萬壑千峰入望看洞裏雲歸
山色暝磴前泉瀉雨聲寒一輪明月禪心靜半

湯清風客夢殘何日終南看捷徑也從環珮綴
鵷鸞

遊方廣巖　高起宗 閩縣人御史

巍巍樓閣倚雲邊勝槩真成別洞天巖畔夕陽
斜帶雨望中晴樹遠含烟長松鶴唳翻秋壑曲
澗龍歸響夜泉浮世茫茫無住着何時投迹謝
塵緣

重遊方廣巖　林仲約

十年方廣別遠壑記經行石壁倚天峭窓雲傍

樹生泉聲風外急鳥影日邊明曉泊闌干望塵
勞護爾營

同高起宗登方廣巖　丘斌

絕頂閩南勝方巖最上岑攀躋踏石磴倚樹望
珠林月色澄秋鏡松聲響夜琴暫忘塵俗態同
此一登臨

永陽方廣巖觀從兒戲入靈苹谷　鄭善夫 閩縣人郎中

世有方巖志鳴桃入永陽山疑子午谷水是武
陵鄉石室羅星漢風泉積混茫直尋前代迹多
見昔人狂龍德存幽側神功大晦藏會須乘白
鹿莫倚過靈羊釆秀青林杳看雲白業長儒逢
蔡遣者爲彼出迷方

懷方廣巖　梁奎

千尺玄泉百尺欄羊腸路險佛眉攅春宵夢遶
巖前月玉磬一聲雲影寒

方廣巖宿潮上人房觀諸先輩題咏二首

陳省 長樂人兵部侍郎

高蓋方登眺遡流下赤陽窅然方廣洞窅矣水
靈鄉龍德潛幽側神功鑿混茫璃林披綺練鐘
乳墜流黃把酒憑高遠浩歌狂更狂遨遊消日
月林壑任行藏夢入華胥國身栖惠遠房方驚
凝過鳥未暇識靈羊三復先賢咏千尋文燄長
與刑端有在爲我度迷方

另崩閩邦鎮方巖峙永陽搜奇推故老覽勝近
榆鄉石室原容爽雲烟自渺茫莊周秋水遠曾

熙暮春狂白業逢榛莽黃生發實藏霧深堪隱
豹岐少詎亡羊身外浮名薄寰中化日長何須
尋佛國即此是西方

謁郡歸便登方廣巖時建佛閣

錢正志 仁和人永福知縣

初過石室嗟奇絕忽到兹巖倍豁然佛智長明
靈借日鬼工巧鑿不知年泉分法雨滋羣品石
湧慈雲蔭福田辛苦山僧建蘭若媿無劉令一
文錢

遊方廣巖　閔齡 新安人

廣巖飛閣勢崚嶒佛土重光續聖僧片席旃檀
宣貝葉半空花雨度迦陵毒蛇回向藏金鉢妖
鬼皈依避石燈身世儼居兜率界朝來雲隱翠
層層

歷盡雲根陟上方衲衣同拂禰花香卻從絕巘
尋幽刹特向千峰禮覺皇巖霽珠泉飛法雨崖
陰石藓放慈光埽來隨喜清涼地物我悠然與
世忘

庚戌冬遊方廣巖　唐學仁 廣西人 福知縣

峯裳出郭訪維摩不絕風塵色界多雲邊飛閣寒鍾磬天畔流泉引薜蘿亦有幽經遺白馬尚餘殘雪擁青螺山僧自脫逢迎障秖面巖阿藉緑波

晚入深林開宿烟峪岈峯壑吐青蓮千盤曲磴通禪室十畝寒雲覆石田乍識香霏簷蔔雨巳忘身在蔚藍天脩然杖底懸青漢咲隔黃塵出大千

方廣巖　畢繼懋 閩山人

探奇共陟白雲岡落葉飛霜冷客裳巖掛珠簾搖月色洞懸玉乳滴天漿徂徜佛果歸山閣燕掠曇花墜石床自媿塵身猶未舍聊將幻相禮空王

遊方廣巖　楊九皐 將樂縣人

洞門無鎖閉煙霞與客尋真去路賒龍繞鉢盂雲氣濕燕翻錫珮日光斜松依絕巘連山閣泉瀉飛簾噴雪花倚杖捫蘿忘薄暮身隨明月到僧家

宿天泉閣

萬仞巖中隱化城倚欄遥望暮雲平斷橋殘雪寒山路薜蘿松風晚磬聲坐對水簾塵慮遠眠當石榻夢魂清因茲悟得西來意欲向空門了此生

早起看出露氣濃玄巖古院有雲封微風入室度清梵斜月掛林聞曙鐘猿帶曉聲過碧嶂鶴留殘夢出青松倚欄但聽水簾響失却翠微千萬重

宿方廣巖次日登絕頂

方廣華嚴地神州一洞天寺藏青嶂裏路繞白雲邊氣候晴兼雨峰巒斷復連樹枝多擁腫蘿磴自盤旋猿嘯聽經石龍生洗鉢泉水簾天際捲鐘乳半空懸境出塵寰外巖開混沌前金身餘丈六世界度三千淨室隣飛瀑沙鋤種石田空門灰幾劫峭壁字何年谷有羚羊險山從鳥道緣地偏堪避世境寂可安禪貝葉飄香界曇花落法筵桑門同客饌草榻伴僧眠已得燈心

訣渾忘俗累牽探奇情未已嚬險與翩然披莽
尋支逕捫蘿到上巔長途乜巇嶫側足更迍邅
行亍聲俱喘蹣跚膝在肩聳身摩斗柄廻睇眄
雲烟遠水看如帶垂岡小似拳秖疑天闕近還
聽谷聲傳客有玄暉癖僧如支遁賢從茲尋覺
路長此奉金仙

暮春遊方廣巖　陳价夫

春陽動微暄汀草萋以綠捨舟遵岑崖名勝奇
幽矚條風散餘靄晚露猶在竹徑轉疑路窮途

危巖行蕭緣藤臨絕澗倚石眺平陸履險亦忘
疲經行每駐足逍瞻最高頂隱隱敝雲際閣
四五楹翬飛映川麓片石覆層巖岑蓬如遂屋
上有百丈泉霏霏灑璃玉靈芊出何代棲止尚
有谷石門競天巧兩兩相排伏山僧喜客來欣
黍早已熟作禮對法王清齋薦葵菽朝從樹杪
行暮即雲中宿烟霞想幽致世界惝局促稍已
愜素心能無戀粱肉欲隱豈須招所居安事卜
吾將抗其顏詎止羨濠濮寄語同懷人胡為嘆
羈束

重遊方廣巖

石室何年隱鷲峰青蓮高踏碧芙蓉靈芊洞古
棲馴鴿洗鉢泉清制毒龍折葦共尋奇絕處摩
崖爭覓舊遊蹤回看咫尺塵中路已隔烟霞數
百重

咏水簾

絕頂春融雪盡消石泉飛下碧岩嶢恍疑珠箔
懸空界却訝銀河落絳霄月映朱欄飄素練風

回紺殿灑璃瑤那知咫尺清泠外隔斷紅塵十
里遙

遊方廣巖 辛卯春　徐熥 閩縣人

古木陰森碧磵連幽巖深隱萬峰前珠簾水落
全疑雨石刻苔深不辨年寶磬敲殘空界月野
僧行斷隔林烟楞伽聽罷心如水借得蒲團一
夜眠
三島從來有古村招尋名剎見風幡靈芊避客
藏深谷馴虎聽經過石門碧樹故從巖下長白

一路在洞前翻松間獨坐無言說啼鳥數聲山
欲午

壬辰遊方廣巖四首 辛亥秋

尋山險遍萬峰尖竹杖芒鞋草露霑鳥道百盤
通古洞亂枝千仞接危簷石巖蔽日開成屋瀑
水懸空噴作簾夜冷雲堂孤磬動靜聽方衲禮
華嚴

路轉天關觸石稜懸厓高敞白雲層鬼工未識
何年鑿佛土應從此地興蒼蘚密封前代刻碧

泉寒洒半空壓重來却被山靈笑廿載方知兩
度登

重岡複嶺斷還連開鑿曾聞慶曆年谷傍晴巒
斜受日巖懸金瓦不分天龕經每點空潭石洗
鉢常流別澗泉拂拭同遊舊題刻姓名半已蝕
蒼烟

花雨空中散妙香石樓鐘響叩寒霜神工斲木
留金相佛影依巖現寶光石罅泥深泉瀉無峰
峽路絕遊靈羊雲房夜午諸緣寂明月誰知定

上方

懸漢巖 是陳履吉近年新闢

古洞高懸漢丹梯不計層塵流既積石截路斬
莓藤蔽日青厓削翻空翠瀑崩野狖寒吸月山
魅夜吹燈磵戶橋陰入巖扉閣裏昇樹聲秋更
急嵐氣晝常蒸乍闢稀游客新成未住僧因思
開棚者魂魄每來登

九天巖 同在梳作

永陽饒佳山磊砢非一狀有巖通方廣綿亘列

屏障又為狐兔蹤樵夫不能上陳君好奇遊銳
意此興荊芟除荊棘叢雲端得青嶂開鑿力既
疲主人忽凋喪我來訪靈區伴侶約偕向蔓長
牽衣裾路反妨屐杖窮探歷雲棧石室覆如蓋
飛泉挂岩岑隨風自飄漾石罅如彈丸青天僅
堪望伊人不可作名勝恒無恙只愁茅塞深下
山倍惆悵

遊方廣巖四首 謝肇淛

鳥道千盤一徑微竹林蒼翠濕人衣風傳絕壑

初聞碧室倚懸崖不掩扉石底瑕雲排榻入空
中晴雨作簾飛秋深燕子還相戀栖盡寒巖不
肯歸
峰如玄玉路如繩行到諸天幾百層巖敞全吞
松杪寺林幽時吐夜深燈泉滋洞裏長生樹雨
濺牀頭入定僧閒倚闌干看下界半空烟霧鎖
蒼藤
虛臺高枕北風涼返景時看過隙光雲繞千峰
迷怖鴿路危一線度靈羊壁間留影金身化簷
際懸空石乳香夜半鐘聲千谷響山魈驚起禮
空王
五丁開鑿是何年巖作屏風石作天松塢犬迎
黃葉吠竹窓僧共白雲眠蝸涎半蝕前朝字龍
首斜飛遠澗泉塵世慙無丘壑分此身聊結此
山緣

羅漢巖懷陳履吉兼呈汝翔二首

捫蘿初得路羅漢舊名巖半壁泉仍瀉重岡草
已芟危橋簷際度高閣洞中銜誰是開山者知

君念阿咸
猶憶誅茅日幽探歷歲年野叉爭席坐山虎襲
人眠閣鎖秋雲冷池空夜月懸寧知幾俯仰便
已隔人天

九天巖重懷履吉

荒山十里皆叢棘茅刺鉤衣苔繡石草裏徐分
一徑微空中忽見孤峰碧石磴參差續復斷高
閣巍我倚天半練瀑遙從樹杪飛竹梯時向山
腰絆靈闕千年識者誰神工鬼斧非人為誅茅
掘土真堪笑一旦天地鴻濛開桑田倏忽成海
水伯輿終為名山死精靈月夜時往來白鶴哀
啼碧雲起

陪林熙工先生遊方廣巖詠水簾　陳益祥

鴻濛遺古洞右臂噴靈湫梵唄聲相答齋鐘響
倍悠隨風珠錯落帶雨玉雕鎪霡霂山逾靜霏
霏地轉幽晴飛三伏霰寒逼兩重裘燕拂栖無
住鶯聲透不留吾羈鄰作吊新月曾能鈎解熄

無方焰能消萬斛愁仰疑銀漢漏俯訝浪花浮
但從俗從茲隔塵到此收入盆皆定水住窣郎
安流懸景三生癖從師兩度遊尋源千仞杳夢
再五更頭擬築牛眠地倘伴老未休

懸漢巖瀑布

開山成寶地瀑布掛珠宮電掣諸天粲雷鳴法
界空靜聽聲有調仰睇勢尤雄噴沫滋苔壁飛
珠滑蔦叢飲齊瓊液劾情易海濤功山月度銀
漢江風吹玉虹千秋有高潔知此賞心同

方廣巖　陳仲溱 侯官人

路入千巖轉登臨思渺然洞深稀見日樹古不
知年石筍參差長珠簾縹緲懸凭欄聊一望便
覺度迷川

古洞盤旋好嶔巖勢欲頹樹垂羅漢果花覆祖
師臺風氣紛成雨松聲吼若雷山僧自清淨長
日卧莓苔

疊嶂連雲起層巖不可攀鳥飛青靄外人語翠
微間澗水水絹挂山門烟樹闢忽聽孤磬響僧

自萬峰還

寶地鴻濛色龍宮今復新幡飛花上影鐘度世
間人長夜空疑雨經年秖似春探奇猶未遍翻
恐落風塵

方廣巖待月　曹學佺 侯官人 參政

山月期人久來遲亦可憐與客開雨後光意動
鐘前遠樹籠堪小幽巖到未全因之坐深處栖
鳥屢驚眠

遊方廣巖　陳燿 侯官人

宕嶤古刹隱層巔鳥道盤旋列宿邊泉響千山
常作雨洞開一罅別爲天花間月冷僧初定樹
下雲生客共眠爲問六時何事業猿啼深樹對
孤禪

遊方廣岩　黃士玄 閩縣人

選勝陟磴躋天入望遊岩蒼苔氣不靡挂水
花飄徑[illegible]懸渥乳枯藤護板橋回看天闕下千
樹[illegible]

尋方廣巖　林應起 候官人

金仙香火處自與世情違拂霧穿青嶂捫蘿上翠微洞深天各別泉噴雪爭飛落日迷歸路雲光照客衣

宿方廣岩

歷盡千山與萬山日斜纔到石門間寥寥人境雲遮断借得僧房一夢間

初至方廣巖

洞邃全無日巖開別有天水簾經雨濶石乳入

秋堅字斷殘碑蘚池荒舊社蓮開山僧夙訂一衲共安禪

再至方廣

古洞禮方廣艮遊不厭頻千花山殿曉孤磬法筵新水樂調清唄松濤滌幻塵靈羊歸窟後勝地屬閒人

宿方廣巖次日登絕頂

碧落憑高閣青冥啓曙烟杖藜凌翠巘披莽陟層巔鳥道摺聯臂　行草　欲盡峭

崎壁猶懸力薄愁莇喘途危藉石眠狎人狙擲果飲澗鹿分泉逕路鵬霄外山河蟻㕓前微茫雲接寺浩蕩水連天萬井形如點千峰小似拳平生丘壑意於此獨冷然

方廣巖

星巖松塢遠蒼蒼閒逐泉聲到上方風捲水簾翻石燕雲歸山洞閉靈羊千峰迢遞傳寒磬雙樹參差皆夕陽靜室六時無一事梵香持呪坐繩床

高閣沉沉隱翠微闌干十二擁巖扉雲生古樹燕花落泉灑晴雪作雪飛鳥道憑虛僧獨往香龕向煖燕相依每從福界耽幽勝幾日留連未忍歸

初到方廣巖　徐熥 閩縣人舉人

欲見精廬問化機蒼蒼鳥道客遊稀上方葉落巖山冷半嶺日斜殘雪飛古樹猿驚樵子過石門犬吠野僧歸雲迷疊嶂不知處但聽磬聲來翠微

重修方廣嵒序　文林郎知永福縣事馮紹立譔

余生長西蜀北遊　帝里足跡所經凡名山奇洞輒留心搜覽用志不忘歲庚戌特膺
命承乏茲土閱邑乘知六都三島村村東北而上有方廣洞天宋慶曆時爲邑人黃岩叢偕侯邑林公如楚前輩所闢嶔崟歷落出入危巖三載神遊未獲目覩心竊憾焉癸丑臘道經三島村偶從簿書暇含輿扶杖逶迤至天泉閣信宿留連神怡心爽正人世中別有天地也然巖廣

而樓甚危倚欄極目少憩片時又竊以登高臨深爲戒撥厥所由蓋明季重修後已屆百年樓閣空中疏虞朽蠹因思鯀長公翳帶山門習爲笑談至今嘖嘖爰進住僧日照諭以募緣修理恩患預防余不惜捐俸率先共勸盛舉所願往來縉紳先生騷人逸士及士耆諸檀那共破慳囊或施銖錙或分升斗衆毛成裘福田廣種俾土木有資鳩工爲久遠計以無負前輩開闢苦心庶名山不至笑人云爾是爲序

方廣岩田碑羿券諭語

永邑方廣岩者乃閩中名勝之區也載在誌乘前後左右環繞山水岩之下有石室既深且廣可容千人名公鉅卿往來遊覽於斯者䏻朝伊夕矣宋慶曆間邑人黃非熊讀書山下因闢是岩越明萬曆年間而林照吉陳汝翔兩君與僧眞淵重加修葺美哉山林其有生色矣嘗年張仕榮倡爲好善舉將自置民田二十二畝並山坐落五都斗湖山頭受種二百觔助僧以爲香

燈積廚之需僧遂守其業而納賦焉自明迄今時歷久遠僧之去留無常而田爲豪右所侵雍正元年間請僧日照卓錫於茲因山深糧之拔册稽田始知素爲連向舉所佔訴控於　縣歷任未及清理壬子春我邑侯　馮公諱紹立奉
命來蒞茲邑檢案剖斷將田照畝清還給日照掌管將來覬覦之心可以由此屏絕矣爰感　公之德謹將羿諭田山附錄勒石以垂不朽云討開張仕榮立羿一右帖全刊

立契張佳榮係永安縣人緣榮於前㞐十一
年憑中江進寶用銀壹百貳拾兩買得永
福縣五都萬石住人梁孫松同姪男仰仲貴
仲金仲玉等荒廢苗田壹號坐落五都斗湖
山頭受種貳百觔載米五斗本田東至湖坑
臍根竹林過聖君岩頭至冷水坑南至坪坑
隔陰門大王坑口對過石牌坑小嶺隔北至
馬頭寮過至湖坑揆界其田山屋基草地通
天盃等界四至祖契俱載明白今榮因子不

孝無倚又因本田坐產高山磽瘠多旱數年
荒蕪薄收今自願將此田山捨送方廣岩奉
佛香燈持齋投拜住持僧眞湖等爲師供養
榮百年歸老本田盡捨與方廣岩掌管前去
開荒耕種永久香燈日後榮歸世之日男文
細再不得稱得父業戚親生端取討如是執
契赴縣告爲不孝之罪其榮贖師眞湖慈
恩念父子之情至親不致蓋受即日湖已備
銀兩捨前隨交付與男文經收訖前去營運
度生以全榮父子之恩孫感慈惠恐榮百年
後無憑當諸僧善友等面親立捨送文契併
祖契共貳紙統繳付方廣岩僧眞湖同本縣
堂請印收執永遠爲照者

萬曆叁拾壹年二月　日立契張佳榮

中見江明眞

附錄

大恩主永福縣正堂馮公讞語審得永邑方廣
岩前朝萬曆年間有張姓捨土名斗湖田貳

拾貳畝爲香燈僧飯之需載在岩誌甚悉嗣
因滄桑變易僧遁田荒而附近蕭邑連姓取
而耕闢收租辦賦歷年已多竟忘此田之爲
方廣物矣雍正元年僧人日照始來常住披
畝輸糧遂向連姓取田而連向舉止還一半
致日照控告不休雖據連高忻詞稱其祖連
魁峰於順治年間用價買自僧常珍開墾完
糧已久等語審驗已歷此田歷仍歸方廣岩
付僧日照耕作完糧居民黃孝家陳嗬臣等

向係岩寺檀越應仍照舊管理勒石永禁不
許寺僧再行盜賣連姓佃耕年久所收子粒
亦姑免追還應即退佃交寺僧召佃不得再
行佔種所有連姓各契劵一并抹銷附劵立
案已經通詳　各憲在案立牌永記
雍正十年七月　日吉旦舉人陳正立江績同撰

捐資刻石功德主薛正昇

連僉功德主
林　騰　侯錫周　楊必榮
鄭之靚　陳朝鼎　鄭宗炳
黃士宏　陳承誥　王國典
陳藎臣　林師吉　黃奇逵

住持岩僧　日照

重修方廣巖志序

永福方廣巖闢於宋黃非熊先生重修於有明
僧真潮及林應起諸先輩謝在杭陳鳴鶴兩先
生纂輯校訂有源有委戛玉敲金品題美且盡
矣
國朝以來多歷年所田根奉華斗湖溓池田漸侵蝕於
豪右給孤園幾成茂草無有過而問焉者適僧
日照及黃孝家陳輔臣具控求復　邑侯毋君
清查顛末斷還斗湖田畝香積廚稍稍有資三

山薛正昇解囊刻石龍湖陳正立誌其事焉雍
正癸丑　遇君至巖目覩偶像剝落樓閣傾欹
大有嗇帶山門之意慨然作序捐俸募緣鳩金
修理煥然一新名勝賓賴以永久焉非熊先生
族姓頗繁裔孫如爾洪輩紹述有志念此地藉
人以闢而其中勝蹟藉志以傳舊志刊板淪於
兵燹所遺印本爾洪家僅存一帙奉若拱璧若
不重修刊定十百年後亥豕魯魚爲誤不少亦
大負開闢苦心余於爾洪誼忝渭陽居鄰桑梓

囑余彙訂鐫諸東梨奈平昔縉紳先生文人遊
士詔咏佳章類多散帙珠遺滄海殊以不盡登
爲憾玆仍舊本畧爲增刪俾後之人覽閱不啻
卧遊即謂與名山並壽也可

雍正乙卯年孟春穀旦印溪江　績以熙氏譔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仲秋

黃則矩　黃聖鳳
黃孝先　黃永澤
黃爾洪　黃君提
黃永錫　黃宜遠　重梓
黃孝申　黃宗謀
黃孔善　黃希建

清詩紀

遊方廣岩紀　九十叟郭肯英

扣關便入一重天湖海塵心逆到禪淵掠幽光
驪語客龍開寶馭待迎仙身邊日月詢名姓洞
裏烟霞譜歲年安得琳簾長百丈千秋高掛玉
樓前

方廣岩紀遊　陳正立

攀蘿躡薜步崎嶇片瓦穹然路轉紆百丈飛泉
從漢落半天危閣倩雲扶歸巢石燕迷青嶂覓
洞羚羊飽綠蕪取次名山深結夢到來副府

川圖

方廣岩紀遊　江　績

步轉天門鳥道紆上方樓閣半雲扶瓦

苔成綉叢掛千秋水散珠石燕長棲巢
羊偶遊谷猶呼幾回登眺殊難遏欲引青山入
畫圖

重遊方廣岩　東山陳至善

名山兩度寄遊踪客子由來興不淺岩溜飛泉
翻作雨濤聲入寺恍爲鐘樓開百尺瞰高樹石
障千尋跨遠峯大地許多誇勝槩終[illegible]鬼斧與
神工

重遊方廣岩　　　　福唐薛正昇

載酒欣今日攜笻憶昔年嵌嶔門是石高厰洞
爲天野草青於滑岩花紅欲然日曛嬌燕語雨
足長龍涎鐘鼓千峯應樓臺百尺懸長藤縈古
木碎玉迸流泉蘚剝圖明滅蝸封篆斷聯朋儕
真潦倒信宿尚留連

方廣岩紀遊　　　　陳上達永福典史江南

維舟赤壁傍層巔笻撥行雲鳥道穿拔地有巖
渾一片插天無木不千年珠簾噴潑疎還密玉
笋參差斷復連已入吞門塵氣淨何須洗耳聽
琴泉

　　　　　　　　劉　斌西溪

高低鳥道步層嶇指顧懸巖徑轉紆微緲飛泉
飄戲落架空危閣擁雲扶靈羊聽偈依幽窟乳
燕巢巔集翠蕪奇景天成渾似畫好招妙筆繪
真圖

方廣紀遊懷古　　　　黃朝瓔南溪

天成石室不須鬪客步悠悠任往還奇景莫言
渾萬象名詞歷味寄千端重修原是眞潮接續
葺偏留日照環從此朗觀堪復古漫將深意寄
青山

遊方廣岩　　　　黃朝珍南溪

十里羊腸百折旋攀藤剔蘚到岩巔危樓高聳
疑無地異草長生別有天燭影浮時諸像列鐘
聲動處萬峯傳何須海外尋蓬島此際翩翩已
欲仙

遊方廣　　　　黃朝瑰南溪

岩開石室聳蒼天　祖德貽長豈偶然羊谷吞
開懸片瓦珠簾垂閣噴飛泉棲巔燕子常催景
貼壁梅枝欲放年千古奇觀流遠勝登臨誰不
賦詩傳

遊方廣　　　　黃士峩南溪

危覆虛岩別有天鎔成片瓦逈超然珠簾潑霰
疑零雨石笋垂涎擬漏泉荷脫汙泥經百度梅
開嶽壁老千年揮毫莫磬名山幻得意猶思遠
祖傳

遊方廣　　黃　梅　南溪

古刹崚嶒傍漢邊諸峯俯矚小如拳閣懸樹杪
潺無地身入岩空別有天乳燕歸巢多暇日長
松閱世不知年遐思　向祖開名勝梨棗何辭
拂拭鐫

遊方廣　　黃奇謀　南溪

湛湛芳薇繞翠䍐遙分蒼碧映闌干長虹飲雨
珠簾捲乳燕吟風石室閉萬狀烟霞深洞鎖千
尋臺閣片岩關追思昔日開蘭若大地於今有
朗觀

方廣巖志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觿已著錄方廣巖在永福
縣東朱給事中黃非熊嘗讀書山中作十咏以紀
其勝肇淛時爲工部郎奉使過家遊於是巖因輯
爲此志前有義例稱作本紀以志方廣作外紀以
志旁近之巖壑作別紀以志方外作文紀詩紀以
輯前人之作然本紀之名史家以載帝王事迹用
之山水殊乖體例別紀信志寧之托生三元德涵
之麗刑地獄佛氏之說儒者所不道詩紀末有
國朝人所作則雍正中江績重修是書所附入也

石鼓書院志二卷

〔明〕李安仁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鼓書院志二卷》提要

重修石鼓書院志補遺序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遷安裕居李安仁譔

予自業舉子時聞古湘東郡有石鼓書院云及由大理出知衡州殊愜夙抱政暇輒與二三僚友出王登眺得遍觀石鼓之勝慨惟前爲

孔子燕居後爲先賢俎豆地中有講堂兩傍有號舍歲月既久不無圮頹予乃命官葺治數閱月而工訖郡丞樂清雲橋張君存鉅別駕建德肖泉柯君鏵華亭莘洪顧君世家節推永平紫峯唐君守同展

禮畢予相告曰石鼓不鳴久矣後
漢得諸葛亮大忠一鳴之晉宋之
時得劉翼王應之遺愛一鳴之唐
得昌黎韓愈文章一鳴之宋得徽
國朱仲晦華陽張敬夫文肅黃直
卿道學一鳴之其地遂靈書院之

名雲煋於天下載考流寓程允夫
諸賢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三賢祠
始名宦齊映諸守之有聲於石鼓
也自二守祠始濂溪周公敦頤古
今稱為絕學其有聲於石鼓當不
下於唐宋諸儒而獨不得與鄉先

正李寬李士貞同一妥侑予謂升
歷代曠祀河南伯周茂叔當自今
日始既成禮復託鄉大夫心雪王
君大詔刪繁舉要偉然備一郡成
書諸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試取
通書太極圖一諦觀之則吾儒之

學問盡在是矣韓之原道黃之經
解張之希賢錄朱之白鹿洞規先
後其一轍乎在院諸生惟我與爾
其共懋哉

石皷書院志序

予家食時讀朱子全書知有所謂石皷書院者有年於茲歲壬辰服闋承乏於衡政事閒暇一日同別駕東涯汪君往焉見其蠹朽傾欹將帖於地予因謂東涯曰斯院者盖以貽前修而啓來學非遊亭眺榭之可埒也葺之良不可後於是鳩工市木乃易厥朽乃正厥欹藻繪丹雘煥然一新因索院志考其顛末僅得殘本斷爛將不可讀予閱其中紀載繁蕪淆亂無次覽者病焉病斯湮息無傳矣因屬東涯編次而將翻刻之閱月告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考諸郡志書院之建

創之者李寬後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謂一鄉之善士非耶雖然其闡翔之初不過為習靜讀書之所養性淑後之謀耳固未必其聞於世如今日也自昌黎韓子表章之而名昉著宋張朱二夫子講道論學經遊於斯而張子手書昌黎之句鑱之石以樹于亭朱子高弟黄勉齋又振作置田畝焉自是書院遂盛傳於時垂光於後歷千載如一日也夫以孤石斷嶼之微剩山殘水之處一遺賢人品題遊寓而名峻起草木生輝山川改色何哉盖韓子激薄振衰而文章為一代之宗朱張二子道德之美

漸被百世石鼓籍是為重與三大書院並稱不其然乎夫以今自規制完備視昔有加諸生羣業其中渢渢乎有庠序之徵予竊有告焉文章如昌黎則足以鎮群哇而壓輩囂矣道德如朱張則足以繼濂洛而泝洙泗矣夫是二者皆邈乎不可尚也然究而

論之天之生人一而已矣況文章為道德之寓而道德實吾性中之所固有非獨高極遠而不可致者也諸生日處斯院誠能以昌黎為軌範去浮靡敦本實而不失六經之本色仰朱張而師法之誠敬入門踐履實地而求闖東魯之門墻則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百世之下安知不有振昌黎之絕響繼朱張之遺光出於其間而重為斯院之焜耀者哉此予今日修葺刻志拳拳屬望之心也諸生幸勉之予將問業考德焉

嘉靖癸巳孟冬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富順

周詔書

石鼓書院志序

石鼓有志不知創自何年至嘉靖壬辰始一修之而其志行亦不知壞自何年至萬曆己卯始重修之而其志復嗟乎志之興廢道之顯晦時之隆汚為之也志豈可以易言哉蓋嘗諦觀舊志詳於官蹟而於人物則或有

所畧殫於詩文而於理學則漫無所紀吾於臺山東涯二公有餘慨焉今憲臺毅所先生黃公兵巡湖南奉[illegible]勅兼督學校登石鼓謁燕居堂拜三賢祠下慨焉興思憫書院志缺矣命[illegible]庠校官托郷大夫王君心雪校[illegible]編輯越三閱月告成受閱一過較之舊

志大有不侔焉者矣舊志有寓賢等篇而寓賢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名宦等篇而名宦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詩詩之以花藥雁峰雜入者則刪之舊志有記記學田記沿革記注措記查覈等文則謹書而備録之宋綱大要具在目中而君子躳

行實踐之訓猶諄切焉詎曰志焉已哉雖聖賢之學當必由之以擴充而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者未必不自今日之志始也郷先哲李寬李士真讀書山中姑勿暇論即昌黎之氣節朱張之學問黃勉齋之造士作人固云照耀今古然弗得君子之表著

於前則卿之後生將何所觀法雖日
游憩於斯何益哉矧所述教言又皆
近世名儒精蘊所發要非空談而無
補者儆惕人心俾知趨向此志之修
其功大矣雖歸之道之顯時之隆詎
曰不可哉不佞景仰下風樂覩其成
敢綴數語以告衡之多士云

萬曆己卯孟冬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建昌
熊煒書

石鼓書院志引
嘉靖壬辰西蜀臺山周先生服闋起
拜衡州太守視篆未浹朞民安盜弭
物和政熈一日語諸生曰若知石鼓
之名世何書院也書院之名世何志
也志何史之支也志不作又將何以
檃括為一代之史乎乃以舊本屬予
校正而將翻刻之予為釐潏訂舛芟
蕪補遺又每彚項下提掇數語以表
厥由庶幾成編將入梓或者曰書院
非古制也蓋自三代以還學校廢道
術裂於是經生哲士往往擇勝地立
精舍集合同志相與講學衛道而書
院始興焉若睢陽白鹿及石鼓尤著

驗天理之幾自覺萌動取舍始定於內由是充之盡其量行之驗其可經世淑民達之全其用斯為學之道畢矣諸葛武侯曰夫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晦菴嘗謂欲別求燕閒清曠之所以共講其附闡雖若顏子亞聖其發夫子教旨亦在于退處之地即是觀之則夫書院於學者體道觀心之助大矣而非羽翼學校所不及歟他日備職方氏之纂錄以成一代之全史者亦未必無藉於斯也志豈無因而妄作哉苟徒耤粕夫經典騰理夫口耳呫嗶功利罔知潛心聖賢之實學則斯院也信如風亭月榭而徒

導遊啓荒亙志為贅疣覆瓿耳或者唯唯遂書其言以示刻志之由

嘉靖癸巳秋八月望日新安東涯汪玩書于府署之秋水亭

石鼓書院志引

重修石鼓書院志題辭

歲己卯予奉
督學穀所黃公修葺石鼓書院志刷
久板模一日
郡祖裕居李公謂予曰院志繫一郡
大觀不惟鏝滮即文字題詠人物
無關書院者宜刪公留心文藝再
成此美𠬝讓即日奉
德意去繁補要庶乎不甚紕謬若志
顛末則予前日之序詳矣時己丑
十月哉生魄野史王大韶書

石鼓書院志首

石鼓書院志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衡州府知府還安裕居李安仁重修
刺史大夫邑人王大韶重校

石皷書院志上部

目録

石皷書院志凡例

一地理人物註跋俱於文集實紀中撮其大要以便觀覽舊志有止錄姓名而無行實者其人品優劣之實漫不可考今亦存之而不敢去以俟后之博雅君子或有考索而為之補入云

一垂訓立教吾儒師範不可一日缺焉者石皷與三大書院齊名而中間教法正所以稽其言以為入道之本將疇依乎舊志獨詳黃勉齋程洵二子顛末似乎脫漏多矣今亦無所攷近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湖南理學彬彬稱盛肆錄所見聞者以示將來俾知高山仰止之有所在而昌黎南軒晦菴諸先生之澤愈久而愈未艾也

一序記詩文各以類分而先后甲子不在所拘別擇毫攄管各攄所思無非取其誌焉耳矣雅俗俱勿之論

一黃勉齋舊志列在名宦中今改寓賢志者蓋勉齋流光百世為後學景仰固在道德而爵位非所加也

一宋衡陽海程洵新安人也為朱子門人潛心理學務其齋曰道問學朱子懼其文雖為之攷為尊德性齋其說

望於洵者深矣遊石鼓湘江有古詩并近體若干首舊志於其人與詩俱遺落未録今增其姓氏於寓賢志詩於詞翰志云

一舊志備録先聖四配歷代封誥及呂蔡南軒晦菴三子之竹實然先聖有專廟制誥在焉三子之行實各有世家行狀傳於世俱非書院可得而專也茲故畧之

一各文移最為切要關係匪輕如不釐正查清則書院之田後無所據將為豪右所侵漫無所稽矣學毅所黄公考校之後首先移檄本府條荅明白者為令甲以垂永久將来聞風興起續置院田再紀

一康齋先生吴與弼游衡館於西湖紫竹山讀書於譚氏家匏後復經過留題有詩詩云西湖曾住幾春秋書屋如今記舊遊禮樂不離方寸内唔伊長到五更頭天光雲影寒相沁澗肉山泉啫自流一自宦游南複北却從圖畫寄綢繆

一澹菴先生胡詮西湖紫竹山駐跡讀書之地後人思之建有澹菴祠院

一趙忠定公汝愚流風餘韻盎溢衡湘千載興思人人望慕知府蔡汝楠闢地立祠

一李節之忠輝映瀟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衡人迄今祀之皆有功於名教有關於風化有係於士習人之大節無喻於此

一書院置學田以備孔子釋菜之禮以給養生徒修儒學以妥孔子在天之靈以游息生徒良法美意其宪一也肆今諸記例得附書於志末

石鼓書院志凡例終

形勝圖

後圖一

凡例後圖之

謄錄生李命世謹[書]

石皷書院志上部

地理志

夫地者六陰所凝凡山川巖洞皆地也石皷山因書院名世志之宜矣其他若蒸湘若巖洞崪嵂幽邃淵涵滄瀲可喜可愕可棲可游為詩壇文苑之所抒揚名賢彦士之所駐跡皆不可無志也爰志地理

書院沿革

石皷山據蒸湘之會奇持秀麗甲於荊南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其陰元和間士人李寬乃始構屋於山之顛讀書其中後歲久圯荒至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真後即其遺址而重建之景祐間集賢校理劉沆以書院上請始賜額并學田與睢陽嶽麓白鹿並稱為四大書院尋廢賜田亦沒於豪右淳熙間部使者潘畤復剏新之又廢提刑宋若水再為創建時連帥林栗等咸捐金割田以相之晦菴朱子為紀其事開慶己未阨於兵燹州獄使余玠命幕屬拓故剏新一復舊制時提學黃勉齋出公帑易茶陵沒官田三百五十畝以給學徒元泰定間田為強僧所奪山長程敬直等赴訴僉憲張脞御史

伯顏九成州守張珣等克復舊物元末書院復廢而明
亦蕪沒迨我
國朝永樂十一年衡守史中謀復舊業中歷憲副沈慶郡守
翁世寶先後協贊始克就緒至弘治初衡守河南何珣
欽意修復始落其成正德丙寅關西劉璣來守茲土暇
視書院以學宮雖設而來遊學者無棲身之所書院徒
名稱然無弦誦之聲遂覓石鳩材補鋅增甲而開拓之
一時才俊儲養於此提學僉事廬陵陳鳳梧視學至衡
丞加獎勵後鳳梧參政湖藩分守湖南慨以七縣佾給

乃捐金買田若干畝繼而知府喬璞御史鄧顯麒僉事
汪溱副使陳卿先後各規置田塘亦若干畝給養諸生

書院形勝

石鼓山去府治一里許右挹蒸水左控湘江奇峰特起
隱然為衡之障蔽朱子云石鼓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
寔為一郡佳處後人又撮其奇將名為八景一曰東崖
曉日二曰西谿夜蟾三曰綠淨薰風四　殘雪五
曰書聲唔咿六曰釣臺漁唱七　棱遊枯[illegible]八曰合江
凝碧

書院基址

書院基址闊在石鼓山之陽東西衡得十餘丈南北從
得百丈有奇上應翼軫之次下瞰烝湘之淵回鴈峰排
峙於前祝融諸峰屏蔽於後環繞四匝勢若郛郭然

石鼓山

山在府治北其形如鼓屹立於蒸湘二水之間水經云
臨蒸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鳴則有兵革唐刺史齊
映建亭於山之陽蔥鬱秀麗為一方諸山之最

湘水

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水經云陽海
山即陽山湘灕同源南流為灕北流為湘東出海陽經
全州東北歷零陵彎環曲折東流至石鼓山與蒸水相
合北入於洞庭湖

蒸水

蒸水在府城北出寶慶郡陽縣耶薑山東漾至舊重安
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水入瀟至臨蒸東注與湘水合
於石鼓山下北入洞庭郡志云西俯臨蒸水氣如蒸故
得名

朱陵洞

在石鼓山後幽邃深黝俗傳與南嶽朱陵前洞相通旁刻朱陵後洞四字

石鼓潭

在石鼓山東面湘水中深不可測俗傳為蛩龍推石鼓入水中即此處也

東巖

在石鼓山東北壁立數仞為書院八景之一

西谿

在石鼓山之西俯臨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宇文炳石刻尚存具八景之一

窊樽

在石鼓山西百步許石盤上六七區如盆碗之形冬雪積於中旬日不融八景有曰窊樽積雪

釣臺

在石鼓山後合江亭下巨石如槃上可坐數人遊魚出沒其下可以垂釣古刻釣臺二字

棧道

在石鼓山之東小道崎嶇人每登臨須躡磴扳緣方可以進如蜀棧道然

合江

在石鼓山之陰蒸水出其左湘江逸其右至亭前合流而入洞庭故曰合江

流杯池

衡守柯漢乃於合江亭鑿坎以接山泉渟洄其中客至則流觴以飲如蘭亭然

室宇志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上古之制宮室有自來矣若石鼓書院之創構及附近祠宇之建立或為聖賢遺像尸祝之堂或為昔賢往哲問業講道之所又或為詩人游士招尋哦咏之處而非尋常室宇可埒也咨可以弗志乎

爰志室宇

室宇

先師燕居堂

宋淳熙宋若水始建石鼓之陽以奉孔子燕居之像後興廢不一入我

朝永樂江西史中天順莆田翁世資先後來守拓衙各戮力
修葺至成化戊戌河南何珣繼增崇其制首建講堂號
存余若干楹易祠為大成殿前為櫺星門左右為耳門
以通出入繚以墻墉規式始備歲久圯腐頹倒知府周
詔重加修葺輪奐如初且謂學校大成殿近奉
明詔改稱為廟不得仍襲舊號故易以今名

講堂

亦為何珣所建風雨飄薄朽壞幾不可支知府周詔謂
講堂為諸生會文論學之所義不可廢乃徹而重建之
規制宏敞視昔有加外繚以土墻周圍若干丈而書院
堂室始有關鑰云

敬義堂

在燕居堂之后東西號房之中嘉靖四十五年知府張
一齋通判周宸山禹推官將文化創建緣易文言夫子
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晦菴翁大書而勒石於學
固聖賢心法之精也因揭敬義以名堂俾藏修於中者
顧名而思其義云

號房

成化戊戌衡州府何珣始建東西各若干楹名諸生入
業其中今猶存

主靜齋　臨東庑

定性齋　臨西庑　俱知府蔡汝楠立

諸葛武侯祠

曹氏篡漢諸葛武侯左右昭烈明討賊之義期以興復
漢室後昭烈牧荊州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
零陽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州人慕其德建祠
祀之年月漫不可考然即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碑刻
觀之則祠當在唐時已建矣歲久圯荒宋乾道間湖南
路提舉常平蕭成象始按圖志搜訪舊跡而重建之南
軒張子為之記在石鼓山之麓祠今存

廣孟堂

在武侯祠之后面蒸抱湘山川幽雅郡守臨海金立愛
所創以聚八蜀聽講之士後人思金公之遺愛遂即其
堂以祀之至今牌位依然過者起敬

陳公祠

在書院之前武侯祠之右為兵巡道憫齋陳士賢立以

庭永濟橋之功有防護書院之益是時衡陽縣尹郭文晉亦與有專功焉

四賢祠

在書院講堂後舊祀韓昌黎張南軒二夫子後成化十八年知府何珣為加營繕乃進晦菴朱子後萬曆十七年知府李安仁同知張存鉅申文學道乃進周濂溪

朱陵道院

在石鼓山之旁久廢今社學即其遺址也

二守祠

晉劉翼宋王應之先後來守於衡俱有遺德及民歷久不忘宋淳熙十五年劉清之因民心所懷建祠祀之酒庫趙蕃為之贊嘉定十一年知州事孫德輿以祠宇湫隘弗稱乃相武侯祠傍而移建之今廢

白石講院

德清白石蔡公倡道衡湘斯文興起有繼往開來之功諸生朱炳如王大韶輩數十人聚財鳩工創立祠院前為講堂後為尸祝之所郡守金立愛亟助成之節推鄒崑置有祀田以世祀焉

合江亭

在石鼓山陰蒸湘二水合流於前而北注洞庭貞觀刺史齊映始建後宇文炫復增其制唐韓昌黎自山陽徙江陵與刺史鄒君會於亭上後寄古詩二十韻宋張南軒刻石置於亭中天順間知府翁世資重建知府周詔葺繪而新之嘉靖丁卯推官蔣文化雅志韓張之學見其刻而愛之恨其將湮捐俸命工復刊之用垂不朽復題扁于亭之上曰蒸湘會流以發合江之義云

仰高樓

在石鼓山之陰宋刑獄使余玠所建後廢成化間知府何珣重建歲久剝落知府周詔重為修葺彩繪焉

風雩亭

在石鼓山之陽宋刑獄使余玠命幕屬趙崇臘所建知府周詔重為修葺藻繪之

人物志

稱之書院唐李寛嘗創之於前宋李士真踵之於後俱衡陽人也寔為一鄉之彥若昌黎韓子晦菴朱子南軒張子為天下萬古之所瞻依而非一鄉可專也然遺迹所寄高山仰止在後學自不能已矣其他宦遊於衡有德及民而後意斯院者法皆得書不可忘也爰志人物

人物

鄉賢

李寛

衡陽人自少業儒修身弗耀唐元和中愛石皷山㨗起蒸湘二水之間明爽秀麗結屋山腸以為讀書之所於時郡守呂温常往訪之

李士真

衡陽人唐李寛創構書院於石皷山歲久圮廢宋至道間士真踵遺跡重建之以淑衡之後學自是石皷書院之名始聞於世

寓賢

韓愈

字退之唐貞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山陽令永貞改江陵法曹自郴至衡與刺史鄒史會於石皷之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置于亭中

朱晦菴

字仲晦號晦菴與張南軒同遊南嶽講道倡和間亦寄迹於書院成化年間郡守何珣創三賢祠像而祀之今存

張南軒

字敬夫號南軒宋魏國公浚之子魏國罷相居永州日往來省侍受學胡五峯

黄勉齋　註見凡例

程允夫　註見凡例

鄒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由會元歷官國子祭酒登南嶽訪文定公遺址至書院和昌黎韻會諸生講論[illegible][illegible]學有本源聞者誠服復還岳築二賢

祠於祝融峰之側

趙貞吉

號太洲四川内江人歷官司經局洗馬言忤當塗
謫廣右縣幕過衡會白石蔡公萬溪潘公講學石
鼓諸生多所啓發

井公亮

號蓮坪江西永新人由進士歷官郡守與東廓遊
至書院和吕豫韻同講旬日

湛若水

字元明號井泉廣東增城人由進士歷官吏禮兵
三部尚書登南嶽築井泉館作寓塚至書院與督
學應公會講

蔣信

號道林常德府桃源人由進士歷官督學副使遊
南嶽至書院會講著有講議上論與之德性和粹
允孚於人

周怡

號訥溪直隸太平人由進士官至都諫在
衡廟時抗疏直言風裁凛凛過衡訪二守表南江遊石
鼓唱和與諸生曾喬朱淼如王大韶輩議論辨難
終日不輟

陶悅

號省菴廣西臨桂人由舉人教諭衡陽謫場官時
聞王心齋講陽明先生之學至衡訓諸生惟此一
大件間嘗與同志訓導彭瀋携童冠詠歌於石鼓
之山

王宗沐

號敬所台州臨海人由北部遷廣西提學過衡登
石鼓訪朱晦菴張南軒講學故址夙志欲卜居於
此後十年遷廣西布政遂携會壹書舍於南嶽芜
率峰中與諸生王大韶廖汝恒歐希稷楊三聘輩
講明朱張之學大有裨益

羅汝芳

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由進士歷官參政隆慶年間
與太守李同野渭遊南岳劉太僕卿邀至龍鳳樵
舍與易泉俞講訂日夕集後進諸生數十人校史

砭課稍暇即發明良知實踐之學切切肫肫務求
真實

名宦

唐

齊映

宇文炫

貞觀中為衡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東巖
西谿二亭

呂温

元和間為衡州刺史治有善狀時李寬創建書院
温常訪之

鄒君

衡州刺史忘其名昌黎從江陵會於合江亭有古
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亭中

宋

劉沆

集賢校理景祐三年以書院上請詔賜額并學田
而書院從此名於世與睢陽嶽麓白鹿等並稱為
四大書院

潘畤

字德夫淳熙十一年始因書院舊址列屋數間榜
以舊額將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
之業者居之惜乎未竟而去

宋若水

字子淵因潘畤故迹廣益之別建重屋以奉
至聖先師之像且模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
俾郡縣擇選清修之士克居其中

林栗 建帥

蘇詡

管鑑

鄭伯宣 俱使者以上四人奉金齋割公田以成宋
公之役

余玠

刑獄使下車按視書院撫穹石而嘆曰斯文之未
喪寧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參僚趙崇
埤典山長李訪度舊址受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

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庖廚門
樹靡不飭然

陳珣

淳熙十四年以主簿權山長時衡郡大旱珣議曰今之州郡即古之方國禮諸侯祭山川在境內者山川之所以為神靈以其氣之所蒸為雲為雨潤澤群物一不得其正則乾旱水溢為民疾疫苟為民致禱宜擇其地徒謁道釋諸祠於理未安惟岣嶁烝湘邦之名山大川也宜建壇以祀果雨

岡棟

元

鄧大佐　廣信人

康莊　廬陵人

王復　番陽人

陳敬直

新安人至元丙子來長是山因彌勒庄陸沉嘗曰所不復茲田有如二水聞者壯之致力三載始克踐其言以復前田

張珣

河南人湘鄉州守時靈岩無賴僧妄爭哀鵠鄉彌勒庄相持日久張公閱案籍辯是非別情偽排前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前田乃復

張珪

湘南僉憲時有欲以彌勒庄中分者公按巡蒞止諸生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分之理公莞爾而頷之議遂定如張珣所判

姚子徵

肅訪僉憲書院田有在衡之新城者為豪右所匿在祁陽及衡山者利歸富室山長陳敬直發其事公主張綱維御史伯顏九成甄允中繼之憲使郭宋道聞帥沙班成之憲司知事李克溫祭院吏書王顯高約替畫於上總管揚倬知事趙璧奉行於下田遂得白歸於書院

伯顏九成

甄允中　俱御史

郭宋道　憲使

沙班　閔帥

國朝

史中

江西德化人德安府通判永蔴衫廣西公幹登石鼓書院歎廟宇傾圯題詩寓興復之意後果陞衡州卒踐前言重建書院在任九年吏民懷惠

沈慶

錢塘人以翰林博士擢湖廣憲副按部至衡謁書院見昔之新者舊植者傾暢然嘆曰茲非為政者之咎歟遂檄推府余敬修理之

翁世資

莆田人由工部侍郎出守衡郡有惠政暇謁書院見余公修理未就乃克任其事見櫺星門及大成殿以妥

先聖之像搆書院以來四方之學者竪碑亭以慶

先聖之封號九百制度不取於民而用倍美越歲落成宮室之美殆非前日之比

何珣

字廷瑞河南嵩縣山人由户部郎中擢衡州知府以書院為先賢講道之所易故陽新修理大成殿露臺東西竪立號房以延來學之士書院規制視昔益加備矣

余敬

李畦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字文鳴廬陵人由庶吉士擢湖廣提學僉事辛未旋陞湖藩大叅分守衡永析理兵農蒞政之暇益肆作興概書院既立而無廩給之資乃買田若干畝備春秋祀享之費給生徒燈火之需以續黄勉

齊之續

劉璣

字用齊陜西咸寧人由地官副郎任衡州知府興復書院砌補江岍增立號房選屬縣立志向上生

員入居其中

邵遵道

字克臣江西都昌人由進士歷任衡州府同知作

興書院增選童生

喬英

字汝修雲南通海人由地官正郎擢守衡州府下

車之初崇重學校政暇親視書院故者新之闕者

補之頹者易之隳者修之

江西奉新人為監察御史巡按湖廣至衡乃發囚

徒其贖罪折贓田若干畝入書院給养諸生

汪濂

字汝潔徽州祁門人由夏官正郎陞湖廣僉憲分

巡湖南至衡由意書院僉諸生饒廩之未遑乃動

支官銀若干兩買田若干畝入給書院

陳卿

字汝忠四川儀賓人為湖廣副憲奉

命整飭郴桂衡永兵備治兵之餘乃敦文教發紀久荒

該入官田若干畝入書院給養諸生

周詔

號臺山西蜀人治衡雅尚儒術有文翁教化之風

嘗捐贖大興書院採葺遺稿重修石鼓志同時通

判江東涯玩與有力焉

孫繼魯

號松山雲南雲南衛人由進士嘉靖年間以督學

至衡深憫學政頹闒人才放失為恢謁文廟後首

先詣石鼓書院進諸生考德問業口誦六經如懸

河倒海流不可禦由是諸生奮然興起考校得人

人才為之丕變

徐栄

號近菴江西上饒人由舉人歷官御史代巡衡岳

雅意所向惟以養士為切是秋放榜所得人才皆

名世之英

王忬

號思質直隸崑山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御史風

裁獨持按衡以禮教為先作養人才下車即考校

諸生送入書院給以學租鼓舞不倦

淄子正

字汝中號萬渠直隷六安人䝱兵憲於衡振武修文公暇率諸生至書院講論經書會饌給券始終不怠

蔡汝㮊

字子木號白石湖州德清人夷軒蔡公珣之子陽明先生之徒公暇每先朔望率諸生詣書院講論經書命題考課質疑問難隨叩而荅立有書院條約會長會副問徳考業風聞鄰邦長永二郡諸生及官師舉監皆負笈来學今以尚德知人之實畧考其驗於二十年之後者言之

先朝元老尚書王詔之祭田查復不遺餘力處士王世忠之孝行表之墓碣以維世教識曾㯉花於髫亂之年識欧進士於童生之日知人之哲類有神鑒至於考八邑之德行而首先署之曰克遵家訓若属古文諸子中如王大韶寸長片善亦亟有取焉涉筆至此不覺泫然泣下

胡安

號樂山浙江餘姚人博雅好儒尤長於舉業加意石鼓書院每托節推胡公文手修治傾圮號舍煥然一新諸生文課人為手改湖湘舉業一變而有江浙之體裁

李杓

號越涯江西餘干人由舉人陞仕衡州判清慎廉勤志趣拳拳石鼓與白石蔡公辯論經典抽尋疑義引誘諸生多所開發

胡文孚

號雲野直隷休寧人由舉人為人伉爽志識不凡書院適當湮沒號舍無存公惻然在念奮力至今諸士有絃歌肄習之所伊誰之功也

游天踨

號行野福建鎮海人治郡清耿雅好斯文識陽覺於童蒙之年知母氏守節有蘗丸之苦每哀之後果成令器不可謂無維風知人之明

汪克用

號瑶川江西上饒人由進士分憲備兵體統正大

其校士作人率以禮教為先長厚之風尤足以敦

鄧寬溥

金立愛

號惺菴台州臨海人先嘉靖庚申洪水泛濫號舍悉圮壞頹沒後郡之日首先書院痛恤荒蕪肆力修葺又增立廣益堂於武侯祠之後以處八屬來學之士考選童生入院亦與聽講朔望勸懲甚析

程秀民

號習齋浙江西安人由進士備兵湖南政尚嚴肅

所至摘奸發伏介胄之家尤為股慄獨於諸文學士溫詞霽色接之盎如也雖塘稅學田之納罔不加意厝心

伊敏生

號山泉蘇州吳縣人嘉靖乙巳代巡湖藩按衡憫書院荒蕪人才放失覈學田以給養生徒舉賢能校官一員董治課業

胡堯臣

號石屏四川安居人由進士先守后巡莅劉衡州

獨又為政率先風化不事操切而長厚之風被及搢紳御史岳亭劉公高蹈家居嘗邀至書院講談古今綽綽有古人之雅况

張一齋

號衆野河南睢州人由進士以部郎出守衡州貞亮純慤無一毫時尚吏態儼然儒者真可為學者宗師有精鑒能知人首識鄧純臣於童蒙之時

周浩

號義所浙江仁和人由進士比至守衡以禮教為

先而德造並進以賓筵為重而更老俱隆至與博士弟子員講貫則根極領要一皆切於身心又修類葺圮漸次成功俾書院煥然為之一新

鄒昆

號玄圃直隸吳縣人由舉人司理衡湘有功學者置田以祀白石先生分俸出帑皆原於秉彝好德之心兩學具疏舉祀名宦祠中

姚弘謨

號禹門浙江秀水人由進士歷官翰林詹事以讜

直左遷外藩先守永衡繼督學全楚駐節以來雅意石皷以興起斯文為念以振作士大夫為功碓乎有聖門禮讓為國之實心先是一分守公惧聽左右不屑小官答拜舊典一旦廢格不行誰敢復為稟白適公以督學至聞之即差吏人相告謂荅拜鄉官應稽舊例苟出正途安問崇卑郡佐州牧員亦匪多其嘗守此未之或改士大夫聞之謂此一節之小也公則開誠布公無纖毫隱蔽胞次規模真天地氣象矣古人稱人師公之謂哉

黃希憲

字伯容號毅所江西金谿人由進士慷慨有大節家居事母純孝立
朝盡心為國發之猷為悉本學術逢旱魃則徒步露禱罹災祲則大雩特行四郊多疫市藥以濟之一廛歿火躬親以弭之咨訪民俗聞漁溪王氏祠堂創自宋元
先朝有衡陽第一家之賜乃為文以表之咨訪先哲聞白石蔡公表王孝子之墓乃為文以旌之其挽回古道類如此

李安仁

字體元號裕居遷安人由進士大理寺出知衡州勸學興禮愛士重賢蒞任之初即加恵石皷書院濂溪周子道學文章之宗特舉奉祀與晦菴南軒昌黎諸公同堂共享俾鄉之後學知所矜式

黃齊賢

字仕思號玉渠浙江山陰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官嚴慎修潔獨於學校陰加培持之力刻有墨卷宦中篤敬石皷諸生為舉業繩尺

張存鉅

字子卿號雲橋浙江樂清人由舉人歷任州牧來貳衡郡多惠政敬禮鄉賢而於石皷諸彥有文行行者特加隆焉

元應祥

字善善號鳳岡浙江烏程縣人選貢判衡州清操氷蘗五年如一日長於舉業多士咸賴校文設課之功立有尸祝牌位刻石表思與郡守張公一霽周公浩胡公安通判李公初節推舒公化邑令丁公一敬張公襄皆有大造於書院者今過廣益堂儼然如見其容儀

趙世卿

號南渚山東歷城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官與郡守恒所艾公可久同心共濟治尚嚴風俗瀾倒以法懲創一時學校丕新人人争自濯磨興仁歸厚裨益於書院者燁如也待鄉賢着儁十年之後雖歷中外入台門猶惓惓不忘吾道足以風世

艾可久

號恒所直隸上海人由進士守衡訟簡刑清以寧靜為本郡堂終日晏如也惟於學校加惠每課期輒與郡判西蜀亞蒼素公羅琨郡推山東南渚公趙世卿設粥飯以示優異始終如一焉

熊燁

號震泉江西建昌縣人由進士以寺正擢衡州守慷慨持大節清操不滓立政惟勤禮遇縉紳恩推學校一切典章率由恭謹戊寅春水漲橋圮泛濫瀰漫石鼓谿岈盡失保護公即出帑極力修砌與梁徒杠亦王政之一端也校士掄文之暇與一二僚友撫景唱酬感今思昔有古人之風雅云

王京

號咸虚上高人由進士遷衡州貳守風度襟懷飄然有仙風道骨之氣長於吟咏雅愛石鼓山政事清暇即偕僚友賓客賡和往還以紆寫一邦鉅麗郡寔翼雲公吴之鵬獨持風裁壁立千仞涉究澤物屢事脩然公秉開與之連轆緩步徜徉於蒸湘合流之上清才絶唱人皆仰之拱若雙璧然首字

其一塵不染素若書生餘姚陳公有孚之苦節諸
難歷試勞於轉輸光澤黃公文魁之盡瘁其才其
守皆克咸焉

陳覲

號小愚浙江餘姚人兵備分巡政尚平反教人以
禮為先待士獨加德惠歲時飲鄉先生於石鼓欵
洽不減於前道金豊村李五石潘萬渠李晴川諸
公之禮數至於舉人讌集尊酒論文深夜不倦

姜廷瑤

號北泉山東掖縣人以兵憲專鎮衡永紀律峻整
嚴明武弁落膽文班股慄諸士子得以潛心靜養
者皆雞犬不鳴地方寧謐之功也

孫應奎

號蒙泉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湖廣提
學按衡首先德行行冠禮行射禮與白石蔡公講
論石鼓刻陽明先生傳習錄教諸生談務實學勿
為口耳空談

管大勳

號慕雲浙江寧波人由進士翰林給諫擢憲副督
學湖南風俗歸厚人材丕變每詣石鼓講究六經
刊有四書三說士大夫及兩學諸生立有生祠在
儒學之右

李熹

號斗野廣東河源人由進士以部郎出知衡州留
心學校立有會長會副諸生五經四書時義親加
點閱去後諸生思慕立主尸祝在石鼓前諸葛武
侯祠之廣益堂

邊維垣

號少微四川彭縣人由進士分巡湖南適禹門姚
公督學至衡與之盤桓石鼓講道浹旬不靡至於
愛惜人才折節著旁流風餘韻猶溢搢紳

房楠

號練溪河南汝陽人以兵憲分巡湖南[illegible]懿行直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初遇士大夫即如素識然每
於永濟橋因漲修葺有防護書院之功

後激

號梅江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德性冲容明雅鄉大
夫一見知其為君子下車之初談及學校意津津如
也令終有倣信赦哉

石皷志卷之上　上部　文六十

石皷書院志上部

述教志

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不有先覺誰啓后人紛理
學淵源續千古不傳之秘而人文宣朗肇三湘濬
發之祥迪正道而敎化為先崇正學而風俗斯美
爰志述教

述教

寓賢

鄒東廓先生語石皷諸生二十五篇

王敬所先生主靜訓語一篇

名宦

蔡白石先生荅問二十六篇

黃穀所先生訓義十二篇

寓賢教言

鄒東廓先生語石皷諸生

蒸湘之水交流左右滔滔然晝夜不息也其可以
識性矣諸生信人性之必善如水性之必下乎萬
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萬古此人世恒患是古非

今殆未之思耳水壅其性則唐虞有滃水人壅其
性則唐虞有共兜古今不相懸也善學者自去其
壅自復其本體而已矣濬畎澮以距川決九川以
距海其神禹治水之方乎又曰鯀之治水也壅之
禹之治水也達之其得其失水無所循其力也學
者之治水欲壅則壅欲達則達淂失之機在自己
掌握中而往往背禹而趨鯀將誰執其咎
又因論水流而不息也問及學而時習之旨蓮坪子
曰此指心之本體而言使學者自驗其力也人心

元自說理義元自樂善不倦元自快足不學則本
體窒矣時時習之便自有見聖門弟子有自視聽
言動時習有自出門使民時習有自立與在輿時
習造次顛沛無時非學無時不習君子而時中時
習之功也不然如水也壅而不達哉
蓮坪子舉晦菴翁亦近高明嬰兒大人之箴為諸友
規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嬰兒乎嬰兒之戲也磊
瓦石搬泥沙至呼之飲食憱然而不樂此無他其
志溺也宮室亭榭田園輿從自識者視之與瓦石

泥沙幾希而舉世營營胥溺焉是孫順嬰兒而猶
嬌大人也二三子其忍安之蓮坪子又曰後生識
淺昧於體有貴賤有小大天地間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誘引便動不覺入在時俗籠絡中不如
是喚醒安於凡近者多矣學者能不拘時俗便有
進步處
世之謂聖人為不可為者其以衡山為不可升乎謂
聖人為易為者其以衡山為一蹴可登乎衡山雖
高有足皆可登縱強弱多寡未之能齊使能立必

登之志則日就月將會自有至時然登之亦有次
第由岳廟躋集賢峰過南臺歷兜率庵度竹仙橋
升湘南寺始至上封若上峯而倦亦無由觀日臺
酌雷池徘徊祝融頂上石矣故謂聖不可為與為
聖而易者均未免於自欺
自欺者其驕泰乎自慊者其忠信乎聖人之好學非
於忠信有加也能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故庸德有
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徤中正有未純粹
與慥慥本體尚隔幾層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兢兢業業一泒源流便是聖人慎獨工
夫
東廓子嘆曰慎獨之學其貫動靜而不息乎川上之
嘆其聖門無隱之教乎天德王道要在慎獨其程
伯子善發聖蘊乎未發已發之分其亦異聞乎川
之貞流也日之貞明也天之貞運也果孰為未發
孰為已發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月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揭
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發率乎

諸生問曰聖學若是其一也何以有未發已發之言
曰聖門嘗釋之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
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諸生謂體用有二時寂感有二地乎戒慎恐懼便
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故曰無須臾之離將奚分
於動靜予嘗為友人大書慎獨二字援筆而嘆曰
從真從心即是慎矣獨也者真心寂感之幾也故
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真心更無學
東廓子嘆曰世之喪其真也其褋於世味乎聲色則
褋貨利則褋權位則雜收收然如病狂出奔而罔
顧其家貲也二氏救之以清淨寂滅之說將以求
真也而盡屏外物亦過亣矣故嘗為之說曰物交
物逐逐不知節流俗所以溺凡近也惡物㝵已從
而脫離之異端所以倚虛寂也不離於物不逐於
物兢兢業業以大公順應焉是為聖門致知格物
大中至正之矩學者欲息雜以反真其亦審所趨
避已乎
又曰學之弗誠也其有所待乎或待於友則必為友

滯矣或待於事則必為事滯矣或待於時則必為
時滯矣予自辛巳遊武功與二三子有衡山之約
蓋二十餘年矣今春冒雨戒行衆議弗能沮甫三
月而儐夙夙焉若一有所待又成畫餅矣緒山錢
子在青原王生鑄問曰待文王而興是亦豪傑也
而目以凡民則不興者當入何等科級緒山善點
化人徐答曰千病萬病只在一待字上待文王而
不出豈不誤了一生於時在坐者咸憮然有省二
三子悅周公仲尼之道其無使陳良專美於前[illegible]

諸生問致知格物之旨曰吾知其同不知其異也吾
得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繇民彝之全體也
反身而誠其要在格物者乎強恕而行其勉而格
物者乎子臣弟友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慥慥便
是聖門致知格物日用工課自其慥慥謂之誠自
其肫肫謂之仁自其生生謂之參均之為明明德
蓮坪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為人於物理見不
透徹總是本心尚未廓清昭融復得本來高明廣
大處

東廓子語同遊諸生曰吾之茲遊也其有悟焉悟載
籍之不盡焉悟意見之不周焉南岳之圖祝融直
岳廟之上而石鼓岳麓儼然東西對峙也及升南
臺歷湘南躋上封以登峰石凡衆曲折竟弗覩岳
廟而岳廟亦弗覩祝融也泝流而上百伍拾里至
石鼓沿流而下二百三十五里至岳麓其遠邇懸
矣然畫者雖有巧思亦未能盡也故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自南臺升者則稱南臺自方廣升者則
稱方廣各以其意見互相觝昂非所見不真也其

見不周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
又曰鄒道鄉之直諒以謫也長沙守臣逐之而岳麓
山僧列炬冒風雨迎渡焉有薰無蕕之別一咲可
悟矣臺築於南軒名於晦翁匪直為道鄉將以表
忠節樹風化也臺廢久矣誰續二公之績者
語易生學曰古之道無一人而不學故自天子至庶
人皆以修身為本無一時而不學故自富貴至患
難皆素位以行乎富室也當糶穀時不高時價而
貧者恩以賙之即糶也是學當放債時不違時禁
而貧者恩以捐之即放債是學當納粮當差時不
稽官限以貽撻辱於鄉里即納粮當差是學乎行
有一命之宰矣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即一命是學
又曰無欲者其戒懼乎靡者其中乎直者其和乎明
通公溥其位育乎無欲者非自然而無也對有而
言之也有欲則意必固我種種為病不論忿懥好
樂皆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皆非王道故不明則
暗不通則塞不公則側不溥則偏其於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不可同年語矣白沙子之詩曰一語不
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户別君
從何處覔高洲二三子楚之秀也覔瞬光苍以自
晉而醫天下其亦審其門路乎
又曰善學者其猶病而求醫乎善教者其猶醫以療
病乎諱病而忌醫是以身為仇也療病而不得其
方是以人命為試也于之鄉先生有超和緩而繼
岐黃者乎知之乎學聖之篇揭一者無欲靜虛動
直為要與戒慎恐懼中和位育千載一脉彼以訓
詁以詞華以此較異同以摹擬爭功皆疲精竭神
非攝生引年之方蓮埒嘗言知得病使不病二
三子其究病之源
又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聞道術而宜於
得失眊眊乎若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有四而
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
曰長生臨淵履氷以涉天真命曰蘇生仁義紛華
隨波以靡命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枯樹命
曰戕生蒙休被澤圖以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

毒痛腥聞廢然易喪僧七九命曰辱生聞而悲之
曰是可以為善也惜其未沸也命曰悼生二三子
其敬擇之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為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
語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
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
而佚遺逸樂貨色中不猛省刷將無以拔於凡民
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無欲而學
終不足以全歸無盡之貞近謁蓮華基宿贊孫祠
汗背竦髮思與同志服膺之
因搆居室於此學有微省一尾關則為雨穴一葦關
則為風實一磚關則為鳥雀牖吾輩欲致廣大却
忽精微庸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鳥雀
之壞廣居也尋以自箴遂貽同志
柴桑老儒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
人終曉不靜此其志將以何騁必有惻然而不容
已者吾儕安安而居于于而來與此老輩竟殊科
况於發憤如孔尊尊如孟又安可同日語乎歲昊

春杪[illegible]共訂除舊布新之策幸無虛此佳
兆
志於富貴可成敗度敗檻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
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當無功
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墦間餚飥
為妻妾之泣功名不由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
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學者果有真功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
纖黙掩未及猶可以無悪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容隱
縱悪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為
教率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以
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而無教以療簡具見
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
故自易其悪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
乃是濂溪傳千聖絕學正脈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

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囊
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
去凡近以造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
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為善而舜為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
舜為師則斐然不敢當以蹠為歸又艴然不肯當
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剖剥深
痛聽者聳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
支離葛藤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栽成天
地輔相萬物千枝百派皆從中和流行乃是學術
王霸訣竅予與二三子登涉名山景仰先哲尚夙
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不然則此關尚未決破何
以安身立命
王敬所先生復王大韶主靜語一篇
予入粵道衡叩君靜坐之處乃臨水為園有閉關
返觀之趣因以靜問予謂主靜立極說自周子中

間大異佛氏亦無復有倚着之防自後徑捷立户
始嬌此為未恊而稍騖於憧憧往来矣百口蓮花
終是别人活計君試於園中静坐一二年試察而
體省之有滑與否有病與無知病人嘗藥其甜與
苦入口而知之矣他日當以報僕於南岳山中再
論可也君今將入安福問學於東廓先生請以予
言質而正之

名宦教言

恭白石先生義訓九篇

問曰濂溪之學倡於湖南其太極一圖圖畀易畫未發之蘊與

答曰自来聖賢言精一執中言建中建極言克己復禮
言止至善言中庸無非盡性之學性如是則學亦如是
法無二故也孟子繼聖賢之後見當世之不識性者多
矣故特申性善堯舜之說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堯舜
與人同然此學晦蝕而小成苟安功利之習陷溺千載
漢[illegible]以下所稱善良多由伯局何者不識性故也周濂
溪[illegible]生生千載之下特倡絕學見功利之餘語事而遺
[illegible]始談道而迷其統絕講學而失其淵源彌縫湊泊
終非本來故本道德性命之摠名即人心本體所以明
斯道之傳聖學雖晦尚知尊經易為五經之源易理之
真原謂之太極今發明之伊川先生檃括易理以示子
安不過一畫圖即一畫也至虛而至實故畫至實而至
虛故圖自上及下大本達道自然之機徹上徹下率性
修道必至之學真大易之妙蘊而性善之真傳也

問曰無極而太極或疑非周子之言何與

答曰無極而太極有宋大儒不免有此疑問不知太極
者易理之真則易本無體中庸之始於不睹不聞終於

無聲無臭即此指也而或謂老氏緒餘由不識己性故
妄生疑惑耳自周子一言之後則崇有崇無為過為不
及皆知為吾道障翳而人心自此可正邪說自此可闢
周子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問曰太極所以有動静何與

答曰太極者極至之謂不可加損之本體也然太極只
是個動静而陰陽之外亦别無太極唯其理至極故機
不滞不動動即陽氣之流行而太極所為也使非太極
則機之所向或有留滯惟動者太極之所為則不得不

靜靜以止動而陽氣之宅也故言靜唯以止動為陰所
以息陽而天地一陽之氣容不復動乎動靜陰陽而自
然之妙用而見太極之真體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然自
所先言之由動靜別陰陽非兩不足見一實豈有二乎
哉

問陽稱變陰稱合者何與

答曰陰陽非對待之謂也故圖陽不局於左陰不局於
右陽稱變陰稱合易之所謂錯綜變化主流行曰變主
欽合曰合合者所以合變然易言四象八卦圖言五行
事物象卦不外於天地五位相得有合之數而言凶大
業孰非二氣五行相生之至於不可窮者乎

問曰前言五氣後言五行者何與

答曰五行之理五德五聲五數皆此理也二氣之中藹
然而發生本之意也爍然而宣著火之意也硜然而堅
實金之意也悠然而渟流水之意也確然而敦實土之
意也始於水者陰陽之大分始於木者陰陽之順布其
生成之分非截然有次也太極動靜之机自微而著先
微而後著故次第言之先五氣氣也者亂氣而不可見

者也後五行行也者流行而不可已者也其實一太極
之所為也

問曰無極以何而真二五以何而精所謂妙合而
凝者果理氣合一之說與

答曰大易只說形而上下本不言理氣烏得有合一也
無極之真以太極而真也故語上而非無二五之精以
太極而精也故語下而亦有至無至有至妙而合日用
流行皆太極之寓五材既定各一其性萬物之源本凝
極以生故妙合而凝妙合五者而凝也

問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性原有善惡與

答曰陰者陽之分也而陰常不足惡者善之流也故惡
非本體而亦不可不謂之性惡從亞從心猶言非初心
也即水之流而濁也非水之源也然不可不謂之水陰
陽一氣善惡俱性故學者在察其端而率其本性為聖
賢任性為小人人之所以有任性者神生智而形用神
神為形役則任性而流人之所以能率性者神生智而
神用形神以主形則定性而安此致知之學所以不可
以不講也太極本體不滚一物惟機不得不動囿於形

者遂於動上分善惡而吉凶悔吝萬事不齊
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定者果以理定
氣之說與不及禮智而言中正仁義者何與主
靜之說與老氏執認方體者不同何以為毫釐
千里之辨歟
答曰所本有者太極之善也所本無者惡也故定者理
勝私也何謂理中正仁義是也若曰以理定氣則一陰
一陽之謂道氣何定之有中發而為仁正守而為義感
於物而動發其未發之中於是惻隱之心形焉仁也陽

之變而生也雖動於欲而止於太極之理欲而無欲無
可羞惡義也陰之正而合也正義即智與知理之所在
也中仁即禮神主人克己復禮也謂之主靜人生而靜
天之性太極之體也若老氏以闔為闢以與為取名曰
虛無實落方体與主靜之學相去千里矣
問曰太極全書與孔曾思孟相為發明有功末學
者果安在與周子接孟氏不傳之緒湖南為周
氏首善之鄉試詳言之
答曰聖人主靜立極而善惡之分者純乎至善萬事之

者定於至一無惡可易而自至其中亦惟秀而最靈
之所為也秀而最靈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而主靜之學
聖人之所以與人異主靜即他日一者無欲之指不靜
則不能正動莫見莫顯而動於私邪則不能定性不能
定性安望其立極乎人本靈秀自夾於臺其二氣五行
本然之妙謂聖凡之有異不可也故聖人與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同体主靜而全此太極也君子修之因其本
靈之知而體此太極也聖人君子至之一也斯其至矣
此指太極而言要之會太極莫先於察動靜以知[illegible]

而剛柔仁義即此理也先言中正仁義引易上言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仁即性之欲義即無欲故也修之之法
在於五性感動靈而獨知處擴其端蘊其微以要其極
語事者於此乃知本始語道者於此乃有統紀語學者
於此乃悉淵源故太極之書濂溪所以上接千聖而括
相一至善之指下開來學而洛陽定性即動靜俱定之
意關中西銘即太極萬物之原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
詳無復餘蘊惜𢦏知德者鮮而濂溪之學尚鬱於湖南
首善之鄉雖然焉知無豪傑之士承當此學因與諸生

詳言之刻置石鼓書院與說經劄記參看未始不有所
得

黃毅所先生訓義八篇

予謬以疏庸塵途奔走夙夜矻矻聖道罔聞殊負此
生也邇叨湖南校文之責乃稽往牒摘其平昔有關
於身心者彙錄之以為多士告用代韋絃之義同志
者尚期朝夕省覽之或亦小有裨云

一曰立志為學須先立志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
後可與共學昔陸文安公自孩童時即問天地何所

窮際視宇內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
便以天下為己任肆是超然默契道妙相業輝映簡
冊凡以真有求為聖人之志也故曰真志一立匹夫
莫奪真金入火百煉不渝當世心學可謂大明矣然
為士者多溺於辭章訓詁或鶩於富貴功名異言淆
真珷玞混玉師之所教子弟之所學凡皆無求為聖
人之真志是以士習日壞風俗頹靡可勝悼哉夫學
者之志於聖人之道也猶饑者之求飽寒者之求煖
今天下欲飽者必擔柴運米求食以充腹者衆矣豈
肯自諉而弗運矣乎欲煖者必績枲織蠶營衣以禦
寒者衆矣豈肯自諉而弗績弗織矣乎顧於聖人之
道則諉而弗求志之不立或滋甚矣孔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於學是聖學必先於志志既定則自立以至
於不踰皆是此志結果世人有志於富貴者有志於
功名者千百計以求富貴功名之必得使移此志以
求道德何患仁不可求又何患義不能喻志固足以
帥氣志既立則自家做得主張外物不能搖奪志一
放倒則百事都做不成多士生當

聖世漸濡德化皆當先立此志以求必至於聖賢而后
己若真志不立而惟搬習舊套因仍怠惰以為謀利
之端而曰吾學在是矣是殆所以自誤也戒之慎之

二曰立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孔子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者聖學成始成終
之要也吾人為學必須常將此心收斂於規矩準繩
之中一毫不敢怠忽顯如大庭廣廈隱如暗室屋漏
大如蒞事臨民小如食息起居以至對妻孥待朋友
處常處變雖酬酢萬有不齊而吾所以主之內者一

敬以直之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勿二以二勿參以三戰戰兢兢履薄蹈淵之謂矣嗟夫茲意也豈易言哉今觀為士者斂目斂手則曰吾敬以靜坐也而不知其方寸營營奔馳於千里之外擎拳曲跽則曰吾敬以事上也而不知其諂媚側態貫希世取寵之媒皆非自然之敬也要之只在此心常存惺惺之法而無一毫私意參其間焉夫然後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親則孝以之酬酢萬變待人接物敷政臨民凡事皆得其理聖門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之道皆從此出焉千聖萬賢之要訣也否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把作操持愈失遠矣可不戒哉

三曰求要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求之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爾矣此數人為學至要故曰為學當尋個真太陽太陽即吾心也太陽一照而魑魅魍魎潛消不敢覷願各士共勉之

四曰會講夫為學須要切己體認凡聖賢千言萬語只替我說得方便有益且如講求仁章便要真個求仁講喻義章便要真個喻義講不憂不懼便要真能不憂懼講不愧不怍便要真能不愧怍如此方不是一場說話蓋為學之道只在此心上照管六經俱以印證此心孔子曰學之不講必先之曰德之不修又必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學之講曰德曰義曰不善而已記曰講學以耨之耨者衆之去草也講學以耨之所以去人欲存此心之天理爾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不可不尊德性由問學以尊之而已廣大精微也高明中庸也故與新也厚與禮也皆德性也致與盡也極與道也溫與知敦與崇也皆問學也皆以尊德性也學於古訓期有獲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古人講學固非世俗之所
為也世之訓詁辨章句以繫不知心為何物不知
所講讀者為何事故曰讀得三尺不如行得一寸今
之庠序之士讀書豈止三尺一句一字不曾行得下手
作文時語仁義則祖堯舜矣語功業則尚三王矣語
道德性命則師孔孟矣上下古今出入聖賢三代以
下人物便鄙之不為其所行事與所作的文章所講
論的書全不干涉此是學者大病痛吾與多士當共
猛省之只一句或一章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五曰舉業聖賢之學致道而已子夏曰君子學以致道
文章乃其緒餘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豈有二哉
會講不外六經聖人以吾心之理說之於經經非外
也吾以此心之理稽之於經心非內也國家以文章
取士非求之外也謂其根於心也文章即德行也今
之為文者謂聖學妨舉業之功乃不求之於心為巧
撮造化之術騁剽竊糟粕之能以售技藝以謀利達
焉爾及其一日之長徼倖進取則舉業即為無用之
物矣國家以文取士先資其言以觀其行欲兩得之

為士者舉業時是一段工夫做官時又另是一段工
夫殆兩失之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文也
聖學所謂文藝也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根之文
也今世所謂舉業也有本之文不飾而華無本之文
求工愈拙學者苟能真立求為聖賢之志將六經語
意悉以涵養本心則和順積中英華發越以之而敷
演於文藝之間自然親切有味可愛可傳是致道不
惟不妨舉業矣苟用我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非徒
言之實允蹈之舉業心學夫豈有二哉或有問於陽
明先生曰為學以親故不免於舉業之累先生曰以
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力田以養其親者亦有
累乎又曰十日之間七日學道三日治舉業謂之不
妨功是又岐道與舉業而二之且三日身心置於何
處苟其心致道也終日舉業莫非德性也苟不致道
也終日講道莫非口耳也舉業致道一事也舉業中
切己體認便是致道便是心學何待於涘求哉
六曰惇行孝弟忠信士人之美節禮義廉恥立身之大
閑昔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樂光齋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其
志行卓卓真超絕古今百代之下孰不歆艷近如吳
康齋陳白沙二先生挺然振拔流俗以斯道自任故
應聘
天朝光垂竹帛豈二蛻有求知於世耶凡以實德修
而名自隆也今之為士者輒嘵嘵曰吾今講學為聖
賢矣夷考其行則皆弗如其言外鶩聖賢之名內存
盜竊之心可慨也已願諸士子黜浮以實剗偽以誠
凡孝弟忠信必求踐其實一毫沽名無與也楹羲庶

恥必求踐其實一念虛假弗存也入無心非出無巷
議庶幾慥慥君子而顏尹吳陳之芳躅可踵矣今隱
於山林岩穴者豈無其人乎某碩見之而為之執鞭
也語曰流芳百世曰壽得志一時曰妖可不慎哉
七曰慎習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者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者亦與之俱化也諺曰蓬生麻中不扶
自植習之有關於身心也大矣可不慎哉湖南岳麓
降靈蒸湘會碧又為諸賢講誦之地士之漸染餘風

宜亦久矣乃者人艱洗滌俗崇浮靡為士者一登黌
序即盛張傘蓋招搖街市甚則三五成群挾制有司
又或身充里役包攬錢糧以致各屬逋假甚多此豈
多士之所宜有哉要之皆氣質之偏而習染之積也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
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麄當矯之以
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斯言也有味
哉願多士三復此言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必
有面赤心熱者在矣脫去凡近以游高明滌除積習
以來新得是在多士自勵而已否則國憲攸存予不
敢汝貸

八曰繼功夫真志立矣而功或不繼則亦終於半途而
廢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天有四時春也繼之夏矣
秋矣冬矣而又春以繼之也日有十二時子也繼之
以丑以寅以至於亥矣而又子以繼之也天何嘗有
一息之間哉學之時習何以異於是大抵天道不已
是剛德中正純粹以精人之心即天之心亦純粹以
精有一德人欲則此心便一毫有息有息便有間斷

此心純乎天理如天之心則自無息無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是時習悅便是自慊蓋為學要剛毅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精神意氣何其亹亹奮發此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一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聖人者道之至也至於聖人方是致道多士其毋半途廢也

石鼓書院志上部終

石鼓書院志下部

詞翰志

夫文以足言言以足志不稽往牒文獻渴徵繫惟古蹟名區固以點綴於斯而剏茲騷人墨客又皆諷咏不已或以垂千載之芳或以寄一時之興爰志詞翰

詞翰

下部

詩

唐詩

宋詩

元詩

國朝詩

記

宋記

元記

國朝記

後序

詩

合江亭　韓昌黎　唐人

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渺空闊綠净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剪林遂神祠買地費家貨標立宗可愛結構麗匪過伊人亻軒騰兹宇遂傾隳老郎來何暮高唱文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箇長絙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卧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事往悲豈那蕭條綿時歲契闊繼慵惰勝事

誰復論醒聲日已播中丞黜兇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為予掃塵堦命樂醉衆座第秋感手分新月憐半破頤書岩上石勿使塵泥涴

長短句　蘇東坡　宋人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漂渺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誰能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初泛湘江　程允夫　宋人

昔聞瀟湘好今作瀟湘遊兩涘萬巑怠爽猶任輕舟黷黷雲暮畫漂漂浪花浮故人在何許悵望心悠悠

晚行湘岸竹間有懷家山

琅玕萬箇倚江湘中有人家類辟疆地迫自應塵不到天開初見日舒光此身汩汩五斗役舊隱遙遙三徑荒想見韓溪溪上路煙稍雨葉拂雲長

湘岸道中

扶行又復到江干近水遥山照眼寒從此瀟湘在胷次不須更向畫圖看

渡湘江

萬頃澄瀾碧玉寬笑乘一葉自輕安綠蓑從此關心事待向蝟林乞釣竿

廬陵文天祥　丞相　宋人

天上名鵜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岫合水兩三洲客晚驚黃葉官閒笑白鷗雙江日東下我欲賦扁舟

汴都趙汝鐩　宋人

石皷山頭一小亭乾坤萬里眼雙明雖因刺史來尋勝不遇昌黎豈得名衡岳雲開天共碧蒸湘流合水同清書巖英辨當時字空積塵泥野草生

湘源陳聖興　宋人

未見書堂有此亭朱陵洞古草青青流来一派蒸湘水併

與瀟湘赴洞庭

傑玉立　僉事　元人

石皷崇儒館朱陵起洞房逶迤環二水錯落騶群芳衿佩

来游藝川原慨戰塲遺祠雲闕蔦流演發朱張風墮松花

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瓔玉舄巍敞水晶鄉霧歛東岩旭寒

侵曲棧霜丹楓聳層閣青草跨虹梁緑水浮文鯉高岡集

彩凰禹門翻錦浪虞陸覧朝陽竊樂窺蠻迹搴羅散鷲藏

題詩鑱石畢把釣篤榁黄栢飲羮樽古幽居樹握凉湘波

澄碧境岳黛出新叢採蒴堪充茹紉蘭宜佩裳嶺雲招隱

約灘瀨自宫商按節休清曠征帆渡渺茫鷺鳥飛匝繞回

鴈謾翱翔城郭含烟紫林巒帶晚蒼㷀興橋上月漁唱起

滄浪

李處巽　副使　元人

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拯山塊如皷絃名炫耀湯自唐儒

舍重興来近古書生要占鼇頭住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

二載始告成轉首瀟湘變齊晉西谿宻樽深幾許潋灧苔

痕注秋雨今人杯酌少坏飲寂寞高情誰與語東岩朝陽

繞半吐金碧鄰蘇述岍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絶如

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来兹奚以故市塵遠離出喧

囂緑凈不容澆塵土為人為已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

素王深衣雖燕坐弟子森嚴冠冕儼參乎不敏何足知復

坐之間吾語女要將此心答心頃刻不忘常在慮如此

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始具晦翁之記當三復群居聚

談非利禄方今海上四書院鹿洞睢陽并嶽麓若論地秀

多賢才石皷山明江水緑

溪漢伯頹　御史　元人

龍盤虎踞鶖築壇萬巒同承石皷山蒸水遠連湘水去楫

聲遥雜鴈聲還回看星斗朱陵上竚聽金絲緑凈間歌刻

新詩酬勝景磨岸應渺面苔班

儒宮直上接蓬萊迥隔人間絶點埃石皷枕湘雲影亂武

樽酌酒月光来江澄緑凈雙流合嶽貫朱陵一竅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步金臺

奚漢伯頹

雲開衡嶽放新晴舊客今為萬里仙二水交流石鼓一聲
聲回鴈落山成朱陵不睍千年遡碍净重登六載情多謝
歲寒二三友散勤握手笑相迎

陳松年 元人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開此處讀書堂諸峯環拱儒風盛二
水交流道脈長傑閣摩空蒼樹冢古碑過雨綠苔荒我来
夜靜論文罷牕外江聲慽客床

林衡 皇明人

維石鼓書院創始知何年殘碑落日外古木寒山前陵頹

既已久塾云為吹先煌煌有史俁佐郡人皆賢從事適寓
此一見心戚然思將感當道壁上留佳言竭來未十載續
懋還右遷五馬出郡門祢帆泝湘川風志期以戩亓兀促
不暇搜材竊山澤鳩工捐俸錢榱桷重以易輪奐亦彌鮮
斯文賴不墜吾道如青天絃誦聲洋洋歲時陳豆籩碩我
觀民俗幾度停車軒聊歌短章句用告後二千

黃仲芳 參議

湖南極楚隅山水妙奇絕巍然衡岳尊石鼓峭壁立湘江
面其南蒸水出其側乃知秀氣鍾壯觀隣城邑繼青唐李

君誅茅結書屋牙籤精萬卷左右列圖緗絃誦詎遑寧寒
暑無相息伊人以軒騰盛事留遺跡宋代益榮崇賜額增
修飾名同四書院架棟燦金碧東土垂洙衣弟子儼在席
講求洙泗源微辭渙水釋刪述訂六經闡教立人極煥然
明日月萬古標準的旬宣届暮春淡蕩風光劇杏壇花正
紅湘川水復碧浴沂詠可想俎豆事在即佳致良有餘勝
覽足幽適三復晦菴碑令人發深揚

江上高亭景趣多好山面面聳青螺陰霾石磴千年碧綠

净闌干百尺波吏部豐碑明日月黃堂事業閱雲窩登臨
忽聽空中樂疑是仙翁跨鶴過

樓閣連甍挿斗墟人間何處訪蓬壺地連書院車塵隔路
竟仙源景物殊二水北流通楚澤九嶷南去接蒼梧我来
登覽風光好宛見遊人在畫圖

黃宗載 尚書

衡陽石鼓山上有讀書屋鴈峯值其前蒸水會其麓聖賢
去云遠遺像在人目聖道炳日星無幽不照燭於以厚犯

倫于以過人欲繼往開來學功非言可足作屋人供誦倍
道諒瀰篤四圍繚垣墻繞森植松竹漈邈隔喧嘩高明遠
塵俗我因公事餘展敬重齋沐維時十月初晚節尚存菊
江南屬小春俗未宜冬服茲行豈有他斯文共五六詠歌
歸城東勝遊想沂雩

三山黃鎬　尚書

山形如石鼓屹立衡之陽東西列岣嶁左右環蒸湘上有
舊書院茲名肇自唐講說窮至理洙泗源流長宋朝重文
教賜額增輝光高徒事杖履天子垂衣裳聖賢恍在目景

仰安敢忘我來亦何幸得以登門墻況值暮春時萬象俱
芬芳松竹散餘翠蘭桂飄清香同行六七輩護我升堂
稱碑古記起敬拜朱張塵氣不可染觸景援枯腸詠歸裴
長嘯彷彿舞雩翔

姑蘇章律　布政

巍巍石鼓山屹立蒸湘間高人樂幽賞志欲遁市闤結廬
聚圖籍潛心討孔顏聖道誠高深竭力求躋攀有宋重儒
術書院名始頒聖像儼然居群賢侍兩班瞻拜顏如在雍
雍肅佩環晦翁著碑石繼往開來難後學當佩服光陰莫
放閑老來徒嘆息湘水空潺湲

章律

蒸湘兩江水會合山之崖先賢適遊覽謂此一郡佳結亭
在其巔眺望開襟懷東巖竦嘈翠西谿渺無涯衡岳雄南
鎮諸峯遠若排品題播珠玉石刻多幽埋前修與今哲尚
友皆吾儕登臨諒非偶然與郡守偕詩酒頻酬和回首月
殘街

姑蘇呂岡

蒸湘二水西南來奔流會合衡城隈其中有地真異哉藤

崖石磴高漈迴朱陵古洞門不開浪傳仙侶曾徘徊詩存
壁刻封莓苔斯人總是瑰琦才五言氣格尤崢嵬乃是吏
部韓公栽江亭從此閑八垓紛紛遊客長追陪倚闌干瞅
身欲類清渦左右無纖埃漁舟如虎入浪堆乘風時見桅
帆回雲開衡岳青崔嵬洞前水漲浮新醅岩花未發宿雨
催地窄不容猿嘯哀

東溪沈慶　副使

兩水夾流天下奇巨鰲春浪如竹龜因名石鼓構書院古
今賢哲遺聲詩竹樹陰森蔭江灌濯文風比鄒魯燕居

像古宮殿高雍雍四配倍是父安淂頻年此讀書亭中俯
仰觀鳶魚天淵理趣豁胷次朱陵何獨輪迸屈御岳當空
高萬丈頃刻扶搖端可上一曲滄浪孺子歌聽罷悠然絶
塵想便欲臨流亟濯纓時時來此合江亭尋幽覽勝不可
極竚目瀠洄碧水渟

四明馮獻　副使

一山座當中兩水分右左巍然既自尊崇爾亦難喚風月
為故知雲霞若寮佐況在城市間重於百朋貨憶自貪位
來奇勝曾幾過天地秘精華許父若為拄良遝逢何人一

唱千百和石鼓聲遂宋合江亭構留文章未表揚似復憐
坎坷昌黎間世才忽遺來遊卧匪輕邦國紛乃者山川課
樂然題此亭奇向神驚那誠哉丈夫雄何有妾婦懦入千
路雖遙清風益傳播天復起南軒好遺以澀健覩兹先哲
言揮寫自欣賀晦菴集諸儒註作萬無惰地靈應有餘來
湊三賢座未敦講道儀普惡照皆破毋使貪侫徒來登受
泥涴

豐城熊昱

瀟湘緑透遮臨蒸清漣將江流合洄洑石鼓哉崔嵬好事
興華構於焉立穹碑南軒然遊覽勝槩誇絶奇所以濂列
落筆降龍乱馳飛虎排陵洞鑿石斜崎嶇一上半天際中
處三湘沼西渚鸟洌南峯回鴈危檻横亭顧欲院落聽
吾咿趣眈窺孔墻敖勤誦詩詩卓哉雲谷老留記對朝曦
聖賢訂頑訓儒衿服歲規講明予謂孟偶和相追隨荆楚
英賢聚院宇麗澤溺狂瀾云既倒柱石負深期慶合風雲
會名題海宇知魚龍看變化崖石諒難移

東吳王尚念

我聞山川奇全楚不在左朔談衡陽勝而郴口生唯湘江

貫州城蒸水實輔佐雙流忽此合豈讓萬金貨伊昔戰圖
經所至得一過十年赴京塵足蹟神亦挫千載昌黎詩嘆
賞莫一和夢中數臨群亂眼白箇箇竭求遊茲鄉寧憚力
坎坷六月雲水涼與客行復卧部牒急適我且復置從課
而况遭歲穰流離貧無那斯貴諒匪輕深慚委庸懦歲月
如流星吟詩強追播清賞重流連如食充饑餓得酒如得
朋對景自相賀山禽解我意吟弄才肯惰更復呼野翁析
斷分四座清樣任交啼坐待江月破臨分解冠纓濯流洗
塵涴

莆田林俊 按察使

石鼓扶雙流天設良不左荒縴綴籍文新泉長咬啞崛奇木石古森列嚴使佐巨靈萬神軸神物秘奇貨卧龍奮潛寐經理宿此過雪恥業且將賦膽鷲屢挫將星悵中殞盧扁艱劑和陰風祠廟秋仰止合底簡昌黎天下士文字歷坎坷細語達精明拜服久君卧江亭記遺烈緘息備詩課造化忌完名偃蹇理則那茫昧百代間嗣徽倚立懦未振兩夫子海宇孟掀播墳典味道腴咀嚼擬拯鐵人傑地悉靈茲山喜四賀我夙抱幽獨力綿田慵惰何當起鑄顏執禮日趨座驚魚會心領蕉鹿夢當破長歌對滄浪濯纓了塵涴

金陵沈鍾 提學

適登合江亭不立闌干左咀嚼韓公詩齒頰流涎唾韓公百代豪詩憑鬼神佐荒茅構崖涘詎遺此奇貨歘令雙眸開會讀百遍過正氣薄層霄千載未催挫青蠅常遺譏白雪誠寡和斯文輒舒來如公剛幾箇潮陽路八千所歷殊坎坷便道出此亭諒亦便坐卧此亭雲山佳乃允供詩課豈惟偕金石更復配衡那嗟予出公後老大仍迂儒文徒竊

糠粃時則免流播仰止於我公何啻如饑餓此亭復此詩自幸還自賀便應對華髮勉旃復偷惰矧惟南軒哲堪基置諸座朝夕庶與俱一洗群疑破尚當祝山靈莫放燕泥涴

吉水鄧淮 同知

偶從石鼓遊諸生迎道左肅然升孔堂恍如聞咳唾仰惟三代前聖主得賢佐所重四海民不貿九州貨孔卒老于行厥功古未過日月無得踰磨涅焉能挫近聞鄒國傳遠啓宋儒和乃君昌黎翁輒後能幾箇抗疏詆時政為民困蘇坷反遭辛臣譖遠置陽山卧及自移江陵未考三年課屈伸各有時得喪信無那衡陽侯新命題詩起昏懦至今合江亭因公名愈播瀾莽無晝夜風咏忘饑餓矧茲書院成燕雀亦相賀尔等各勉旃及時無自惰恨不十年前携書此靜座古聖俱神會群疑皆斧破澆却合江水洗滌心頭涴

鄧淮

湖南勝絕數衡州撩理風光此暫遊人在蓬瀛觀大海天將砥柱屹中流群儒文字從前考諸葛祠堂何處求古作

今来無限事不勝惆悵倚高樓

陳鳳梧

攝衣登崇岡肯衿分適左周旋孔庭間齋慎不敢唾中祠溝武侯偉哉三代佐駐節此督餉兵師先食貨朱張兩夫子仰止化所過講論賓相從衆棊曾不控寂寥千載餘益音孰能和危樓俯山巔突兀亭一箇蒸湘漱碧流窮途迷坎坷何如南嶽遊便欲北窗卧蹇予領諸生詩書日程課大雅久不聞未敢付無那安得啓紫陽燕頑立衰懦奚彼二三子郡居事擾猪吾心在敬帛可以濟寒餓曲学出公孫詭詞懲李賀游息亦有常壯志慎勿惰唯祇綸綺語敢擁皋比座拂石哦韓詩字古苔紋破清風激宇宙不受青蠅涴

兩儀杓奠位清濁分右左山川乃流峙烟霧亦吐嗑推茲石鼓峯屹立衡陽儀蒸湘會清流千金未可貸憶昔呂豨翁量移曾此過簿謫自陽山直節豈能挫寄題在江亭絕唱久雖和蛟龍鬪萬状珠璣遺幾箇勝賢風所期曾不畏坎坷霆蘢惡秋登嶽帝投夜卧撫景趣興懷詩文堪日課高明配山斗擴充理則那陽雖元和末唐室已昏懦皆有用我者期月聲已播云胡滯末位號寒且啼餓佛骨貶何慚鱷魚避宜賀斯文八代衰一旦起頹惰抗顏立師表雄論披八座發揮原道篇蠹洗群疑破俚語徒續貂恐遺山靈涴

廬陵陳鳳梧　提學

蒸湘二水隔西東千里滔滔此會同山險正當奇絕處亭孤長愛靜溪中晴樓兩岸收殘雨夏木千章送遠風何幸重登三載後滿腔塵思坐來空

陳鳳梧　本省叅政

嶽麓湘西石鼓東前賢遺跡兩山同地當流峙雙清處人在乾坤並立中原道直分洙泗水懷高長詠舞雩風何當深夜披襟坐萬籟無聲月影空

吾道淵源自魯東此山勝槩古今同帆檣往來雙崖外魚鳥飛潛兩鏡中雲裏蚤圖開曉日座間琴瑟鼓薰風恍欄獨立渾無事洗盡平生俗慮空

宛陵饒忞嶽　通判

亭幽上江亭坐列分右左傾樽梧欲盈食菜核須嗟慨官
吕蔡錫才本為王佐直氣不阿時貴穢每賤貨愛茲山桃
江數叟棐檥過胥慷自宏闊言謂遺擢挫題詩撰佳境句
妙人誰和拯顏霑濟溺如公有幾箇南軒曾此遊左石寄
玖坷六書公之作千載不朽卧心畫於此形作我後人謀
欲拭紫陽碑殘缺無可那至論說人心清風立我懦竦森
三夫子只此事勠措海内方承平那有西山餓元老贊化
弛草茅亦相賀飲揖浅賓恭唱酬警荒情漁歌聲徹耳山
花香滿座醉來日巳晡緩步蒼菩破矢心若蒸湘不為泥

沙洗

教諭王鑾　邑人

明時叨一貢太守宴莪堂郡圃新禮教邑人盛供張徽名
夸學宮上列古賢良太學從此始吾道自來昌屬望復不
溪訓言亦非常盟心何以報百世願留芳

次吕黎韻示諸生　提學副使顏鯨

民稟天地中人自道相左辛勤營百年不足供一噓憶昔陋
巷賢布衣學王佐研幾忘屢空何如賜殖貨滄桑塵翻緣
太空浮靄過惟有存道心常仲不可挫泒明湛無言曠世

亦諧和落莊宇宙間丈夫能幾箇徒抱憐生憂夫尼成陷
坷佳景在目前安然足棲卧澄心遊帝廷弟謁老莊誅黙
識神丹成工夫更無那嗟我久逸竄碩根質苦懦頭顱已
二毛浮生尚遭播惱然思令圖辟穀忘飢餓驅車衝暑来
欲拜石鼓賀郡伯啟方新諸生資不惰雅歌激清商鄉雲
生四座解悟一語合滌蕩千愁破願言永為好玉淵絶溜
洗

鄒守益　南京國子監祭酒

宇宙一逆旅驅車慎無左鸞凰乃膾炙豺狼或突噬卓矣

卧龍翁抱膝睨王佐向非魚水歡金玉豈易貨曾餉出三
湘雲為時一過炎德雖未灰忠貞詎肯挫後來子韓子古
調亦寡和赤幟排佛老魏晉餘幾箇山陽與海潮百折井
坎坷廓清評武事老羆當道卧南渡洊朱張絶學最上課
元氣天所培儒葉理則那太極剖南山貫育皷郡懦譬彼
百畝菑関閔勤種播豈無來年積拯此洊水餓艾菑始嶽
遊逢奇輒自賀懷古進乇　乇中道敢云惰邪君時歷廊群
彥聚盈座九合罷猶小　罗巳破楷首江漢訣鎬鎬安
可洗

井公亮　知府

久矣吾道南清談異江左石皷拜諸公彷彿聞咳唾高風
在當時抱負唐虞佐粹然剃山珍肯居邯鄲貨呂黎江陵
竹白烏衡陽過送窮仍逐窮抗志何嘗挫國步值艱難雅
倡誰為和前者諸葛翁三國無兩箇伯仲可呂伊漢祚當
田坷慷慨中原清弗安草廬卧後来到宋張詞章削群謀
嶽麓會勃興濂洛果誰那吁嗟南渡来士氣多柔懦正人
朝入朝後客暮遷播苟有聖賢心難免夷齊餓
聖明崇正學良為斯文賀蚨蔽作嘆馳斯須敢自惰安成友

鉅儒南嶽春風座葉葉緑新抽山山花蓴破剌史復鄒君
堅留浣塵涴

莆田翁世資

緬惟昌黎翁獻言得遷丘頓今千載餘髣若聆咳唾任翁
得輸忠在朝失良佐飄然出掖垣千金何可貨舟車走川
陸適向臨蒸過志氣横斗牛貶弁胡為挫題詩石崖間鄙
曲高難和歲久字不磨蒼苔封幾箇世情有炎凉翁意無
坎坷興来躡蘿遊醉去班荆卧滑風起宦情明月供吟課
但知職所為窮通問無那蹇予沙潯資亦因言瑣瑣荷蒙

聖主恩謫此未為播学逢豐稔年閭閻無凶饑風俗頗還淳
官察時慶賀四民各勉旃不衎戒安情吹簡訟自平閑来
亭上座笑談雜古今風月平分破吾心如湘水肯使塵泥
涴

翁世資

遷謫南来駐此州乘閑偶到合江遊岳峰雨過青排闥湘
水春来緑潑油韓愈詩奇封碧蘚朱陵洞古瀉寒流肴輿
歸去日將暮千古含情與不休

金谿黄希憲　兵備提學副使

節序届朱明振衣江亭左俯視群峯小烟雲渺一噅卓哉
武侯祠漢代稱王佐忠貞貫日星土苴等鈇貨亦有昌黎
翁驅車曾此過精誠開衡雲堅貞孰能挫手澤宛如新白
雪音寡和堦庭蘭自芬修竹百拾箇朱張兩夫子探奇歷
磵坷賡唱盈珠璣風雨連床卧安滑起斯人朝夕督工課
青陽迅轉盼往事嘆一那愚予惛昧資昌以忝碩儒鶻鳩
鳴上林農夫催種播
蒼穹佑我民多穫免凍餓岩谷回春陽鼓鼓競相賀上帝儼
在茲隱微勿自惰府衛二三子欲詠風生座微雨洒波心

淅瀝蒼茫破緬師古聖賢一洗塵中洸
憶昔朱張遊玆山草木到今生餘香首辨義利析毫芒一
念誠偽分聖狂天寒童僕仆且僵擁衾朗吟開雲堂聯翩
珠璣耀日光扶筇陶然醉瓊漿古人道義重金石一觴一
詠迭相將策騎登山適春仲天風瀟颯吹我裳石泉泠泠
寒澈五林間好鳥鳴笙簧鼓拂晴空發長嘯草木震動虎
豹藏蔣君冥探高法眼驚駭鳳翥朝玉皇嗟予蹇劣日奔
走越雲蜀雪百苦嘗邇來連觥慶相遇岳麓藉草觴芝房
論心五夜不成寐咯視東牖星煌煌眇焉莫謂一身小乾
坤俯仰何昂昂類亂伊禹分內事危微兢惕用斯臧名賢
芳躅宛在目繼晷追逐休相忘至寶在人本匪遠胡為役
役良可傷頸言努力有斯道青史千載留其芳

雪中訪王心雪使君寫石鼓景

萬里空涵雪月明瓊瑤徧野水盈盈冰堅翠栢瀟湘景春
滿芹池絃誦聲歌賦素絲懷古道吟嘶白雪寄高情予猷
一棹山陰遠今古誰同氣味清

冬日登石鼓書院漫賦八景次劉洞岳韻

東岩曉日

樓閣崔嵬千仞椎朝陽隱映水之東烟浮衡岳千山碧霜
滿湘江萬樹紅碩渚鴈飛增感慨虔樓鐘動起昏朦亦能
挽取熙明景徧覆閭閻頌
聖功

西谿夜月

江城漏滴夕陽西忽覩中天月映谿烟霧霏微蓬島迥星
河錯落楚雲低不分異香盈桂闕且看清影上苔蹊朱欄
徙倚情無極野管悠悠費品題

綠淨薰風

松檜盈盈翠蓋稠參差亭榭瑞烟浮玻璃寒沁三千界浩
蕩風生十二樓當殿紋袪爐爭極滄江歌動蓼汀秋振衣
千仞應心勝玉笛一声天際頭

合江凝碧

其嘆雙江執典倚天留玉練自悠悠九嶷對峙龍門合三
峽斜分燕尾流日照寰中雙帶匯風廻水面百花浮澄清
莫負當年志佐佑全功一旦收

棧道枯藤

枯藤危棧影飛斜功倍瞿塘百丈誇節歷氷霜驚虎豹灘
摧日月吸精華但知拯救生民苦不羨瑤壇爛熳花緬想
扶株堪添物春風何處不生涯

窊樽殘雪

石樽樸素渾未雕相傳形製始唐堯七賢竹林笑難舉一
掬文園渴可消纖飆天風寒九夏霏霏石乳洒清朝吾心
自有真氷雪浩嘆人間盡黑室

釣臺漁唱

嚴陵高蹋杳難攀釣石何緣倚在山漁笛迎風聲下上塞
鴻帶月影飛還夜雨醉醒青草外春風舒卷白雲間莫道
江湖廊廟異今人忙處古人閒

江閣書聲

唐時哲士開芸閣昭代群賢繼令名萬疊樓臺崇聖地一
篝燈火讀書聲朱張道德乾坤大韓柳文章金石鳴寄語
此邦諸儁彦碩攄忠孝畀吾生

黃希憲

朱陵自昔稱名地樓閣參差二水間九陌春田鶯出谷千
峯雪霽客憑闌沙鷗片片隨波逐短艇飄飄帶月還童冠
賡歌何所事先天默悟笑啼頰

古餘張吉　同知

往讀韓公詩遙憶合江勝今登合江浦事事得稽証時維
秋氣高崖菊開未竟蒸水斷橋際湘流碧苔淨亭暄日方
午蕭戟風初勁仰止石鼓祠清宮妥先聖捫蘿躋窈窕
一逕轉身騰諸賢肅遺像再拜起身敬庶見退之翁藏冠
西中正南軒于朱子左右相輝映勝事舞旋俛大享繁鉦

釘靈輝燭幽顯光焰開新鏡夷考忠武侯爰居賦邦畋中
更二李手風氣日已盛三子微一夫茲院何由競緬懷俱
泯滅撥礼殊未稱先生古良吏惻惻心所病早晚何經营
儀章須考訂重來應不獻更發臨登興

天台麗泮　布政

曉登石鼓山宜路繞城左扶桑騰金盤草露滴珠唾一亭
坐山巔萬壑俱朝佐如起武庫司珍翫叢百貨天光入湖
明雁影排雲過揚帆逐遐征舞棊隨風拙江鴻目飛鳴樵
歌相答和舉目一望間奇峯七十箇仰瞻極孤高俯視還

坎坷起者似龍驤伏者如虎卧軒窓開畫圖景料供詩課
山水實清奇人物自猗那磅礴地鍾靈寛爽氣非憮千古
挺人豪濂溪盛名播光霽豁襟懷膏腴飫寵餓道學振絕
響斯文共欣賀百世仰芬芳吾人起衰情何不主其神列
此書院座有美此賢堂一洗羣疑破茲亭即考亭文星永
弗浼

麗泮

衡岳亘天南洞庭瞰江左石鼓據衆流烟雲渺一嗟平瀨
近可否群峰遠相佐俯仰天地間突兀此奇貨高人恣登

覧遊客爭先過飽歷未為饒好景恐懷挫于時秋風高水
落鳥稀過徙翻奮九霄堅操餘幾箇感慨還自慶遭逢非
困坷緬彼隆中人三顧起高卧間関此駐兵調護資國課
再惟昌黎翁佛骨諫無那去路亦倉皇詩句激頑懦伊誰
構書院佳名共騰播中有朱張文蔚衆充飢餓地顯每因
人當為茲山賀顧我亦何愚聞道志非惰偶來烝湘間敬
謁諸賢座露散江愈空霜清蒭初破再拜復振衣塵埃未
容浼

題和合江亭　三山陳淑紹

昌黎南遷日道出衡山左千載蒸湘消尚有珠璣唾仰維
祇佛衆實賀明王佐譬如和氏璧識寡又難貨孔轍恒周
流公宜此中過碑刻尋滅漫江亭起推挫素懷山斗慕敢
擬陽春和書院峙雙流漁舟繫几箇傍觀洞幽深俯視磴
坎坷長橋蝃蝀橫怪石熊虎卧荒蕪翳蒼崖閑花供賓課
蘭竹令蕭條令人悲豈那我遣奇
聖明尚擢出青瑣勉企前哲蹤要使芳聲播湘吏絕貪漁湘
民免飢餓歲歲樂豐穰我曹亦相賀景勝豁蘇滯情舒起
昏惰況逢同心友祖餞共吟座于時秋猶半桂粟香微破

綠浄濯心胸豈令塵泥浼

同郡東廓遊青原詩先前山似朱白野後章江似王

心雪　德清白石蔡汝楠

靜中思養端動靜分二法誰謂求大中翻自蹈倚著悉乖
東廓堂請問主靜說中仁暨正義無欲為靜訣定之由聖
修戒懼常不輟即此不輟机川流同活活由來無睹聞了
此自明徹發中有未發未發常未發試驗獨知時臭聞不
可得譬諸觀太虛飛流攪雲月舍此更求虛虛空那可擬
帝功本無言八卦自成列索靜於坤陰乾坤亦分裂我得

聞斯言一祛平生惑如是復如是從今無差別

石鼓合江亭　德清蔡汝楠 本府知府

聞來坐嘯開江亭為吏亦有青山情朱陵陰洞杳無際石
鼓清時常不鳴昔賢登臨企芳躅雙流綠淨灑纓漁父
向予復鼓枻莫似三閭知姓名

芳草叢生楚水湄拾遊勿負賞春期東風傍柳連鑣度細
雨聽鶯囀旆遲世路睢盱嫵忤物俟門排闥笑于時總知
滄暮終何益坐對江雲但詠詩

石鼓講堂示諸生　蔡汝楠

秖為斯文闕講堂頗留一緒在江鄉山雲靄靄亭皐度沙
鳥悠悠捲樹傍簾領日長多暇豫衣冠春暮共徜徉為邦
亦有風雩樂點也狂吟笑更狂

石鼓書院會講示攸縣江生華

竹閟風泉坐詠詩夏遊仍續暮春期更憐萬樹殘紅日適
似千花未發時過眼繁華爭健羨無窮門路許誰知虞翁
似有分明訣江水悠悠寄我思

寄王君心雪燕東石鼓諸君

石鼓緣投跡衡城闢講堂群情厚尸祝吾意愧床桑鳳岳
峰烟紫蘭江岸草香心期聲氣合旦暮集岩廊

石鼓諸生李孟彰王大韶譚汝賡徐應南彭良臣陶
賓中式詩以咏之

石鼓藏修道業成談經端不負虛名人言此日看鵬運予
亦重來聽鹿鳴白屋乖逢明世顯寶珠那有暗投驚還知
無愧王文正豈為登科負此生

紫微秋晚五雲開衡郡聯翩六子來聽講舊遊希鼓瑟迎　蔡汝楠

賓新燕共登臺文星早見朱陵聚桂樹何年赤帝栽三楚
古來聞國士絳紗帷下更多才

王心雪廖翁齋歐楚門三生自石鼓見訪西溪　蔡汝楠

朱陵三鳳尚盤桓念我西來集羽翰玉麈祇餘談柄在寶
刀長歎報恩難繫舟相引蟠華閣解榻依然宿講壇勤業
他年深屬望逢辰休遣夙盟寒

朱生白野登科後自石鼓訪我山中　蔡汝楠

銜茅相見幾迴新漫說當年薦士頻祇為斯人發一笑倚
今吾道重千鈞湘川風物山中夢吳苑花枝雪後春晤對
不堪重送別聊將心法向君陳

石鼓書院作　蔡汝楠

朝天郡吏姚偕良猶奉明恩返舊疆新語十行傳祕室清
風一棹向三湘山雲漫曉開峯頂竹馬成群逕路傍謝朓
獨憐登望日孤城平楚月蒼蒼

蔡汝楠

明時從宦遠浮湘翻愛湘中雲水鄉不學行吟過楚澤惟
應坐嘯似南陽青峯近壓芙蓉色綠渚常飄杜若香職在
行春間問俗更聞田野樂耕桑

蔡汝楠

休暇憑高引眺遙望舒初滿詠良宵江田足雨心無事衙
擬來雲興更饒抱郭平岡標界樹近郊青草帶浮橋久傳
楚俗多詞客何處深栖待見招

東莞劉毅　教授

地勢嵯峨迴不如寰區惟此四名廬廢興有跡隨時態升
降無虞只古書一塌樓臺天外球幾多山水望中舒自從
往哲經營後贏得芳名滿地輿

許宗道　本府知府

郡纂映後前二水拖右左朱陵洞朗照流泉[illegible]峭拔
聯巒高環拱萬象佐城市真山林塵井涸[illegible]秀揷
空我舟恆蔽過于禹躋高眺長嘯惟感挂韓公[illegible]詠存陽
春誰屬和文起八百衰今古能幾箇我欣[illegible]勞奔愧
坎坷獨對此江流倦來拖月卧有時夢不成[illegible]把詩課
疎散何所拘適志更無邪前修誰云往第恨稟資懦菲材
臨楚邦

皇言代宣播闡訏謨運偏近來巫困餓草竊既芟夷上下
胥慶賀居安可忘危諸司察勤惰咸秉翰翊心翹然仰
帝座使旋別江亭完璧亦無瑕琢然自珍重可使片瑕流

憲臺黃公夏五登石鼓書院詩恭和一首有小敘

縉雲施廷佐　本縣知縣

公暇一登臨泛玉孤亭左燕湘抱二流四面雲霞擁祠宇
百年崇卓卓漢之佐名並衡山高身登皇家貨昌藜舉道
衍轍迹此經過文章世所宗勁節安可挫睠此珠玉篇更
有陽春和楹葵傾灼灼琅玕遙箇箇正學接朱張坦途非
坎坷道脉洙泗傳芳軌湘衡卧千載仰文宗朝夕時考課
玉振與金聲相去却無那汪汪微度波趣禎能立懦井露
萬家沾仁風隨地播諭俗俗還淳檮旱民無饑明月夜同
看瑞氣人爭賀嗟嗟樗散才况習嵆康惰獨喜近三台聲
華嘶嗜八座茅徑賴以開錮城賴以破護何合江中日日浣

塵泥

許銘　副使

亭瞰滄浪景最幽登臨何異到瀛洲南来兩岍山分列東
去蒸變江水合流怖石堆崖高卧虎老藤繞樹曲蟠虬吟成
欲寫仍傳筆韓愈題詩在上頭

史中　本府知府

結創知何代陵夷歲月深榛題渾靡靡古木自森森聖道
同天地名言亘古今敢煩賢太守莫惜費千金

唐敞　通判

石鼓山頭水自皆斜亭幽景獨奇哉人人從青草橋中度舩
自湘江浪裏来在日好山多勝盡可人人佳句總椎才衡陽
勝景無過此有暇登臨任放懷

謝芳　知府

石鼓亭前秋草青摩挲老眼認残銘一通文字晉山洞千
古光華射日星知是瀟湘神守護那看風雨日凋零何當
携此金堂去萬國来朝獻
帝庭

任谷　員外

聞說湘南勝槩多仰高樓上看如何人家隔水東西見舩
影隨風左右過雲斂山峯開繪畫苔封石刻漬摩挲主人
愛客情非淺未許舟師發掉歌

孫安　知府

崇岡結秀大江邊水會蒸湘石鼓嗯個裡宮墻先聖廟堂
中烟火釣漁䑻朱陵洞古青芝老丹桂香清素月圓前後
登臨思無限都将詩酒付流年

鄧庠　御史

東風亭上雨初收共後同遊縱遠眸萬疊烟巒開畫兩

江春水繞瀛洲簾拄幕捲雲生席賓主情歡酒滿卮不為
王程催我去放歌於此十旬留

邑人李呂 訓導

石皷名山猗翠蒼(李寔詩)遊來蒸水會瀟湘(許鈴)朱晙不敗
千年蹟(吳溪條)閣道偏生六月涼(業湜)建立有劳唐刺史(吳
存論詩應及漢文章(楊仲弘)我詩責備春秋筆(張栻學道)惟
求接素王

吳郡張勉學 分守

二水分流石一拳山川奇秀此中偏高人賦詠留千古我
輩登臨繼昔年影落空江山翠濕風飄幽壑鼓聲傳秋林
搖落乾坤肅高閣憑虛對遠天

吳存 參議

幽亭百尺倚雲巔占斷高明幾許年創立有劳唐刺史品
題無愧宋名賢窓含二水波光合户納群峰樹色連我欲
登臨時未暇不堪回首夕陽前

陳方 僉事

講學曾聞有聚星此亭夾水氣猶清二江多漾銀河動叟
練時分白日明煖煉下空齋飲潤芙蓉消玉遠連城江山

為主人為客古往今來自送迎

古滄姜孟綸 僉事

公餘遊賞到江亭景物何有適形二水合流低繞綠四
山還拱遠排青弄風野鳥飛欲語醉日閑花艷復馨更有
先賢碑刻在文光常射斗牛星

東巖曉日

邑人易綱 知縣

千尺崖懸石皷東曉雲淨盡一輪紅扶桑湧出金毬滾暘
谷高張火傘烘五色毿浮寰漢上萬方人在照臨中赫然
暘德開黃道葵藿傾心放寸忠

西谿夜蟾

坐久西谿翫月圓星河無翳夜無烟乍疑魑魅冰輪轉還
訝團圓寶鏡懸爽氣滿襟浮宇宙清光隨處照山川金壘
倒飲瓊樓下欲擬長庚賦百篇

綠淨薰風

綠淨樓高夏日長南薰颯至蕩蒸湘能令坐上消炎暑不
向江頭借夕涼隔岸細搖楊柳舞拂池輕送芰荷香吾教
元亮隱茲境肯謂羲皇卧北窓

合江殘雪

誰鑿雲根作酒樽 樽流猶有雪盈盈 光明初訝銀粧就 瑩潔還疑玉琢成 暢飲不妨花下醉 高歌無愧郢中聲 古人淳朴誰同守 留到而今不易名

書聲唔咿

書院流來千百年 儒英長此誦遺篇 唔咿夜雜雞声度 瀏亮時憑颶毋傳 聲徹杏壇揚又抑 高飄雲閣斷還連 工夫進退無巳地 位何憂不聖賢

釣臺漁唱

釣浮魚来晚去簑 舉盃臺上便長歌 數聲高唱飄林木 一曲低謳落渚荷 欸乃隔江餘韻好 滄浪吹月舊腔多 興闌笑指歸時路 隱隱前峯點翠螺

棧道枯藤

誰修棧道倚崔嵬 上有古藤倚未推 臥月時占新雨露 盤空不帶旧塵埃 高懸屈曲龍虬現 斜掛崎嶇鳥雀猜 安得伐来為剡 結細書三策獻金臺

合江凝碧

瀟湘南下會蒸湘 亭外虛涵碧玉凉 五夜月明清徹底 九疑雲散靜浮光 淺分楊柳新枝嫩 輕漾桃花晚翠芳 中有昌黎題詠在 南軒手墨一至今香

金華戚昂 僉事

乞浮公家半日閑 合江亭上暫凭闌 蒸湘二水玻璃淨 衡岳群峯翡翠寒 諸葛大名推獨步 昌黎豪句和皆難 文章事業當如此 留與時人泝遠看

戚昂

太守高風同一流 醉翁亭亦合江頭 杯傳風月千年契 人對蒸湘一色秋 檻外鳶魚看活潑 筆頭花鳥寓清幽 頹然一醉今猶昔 都把江山古意收

新昌俞振才 副使

萬壑滄浪訪小亭 滿空風露玉玲玲 合江二水天殊巧 遺澤三賢地孟靈 客向畫中浮綠鷁 我從鏡裡看奎星 桂花回首天香外 數點江峯夢裡青

俞振才

合江亭下識荊州 載酒何妨汗漫遊 剡水當年閒動定 流溪今日見源流 人間景籍文章重 天下春從肺腑收 別去有懷應不寐 月明黃鶴武昌樓

俞振才

乾坤好景壯名州聯騎清風此勝遊支發異源歸一派花
明兩岸夾中流莘存韓愈詩碑在頗遣王維畫筆收獨艷
江湖憂樂志岳陽重憶范公樓

武林楊天祐

元是水雲鄉風光總出常鼓形奇石翠盖影古松蒼頃覺
胷襟爽那看興趣長自憐湖海客身惹百花香

楊天祐

飄零十載適衡陽石鼓看来迥異常横枕湘江聲寂寂倒
浸衡岳色蒼蒼始知静裏乾坤大方信壺中日月長惟有

昔時韓詠在至今翰墨尚流香

廬陵周孟中　僉事

石鼓嵯峨壯一州使君愛客慣来遊巋然獨立乾坤在遊
者如斯日夜流郭遶蒸湘春樹緑天高衡嶽曉雲收諸賢
已去猶堪仰奎壁光騰百尺樓

東吳顧福　御史

蒸水湘江兩岍開可中突出此亭臺千年古木蒋苔合滿
地狂瀾砥柱回帶兩帆墻分左右傳雲岩岫見崔嵬思波
浩蕩充天近不是昌黎舊日来

中流忽見碧嵯峨勢比燕磯百倍過四野晴巒雲散盡兩
江秋水月明多竹枝有恨啼新淚桃葉無人唱舊歌回首

會稽馮珏　員外

北辰天萬里烟波空極奈愁何

東吳陸瓛　推官

尋芳偏愛草亭幽江草江花入勝遊碑石分明唐制作臺
池彷彿晋風流下臨老蜃千年室上有元龍百尺樓今日
衣冠文字飲不須歌曲接凉州

陸瓛

高棟飛甍倚碧空更無樓閣敢爭雄湖南萬象皆圖畫都
在湘簾一捲中

邑人謝宇　侍郎

合江亭下合江流江水流行萬古愁来去風帆朝復暮低
昂雲樹夏還秋朱陵洞閉烟霞冷青草橋横蝦蝀浮況有
昌黎題詠在文名勝跡世同悠

游石鼓

咸寧王京　上高人

背水依崖遠市譁来遊却擬泛僊槎宫墻俎豆瞻遺像儒
哲文章擅作家衡岳斗星天外落衣冠甲第望中誇蒸湘

佐郡無多事好聽綺歌酌紫霞

秋日游石鼓留題

石鼓中流屹此衡地分清絶盛文儒皆聞硏碣留今古城上烟霏乍有無閑瞰蒸湘青嶂合鴈回洲漢碧雲孤郡稱不任逢搖落尊酒佳朋好共呼

石鼓次黄使君

山椒盛覺宇水郭相牽連壁立翔千仞中流耿一卷凌空秋點淡照酒夜妍鮮白鴈蒸霞遠懷人意轉煎

次吳汝南石鼓韻

孤臣牢落楚天涯幾度臨湘看晚霞雲裏故園樓鳫字江過稠樹萬人家清秋朋輦依汀篸寒夜羽觴清露華勝賞逢場塵不負始知海岳有星槎

又

冠蓋追隨即勝遊問盟誰解押沙鷗雲開衡岳當窓見江合蒸湘遶郡流楓葉霜飄砧杵暮芙蓉露冷鷓鴣秋平生訪古多幽興肯為蕭森動旅愁

午日招劉丞昇登王希舜廖子占劇飲合江亭有作　王京

蒲觴閒絲竹社鼓鳴江潰闌棹蕩洲渚賓從紛如雲我有二三子開席對南薰意氣丘山重言辭苣芷芬瑶琴依水竹綸蔦坐氤氳臨流弄清淺唾珠散綺紋鶯韻花間轉霓曲天上聞帝子下蒼梧湘娥曳素裙輕帆四面出游冶兩崖分錦標翻白浪高閣已斜曛焚炬不知暮聊以盡餘醺頤言崇令德潛見秪同群

獨自

久客悲搖落高齋聊素居棲遲無北鴈玩弄有南魚耳熱春缸後書攤夏簟餘瀟湘多古意吟眺每躊躇

石鼓自嘆　王京

一劒殊方十幾年雲山峯犂水潺湲衡陽客子愁偏劇故國音書誰與傳露坐好聽秋夜曲風帆疑下剡溪舡天空皓魄凉如許尊酒孤吟不記眠

東岩曉日

怪石參差拔地雄朝暾隱映大江東共看露篠千尋赤不獨霜秋萬葉紅寒激玉泉清滴瀝光生碧海曉曈曨扶桑只尺無人到夸父寧知造化功

西谿夜漁

青草長橋日已西一天皓魄散晴谿層城湧去星河澹烏鵲飛来樹影低市火擁奎歌偏遊峤漁家燈火自成蹊蘭橈桂楫宵如晝銀漢遊應入品題

綠淨薰風

江閣陰陰萬木稠波汀魚鳥對沉浮碧流凝練侵琴席翠荇牽風入酒樓爽氣一簾堪却暑凉飈五月已先秋郡齋兀自傷民瘼觧慍應須到上頭

合江凝碧

蒸湘奇勝邈難儔二碧漣環萬古悠翠岫獨看烟樹渺青天倒映岳雲流樓臺歷歷波中出鳧鶩溲溲鏡裡浮坐向澄潭觀化妙江山風物已全收

棧道枯藤

危磴掛懸石徑斜馬江横道未為誇古藤施木殘霜雪

屈幹穿岩老歲華攀枅開看漁上瀨凭航猶喜浪生花平心忘却磯頭險一曲狂歌向水涯

岺樽殘雪

一竅中虛不受塵玄冬積雪幾經春合從盤篁登廊廟豈向湘源問隱淪北海群賢堪共醉平原十日好相親脩然欲下剡溪棹始信山陰道味真

釣臺漁唱

烟波滅沒渺難攀獨把漁竿靠碧山半曲滄浪天迥寂一江鷗鳥暮飛還眼前生計真牢落世上浮名只等閒莫向嚴陵求出處五湖風月在人間

江閣書聲

書閣聯翩逴郡城此邦學士擅儒名螢囊映雪宵無倦扆玉敲金晝有聲風散咿唔江籟寂日蒸湘岳鳳凰鳴宫墙俎豆千年在入室誰應負此生

石鼓識集

建昌熊煒　本府知府

蒸水湘流接遠天竭来江閣敞髙塞一雙鷗鳥盃中狎無數舟帆鏡裏懸浦溆落霞棲斷鴈山城暮角帶秋烟亦知郡執躭奇眺目極民愁可自便

秋夜同孫雲衢集石鼓書院

武進吳之鵬　本府節推

何年盤石駐江涯與客携壺醉落霞水合蒸湘歸七澤山分南岳迴千家不知露氣侵衣冷共愛蟾光照席華徙倚石闌漁火察風帆飛渡似仙槎

鄒禮　進士

蒸湘二水抱孤亭影落寒流浸月明自昔何人曾入詠至今無處不知名花明無紫春多麗景屬乾坤氣亦清昨夢子雲遺我錦滔滔詩思望中生

謝汝明　中書

蒸湘江口合江亭亭下并流不斷青先正詠歌昭化日後人瞻仰等高衡飛虹橋落中流見回鴈峯高一柱擎可是故園多勝跡幾人湖海得經行

孫怡　學正

合江亭上倚斜曛兩派蒸湘會楚濆石鼓已無當日學孔壇猶有舊碑文馬嘶青草橋頭月龍卧朱陵洞裡雲遥望君山應不遠欲歌楚曲吊湘君

通海喬瑛　知府

蒸水湘波此合流古亭誰構絶崖頭張韓跡斷青天杳邵杜音稀碧海秋花木兩山奇入畫烟霞一逕直通幽酒闌不盡登臨興更躡丹梯上玉樓

華陰劉[illegible]　主事

石鼓山高界碧流朱陵洞旁卧龍頭山川信美非吾土景物蕭森自楚秋廟貌犀儒堪仰止亭臨二水足尋幽平生到處耽登眺倚遍闌干懶下樓

龔澤　僉事

一山螺髻芳草蔓鬖鬖下瞰衡城低湘水蒸水迴廻合古人今人分品題雲生石洞卧龍醒露滴松壇山鶴棲俯仰乾坤發長嘯千岩響振山靈啼

王霽　參政

百尺巍樓聳碧岑暫停官舫一登臨凭欄始悟升天喻登闕常懸奉日心門繞湘流縈素練樹連衡岳蔽青陰作興

總攬賢俟力共仰斯樓亘古今

何舜賓　御史

蕩蕩惟天不可名仰高有地駕飛甍六經垂世乾坤久萬古斯文日月明泗上宫墻真彷彿山東岱岳見崢嶸文章太守尊崇重豈但高山仰止情

何珣　知府

危樓新建倚蒼穹義理都歸一局中聖道高明天日並人心企慕古今同入簾衡岳浮青黛繞檻湘流去玉虹慨我未能希往哲登臨幾度思無窮

石鼓名山自昔聞於今登覽重殷勤千尋砥柱中流出兩岸人烟一水分天外有山開卷畫樓頭無地着塵氛詩成勤戒江湖念一點丹心在五雲

合江亭上一遨遊壯我吟懷豁我眸二水夾流分燕尾一峯突出聳鰲頭酒從青草橋邊貰詩向朱陵洞口留自是久勞思暫逸非先已樂後民憂

何珣

萬壑同承石鼓山吴漢伯顏更干高處看人寰鄧庠東川源繚繞浮雲外盧綸臺榭參差積翠間蔣達霧影亦隨山影轉朱淑貞櫓聲遥雜鴈聲還吴漢伯顏書崖莫辨當年字趙汝鋌石上烟消翠蘚斑徐進齊

秋染湘江到底清王來鵬美人曾此濯冠纓吳桓翻思謝眺題詩處陳古卿只恐丹青畫不成邵泰

萬壑同承石鼓山吴漢伯顏此山更覺出塵寰羅汝欽登臨縱日渾無礙孔克學相去雲霄咫尺間

鄭高　僉事

從官瀟湘載一舟好風吹上合江遊雲收衡岳横青案日倒樓臺桄碧流人事相逢偏是好酒杯留戀不知愁亭中光景遺今古來往吟翁幾白頭

陳哲　知府

千里湖山一上樓宦情渾似落滄洲女絲男穀烟村裡野興詩懷天際頭共喜儒紳分制作可堪粗塌暫淹留莫言州縣徒勞爾也勝人間萬戶侯

初至石鼓書院

樂清張存鉅 本府同知

石鼓知名久今來得縱遊影連南嶽秀光接九疑秋棋局留
雲宿書聲帶月流無勞嗟俗吏即此是丹丘

暮春率諸生奉濂溪先生神位入祀石鼓書院與昌黎晦
菴南軒三先生同祠

元公倡道濂谿上噲弄當年寄此方山斗聲名傳吏部春秋
俎豆共朱張襟懷風月依千載道學淵源自一堂蘋藻
歸去後何如身在舞雩鄉

郡大夫招餞石鼓聯舟泛江樂甚賦此紀之

植齋曾朝節 左中允

湘江張樂敞中流何異神仙海上遊詰旦驅車人萬里清
秋出祖郡諸侯東西雅奏驪駒曲上下光浮彩鷁舟旋取
鯉魚供佐酒夜深石鼓共登樓

陪少村黃先生遊石鼓

府尹李珊 邑人

青瑣掖垣曾共事花磚芝室聽論文八已拚寂寞成幽癖何
幸攜前又見君

丙子夏日初登石鼓謁諸賢

餘姚陳有學 郡判

石鼓湘蒸峙中流獨偉哉野橋蒼蘚合虛閣碧霄開振鐸
他年像論心上古臺觀風今幾輩臨簪重徘徊

秋日復集

勝地皆圖畫登臨不一來片雲依石壁疎葉點莓苔長嘯
風生座傳觴月滿臺護憑鷗鳥狎莫使野人猜

冬集值雪

淒風度高閣清酣對爐薰六出隱蘚荔大渾飲絪縕詠蝗
方入念愁鳥何相聞座有先憂客狂歌咽水雲

丁丑春眺

洞宇臨長江峯花扈薜芷孤蘚鶴影斜迴沙文蒲迓壚落
冷殘紅芳春嗟暮矣風林多鳥鵲聒聒亂人耳喋默局四
窓忽懷老聃子皎皎真易汙守黑若至理慨[illegible]故吾未
靜審其足翠竹與碧梧鵷停鵠蒞峙良心本自如朱張乃
知已

光澤黃文魁 郡判

派與變流合奇蹤絕後塵黛開銀鏡曲檻看諸宮巻江斷

市塵少水涵月色鮮無能寬賦稅清貫帶煩煎

蕭湘秋水　　薛綱　　劉浚

薄宦驅馳厭四方老懷偏獨戀瀟湘一江秋色雨新足萬
頃晴光天與長回鴈峰高清照影採蘋舟散暗浮香何當
結圃臨流屋汲取寒涓浣熱腸

薛綎

石鼓山因書院名何俟又作仰高亭舉頭愈見天無際着
眼方知道有形萬古崢嶸昭日月八窓軒豁走風霆此亭
端為吾儒計豈效齊雲與落星

薛綱

斵平石鼓架雙楹占斷江山第一清星斗掛崖珠錯落蒸
湘夾屋鏡光明登高易壯四方志仰哲難忘千古情安得
斯樓全屬我朝簪東倚暮南衡

陳塏　　湖廣參議

風雷白日起名山白鹿睢陽果足班光擬元神吾道會合
江秀色此亭問金書曾賜前朝額玉鎖空閑太學關閑道
祇修各時彥心齋我欲問希顏

毅所先生詩恭和二首　　邑人王大韶　郴州

石鼓古名山蒸湘環右左題詠自昌黎珠璣紛或唾緬惟
千載餘歷數誰王佐勉齋文肅公武庫多奇貨繡黻潤皇
猷化雨曾經過出賞篇莆田嘉毅防推挫晉學湖之南鐸
聲疇能和歷心試評論拭目能幾箇彼美
金谿翁清風凌層坷祇肅燕居堂慨歎南陽卧芳躅企朱
張遺文為工課此學更無他吾儕豈云那所期在聖賢不
但立頑懦興文情更切養士聲先播群飲足江河一字忘
饑餓色笑動儒紳簪綏胥慶賀上下古與今激烈起頹惰
予夜望斗南星輝爍上壓拙管一揮毫鬼泣山崖破慙予

欲載賡白雪恐生洗
孔廟謁先師諸生立道左肅慎欽容儀周旋聽咳唾爰升
敬義堂講罷咨參佐民間苦亢陽時雨真難貸旱魃若為
灾祓除誰之過徒步禱群神汲汲寧折挫願以身為牲湯
唱公為和以之額天心無非閔箇箇甘澍幸連旬柰民生
坎坷沴癘氣鬱蒸閭閻僵且卧恫瘝若剝膚買藥分帑課
陰隲莫有心康濟原無那生靈億萬家一旦活瓦懦
御昇壽姓名海岱聲華播雲霓慰來蘇節屋與莩餓一道籍
觀風四方宜來賀擬奏史逸海轅門警憒情將星與文星

雙曜明台座不但顏良君賊膽還驚破濯纓者滄浪清冽無塵浼

午日石皷用韻兼謝王咸虛公

芳辰及正午招客江之濱媿我一老叟木石雜卿雲竭来司炎馭入座拂屢薰鳳閣張高會龍門把遠芬粽抛人縹紗蒲泛日氤氳妙句裁心錦微風皺水紋上公多古調大雅有今聞悠悠凝郢曲裊裊曳湘裙俊彩星輝動謳歌上下分但愁銀燭短那憚綺樓曛引満情何重呼盧飲更醺百年仗意氣惆悵惜離群

石皷讌集後一日用韻書懐

少年讀書地高閣臨江濆簾捲谿巖雨牕飛浦溆雲簡篇映積雪愠懊藉微薰脩篠蒼烟濕滋蘭紫氣芬苔文封鉐繡塵白滿氤氳雙劍腰懸斗五花華掃紋不䏻九萬里空復蚤先聞古人辱巾幗男子媿刹裙何以為光岳徒然産
葩分婆娑鬢已短荏苒日將曛混俗未獨醒弄丸聊一醺鴻冥須徙翮努力在超羣

廣益堂送熊震翁入覲作

楚中十五郡郡伯果誰賢謾說循良傳頻看儒行編愛人用更節激事信為先中令猶難處上公已豁然嗟嗟来何暮去去動經年遥道那䏻淂驅車但早旋瀟湘維褊小風日足留連大官珍讌後竹馬候江邊

石皷講堂懐蔡白石夫子

當年元定此登臺逐隊青衿濟濟来壹月春風吹講幄分更夜雨聽鳴笳五經一解江河决萬古群蒙天地開但看堦前雙樹綠居人猶意向時栽

同朱白野周訥溪公有懐用前韻

此日共君登此臺不勝幽思向中来自憐立雪同清夜猶憶明燈照碧苔一帶江流今古合千年寳閣聖賢開憑誰為辭肴森意惟有疎桐絶嶽栽

石皷書院合江亭作　趙貞吉　翰林學士

昔年隨鴈臨江亭重来鴈去空復情鴈南鴈北香寒影人古人今爭善鳴蒸湘悠悠濯誰足風雨漸漸吹人綬長簑短棹自茲逝吾將何處逃吾名

李䔖　訓導

水落蒸湘石皷浮天生佳景壯衡州千尋地拱孤城險萬壑風生五月秋孔聖道高遺廟在韓公詩好古碑留人烟

兩岸繁華溢今日重遊勝舊遊

畫棟差峩海上穹仰高一脈正當中六經道在人何在萬
古心同理亦同山色微茫開叠畫文光璨爛貫晴虹往來
多少登臨客一曲陽春和不窮

劉濟　敬論

石鼓名山古有聞中興大哉待夢勳鰲頭棟宇凌天表拱
抄唔夘徹夜分吾道再椎江砥柱文星重耀斗間氣仰高
老我空翹首寧湧長揮切五雲

石鼓書院　黃廷用　司諫府洗馬

此地昔賢多駐馬蕭條異代轉凄凉空餘江上風波急頓
覺人間歲月祀鴻雁不來春信杳鳳凰高奉日華長臨流
欲爲三閭客蘭芷互互一柔芳

何處支流同拱北萬家烟火半橋西中原落日愁參霧上
國浮雲望欲迷渙山河渾割界韓張琬琰尚留題含情
讀罷風吹雨更上高樓萬尺梯

風淸暑氣客子欣然亦兩留二水蒸湘紆盘勢平

天模闕挑江流尊前綠蟻由烟市檻外白魚上晚舟還客
不知挑落辦懷沙安賦畔牢愁

日傳警報促皇程石鼓不鳴夢亦驚風起雲中諸塞急波
揚海上幾時平倦遊况值新秋思遠眺翻生故國情未必
瀟湘能白髮倚天長劍照江城

東巖晚日　邑人劉邦獻　知州

疊石懸崖壁立江渚佳木叢生其上以故瀛海朝暾岩
光先浮繼時朝嵐横帶江靄熏微遠岑半露江舸輕移

柳子所謂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是已

郭外青峯踞虎雄嶙峋石勢故朝東晴雲扶日初生海蒼
靄凌霄發獨紅霧裡川原尋隱約松間樓閣帶瞳曚景朝
信屬多陽地却憶寅賓上世功

又

危巖峙江表濯濯清波流扶桑距凡幾餘還曠難求果哉
平旦日綠樹杪先浮紅光堆萬葉黃氣落汀洲靄靄江城
意輕綃未可收

西谿夜燈

西谿獨取春景者何蓋沿溪漁火參差市肆間長橋車
馬估舶帆檣樓閣瀕江𧄍林横障月下趴之陰沉雅淡
令人有玄思焉是故朝陽夕月遠觀之大義也

一水盈盈石鼓西楚天佳氣注靈谿有時皎月蒼漢上但
見一川嵐霧低笛裡輕風歸賈舶沙邊微火露漁蹊縱觀
月到中天處滿目清華不盡題

又

蒸水月浸浸洄潆石鼓深波流千樹影山湧半江陰嶺路
盤谿出河橋倚岸臨蕭然良夜景佇目一澄心

緑淨薰風

緑淨故取澄江之義今仰高樓是登斯樓也披襟坐嘯
不覺炎蒸

高閣憑江萬樹稠波搖積翠影沉浮天空晝檻浸窮漢地
迥青風入倚樓爽朗含銷南國暑凉飈先引洞庭秋生平
故有煩襟累披豁時來最上頭

又

薫風隨地著故爾擅樓名天遠塵初斷江空淥自潆八窓
開洞達萬象羅分明坐久清凉徹渾忘暑氣生

巖樓殘雪

石鼓中虚注雪經夏上有古木發之在西巖下

石鼓尊嶕嶢未雕飾稜太古巍崇亮常看九夏日如熾仍
積三冬雪未消汩汩江河山谷澗栖栖風雨露霜朝分明
一掬氷心皎不探人間積火窟

又

怪石虛中嵌客受雍埃塵飄然滕六子岩谷共經春珉堅
本不逾弱質易漫淪何如承藉力融結久難湮造化故無
滅斜暘豈未覩所需凉冷意知白守彌真

釣臺漁唱

巨石嶙踞湍流魚多從而游泳釣者適意興謌江空為
之流韻

突兀崒峯險莫攀半臨湍水半依山流傳釣石自今古放
浪漁郎任往還短笠長竿風日内野歌低唱醉醒間莫言
無調還無謂烟水茫茫意自閑

又

釣石聞漁唱空沙砂一音豈緣求魚意故作放謌心流水
清燮睫輕風蕩短襟蛻佃真性曜口頰自難禁

合江凝碧

湘蒸二水會同江閣之前悠悠油油潆洄不去清碧生

焉

檻外雙江涇渭僑會同朝海意悠悠夾城委蛇明如練抱
郭潆洄静不流山迥九疑雲外落天低紫蓋鏡中浮瀟湘
多少虚無意都向澄潭萬頃收

又

湘水日東下蒸流適會逢恍疑二曜氣合璧天潢中欲去
復還住如来不混同澄潭不可極含蓄自鴻濛

棧道枯藤

古藤附不長竟百尺餘倒懸崖東不知歲幾舟人逆湍
而上力助牽挽

石棧危崖一線斜古藤年落尚堪誇屈如尺蠖寬春信硬
似長虹貫月華蒼蘚護持輕帶雨柔蘿攙歷細生花長江
磯石應多險牽挽舟航濟未涯

又

巉巖不可度彷彿蜀道難長風千歲動搖落一藤看標本
雲根遂凌霜鐵幹寒星河明皎皎潭影蟄龍蟠

江閣書聲

東西書舍窗檻西面臨水夜燈哦咏琅琅有聲聲出

幽間尤足人聞聽

藏經樓閣開唐室流轉於今四大名殘月三更篝火影此
邦多士讀書聲江濤夜雨驚龍躍梧葉秋風落鳳鳴史是
朱張談道過窮年數衆愧微生

文

來李修治乃典籍日傍徨繹微睇精義沉誦還聲揚明燈
出滌樹餘韻落滄浪千古斯文際湘江二水傍

成都李大韶　訓導

幽亭倚山隅蒸湘旋右左乾坤作主賓萬物資談唾山危
勢更佳水漲青環佐吟哦積偉人排闥奔奇貨晝夜秋常
凝今古賢頻過江流亭不移世易清何楼漁舟日往還欸
乃聲相和細鼓方隅奇如斯能幾個樹老影婆娑登高躡
坎坷洞古隱乱艦石怪依菊卧致妙有餘清地鮮無粗課
齊侯肇此基欲已自無那跼守步後塵規模始殊儒繼編
昌黎詩江亭名亦播芳跡與亭遺堪比首陽餓邀觀從此
睽伏臘千馬景仰古人風賡歌寧敢惰幸倅此中遊遨

叨棲講座頻觀二妙碑旅懷發悶破岩上苔痕鮮惟有落
紅浣

湘江蒸水各流流誰遣同歸石鼓頭亭𤼵盛唐經幾變詩
題名搭巳千禩雲開衡岳山屏秀風掃蒼苔地轉幽倚遍
雕闌觀二妙清高何獨美瓊樓

傑閣崢嶸雲與俱摘星氣勢並匡廬窓含衡岳開時霧屋
架紅軻詔後書簾幌草凝青淺淺蒸湘水合浪平舒登臨

無異凌霄漢眼底山河共作輿

績溪前峰 戴嘉猷 參議

鼓篋當年自四方于今行李竟誰裝千𡾰曲徑轉行𧪠一
泒真源細嚼香年落未須驚節候塵無𦣝滑對瀟湘功夫
近裡朱張學漫笑平生不慣裝

乙卯秋陪黃太史少村公席上賦詩和韻

邑人李孟彰 舉人

先生春猶登金馬駐節於茲改序凉信穩江山千載罷邢知
世事一碁忙九疑入望牽思遠八景隨看引興長覽罷韓
碑珠玉□岩汀蘭桂若增芳

讀書石

邑人歐希稷 參政

鼓山𢗅標在其左紹道側臨崖湘江漲欲唔款乃
聲出虛亡是公為佐烏有一先生授我千金貨記録紫陽
揮諷詠南軒過出師憑二表衡陽山隨百挫更聞黃勉齋古
調亟賡和亦越
大明朝嗣徽六七箇肆戎蔡夫子白石無坎坷金馬趙太洲
風雨連床臥異代每同心敏求為考課流風猶餘韻大雅
即猗那感慨誦詩篇激功忘僝僽升堂未入堂㯹粃誰為

播飲水自寒温啜粟知飽饑枉茲六尺軀宜慨不宜賀惺
惺法常存夙夜毋違惰燕居索申夭宛然如在座守白期
無淄鑽堅直須破寄興續瑤華莫使滯埃浣

石鼓留別諸生

尤應祥 本府通判

拙政三年愧半生莫非王事又長征諸君話別來衡嶽𧪠
客秉槎出洞庭今日相成真道義他時自許見功名驪歌
唱罷空回首雁到瀟湘好寄聲

石屏歌送胡方伯刻石鼓書院

邑人劉褷　御史

浯溪之水清無痕浯溪之山生雲根嵯峩峻拔不可際下壓
后土撐天門溪流東會瀟湘水直趍大海涵乾坤獨有浯
溪山水石千年萬載終天存美人敕改瀟湘山遺愛可與
山石論亦有舉人李臣節罄石置罷来山村良工巧思宛
然出中作雲物開兩輪皎皎瑩徹如日月又如仁政照覆
盆美人不受官中贓行李清潔無所昏我持轉致雙屛石
作歌為表瀟湘思他年調鼎九天上福先衡岳過崑崙賜
来内法官家酒從来退食開金尊焚香默坐何所思一笑

當對雙石屏

岣嶁銘似祝天条刻置石鼓書院

湛若水　禮部右侍郎

高高衡嶽祝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卜我居爰有岣嶁祝于
治之左右雙泉𤄫為前池維彼岣嶁隆趾鋭顛五峯揆地
高卑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星磨崖
勒文以定我卜祝予從予振衣濯足

湛若水　尚書

衡雲爛睴六十日江南[illegible]飲蒸湘頭含情弔古無言説石

鼓無聲江自流

午夏薰風鴻鵠登高賢暝暮嶠三台無聲石鼓漏金玉有

蜀人李一陽　訓導

脚陽春潤草菜山斗清芬奇絶響朱張道統豈凡才汪汪
千頃金谿水[illegible]溪一派来

又

勝日從遊石鼓臺合江流水映三台漁舟傍浪開圖畫妝
笛横風勝島莱大雅曾推山谷稿家傳還屬魁斎才台垣
此去行行通只聽
綸音風帶来

邑人張邦瑞　訓導

東岩晚日

合江東畔石岩鑿西領青皇駕蹕先𦑈上扶桑三舍地更
深岩谷幾重爛玲瓏樹弄高低影濛凉山分遠近天獨倚

危樓空望眼森羅萬象總鮮妍

西谿夜燎

西谿沉徹夜更闌月皎明明綠淨間蘚兎杵從雲母搖桂娥駕向廣寒逸影隨㸦陣声千里光引漁舟路幾灣却憶謫仙沉采石至今餘響滿詩壇

綠淨薰風

石鼓山頭綠淨樓薰風萬古自悠悠最宜鼓瑟消民愠儘可吟詩散客愁掃去紅塵先着月飄來黃葉早驚秋重聳一麥蒼蒼合瀟湘名隨二水流

尖樽殘雪

太古無文字作樽尚餘殘雪伴黃昏玉樓疑合吟時球銀海花生醉后津有客遠來清興擣無人喚起獨醒魂重遊唱飲一壺酒世事如流不足論

書聲唔咿

天開石鼓讀書堂不斷唔咿五夜長響近好風飄碧落清隨明月墮滄浪含商嚼羽陰陽髓戛玉鏗金孔孟章外此更無堪入耳蛙聲蟬噪是荒唐

釣臺漁唱

片石方方可釣魚滑魚唱歇自于于鶴鳩驚月隨孤棹揚柳飛烟落短竿餘韻悠揚吞尚父新腔清絕陋狂奴也應一入非熊夢湘水行看渭水傍

棧道古藤

棧道嵯峨鬼斧修古藤屈曲幾經秋雨過彷彿蛟龍掛月淡依稀蝴蝶浮曾說疾瘳因夢感浪傳丹詔許民求憑誰剪作青羅帶繫住瀟湘兩派流

合江凝碧

瀟湘兩派各朝宗一碧平鋪可盪舟淡淡波光僧眼澄

澄山影佛頭濃漲漾淺淼春羅皺月到重磨寶鏡銘幾向江頭尋有本觀瀾歌罷敢踈慵

毅所黃宗師賡呂黎韻恭和一首

邑人楊三聘　舉人

合江亭上望蒸水抱其左湘江綠滲油瀰漫難吐嘸興集此平臺嘗時賴名佐肇造李公寬結構咸家貸乃復韓昌黎驅車此經過壁上寄幽情題詩刪不拙後來宋晦菴欽夫同唱和太守有阿公提學無若箇勉齋信嶙峋毅所非坎坷膳養稍復匿尺牘防偃卧孔祀春復秋不必

費官課買田輿廢田茲藎良非邪藏讀黃滑老碑晚節循
儒禰勃一僧奴惡聲爲攻播授繫完緇衣求賢如饑渴從
之奮未由語之勉不惰祈需伏提刑天章真協賀去今已
千年英風披四座苟不動慕修往事誰窺破從兹鍥棄新
塵氛不能涴

登石鼓講堂懷省菴陶先生用韻

邑人鍾大鵬　知縣

岧岧石鼓渾未琢一竅朱陵通衡岳蹉跎歲序没蔡蕪石
鼓希音空寥邈先生蘊藉足元聲一擊填然集大成格鑰

抽關叶律呂懸河倒峽鳴鏞鏑吁嗟聾瞶今復開萬户千
門夜半雷神蛟潭底垂出舞好鳥樹頭相喈喈須臾劇谽
乾坤秘桃花李花欣明堳大造無為繫有為果哉於今慗
荷簣

遊石鼓

四明青華山人王鎬

岳麓追衡陽衡山貽終始停繞岣津人蒸湘會於此形勝
甲中華城闉富生齒采邦勤向晦衣冠習圖史歷遠上層
巒幽奇入涯涘栢葉歸孔明天章慕韓子祠宇鬱嵯峨焚
香爲芳芷江亭崇廣讌流杯雜壺矢出郭義馭升田轉㸑
雲紫感激嘆流光歎慨愈桑梓良友爲我言兹遊亦選只
鴻雁已不前吾駕當旋止

石鼓山

天上翼軫星化作人間鼓天音自希聲時有烟雲吐

石鼓潭

石鼓在蛟潭盧龍擁入水豈不惜幽真為防兵革起

湘水

重安来鍾武一水氣如蒸底事奔趨急相將赴洞庭

朱陵洞

南嶽朱陵前石鼓朱陵後誰能秉燭遊查入無何有

流杯池

瀲灩復停洄清泉瀉幽壑仙梧斯可流冠纓亦可濯

東巖

東岩東奇秀壁立數千仞上有經綸章依稀射東井

西谿

西谿俯平林瀞泱翠如織月夕景偏佳水天同一色

窊樽

窊樽太古風露雪經冬積何聞進豆光無乃夸城擲

釣臺

昔日羊裘翁垂釣此磐石一徃不復還蕪苔没深刻

棧道

崚層巴蜀道移置鼓山東苦陟雲深處多因興不窮

合江

蒸水向東流湘江亦西注中有孩子亭觀瀾日成趣

登石鼓懐朱張二先生

廣右張翀　都御史

秋風吹庭樹吾來江之濵江水流何長獨坐傷我心二賢不可作吾道誰知音壯哉宇宙事千古知相臨

潮陽柯漢　同知

西風吹雨過瀟湘萬頃晴波一鏡光夾岸芙蓉紅影亂美人落照共新粧

偶登山上樓徒倚凝遐眺不知此身高只訝衆山小

陪蔡白石公講堂作

餘干李初　通判

湘江歳月惜居諸春暮追隨稱孔廬老拔自慚讀不得多

勞營道口傳予

黄宗師石鼓志成諸生喜賦分韻得雲字

邑人廖汝恒　舉人

稔知石鼓聚斯文白鹿睢陽並有聞一志多年為斷簡從今編纂約烟雲

分韻得淡字

邑人譚汝賡　舉人

蘊釀花儒生文字資磨勘綠水與青山不復混濃淡

分韻得風字

邑人劉宦成　舉人

文章儒雅遍湘中誘我循循賴上公更有一編垂後學無他只效古人風

分韻得輕字

邑人周仲良　舉人

山水有佳名遭逢更不輕提兵鋒火息石鼓鳴不鳴

分韻得近字

邑人劉允祚　舉人

朱陵一洞有後前縈盖諸峯分遠近石鼓從來枕湘流讀

豈其中長學問

分韻得汗字
邑人祝來慶　舉人

締構在石塢燕居瞻尼父此學如朝曦誰復嗟旁午

分韻得天字
邑人歐陽炳　舉人

岩光綠淨麗中天闢地詩茅仗昔賢千載有人續聖學分
明一訣在前川
全州唐邦凱　訓導

合江磧上開形勝先正書堂自古名道氣參雲浮岳嶠文
光通斗傑江城明窓心印前修與高閣時臨太乙精代有
真儒鳴統緒誰論石鼓竟無聲

秋日同門人曾鳳儀遊石鼓作
邑人王萬善　解元

誰推石鼓枕蒸湘音在鈞天奏帝傍自古幾人聞逸響秪
今一柱障中央颼颼岩樹鳴風葉欸欸漁翁帶曉霜我醉
合江歸棹晚空明徒擊泝流光

秋日遊石鼓書院

武陵於越　武進士鄧陽都司

名山勝蹟椎三楚石刻金章萬古留二水渺茫江漢會諸
峯硉矶嶽雲浮漫勞尊酒頻相約何幸冠裳此並遊醉向
秋空時極目廣鴻旅鴈各悠悠

又

半生浪迹楚雲隈此地重遊思轉哀投筆班超非宿志登
樓王粲愧多才江天好景供詩興風月餘清侑酒杯况復
論文有知己幾年懷抱為今開

遊石鼓次王咸翁尊師韻三首

石鼓山臨楚水涯渚蘭汀蓼映丹霞凌霄樓閣稱奇觀經
世文章屬大家日落秋原驚寒冷天空江影動星華仙舟
月夜堪乘興漫效張騫泛斗槎

又

十年彈鋏任遨遊浪迹閒情寄白鷗破虜實慳虞詡策登
山敢比謝安流月輝湘浦溶溶夜風度衡陽颯颯秋邂逅
良朋堪結社應拚一醉暫消愁

又

蒸湘奇勝甲三都今古流芳屬大儒南國山川終不改楚

宮臺掛久虛無風傳松擔秋聲動雲淨江天月色孤桂撓

發臨須盡與何妨劇飲一酣呼

合江亭 晀眺

秋水長天一色青江光蕩漾合江亭是分翼軫臨衡岳地

湧蒸湘下洞庭世事升沉俱夢幻人生聚散任浮萍相逢

傾倒更懷古新月殘霞映暮汀

與衡陽諸寮夜集

南城蕭鎧 知縣

幾年勞夢想一旦至衡陽忽訝江亭上渺然雲水鄉扶蘇

穿夜月欸乃隔與梁江閣書聲遠槎杈舟影長更斕漁火

處明滅在中央

六月二十日同鄉蔣二泉諸公集宴

成都顧紹䄂 解元

衡郡城邊名石鼓崔嵬樓閣峙江濵炎蒸三伏虛前席鸂

鶒群飛鳴向人歷代雄文增勝槩諸賢遺像肅瞻中來遊

此地慙疎放不負登臨漫效嚬

合江亭辭

郴州何孟春 侍郎

嶽之南兮左蒸右湘千里來兮匯於衡陽繄朱陵兮突其

中央據中流兮亭曰合江江流之必東兮蒸與湘其皆赴

不涇濁而渭清兮孰河夵而淮泥孤塊亭亭兮砥柱其比

横壯觀於天水兮脫市塵而鍇𨓍月沉寒光兮煙染層翠

攬景物之不貲兮屬余長睇波漾兮鱗轉風裊裊兮帆逝

俯闌干以鑑容兮見樹影之搖曳眇余兮滔滔之思悵猶

夷兮水涯集古今而一慨惟騷墨之所知

石鼓為余樂湘黃門作

何孟春

郴山足奇變其水復清瀉韓公稱吾郴此語非虛借南州

山水圖山水名天下朱陵乃洞天蒸湘卧分汊先生家衡

陽自號樂湘者斯人智亦有徒此樂天應假萬古色不壞丹青諒難寫四時音不改絲竹若為把風月從招呼賓朋任多寡來往兩城市流連幾墨筆趨來蓮金門蘿森猶鄉社偏舟緑净間魚鳥忍相捨緊予上遊士昔此長停駕歸築盈高亭期殘老年蕉造物無終極浮生少休暇舊盟今亦寒通客世空訝誰將許國身重辦買山價君鄰栽卜居早晚歸田舍

過石鼓作王恕齋尚書挽辭

何孟春

箕尾何年入傳騎獲深無復到台司碑沉漢水魚龍識劍掛徐山草木知風燭不供長夜秉鑿舟寧為大川移兩朝宿德真先輩剩有丹青表舊儀

遊石鼓二首

茶陵尹尚張 郡庠司訓

石鼓崔嵬倚碧穹衡南風景望聠中昔賢選勝成嘉會今日臨高仰聖功山色烟含開畫錦江流燈閃吐霓虹凭欄不盡雲霄興慚愧當年夙氣雄

尹尚張

獨上高臺思渺然凌空突兀際雲烟行來漸覺紅塵遠坐去恍疑丹竈玄道統相傳懸日月文章有用奠坤乾腐儒何幸生明世漫逐春風對聖賢

遊石鼓書院

吉州朱維京 兵部主事

未討金科蹟先探石鼓文千峯杯外落二水檻前分古碣餘秦篆荒臺斷楚雲西窗青一帶岳色遠氤氳

記

石鼓書院記　　朱晦菴　宋儒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

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賚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子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

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俾

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者吾有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頃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

俟於予言哉

武侯廟記　張南軒　宋儒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兢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簒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卒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奪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亡夫討賊之意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冑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

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上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與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義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

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皷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蘇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恭知衡州趙君徙於高明而一新之移書托栻為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存表而出之以詔来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裂之際其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武侯胷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

石皷書院記　　番陽湯漢　宋人

石皷書院建於淳熙宋朱子為文以記今既七十有餘年矣歳己未冬兵革之所過而豢馬在昔碑板照耀掃滅無餘而朱子之記巋然獨存越明年刑獄使者俞侯下車按視撫焉石而嘆曰斯文之未喪寔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及幕屬趙崇垿與山長李訪拓舊址授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廡庖門廡與馬大倫典籍所栖先賢所奉各適位置外則風雩諸亭映帶後前盡復舊觀增一亭於山之巔扁曰仰高大閱射圃将以暇日觀士之德又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㦯既就緒侯則取明德新民之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絶響吾聞士風復振侯於是以書来曰為我記之嗟乎中國之所以服四夷者豈有他哉亦曰禮義而已矣庠序之教間燕之講禮義所宣明親其上死其長之所從出也豈不重歟侯方觀風求瘼於焚騷悽愴之餘而汲汲乎扶持斯文於幾隊可謂知本也已昔衡以一邑能興廟學於金甲排蕩青衿憔悴之日杜少陵為之激烈賦詩謂足以恢大義而懸戎馬之氣以今視昔侯之所建不又踰歟是則少陵之所欲載筆而記者也若予之荒陋曷敢以不腆之辭自附於大儒先生之作獨念平昔之所感發有可為湖湘之士言者乃不辭而遂書之

復田記　　黄清老　元人

石皷山衡之附庸也奇𡾊聳拔中高而外秀蒸湘二水左右環之既合蕩蕩浩浩同歸於洞庭書院當二流之交罛瀾渟淵迤障森列樓閣如在虛空中蓋湖湘第一勝地也

唐元和間州人李寛首結廬讀書其上宋景祐丙子始賜
額與四大書院並稱於天下勉齋黃文肅公提舉湖南學
校視芹藻地薄請於朝以公帑鬻籍入官田在茶陵之衣
鵠鄉者助之由是衣冠濟濟有上庠之風焉聖朝混一仍
置學於其地至元十九年茶陵州宣聞以五古田鴉鵲塘
及彌勒庄悉畀其學士有辭乃中析之以彌勒庄歸我田
素號善地遠書院而邇靈巖寺無賴僧謂其石浮屠也可
以力奪既皷衆取其禾且圖偽碑龍上曰崇寧八年某捨
崇寧本無八年而聽者不能辨前山長廣信鄧大任番陽

王復廬陵康莊相繼訟理暫得遂共久而弊滋案牘俱泯
後至元丙子冬新安程君敬直來長是山諸生以告耶誓
曰所不復茲田者有如二水聞者壯之適分憲姚公子徵
来按郡上書白其事公為窮追故牘出於府之小胥家乃
移郡定議既而南臺監察御史伯顏公六戍魏公克中繼
至又以白復得湘鄉尹張詢所擬成卷移文郴桂分憲指
揮茶陵俾以田復且上其事所隸僧徒私賂主書者更遣
官暴稽既至茶陵尹吳思義衛倅于守中君適以公至潭
白於憲使郭公宋道閫帥沙班公皆為分遣行人速成及

履其畝乃得編户陳自占名数具言佃石皷與簿籍參驗
較著乃辭口退服至是行省命下究壁来歸凡三百五十
九畝有奇歲内租一百石自啓紛迄今六十有二年矣石
皷諸生謂春秋大復地不可無記具本末來請予覩程君
立志於初竭力三載卒酬其言固宜大書然有辛伊始主
張綱維率皆僉憲姚公之功而九成允中兩御史繼之憲
使閫帥二公成之斯文賴以不墜法應特書若憲司知事
李公克温察院書吏王顗髙絢賛畫於上路總管楊侯倬
知事趙璧奉行于下其勞皆牵聯得書且石皷之田有在

衡之新城庄者素為豪右所匿君發其節得粮二十石有
在祁陽及衡山紫盖鄉者利歸富屋行之八九君悉更地
佃而租或復舊亦宜附書因進諸生曰古人設學惟教養
二事教以正其心術養以資其膳饈不可緩也聖朝嘉惠
多士設章程而示之法命官府以相其謀凡粢盛弗贷籩
豆或闕有數教之官焉教官不逮有州郡之吏焉州郡不
職有風紀之司焉子曰禦侮不使外人侵疆竊地以為道
羞其責固宜爾也今汶陽返故有司之職舉矣公等所學
宜何如哉上天明命散在萬物而具於吾心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傳見於六經惟欲人先立其大者者有其
車習之惟明履之惟誠慎修厥身以道其民乃無負於國
家立師之意諸君子衛道之心不然盈厭而數逸居而學
寧不愧哉諸生曰有功不敢忘也况善言之益於人者乎
願受刻之以示来者遂記至正七年歲㣲圉大淵獻月旅
修暇日驪玄枵之次

復田記　古雲劉簡　元人

石鼓書院有田一區曰彌勒庄為畝三百九十有五有奇
在茶陵之哀鵠鄉三十一都彌勒庙山下因得名後為豐

岩寺僧秉隆覬覦妄起爭端相特日久泰定中省府以事
未白知湘鄉州張珣奉義决之公閱寨籍辯是非別情偽
排前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田復越二十一年
天子思治未陰平赫然斯怒遣使天下僧復以為言使者
命衡州聶實其事府受命務已訟議欲兩解而中分之別
駕余公希元不可遲遲未决會湘南僉憲張公按臨滋止
諸生造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分之理
公莞爾而頷之議定如張守士論懽然予時適當赴郡詣
府庭參得諸聞見助為之喜山長李君宥孫請記適日未
暇無何李代今山長金文海始以書来因憶方張湘鄉論
事之時予也忝録衡庠廬陵康君莊實長是山擻至之日
其喜洋洋若奉蚤棘而歸之晉也斯文交賀舉酒相謂去
年事或紛紜而公論後交則又在焉二十年間邂逅兩見
固所大快者何幸而得價名於其間也而其槩則嘗聞之
矣初茶陵邑士之翹楚者卒隸石鼓莊本沒官田勉齋黃
公從士請粥籍以助养焉因入書院歸附初邑陞州始不
衡屬而田仍隸石鼓坐佃有譚厚入而輕輸同室娼嫉欲
中奪之間言州校爭之不可於是陰啓靈巖寺僧倡以庄

稱彼佛為名所與有冠儒而素非其李姓者恨士類不齒
實為偽撰碑又詭立張本而爭自此始時至元二十有一
年也蓋自少時侍教鄉老先生咸言如此嗟呼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偽起一憾嫉之私而召五六十年覬綸據袂
宮墻之敵真偽之相為勝負如彼其久而既定矣譬諸已
仆之木頓尚有蘖焉何哉聖人之道詩書禮樂與異端刑
禍利福之說萬萬不侔侔其碑刻之謬戾地名之淅據皆
且未論由呂秣火書廬居之義言之維奪彼於此宜無不
當况勉齋先生撥賜之田石鼓載籍之舊然易見可以片

言而决悠悠歲月此是彼非依違兩可解克明斷盡三十
餘年而後定於湘鄉公之手又二十餘年幸遇今僉憲公
之明兩張公者非信道不惑之君子能如是乎春秋書齊
人来歸鄆讙龜陰之田心悅誠服自来歸也今從釋貪証
干証惑世非是之比故備書其田侵復本末以著二公之
盛德於設淫始俑者直顯其氏而沒其名非諱之也惡以
氏著而名不足使稱於後也僉憲名睦散官同張守河南
人憲使曹俟王敬何永年贊議與有力焉宜書諸生之庭
争者兀都蠻王鎮朱誠郭攻嚴植可謂聖門之徒也宜皆
湯書至正八年正月上日徵仕郎衡州路酃縣尹兼勸農
事前進士古雲劉簡記

重修書院記　翁世資　國朝知府

竊惟興廢之數寓於物興廢之機存於人得其人則廢者
復興否則雖興亦廢矣然則人者其廢興之機歟衡故有
書院在城北郭處蒸湘之會晦菴先生以為一郡佳處是
也考之郡志為唐元和間有郡人李寬嘗即石鼓山為書
院書院之名立矣歲榛蕪不治至宋至道三年李士真者
撥李寬故事告郡重建以居學者石鼓之名由是聞天下

矣與嶽麓睢陽白鹿洞殆不是過厥后復廢淳熙間提刑
宋若水芟薙故址而益度之別建重屋以奉
先聖先師之像開慶己未毀於兵燹而書院復為荆榛雉
兎之墟焉至元復有建者年久載敝
國朝郡守史中者去故為新易腐為堅實永樂十一年癸巳
距今天順庚辰為年四十有八向之新者日以漶漫植者
日以傾仆堅者腐完者敝風雨不能庇聖賢之像修飭刋
落學者無所考德而受業四方游觀者無所起其瞻仰致
其恭敬良可愧也一日錢塘沈公慶以翰林五經博士擢
副臬司來按於衡公暇偕一二縉紳詣書院禮謁
先聖既而顧瞻徘徊惕然興歎曰為政者之罪歟退即檄
推官余敬董其事敬字致恭浮梁人由國子生授今官能
知先務毅然以興復為己任然時方勞瘁民力凋瘵心雖
勤於役而功罔克就會予来守是邦乃相與協成之同知
李睦通判郭良劉誠經歷潘瑜亦皆戮力佐成厥美凡百
之費不取於民而用自足始事天順四年四月立櫺星門
以防無藉之徒為大成殿以安
聖賢之像粧飾有嚴高廣咸稱殿高四仞為楹稱殿丹艧

粲煥構書院以來學者之絃歌修碑亭以庋先代之封誥院之為門者前後各三亭之為楹者長短凡一十有六院之左右又各有房三間以便來者之寢食緣以土牖牖周四十丈甃以露臺臺高丈有奇越明年秋九月二十七日落成釋奠且有日謂予不可無記夫為政之道莫先於厚風俗淑人心然則合學其何以哉蓋學即所以明孔子之道者也能知學則道明道明則易治為父子者知所親為君臣者知所義為長幼者知所序為朋友為夫婦知所信與別風俗厚矣風俗厚則於治化之行也易耳為政者豈

可緩哉豈可輕易且忽哉然是書院自唐迄今興者凡幾廢者凡幾豈非有數存乎遇此以往凡為政者皆能推此心以為心吾知書院莫不復興而教道之常明風俗之厚也又可知矣是為記

重修書院記　常寧周洪謨　國朝尚書

古之黨庠術序之外閭里有塾自秦焚滅之後漢始制郡國學而閭塾未之建唐武德中詔諸州縣及鄉皆置學開元中詔天下州縣每里各置一學是以當時衡陽李寬首建書院於石鼓以當里學之制此石鼓書院所由名也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真授故事願以私財即舍江亭故址造書院以居衡之學者景祐中賜額及田五頃淳熙中提刑宋若水再建於州學之南朱子為之記開慶中火於兵移置州學舊址至元中重建

國朝永樂中郡守史中撤其故而新之舊制有禮殿以奉

先聖及顏曾思孟像殿之前有櫺星門殿之後有韓退之張敬夫二先生祠左右有書舍凡六間以棲遊學者天順初今戶部尚書翁時為衡之太守加營繕暨今二十餘年日滋損漏今守何公珣以政事莫先於風化故篤意詩書

禮樂之教既修郡學又新斯院易敝以良易爛以堅且謂朱子與敬夫講道衡湘乃進朱於韓張祠內為三先生繼於祠後建重屋三間扁曰仰高取高山仰止之意既畢工乃使人來求予記其事於乎昔楚陳良悅孔子之道北學於中國故孟子稱為豪傑之上今斯院者二李迭刱於前諸公繼葺於后凡多士遊其門者不必如陳良遠涉江漢以學於他邦第雍雍於里閈之内親賢取友盡心向學則講明孔子之道亘萬世通四海人人之所共由者也自一言一動之微以極夫萬物之變道無不在時以昧之而惑

於他岐者則失之遠耳今即遺經以誦之明而踐之力父必慈而子必孝君必仁而臣必忠夫必義而婦必聽兄必友而弟必恭以至朋友之交必全其信處焉行之家出焉行之國則道之在我者可以不離矣若然豈不可称為衡陽豪偉之士哉故予既為識書院梗槩而并以告其後之來學者

大成殿重修記　薛綱　國朝副使

石鼓一山屹立於蒸湘二水間誠一郡之清絶處也唐人李寛首築室講道其上而書院之名始聞矣宋初嘗賜勅額遂與嶽麓白鹿洞相頡頏而書院之名始盛矣淳熙間部使者宋若水加修之以居四方之學者別建祠宇以奉孔子燕居之像侍之以顔曾思孟四子又得晦翁朱子為之記而其名益盛矣自是而後廢置不一入我

國朝鴻儒碩士頗知向慕惜吏於茲土者方急催科訟獄雖郡縣各一廟學尚不能及奚暇於此乎是以日就荒廢使燕居之祠殘庇聖像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可慨也夫成化戊戌汝南何侯來守是邦越四年辛丑歲歉民滋百廢具舉若石鼓書院尤其所急乃謀諸通判長壽高昶貴溪

徐鳳推官金華李悌各相經營規畫先建講堂號房及仰高樓凡為屋若干間欲易燕居祠為大成殿計工宜繁重待時而舉又三年甲辰侯視時力可為乃撤舊易新築基以固甃石以堅擇工以善選材以良船為程督指畫畧無難色於時適同知潮陽柯漢通判四明施應麒復任亦有以賛成之也不半載而訖功規模軒廠金碧輝煌前為櫺星門左右為門以便出入周垣言言式稱具瞻水若瀦而深山若增而高石鼓若擊而鳴

先聖之像若申申夭夭之容復生矣侯喜其成卜日行釋菜禮聘各經師以教學者春秋無師侯兼任之暇則親詣講說絃誦洋洋士風增倍此昔之盛萬萬矣一日督學至衡同知柯漢率諸生以記請予惟自唐迄今興復書院者獨宋若水得稱為好古圖舊之君子以有晦翁之文也顧予何文能彰侯之名耶雖然文固不逮而侯之用心實不異於若水也敢推明之以告夫二三學者夫衡之郡邑以衡山蜿蜒盤礴之氣萃為人材無窮詎此以待豪傑之士不屑屑於科目者也嗚呼當今之時舍科目無由進程

試之文固不能廢亦當知有所重執經以講道即物以窮理師聖賢以踐諸行刻觀烝湘之浩如也足以啓吾智之明仰石鼓之屹如也足以固吾仁之守式瞻
先聖之德容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足以養吾中和之德若然則是役有功於吾道也大矣衡之士不徒科目之士而侯豈徒為好古圖舊之君子哉侯名珣字廷瑞與予為同年進士守衡多善政茲特其一事云

修合江亭記　古渝江潮崇　本朝洗馬

予自少時讀韓昌黎詩知衡州合江亭為湖南以第一臨觀之美童石有可遊之日已而官於朝頗莫之遂前年謫官南海私幸得當經衡以觀所謂合江亭者後以迫于程限徑取疾江右而去又不遂其所願矣今年蒙
恩還舊官賜歸田里取道零林縣永至衡獲登斯亭頤遊之心積久而後遂其為忻快可知矣亭據石鼓山頭山與衡峙負郭之北地形特異起於蒸湘二水之間二水合流其下亭因以得名其始作於唐故相齊映守衡之日中更廢興屢矣今重修之者則衡二守潮陽柯時昭也時昭名謨成化丙戌進士有學有守其為此舉不卒遽不啻道先事

區畫募工運石附山址而甃砌之築土於上以大其基然復循故址作亭亭之制不移前人不廢後觀以佾高棟為負扆以三面水為藩塹以白雲為戶牖以兩岸之人煙為鄰居以衡山七十二峯為屏障以風帆沙鳥漁歌樵唱為目前之景以宋張南軒所書碑刻韓昌黎之詩及歷代名公諸作為延客之具亭之勝亦云備矣然尤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乃當亭中鑿石砌臺臺上如蒙古篆文鑿坎以承山泉流通其中曰流杯池而於臺下又鑿小池以止坎水客至重布席列坐臺次羅肴饌坎上坎中則流觴以飲客彷彿乎蘭亭之禊亭之盛於是乎益增焉矧予素頗遊一旦得寄目於此又得時貽以為之主則夫人與物相高初不知其孰為勝耶時同遊者別駕高彥暉徐廷瑞施應祥郡推李順之檢校龐貴用衡陽令孫時貢客自外至者南樂儒學訓導秦和李務元載皆斯文之契也既遊之明日時貢請予記其事時貢名橋予故人禮部郎中安岳廷蘭公之子其言有足重者顧予雖不能如昌黎之留題其上竊忍遺此亭之愧故為記之時成化丁巳十月記

重修石鼓書院記　胡文平　本府郡推擢工部主事

倘辰春大水平地突奔暴走沿湘上下崖盧漂溺乃石皷
書院當蒸湘二水交流之衝東西岸削數千尺惟聖廟賢
祠講堂居山之巔兩廡傾壓迴墻崩塌修築工舉惟新時
郡帥潾山夫子自覲陽進乎而與之曰斯院也其類其葺
其斯道顯晦之候乎是惟予二三子乎作曰斯道之顯晦
也繫諸天地之旦暮然然不可與幾矣夫子曰盈虛消息
與時偕盛雖太虛亦不得而與也石皷肇儀於天地至唐
韓子遷謫寓焉石皷遂以韓子之賢名重爭至宋南軒張
子紫陽朱子倡道黃子勉齋從之講切安息於斯石皷又

以二三子之賢名重先乎唐不知其幾得韓子而始顯後
乎唐亦不知其幾得朱張兩夫子乃再顯其顯其晦殆天
所啓耶乎作曰然則孰可與幾斯院也創自郡李寬後有
作者亦數百年而得一李士真夫子斯舉乃再見其類其
葺一顯一晦苟非其人吾懼其終於是夫子深乎若有思
謝乎修築之舉郡事也吾不敢讓若斯道之顯晦吾將有
待於斯世之賢於是乎與二三僚吏黃亂峯子時康轟絳
源子文元林少泉子勝雌述斯舉也郡事也道之顯晦乎

重修石皷書院記　刺史王大韶　邑人

以下四大書院衡州石皷其一晦菴南軒講學於茲昌黎
韓退之經過駐節李寬李士貞讀書於其上盖文獻地也
人傑則山靈星聚則名顯自古以來未之或改逮我
明興文治郁乎其盛肆今遷安
裕居李公来守是郡不踰月命官重修工既竣別駕肖泉柯
公適署縣事走使謂予曰郡成鴻鉅光爾鄉邦不可無記
非君其孰記予聞之嘆曰茲舉也豈謭薄所能哉盖勝地
必有資於名賢曠典要惟藉諸賢守予曾修石皷書院誌
考見前賢若奏請而賜額者有若集賢校理劉沆若鬻田

以養生徒者有若提舉學校黃幹若建號舍以聚来學之
士者有若刺史齊映呂温宇文炫其人我
朝成弘以来迄於正嘉若羅山之何廷瑞若咸寧之劉用齊若
都昌之邵堯臣若通海之喬汝修我先師德清蔡公汝楠
亦越姚江胡公安亦越臨海金公立愛亦越睢州張公一
霽亦越仁和周公浩亦越河源李公熹汪尚彰施今復得
公大哉恢恢乎無以尚已夫書院有孔子燕居有合江有
仰高樓有風雩亭有東巖曉日有西谿夜蟾有蒸湘二水
流釣磯漁唱有棧道有咿唔書聲有朱陵洞公之重修得

𤇾意哉蓋為諸生講學讀書進德修業基也諸生肄習其
間何以報德勿論拖金曳玉佩緋紆朱為提調他日之光
即今觀燕居寧無步趨之思乎而誦法孔子勃乎其不能
遏觀合江寧無觀瀾之念乎而盈科後進俛焉日有孳孳
覩仰高寧無上達之志乎而希聖希天奮然自不可止觀
風雩寧無詠歸之趣乎而胞次悠然不知乾坤之在我覩
曉日夜蟾寧無激昂之氣乎而古今旦暮曾不容以一瞬
觀蒸湘二水寧無風行水上之感乎而經緯錯綜渙天下
之至文覩釣磯漁唱寧無滄浪之聽乎而濯足濯纓惟其

自取覩棧道寧無險側之慨乎而居易俟命以坦蕩蕩自
期覩書聲咿唔寧無天在山中之象乎而多識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覩朱陵洞寧無靜深之求乎而自強不息要於
其進無疆公蒞郡未幾而首先書院諸生果能觸物動念
隨見興思庶幾體公之心無負重修之雅公藉諸生生色
亦無忝於先代諸名公留心於書院者此無他學問以朱
張為的文章以昌黎為準讀書以鄉先正二李為宗則蔑
不勝矣此重修意也落成之日公展謁諸賢祠下喟然歎
曰春陵周元公其茲鄉文章道德之宗乎不得與諸賢並

祀此守土者責也即日約郡丞雲橋張公別駕洪顧公
節推紫峯唐公卜吉祔主於其上此曠典也記成特書以
詔將來

石鼓書院志記　提學副使黃希憲　金谿人

石鼓書院自宋賜額名於宇內尚矣予自家食時恒欲涉
洞庭陟祝融登合江亭以窺朱張二先生講論精蘊山川
阻脩有志焉未之逮也萬曆己卯歲春仲謬叨
簡命入衡岳見書院翼然於蒸湘之上迺卜吉潔牲祇拜於三
賢祠下昭毅典也予因喟然進諸士言曰山一也有僊則

名水一也有龍則靈人一也有道德則勝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子惟患道德之弗能實
有諸己焉爾書院肇自唐宋迄於今日歲月屢更陵谷幾
變而昌黎之古詩朱張之精論炳若日星塞諸宇宙歷千
萬世而不可泯滅凡縉紳士大夫經茲地者莫不仰而思
之跂而敬之是孰使之然哉秉彝好德古今所同了茲實
驗之也是故柳子厚以文章鳴於唐而愚溪勝焉周元公
以理學鳴於宋而濂溪勝焉然則石鼓之勝非以三賢之
道德勝之矣乎今之論學者毋責備昌黎之學而尤矣議

先儒之異同憶皆非反己實踐之功也君子之學求諸内
匪求諸外師其心匪師其迹於昌黎也而師其讜言直諫
之忠於晦翁而師其反躬實踐之學於南軒而師其精嚴
義利之辨則三賢之心即吾之心三賢之道皆吾之道焉
耳矣否則言詞皆糟粕也棟宇一塵跡也可不懼哉予不
佞竊偕諸士登堂拜瞻遺像尚當夙夜孜孜以求無負三
賢之遺矩而上溯周孔之淵源庶幾身心有益諸士其尚
致勉之哉舊志散逸朽鈸幾不可讀予懼其久而無徵也
爰命教授羅亭晹等託心雷王君校正之事竣漫書數言
以綴於簡

石鼓志紀下　九五

石鼓書院志下部終

書石鼓書院志後

息園避客五年于茲偶郡傳羅君輩
奉
憲祖毅所先生黃公檄持石鼓書院志以
纂輯屬余辭不獲命披志展閲中間
簡脫字鏝至不可讀俯而思仰而歎
此何時哉

石鼓志後　又九五

清朝熙洽人文炳郁盖理學昌明之會也
石鼓書院爲有若而志哉作而言曰
衡岳南紀之宗石鼓衡岳之勝扶輿
清淑之氣鬱結磅礴巍然屹立於瀟
湘之上流靈之所鍾必有偉傑之士
生於其間而振作興起固必待其人
而後成豈偶然哉由今觀之昔者鄒

賢李寬闢構其上而昌黎先生為之
品題李士真復興故址而朱張兩先
生唱和不倦使非得文肅公黃勉齋
先生提舉學校於茲則書院之為書
院秪亦如是已耳流藻垂光將何似
哉文肅公而後千有餘載編摩屢更
漸次復敝志之壞亂未有甚於今日

焉者士閔此志歆獻久之恭遇我
公以
簡命督學湖南概然以斯道自任而嘆文
獻之無徵繼往開來惻然在念爰命
邑宰繙雲施君殺青鍥棗督兩學官
師校讐繙閱勒成一代偉典余愧非
其人也而纂輯敢謬竊哉嗟乎紫陽

記有之今郡縣學宮置博士弟子員
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
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
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已者益
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
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以故於
潘侯畸宋侯着水後志書院者兩高

之而其教學者則又拳拳印證張敬
夫義利之辨使之嚴覈而精討之書
院之建而豈徒哉志以紀實修以盡
志苟徒於登眺詩篇間屬意而於理
學不一究心焉則亦與學宮舉子業
等何裨於院何補於志哉余不佞竊
日夜之力搜遺緝殘既仍其舊復採

寓賢名宦教言之在石鼓者謹書而
備録之以無負委托盛心不然則文
獻之實將焉用之所謂士之豪傑而
聖賢者竟不可得亦徒有愧於山川
靈秀焉耳矣豈我
公垂世之志哉志成肆叙其顛末僭書以
告將來
萬曆己卯冬日
制科九人奉直大夫知直隸鳳陽府泗州
事前江西建昌府推官允奉
詔御史書奏孝廉文學衛公野樵父　詔
書于城西草堂
石鼓書院志後

石鼓書院志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安仁撰安仁字嵇居遷安人萬歷中官衡州
府知府是編因周詔舊志重修分上下部上部紀
地理室宇人物名宦下部載藝文採据較詔志爲
詳

關中陵墓志一卷附錄一卷

〔明〕祁光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中陵墓志二卷》提要

關中陵墓志序

關中天府之國周漢唐定鼎在焉秦隋因之周漢雖遷洛然在平王光武之世其前則此地為宗周為西漢也帝王代都聖賢間出豪傑之從龍依日樹立勳猷者不少高人之吸露飡霞塵埃軒冕者亦多忠義之臣節烈之婦並川嶽之正氣歷宇宙而常存若夫著任擅長文藻標異其所表見亦自名家至如他鄉才德偶馳驅而告終異地英賢間僑寓而不返生皆人慕死

皆人悲託體一丘樓神子古雖其
精爽固下為河岳而上為星宿然
其寢臺冷月玄室龜風見者無不
寖零況夫去代綿遠兵燹屢遭龜
蟠毀銷方策放失蓋百后稷太王
已不知其葬所而況其他乎狐兎

出沒於陵隅收豎踐淩於壠側或
地為耕耘平沒或塚被盜賊睥睨
記於載籍無徵守護莫設也杳邈
英魂能無慭恨闕中陵墓一統志
陝西志郡州縣衛志俱有載然得
於斷簡殘編墮碑缺碣者耳諸況

沒尚尋也即就中亦有負文者慭
衛觀風其地不勝千龜之慨過咸
陽見纍纍者相望於荒阡莽陌之
墟而土人莫辨矣周文武成康之
陵或以為渭北或以為渭南尚屬
茫昧歲月轉深失傳愈衆余滋戚

焉乃檄督學祁君經紀之祁君又
辟二三文學分披馬經羅舊聞互
相叅考有圖有說又有附録各陵
墓道里遠近俱以各州縣城定之
其相離若干里許載於說或在北
或在南或在東西載於圖觀圖與

說可得梗概也既脫藁余稍為之商確及增補焉書成題曰關中陵墓志噫祁君之用心精矣其有功於帝王賢哲不小矣付之剞劂用廣其傳庶有司覩此於封內陵墓常加保護勿令剪伐其松楸侵鞅

萬曆丁未三月既望新安余懋衡序

其兆域則神妥而人亦蒙其庇而乘軺之使輪蹄所至載此一帙可憑而薦奠焉其於古人若見於暮煙寒雲之中也至附錄其取意述於凡例不具論論其撰志之意如此

關中陵墓志凡例

關中古稱天府蓋自唐以上帝者不能舍建瓴之勝千秋萬歲後衣冠藏焉攀龍附鳳之士纍纍從墊第幅員寥廓指顧爲難兹圖不分世代以所在郡邑爲類人懷一帙則軺車所至庶幾可憑而弔矣

古人丘壠近者或在各郡邑城中遠者至八九十里兹圖不分遠近必圖所轄郡邑畧具方所然地非躬歷者不能盡肖也

古帝王陵如周文武成康相望不二三里然必人爲一圖不敢臧省其餘事或相聯而人非取重不妨二人三人總爲一圖

一代興治其君與臣實共之藏骨一丘魂魄未嘗不依依也兹雖另圖猶互書以見而于本陵冢字横書不溷觀者

自唐以還陪葬甚衆如昭陵百餘人一山勢難另圖兹于陵圖後總書而其人之尤著者于姓名下畧綜其事如房杜諸人是其有勲業蓋天而冢非鱗附者另圖如郭汾陽是

赫蹏如掌四方俶辨兹圖以下爲南上爲北今展卷者北面古人然有葬在山陰勢爲掩蔽則改易其向而書南字于上以别之

八郡附郭邑其七皆一唯咸寧長安二邑俱在西安府城地如繡錯難以爪分兹于城圖止書西安府字其餘倣此

太子諸王后妃或身關治亂或骨附陵園或功昭簡策者圖之以備考山陵垂懲勸其有泯泯而别瘞一丘者不録

兹帙意在表湮必于其人之著者帝王雖周幽秦政不遺志戒也自帝王外夷狄亂華如五胡亦僭號盜名一槩圖之不埒中夏乎故不妨進退古人附録于後

千百年丘壠淪没多矣諸帙所載寥寥不欲輕逸即有一二無甚重輕亦入録中未暇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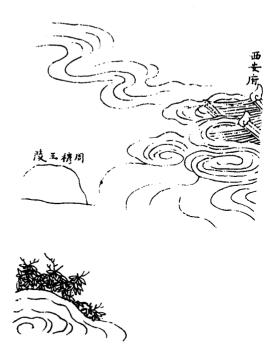
幽明迥隔世代絶遼誰能招九京之魂而覈其真僞蓋自文武已疑其非况有一墓而數出有有

墓而傳疑有古有墓而今湮滅者並繫于附錄
以俟博雅

關中陵墓志

明
新安余懋衡持國甫訂
東郡祁光宗伯裕甫編
古燕李天麟仲仁甫
襄陵王應吉伯修甫
長山劉一相惟衡甫同閱
關中文學趙　　崡
張　　泉
東文引
徐可為同校

周穆王陵

呂刑伯冏孔子録之而說者謂王駕八駿御造父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又謂與西王母宴瑶池說益荒唐矣今府城西三十里有穆王陵蓋卽古鎬京地

漢文帝灞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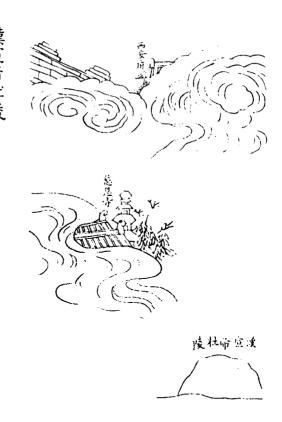
陵去府城東四十里白鹿原上漢書帝至灞陵北臨厠悽愴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以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其中無可欲又何戚焉故治灞陵陶人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後之人主可以觀矣

漢宣帝杜陵

漢書宣帝葬杜陵臣瓚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上帝后
許氏早崩葬杜陵南園謂之少陵王后成帝時崩
合葬杜陵東園其餘陪葬數十冢長安志圖云大
者恐是淮陽憲王等母三婕妤小者或貴人以下
今莫可辨矣

漢薄太后陵

太后因呂后不得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白鹿原
上近文帝號南陵長陵正値其西北所謂西望吾
夫東望吾子者也在府東南三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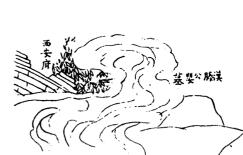
秦莊襄王墓

兩京道里記云在通化門東二里今在府城東三里皇覽云是呂不韋冢三輔舊事云是子楚母冢今呼韓信冢又云韓生冢皆非也史稱莊襄王卒葬芷陽蓋自酈山西皆秦芷陽地

漢韓信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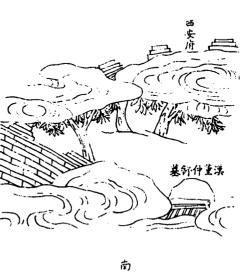
墓在古長安城東三十里舊有廟今山西霍州又有信墓或謂高祖征陳豨呂后殺信傳首至霍按史稱高帝至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無傳首事

漢樊噲墓

噲賜食邑杜之樊鄉今府城南樊川南原上有樊
噲墓

漢夏侯嬰墓

郡國志曰滕公乘馬至此馬踣地悲鳴因掘地得
石槨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
此室公曰天也吾死即安此今冢在飲馬橋南東
臨灞水人謂之馬冢

漢董仲舒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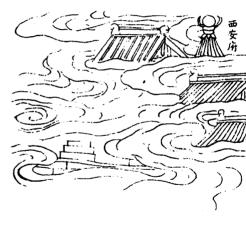
李肇國史補曰昔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後誤爲蝦蟇陵今在府内東南隅

南

漢丙吉墓

宣帝中興吉與魏相相繼爲賢相卒葬府城南二十里杜陵南俗呼爲塌冢是

漢張安世墓

在府城南八里按安世薨天子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今冢存

漢蕭望之墓

在府城東南五里故春明門外望之賢傅死非其罪元帝追悔不忘歲時遣使祀其冢

唐郭敬之墓

敬之汾陽王子儀父也壽州刺史以子貴贈太保徐國公墓在咸寧郭庄遊城南記云神道碑爲苗晉卿撰今不存

唐顏師古墓

師古其先瑯琊人后家萬年註漢書急就章大顯從太宗征高麗卒葬長安城南二十里

西安府

西安府

唐李抱玉墓

抱玉本安興貴曾孫名重璋天寶末以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上言耻與逆賊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累兼節度使副元帥在鎮十餘年雖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贈大保謚曰昭武墓在長安縣杜永村

唐渾瑊墓

長安志曰瑊墓在萬年縣西南萬年故咸寧通志于咸寧臨潼宜川皆有墓按本傳朱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河中節度使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卒羣臣奉慰延英衆車至自鎮帝復廢朝則咸寧者爲是今在城西南十五里

周文王陵

孟子稱文王卒于畢郢今咸陽北十五里高原曰畢原有周文王陵

程大昌雍錄引皇覽云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人以爲周文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杜中杜縣之中杜在鎬東文云長安有畢陌咸陽有畢原畢名兩出爲誤所起謂文王當葬渭南宋敍求長安志志周四冢于咸陽于畢原下引尚書注畢中南山之道名中南山正在渭南李好文補圖亦引皇覽輿大昌同通志疑之謂周葬以左右爲昭穆不亙南向東向爲合今按武王冢近文冢成王冢太遥昭穆序既不合杜縣正在渭南大昌之訛似爲有據第皇覽已云人以爲文王冢則其來文遠而渭之南文不可求周陵處所有司奉祀皆在咸陽蒐而有靈無不知也一水之閒不足爲遠

周武王陵

陵在文王陵北數十步

今周武王陵崇廣僅半文陵耳三禮圖云文王居中武王居左爲昭成王居右爲穆武王似不當在文王後漢劉向唐令狐亘皆曰周武葬畢陌無丘壠之處今乃在高原丘壠中是邪非邪

周成王陵

陵在文王陵南二里許按成王陵去文陵既遠于昭穆未是而高廣乃過武王陵何也

周康王陵

陵在成王陵東康王爲文之昭葬當從武王次今在成王陵東如通志東向正在文王陵右爲武之穆此又程大昌諸人所未及也

漢高帝長陵

漢帝后同塋爲合葬不合陵皇覽云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三輔黄圖長安志圖皆云呂后陵在長陵東今長陵正作二冢東冢稍前西冢視東冢高廣不及者十二祭者亦皆于東冢關中記云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陪葬者皆在東陵山廣百二十步崇十二丈在古渭城東北五里去今咸陽三十五里陵北有故城云蕭城疑卽長陵縣城

漢惠帝安陵

安陵漢惠帝陵在長陵西北黄圖云去長陵十里有果園鹿苑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戸以爲陵邑善爲啁譏俗稱安啁陵呂后又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見之東陽侯諫乃止噫何如不彘戚氏不酖趙王成帝之仁愛也

漢昭帝平陵

昭帝委任霍光與民休息故治陵邑儉令萬年後掃地而祭及帝大行時光乃用田延年奏沒入茂陵焦氏賈氏積貯炭葦諸下里物葬平陵今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

漢元帝渭陵

渭陵在平陵西按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及葬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不宜以葬奏可是時漢雖近哀乎然其葬如此亦足觀矣

漢成帝延陵

成帝荒淫爲亡漢基其初治延陵竇將軍惡犯麥苗地放言不便卽徙昌陵致土與粟同價已又聽谷永言罷昌陵棄言者郭萬年還就延陵漢書陵在扶風今在咸陽西北十五里葢其地在漢屬扶風郡

漢成帝延陵

咸陽縣

漢哀帝義陵

義陵在咸陽縣西八里漢書稱帝寵董賢至生爲起冢營義陵傍規度甚盛而平帝詔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當是王莽爲之旣葬神衣忽出柙在牀上西漢之亡兆矣

漢平帝康陵

平帝年十四而遇酖雖以禮歛加元服葬康陵悲夫悲夫陵在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周太公望墓

尚書鄭注曰太公封齊留爲太師五世之後始歸葬于齊太公冢當從周今在咸陽東北二十里而史記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十里按田和亦稱太公或是和誤爲尚耳

周公旦墓

今太公望墓東有周公墓公封魯成王畱公治洛不得歸沒後所謂成王命葬于畢從文王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按周墓自文王而下如皇覽程大昌說在渭南則今在咸者皆疑矣

秦白起墓

白起賜死杜郵蓋坑趙降卒之報也史云出咸陽西門十里今在咸陽東五里蓋秦城在東有墓焉周垣廟貌之廟有碑自唐已云增修按史稱起死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豈至今耶

漢戚夫人趙王如意墓

戚夫人趙王如意母子酖而猶得有墓近長陵當是葬由惠帝

漢張良墓

長安志留侯陪葬長陵相去五里今在咸陽縣東北三十六里而史記云留侯死並葬黃石注引括地志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與留城相近豈辟穀後故不死作疑冢邪洋縣西四十里有子房山相傳良辟穀處

漢蕭何曹參墓

漢宮門凡以司馬名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皆有司馬東觀漢紀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盖長陵城內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故亦曰司馬門西北二里許又有曹參墓二人代相何立法參守之並葬長陵宜也城固縣志曰東北三里耶鄭村有何墓漢中府志曰何墓在城固西二十三里未知孰是

漢張敖墓

據關中記敖墓在安陵東墓上作五岳之像人謂五岳冢長安志圖在安陵東北史記正義云魯元公主墓在咸陽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咸陽或謂渭城又云張耳墓在咸陽東三十三里今傳有趙王墓在安陵西墓傍有小冢八豈是耶姑取志圖與咸陽新圖志之

漢張敖墓

漢周勃墓

勃封絳侯食邑絳絳今絳州按史勃就國後薨今有墓在長陵西北

漢馮唐墓

馮唐趙人父徙安陵子遂又得入爲郎今墓在平陵或是

楊雄墓

楊子雲仕王莽剸秦美新貽譏千古及死乃有負土作墳若侯巴者塚號曰玄冢今猶存在咸陽東北安陵阪上

華胥氏墓

華胥氏蓋上古國君外紀云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羅泌又云于胏山得華胥之封胏山恐卽浮胏山

尊盧氏陵

羅泌路史稱尊盧氏在伏羲後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也在縣西一名覆車山又云于藍田得尊盧之埰

秦昭襄王冢

自酈以西在秦皆芷陽故曰昭襄王葬芷陽今在白鹿原實藍田縣地去縣北四十里白鹿原今又半入咸寧界也又昭襄王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徐廣曰在霸陵今在縣西

漢臨江王冢

王孝景帝故太子廢爲王無他失德徙坐以侵廟壖垣竟死蒼鷹之手及葬數萬鸞爲啣土置冢百姓憐之冢在藍田縣東三里

唐李玄通盧鈞墓

玄通守定州死劉黑闥墓在藍田蓋通家于此或常歸葬盧鈞家范陽入爲太子太師卒今葬藍田與玄通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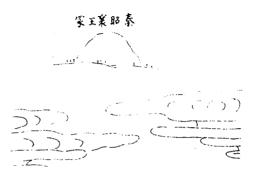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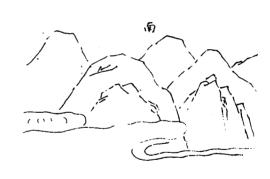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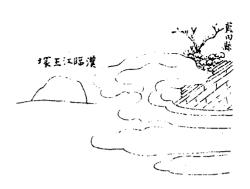
南

藍田縣

唐蘇珦墓

唐蘇晉墓

唐蘇珦蘇晉墓

珦晉父子本藍田人珦能不阿武后晉亦進忠玄宗史頗稱之今有墓在藍田北三里

周幽王陵

周幽王陵

王嬖龍漦之妖死于犬戎可謂殲于戲矣陵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高一丈三尺周三百步西京雜記云廣川王發幽王冢及羨門多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尺餘見百餘屍縱橫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猶有立者豈兵亂後聚而瘞之乎

秦始皇陵

始皇令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隷七十二萬人治酈山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以人魚膏爲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俗呼秦王地市又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輙射之懼洩其事盡閉匠者壙中后宮無子者殉葬甚衆未幾項羽發之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關東盜賊銷鎔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㓕吁可戒矣

漢太上皇陵

前漢書高祖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縣師古曰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及崩葬其北原上名曰萬年陵因建萬年縣置長丞今在臨潼東北七十五里陵西又有昭靈后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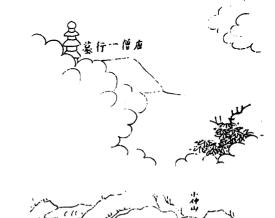
漢馮衍墓

臨潼志云縣東十四里有馮衍墓按後漢書衍京兆杜陵人有奇才羇旅州郡逼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注曰衍墓在新豐縣西四里今新豐去縣二十里正其處也

唐段秀實墓

秀實手擊朱泚雖不克然足以褫賊魄矣死謚忠烈墓在臨潼縣西南十三里墓東有祠千載後猶凜凜也

唐僧一行墓

一行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撰開元大衍曆經卒謚大慧禪師玄宗御製文書碑出內庫錢爲起塔于銅人原後幸溫湯過塔前駐馬徘徊今臨潼縣西南有一行塟塔在灞陵東北十五里

唐宣宗貞陵

宣宗欲易樹子付託羣小大行時非王宗實入視幾有易牙之禍矣懿宗即位葬貞陵陵在小仲山去涇陽縣西北六十里

唐德宗崇陵

德宗葬嵯峨山麓在涇陽縣西北史云王后祔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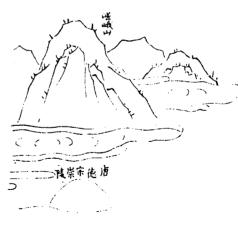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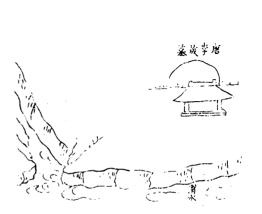
按帝初用盧杞趙賛稅間架除陌錢召民愁怨又徵師日滋朱泚乘釁作逆既走奉天復奔梁州非得李晟渾瑊唐祚盡矣及還長安猜忌如故寵宦者竇文場任佞幸裴延齡始終以杞爲忠慎而陸贄擯矣進奉羨餘充牣大盈幾易太子賴李泌苦諫而免崩時太子疾遺詔出倉卒山陵備禮幸也

漢第五倫墓

范曄謂倫峭覈爲方睎諸寛厚然亦以歷事明主故得用功名終賜秘器衣衾葬清谷口在涇陽縣西五十里

漢景帝陽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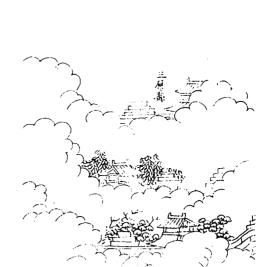
史記注黄圖云陽陵闕門四出神道四通其地在涇渭間去高陵西南三十里漢書注陵東有王后陵

唐李晟墓

天生李晟爲唐社稷也封西平郡王卒謚忠武葬今高陵西南十里有碑裴度撰柳公權書過者無不軾之矣

唐太祖永康陵

唐太祖永康陵

高祖神堯大父諱虎仕魏封隴西郡公周追封唐國公神堯武德初追尊爲太祖陵曰永康開元中詔置官陵戶今在三原縣北四十里

唐高祖獻陵

唐高祖獻陵

帝陟于貞觀九年遺詔園陵務從儉約太宗欲依漢長陵故事從厚葬虞世南房玄齡等議遵顧命從之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

陪葬妃一公主一

楚國太妃萬氏　館陶公主

陪葬諸王十六

河間元王孝恭　襄邑恭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嘉

彭思王元則　道孝王元慶
鄭惠王元懿　虢莊王元鳳
鄧悼王元亨　徐康王元禮
滕王元嬰　鄧康曰元裕
魯王靈夔　霍王元軌
江王元祥　密王元曉

陪葬功臣七

并州總管張綸　營國公樊興
平原公王長楷　巢國公錢九隴
刑部尚書劉德威　刑部尚書沈叔安
譚國公丘和

唐敬宗莊陵

昭愍擊毬酣酒賜內侍服色無節狎暱羣小弒于宦監劉克明等年才十八耳其不亡唐幸也葬亦曰莊陵在三原縣西北五里

唐武宗端陵

帝委任李德裕制河北三鎮如蓮之掌澤潞反側取同拾芥何特達也第日信方士服不死藥以致傳生才人王氏于其未疾前已獨憂之而又能以身膏螻蟻故宣宗即位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

唐臧懷恪墓

墓在三原縣北原上按懷恪仕唐與子希讓頗有戰功兄弟子姪乘朱輪拖珪組甚盛然亦以顏魯公爲撰書神道碑所謂附青雲之士聲施後世也

唐李國貞墓

唐書稱國貞以辦吏清白守法觀察糾州糧盡爲
亂軍所殺葬三原北原上權德輿爲撰碑銘

漢武帝茂陵

帝雄才大畧然征伐四夷信任方士禱祠土木之役興
墻鐵平準之法容民窮盜起幾成大亂末年一詔休兵
息民遂以善終葬茂陵在興平東北十七里陵崇十四
丈廣百四十步過漢諸陵貢禹謂多瘞藏不復容物病其
侈也武帝既葬茂陵園自婕妤以下上幸之如平生又吏告民盜用乘輿物按其題是茂陵明器鄠縣又有人買得玉杯亦茂陵中物吏問之說帝人形如先帝第又見形謂陵令薛平奈何人入上吾陵唐刀劍推問果然然亦異矣

漢公孫弘墓

公孫弘齊菑川薛縣人六十餘始遇七十爲丞相史譏其希人主意挾詐報怨然且爲汲長孺所斥及死亦葬興平當茂陵西南

漢衛青墓

衛大將軍青旣貴尚平陽公主元封五年卒合葬茂陵東二里帝爲之起冢象盧山其君臣遇合大都以戰勝爲能千秋萬歲後魂魄猶相依也

漢霍去病墓

驃騎于戰獨烈故能暴起貴踰衛青及死帝尤悼之爲冢發屬國玄甲軍象祁連山今呼去病冢在衛青冢東石人馬猶存師古曰與青冢俗呼雙冢

漢霍光墓

霍光在昭宣間有社稷功卒葬茂陵東南禮儀器物皆如乘輿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夫人顯更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今獨墓存

漢馬融墓

馬融茂陵成懽里人今墓在興平西南三十里平原中俗謂馬連冢融大儒而草奏李固獻西第頌媚大將軍又有傳其忌而欲殺鄭玄者槐里一丘寧無遺訾焉

漢李夫人墓唐楊貴妃墓

漢李夫人唐楊貴妃皆葬今興平縣地李以倡楊以滛皆能禍國而楊尤爲烈乃寥草帷神襪錢土粉人尚艷言之何也

周王季墓

鄠即周豐邑按文王生于岐周伐崇後始作邑于豐則自太王及王季皆居岐州不他徙而史記皇甫謐云王季葬鄠縣之南山今在鄠西三里距南山十餘里

老子墓

水經注曰就水北經大陵西俗謂之老子墓在盩厔縣東南老子爲柱下史適西戎于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有冢可也今就谷吾老洞中有石函云老子頭顱藏焉聞開視之人畜皆災抑獨何哉

漢金日磾墓

一統志云墓在下邽城東南雍大記云即渭南縣地縣志云昭帝以日磾有匡輔功封秺侯賜陂地數千畝于下邽薨賜冢地于下邽陂諡曰敬侯後人稱其陂曰金氏陂考漢書云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何也

漢蔡順墓

順汝寧人在西漢末避亂遯居于渭南遂葬焉按汝南先賢傳順事母至孝今墓碑爲元田遠撰志謂在縣東關街南五指山下今移在酒水西

唐王忠嗣墓

唐書忠嗣鄭縣人蓋其時地屬鄭今墓在渭南縣廣鄉原道南神道碑元載撰王縉書有縣令蕐之湭西

唐白居易墓

樂天與其弟行簡敏中三墓在渭南縣北紫蘭村樂天自爲墓志舊有碑今泐而裂矣

宋寇準墓

渭南志寇萊公墓在棠村里仕原之麓蓋公初生地也有祠去縣北五十里

唐太宗昭陵

陵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初貞觀十八年詔營山陵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乃鑿山西南七十五尺爲玄宮旁巖架棧道繞山達玄宮門及葬文德皇后帝自爲文言薄葬以止盜賊之心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開國之主規模宏遠哉

陪葬宰相十三

中書令馬周

中書令崔敦禮　司徒英國公李勣 英公總章
元年卒諡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及葬高宗臨送
慟哭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
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　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
之功
舊唐書衛公薨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諡
景武先是靖妻卒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
闕象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
右僕射虞國公溫彥博　右僕射宋國公蕭瑀
右僕射申國公高士廉　右僕射梁國公房玄齡
玄齡當國任公竭節疾甚帝命鑾輿以便候問
親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年七十一諡曰文昭追
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　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
徵諡文貞夫人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以品禮儀
物非徵志乃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
苑西樓爲文勒碑　高陽公許敬宗
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　如晦疾篤上親幸其宅撫
哭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之流涕賜物千段薨上
作郎虞世南爲製碑文　徙封萊國公諡曰成詔著
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
丞郎三品五十三
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　吏部侍郎馬載
戶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衛尉卿齊國公房仁裕　禮部尚書張俊胤

國子祭酒孔頴達　禮部尚書孔志亮
工部侍郎孔恵志　散騎常侍褚亮
祕書監永興公虞世南　工部尚書閻立本
吏部尚書姜晦　中書舍人杜正
殿中監唐嘉會　學士姚思廉
衛尉卿魏叔王　光祿卿姜遠
祕書監岑景清　宗正卿李芝芳
光祿卿房光義　衛尉卿房光敏
子閬州刺史誕
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寺卿竇庭蘭
金州刺史盧眞松　天策府記室薛收
宗正卿段綸　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璿
贈吏部侍郎安康伯太史令薛續
銀青光祿大夫李震　洪州刺史吳黑闥
晉州刺史裴藝　寧州刺史竇義節
衛州刺史蕭業　吏部郎中馬頠
幽州都督平元公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
臨淮公李規　琅琊公李玠

常山公李清　千金公李俊
中山公李琚　汝州別駕房佐
清道率房田　江夏郡王道宗
夔國公劉洪眞　雍州長史李弼
特進觀國公楊仁恭　原州都督史幼腰
陝王府司馬譙　芮國公豆盧行業
西平郡王李琛　蘭州刺史建寧公李安
南都督姜簡

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

大將軍薛國公阿史那忠
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
右驍衛大將軍嘉川公周護仁
鎮國大將軍丹陽公李客師
大將軍鴈門公梁建方
左鎮衛大將軍虢國公張仕貴
左武衛大將軍翼國公秦叔寶
大將軍周國公鄭仁泰　益州都督王愔
輔國大將軍劉弘基　武衛大將軍申進達
孫武達　丘行恭　阿史那　什鉢苾
金吾大將軍梁倣　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
監門大將軍仇懷古　大將咄芝
大將軍蘇光熱　漢東公李孟常
光祿大夫芮國公豆盧寬　大將軍尉遲寶琳
大將軍阿史那道眞
左武衛大將軍天水郡公丘行恭
金紫光祿大夫賀蘭整　大將軍張大師
冠軍將軍許洛仁　大將軍張延師
大將軍瑯琊王鉼　大將軍史大柰
左武衛大將軍懷德縣公牛伯憶
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
右屯衛大將軍金水郡公姜確
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　大將軍公孫雅靖
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眞　大將軍史奕
大將軍李嵓　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右監門將軍龔善　左金吾將軍房先忠
內侍將軍張阿難　橫野將軍都督抜野鉄

都督渾大寧公史氏祔　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于闐王尉遲母阿史那氏祔
將軍仇務薦
右武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
將軍薛仁靖　右監門大將軍賀拔儼
將軍曹何道　將軍楊思訓
將軍元仲父　將軍豆盧承基
將軍解斯正貴　將軍徐定盛
將軍康平　將軍段志玄
將軍薛萬鈞　將軍元思賢
將軍李承祖　中郎薛承慶
右郎將尉遲昱　左郎將姜昕
中郎將段存爽
諸王妃嬪公主及諸蕃君長擒伏歸和者不載

唐肅宗建陵
天寶之亂肅宗庶幾中興然任宦者爲觀軍容使
致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與
唐相終始亦失策矣崩葬建陵在醴泉縣北三十
里武將山貞元中修葺陵寢獻昭乾定泰橋元七
陵各造屋唯建陵修葺而已有陪葬功臣郭子儀
另圖

隋高熲墓

高熲有文武大畧爲隋文忠臣幾死宮中之譖而又欲以忠諫忤楊廣遂坐誅諸子流徙墓在醴泉縣東三十里

唐郭子儀墓

汾陽以身繫唐社稷安危四十餘年八十五薨贈太師謚忠武陪葬建陵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詔特加十尺及葬上御安福門哭送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也

漢四皓墓

四皓隱商山沒遂葬焉三冢相連一冢少遠傍多

練子樹去商州西五里有祠長安志圖咸陽有四

皓墓非是

唐王仁皎墓

仁皎唐玄宗后父封祁國公卒其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用竇誾例築墳五丈一尺宋璟蘇頲以爲准

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上從之墓在同州南十里

宋鄭驤墓

宋史驤廣信玉山人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金將婁宿犯同州城陷驤投井死謚威愍詔賜廟愍節今其墓存在州西北二里

唐嚴譔墓

譔朝邑人高宗時居喪廬墓武后以譔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來俊臣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常侍今朝邑縣長春宮南有墓

長春宮

程嬰公孫杵臼墓

兩人先后爲趙孤死並冢室也史記正義曰河東趙氏祀先人别舒一座祭二士河東與韓城隔一河墓或是在縣南二十里縣志又有題趙武墓詩然不可攷

漢司馬遷墓

太史公龍門世家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墓因號司馬坡有祠東向洪河懸崖古栢森森過者想見其生平奇瑰矣

倉頡墓

倉頡生而能書及長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楊用修云倉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左馮翊今耀州者爲是按皇覽云倉頡冢任利陽亭南高六丈聞人牟準作衛覬碑云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今在白水縣東北八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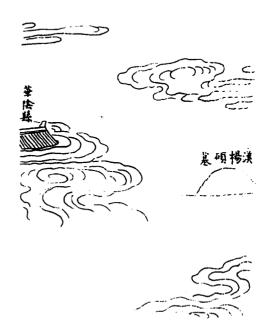
周鄭桓公墓

公名友宣王庶弟按史記索隱鄭縣屬京兆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宋忠曰棫林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卽今華州墓任西郭

唐郭曖墓

曖汾陽王第五子也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襲代國公墓在華州西南十里半山中

漢楊碩墓

碩諳天文隱居華山知漢高帝當興八子皆從征伐名喜者斬項籍有功封侯碩獲封見漢書功臣表今墓在華陰縣東五十里

漢班超墓

華陰縣

漢班超墓

定遠侯其先扶風人而一統志及通志皆謂超墓
在華陰今存去縣西二十里

漢華佗墓

華元化爲人醫多奇咳獨不爲曹操除頭風竟收
死獄今墓在華陰西五里通志云華陰人後漢書
三國志皆曰沛國譙人

秦王猛墓

景略苻堅之孔明也然瀕死猶諫堅使不以晉爲念此豈須臾忘晉哉時未可也今墓在華陰縣西三里

唐烏承玭墓

承玭開國公重胤父有軍功與兄承恩謀殺史思明未果李光弼以詔拜冠軍將軍封邑化郡王貞元十一年薨華陰縣告平里墓存

宋陳摶墓

陳摶亳州人唐長興中曾舉進士不仕及聞宋藝祖受禪乃隱武當山后至華岳雲臺觀高臥不起殁于張超谷石室中相傳僊去蓋託而逃焉者遺骨爲道士時出乞施嘉靖中直指姚公一元葬之玉泉院蘇公志皐作記

女媧氏陵

女媧陵在潼關東門外三里黃河北岸唐天寶初[?]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中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故相傳曰風陵堆或曰女媧墓在山西趙城縣此黃帝相風后墓莫可考

漢楊震墓

震畏四知禪匡時政而譖于樊豐等慷慨飲酖命以雜木爲棺布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太守移良奉豐旨留停露棺道側歲餘乃得改葬華陰潼亭有大鳥高丈餘集柩前悲鳴淚下葬畢飛去今墓在潼關西七里

唐睿宗橋陵

舊唐書睿宗葬橋陵在蒲城北三十里豐山周四十里前襟浩泉之水

陪葬太子三

惠莊太子　惠文太子

惠宣太子

陪葬公主三

金山公主　凉國公主

鄎国公主

王禮孜又有
節愍太子重俊
金城公主
城安公主

宜城公主
長寧公主
安定公主

唐讓皇帝惠陵

讓皇帝玄宗兄寧王憲也讓立玄宗尭尊爲帝俗稱其陵爲唐讓冢在蒲城縣西北十里

陪葬諸王三

鄭王筠　嗣寧王琳　同安王珣

陪葬公主三

蔡國　代國　霍國

唐玄宗泰陵

唐玄宗泰陵

玄宗開元之政幾致太平天寳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祿山反叛天子出奔無足錄者初帝謁橋陵見金粟山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後創寢園葬

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

陪葬一

贈揚州太都督高力士

唐穆宗光陵

唐穆宗光陵

當是之時再失河朔閹官用事小人雜進無足錄者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有唐穆宗光陵宋開寳間曾經修葺諸陵廟立碑今毀

陪葬太后二

恭懿王太后

貞獻蕭太后

唐憲宗景陵

元和英斷庶幾唐室中興惜服金丹過當有閹豎之逆耳葬景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

陪葬后妃三

懿安郭太后　孝明鄭太后　王賢妃

賈大夫墓

左傳稱賈大夫惡娶妻而美者蒲城在周爲賈國縣西南十八里賈曲鄉有賈大夫墓

唐魏謩墓

謩文貞公徵五世孫讜言無所畏避宣宗稱其綽有祖風爲令狐綯所忌罷之今有墓在蒲城縣南十五里

唐李思訓墓

蒲城西十五里有思訓墓唐雲麾将軍也墓碑北海大守李邕書

唐令狐整令狐熙令狐德棻墓

整子熙熙子德棻仕周隋唐間德棻撰後周書傳
于世墓在耀州西北三里

唐令狐整令狐熙令狐德棻墓

耀州

唐中宗定陵

帝不能鑒殷以致韋氏之亂幾亡唐室崩葬富平
縣西北十五里曰定陵

唐代宗元陵

代宗時閹尹用事藩鎮陸梁雖平亂守成僅中主耳陵曰元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葬時以德宗生在干轀輬車移指丁未問德宗問之有司以對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改轅直干而行

唐順宗豐陵

帝爲太子病風且瘖嗣位改元永貞八月禪憲宗崩葬豐陵今在富平西北五十里金甕山韓愈豐陵行欲言非讖知何如病其侈也

唐文宗章陵

文宗陵曰章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八里天乳山帝親宰輔慨然思治而制于中官終不能振至以周赧自比夫在不明與不斷也

秦王翦墓

在富平縣東四十里道賢鎮墓左六冢俗傳爲六國圖書圖書非可葬者或其子若孫耳每六月朔望墓若海市狀城郭依然車馬交錯異也

唐符令奇墓

在富平縣南三十里薄臺川其子輔國將軍璘從葬

唐李光弼李光進墓

光弼才位幾與汾陽齊封臨淮王謚武穆墓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墓碑神道碑顏眞卿書祠旁即光進墓兩冢相望焉

唐賈島墓

在富平縣東三十里大賈村墓碑柳公權書今不存

唐高宗乾陵

高宗荒淫惑于武后致牝雞晨鳴幾移李祚猶與武氏合葬乾陵在乾州北十里古梁山之巔按唐書后崩議合葬嚴善思爭之不能得俗呼武后陵豈后盜竊柄千載下遂無高宗乎陵上刻諸蕃酋長各肖其形並刻名姓今猶有存者又有于闐國進無字碑

陪葬太子諸王公主九

章懷太子賢　懿德太子重潤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邠王守禮　義陽公主
新都公主　永泰公主
安興公主

諸臣

特進王及善　中書令薛元超
特進劉審禮　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
左僕射楊再思　左僕射劉仁軌
左衛將軍李謹行　左武衛將軍高侃

唐僖宗靖陵

僖宗當唐室之衰專事遊戲委政閹尹黄巢犯闕出走興元唐之亡必矣二十七而崩葬靖陵在乾州東北十五里

唐狄仁傑墓

梁公于唐有洗天浴日功卒葬乾州北門外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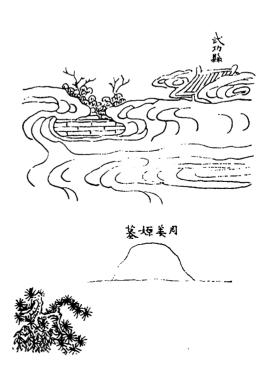
許當乾陵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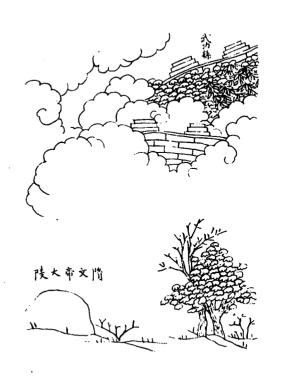
唐桑道茂墓

道茂有神術嘗謂奉天有天子氣後德宗果幸奉

天道茂隨行死葬乾州南門外有神道碑存

周姜嫄墓

姜嫄高辛氏元妃是生后稷詩謂封稷于斄而說者謂主姜嫄之祀墓在武功南門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武功古斄國也或謂葬邠州非是

隋文帝大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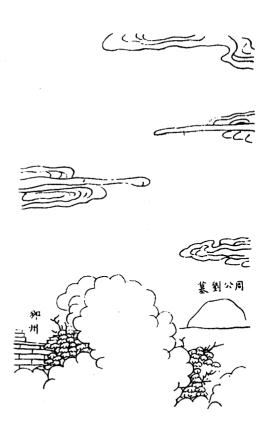
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時原高五丈周數百步隋書本記與獨孤后同墳異穴通志載文帝陵于武功復載高祖陵于扶風豈一帝兩陵乎

漢蘇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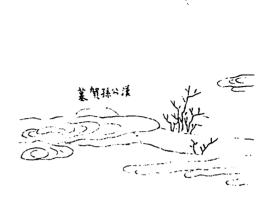
郡國志武冢在好畤縣東三十里按長安志好畤縣不常所置漢縣在奉天界今在乾州東七里晉縣在舊縣南二里唐縣在州西北六里宋元因之今併入永壽則武墓在武功縣東三十里守節鄉者近是韓城縣亦有武墓非

唐蘇頲墓

許公冢在武功縣西南十五里新寨南有公神道碑張說譔公冢名賢輩出獨公遺丘在焉他壟莫可辯也

周公劉墓

公劉承不窋之緒竄戎狄間始遷于豳史記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則公劉墓或是在邠州東九十里

漢公孫賀墓

武帝時丞相多坐事死及賀拜相泣不受印綬然不能制其子敬聲驕奢而欲捕朱安世以贖不能免安世之告宣其死也墓在邠州西南三十里今慶陽府亦有賀墓

漢鉤弋夫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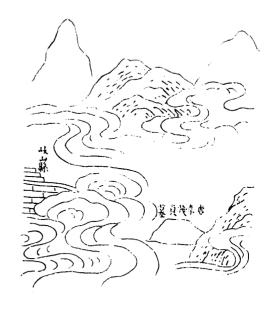
武帝將立弗陵乃賜趙婕好死謂左右曰自古國家所以亂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乎昭帝即位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爲雲陵縣今在淳化縣北三十里列僊傳夫人右手拳曲武帝披之得一玉鉤故名其宮曰鉤弋宮及改葬棺內但有絲履三秦記又曰婕好失寵居甘泉宮三年不返死遂葬之也

秦穆公冢

應劭云公與羣臣飲酣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中行鍼虎許諾公薨皆以殉國人爲之賦黃鳥按秦舊都雍雍今鳳翔府史記穆公卒葬雍皇覽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括地志三良冢在岐州雍縣則是殉葬異冢今鳳翔府城東隅有穆公墓城外三里有三良冢水經注祈年惠公故宮孝公改橐泉劉向言穆公葬無丘壠處惠孝無由起宮祖宗之墳雍錄引之謂世遠難究其的矣

唐李茂貞墓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以討黃巢功賜姓名僖宗光啓中爲鳳翔節度使據有其地昭宗時兩舉兵犯闕後以入朝封岐王雖曾拒朱温非其敵也至後唐國除墓在岐山縣東五里存之以爲無將者戒

晉皇甫謐墓

謐性貞素號玄晏先生疾篤命他物不得殉惟孝經一冊不封不樹惟欲速朽蓋其志也墓在寶雞縣北十里

晉皇甫謐墓

漢馬援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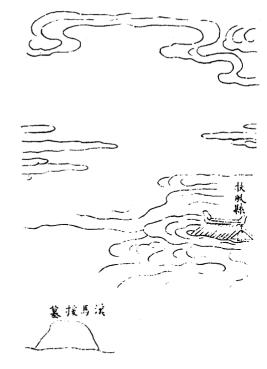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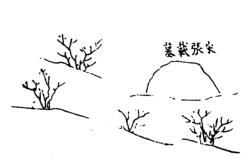
伏波將軍扶風茂陵人以薏苡得譖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後寃白乃得葬在扶風縣西南八里

漢魯恭墓

本傳恭性謹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年八十一卒于家恭冢在扶風平陵平陵今屬咸陽在漢屬右扶風郡今墓乃在扶風縣北四十里

漢班固墓

固世家扶風續父漢書有功于世今有墓在縣東二十里一統志通志俱未載

宋張載墓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按本傳載與有司議禮不合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墓在郿縣東南橫渠鎮淳祐元年封郿伯今從祀孔子廟庭

漢張騫墓

史記騫以使通大夏封博望侯其後通烏孫為大行卒益都耆舊傳騫漢中城固人城固志曰墓在縣西五里漢中志曰在城固縣東二十三里

漢李固墓

後漢書曰固南鄭人謝承書曰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于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有董班者事固聞固死奔赴哭泣盡哀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之許送喪到漢中赴葬今墓去城固縣西三十里唐韋臯作碑今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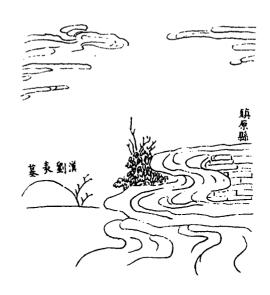
漢諸葛亮墓

武侯遺命葬定軍山為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中書郎向充上表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鍾會入寇至漢川令不得于墓所芻牧樵採今在沔縣南十里

漢馬超墓

沔縣東三里有超墓按漢建安五年諸葛武侯軍至沔陽親詣墳所設祭今名馬塲

漢劉表墓

述征記表冢在高平郡子琮以珍香數十石置棺內晉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里懼不敢犯今墓在鎮原縣西後漢書高平縣屬安定郡今當屬鎮原而據典略曹公在宛先主過辭表墓涕泣而去表墓又當在荆州矣今襄陽府東有表墓

周密康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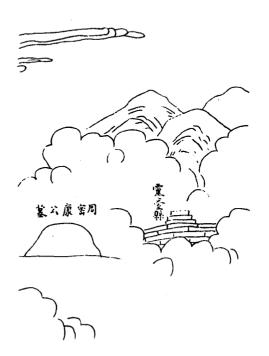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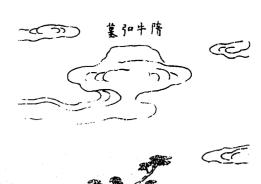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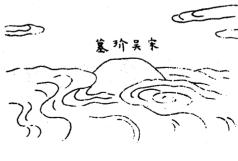
靈臺縣西五十里有密康公墓共王游于涇丘密康公從章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隋牛弘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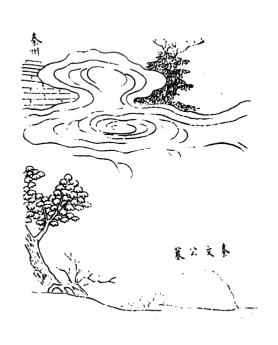
弘仕文帝能秉百王損益成一代典章史臣比之叔孫通是矣及煬帝世綢繆省闥無所救正其所短也從幸江都死歸葬安定今墓在靈臺縣南五里靈臺舊屬安定郡

宋吳玠墓

玠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水洛城因徙馬保川陝共五十六州其功偉矣紹興已已薨于軍上震悼輟朝贈少師卹典加厚其弟璘與諸子奉柩歸葬于先塋之次今在靜寧州南水洛城北原

伏羲陵

帝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帝都宛丘華胥在藍田宛丘今河南陳州成紀秦州也秦州有帝陵在州北四十里三陽寨媧牛堡史記云伏羲葬長沙邈不可辨而秦安縣有畫卦臺龍馬洞則秦州者

秦文公墓

一統志云秦文公墓在秦州積麥山下按史記文公卒葬西山皇甫謐曰葬于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是寧公亦云葬西山括地志謂墓在岐州陳倉縣

漢李廣墓

廣隴西成紀人自剄死軍中今秦州即成紀廢縣州南二里有墓或歸葬耳

周不窋墓

不窋失官竄于戎狄建公劉始遷豳北地在春秋時爲義渠戎國故不窋墓在慶陽府東三里

漢傅介子墓

史記傅介子北地人師古曰北地義渠人北地在春秋時名義渠今安化縣西七里有介子墓

黄帝陵

帝之母附寶之初野見大電遶北斗樞星感而懷孕生帝于軒轅之丘即今河南新鄭縣境國于有熊即今河南新安縣長于姬水故以姬爲姓合符于釜山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以兵爲營衛按封禪書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髯迎帝帝乘而去百辟莫能從抜髯墮弓獲衣冠而葬而應劭謂臣子不敢斥言葬帝故曰葬衣冠羅泌謂衣冠善世之具民于黄帝無所見姑假喻言之也今

黄帝橋陵在中部縣北五里橋山山多栢以萬計

秦扶蘇墓

扶蘇墓有四一在臨潼縣藥水村一在平凉府東一在寧州西一在綏德州城中按綏德古上郡扶蘇監蒙恬軍處賜死葬綏德地有嗚咽泉當是又有蒙恬墓在州城西南一里

關中陵墓志附録

西安府

咸寧縣　長安縣

秦陵

長安志圖云大明宮城北十里許唐禁苑也近漢城東大陵十餘蓋是秦陵考史記秦本紀分土邑之秦在今隴西文公收地至岐死葬西山德公初居雍至孝公始都咸陽孝公葬弟圉弟圉不可考當與獻公葬躍圉不遠皆在雍以西惠文王下乃葬咸陽芷陽今其冢皆可考秦陵之說恐未是

周杜伯冢

在長安下杜城東南杜預曰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今不可考

皇子陂

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冢陂上故名皇子陂皇子不知爲何人不可考

秦樗里子墓

在長安故城中史記樗里子秦惠王弟卒葬渭南章臺東謂人曰后百歲當有天子宮夾我墓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今無摴里墓

漢竇嬰冢

水經註故渠又東逕魏其侯冢南似在今咸寧臨潼二縣地不可考

漢衛思皇后陵

衛思后宣帝母也葬咸寧東南桐栢園關中記云帝父曰悼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衛皇后曰思后以倡優雜妓千人樂思后園故又謂之千人聚

秦二世冢

二世葬宜春在萬年南三十里不可考

唐撥川王墓

遊城南記萬年縣趙村北原上有撥川王論弓仁墓弓仁吐蕃贊普族也聖曆年統吐蕃七千帳降唐累有戰功死贈撥川王張說爲碑今已毀仆字無存者

咸陽縣

秦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
史晢云在雍州咸陽縣皇覽謂周文王陵是悼武
冢不可考
漢孝惠張后昭帝上官后
張后合葬安陵不起墳上官后合葬平陵西北二
里今不知處
漢傅太后廢陵
王莽發毀之毀時土崩壓殺人甚衆后積土猶高
謂之增阜當在延陵東
周八士墓
周八士恐出傳會
漢七妃墓
七妃墓相連疑漢宮中從葬者在馮唐墓東不可考
魏周惠達墓
周豆盧恩墓
近咸陽人掘地得二墓碑見存
唐僧不空墓
在窰店墓前有寺有塔銘開元間刻不具圖

漢婁敬墓
鄠縣亦有婁敬墓未知孰是
武后父母墓
號順陵石人馬猶存碑極大今毀不具圖
契苾明墓
在咸陽北原明何力子仕武后至大將軍有碑尚
存不具圖
唐元稹墓
按白居易志葬咸陽縣洪瀆原從先兆今不可考
唐王方翼墓
方翼死崖州墓在咸陽近康陵似不可考
高陵縣
姚萇姚興墓
萇在縣西北十里號原陵興在縣東五里號偶陵
姚氏羌胡僭偽不具圖
漢李蔡先墓
在陽陵前高陵志謂爲李廣今按史記漢書廣從
弟蔡爲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

三項頗嘗得鉅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畆葬其中下獄自殺當是李蔡自葬其先人訛為廣廣隴西成紀人今自有墓在秦州或是見前圖

涇陽縣

漢鄭朴墓

涇陽有谷口鎮又有鄭泉遂傳子眞墓在鎮民居中無封土可識且褒中亦有谷口姑闕之

藍田縣

戰國荊軻墓

長安志藍田縣有荊軻墓同州郃陽縣亦俱有荊軻墓蓋凡三墓軻以匕首入秦刺秦王不中斷股后恐不得收葬而張茂先記荊軻字次非周日用云嘗經荊將軍墓與羊角哀冢隣其地在苑陵之源羊角哀見列士傳云角哀與左伯桃併糧于楚伯桃死角哀葬之梁山下伯桃見夢曰與荊將軍墓鄰每與戰困迫望借兵于冢上相助角哀自刎從之倘所謂荊將軍別一軻耶何墓之多也

興平縣

漢何武王嘉二冢

三秦記何武葬北芒薄龍坂西京雜記云去王嘉冢一里北芒即今興平北原東西亘咸陽武功也通志載王嘉冢曰在興平東北十里據此則二冢正與茂陵近但武以南陽博望鄉為國就國后卒不知何以葬在此嘉死長安墓或當然然皆不可考

漢原氏阡

漢書京兆尹曹氏墓茂陵曰京兆阡原陟自以先人墓僉乃大起冢舍號南陽阡人不肯謂之原氏阡今不知其處

漢丁蘭墓

蘭刻母事出孫盛逸士傳云張叔妻借物木人不恱語近不經不具圖

臨潼縣

秦王子嬰冢

在縣東二十里新豐鎮亡國之餘不具圖

渭南縣

西魏孝武帝冢
長安志在渭南東南里廣鄉原崇六丈周一百二
步石人虎尚存據今乃在東原郭許里田村之東
志又于富平載后魏孝武帝冢考魏書宇文泰迎
帝東陽驛遂入長安後帝殂葬本陵蓋即渭南廣
鄉原也
華州
漢東方朔墓
朔墓在山東陵縣顏魯公書碑華州西南十五里
地俗名會東方謂有人會東方朔于此嘉靖間土
人掘得一碣曰會同坊訛爲東方因云有朔墓耳
耀州
春秋公冶長墓
無考恐出附會
唐柳公綽柳公權墓
州北四十里柳家原有二墓今不存
唐孫思邈墓
五臺山有孫真人洞歲時病者禱祠之疑墓亦當
在此
富平縣
後周太祖冢
宇文泰也縣志云在鳳皇山南宋太祖初建廟于
冢前趙孚碑紀其事
魏孝文帝冢
富平東南三十里中華原上延昌公主陪葬
同官縣
秦孟姜女墓
姜女湖廣灃州人夫稱范郎始皇時從長城久不
歸姜女往城下哭晝夜不輟城崩以指血試其骨
得之負歸歷數千里至同官金山巖力竭死同官
人因就巖下爲祠即其骸塑像祀之亦大異矣以
無墓不具圖
武功縣
唐殤帝陵
縣志有隋煬帝墓隋書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后改
葬雷塘舊唐書武德五年八月葬隋煬帝于揚州

不當在武功考唐中宗長子重茂謚殤帝葬武功西原長安志有之而縣志無殤帝墓當是殤訛爲煬耳

宋將師雄墓

師雄墓碑在縣西八里爲耕者没之華表尚存

邠州

秦苻堅墓

在邠州新平寨晉書載記縊堅于新平佛寺即此

永壽縣

唐安金藏墓

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武后臨朝有誣皇嗣異謀者金藏欲明不反引佩刀自剌腹中腸出被地而仆武后大驚命醫内腸譴朿紩之閲夕而蘇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今墓在永壽縣安家空以偹官不具圖

岐山縣

周幽王陵

周幽王陵在岐陽鎮北按一統志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見前圖幽王死驪下在臨潼者良是縣志言鎮内有太王廟而志無太王冢况太王遷岐下書傳可考冢在岐陽無疑豈以太王陵誤爲幽王陵耶

隴州

周赧王墓

州志載周赧王墓在州北三十里一統志謂在湖廣慈利縣容齊續筆云其中藏古器甚多按史記赧王入秦秦受其献歸赧王于周自洛陽徙河南隴不得有墓明矣

汧陽縣

唐段行琛墓

行琛太尉秀實父也墓在縣西北七十里鳳翔少尹張增書神道碑字畫類顔魯公今存

褒城縣

戰國鬼谷子墓

漢中志曰褒城縣北五十里有鬼谷子墓黄草坪

雲霧山其寓跡云按史記蘇秦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索隱曰鬼谷地名扶風池陽穎川陽城並有鬼谷墟是其人所居因爲號耳一統志及通志于襄城未有鬼谷地名安得有鬼谷子墓耶

洋縣

漢蔡倫墓

倫和帝朝拜中常侍犯顏匡弼若儔罕見至樹麻造紙其功尤著元初封龍亭侯墓在洋縣東二十五里以官寺不具圖

唐張嘉墓

漢中志曰洋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嘉墓縣志不載止載嘉年十五遊長安與唐李泌善宰蜀之雲居有聲年二十五卒屢著威靈宋建定間刱五雲宮祠之歲歲不絕雲居亦有祠

清水縣

五代王仁裕墓

仁裕天水人與和凝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常知貢舉門生有至宰相者時稱其得人著有江西集墓在清水縣西二十里

關中陵墓志後序

人生易盡耳其不盡者獨身後之名身盡而名無所之至使後之人寄其思于一抔之土若謂藉是猶可以存古人而耳目有不能及載籍有不能傳即如皇覽冢墓記諸書已自寥寥其湮滅可勝道哉

直指新安余公于天下事無所不綜核而表章古人尤其至意故輶車所及先朝諸陵冢輒憑而弔之咨嗟遲回不能去乃光宗亦用故事歲出核諸郡縣其足跡經歷畧與公同而白楊悲風之感亦復耿耿丙午十月侍公武關偶言及此嘆息久之謂關以西古帝王定鼎地無論其他附會者即周之畢漢之壯茔唐之金粟諸山陵皆在焉世易而後珠襦玉。柙往往出人間它可知矣及今不為經紀愈遠愈湮且幾化為墟莽觀風之謂何敢以草創累君宗謝不敏復重違雅意乃出而咨之守土諸君子考之紀傳合之風昔所經見與二三子論次為圖說凡得百五十餘墓其

纍纍而不可知者不敢臆斷也嗚
呼悲矣草成上之
直指公公既筆削定為二卷爰付
之殺青氏庶幾觀者因是編以見
古人而古人藏骨之丘得永存無
恙則
直指公之澤不朽宗亦且得附以
不朽抑甚厚幸矣哉
東郡祁光宗頓首題并書

關中陵墓志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祁光宗撰光宗後更名伯裕滑縣人萬歷戊戌
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乃光宗督學陝西時於
歷代陵墓詳加考証各為之圖而係之以說其距
諸州縣城方隅道里皆備志之亦皇覽聖賢冢墓
記之流也

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一)

〔明〕葛寅亮撰

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影印明萬曆三十五年南京僧錄司刻天啓增修本

金陵梵刹志序

金陵爲王者都會名勝甲海內而梵宮最盛盖始自吳赤烏間迄於六朝梁陳所稱四百八十寺者此矣我

高皇帝宅中定鼎兵燹之餘隨爲剏

復名藍森列燦然重輝其　宸翰之昭宣規畫之頒布凡以振法乘而護學人者犂然具舉也予承乏祠曹討求故實而矻矻於去籍之覈乃廣稽博攷　御製之畀僧與法者散於全録恭繹而輯之　欽

錄集則各大寺藏本在焉更搜之
荒碑故牒中得其梗槩爲釐飭僧
規清復　賜租修葺禪宇而復慮
載籍無存無以徵信將來乃爲作
梵刹志奉　御製　欽錄二集弁
之簡前遵王章也其次以三大寺
爲綱而大中麗於最大小麗於中
棊布星羅聯絡不渙諸寺之内若
殿楹若贍產若山川若古蹟人物
若名賢韻士之撰記題詠悉捃摭
而臚列之至大藏之鐫副墨貯於
報恩琅函布於寰宇標舉其目見

端知委是藏目不可無入也而一
二寺規之條列則附之簡末爲卷
共五十有三焉予惟
高皇帝開天神聖經制夐隻千古乃
於瞿曇之教每云陰翊王度云暗
理王綱崇奬有加莫之簾墮是豈
漫無所見而然哉前代之崇釋者
多矣或未免趨於小果孰有如
聖祖之事理雙圓冥契聖諦見於闡
法諭僧云者後之載筆者莫能仰
窺萬一天祿石渠之簡閒其無徵
致問禮之家裒如充耳斯志之作

聊以備　國乘之外史王制之別
傳俾夫三教同源統一聖眞之大
經制不致湮淪無攷焉爾予輯志
甫成適請告去閱二十年復以尚
璽至乃作序弁首因緣良不偶也
玄觀亦爲作志板存朝天宮併附

及之

天啓柒年孟夏日南京尚寶司卿
前福建提學叅議湖廣提學副使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
亮撰

金陵梵刹志凡十九則

一志昉楊衒之洛陽寺記而體裁不同盖昔止述雄覩今兼飭祠政撰志之意業有殊者若資博考鏡亦竊附云

一六朝佛寺多至四百八十名況蹟滅靡得而傳無志故也　國朝定都招提重建或沿故基易其名或仍舊額更其處加以修復增置共得大寺三次大寺五中寺三十二小寺一百二十其最小不入志者百餘京城內外星散綺錯有道里迢遞有山林邃僻人跡或未涉方域或未辨郡邑史又所忽略靈谷棲霞牛首花巖寺各一乘原非備觀故輯斯志

一三大寺俱僧錄分攝如靈谷寺統中寺若干中寺領小寺若干故篇首總冠以靈谷其中分條析理絕無溷淆先以大寺總爲一卷次以次大寺爲一卷中寺無論繁多即篇目寥寂亦寺各爲一卷以便稽覽餘二大寺倣此

一畿內外俱以五城畫疆而治故寺坐落即注某城某門去所統某寺若干里惟城內止書某城及所統何地何剎

一世有代興寺隨時徙沿革何常稱名無定今考元金陵新志及應天上元江寧三志地與寺合年與代符不相

枘鑿者方始入志精求徵信以備古今興廢之林
一崇複閎麗必數名藍荒簡卑狹自居小剎故殿堂基址規摹具見增損盈缺亦復可稽因首列之
一大寺次大寺田地洲場皆出　欽賜中小寺則有常住有施捨總名公産括寺實徵籍其總數于公産之下僧不得售人不得市庶有常食云其大寺租額公費另詳別帙
一三大寺五次大寺禪堂增新飾舊俱如重刱大寺惟靈谷租饒得兼設律堂能仁獨缺亦不一例中小寺大率缺陷　賜租既無檀施多匱卽有一團蕉地何以餘衆

規制宏隘未可同日
一金陵佳麗半屬江山如鍾阜棲霞清涼雨花雞鳴鳳臺燕磯牛首而外何可臚列是惟花宮蘭若標奇占勝因志山水其間峰巖泉石卽昔著今湮者亦或謝屐郗騄曾駐其下故復不遺
一阿閣浮圖當時揷漢荒基遺像此日眠雲如是之屬古蹟斯在又若開善之閟園陵空存載籍定林之仍扁額已換林泉勝實無歸名緣附寄亦不欲掩千古靈奇託之遐覽云爾
一江左玄風相扇清言爭奥付鉢開宗間堪大德登壇豎義非乏名僧故列人物其有當時位望屈席掄鋒到處參游停車揮麈名士芳躅因附棲講之下
一寺碑僧誌遺自先朝已爲一臠搜其斷簡實類寸金至於當代撰著自匪名家難稱完璧緗袠有限未便兼収披簡以還亦爲殘馥刪綴之誚總無恤焉
一名人紀游諸篇品題江山點綴臺殿想其屐處可當臥遊因取增藻志林標奇撰杖惟涉汗漫稍置剪裁
一前代帝王卿相名流高士與法師往復尺一無慮累楮間摘數篇附之傳後其與寺無關敷詞少采悉不泛載
一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五燈會元所識名僧代不數人

人不數傳今所裒采如實誌諸傳事有徵奇文多攈實業錄其全至于參講涉歷寺無定居居無定年又如伏虎馴蛇術同魘咒譚冥記夢事類虞初未得盡述乃汰浮華用存精樸書爲傳略若祇取單隻另入人物以表其名寧譏裂錦無慚碎金矣
一諸寺前朝題詠蒐括羣書網羅百氏已蔑遺矣如南唐李公建勳宋王公安石久住金陵篇什最富惟錄其著記名蹟者已自盈楮若夫　明興建都列署三百年于茲卿尹大夫之于旄隱士騷人之芒蹻聚實以南棲霞以北幾無虛日其諸藻裁想當綺疊是編採拾止于郡

邑志所載諸未經目不暇騈羅

一序次先　宸墨尊昭代也其下文自爲類先寺中修建碑記次遊記次僧傳誌銘俱于各類中分朝代先後即前帝王製作亦與名公類編惟詩槩序朝代不分諸體不敘爵里示簡雅云

一歸併舊寺惟靈谷報恩二寺而靈谷爲多先鍾山有寺七十所宋王丞相歸併小寺于太平興國寺　國朝以興國寺爲　孝陵另建靈谷寺則興國即在靈谷且以靈谷槩鍾山矣故諸寺仍併入焉報恩即長干寺建初寺與長干相望其地皆名佛陀里建初廢掌故自宜

入長干以徵江南塔寺之始餘無可併者另入廢寺

一吳赤烏十四年爲康僧會建寺迄于六朝梁陳之際櫛比金碧爛熳極矣唐宋元兵燹圮毀之餘原野寥廓鐘聲罕聞爰檢前牒間睹遺篇載徵往志微存舊額乃另列廢寺即一傳一詩亦考年別代編爲一寺以垂徵據俾後世不泯云若夫殿堂諸款靡尋影響任其闕然

金陵梵刹志目錄

御製集　第一卷

詩

靈谷併括舊寺遺蹟附

文

傳

詩

攝山棲霞寺 次大刹　　第四卷

文

傳

詩

衡陽下院 小刹

銅井院 中刹　　第五卷

十方律院 小刹

東霞寺小刹
外永福寺小刹
光相寺中刹　第十一卷
天隆寺小刹
積善菴小刹
三禪寺中刹　第十二卷
安平寺小刹
登臺寺小刹
慈光寺小刹
無垢寺小刹

紫草寺小刹
華嚴菴小刹
廣惠院中刹　第十三卷
崇善寺小刹
文　崇善禪寺碑銘略　明南尚寶少卿夏宿
寶善寺小刹
龍泉菴小刹
隱靜寺小刹
本業寺小刹
文　本業寺記　唐僧契撫
游陽山本業寺記　明翰林學士胡廣
詩　本業寺　明顧源
普濟菴小刹
普濟寺小刹
山海院小刹
法清院中刹　第十四卷
香林寺小刹
吳讀菴小刹
許村菴小刹
多福寺小刹
文　多福寺重興記　明翰林學士錢塘倪謙

桂陽寺小刹
草堂寺中刹　第十五卷
文　草堂寺千僧會願文　梁尚書令沈約
草堂寺緣起記略　明惠州知府海陵俞經
智者約法師碑　梁王筠
傳　與草堂寺約法師書　梁尚書令沈約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梁劉孝先
詩　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梁劉孝先
草堂寺四首　宋王安石
草堂寺　明王韋
慈仁寺小刹
鳳山天界寺大刹　第十六卷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文　龍翔集慶寺碑　元翰林學士虞集
天界寺毘盧閣碑　明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
重修天界寺記略　明南吏部尚書三山林瀚

安隱寺 小刹
文 重修安隱寺碑記畧 明南兵部尚書喬宇
詩 游安隱寺 明皇甫汸
寶光寺 小刹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文 重修寶光寺記畧 明南刑部郎中何思登
詩 游寶光寺 明皇甫汸
均慶院 小刹
月印菴 小刹
文 重修月印菴記畧 明工部主事建業黄謙
梅岡永寧寺 中刹 第三十五卷
文 重開山碑記畧 明工部主事建業黄謙

永寧院 小刹
寶林菴 小刹
瑞相院 小刹
永興寺 中刹 第三十六卷
普照寺 小刹
文 普照寺重修前殿記畧 明南刑部郎平定白鑑
惠應寺 小刹
安隱院 小刹
西天寺 中刹 第三十七卷
記 西天班的荅禪師誌畧 明西天佛子國師智光

德恩寺 小刹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大慧菴 小刹
到彼菴 小刹
普德寺 中刹 第三十八卷
詩 游普德寺 明皇甫汸
碧峯寺 中刹 第三十九卷
文 碧峰寺起止記畧 明太子賛善宋濂
傳 碧峰禪師碑畧
非幻大禪師誌畧 明長史三衢金寔
永福寺 小刹

新亭崇因寺 中刹 第四十卷
文 曠野寺碑 梁元帝
觀音頌并序 宋翰林學士蘇軾
集慶路崇因寺記 元豫章沙門大訢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宋謝朓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宋謝朓
昧旦出新亭渚 宋徐勉
過崇因寺簡古曇上人 明陳沂
游崇因寺 明許穀
游崇因寺 明姚汝循
英臺寺 小刹
慈善寺 小刹
興福寺 小刹
鳳嶺寺 小刹

外永寧寺 中刹 第四十一卷

德勝寺 小刹

廣興寺 小刹

智安寺 小刹

德壽寺 小刹

永泰寺 小刹

祝禧寺 中刹 第四十二卷

天隆極樂寺 小刹

獻花巖花巖寺 中刹 第四十三卷

文 獻花巖序 明翰林編修鄞陳沂

遊獻花岩記 明南兵部尚書太原喬宇

詩 獻花岩 明錢琦

登芙蓉閣 明陳沂

宿達公房 明陳沂

宿花岩寺 明陳沂

澄江臺 明王韋

芙蓉閣 明王韋

遊獻花岩 明魯鐸

秋日遊花岩 明蔡羽

歸雲亭 明蔡羽

登獻花岩芙蓉閣 明湯顯祖

慧光寺 小刹

文 光宅寺刹下銘 梁尚書令沈約

上錢隨喜光宅寺啟 梁尚書令沈約

重建慧光寺記畧 明南太常少卿四明鄭雍言

傳 光宅寺僧正法師碑銘 梁元帝

釋法悅傳畧 高僧傳

釋曇瑗傳畧 高僧傳

與梁朝士書 梁釋曇瑗

詩 遊光宅寺應令 梁簡文帝

遊光宅寺 宋王安石

幽棲山祖堂寺 中刹 第四十四卷

傳 法融禪師傳 傳燈錄

詩 遊幽棲寺 明王韋

祖堂山 明朱應登

祖堂山 明顧源

祖堂山 明盛時泰

祖堂山 明王世貞

上巳後二日遊幽棲寺 明湯顯祖

吉山寺 小刹

永泰講寺 小刹

寧海寺 小刹

靜居寺 小刹

清福寺 中刹 第四十五卷

棲隱寺 小刹

葛塘寺 小刹

眞如寺 小刹

妙明寺 小刹

天竺山福興寺 中刹 第四十六卷

文 潤州福興寺碑 唐尚書穎川許某

後陽寺 小刹

清修院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望同泰寺浮圖　梁庾肩吾
望同泰寺浮圖　梁王訓
望同泰寺浮圖　梁庾信
臺城寺側獨行　宋王安石

善覺寺

文　善覺寺碑銘　梁簡文帝
善覺寺碑　梁元帝
善覺寺露盤啓　梁昭明太子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梁昭明太子

證聖寺

文　證聖寺舊序　金陵新志
木平和尚傳　縣志

報恩院

傳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傳　傳燈錄
金陵報恩院匡逸禪師傳　傳燈錄

報慈道場

傳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傳　傳燈錄

南藏目錄附請經條例　第四十九卷

各寺租額條例　第五十卷

各寺公費條例　第五十一卷

各寺僧規條例　第五十二卷

各寺公產條例　第五十三卷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亮編輯

萬曆叁拾伍年正月　日癸南京僧錄司刊

板貯僧錄司印行每部太史紙兩裁計玖百柒拾柒
張連刷印銀壹錢伍分伍厘粟殼面太史雙副葉綠
釘陸本連絹套銀伍分晉板僧
銀貳分共銀貳錢貳分伍厘

金陵梵刹志卷一

御製集

勅諭

授了達德瑄溥洽僧錄司

西說東來妙演無量或云不二法門斯道也本苦空甘寂寞從斯道者果若是宜其然哉邇來僧錄司首僧闕員召見任者命詢同其人各首僧承命而還不數日來告曰臣弘道等若干人前奉勅詢高僧於諸山即會叢林大衆衆皆曰惟瀾右上天竺僧溥洽京師雞鳴寺僧德瑄能仁寺僧了達東魯之書頗通西來之意博備若以斯人備員僧

錄司實爲允當嗚呼昔人有云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近者僧錄司闕員朕將以爲無人矣及其詢問乃有人焉今朕域之內慕清淨而欲出三界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泛泛者不下五七萬爾今三人不屈五七萬之下伸于五七萬之上可謂志矣可謂道矣然昔如來道備於雪嶺歸演五天妙音無量靈通上下天人會聽若斯之演聽四十九秋自是之後五百餘年流傳東土雖九夷八蠻一聞斯道無不欽崇頂禮何況中國文物禮樂之邦人心慈善易爲教化若僧善達祖風者演大乘以覺聽談因緣以化愚啟聰愚爲善于反掌之間雖有國法何制乎纍絏刑具亦何以

摝豈不合乎柳生之言陰翊王度豈小小哉今爾僧了達德瑄溥洽達祖風遵朕命則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名僧于吾世足矣往欽哉毋怠

授仲義闡教

入定于大千界裡談經于不二門中解脫爲空淸虛成性乂留心于佛教獨潛跡於禪林去就一之是非不染爾仲義居山禪伯對月詩宗抱不墮之慈悲樂無窮之淸淨乃命闡教之職用副僧録之司尚宜深究佛書詳窮禪教條分本末縷析始終俾諸僧皆悟静中之禪而無教外之失今特授爾僧録司右闡教往欽于訓宜懋爾功

授玘太朴左講經

經中知人我之相教外忩大小之乘非古刹之沙門寔東林之德士學高諸侶名動一時爾玘大朴養性得宜講經不倦持身謹戒臨事愼爲是用職爾僧官以副朝典往化釋子無怠講經尚宜以佛之覺覺人以師之業業已俾釋子有違憲章庶不負朕設官之初意也今特授爾僧録司左講經汝其勉之

授淸濬左覺義

夫僧者立身於物表以化人初不可煩以官守也然而聚廬以居合衆而食錢穀有出納簿籍有勾稽不有所司何以能治故僧官之設歷代不廢今命爾僧淸濬爲僧録司左覺義爾其往愼乃職勿怠以私使彼學道之徒安居飽食而不懈於進修以稱朕興隆爾教之意欽哉

建昌僧官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淸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脩而歷刧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旣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巳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

爲悲也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寰中之脩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脩佛道善馭僧民其方士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旣内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吏曹如敕毋怠

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主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讃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儔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説四十九秋其演也妙

備載大藏未嘗有訴逋逃於廷致慾於水火者耶況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勅奉行

諭僧純一

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王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梛子厚有云陰翊王度

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脩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倣雖不獨處窮居人皆在家爲善安得不共之清泰因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欲氣力以扶持意在鼎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巳孰不知財實既集淫慾並生況釋迦非大廈而居六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故不答特役之今朕爾行命有司資路費往尋名山悟善巳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宇可不比佛之爲道哉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在將來所以修行者磨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修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修者期驗欲疾蘇然又之心不耐巳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慾重嵬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理然自作爲定業將欲

以雜去實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歟於戲欲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萋積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泐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沈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乃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茲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泐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塲所脩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惡忿於蚖虵褻於覲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勑任持誠若是乎曾間生死也死生也云

何益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茲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爲集金帛搆是非要虛名不立實效甚蛺蝶之尋芳遊蜂之捕蕊若蚍蜉之慕腥羶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飄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咲羶味甚於蜂蟻蝶乎今之罪也在奏愆歷愆觀喜怒乘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師巳非斯身亾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廚下以足衆僧饍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致使衆僧饑虛口瀹則法司施行矣故茲勑諭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墅禪天目西遊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巳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徃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躕朕今勑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雲南僧遊方

金仙之教丼心寂寞成在苦空故修道者多棲岩屋樹落䰟林泉翫霄壤之明月吟清風於松下置身物外淪世事如太虛若是者廼修之宜之爾雲南僧修者不辭萬里之遥欲覺因緣十二若止京師而師雲南又何知天台之景兩浙之美高僧之淵藪特勅徃遊閱諸名山廓爾方寸靡爾神靈異時一歸演華言於金馬論風景於碧雞時乃道冠黙蒼神遊八極快矣哉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朗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

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刼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

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觀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過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於嶺外畫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識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靜動靜以爲

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佛之故鐫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陪不爲多減一陪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諷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智禪而云乎

敕工役囚人

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暴者命禮曹布令于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

也且刑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爲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倣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妥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

脩或云神爲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修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亾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脩者爲神而脩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來閭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欲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與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博然迷於是而

已不變矣再引道之淸虛與校之末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朋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頑肯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卽智人也

詔誥

授善世禪師詔

佛教肇興西土流傳徧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願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沈淪永彰而不滅爾具生吉祥本西域之民生而慈敏舉契善符懷如來之大法捨父母之邦衝隂埃而突瘴霧越流沙東行數萬餘程達吾斯地朕觀爾勞心願重特加善世禪師以神善道更加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繩頑禦惡相爲表裏以施行於戲佐王綱而不善理道幽微曠刼不生千古不滅願力宏深體斯之行無徃不復戒哉戒哉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卜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刼旣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禍

困地獄與鬼同處直候拂石刼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烟消化爲諸福今朶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謂闡揚化兇頑以從善啟人心以滌慾朕謂佛爲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爲佛若是而爲暗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傳被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窮昔從斯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使生者懷而死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

來西番人貢有僧公哥監藏巳藏卜乃昔元八思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奥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滌慾雖是遥聞特加爾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名當時之善人永爲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儔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論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誤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

子之道非金冊黄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虚無實爲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巳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爲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稱無瑕疵況于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于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恢國扇民特勅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盖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寳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騐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虐無非時王之治若絶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頼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

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鈌者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衡太虚察九泉之機遂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真傳其說可

爲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二清與聃共三曰三清說大羅兜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與僧悟禪如是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

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眞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不聞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汙甚於民反累宗門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遥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無飯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寥面壁以觀想爲然何故周施精舍衆口喃喃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不過釋愆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噫愚哉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以不慮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欲識西來之意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

通諸惡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顧口熟心懐惡毒歲月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却乃誦經以欲釋之可乎譬猶國之律令所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在惡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于唐宋元列聖相傳觀斯之道豈不天地者歟或曰民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其意不墮刑憲又知却乃眞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擣父凌毋者之於律諸犯者重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諷者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

闢幸望有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人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酩酊之酣撼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人然釋迦本同于人而乃

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任世應眞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生方今雖有僧間能昇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卽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于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妻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于世祿及其家貲爲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欲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爾袈裟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淸虛之境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淸風于翠微深處吟皓月于長更歲覩山嶽之青黄目百川之消長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亾非獨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之無知舍可行之道而竟趍火赴淵其天堂地獄豈不兩皆邇耶若僧之不穀兼通滿未具宿本無緣加之果惡積愆豈異俗者趍火赴淵之愚者矣爾必

欲異此道而傑爲須知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播寰中若欲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賍之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鈎于腹此其所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當深思熟慮剖决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以官未審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泯而實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官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

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而化天不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為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世人于世善獲生全者託以彝倫攸序乃為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倫而守行之不亦善乎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

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為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其聖賢之道為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窺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之今世之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為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養受人以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為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于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况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于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值秋遇嚴霜而盡槁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窩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

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冤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于隴畝商交于市廛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騭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蚊蚋之吮身無敢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報于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

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否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傷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傷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禀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遂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

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葢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葢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叙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灾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無所依者惟冤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無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卽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柰何認僧差矣

爲何盖爲聞僧善者及任持各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微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任持各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黨類私相益用非理百端寺頹而無補于前好善亦加禍焉于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差若善人欲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于力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足慕道之心所以力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頹靡疊膝禪房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之凍裂雖酷暑蚊蟲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

并使俗人見之則衣類而形橋故所以世俗耳目無所驚駭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好善者求佛雖真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不爲凡夫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源源焉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旣生旣長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沈見人之造非也如酩酊之醉未醒如中醺酣而未覺以致罪重危山愆深曠海愈墮瀰漫無由自釋佛因是而

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羣生時乃登雪嶺而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復醒睡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愆惟修善而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乃有廢道積愆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邇聞天界寺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致敬之道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于周旋不敢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舁之周旋于諸佛之前于禮未宜于勤苦不當若以今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歟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愆矣俄而有來告者昨晨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不聞鍾鼓之聲虚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瀰海于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說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遐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傷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

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邪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邪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盖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盖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

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斂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聽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巳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棄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盖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巳云何巨福之有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辨輕重分毫釐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卽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

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爲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儔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巳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爲衆僧之所以又非着象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倏然而靄恍然而靜須臾神乘龍駕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澒濛寰宇霶霈下注山川槁醒無形

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者乃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為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為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横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習僧此立為佛剎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

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樸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為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為名曰玘曰太曰樸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樸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為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厖百川東注此由太樸而至穹窿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為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騰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

徒務以奇為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隲然後獲昌所以陰隲者利濟羣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為陰隲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隲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秉大化之興尤為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為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蘤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脩花之說

僧犯戀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始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脩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序

書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矣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況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罔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矣知其退玄傳叙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繇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迹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像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途故眞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偽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謪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狀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佛其盡久必躡昂霄

而凌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欽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繁之差謬欲定眞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孤節廣漠履險隻征朝飛疑雪以迷空生逕難分夕風浩瀚走黃沙以幕川孤進前蹤冒氷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覯求深願重至勞循精遍五印之實刹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典宥罪釋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蘂香

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

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

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婬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

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雜著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遁閩陶冶空山内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佛以僧實相相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烏夜啼試問獻花眞趣處曾將心地壘泥犂縛菴以定山藤葛穩坐蒲團樂幾枚要識西來

眞實處張眸極覿巨星馳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淩烟霞而躡昂霄會王母於天京釋乃斂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刼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道盈巷而僧滿寺以百人爲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沈其一傷曰鬼神不洩機仙有屍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沈迷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此豈佛仙有無

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英俊羣然博才者衆特以二勅諭之勅以捨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皆兩圖諭由已而勅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以陳之

又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效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眞神通盛效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彜倫攸敘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刼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沈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橐之妙也亦日昇崑崙神龍洽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于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于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倶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闢至妙者隻覆西歸

飛錫長空笑談定往化兇頑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苦空寂寞忘嗜欲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道者精于儒正默論間餓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于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為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

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牛望釣於磻溪徵隱于黃冠此數賢能者未必執于本業而不為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詭語句真誠貼體孔門之學安得不為用哉

空實喻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着患逼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何之師空法外無方任再覓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閑自在肯將鐵索易龝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知必我知不識有人還是覺驀然一笑脫泥犂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任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滌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于松下對月于昊窮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于溪後山

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于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軸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為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畐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慙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靈谷寺記 文見本寺

遊新庵記 文見靈谷寺

工部侍郎黃立恭完塔記　恩寺

僧智燀牛首山庵記 文見本寺

祭保誌法師文

昔者師能出世異人性備六通景張佛教使兇頑從化善
者愈良及其終也擇地于鍾山之陽陰其宅而居之經今
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宮在邇其爲師焚修者俯而視之
因勑中書下工部造浮圖於山之左今將完成徙師於是
於戲漏盡毋生人我刧終勿墮塵埃惟師神通尚饗

祭道林眞覺普濟禪師文

惟師慧悟見機變化神妙道德高邁振揚宗風鍾阜龍蟠

炳然靈跡季春屆序爰遇誕辰明薦奉陳洋洋如在

祭左講經如玘文

嗚呼業海茲茲濟彼岸者鮮矣爾如玘駕般若舟舉楞嚴
棹建覺圓檣假華嚴風揚火集帆昨朝柁寬帆飽倏焉彼
岸噫果操舟之善耶爾如玘目風濤而有此耶今業海爾
濟舟楫猶存孰備善爾舟傲風於業海如斯濟岸孰不曰
乘爾其之舟有此之濟非獨如是其拯溺者既多朕觀營
般若之舟施普度之道豈徒然哉今也期當空相絕迹去
來所有素蓋爾其享焉

讚

毗沙門天王讚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兜鍪隆髮不見
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

蓮花菩薩讚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足躡無垢輪熾焰長輝輝四相
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讚

非宿有緣非千萬刧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空白
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讚

獅子座中花葉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去餓
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讚

室芥子眠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化被
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抵暮
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讚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目而逝餘灰

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禪海羅漢讚

爾怪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讚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策藤牀篆煙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猨猴日近蚖蛇蜿蜒倏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舃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撑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獒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淸風心翫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歟

第八

調爾心專天人詣前羣魔遂退道孰可傳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珠

第十

倚松目猿問宿有緣閒中日月鉢内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閒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龎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脩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刼人何曾動淸磬一聲幻出如夢

板的達頂相讚 二首

噫設意精專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煙檣傾舵轉問爾宿緣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紅日當天

又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瞑目神潛匿毫無餘噫快哉疊膝任爾爲愚

王亨十六羅漢圖讚

一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閻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閱浩穹頑象烟終日方寸幽閒

三

跏趺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遙蒼倚錫而息

四

討珠誦經靈虵詣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目瓶內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爲幻化

六

靜修已隹不已而誇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八

理道深心座下羣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九

怪哉尊者挽水海瀉神龍翫珠取捨般若

十

倚松目猿足下獾眠人物忘機互恍而前

十一

調鶴空山倚錫而閒形勞神靜就裏無煩

十二

顧偶而言滌徐以鮮本無塵垢志脫霞烟

十三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曠河沙

十四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五

風生草偃虎非豢犬意何大哉術出係典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鍾磬一聲忽然而醒

吳道子降聖圖讚

歷無量涉向僧神色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最不癡相以致

漏盡無礙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爲之廣寂一毫而不爲之簡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爲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問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傳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月風搖隔窓審的奚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爲定者乎

天王圖讚

披堅戴胄神驅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讚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咸蕩然無爲神通三界脫苦惢危

讚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何爲幻住幻流眞幻輩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眞他幻寂纔云寂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爲在幻中幻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偎

詩

天竺僧

比丘乾竺來情思脫禍胎去鄉十萬里飛錫不塵埋宵書觀孰大無時不常懷志立無上等必欲精神諧忽然觀身影影乃與身偕若欲離塵垢將影與身排再觀世萬物有形必影該尋思欲解分似乎與理乖空寂如是說咸將貝葉開論影始太古至今尚猶猜日午難迴避臨水見眉腮月下偏分曉思云似惟哉智人果解分禍胎兩忘灾或說身裁影亦曰影身裁顛倒論常世倒顛日日俳觀倦身意馬勞心猿似豺到了難分去從伊子細差閉門終不見出戶倚身牌有時定玄機俯仰何根荄祖佛何如定影子在塵埃爾昇從爾上爾降從爾階躊躇從躑躅穿履亦穿鞋反復誠難避簪花猶揷釵虛實誰參透天厨一供齋八萬

四千戶闍闍邇謝臺鷄大聲無異莊周化骨骸漆園曾作吏槐國已知槐幻中生幻夢幻影與身哀影幻身亦幻何時有壯衰若欲常寂靜百骸與之齊智慮渾忘却天然似嬰孩

賡僧韻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月影彌千江何曾有暫歇爲斯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時誠非凡可越任世及應眞幾度阿僧刼假錫作梯航泛海濤如雪一旦杳無蹤暫與沙門別倏忽羣禪中孰能爲機泄禪心曠無跡如海亦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前年拜辭去今春二月歸未聞湖海濶但見禪畔輝踏雪來朝覲家風祖佛規默坐各無語方寸究徘徊櫻花纔臉笑柳眼正舒眉獨翁任清淨愚俗多險危姦猾不善死到處冢纍纍爾心鑑此患棄家永不回年年當作客如蓬被風吹哀憫自天佑仁深久必爲切記無任相與佛莫相違

寶光廢塔

寶塔摩青蒼招提歲久荒秋高棲俊隼夜深月影長寂寂星搖蕩飛霞入棟梁守僧都去盡螢火作燈光鬼哭思禪度遺經風日張獨有來巢燕呢喃似宣揚停驂傷古意雲

合草頭黃聞說當年盛鐘魚徹上方

賡僧錫杖歌

由來震旦始乾竺扶老應須棲此杖鈴鈴琅琅妙且奇撼振一聲空谷響或時化作飛龍威長空如水何相持有時比真論端的方覺玄關顯現時志悟未通心委曲鴻濛燀沌同塵俗驀然一悟淩烟霞覺此覺他方意足神眸昭昭衆生顧隱隱微微如法故每擔日月猢猻藤箪食由來飽祇樹

御製山居律詩十二首賜靈谷寺左覺義清濬

一

塵中禪起詣山房靈谷山高志可當四壁遠民塵俗杳山川近水世機忘崇朝榻外香烟裊終夜堂前燈焰煌從此爾僧公案悟耶鄲何必問黃梁

二

市起高僧屋翠微一靈派寂入重嵬松森蓊鬱陰濃道澗曲潺湲聲繞扉有客上門羅織叩無端舉杖作成威此時解得黃龍法自在巖前碧眼機

三

誰謂山僧運化工山居眞箇得從容調猿樹底觀玄鶴訴月淵中悅白龍香熟地爐茶一盞嫩肥銅鼎笋三鍾叩禪

若解岩前趣皓首龐眉振祖風

四

出塵大隱寓崇巔去盡人喧聽鳥便雲去雲來山寂寂嵐生嵐沒采鮮鮮洞門鬼哭求泉徹湫底龍吟乞化全如是任來經幾劫因風熾火力何先

五

僧屋雲山事事便蔽微輕取勝農田黃精雨長堪僧真紫芋雲埋供佛筵茶竈頻烘風聚葉飯堂勤集道催禪玄猿夜嘯峰頭月清興忘機傲歲年

六

蒙茸隱道女蘿懸大古品岩前一老禪翫月就溪臨碧水調猿環樹仰青天雙親鞠育歸何日五祖窺覘已有年欲識任山人自在除非宿債並無愆

七

侶影山間興趣幽竹雞聲斷悟禪由山房夜月明心鏡水國宵燈照衲頭崖柿熟甜須九月溪芹味美必三秋忘塵思入重嵐迴道備咸稱釋氏流

八

孤寂山根近釣磯神魂悽愴命難依都言避厄深幽隱本為離凶出險機晨爨必蒸山蕨嫩午炊須熟水芹肥天然

不待勞筋力方識稽源道甚微

九

谷居幽趣景偏多明月山房夜半過白日嶺邊岩鹿吼黃昏水際野猿歌精魂慘淡無從侶神思躊躇柰若何性定擬看華藏景欲生飜作萬般魔

十

至性從來隱碧蘿林泉深處任蹉跎鳥啼春樹笙簧語漁放秋江櫓棹歌落魄有情知就裏從容無事見娑婆巖前苔合初由徑門外風堆槲葉多

十一

潛踪匿跡但優游世事從來豈究頭盡日懶除堦下草將燈倦點壁間油烟封谷口聽樵語雲鎖柴扉聆鳥啾甲子未聞忘歲月巖前墜葉始知秋

十二

躡雲深入萬重山回首烟村遠世間初夜不聞三弄引五更惟覺四時寒天香馥郁盈禪悟月色精英照影間比似市廛車馬集此心無事與相關

雪山寺

極目遙岑起曉烟深埋凝雪梵王禪冰枝老樹彌千壑衲被蒼僧布法筵為羨浮生貪着處好將空寂化遷遷六年

嶺際今猶見行致天花覆八埏

僧目空山

孤寂淒淒一徑微處心應與世塵違朝觀松鶴摩天去暮見巖猿挽樹歸瓶水一爐香滿座錫鐶丈室氣盈衣空山僧對知何日化作蒼龍挾雨飛

命板的達穩禪

居山本是出塵埃何為遊人役已骸晨坐巖前觀日上暮禪松底聽風來從教市巷笙歌美莫羨閭閻酒肆諸十二時中香裊篆迎來送往更毋開

思遊寺

雨落黃梅麥已秋日思精舍夢還遊晨昏幾度經鍾聽巖壑雲生出野樓

老禪紙帳

棲閒岬嵘半倚天老禪紙帳晝酣眠精魂惟識黃龍劒定省還知叩玉泉

寺掩山深 二首

絕跡高人隱翠岑山連疊嶂白雲深欲經無覓通人處時忽林風送磬音

又

見説山中了道僧不聞鍾鼓不聞經朝觀樹頂香煙裊暮

識禪機一鏡明

雲山僧寺

雲龍紫翠槩鴻濛洞口風生度梵鍾我欲叩禪閑問道老僧心地與天通

鍾山僧寺賡畢仲右韻 三首

遊山必是叩僧禪聞説神僧透宿緣山果玄猿搖綠樹方知入定是金仙

又

精藍幽谷寺差峨風過松聲韻碧波寂寞出塵天外景驊騮雜遝意如何

又

山勢峻嶒谷隱僧六通具足勢層層鵲巢冠頂忘機處午夜明星識已能

天界寺春雀

春風夜雨沐花妍曉露簷前雀噪喧孰謂可知機裏事飄然翕翮舞長天

賡玘太樸韻

花逢夜雨曉看妍實蕊凋時堦不喧試問老禪幽得處謂言物外有青天

示僧謙牧

寄與山中一老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片荒草地棒打繩牽不轉頭

不惹庵示僧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劒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嘵嘵問姓名

附註解三篇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註

還經示僧

還反也經常也示開示也僧淨衆也常樂我淨佛之四德淨而能常猶貞而復元也時至胡元彝倫

大泯民汚夷風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反經常
之道於斯世借名淨泉以開示之亦以見民性本
淨非夷風所能汚染也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刧而不泯
昔古昔也昔誠之說謂古昔立誠字之名之義也金者
至堅之物也楞嚴經堅明立礙是有金輪金之經千萬
刧而不泯者形也誠之經千萬刧而不泯者道也然則
民生之常道其惟誠乎是爲反經之大旨
若或見之則沃聽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
見者神與之會也沃潤也槁枯也方寸心地之名也聽

者賢智之士能竭心思故常枯槁其心見誠則無事於
思而槁心可沃愚昧者本不能思方寸常閉然遇大知
亦能開之所謂提耳而誨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
神妙者也
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
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
道承不泯覺承見之哉歎詞體之守之指道而言也無
上無爲指覺而言也正覺則無上大覺則無爲二字卽
道字覺字也之所以然而然言其精深奥妙未易窺測
也漏盡者滲漏絶盡言無漏也卽固聰明聖智達天德

之意
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
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誠雖以不泯得名然非指有相之物便謂之誠宇宙之
間未有有相而不壞者也然則可離相以求之乎離相
又別無誠矣　至聖於此蓋難言之特設此四種譬
喻以開示人之悟入浮雲馳空謂無雲乎則馳者其何
物也謂有雲乎則旣馳矣雲又何存也漚花之汎水電
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亦復如是謂之虛不可謂之實
亦不可此中眞是無實無虛故誠之說當如是觀之此

一節申言不泯之意明道之所以然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
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
先覺具正知見自能救度迷情後覺賴之不墮邪見自
能契受正理愚昧者不能不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也
然必二字承上貫下至疑之止猶云此無實無虛之道
無憑考證必於一覺一然一疑處參驗乃信其然蓋
至聖大覺之後而見其必然如此因又歎息言此道至
妙無迹可尋一落思惟便生障礙如水風之相感蟾淵
之相涵不可思擬如此而覺乃爲正覺此一節申言若

或見之之意明覺之所以然也
具囊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
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也無相而智耶
囊之妙指上文虛實之義言赤日神龍皆有體相而非
體相日聚陽之精自無而有龍純陽之德自有而無能
從有相生智從無相出日能升而龍能浴謂之無相不
可也日智升而龍智浴謂之有相不可也
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
較猶勘也謂以我相人相與日與龍一較勘之則有體
相而非體相者豈獨日與龍爲然哉我相人相亦非相

也惟其非相所以獨智藏焉而爲正覺之所自出也奔
星於廓落見無礙也臨月於靜淵見不搖也勘破人我
之相者其胸次如此
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飜月影倒掛須彌
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是說指上文誠之說如金等是問指上文虛之謂歟等
九年者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今宗門之學皆九年之傳
也善能也　至聖自言如上所說所問非淺俗可到
必達磨所傳之人乃能明之風翻月影矯亂之見也倒
掛須彌顛倒之見也石舟浮水妄見也巨木底海癡見

也言此道苟不得正傳必作此數等見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豈皆可以爲性理者耶嗟夫琴有妙音必彈
於妙指苟不至德安凝夫至道哉洪惟我　高皇闢
乾坤於刼運揭日月以重新　躬資上聖全體大極
總彰政教兼作君師乃於萬幾之暇闡發道眞一至於
此堯舜之間僅聞一中之訓羲皇而上肇開一畫之遺
道固同符而我　高皇乃文之至矣臣敢頌爲自玄
黃剖判以來第一聖人也正嘗蠡及此矣孔子告哀公
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已百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高皇此篇開示實卽孔子之說後學惑於訓詁而失聖
人之意久矣自今揚厲　聖謨而深思有得則誠爲
天爲聖誠之爲明爲強乃見眞實然後知我　高皇
不獨開萬世之太平尤繼往聖之絶學也已

論僧

此篇全彰性教破妄歸眞大冋混沌之初直指無
名之始以故教標無旨性揭無知誠孔老之眞詮
大慈之正諦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

以佛始漢至發語可見此法是後世添揑出來便有掃除手段以後叚叚逐破雖釋迦不能置一喙玄寂幽秘皆因有相傳之法而然柰何佛將涅槃諸弟子請佛再轉法輪佛曰吾從來未曾說一字今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是抵期而無教也夫旣無教矣柰何又有印心之旨耶

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刼之冊裒何見一微塵之旨

智者合下識心便知原來無旨愚者惟聞有旨乃切切以求之則顛慌也恍惚也茫昧也皆愈求愈迷之狀也遂欲求諸天地未分之前役心累刼何嘗見有一微塵之旨乎

云何以旨問旨故

問何故求之如是其切而竟不得微塵因自荅言以旨問旨之故也以旨問旨猶云騎驢覓驢也

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蹰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

此節具愚人兩種見解一者着空二者着相其着空者認空無一物四無依倚爲性而不免踟蹰之患其着相者認止心定息一切有爲爲性而不勝利便之喜可也歟問法之詞

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

愚者於上二見或疑或可在聽者皆不謂可聽者猶言善知識也道之眞悟由耳根入者爲多故號爲聽者

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又玄盖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

愚人因無處可求復作是見云佛本以善道昭示於人法門大開豈有昧昧玄玄使人無可求之理豈知此理本昧本玄本無可求處本無知見處只在夫人善自識取耳如求旨之徒現在迷悶若有善巧方便者就在迷悶中出頭正昧也便從昧而出正玄也便從玄而生此所謂敗中取勝死中求活也孔子能近取譬之意亦與此同舍此別求則遠矣雖出天外歷八荒以求知見其可得耶此一團無知見處先德謂之黒漆桶永嘉云寂滅性中莫問覓是也下文詳言之

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遇霄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

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
則以神問神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
嘗問知者曾聞於人而知表本無知也人類以有覺者
為心能有覺者為神今通霄烈風迅雷人多覺焉此人
特以好寢而不覺即此觀之果心而止乎神而止乎若
果此理惟心神而止則向之問旨者亦心神也以心問
心以神問神亦易易者何至若是之難哉惟其非心非
神即心即神亦非即亦非非而必待天下之大智也
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辨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
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

佛何法之有皆因諸徒妄求知見欲辨而知不得已與
之剖析故法由措也人遂謂其大張法門殊不知法何
門之有本無門但有由耳為諸徒求知而說是其法之
由也引起話頭何從止息知止者止之於無識而已
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靚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
落電影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
我空非空即是相也我相非相即是空也此本靚體
無知而云要見者亦權說也實無所見當此圓明之中
似有星奔電馳虛妄之相然其起無端則無虛妄矣永
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是法身也參到此

處然後絶學無為而知止矣
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
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為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
以為然或聽者自以為利根雖搜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
旨之有耶
陷身於水火至於灰且腐尚以為樂略無逼切回頭之
意可為憐憫顧此尚為其愚而不知旨也又或有聰而
不愚者卻不合自以為利根自以為見旨寧知從此墮
落又是千生萬刼耶
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為經之泛耶旨之

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于嶺外畫侶影於
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啞啞然而以為譏乎
佛嘗言吾所說法如人食蜜中邊皆甜本無泛言亦無
異旨也只為世人執諸言詮故以為泛且異而不知古
之智人相妄於無言孤燈侶影情境俱忘而一部大藏
俱了矣彼以經有泛異者安得不謂智人為啞啞乎
審者以謂不然動靜靜動以為天下樂是則以為智人便
信則以為天下安化則以為天下幸行則以為天下福
審者知之明者也名之曰審者以別上文聽者也言審
者則不如此作見以為智人之所為何心之有或動或

靜惟適之安耳適者天下之樂也故智人便之而非強
也由是天下信佛則與天下安之天下化佛則與天下
幸之天下行佛則與天下福之盖由其疑情已破眞實
獨存天下注其耳目而審者皆孩之耳
朕罔知所以舉一大藏教云諸佛之故鑴磨鈍根而爲說
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
絶流衆目旣張了必歸于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
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
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
勅智禪而云乎

鑴磨鈍根而爲說法卽上文言法無門而有由者也歸
于何處卽上文知止于無識者也孰盡去之而願受謗
者言誰能到此識止歸宗之地將一大藏盡行除去而
廿受謗經毁佛之罪者乎佛始漢世當周時無大藏之
文而法未嘗不備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再傳之後竟爲
其宗徒互相妄誕世人還契悟否唐杜甫所謂禍首燧
人氏厲階董狐筆也若我是說特勅智禪而云小智聞
之何異說夢哉昔有禪師舉周行七步公案曰何不當
時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卽此意也此篇文義深奧
微妙極難解亦不容解也只宜鑴之金石與穹壤不

緣志存闡揚故強爲詮釋頗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僅
得其萬一而已善讀者當自得之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
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
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
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謬哉

老子生於周末至我明然後有　至聖知之非聖人
之於天道亦有命耶非金丹黃冠之術乃國家日用常
行不可闕者確哉　聖訓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
不惑矣

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
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
人不識故弗用
密微密也其仁則同符三五其舉動則取法天時仲尼
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若是而已豈仙家之昇霞佛
家之禪定者哉言簡而意深所謂密也按家語孔子問
禮於老聃老聃送之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孔子退而稱

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味斯言斯賛則　高皇以密
字言之可謂當矣以老子之道齊於仲尼亦有據而無
疑矣柰何學者至今尚惑于韓愈原道之說視為異端
棄孔子之所尊倍　高皇之明訓可勝罪哉
為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
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
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
道也
老子非仙當與儒為一家仙自有仙之宗若赤松子輩
是也儒佛仙三教皆不可闕佛仙之教幽而靈儒之教

張而固皆益於人而行於世者實天道也天之愛人甚
矣故張三者之教以收攝人之聰明相協人之居止豈
偶然哉以上皆明老子之非仙而仙教別自有宗當與
儒佛並行　高皇統一聖真可槩見矣
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
有為帝興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
謂佛仙有所誤國扇民特勑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
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
以貪生怕死而興之者妄也憂其誤國扇民而滅之者
亦妄也小聰明以滅之者言大愚以興之者言

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
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遐舉以斯之所求
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
數君皆用妄求妄其不驗固宜而仙佛未嘗無也遂生
不信之心不亦愚乎
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
左慈欒巴二人皆得幻術者非真仙佛也而貪生者慕
之妄矣
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
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

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朝表諫迎佛骨有奉佛彌謹年代
彌促及其身既死其鬼不靈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等語是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也
王綱治天下之綱常也屬與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二
者表裏以扶世教今絶鬼神而獨與王綱是謂邊見家
出仙人韓湘是也湘退之猶子得仙術解造逡巡酒能
開頃刻花花中湧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及退之貶潮陽乃驗其句退之所知者
可見可聞之道而所昧者不可見不可聞之道鬼神特
出仙於其家以破執導迷非無意也　高皇心通造

化所言眞實不虛臣嘗以二事驗之昔有一人作無鬼論鬼乃現一書生謁之雄譚逸發極論至於鬼神之際其人出論示之書生曰止我便是鬼公安得言無語訖不見其人乃悟而焚其草此一事也然猶故記所傳也臣歲丁亥與友人尚寶丞孟秋坐於安福敝止正論鬼神有無孟秋執無良久其家童芒芒然來云今者宅上見一鬼家人握刀斬之鬼避入墻廡之下又追逐之乃躍之隣舍矣豈非所謂鬼神知而故現者哉

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高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

天王綱力用焉

好仙佛不得仙佛絕鬼神反見鬼神盖因此道非有非無一落邊見不惟喪道亦兼喪世故天地恒因人之偏而矯之此訓世之大機也天地豈有意哉亦道固然耳君子之學亦猶是也欲於實處用功者偏無一事之實欲於虛處用功者偏無一念之虛何也實生於虛說實卽不實虛亦生於實說虛卽不虛也王綱力用言治之勞也

諭僧純一勑云昔釋迦之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善者漸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王每減刑法而天下治非君減刑法由佛化博被之然也

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删書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

仲尼之道顯明共覩共聞陽德也故爲世教之主佛仙之道幽靈不可覩聞陰德也故爲世教之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二氣不可闕一故曰皆天道也然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得其常則吉失其常則凶近世士夫談禪失宗毀形變服惟淨土之事者謂之不失常吾不信也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無二道者有常道也無兩心者有常心也仲尼之道明故其持身榮仙佛之道幽故其持身儉儒者任國家之事則可以受朝廷之祿爵佛仙不預世事則草衣木食乞化爲生所以勸人無貪著也濟給之理豈不一乎世人皆愚恒賴三教以化之一有智者必爲三教攝授爲將來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繫矣然非我高皇聰明之大安能洞見其然而處之各得其宜哉皇

極之敷言曰無偏無詖無作好無作惡上下萬億年求其盡之者　高皇而已愚臣何幸躬逢其盛

金陵梵刹志卷二

欽錄集

洪武五年壬子

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　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　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旣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偏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　勅太常諸協諧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

七月十六日中書省欽奉　聖旨蔣山係是大禪刹處所如今你省家出給執照與住持長老行容收執把那天禧寺能仁寺兩處應有舊日常住田土並寺家物件都入蔣山寺粘基簿內作數永遠爲業收的錢糧等項聽從蔣山寺支用其天禧寺能仁寺僧人都收入蔣山坐禪欽此

七月十六日中書省欽奉　聖旨天禧寺能仁寺兩處僧人多䄇慿省家出個文書與蔣山寺住持長老行容收執將這天禧能仁兩寺應有的僧人用心於四方搜集聽從長老行容分豁堪坐禪者坐禪不作歹良善可以管莊的教他管莊若是作歹不良善的分豁出來開剃爲民欽此

洪武六年癸丑

晉給天下僧度牒前代多討僧齋牒名曰免丁錢　詔特蠲之

洪武九年丙辰

試經給沙門度牒

洪武十年丁巳

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 命宗泐如玘等註釋頒行 御製演佛寺住持玘太朴字說

三月十三日禮部尚書張等 奉天門奏准奉 聖旨就批本着落禮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論頭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願歸三寶或受五戒或受十戒持齋戒酒習學經典明心見性僧俗善人許令齋持戒牒隨身執照不論山林城郭鄉落村中恁他結壇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則

講經說敎化度一方夜則取靜修心欽此

洪武十一年戊午

禮部郎中袁子文建言度僧 詔許之

五月二十四日 御製左講經玘太朴 誥命

洪武十四年辛酉

蔣山寺住持仲義 奏遷蔣山寺及寶公塔于東岡改賜寺額曰靈谷寺楊外門曰第一禪林 命度僧一千名悉給與度牒贍僧田貳百伍拾頃有奇 勅杭州府儒學敎授徐一夔撰寺碑文

六月二十四日禮部爲 欽依開設僧道衙門事照得釋道二教流傳已久歷代以來皆設官以領之天下寺觀僧道數多未有總屬爰稽宗制設置僧道衙門以掌其事務在恪守戒律以明教法所有事宜開列于後

一在京設置僧錄司道錄司掌管天下僧道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銓之其在外布政府州縣各設僧綱僧正僧會道紀等司衙門分掌其事

僧錄司掌天下僧教事

善世二員正六品 左善世 右善世

闡教二員從六品 左闡教 右闡教

講經二員正八品 左講經 右講經

覺義二員從八品 左覺義 右覺義

道錄司掌天下道教事

正乙二員正六品 左正乙 右正乙

演法二員從六品 左演法 右演法

至靈二員正八品 左至靈 右至靈

玄義二員從八品 左玄義 右玄義

各府僧綱司掌本府僧教事

都綱一員從九品 副都綱一員

各府道紀司掌本府道教事

都紀一員從九品 副都紀一員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教事　僧正一員
道正司掌本州道教事　道正一員
各縣僧會司掌本縣僧教事　僧會一員
道會司掌本縣道教事　道會一員

一各府州縣寺觀僧道並從僧錄司道錄司取勘置文册須要開寫某僧某道姓名年甲某布政司某府某州某縣籍某年於某寺觀出家受業某師先爲行童幾載至某年某施主披剃簪戴某年給受度牒逐一開報

一供報各處有額寺觀須要明白開寫本寺本觀始於何朝何僧何道啟建或何善人施捨

一僧道錄司衙門全依宋制官不支俸吏與皁隷合用人數並以僧道及佃僕人等爲之

一僧道錄司官體統與欽天監相同出入許依合用本品傘蓋遇官高者即斂之

一各處寺觀住持從本處僧道衙門舉保有戒行老成諳通經典者申送本管衙門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中式具申禮部奏　聞

一各府州縣未有度牒僧道許本管僧道衙門具名申解僧綱司道紀司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能通經典者具申禮部類　奏出給

一在京在外僧道衙門專一檢束僧道務要恪守戒律闡揚教法如有違犯清規不守戒律及自相爭訟者聽從究治有司不許干預若犯姦盜非爲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情重者送問在外即聽有司斷理

洪武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掌禮部事大理寺右少卿謝倉部試郎中龎照試員外郎孟宗敬試主事卜亨辛泰同給事中張傑等官於　奉天門晚朝題　奏前日一件　欽撥天界寺田糧叁千石併蔣山寺田糧肆千石合無如何免他奉　聖旨天界寺免他歲收叁千石內該納糧數蔣山寺免他歲收肆千石內該納糧數餘有的田糧并差役俱都免他欽此

三月初六日曹國公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僧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如有似此之人籍沒家產欽此

四月二十二日准吏部咨除授各僧道錄司咨本部知會

僧錄司

左善世戒資　右善世宗泐　左闡教智輝

右闡教仲義　左講經玘太朴　右講經仁一初
左覺義來復　右覺義宗泐

道錄司

左正乙徐希道　右正乙薛明道　左演法范浩然

四月二十五日禮部爲　欽依開設僧道衙門事今將定列本司官員職掌事理開坐前去仰照驗遵依施行

一戒資掌印　宗泐封印　凡有施行諸山須要衆僧官圓坐署押眼同用印但有一員不到不許輒用差故者不在此限

一戒資　提督衆僧坐禪叅悟公案管領教門之事

一智輝　仲義　亦督修者坐禪

一如玘　守仁　接納各方施土發明經教

一來復　宗泐　檢束諸山僧行不入清規者以法繩之并掌天界寺一應錢糧產業及各方布施財物置立文簿明白稽考其各僧官職掌之事宗泐皆須兼理

一考試天下僧人能否公同圓議具實奏　聞

命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修天禧寺塔

五月二十一日禮部照得佛寺之設歷代分爲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其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本月二十日本部官欽奉　聖旨見除僧行果爲左闡教如錦爲右覺義前去能仁開設應供道場凡京城內外大小應付寺院僧許入能仁寺會住看經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問罪若遠方雲遊看經抄化及百姓自願用者不拘是限欽此出榜曉諭應付寺院僧人欽遵施行

六月十七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府分止設僧綱司道紀司就管附郭縣僧道附郭縣不必再設僧會司道會司欽此本部欽遵施行

九月二十五日戶部尚書孫英同本部官于　武英殿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依着曹國公置惠光菴的田土還與他菴內了常州府武進縣懷德鄉粮長陸衡典了彌陀寺田土叁千畝止還壹千畝今又要原鈔惟有這廝不怕法度勒要和尚鈔如此之人難以本鄉住坐免他死罪連家小發去邊衛充軍照得天下有此土覇之人倚恃豪富將那僧道田土在已餘過年月以利息過本爲由僧道之鈔收贖擬將他絕賣以致僧道窮乏土覇之家豪富體得如此者着有司拘集僧道取勘常住田產若納官粮外計贓坐罪田產還他本寺欽此

洪武十六年

正月二十一日天界善世禪寺住持行椿具奏荷蒙　聖
恩欽賞上元縣丹陽鄉靖安湖塾鎮田地貳拾玖頃有零
溧水縣永寧鄉相國圩田叁拾柒頃有零溧陽縣永城等
鄉黃蘆薦圩西趙三圩田叁拾玖頃有零每頃田壹夫常
住盤費艱難將田土獻納還官奉　聖旨差鴻臚寺序班
李真等官并旗校到各縣地方一一丈量東西四至分明
造成文冊還與他天界善世禪寺歲收租米供衆免他夫
差欽此

五月二十一日早朝僧錄司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

即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及諸真言密呪盡行考較穩當
可爲一定成規行於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守爲孝子順
孫愼終追遠之道人民州里之間祈禳伸情之用恁僧錄
司行文書與諸山住持幷各處僧官知會俱各差僧赴京
于　內府關領法事儀式回還習學後三年凡持瑜伽教
僧赴京試驗之時若於今定成規儀式通者方許爲僧若
不省解讀念且生須容周歲再試若善於記誦無度牒者
試後就當官給與如不能者發爲民庶欽此

禮部爲減繁事照得本部出給僧道度牒自洪武十五年
五月內開設僧道衙門至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終給過僧
道度牒二萬九百五十四名卽日申請不絕妨占有司差
役本部議得一次出給庶得便益洪武十七年閏十月二
十九日本部尚書趙瑁等官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三
年一次出給的是照舊日試他那幾般經通曉得與他度
牒恁禮部行個令與他知道欽此除外今將榜文隨此前
去合下仰照驗卽便行移各處僧道衙門自洪武十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罷候至洪武二十一年爲始方許
請給其考試僧道務要依奉榜文內事理施行毋得將不
識經典僧道朦朧申請違錯不便

洪武十八年乙丑

天界寺住持行椿具奏本寺蒙　欽賞溧陽縣沒官田叁
千玖百玖拾畝零坐落黃蘆薦圩西趙三圩田土肥瘠不
等差僧彌淨往會僧會司官踏看分上中下三等每畝上
田科米柒斗玖升中田科米柒斗伍升下田科米柒斗貳
升各佃自運付本寺交納恐日後不無混賴合刻碑爲記
永遠遵守奉　聖旨是欽此

勅建鷄鳴寺造浮圖五級祠竇公歲遣官祭祀初西番僧
星吉鑑藏居是山至是爲闢別院　命爲僧錄司右覺義

三月初五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雲南來的
那十個僧人恁禮部保先的僧人一般與他文書着他去

浙江地面裏遊翫所至寺院卽令隨堂欽此本部給批付
僧妙聞等欽遵前去遊方仰各處僧綱僧會司如遇各僧
到寺卽令隨堂咨兵部應付脚力送至鎭江交卸聽從遊
翫

三月十八日本部官于　武英殿欽奉　聖旨僧錄司右
覺義如錦病故恁禮部辦素祭去祭祀他欽此令祠部備
祀庫支價買祭物前去祭祀

十月二十八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金齒來
的僧恁禮部與文書着他去浙江地面裏遊翫欽此劄付
應天府應付脚力遞送至鎭江府聽從遊翫

十一月十八日本部官于　太庖西欽奉　聖旨僧錄司
左講經如玘病故了恁禮部祭祀他欽此祠部備祭庫內
支價辦買素祭物件完備祭祀

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左講
經如玘今日下葬恁禮部官便去祭祀欽此令祠部備祭
庫內支價買辦素祭物完備遣禮部侍郎章禕致祭仍
御製祭文

十二月初四日崇山侯傳奉　聖旨恁去說與靈谷寺長
老官府軍去蔣山他寺後馬鞍山爲界東邊小山兒與他
寺薅取松枝欽此

十二月十八日秦都督傳奉　聖旨你去說與靈谷寺長
老他寺中人夫不多薅取松枝不盡自立春爲始不要薅
恐妨松枝長茂待明年冬間寺中再薅取東至木公山爲
界欽此

洪武十九年丙寅

勑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設砧基道人一應差役不許僧應

八月初八日禮部奏擾僧性海等告給護持山門榜文欽
奉　聖旨出榜與寺家張掛禁治諸色人等毋得輕慢佛
教罵詈僧人非禮攪擾違者本處官司約束欽此欽遵出
給榜文頒行天下各寺張掛禁約

八月十六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雲南僧人
性海等回還與他遞運船隻欽此咨兵部欽遵施行

洪武二十年

四月十一日禮部尚書崔等復奉　聖旨將戒牒頒行天
下重出曉諭欽此

五月二十六日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于　大庖西欽奉
聖旨當江沙蘆場你天禧寺與靈谷寺平分欽此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還僧錄司於天禧寺試經度僧給與度牒

三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中右門欽奉

聖旨恁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去但有討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發去烏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欽此

四月二十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鷄鳴等寺係京刹大寺今後缺大住持務要叢林中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方許着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奏各處來未有度牒的僧人見於靈谷等寺長髮住坐奏　聖旨明日帶他來入見欽此次日左善世弘道引髮僧于　奉

天門奏奉　聖旨宣諭了你們仍舊剃髮爲僧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今後但有不守戒律的僧人發他天界能仁寺工役欽此

六月十五日早朝奉　聖旨着善世禪寺長老原有廊房混堂依舊自起造取討房錢用欽此

七月二十一日僧錄司據應天府江寧縣安德鄉里長曹善慶同鳳臺門旗軍王谷成解送到僧人智能招係常州府宜興縣法藏寺僧洪武二十一年到於應天府羅漢寺住坐本年七月二十日夜至更初時分倚酒大醉在於本寺門首撒潑叫罵本處里長當被鳳臺門把截旗軍王谷成一同里長拿住至二十一日解送赴司七月二十三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同本部官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這潑皮僧送錦衣衛教他帶了鐵牌發付集慶寺工作欽此

八月初一日天界善世禪寺住持行椿于　奉天門丹墀內奏本寺新蓋造寺宇無柴燒造磚瓦欽奉　聖旨你可去采石對過官蘆場內砍斫到工部討文書去欽此

八月初一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天界寺只作善世爲額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

七月初三日本部官于　華蓋殿欽奉　聖旨鷄鳴寺老僧官陝西帶來的番僧漢僧教工部做與綿布僧衣欽此移咨工部造辦僧衣三十六名每名綿布僧衣一套每套三件共一百八件進赴　內府給賞各收領去訖

八月初九日僧錄司申該本月初一日早本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西河洮州等處多有不曾開設僧司衙門恁僧錄司差漢僧番僧去打點着本處官司就舉選通佛法的僧人發來考試除授他去欽此選到漢僧番僧人一十名本月初八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着禮部出劄付恁僧錄司出文書與

他八月二十日起程去欽此當即將僧花名申部欽遵施
行
八月十一日僧錄司蒙給事中薛廣批　敬依將觀音庵
僧人成寶告能仁寺僧人保都事四名詐鈔三十貫無鈔
將本僧度牒勘合搶去事送僧錄司整理了回話
八月十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丹墀奏
天禧寺管塔和尚福興帶鐵牌點燈不便奏　聖旨舒了
他欽此

洪武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僧錄司蒙給事中差力士　欽依宣天禧

寺僧官明日早朝來先取知帖回報
八月十二日僧錄司蒙給事中滕達批差力士辛用敬依
將佑聖庵僧德定爲啟師慧性打罵事僧錄司整理了回
話

洪武二十四年

五月初九日僧錄司右善世宗泐等于　奉天門奏天界
善世禪寺有上元縣靖安湖塾鎮及溧陽溧水等縣田地
天禧寺有上江二縣龍都鎮田地俱自已用鈔雇倩人在
各處使用恐官府遇有差役未便奏　聖旨你各寺四縣
雇倩的人教不動他欽此左講經守仁又奏天禧鷄鳴寺
廊房開鋪的多是句容縣人奏　聖旨教他起去着蘇杭
人來開鋪教他把舊日的文書照出關去欽此

申明佛教榜冊

六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佛教之始自東漢明帝夜有金人入
夢是後法自西來明帝勅臣民願崇敬者許於是臣民從
者衆所在建立佛刹當時好事者在法入之初有去鬚髮
而捨俗出家者有父母以兒童子出家者其所修也本苦
空甘寂寞去諸相慾必欲精一已之英靈當是時佛教大
彰羣修者雖不能盡爲圓覺實在修行次第之間豈有與
俗混淆與常人無異者今天下僧寺以上古刹列聖相繼

而較者佛之教本中國之異教也設使堯舜禹湯之時遇
斯闡演未審興止何如哉今佛法自漢入中國歷曆數者
一千三百三十年非一姓爲君而有者也所以不磨滅者
爲何以其務生不殺也其本面家風端在苦空寂寞今天
下之僧多與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敗其
行理當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禪者禪講者講瑜伽者
瑜伽各承宗派集衆爲寺有妻室願還俗者聽願棄離者
聽僧錄司一如朕命行下諸山振揚佛法以善世仍條于
後
一自經兵之後僧無統紀若府若州合令僧綱司僧正

司驗倚郭縣分僧會司驗本縣僧人雜處民間者見其實數於見有佛刹處會衆以成叢林守清規以安禪其禪者務遵本宗公案觀心目形以証善果講者務遵釋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導愚昧若瑜伽者亦於見佛刹處率衆熟演顯密之教應供是方足孝子順孫報祖父母劬勞之恩以世俗之說斯教可以訓世以天下之說其佛之教陰翊王度可也

一令之後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潛住民間被人告發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梟首以示衆容隱窩藏者流三千里

一顯密之教儀範科儀務遵洪武十六年頒降格式內其所演唱者除內外部真言難以字譯仍依西夷之語其中最密者惟是所以曰密其餘番譯經及道場內接續詞情懇切交章天人鬼神咸可聞知者此其所以曰顯于茲科儀之禮明則可以達人幽則可以達鬼不比未編之先俗僧愚士妄爲百端訛舛規矩貽笑智人鬼神不達此令一出務謹遵毋增減爲詞訛舛紊亂敢有違者罪及首僧及習訛謬者

一令出之後有能忍辱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種侶影儔燈甘苦空寂寞於林泉之下意在以英靈出三界者聽

一瑜伽僧既入佛刹已集成衆赴應世俗所酬之資驗日驗僧每一日每一僧錢五百文假若好事三日一僧合得錢一千五百文主磬寫疏召請三執事凡三日道場每僧各五千文

一道場諸品經呪布施則例

華嚴經一部錢一萬文　般若經一部錢一萬文

內外部真言每部錢二千文　涅槃經一部錢二千文　梁武懺一部錢一千文　蓮經一部錢一千文

孔雀經一部錢一千文　大寶積經每部錢一萬文

水懺一部錢五百文　楞嚴呪一會錢五百文　已上諸經施錢誦者三分得一二分與衆均分雲遊暫遇者同例若有好事者額外布施或施主親戚隣里朋友乘齋下襯者不在此限

一陳設諸佛像香燈供給闍黎等項勞役錢一千文

一凡僧與俗齋其合用文書務依修齋行移體式除一表三申三牒三帖三疏三榜外不許文繁別立名色妄費紙札以耗民財

一今後所在僧綱僧正僧會去處其諸散寺應供民間者聽從僧民兩便願請者願往任從之僧綱僧正僧

會毋得恃以上司出帖非爲拘鈐假此爲名巧取散
寺民施此等之例自宗元無大槩只因曩者天下兵
爭之日朕居金陵軍士在征者多金陵在城巨細僧
寺庵觀數多當是天界一寺重門樓觀金碧熒煌可
謂寺之大者矣其齋僧布施者鮮入其內其房一間
爲庵三五間爲寺道觀如之朝天宮亦然金碧熒煌
重門樓觀人皆不入其香燈燭晝夜不息於小庵小
舍何也實非求福乃構淫佚敗常亂俗當是時朕將
諸寺院庵觀一槩屛除之僧不分禪講瑜伽盡入天
界寺道不分正一全真俱入朝天宮於斯之時僧道

出入頗有可觀然一二載間天界首僧惠曇信從羣
小不才如忘瑜伽諸僧假以出入有驗凡有經齋去
處驗帖驗僧而出其歸也巧取民施以爲常例如此
剝削瑜伽諸僧近年以來分寺清宗禪者禪講者講
瑜伽者瑜伽天界不復斯例矣卽令能仁寺首僧不
悟天界寺首僧爲非仍前尚拘散寺僧人出入是爲
不便巧取是爲貪財出帖一節驗本寺出入則可取
財則不可此令一出悉令改過從各有緣僧有道高
行深者或經旨精通者檀越有所慕從其齋禮毋以
法拘敢有仍前倚勢拘鈐者其僧綱僧正僧會杖一

百工役三年

一瑜伽之教顯密之法非清淨持守字無訛謬呼召之
際幽冥鬼趣咸使聞知卽時而至非垢穢之軀世俗
所持者曩者民間世俗多有倣僧瑜伽教者呼爲善
友爲佛法不清顯密不靈爲汙濁之所汙有若是今
後止許僧爲之敢有似前如此者罪以遊食

一令出之後所有禁約事件限一百日內悉令改正敢
有仍前汙染不遵者許諸人捉拿赴官治以前罪

七月初一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恁禮部出
批着落僧錄司差僧人將榜文去清理天下僧寺凡僧人

不許與民間雜處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
下者聽令歸併成寺其原非寺額刱立庵堂寺院名色並
行革去欽此本部當差僧人善思等五名賫榜前去各布
政司清理僧人歸併成寺仰各處僧寺遵守

八月十八日錦衣衛差力士何旺賫到手勅着善世天禧
能仁三寺僧官宗泐等明早有雨不要來若無雨天晴早
赴　奉天門欽此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試經給僧度牒　勅僧錄司行移天下僧司造僧籍冊刋
布寺院互相周知名爲周知板冊

二月二十五日禮部爲傳奉　聖諭事攝山嚴因崇報禪院還改棲霞禪寺爲額原有山場田地俱免他粮差欽此
欽遵

三月十六日本部官于　華盖殿欽奉　聖旨今春雨少恁禮部去天禧寺着僧官潔淨壇場祈禱戶部與舂米一百石鹽一百斤醬八十斤欽此移咨戶部欽遵施行當日本部官又于　奉天門題奏天禧寺啟明早用香就部祠部關油賫去奉　聖旨是再與他淸油一百斤着就庫裏支欽此咨工部關油祠部放香

四月十七日禮部祠部試員外郎何呈于　奉天門奏禮

部出給僧道度牒止憑僧錄司來文照名出給並不見開稱曾無掲籍明白恐一槩出給不便奉　聖旨都教他掲籍明白時給與他欽此

五月初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夷簡等同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差去淸理佛教僧多又不停當恁僧錄司好生省會與他若要將寺宇完全有僧去處折毀了的着他改正了體察出來不饒欽此

八月初六日本司左善世了達等于　右順門欽奉　聖旨各處僧道多有假托化緣騙人錢鈔的恁僧道錄司拿將來將疏頭來看料治他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夷簡等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有通佛法性理高僧訪問得幾人取將來善世寺住欽此

十二月二十一日　欽依關領淸教錄一百四十五本發與各處僧綱司依本刋板印造俵散所屬寺院僧人

閏十二月十八日禮部據僧錄司申該司官等本年十月十四日于　奉天殿欽奉　聖旨各處僧寺多隱逃軍逃四好生不停當只如南關外百福寺止有僧人四名爲隱藏剌字逃四寺都廢了前日說與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着落寺院編號造冊如今定下格式不用多費紙劄火

速催併他成造將來欽此當日蒙力士蕭貴送到冊式樣一紙欽依寫一二名來看本月十九日早欽依將本司官幷善世天禧能仁三寺僧一百二十八名開寫二紙進呈本月二十七日本司官于　右順門欽奉　聖旨前日冊式刋板了着人印與僧錄司照依天下僧司寺院數目須降與他着他依式刋板印造務要天下僧籍互相周知欽此當日又題奏各處淸理冊內未請度牒僧人合無如何奉　聖旨也着他入冊欽此當年十一月初五日本司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如今定冊式好生停當僧錄司差僧去說與各處僧司幷寺院這回造冊好生要淸切有

容隱奸詐等人朦朧入冊的事發時連那首僧都不饒他
性命各處僧人都要於原出家處明白供報俗家戶口入
籍不許再在掛搭處入籍待造冊成了方許遊方掛搭欽
此除行各處僧司所屬寺院欽遵造冊外具申到部立案
遵守
道錄司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恁也照依僧錄司攢
造文冊每一叢林各散一本先去僧錄司討式樣看照數
攢造欽此具申本部施行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
正月初三日大能興寺住持僧祖儁等赴京　賀正辭回

司禮監官魯梯傳　聖旨住持僧賞五錠散僧每名二錠
教禮部補本欽此當即禮科給賞本部補本覆奏
六月初五日僧錄司官一同禮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近日各處進來僧冊多有不知　朝廷禮體今後着
他將原印板僧名上面邊欄增高三箇字來地位好寫進
呈冊前頭由中間休動當又禮部官題　奏其餘給散天
下僧冊奉　聖旨准他欽此
七月二十二日僧錄司官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
奉　聖旨各處寺院原設砧基道人本着他寺家管事當
門戶如今多有人來告他好生無禮戴帽穿圓領衣行坐

要在僧人之上凌壓眾僧惱害寺家僧錄司行文書去今
後各處砧基道人敢有仍前無禮凌壓眾僧惱害寺家的
拿來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
八月十九日抄蒙　欽依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鷄鳴大住
持僧官二十日早將引有見識的僧來赴　內府
九月初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奉　聖
旨着前府都督陳遜前去采石對過鰟魚洲等處官蘆場
內撥與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鷄鳴五寺就着他各寺管事
僧跟隨前去認他地方欽此
九月十三日牧馬所千戶周　晚朝於午門樓上奏　聖

旨去與靈谷寺着空閑地着看山軍種各樣果子下種成
樹秧移將進山裏去栽剩下的結果子與和尚喫欽此
九月二十六日本司左善世夷簡等晚朝於　奉天門題
奏在京善世天禧能仁靈谷鷄鳴五寺　欽蒙撥與蘆柴
合無就僧錄司出批文與各寺去砍斫奉　聖旨是欽此
十月初三日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遜奉　聖旨着他
自雇倩人夫砍斫行文書工部知道免他抽分欽此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命僧錄司行十二布政司選僧補官於是居頂道成淨戒
等應　召除授

正月初八日欽奉　聖旨釋迦佛發大悲願心歷無量刧至于成道說法度人一切來歷備載大藏愚者安能知義聽者未能盡目有佛以來效佛之修者無量自漢入中國至今一千三百餘年其教不治而不亂不化而自化凡所說法人天會聽愚者雖無知補於時君者多矣自佛去世之後諸祖踵佛之道所在靜處不出戶牖明佛之旨官民趨向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智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輪常轉邇年以來踵佛道者未見智人但見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以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動人一槩害於衣食歲月實難易度由是奔走市村

無異乞覓者致使輕薄小人毀辱罵詈有玷佛門特勅禮部條例所避所趨者榜示之

一僧合避者不許奔走市村以化緣爲由致令無籍凌辱有傷佛教若有此等擒獲到官治以敗壞祖風之罪

一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煩難答應官府並在此人其僧不許具僧服入公廳跪拜設若已身有犯即預先去僧服以受擒拿敢有連僧服跪公廳者處以極刑

一　欽賜田地稅粮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粮仍免雜泒僧人不許充當差役

一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結官府說俗爲朋者治以重罪

一凡僧之處於市者其數照歸併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折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即以贓論

一可趨向者或一二人幽隱於崇山深谷必欲修行者聽三四人則不許山雖有主阻當者以罪罪之若近市井十五里內不許山主阻之勿罪十五里以外許

之其幽隱者遊居于山或一年半年或兩三月或棲嵓或屋樹或廬野止許容身不許創聚刀耕火種於叢林中止許匄食而已若有好善之家入山送供者聽

一若欲遊方問道所在雲水者親賫路費循道而行往無定止者聽民有善德之家一見如此禮而齋之者受施財者納之

一除遊方問道外禪講二宗止守常住篤遵本教不許有二亦不許散居及入市村其瑜伽各有故舊檀越所請作善事其僧如科儀教爲孝子順孫以報劬勞

之恩在上而追下者得舒慈愛之意此民之所自願非僧窘於衣食而干求者也一切官民敢有侮慢是僧者治之以罪

一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鈔者打死勿論

一有妻室僧人願還俗者聽願棄離修行者亦聽若不還俗又不棄離許里甲隣人擒拿赴官循私容隱不拿者發邊遠充軍

一今後一切僧人敢有將手卷并白冊稱為題疏所在强求人為之者拿獲到官謀首處斬為從者黥刺充

軍

一僧寺庵院一切高明之人本欲與僧攀話顯揚佛教奈何僧多不才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起求布施之心為此人遠不近

一今後秀才并諸色人等無故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飯者以罪罪之

嗚呼僧若依朕條例或居山澤或守常住或遊諸方不干於民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聽經豈不難哉如此則善者慕之詣所在焚香禮請豈不高明者也行之歲久佛道大昌榜示之後官民僧俗人等敢有妄論乖為者處以極刑欽此

清教錄內禁約條例

一諸山僧寺庵院務要天下諸僧名籍造冊在寺互相周知遇僧人遊方到來即問本僧係某處某寺某僧年若干然後揭冊驗實方許掛搭如是冊內無名及年貌不同者即是詐偽許擒拿解官

一今後僧寺不許收養民間兒童為僧兒童無知止由父母之命入寺披剃及至年長血氣方剛慾心一動能甘寂寞誠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中多有泛濫不才者敗壞祖風取人輕慢今出之後敢有收留兒童為

僧者首僧凌遲處死兒童父母遷發化外若有出家者務要本人年二十三十者令本人父母將戶內丁口事產及有何緣故情愿為僧供報入官奏聞　朝廷允奏方許披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能禪者問以禪理講者問以講諸經要義瑜伽者試以瑜伽法事果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不通斷還為民應當重難差役

三月二十六日天界寺蔣山寺住持行椿行容等具奏荷

家　欽賜贍僧田地一向自已用鈔雇人耕種因事務煩瑣另議召佃徵租上江二縣田每畝米五斗麥三斗為率

溧陽溧水句容等縣田每畝米七十五升為率各佃自運
到寺散給衆僧又蒙　欽賜蘆洲砍柴變價備辦香燈俱
造冊送禮部查考不許拖欠侵尅已蒙　依准申部遵守
但今歲季着僧催徵租粮砍斫蘆柴收支票帖庫司無憑
稽考田地召佃公據無憑合無請　賜庫記奉　聖旨是
着禮部給庫記與他天界寺蔣山寺欽此
七月十二日本部官同僧錄司官　華蓋殿欽奉　聖旨
征南陣亡病故的官員軍士就靈谷寺做好事普度他恁
禮部家用心整理欽此本部議到靈谷寺修設大齋普度
征南陣亡病故等項官軍合用米麥香燭罷用等件具奏

行移戶部工部應天府等衙門放支造辦选用差委郎中
員外郎將帯吏典提調供給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命僧錄司設上中下三科考試天下沙門賜善世天禧等
寺粮米各三千石以給其食賜僧錄司官大佑袈裟衣衾
洪武二十九年
三月初一日本部官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已前屢曾出
榜曉諭務要各遵本宗敎法不許混同世俗干犯憲章近
來僧錄司道錄司考試天下僧道其中多有不通經典者
蓋是平日不遵清理榜諭其於本敎祖風茫然無知以此
不知趨善懲惡之方恁禮部將已前出的榜文編集成書
頒示天下僧道寺觀申明周知三年後再來考試不中者
發邊遠充軍欽此本部今將節次　聖旨榜文條例刊布
務要人各一本永為鑑戒
四月二十五日靈谷寺管栽種竹木僧福勝晚於　左順
門奏本寺住持見患有病不能來奏着臣僧來本寺園門
裏兩邊山上節次奉　聖旨栽種諸般竹木在上如今御
馬監官傳　聖旨着御馬監牧馬所在裏面打草放馬恐
損壞樹木奏上位知道奉　聖旨不許放馬打草奉　聖
旨你把草裏樹與我砍出來欽此

十一月初七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靈谷寺
住持病故恁禮部與祭祀欽此今照靈谷寺住持道謙見
任僧錄司右闡教本部辦素祭遣官致祭
洪武三十年丙午
命僧錄司行十二布政司凡有寺院處所俱建禪堂安禪
集衆
天竺泥吧剌國造秘密圖像　勅僧錄司會議焚之
十月十五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近年多有
征守鎮戍海運官身故及西平侯信國公等亡故都不曾
超度恁禮部擇日於善世寺條設水陸三日一夜普度欽

此欽天監選本月十九日開啟二十一日滿散本月十六
日本部官於　右順門題奏奉　聖旨是獻佛齋供僧人
飯食光祿寺辦造香燭着內官自送去欽此光祿寺官將
厨役人齋料前去供給行移五府十二衛取勘陣亡傷故
渰没等項及在營病軍官太常寺擬贊禮郎執事道士掌
行供佛禮教坊司習悅佛歌舞工部應天府造買木卓牌
位及紙劄等物本部委官提調
十一月二十九日住持溥洽於　右順門題原奏准化米
道人一十名二十九年三十年病故了三名今有羽林左
衛水軍千戶所百戶劉珏下替役老軍周文榮情愿到寺

打勤勞奉　聖旨這個准他欽此當又奏再有一名上元
縣住坐脚夫康祖生年六十四歲見有親男應當夫役也
情愿到寺打勤勞化米供衆奉　聖旨這般行好用他欽
此

洪武三十一年

二月二十九日僧錄司左善世大佑等於　右順門欽奉
聖旨江東驛江淮驛兩處盖兩座接待寺着南北遊方僧
道往來便當你們明日去看定基址了來回話欽此
禮部爲申明教化等事照得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早本部官同五府各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朕
自即位以來一應事務悉遵　舊制不敢有違爲何盖因
國初創業艱難民間利病無不周知但凡發號施令不肯
輕易必思慮周密然後行將出去皆是爲軍爲民的好勾
當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　成憲
多有更改使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掛遵守恁衙
門查將出來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
害有益於軍民的都依洪武年間　聖旨申明出去教天
下官吏軍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敢有故違者
治以重罪欽此

永樂元年

九月二十九日午時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
金忠錦衣衛指揮趙曦於　武英殿題奏天禧寺藏經板
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　聖旨問他取些個
欽此

永樂五年

二月初六日文武等官　奉天門早朝奏准奉　聖旨着
落禮部知道重新出榜曉諭該行脚僧道持齋受戒恁他
結壇說法有人阻當發口外爲民欽此

永樂十一年

七月十七日工部尚書吳中于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

旨如今京城起盖大報恩寺那軍夫人匠每好生用心出
氣力勤緊做工程我心裏十分喜歡恁部家便出榜去分
豁等第賞他仍免他家下差撥欽此本部今將欽定事例
備榜前去仰欽遵施行須至榜者一軍夫人匠做工一年
以上始終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十錠賞布二匹夫匠免
戶下雜差役旗軍免餘丁差撥各二年做工半年以上始
終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八錠賞布一匹夫匠免戶下雜
撥差役旗軍免餘丁差泛各一名做工三月以上始終不
曾離役者每名賞鈔五錠夫匠免戶下餘丁雜泛差役軍
免餘丁差撥各半年做工中間曾離役一次復自來上工

者再計其上工月日或有一年以上或半年以上或三月
以上俱照前例給賞優免做工中間曾離役二次以上者
不賞不免差撥有做本名下工程已了再情愿出力做工
者賞鈔二十錠賞布四匹免其差撥三年一爲事軍民官
吏人等上工始終不逃者原犯笞杖罪名盖寺滿日官吏
復其職役軍還原伍民發寧家原犯徒流罪名盖寺滿日
軍官復其原職民官降等序用吏役人等差役寧家原犯
死罪者盖寺完日俱宥其死　右榜諭衆通知

永樂十七年

二月十三日朝　見十五日早於　奉天門奏　進註解

法華經一部佛像一軸欽奉　聖旨收了欽此
二月二十八日宣僧錄司右善世道成與一如思擴於
西紅門當蒙須　賜一如佛像二軸佛骨五塊鈔一千貫
諸佛菩薩名稱歌曲大小三本道成佛一軸思擴佛一軸
大小歌曲各三本當即入　見欽奉　聖旨恁一如思擴
爲朕編類禪宗語錄來看欽此當即題奏中間合無去取
奉　聖旨祖師說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欽此
三月初三日宣道成一如等八人於　西紅門欽奉　聖
旨將藏經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經面用湖水褐素綾
當口題　奏合無用花綾奉　聖旨用八吉祥綾當又欽

奉　聖旨每一面行數字數合是多少當口題　奏五行
六行的皆用十七字今合無只用十七字欽奉　聖旨寫
來看欽此
三月初五日道成等於　西紅門口題　奏慶壽寺舊藏
經不全聞彰德府有合無差人去取來與新經校正奉
聖旨着禮部差人去取欽此
三月初七日傳　旨要寫經樣看當將侍讀學士沈　寫
五行十七字呈看初九日道成等八人將寫的五行十七
字六行十七字經板於　西華門進　呈奉　聖旨用五
行十七字的欽此

四月二十九日傳 旨外面何處有舊藏經再要取一藏
來欽此五月初五日早一如慧進於 奉天門內題 奏
奉 旨要取舊藏經近日取來的僧法湧說蘇州承天寺
有舊經一藏合無去取奉 聖旨差人去取就着說的僧
同去欽此
五月初七日禮部尚書呂震於 奉天門口 奏各處取
到僧人八十九名見在慶壽寺打點書籍合無於內選兩
個能事僧人把總提督奉 聖旨是着一如菴進法主總
調欽此
五月十九日禮部尚書呂震傳 旨着一如菴進法主來

見二十日二十一日於 西華門聽候二十一日內官姜
傳 聖旨明日二十二日是好日着他來 欽依於本月
二十二日一如慧進於 內用作門裏奉 聖旨你兩個
做僧官校藏經再尋一人欽此當又口 奏外面人少有
能義見在慶壽寺病將好了奉 旨明早着 午門上來
欽此二十三日早於 奉天門欽授行在僧錄司右覺義
職就呈 看經樣當又欽奉 聖旨能義病好時着他到
經筵去管事欽此
六月十五日於 西華門進 呈禪語式樣口題有等始
自世尊拈花終至中峰廣錄機緣語句照依年代次第編
集各分門類如近代禪宗編的禪宗類聚合無依那等編
修奉 聖旨只依禪類聚去編當 奏其中或有但言事
蹟不涉機緣語句合無如何奉 聖旨都編着當又口題
佛祖語下後來禪宗諸師多有拈頌只恐煩雜合無去取
奉 聖旨不要去又題禪林類聚門該一百零二條臣恐
煩碎如錫杖鞋履等編入罷用等門併作二十八條請
旨定奪奉 聖旨只依他當又題見修藏經臣僧等共計
一百二十名已校過一番了只令各僧互相校對欲就七
月初將般若華嚴等經差訛少者先寫起奉 聖旨如今
天道熱待七月半後欽此

七月初九日一如同思擴於 御用作門裏呈 看僧人
子謨等六十四人所寫字樣奉 聖旨好當題後面有幾
僧還欠寫奉 聖旨只就今日好日揀好的寫又題唐太
宗刊的藏經前面有御製三藏聖教序今 聖朝重刊合
無亦用序文奉 聖旨不要又題藏經裏面各品上多有
安經題蘇州取來舊經品目上皆無經題奉 聖旨不要
如論語各篇目上有論語二字來又題且如法華經世間
讀誦者多品目上亦有經奉 聖旨也不要欽此
九月十二日一如等題 奏藏經目錄裏面前是經律論
後是各宗祖師文字 聖朝所編的佛名經與名稱歌曲

神僧傳目錄內合無編寫在經律論後諸宗文字之前奏
聖旨安在後只要有朕名時便了又奏　太祖高皇帝有
御製心經序　聖朝諸呪前亦各有序合無於各經前都
寫上奏　聖旨　太祖皇帝於佛法上多用心都寫上又
奏累朝如唐太宗宋太宗等經前多有序文合無寫上奏
聖旨都寫上欽此
十一月初七日　賜紵絲綿直裰偏衫中袖各一領衆僧
改機直裰等皆用綿亦各三領次日傳　旨免謝　恩着
衆僧用心看寫藏經欽此

永樂十八年

正月十六日入　內觀燈宴十七日早　宣一如菴進法
主思擴未至二人於　西紅門見著看師子畢　勑問藏
經校得好了當奏云已七番校過好了奏　旨云上緊用
心又令內官尚　將折桂令醉太平鴈兒落三曲來看奏
旨你看不要管他腔調只看中間字義如何又　勑問你
夜來看燈來奏云曾看有　旨云着人尋你如何不見奏
云在後面有又奏　旨云不曾擠了麼奏云不曾又奏
旨云與燒餅各五十齋了去欽此
三月初六日午　宣入同　進擴袁仁二道士五人道官
於　西紅門賜坐奏　聖旨這尼姑無禮稱唐菩薩見着
去拿了故着你每入來說與你每知道又奏　旨道家的
經好生紕繆且老子稱淨樂國王在於何時袁對云無年
代又奏　旨你每校証的藏經好麼奏曰已經多番校過
好了又奏　旨且如有報恩重經等不是佛說的休入藏
裏奏曰止如分數珠經血盆高王經等皆非佛說不可入
藏又右講經琮奏曰道家有太上實錄謗佛奏　旨向年
間着收來還也不曾這劉淵然該殺的有道士袁奏曰太
上實錄多有好言語在內奏　聖旨我敬佛他謗佛留了
我心不喜欽此
三月初七日頒　御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讃跋十二篇

寫各經之首
七月十八日早一如等於　奉天門口題夢感功德經南
京藏內已入大字函今合無就　聖明諸佛名經等編入
後面奏　聖旨荒唐之言不要入如當又題奏昔日　太
祖皇帝取到各處高僧　命如玘宗泐等註解心經金剛
楞伽三經頒行天下內有　太祖皇帝御製序文合無寫
入藏刊板奏　聖旨寫入又題　聖朝佛菩薩名稱歌曲
作五十卷　佛名經作三十卷　神僧作九卷即目見寫
奏　聖旨是好又奏　旨問藏經內字寫得好麼奏云得
那兩個提調的中書好生用心終日不停手但是字有大

小不均偏邪不正的一一皆令換過以此寫得十分好又
奉　聖旨問經板着幾時刊奏云看工匠多少又奉　聖
旨着二千五百一年了得麼不敢對又奉　聖旨經板刊
後當在何處亦不敢對當奉　聖旨明日安一藏這里安
一藏南京又奉　聖旨石上也刻一藏大石洞藏着向後
木的壞了有石的在又奉　聖旨這里盖兩個大寺如今
僧內取來的有聰慧的選下些明日起大寺了着他在這
里住當奏云僧裏面只是老的多了又奉　聖旨有病的
着他回去又如今寫經的都念經奉　聖旨也難遇着他
念經當又欽奉　聖旨寫經的寫經也要辦我的事欽此

七月二十七日午　宣聞祿天斋於　西紅門見奉　聖
旨勉力修行一如奏云且一心了藏經奉　聖旨了藏經
了過一二年着人替你你修行欽此　賜七佛偈兼　賜
看子昂所書者
八月十九日海印如等十二人慶壽擴等四人入　內賜
坐就聽　聖旨問黃和尚心經欽蒙　賜斋而退
十二月十八日行在僧錄司左覺義慧進等謹　題為謄
寫藏經事除謄見行打點查對外今查得聯珠頌古等皆
係南京藏內增入請　旨合無除去惟復刊入為此今將
各件名目卷數開後謹具題　知

計四件共一百四十二卷　今將作一百六十九卷
禪宗
　聯珠頌古二十一卷　宋淳熙年間僧法應原編
　又延祐年間僧普會續編今淨戒重校刊入
古尊宿語　宋咸淳年間僧賾藏主原編今淨戒
　除去原編僧名重校刊入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　不見原編集僧名傳說是
　居頂將古人所編刊入
講宗
佛祖統紀四十五卷　宋景定間僧志磐撰今管

藏經僧實成募緣刊入十九日傳奉　欽依不入藏欽此
永樂十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僧錄司左覺義慧進等　題為謄寫大藏
經事除謄寫已完現行打點外恭惟　聖朝校刊藏典乃
千載之希遇臣慧進等伏請　御製序文以冠經首增輝
佛日流傳萬古實為教門至幸為此謹具題　知
正月三十日司禮監太監孟　取新經五十函入內至二
月初一日晚長隨官人來說初二日早令官人秀才和尚
入　內朝　上御奉天門看經有　旨寫得好明日年老
的好看又奉　旨你刊經板了着你每坐山去　我也續

此緣又問板就那裡刊好不敢對有　旨就寺裏刊好慧
進云前後是水好一如奏云校經寫字和尚合無着他回
去留他奉　聖旨恰不留他刊板時字有差錯問誰休着
他去又　勅太監孟十二布政司便去取匠人欽此當
賜傳心妙訣一本衆僧各一本
八月初十日傳奉　欽依校寫藏經的僧官僧人如今且
着他回去明年不來後年來是你教門的事若待文書取
時不便修行的僧人經板刊了送你坐山供你欽此

永樂二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　宣衆僧官（成進 如朗）住持（據 擇）至　西華門

賜齋　御讚觀音菩薩輪子金剛數珠人各三件有　旨
着天下衆僧七日齋後各自回去次日傳宣至　西華門
有　旨賜天下預會僧官僧人輪子次日即給散
十月初一日傳　旨着衆僧來成光進如朗弁大住持擴
擇　上御思善門　賜彌陀佛一軸（各人不定）西番文殊菩薩
一軸（各人不定）有　旨多慎内隨意取
十月初六日　上御奉天門　賜僧道官宴天下衆僧亦
在丹墀宴畢先　賜一如刻絲觀音菩薩有　旨問云你
道是什麼不敢對　上云我兩年擺布的文水晶數珠一
串

宣德三年

行在僧錄司近蒙行在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
送爲度牒宣德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本部官于　奉天
門口奏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御用監太監孟繼尚義等於
武英門欽奉　聖旨南京大報恩寺佛殿寶塔完了說與
禮部知道着僧錄司選行童一百名與他度牒常川點塔
燈欽此欲便欽遵施行未敢擅便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
遵外擬合連送仰行在僧錄司欽遵各處行童内選取能
通經典有戒行者一百名送部看驗堪中仍取勘年籍出
家披剃等項緣由造冊申繳以憑出給度牒送去常川點

燈施行連送到司合用手本差辦事吏陳福賫捧前去行
在僧錄司欽遵施行賫捧到司除欽遵外今將選取堪中
行童等各年籍出家披剃等項緣由開坐理合備造文冊
施行須至冊者

大報恩寺起工之初監工官内官監太監汪福等永康侯
徐忠工部侍郎張信軍匠夫役十萬人奉勅按月給粮賞
三月十一日　勅太監鄭和等南京大報恩寺自永樂十
年十月十三日興工至今十六年之上尚未完備盖是那
監工内外官員人等將軍夫人匠役使占用虛費粮賞以
致遷延年久今特勅爾等即將未完處所用心提督俱限

今年八月以裏都要完成遲悞了時那監工的都不饒寺
完之日監工内官内使止留李僧崇得在寺專管然點長
明塔燈其餘都拘入内府該衙門辦事故勑欽此
三月十一日　勑太監尚義鄭和王景弘唐觀羅智等南
京大報恩寺完成了啟建告成大齋七晝夜然點長明塔
燈特　勑爾等提調修齋合用物件着内府該衙門該庫
關支物件造辦打發供應物料及賞賜僧人就於天財庫
支鈔着禮部等衙門買用塔燈用香油着供用庫按月送
用故勑欽此
四月初十日鎮守襄城伯李　欽奉　勑書洪武年間

太祖皇帝原撥　賜大報恩寺當江沙洲等處蘆場砍斫
蘆柴入寺應用比聞爲人所占　勑至即照舊與之及寺
西越王臺下有空地一段原做木廠如今空閑不用就撥
與大報恩寺種菜供衆如非原舊撥賜蘆場及空閑仍具
奏來故勑欽此
計開
句容縣撥下新洲蘆場貳拾伍頃
江浦縣撥臟眞洲尾貳拾頃
浦子口巡檢司撥臟眞洲壹拾柒頃
三處撥還本寺蘆場共計陸拾貳頃

坐落楊子大江當江沙洲通大四至
東至布裙套高資鎮巡檢司場
南至絲綱港句容縣場
北至龍骨洲馬腰洪浦子口巡檢司場
西至芹菜港　孝陵
六月十六日御用監太監尚義於　左順天門奏南京大
報恩寺洪武年間撥賜官廊房肆拾貳間與常住討房錢
用永樂十年盖寺展拆了如今將本寺前面的廊房照數
撥與他奏知奉　聖旨是着工部兵馬司還撥與他欽此
計開

撥廊房肆拾貳間
三百一十六號至三百五十七號肆拾壹間
南字七百八十五號壹間
每間一年房租銀叁兩陸錢
六月十六日御用監太監尚義於　左順門奏南京大報
恩寺已完殿宇數多合無存留經手人匠五十六名在寺
修理應天府撥人夫五十名常川打掃疏通溝渠南城鳳
臺街四鋪總甲輪流巡緝仍着原管工指揮劉勳帶管提
調奏知奉　聖旨是着該衙門撥用欽此
各殿丈尺

金剛殿高三丈一尺二寸深三丈五尺二寸五分長
七丈六尺
左碑亭高四丈五分深二丈一尺長三丈三尺五寸
右碑亭高四丈五分深二丈一尺長三丈三尺五寸
天王殿高四丈六寸五分深四丈八尺五寸長八丈
三尺五寸
佛殿高七丈一尺五寸深十一丈四尺三寸長十六
丈七尺五寸
穿廊高二丈六尺深二丈七尺二寸長三丈二尺九
寸

遊廊高二丈四尺四寸六分深三丈二尺九寸長
一丈七尺五寸
觀音殿高四丈二尺四寸五分深三丈六尺長五丈
九尺
法堂高三丈八尺深四丈六尺五寸長八丈一尺
御亭高三丈一尺二寸深三丈五分長七丈六尺
祖師堂高二丈八尺五寸深三丈三尺長四丈三尺
伽藍殿高二丈九尺深三丈五尺五寸長四丈六尺
六寸五分
經藏殿高四丈一尺八寸深五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三尺五寸
輪藏殿高四丈一尺八寸深五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三尺五寸
畫廊共一百一十八間高二丈二尺六寸深二丈四
尺五寸每間長二丈四尺五寸
禪堂高四丈三尺五寸深六丈四尺長十一丈二尺
厨房高三丈三尺四寸深五丈六尺三寸長十一丈
九尺
庫房高二丈八尺一寸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五
尺

經房高二丈三尺五寸深三丈五尺長七丈二尺兩
邊房三十八間
東方丈高二丈八尺五分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
五尺
西方丈高二丈八尺五分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
五尺
三藏殿高二丈六尺五寸深四丈三尺長　丈五尺
寶塔丈尺
寶塔一座九層通高地面至寶珠頂二十四丈六尺
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高二十丈六寸

寶塔并各殿香燭燈油數寶塔點燈用油數

每一層十六盞每一盞該油陸兩肆錢每一層見一日該油陸斤陸兩肆錢八層共油伍拾壹斤叁兩貳錢月大該油壹千伍百拾叁斤月小該油壹千肆百捌拾壹斤壹拾貳兩捌錢

紅臘燭　叁斤重拾貳枝計陸對壹斤重拾陸枝計捌對捌兩重貳拾肆枝計拾貳對

香油　月大用貳千貳百肆拾陸斤肆兩月小用貳千壹百斤

佛殿并兩廊等處　月大用叁百拾伍斤月小用

叁百肆斤捌兩

塔上點燈用　月大用壹千玖百叁拾壹斤肆兩月小用壹千捌百陸拾陸斤拾肆兩燈草壹斤叁兩叁錢壹分

告示點燈僧人

仰輪班點燈僧行各依牌次該點燈日期一一親身早赴斜廊門下候領官油上塔務要各層燈盞添注平滿燈心照舊根數不許奸計省尅每於申未時分該班會同上塔添油剔燈各要明亮毋得早晚昏灺蒙昧仍令該班班頭逐層點視遇有此等報知次日決責至若輪班已滿之日各層掃抹乾淨器皿見數交替代過每月上下打掃刮抹燈盞油盤等處廵有燈窗蜊殼損壞處所即着該修補毋致延碍日久遞相支吾臨期決不容辦倍罰修理自今之後務要遵守常規不失如有仍前奸計踈慢蹈犯不遵者各照該班挨名究治

六月二十日早　御用監太監尚義遞出揭帖開於　左順門奏南京大報恩寺預會誦經行童金勝保一千一十三名告要關給度牒奉　聖旨着禮部南京關與他度牒就着在那裏各寺住坐誦經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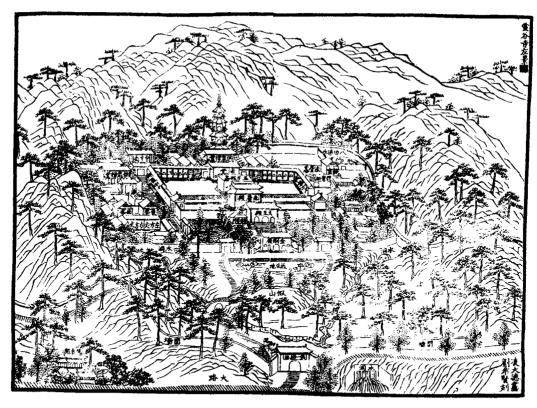
宣德五年

五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王振於　端拱門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說與楊慶等知道洪保奉南京金川門外路東西有空閑菜地二處與靜海寺天妃宮常住僧道栽種文書到日撥與他種欽此欽遵

計開

靜海寺一百三十畝八分　一段六十四畝五分

金陵梵刹志卷二終

大刹 鍾山靈谷寺 古刹 勅建

在都城東鍾山左獨龍崗麓離朝陽門十里舊址在蔣山梁天監十三年武帝爲誌公建塔於山南玩珠峰前名開善精舍更爲寺唐乾符中改寶公院開寶中改開善道場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太平興國寺慶曆二年府尹葉清臣奏改十方禪院尋復寺額 國初名蔣山寺因塔遷 宮禁洪武十四年 勅改今地 賜額靈谷禪寺葱蔚深秀中宏外拱勝甲天邑山門 勅書第一禪林寺左爲梅花塢春來香雪萬株倍增幽勝入寺萬

松杳靄可五里許有放生池植荷其內歷金剛天王二殿爲無量殿純甃空搆不施寸木次爲五方殿已圮今擬重建又次爲大法堂及律堂而寶公塔巋然在焉左爲法堂基基前有街俗名琵琶履之眩然響應撫掌若彈絲臺後引八功德水紆縈九曲右爲方丈扁以青林堂牓 宸章其上又右爲禪堂右之前爲左右方丈及公塾庫司今無量殿圍墻禪律二堂方丈公塾皆泚新嚴葺不失壯觀 聖祖命贍僧千人 賜田獨倍他寺僧衆額設右覺義一人總其事所統次大刹一郭外曰棲霞中刹十一城內曰銅井曰興善郭內曰觀音閣曰佛國郭外曰翼善曰定林曰光相曰三禪曰廣惠曰法濟曰草堂

殿堂 石洞門 賜額第一禪林 旁有門房叁楹 金剛殿 伍楹 天王殿 伍楹 無量殿 伍楹 五方殿 止存基址今擬重建 大法堂 伍楹 左伽藍殿 伍楹 右祖師殿 伍楹 鍾樓 壹座 方丈叁所 中方丈拾貳楹 左方丈陸楹 右方丈陸楹 公學 拾楹 庫司 陸楹 僧院捌拾房 食粮僧叁百伍拾名 食粮學僧壹百伍拾名 寺基伍百畝 東至馬鞍山 南至官路 西至神宮監 北至鍾山官牆

禪堂 韋馱殿 叁楹 法堂 叁楹 禪堂 前後叁層共拾伍楹 十方堂 拾楹在本堂外大法堂之右 華嚴樓 伍楹 齋堂靜室 卽在華嚴樓下共伍楹 廂樓 肆楹 倉庫廚茶等房 共拾貳楹

律堂 韋馱殿 叁楹 法堂殿 伍楹 寶公塔 伍級 律堂 左右四堂共貳拾楹 十方堂 拾楹在本堂外大法堂之左 齋堂 伍楹 靜室 伍楹 倉庫廚茶等房 共捌楹

公產 靖東庄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玖千壹百伍畝玖分伍厘 安西庄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壹萬貳千貳百肆拾陸畝叁分陸厘 溧水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陸百玖拾叁畝陸厘 柳橋田 實在田地山塘共貳百叁拾玖畝陸分伍厘 白水洲田 丈過實在田壹百壹拾捌畝叁厘 十人洲 丈過實在洲壹千貳百貳拾畝貳分 禪堂 悟真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貳千壹百陸拾柒畝玖厘 桐橋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叁百捌畝捌分陸厘 陳橋茆地洲 丈過實在洲貳千壹百叁拾捌畝叁厘 律堂 龍都庄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叁千陸百肆拾捌畝玖分柒厘 散甲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伍百壹畝捌分叁厘

山水 鍾山 高壹百伍拾捌丈周陸拾里上有蔣子文廟吳大帝避祖諱改名蔣山又名聖遊山梁朝

以前有寺未拾所唐地理 **八功德水** 在舊寤真菴後
志江南道名山衞廬茅蔣 僧法喜以居無
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方求七日遂
獲此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
痾自梁以前嘗取給御洪武年間遷寺府舊池就涸
從寺東馬鞍山下通出先年以木爲筧通水入寺宣
德五年以石梘易之因火災後三年水竭不
到至正統元年久旱忽湧出如初今復竭 **放生池**
寺前 太祖役萬工掘成池 **梅花塢** 寺前 **獨龍岡** 粵
岸甃以石栽蓮數百株於內 東南 地

古蹟 **五里松** 由山門入長松覆路不下數萬 **寶公塔** 高
株與山色爭翠五里方至寺 五
級寶誌公葬其下梁永定公主建開 說法臺
善寺前 國朝徙此崇麗可登覽 **琵琶街** 前拍掌
如奏絃山 **三絕碑** 唐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真
谷皆響 卿書爲三絕下復有趙孟頫書誌
公十二 **景陽鐘** 在無量殿元時鑄制
時歌 度橋古 以上俱存

人物 **梁** **寶誌** 有誌銘行 寶册贊 **智藏** 有傳 畧 **僧副** 梁高命匠人考其室宇於廨善
寺側每逍遥于門負杖而嘆曰環堵之室蓬户甕牖
臣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會西昌
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拂衣附之 **警韶** 敷演經論
庸蜀久之反金陵復住開善 辭冠群宗 **智遠**
梁建安侯蕭正立普明寺居之定水既澄慧門夜啟
歷名山還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
靜自怡以 **宋** **慧懃** 嗣五祖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
終老焉 二則非真味之有省徧叅名宿居
蔣山賜徽 **懷深** 遊往蔣山留西菴請益鑑公公曰資
號椹衣 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鑑
反覆窮之大豁呈偈曰秪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着
便蕭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几
曰這裏豈不 **普崇** 住鍾山上堂云殘雪既消盡春風
是活祖師 曰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性又如何
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 **曇華** 在梅
久云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陽有
僧以偈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
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 其歸重如此
善直 初叅妙喜於回鴈峯下喜問曰何處人師曰安
洲人喜曰我聞安州人會斷樸是否師便以相

樸勢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着鯁師 **贊元** 石造
打筋斗而出喜曰誰家冷灰裏有粒豆爆出 明
霜見慈明圓禪師乃曰好好著槽廠去師作驢鳴 暑
曰真法羅耶就爲侍者二十年搬柴運水不憚寒 師德
江寧府帥請居寶公道場丞相王安石重 **法泉**
望奏賜章服師號與歸蕭散林下清談終日
有傳 **良策** 出世華藏次遷鍾山一日上堂云雪消殘
畧 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衣打
睡任他日上闌干祖師沒腰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
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邊青山難難百年三萬
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斑山 **元** **清遠** 有傳
僧與麼說話未免拖泥帶水 **妙高** 畧 有傳
明 **智順** 畧 有誌 **東溟** 畧 有誌 **梵琦** 畧 有誌 **樸隱** 畧 有誌 **清濬** 畧 洪武
四年設普度大會於鍾山師其一也引見 上勞問
甚至賜賚還四明後 召補右覺義二十年被 旨
即靈谷設普度大齋陞座說法感佛放光現瑞
補住靈谷 上嘗親製詩十二首以寵其行 **道謙**
以高僧取至京師 召 **居頂** 選預高僧赴見 太祖
見授左闡教兼住靈谷 對揚稱旨即授僧録兼
住靈谷 文皇帝即位 **淨戒** 值覺源曇公住天界曇
屢加恩賚曰被榮寵 舉桶箍爆的公案問之
擬議未即答曇厲聲曰早遲入刻了公於言下大悟
太祖授左覺義兼住雞鳴後 文皇帝勅住靈谷陞
右闡教有遺骨塔于大祠山牙 **能義** 居鍾山開房非
齒數珠不壞藏于湖之道場 行誼高潔者不
與之接 文皇帝雅重之 召對無虛月
每 命講說楞嚴大義俾住靈谷授僧録 **行容** 住持 **仲**
義 有勅見 **守仁** 有詩 右善世 **正映** 左講經其自贊
御製集 **夷簡** 有詩 曰春去叢林夏
又過客懷隨分守禪那懶人不暇西天驗甕鏡毋勞
南嶽磨三箇木毬權放下一條柱杖且橫拖問余布
袋何時解觜柱 右覺義住持靈谷
秋風散玉河 **可浩** 有重修寶公塔記 **附叅講樓覽**
晉 **謝尚** 隱鍾山 **宋** **劉勔** 散騎常侍經始山南以爲棲息
遊 **梁** **阮孝緒** 於鍾山聽講母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而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
返 **劉訏** 字彦度與族兄歊阮孝緒爲三隱卜築鍾山
志終焉着穀皮冠披衲衣遊山澤風神頴俊

意氣高遠 沈約 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陳 張譏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松林下共談勑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語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隋 薛道衡 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唐 韋渠牟 隱鍾山有贈詩 宋 蘇軾 王安石 軾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哉乃相攜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趂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 又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荊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荊公荊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詩無此二句

文

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 洪武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之夷獲安于世者莫非陰陽為之表裏何為陰何為陽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祀天地祭嶽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其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之謂陰故中國與化外之人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至今相傳祭祀鬼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必有禮有時毋犯分毋越禮毋非時毋昧於鬼神若昧於鬼神則為鬼神亦難矣且聰明正直變化不測之謂神禍福所施必不以親疎而異但世人愚而貪欲心浩大遂至犯分越禮不知以敬求神在

於有禮有時也朕本農夫自幼托身佛門忽經大亂不得已而從戎於二十年矣向與群雄並驅之時務在操兵整隊救民於彷徨之中今禍亂已平天下已定未嘗朝僧暮道妄祀鬼神有所祀必以禮有所祭必以時尚慮軍民身經大難凡死者或遭兵刃或陷水火或迫於危急而自縊投河或潛入山林而蛇傷虎咬或天災而殞滅或因互鬬而殺傷或為國宣力而殞命或思父母妻子因疾而亡身凡此諸等死者或蒲門滅絕無祭無依或雖有眷屬不能顧念或有父母妻子因兵流離生者未安死者誰為之祭朕以己心度之此等鬼魂遇天陰時莫不呻吟於風雨之間遇晴明時莫不悲號於星月之下或因生前作惡留連冥冥之中無由自脫又如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宅境或餱糧不繼一時手刃平民或遇壯軍之無故燒毀房舍殺害老幼殘疾致惹重愆有累身後朕今因死者恐不得生天恐有冤報故作大善佛事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以此干求于佛今臣民將以為帝王之道但理見在何求過去果有此言莫不善乎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則佛者豈特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洪武三年正月十五日朕於鍾山前蔣山寺奉佛供僧實不為己假若朕為己求福福必不

至何也蓋帝王設施皆出臣民之力已無勤勞之資若以財力而求福於一已可乎今特爲死者超升生者解冤吾不昧於佛以禮以特香華燈燭莊嚴素供朕躬率先僧臣叅禮此之謂禮今區宇平定亂極而治故爲生死者多方以解冤愆此之謂時吾之不昧於佛者如此尓諸臣民凡有自知所作之非趍此大齋洗心格慮素齋一月至日各於家門望佛遥拜以祈懺悔庶資佛力證成善果

御製大靈谷寺記　　洪武十五年九月

朕起寒微統一華夷爰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客邇寶志之刹其栞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敕移

寺凡兩遷方已今道場之所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縈且左邉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鷺囀岩前啟修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浩鉢水於湍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萍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李善長詣山撑地及其歸告乃以山川形勢禽獸之所以云云若是既聽斯言朕歡欣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共百工者聞用伎以妥寶志曜靈法佛人皆如流水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見道場不憚勞苦一心皈向自洪武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工興至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工曹奏完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若是有犯工者五千餘人爲之柰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既完安敢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善火一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逃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歎夢之歎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悟柰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乃格

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云何一日潔已而往視去將近刹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抄出一浮屠之頂又一里將近山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群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穹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于崖畔洞雲射五色光以天霞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恐愚夫議之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僉備雲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設像備具以足朕心故敕記之

御製靈谷寺塔影記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日兎領禪伯往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示塔影一巳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巳而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之金精光煜爗少焉如泥金布練豪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綵檽黝堊丹碧粲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巳而復見寶公像拱立于前內官僧官具以來聞朕

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巳而又見塔影二一照于壁一映于地與前塔影連而爲七其色或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纈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琿瑔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嵒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斕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　動光溢雖極

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疊霤甍之鱗鱗闌檻之縱橫玲瓏踈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其所服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麗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煥衍郁郁緼緼非霧非煙低翔裴回葱龍塔影之上乍舒乍歛往而復續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一而巳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

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于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葳蕤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實釋迦牟尼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群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茲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回必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

今晝工圖來一觀蓋萬分淂其一二爾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藏經護勑

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勑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南京靈谷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本寺護勑　成化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皇帝勑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爲宗以慈悲爲用開導善類覺悟群迷功德所及無間幽顯

此有國家者所宜崇尚而不替也南京靈谷寺實我　太祖高皇帝敕建爲　孝陵香火特撥賜贍僧田土并當江沙蘆塲等處入寺供用其後　太宗文皇帝又添造殿宇山門宣德年間寺燬于火雖有歲入錢粮缺人收積修理曁朕嗣位之六年特命僧錄司左覺義德默徃彼提督漸次蓋造所以上爲　祖宗列聖舉已墜之典下爲國家生民祈方來之福今德默奏言本寺歲久被人作踐攪擾用是特頒勑護持凡官員軍民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出入作踐縱肆樵牧輕易褻瀆欺陵及不許侵占原撥蘆塲并贍僧田地敢有違者許本寺住持指名奏聞論之以法欽哉故諭

㕘開善寺碑銘寺舊名開善　梁王筠

妙門關鍵闡之者旣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冊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卽世移風易俗匪止令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僊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巳篤而爲論道有未弘熏風璿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聮華颺葉脩旛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甍霞聳飛棟星懸

答廣信侯開善寺聽講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北徃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徃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徃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顧行

蓋六度爲萬行之本施檀其一焉然以不住相而爲者其用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我廉察使御史大夫贊皇公是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真諦無像因像以教立至人無功由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

然跡見于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圖（一作圓）
對應群品而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鐘待扣感
畢乃慈航息運初誌公之未遷滅也梁武帝命工人審像
而刻之相好無遺儼然若對建窣堵波于金陵之開善寺
聖功冥化歷代瞻敬人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緣册
設旛蓋而迎至則置于聽事西偏方丈之浄室每日散名
花爇靈香時復膳百味鼓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
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慧于真宗杜口無言若息心于了義
夫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寂
默奚異吾知之矣吾得之矣亦既觀相爰歸本寺幢幡贊

唄如始至焉公乃減清俸鮮上服命修珠帳飾花座因陀
之罔（疑）如懸上帝之寶感在其餘則置膏腴之田以供香
火之用所以崇像設顯靈蹤弘有爲之教俾家眷之類永
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朽請刻石以紀事
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記

致齋寶誌公青詞　宋太宗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蕚詣萬歲山以拄杖指松下取
寶掘之果得石上有篆文乃寶公所記宋祚興廢之數太
宗皇帝覽之增敬大士降現禁中帝聞緒語乃遣使持青
詞入山致齋其文畧曰俾乃龍舒之壤時惟天柱之峯始
見道于茲蕩遂批文于琬琰述祖宗之受命年曆攸同昭
皇緒以無疆傳源罕測秘于内府播厥榮書綿載祀以居
多歷積祺而有待近以至真臨格寶訓昭聞審基緒之由
來積于故府（疑失六字姑缺俟考）樓乃貞珉覩篆刻之如新若符節
之斯合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宜賜號道林真覺
菩薩

勅建謝雨道場文　宋孝宗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初三日癸卯皇帝遣
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額外睿思殿祗候權幹辦講筵閣
兼承受李昌用于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齋閣院僧

開建謝雨道場一永日者伏以江吳諸郡春澤久愆農畯
訴嗟大田告瘁惟鍾山之勝刹有寶公像之香緣守臣致
祈靈沛隨應覺慈　利無窮爰幸梵儀嚴陳法會庶
憑薰燎附達齋　謹言

蔣山大佛殿記　宋侍郎劉岑

寶公道場始于梁武其女號曰永定公主割捨私財創爲
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筠作爲文章以紀其事我本朝大
中祥符賜榜太平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曆改
元翰林學士葉清臣來守是邦以禪易律元豐王僧曰法
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燹于建炎復于紹興云大佛殿

前又有大毘盧閣兩翼爲行道閣屬之殿其餘堂廡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淳熙十六年九月晦一夕而燼今累年營繕駸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窣堵卧煙霞蓋謂此也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蕁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鄭克復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斸得名曰宋熙

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真菴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巓有定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菴菴前有白蓮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婁禪師之塔

八功德水記

宋守大理寺丞梅摯

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飛錫寓止修行有一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指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浪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眢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又其効也夫姜詩孝聞蘘淵開而鯉躍二師誠至因劍刺以流飛義有激而相求物何遠而不應向匪兼濟則爲怪力是泉也方外淨因寰中美利矧其靈者安可忽諸世故流離茲液長在惜其風雨不庇荆蕪四侵寂寥山阿孰爲起廢史館學士蘭陵蕭公貫以己俸作亭甃板石八自南康購至楹柱四下東府所成鑿崖以番曲置土以端術胥不至修巋然獨存仍練僧結廬於前以掌之庶幾便民及息客游非有徼於妄福也

八功德水記

宋趙師縉

八功德水鍾山之勝也亭久弗葺編修鍾公建臺之明年元正之三日率僚屬爲國祈年于寶公味靈源之甘冽慨棟宇之湫陋圖敝而新之鳩工度材斲岩拓基增卑爲高不擾於民不侈厥費輪奐翼然所以護神淵而綿美澤也自有此山卽有此水梁天監中始得名我宋天聖中史館蕭公始亭其上迨今百七十有七年復宏舊觀闡幽發奇後前有待則嗣而葺之以沾溉後人滋福于無疆是山龍沸出之祥鍾公重建之美意也公名將之字仲山長沙人自樞屬三持節爲此來今著籍上元是役也俾其屬浚都趙師縉董之因識其歲月嘉定改元上巳日記并書

鍾山太平興國寺碑記　元翰林學士虞集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之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永定公主表以浮圖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年間太宗得誌公秘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之曰道林真覺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及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剎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更作淳熙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歲增至於我國家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前靈隱玉山禪師弟子守

忠應詔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蒲其室今上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舊有蒲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不決忠至讓而弗辯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倍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近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屋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櫥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祠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宏興鐘三門皆以上賜次第而成歲在丁卯鑄大鐘爲銅數萬斤方在冶上賜寶珠投液中鐘成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陰發不以灼爍萬目共覩讙歎如一時上方別建宏祠於寺北令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香以禮祀之出黃金白金重幣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號守忠爲弘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而兼領慈寺未幾加授廣慈圓悟大禪師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守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吏部尚書王士弘以守

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太禧宗禋院日給廩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十二月二日賜讌於聖恩寺廼召學士臣集至榻前命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忠以其事示臣集如此臣集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一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搆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唐宋之遺然空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有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于一郡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臣集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博濟均惠於天下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

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賛于克艱神有司契皇有萬
方山川幅員蘊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汜羣
蓋孔於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
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珎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
天而隨龍躍以飛神師啟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
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
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神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
生飽歌煖嬉稚壯耄耋寢兵以華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
其休暇蠉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塞苦冤各罔而亨聖皇之
心斯神之力銘以著之昭示無極　至順二年九月日

蔣山鐘銘　元中書右丞趙世延

元泰定四年丁夘仲冬初吉蔣山住持守忠鑄光祿大夫
中書右丞趙世延爲之銘曰真土脉中火水運工鼓之巽
風冶金在鎔假合成功象其空聳大明未東孰啟羣蒙龢
音渢渢警憒開聾人天其通五福攸同斯鍾山之鐘振宗
風于無窮

奉　勅撰靈谷寺碑　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

今　上皇帝應天啟運建一大統之業定都于鍾山陽辨
方正位適與梁神僧志公之塔寺密邇洪武九年春勑東
僧仲羲被召來爲住持前瞻官闕僅一里許私自忖曰王
氣攸聚紫雲黃霧昕夕擁護非惟吾徒食息靡寧亦恐聖
師神靈有所未安且佛法以方便爲先如得近地改建誠
至幸也因請于　上從之義乃擇地于朱湖洞南則鍾山
之左脇也材木未具會　上方遷　太廟于闕左弗敢以
舊廟遺材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人徙塔附于
寺功將就緒有爲宅地形之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
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拓大其規制令可容
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擇地于獨龍岡之東麓西距
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回巒複阜左右相向而
方山巋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然祇樹之境義以圖進

上答曰以此奉志公爲宜遂命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某
衛指揮僉事滕聚某衛指揮僉事袁祿神壇署令崔安董
其役建立之日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前東
爲大悲殿西爲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
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爲演法之堂志公之塔則樹于法
堂之陰其崇五級復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爲屋以棲
僧之奉香火者翼以兩廡其壁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
三大士十六應真華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周垣
而養老宿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于井竈湢
庾之類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爲制以佛之當

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見未來之像其他侍衛天神不
與焉以禪與食不可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廡院以師之
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或涵於笑
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安而弗檢故
同臺室而絺構之法則以梁架桁不施疊拱以枅承椽不
出重簷凡交椽接霤盤結欑欂如蜂房蟻穴之狀者悉不
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翬飛積之山立都人士庶莫
不瞻仰贊歎以為希有此皆　皇上萬機之暇睿思所及
義與董工臣僚奔走成算以授羣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
瓴甓丹堊髹漆之需皆　上所賜其工之鉅不可以數計

且不勞一民而以戾于法者充工既畢悉宥之夫役之于
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生之塗此又　皇上懲惡勸善之
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三日告成　上既因其地之勝賜
額曰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以飯其衆又明年正月十
日　上在齋宮進僧錄司臣顧問諭及靈谷碑文未建爾
等宜舉能文者為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
臣徐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　上命所臨不勝恐
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之大雄氏之教以
深慈宏願受羣生來歸正覺非細務也故非國王大臣莫
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咸以其道為能

密贊化基陰翊王度而崇尚焉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
其後也不能無弊　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天地神人
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為之略舉百王之隆典而一新之貽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不存古
制聖慮及焉比因僧仲義之請改建志公之塔寺遂本佛
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
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至於慈風所被法雨所霑有生
之類咸願去惡而為善庶有以上答　聖天子崇奬之意
且其徒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覩像教之盛如二千載之
前不其幸哉謹系之銘銘曰　皇天受命曰惟其時天人

克協式應昌期仗鉞秉旄豪傑景附曆數在躬作我民主
皇顧四方曰此幅員德懷威服在於一人神祇扈導底於
建業遂開帝基受之天策維此建業地麗以洪虎踞於西
龍蟠於東天作神皋帝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伊洛大都
奠正萬國來臣春朝秋覲冠佩詵詵奕奕彤宮巍巍絳闕
五色成文照映天日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
發靈神師為誰道林真覺爰彼塔寺在於喬嶽塔寺岌矣
宮闕在前其徒弗寧奏疏請遷協於　皇心詔從其便爰勅
臣僚具於改建既築既構美奐美輪有赫其居震輝天人
伊大覺尊具足萬德巍然中居玉毫金色千袍濟濟以食

以禪弗溷於一惟適之安彼窣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
天龍環翊惟茲鉅刹殊勝莊嚴如兜率宮下現人間是曰
京寺四方之式弗加表見曷示於逖作而新之有華有因
出自睿畫以振法乘法乘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慈恩
悉被惟皇與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洪武十
六年月日

蔣山寺廣薦佛會記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太康文武恬嬉雨風
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參貳與天為徒重念
元季兵興天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

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
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惻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
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
南有道浮圖來復等十人詣於京師 命欽天監臣著以
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
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移文於城隍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幽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
躬賜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
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花
出迎萬金奉疏入 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
三藏諸文自辛酉癸亥止當癸亥時加申諸浮圖行祠事
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
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悅佛之樂首奏善世曲 上再拜
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
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其手各有所
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葩衣食之
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
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進饌樂四

奏曰法喜曲五奏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
退諸浮圖旋繞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
初斲山左地成坎六十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
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圖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
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
升壇南向坐使者北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
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
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出供斛所斛凡四十有九命闍黎
師咒食之時夜以半禮將畢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
六奏遍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同樂奏善成曲 上

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殿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
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淡不辨草木鑾輿一至
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顔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
庭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享焄蒿悽愴聳
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
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
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
有祭其興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
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内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

疑豈非人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
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
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　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
哉祠部郎中西夏李顔主事浦陽張孟兼南樵蔡秉彝東
武臧哲職專禱祀親覩勝因謂不可無記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
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
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死伸一歸至和同符
大均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
流血沱若積屍横從委溝溢壑霜月凄苦凉颸酸嘶慈然

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爲心寧免涕洟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
不遑寐爰起靈場豁彼蒙翳　皇輿再臨稽首　大雄遥
瞻猊座如覩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
鐘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颷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
衣華燦滌塵垢身還清淨觀迺陟秘殿乃覲　慈皇聞法
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途宵行今也昭朗白晝康莊
法筵設食厭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
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鴻恩既廣氛盭全消乾坤清夷
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謡惟

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
咸遂太史載文永垂來裔

重修寶公塔記　明右覺義可浩

塔者梵語窣堵波此云方墳以之藏舍利標記古師靈跡
示法不滅也昔武帝以二十萬金易鍾山獨龍阜造塔藏
師全身舍利創精舍額曰開善至宋紹興辛巳金人犯淮
甸師顯相力贊卒使虜酋就殄被旨加封慈應塔曰感應
歷朝封號祭詞詔誥銘記感應功蹟具如原録至我　朝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九月　太祖高皇帝詔遷于湖之
東麓獨龍岡　勑建大靈谷禪寺爲天下叢林之首設僧

錄俾僧時祀焉正統丙辰主塔僧法諱大滋仍舊貫修之弘治庚戌住持廣公安又經理之嘉靖乙酉歲可浩濫膺灑掃仰觀聖師寶塔故朽諒惟聖師靈化彌綸天地洪纖靡間豈拘縮乎一區也哉但民具爾瞻自生福慶丙戌歲拉僧宗受恊衆一加補葺焉屆今復將腐圮逐謀諸耆宿洎江右喻姓法名演高者參歷之士糾財召衆恊相新之凡尊富貧賤咸體信服從經營未遠煥然成之亦聖師冥助之速也仰惟　聖天子御極恩被林泉每托有司激勵僧徒者蓋不忘靈山之囑也吾人果能修道德明性命尊正化俾止惡措刑化淳俗美可謂陰翊　皇猷者也老子

云我無爲而民富一旦奮志於其間人皆可以爲聖師何獨事浮屠之突屼者哉師生于宋文帝元嘉元年滅于梁天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也　嘉靖十八年己亥臘月八日記

遊鍾山寺記略 内舊蹟多在陵内　宋陸游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實公所葬也塔中銅鑄寶公像有王文公銘在其膺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塔西南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取王文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故取名之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着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寺西有土山今謂培塿亦取文公詩所謂講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

游鍾山記略 内舊蹟多在陵内　元胡炳文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夾路松陰亙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

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邊有軒名木末履舄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暝翠可俯而挹下有義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葦間徑歷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崛壘忽敞平原修篁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於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汩汩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

里至山椒錐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縹白縈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閒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見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互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淒然久之下山至七佛菴白雲淒潤覺墖不來一僧噓石鑪灰點鬚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菴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為事神若佛者家焉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

遊鍾山記略 內舊蹟多在陵內

明翰林學士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褻褻使人躊躕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圓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大平興國寺在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為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毿毿觸人詩興予獨出行亟道問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雲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榼中斲為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融匾法定為梁人書復

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 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渡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為致此泉今甓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戛起巖草中從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

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禧院文皇元帝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探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予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蕣虎逐入舍僧門馬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予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元帝題牓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跙踔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蹀蹀遽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

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塚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氊不生雜樹可憩思欲藉裀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竟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滮滮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

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纔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鍼鉤衣足數躓咽脣燋甚幸至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斟嚥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嚥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游菴中僧出肅面有新瘢詢之卽向采蕣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乂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攬還抵永春園遂同廣慈二君出迎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異勝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

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遐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蕘兒牧豎跳嚎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

他尚何望哉

遊靈谷記　　明大學士呂柟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遠馬僨輿先往蓋靈谷周幾十餘里東界木公山而松亘四五里縱橫絡繹雜列間植黴㲂䰄鬖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午始往不久卽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不俟驄鑣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下輿徒步里餘就蔭佇立四面睇望虬枝蚑枚如麻如葛然體幹瘦細間有三二合抱者則又爲羣木壓撓匪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其下瑤草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穋縈蓋問諸吏皂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美含芳于幽獨

而不名者其殆此乎北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高祖七勑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芻牧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濬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造甚遠非偶然也未幾五山及雙山秦子在軒胡子雍里顧子郭山況子皆至乃遂出遊大佛殿又後登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爲吳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自著十二時歌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榜壁立不可上乃巳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奇古感云　高祖掛衣處隨至無梁殿殿皆㲂䰄作三券洞

不以木爲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時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上西廊觀吳道子所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乃還登青林堂有滿親住持者來叅持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爾觀畢滿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街自皷掌請聽琵琶聲口兼呼諸從者亦皷掌浩亦大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聲浩不對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大近亦無大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廊俯以崇臺此感彼應氣使然爾

遂西至竹澗有閉關僧鑿板竇以通飲食竇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五山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候諸君而後別

傳

誌法師墓誌銘　　梁陸倕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

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卽化
於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出置戶外語僧衆
云菩薩當去耳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
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
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
京緒冑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
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
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
雲晝歇慈燈夜昏

寶誌公行實　寺志

師諱寶誌金陵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示跡東陽市
古木鷹巢中民人朱氏婦上巳日汲水聞兒啼歸報其家
梯樹得之舉以爲子就指爲姓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
爪甫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法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
明帝泰始三年丁未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踰旬久之忽無
完居多徃皖山劍水之下被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
凡俗常以古鏡剪刀尺扇拄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諠
逐之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而無飢色嘗從喫鱠者求
鱠食與之者心笑之卽起吐水中皆成魚人始驚異時題
詩句初不可曉後皆有驗齊建元間異跡甚著宰相高嵩

與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
整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面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觀之
欲爭尊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遊行市
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
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並送供至建康令呂文
顯啓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公例常與
出已而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
閤吏曰公久在省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帝聞之大驚
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師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
伯云公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方知其身分三

處宿焉公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遺之未及發言
忽來引衲而去師在華林園忽重三著三布帽亦不知自
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
於此季矣（出傳燈錄）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
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住
東宮後堂平昌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
過及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
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害諸王高上江淞
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
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其父携詣師師拊之曰天上

麒麟也陵果名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遇師拊其背曰赤龍子也惠終以辯才顯聞其徒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謁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砍頭破腹後又旬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砍頭破腹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殷齊之從行往辭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鴉畢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鴉喧暮林卽匿其下鴉翔集自如騎玩失其踪但見鴉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師意鄱陽忠烈王飯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杖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領荆州衛尉胡諧卧病

請師師註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公明日屍出也師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齊帝常禁師出入及梁武帝卽位下詔曰寶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道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已後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自是多出入禁内天監五年秋季旱雩祭備至而雨未降帝請雲光法師於華光殿講勝鬘經師索水貯淨器安刀其上以祝須臾雲行雨施高下皆足出行狀帝始用刑慘酷師現六神通力令見高祖於地下受極苦相之狀餘是息刀鋸之害天監六年

帝假師神力見地獄苦問何以救之師曰夙世定業不可頓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帝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其苦也出釋氏編年錄師嘗於臺城對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帝曰朕不知其味二十餘年師何爾師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鱠殘魚是也出漫錄帝嘗問師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師索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以得淨心修習荅曰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爾出行狀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師與

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者其地得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師曰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師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識築室焉出萬花谷集杜詩云錫飛常近鶴一日雲光法師於華林殿講法華經至假使黑風吹其船舫忽問風之有無否雲光曰世說故有第一義則無也師往復三四番師笑曰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也其辭止隱沒類皆如此雲光法師講經天雨之華帝謂其證聖夜於含光殿林琉請師與雲光僧儉傅大士齋翌日獨雲光

不至其優劣可見也一日與帝臨江縱望有一木浮江泝流而上帝與師及士庶觀之師舉錫一招其木隨至岸乃旃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既克而肖神像如生但少異髮師拔髮挿像兩髮髮即隨長（宋志云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遊蔣山詩云旃檀歸像魏窣堵卧煙霞蓋謂此）帝大悅命置中庭爲子孫世世之福田有僧浮盃者謁帝帝與客方棊令殺之棊罷命僧見侍衛奏曰蒙旨殺之矣帝嗟悼不已因問師師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因薙草誤殺之今償夙債耳（出釋通鑑）帝先問張僧繇傳師眞容輒不竟不能就繇稽首告師師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面觀音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如今不得妙（出傳燈錄中）後魏胡后嘗問國祚師曰把粟與鷄呼朱朱蓋爾朱也武帝一日詔師至闕師忽顰蹙低頭與嘆帝問之師曰仇敵生也帝罔措蓋是年侯景生于鮮卑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帝嘗與師登鍾山定林寺師指前岡獨龍阜曰地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當得之（行狀）梁皇問師朕欲設齋布施廣度僧尼法門混雜師曰刻木爲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觀音毀之則禍至泥龍不能行雨求雨須用泥龍但知供養泥龍必有眞龍降雨凡僧不能長福求福須用凡僧但知供養凡僧必有眞僧降福（出如如居士語錄）帝妃郗氏崩後數月忽現一蟒上殿爲人語啓帝曰蟒即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飲食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一鱗甲則有多蟲唼嚙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感帝平昔眷愛妾之厚矣故託醜形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拯拔也蟒遂不見明日大集沙門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寶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然其言撰懺文共成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內異香馥郁帝仰眎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蟒後身也蒙功德以得生忉利天呈身致謝言訖不見（出梁皇懺序并南史集中）會稽臨海寺有僧大德常

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非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着眞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是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荅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令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

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落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荅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呌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援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期去也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問寶公公勸云尋經必有因緣乃取藏經躬自披覽糾造義

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若此文理協聖凡願起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是也出華江集云一日帝與誌公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纔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出感應篇一日寶公與帝云欲徃高座主之帝允即徃嘗同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坐山巔說法天花墜焉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

帝問師曰師將去我耶又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之厥後侯景之亂尤追縛公言也帝復詢社稷存亡遠近之事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於十二月忽聞奏絲竹聲徹晝夜至初六日無疾脫化於興皇寺屍骸香軟形貌怡悅正應鍾山寺與僧先日之期也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以聞帝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以後事囑我乎念公之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敕造木塔五級用皇女永康公主遺下奩具成之仍以無價寶珠置其上塔前建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塚内王筠製碑於寺門處處得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雲端萬衆歡呼聲

振山谷敕諡廣濟大師厥後帝思前言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之改創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讖拆塔纔畢侯景之兵果至李氏有國日諡曰妙覺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圯埋白石函二尺廣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寶公埋於此山當時名臣陸倕王筠姚詧而下皆莫曉其義問之曰在五百年後方應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讖石虎李煜事乘鷄登寶位以丁酉年李氏有國也犬吠入金陵宋開寶七年甲辰伐江南也八年國滅子建司南斗安仁秉夜燈當王師圍城其南曹彬其北潘美也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君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吳越錢弘俶舉國入朝家道闕無錢也楊文公談苑紀寶公銅碑記云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名

知遠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吳越錢鏐有國 王孫弘俶歸宋封淮海國王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四子並節度使及族屬俱授官有差世顯不絕）公顯跡之著可數五六十許貌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其年九十七矣公作四柱記寶公符十二時歌十四科頌大乘讚禪宗法語公鏡圖數千言傳於世（俱備大藏 傳燈錄中）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蕚遇老僧率詣萬歲山取寶以杖指松下令掘之得石上有篆文乃師所記運祚興廢之數朝廷寶之賜諡道林眞覺宋敏求東京記太平興國七年師降見城市詔避諱稱寶公遣使致青詞就鍾山建道場賜太平興國禪寺爲顯

眞宗大中祥符五年詔於龍圖閣取太平興國年中舒州所獲寶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事又作贊目曰神告帝統石諡曰眞覺大師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仍令天下無得斥公名又眞宗實錄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申詔加諡寶公爲道林眞覺大師高宗紹興辛巳歲金人犯淮甸師以神力幽贊卒使虜酋就殄江淮以安被旨加封道林眞覺慈應惠感大師塔曰感順元文宗天曆二年封普濟聖師菩薩

寶公贊　唐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住何所

寶公贊　唐僧皎然

大地之動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海隨物有終發形駭俗借繪開蒙嘗攜刀尺精意誰通

釋智藏傳畧　高僧傳

釋智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戒德堅明學業通與梁聖僧寶誌遷神窀穸於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有野姥者工相人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

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沐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荅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天況復過也梁大同中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勑主書遍令許者署名於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然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勑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

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
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
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
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
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
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
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
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
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
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

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
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
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
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
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
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
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
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已任乃是大士用
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
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

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
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
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
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勅於彭城寺講成實又勅於慧輪殿
講波若經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
波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
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
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
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
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

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
榮衞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
途之已迫耳帝手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
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悵然岐路贈
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
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住反
頻仍乂之藏持操不改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
朱輪徐動鳴笳啓路就而謁之從遵戒範寺外山曲別立
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
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潁藏結心

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與開善寺智藏法師書　梁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鄣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遒反玄度言

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淸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客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踊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巳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臺聽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乆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斑玉之源解蓮花之紱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謝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鄣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靑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佛慧泉禪師傳畧　舊志

法泉隨州時氏子住持日經營辛苦成大佛殿以成叢林

建毘盧閣兩掖爲行道閣其餘廊廡極雄麗與蘇東坡交因舟行至金陵阻風江滸師迎之至寺坡云如何是智海之燈師以偈荅之曰指出明明是什麽舉頭鷂子新羅過從來這碗最稀奇會問燈人能幾箇坡欣然以詩荅之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心是心非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

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元豐年十二月二十日
入寂

佛眼遠禪師傳畧　舊志

清遠嘗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問講師師莫能荅師咲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演公法席因丐於廬山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兩人相交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元禮首座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戲

座曰你他復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後出住崇寧萬壽復遷和之褒禪樞容鄧公洵奏賜師號紫衣宣和欲以病辭歸蔣山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徒曰諸方老宿臨終留偈辭世世可辭乎且將安住乃合掌怡然趨寂

雲峯高禪師傳畧　舊志

妙高長溪人毋夢池上嬰兒合掌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躭釋典固請學出世法見無準於徑山準器之擬以侍職曰懷安敢名吾不徧叅諸方不止遂之育王見偃溪聞即請入侍掌藏溪一日舉如水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師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蔣山虛席直指僉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年衆逾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華有軍迫師求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刄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磨刀石辭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擲刄伯顏丞相見師加敬舍牛頭齋糧五百石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云此老非常人比宜異因待之以故寺得無恙

圓辨順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

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夙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輙峻拒而不爲獨於銷叙悟緣評隲梵行毎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事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　御講諸師爲綱維之職執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關樞公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世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㲉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愕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

門庭高峻拒之卽進之也公聞其事嘆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晴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厠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玅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叅閩中見焉公偶出游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弟入門耳最上

一乘則邈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自入閫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物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

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甓甃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搆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禾嘉　朝廷賜師號及金襴法衣師會不以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鎭一方年久將壞万叅政初當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

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鎭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咲趣辦七成旣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硐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縻錢過十萬而上役弗與焉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竣事錢唐清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成會　中朝徵有道

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亾埃風渺瀰焉得達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

夫豈可哉

妙辨同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峰越之上虞王氏子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往依之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召公謂曰子學　且博矣恐滯於心胷以成龕執爲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公卽錢塘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還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高麗藩王遣參軍洪滄施大藏經於二浙滄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

普濟日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

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霾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師諱日

號東溟天台赤城人

慧辯琦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九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

至館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荼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師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荅師叱之曰使出自是羣疑寒胸如塡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其說法機用見於

六會語其遊戲翰墨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贈語一幅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惟此一端亦可槩見

樸隱瀞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刧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

繫之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丞崇德縣劾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二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疑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

德也惡宜有是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慮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讙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焚其骨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初元亡

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去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其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纍着何假於銘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師生越會稽縣其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

藁若干卷

〔詩〕開善寺法會　梁昭明太子統

棲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理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方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垂露光

鍾山解講　梁昭明太子統

清宵出望園詰晨届鍾嶺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暾出
巖隱光月落林餘影紛紛八桂客坡陁再城永伊予愛丘
壑登高至節景迢遞覩千室迤邐觀萬頃即事已如斯重
茲遊勝境精理既已詳玄言亦兼逞方知惠疑作蕙帶人囂
虛成易屏眺瞻情未終龍鏡忽遊騁非曰樂逸遊意欲識
箕潁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蕭子顯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敞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金軿
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迥前笳清邐迤因臺
榭參差憩羽旌高隨閬風極勢與元天弁氣歇連松遠雲

昇秋埜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祈一作折果尊常住渴
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聞
頌聲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綽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翠蓋
承朝景朱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況在登臨
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鑾對寶座辨
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晤仰燈燃法朋一已散笳劒儼
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儀

詔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理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
弘七覺揚鑾啓四門夜氣淸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
毦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
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
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輩龍鶤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樽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陸倕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山嶺穹窿距帝城當衢
啓朱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漵北眺盡滄溟步簷時中
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
命萃人英道筵終后說鑾轡出郊坰雲峯響流吹松野映

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頒後乘榮

登鍾山下峯望　梁虞騫

冠者五六人攜手巖之際散意百仞端極目千里睇疊岫
乍昏明浮雲時卷閉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

遊鍾山應西陽王教五章　梁沈約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遶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一發地多
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
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二即事既多美臨
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

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三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四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五

奉和法筵應詔　北周庾信

五城隣北極百雉壯西昆鉤陳橫複道閶闔抵靈軒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飜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新禽解雜囀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風飛扇天辨泉湧屬

絲言觸臣從散木無以預中天　遙可望終類仰鵾絃

遊鍾山開善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躧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開善寺　陳陰鏗

鷲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　陳釋洪偃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盡鳥聲稀石苔時滑屣蟲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

蔣山開善寺　唐崔峒

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在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自依依

同羣公宿開善寺　唐高適

駕車出人境避暑投僧家徘徊龍象側始見香林花讀書不及經飲酒不勝茶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談空忘外物持戒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唯月華

贈鍾山韋處士　唐白居易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閒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送韋邕少府歸鍾山　唐李嘉祐

祈門宦罷後負笈向桃源萬卷長開帙千峯不閉門綠楊垂野渡黃鳥傷山村念爾能高枕丹墀會一論

和友封題開善寺　唐元稹

梁王開佛廟雲構歲時遙珠綴飛閑鴿紅泥落碎椒燈籠青焰短香印白灰銷古匣收遺施行廊畫本朝藏經霑雨爛魔女捧花嬌亞樹牽藤閣橫查壓石橋竹荒新筍細池

淺小魚跳匠正琉璃瓦僧鋤芍藥苗旋蒸茶嫩葉偏把椰
長條便欲忘歸路方知隱易招

蔣山開善寺　南唐李建勳

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
聲閑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沉湎終須棄竹林長愛
寄吟經案上石爐秋露向千岑

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蘇軾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悵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
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荊公宅已爲寺）夾
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

華屋松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彴橫秋水
浮圖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涓涓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王安石

（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
空幕府風月自舼船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久
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壖廟域獨龍層塔顛森踈五願木寨
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園湫水碧瓦第
青煙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

遊鍾山　宋王安石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
陽歸去不逢僧

登鍾山謁寶公塔　宋李綱

寶公真至人鳥爪金色身杖攜刀尺拂語隱齊梁陳我登
鍾山頂白塔高嶙峋再拜禮雙足聊結香火因

寶公塔　宋曾極

六帝園林墮刼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
得齊梁一夢回

八功德水　宋曾極

數斛供厨替八珍穿松漱石瑩心神中涵百衲煙霞氣不

染齊梁歌舞塵

蔣山法會瑞應詩（應制作）　明王偁

寶地搴金仙璇宮啓梵筵眞僧騰異域開士唱三緣說法
雲成蓋談經花雨天祥光凝彩絢甘露瀉珠圓大樂憑虛
下神燈徹夜懸勝因濟苦筏覺路指迷川祇樹春光溢靈
山會儼然願茲弘至化　皇運共千年

春日蔣山應制詩　明林鴻

鍾山月曉樹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
花故落御衣香珠林霽雪明山殿玉澗飛泉近苑牆自媿
才非枚乘匹也陪巡華沐恩光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守仁

寒巖草木政嚴冬。一日春回雨露濃。安石故居遺雪竹。道林新塔倚雲松。木魚聲斷催朝飯。銅鼎香銷起暮鐘。千載奎文留秘藏。天光午夜照金容。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淸濬

老來一鉢住巖幽。塵境無心得自由。空裏每看花滿眼。鏡中漸覺雪盈頭。吟餘月照千峯夜。定起雲生萬壑秋。身世已知渾是夢。百年光景水東流。

詔於龍潭普放水燈賦　明釋夷簡

持節馮夷向夕過。遠分燈火出官河。斗牛光動天垂野。風露聲沉水息波。海族樓臺休罷市。鮫人機杼不停梭。九泉無復悲長夜。莫問南山白石歌。

法會賦迎駕（諸王同賦 皇太子）　明釋夷簡

千騎東華玉輦來。鍾山渾勝妙高臺。旌旗寶樹重重入。樓閣香雲一一開。仙杖齋從三日幸。春宮詔許五王陪。近臣共說天顏喜。收得娑羅樹子廻。

靈谷寺　明蔡汝楠

禪關何窈窕。春物正氛氳。簷絮兼花度。山鐘帶雨聞。鳥喧僧出定。樹暝客離羣。獨向淸齋臥。空令夢白雲。

遊靈谷寺　明皇甫汸

寶公舊日安禪處。雙樹依然初地開。歲久丹靑凋畫壁。春深花雨落經臺。招提境接橋山外。功德池分灊水來。聞說此中容吏隱。瀘巾時向草堂回。

訪月泉禪師　明徐元春

山郭尋僧出。行行黃葉邊。石泉秋聽急。江月坐來圓。性破長昏夜。門開不住天。時聞鐘磬發。獨立萬峯前。

上巳日集靈谷寺　明王世懋

寶公塔掛白雲隈。西接鍾陵王氣廻。錫住靈峰鷲鶴去。鉢分慈水巽龍來。松風落子春陰寂。山鳥啼花暝色催。今日便成千載勝。不須重憶永和才。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明焦竑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林敲石煎茶。一

簷蔔林東短牆。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澗無人水香。二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花不礙維摩。三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人先探春回。四

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脉脉蘿村浣紗。五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粧殘月斜。襟解微聞薌澤。鈿斜半卸榴霞。六

遊靈谷寺　明焦竑

法筵開浩刼。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遙。禪心

隨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頹垣起暮靄

附 靈谷併括舊寺

按志鍾山有寺七十所齊梁以降遞有廢興至宋王丞相安石併諸小刹於太平興國寺而紺園金界半爲丘墟矣 國朝撫其地爲 孝陵乃歸併靈谷寺昔之基置星列者遺址俱在禁垣內今以一靈谷槩之然其名蹟最著見之誌傳凡十有六曰飛流寺曰半山寺曰崇禧萬壽寺曰延賢寺曰靈味寺曰興皇寺曰竹林寺曰大愛敬寺曰雲居寺曰明慶寺曰道林寺曰秀峯院曰雪峯菴曰定林院曰悟眞院曰定巖寺見之山水古蹟

人物凡十二曰翠微寺曰法雲寺曰興教寺曰宋熙寺曰白蓮菴曰栽松菴曰定林寺曰靈曜寺曰鍾山寺曰爭名寺曰幽棲寺曰草堂寺皆附見於靈谷寺後

山水

鍾山見靈谷寺 寶珠峰上有翠微寺天氣晴朗望見廣陵城 道卿巖宋葉清臣字道卿嘗遊 一人泉絕頂古法雲寺側僅容一勺挹之不竭 洗鉢池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慶元志在興教寺故基 落义池塔西 宋熙泉近宋熙寺側 玉澗山西蔣祠前 孫陵東岡 楊梅巖山西 彈琴石在北嶺中道清溪上 桃花塢獨龍岡西北 白蓮池古白蓮菴前 猿驚谷 鶴怨谷二谷因草堂北山移文內句好事者加之 桂嶺志稱碧石青林幽阻深靚 定心石東山巔下臨峭壁 半山墩在八功德水南卽謝公墩自栽松菴至蔣山夾道皆長松劉煇詩云兩道奇陰迎翠合四圍淸氣逼人來見正志錄 珠湖洞東麓卽鍾山仙洞道書朱湖洞天 茱萸塢山南宋陸道士靜修餌茱萸處 黑龍潭山頂一人泉西曾有龍見今深廣不數尺 道士塢塔東陳宣帝瘞玄靖臧兢處 東澗塔西梁處士劉訏隱處古宋熙寺東 屏風嶺幽邃如畫鍾山最秀處 頭陀峯山北 霹靂溝南麓 寶公井東昜市心 曲水晉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水經註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引流轉觴賦詩 應潮井山半占定林寺前盈縮與江潮相應唐貞觀中有牧兒汲此井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栽松峴山西晉宋刺史罷還令栽松 道光池梁靈曜寺前宋熙寧間道光禪師斷

古蹟

靜壇梁侍中周捨立靜壇與道士塢相對時武帝問其壇如何對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鹿巾黃帔甚多白簡朱衣罕至因名在古明慶寺前與八功德水相近 讀書臺古定林寺後北高峯上梁昭明書此讀書 九日臺在蔣廟孫陵岡齊武帝建商飈館岡上每九月九日晏羣臣講武以

應金氣之節 說法臺山絕頂寶公說法其上 招賢館西巖下宋元嘉中文帝築以館雷次宗 會宗堂晉謝尚諸人隱處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亦隱此顏眞卿爲之題 誌公履 寶公舊像相傳沉香爲之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窣堵臥煙霞謂此 旃檀像大通四年梁武帝於大愛敬寺置造一丈六尺像量剩二尺成文八尺歷寺主僧給重量乃五度量卽成二丈七寸時以爲誠感出金陵新志 銅像隋時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出弘明集 石篆寶公記宋讖文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搆得于萬歲山古松下 兩翁軒洪覺範詩序云悟眞菴西疎竹林間蒼崖千尺歲久拆裂余崇素行山中至此未嘗不徘徊菴僧爲開高軒向之盡收形勝名兩翁軒詩云水邊修竹纔堪數林外蒼崖已半頹 婁禪師塔寺後向東 木末軒王荊公題俯視岩壑亂松參天幽邃絕勝 半山亭卽宋王安石故宅安石嘗賦詩十五首 昭

文齋王荊公鍾山捨宅爲半山寺米芾題其讀書處曰昭文齋

〔人物〕〔宋〕曇良耶舍每一禪觀七日不起止道林精舍寶誌崇其禪法　僧伽達多嘗坐禪山中會欲虛齋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　杯度傳有　僧審住靈曜寺精勤誦受曲盡深奧

時羣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施之又說法訓曷劫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　〔齊〕慧開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勍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斷甚達學人影赴陳郡謝譓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襯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　道禪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擬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采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　智欣住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　智順有傳畧　道營住靈曜寺　〔梁〕寶亮有傳畧　道隆鍾山寺得度掩關不事事日竇數覽自適　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合掌　慧初好習禪念常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武帝爲立禪

房於淨名寺處之　法意起五十三寺鍾山延賢寺其一也　慧勝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人寂定周晨乃起住幽棲寺後移憩鍾山延賢精舍　〔陳〕尚禪師有碑銘　法朗有傳畧　〔唐〕曇璀有傳畧　附叅講棲覽　〔宋〕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棲逸不闗榮利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至爲築室鍾山西巖下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齊〕周顒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爲休沐清貧寡欲終日長蔬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後捨宅爲草堂寺今移慈仁鄉唐家渡　到溉字茂灌生平公俸咸以供延賢寺已宅亦捨焉

〔文〕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龍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甍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峯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遞

謝半山寺額表　宋丞相王安石

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鈞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陛下俯狥祈誠特加和美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國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薰修

崇禧萬壽寺碑記畧元時另建寶公塔後　元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運承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臣民之瞻焉曆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潛邸在金陵時於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縈廻樹蓺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實委靈茲山皆賴我國家之神力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

隨願輙應於是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泉注八功德水乃即巖中作觀音大士像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即珠峰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峰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讚嘆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鎔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碧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欒銑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貺焉天曆元年九月甲申臣世延臣集入見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眞覺慧感慈應普濟

聖師寺曰大崇禧萬壽寺汝世延等其勒文以記之臣世延等即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宜皇心之注於斯乎於乎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禜資用功力有司具焉茲寺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於乎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祇奉天埤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旂有交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滅維梁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怍吉金之貝爍濕不移萬古在簴宣號震迷寶乃發祥以肅羣昕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衷回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殿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延賢寺杯度傳　高僧傳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在冀州後至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

喜怒不均或嚴氷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蘢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

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櫬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淸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

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

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鬭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宵於牕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㣚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昬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

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一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崎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蹟聲華茂靚草弁視色悟空玩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滑慧定計昭妙眞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僊言竟各去亦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
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
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
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客薑及刀子
熏陸香手巾等度卽食客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父子五
人恐是其家杯度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
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客薑爲異乃語陳
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巳移靈鷲寺其家
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
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吴郡氏朱靈期使高驪

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
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問磬
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
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摇乃共禮拜速行步
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
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眞人爲期
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
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
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
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

之幷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
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
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
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
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
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
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
幷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
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
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

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皆持師鉢而死冶城寺
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柂自安隱
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介
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
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絶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
度度云巳死在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
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
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
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毋氏病衆治

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

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延賢寺釋智順傳略　　高僧傳

釋智順瑯琊臨沂人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受具戒秉禁無瑕常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無黜司空徐孝嗣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虫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陳郡袁昂製文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

於世

靈味寺釋寶亮傳略　　高僧傳

釋寶亮東莞胄族晉亂避地於東萊絃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遊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

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

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荅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齯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讚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莂云尒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皆散不蓄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

尚禪師碑銘　陳江總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者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興皇寺釋法朗傳略　高僧傳

法朗沛人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北伐於青州入道永定中奉勅住興皇寺大建十三年遷化窆於攝山西嶺太子詹

事江總爲誌文後主時在東宮爲銘曰洪源遠采傳芳馥慧君子哲人英芬星繼朱旆既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貔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華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推衛櫓自闢金湯蔓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栖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穿智炬寂滅頹巖遼敻遼敻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壠播橫宿林切切骨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唄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竹林寺釋曇瓘傳略　高僧傳

釋曇瓘吳郡人事牛頭山融大師融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瓘默而審之直嚮獨上迺晦跡鍾山斷其漏習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則天臨朝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敦勸朝天瓘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晉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于竹林之隩葺宇蓋茅而告老焉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

附 鍾山隱士與子侄書　宋隱士雷次宗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謝事鍾山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存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惛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聞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與鍾山隱士周顒書　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爲得焉不如此非

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郎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途白異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痾末命加復旦夕

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絶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之愆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

(詩)鍾山曲水　南宋謝惠連

四時著平分三春禀融爍遲遲和景婉夭夭園桃灼擕朋

斯郊野昧旦辭壓郭斐雲興翠嶺芳飈起華薄解轡偃崇丘藉草遶回壑際渚羅時萩託波泛輕爵

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武帝

曰子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即徂遷歎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生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紛綺色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蘿靡臨堦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間紫煙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一作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羨汾陽前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昭明太子統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廻鸞鷲嶺岐神心鑒無相仁化育有爲以慈慧日照復見法雨垂萬邦躋仁壽兆庶滌塵羈望雲雖可識日用豈能知鴻名冠子姒德

澤邁軒羲班班仁獸集疋疋翔鳳儀善遊茲勝地茲岳信靈奇嘉木互紛糺層峯鬱蔽虧丹藤繞垂幹綠竹蔭青池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谷虛流鳳管野綠映丹麾帷宮設壓外帳殿臨郊垂俯同南風作斯文良在斯伊臣限監國即事阻陪隨顧惟實庸菲沖薄竟奚施至理徒興羨終然類管窺上聖良善誘下愚慚不移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梁吳均

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池出寶梳沉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復望子喬

壇金繩蘊綠帙風雲生屋宇芝英被仙室方隨鳳凰去悠
然駕白日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北周庾信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石關恒逆上山梁乍　迴堦下
雲峯出窻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
從於此蹔徘徊

遊鍾山明慶寺悵然懷古　北周姚察

廣弘明集云陳姚察遇見蕭祭酒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憶此寺仍用蕭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花讚繞峯蓮霞暉
間旛影雲氣合爐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含風萬籟

響叢靈百花鮮宿昔尋眞趣結友亟留連山庭出蘼靡澗
止濯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雨懷此悵
悠然從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明慶寺石壁　陳王褒

夏水懸臺際秋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雲居寺高頂　陳王褒

中峯雲已合絕頂日猶晴邑居隨望近風煙對眼生

鍾山明慶寺　陳江總

十五詩書日六十軒冕年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幽居
聳絕壁洞穴瀉飛泉金河知證果石室乃安禪夜梵聞三
界朝香徹九天山階步皎月澗戶聽涼蟬市朝霑草露淮
海作桑田何言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同庾肩吾游明慶寺　陳沈炯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林摘菊
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鍾山道林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躧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
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　唐白居易

亂峯深處雲居路共蹋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

都山屬愛山人

留題愛敬寺　南唐李建勳

野性竟未改何以居朝廷空為百官首但愛千峯青南風
新雨後與客攜觴行斜陽惜歸去萬壑啼鳥聲

鍾山道林寺　南唐李建勳

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別
着高窻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
得結香燈社空向王門玷玉班

題道林　南唐李中

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磬罷僧初定山空月又生籠燈

吐冷艷岳樹飄寒聲待曉紅塵裏依前月遠程

鍾山秀峯院　宋梅摯

影共金田潤香隨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寶公遊

鍾山講經臺　宋釋至慧

自是虛空講得休蕭蕭林下冷寒秋至今岩畔多頑石似對春風一點頭

宿雪峯菴　宋釋大訢

雪深麋鹿無行跡雪臥樵踪何處笛老禪騎虎不驚人猿拾蒼苔掛高石

道光泉　宋王安石

籜龍將雨繞山行注遠投深靜有聲雲涌浴槽朝自暖虹垂蘚鐶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甃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桔槔零落徧苔生

玉澗　宋王安石

澗水無聲遶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一鳴山更幽

過故居在半山元豐末捨為寺　宋王安石

泝楫開新屋扶輿遠故園事遺心獨寄路翳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蠻花午簟溫渾忘舊時事欲宿愧桑門

定林院昭文齋米芾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宋王安石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悟眞院　宋王安石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半山春晚即事　宋王安石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牀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暮春與諸同僚登鍾山望牛首　宋蘇頌

清明天氣和江南春色濃風物正繁富邦人競遊從官曹多暇交朋偶相逢并驅出東郊乘興遊北鍾陟險不蠟屐扶危靡楮笻上登道林祠俯覷辟支峯亂山次阡陌長江遶提封蕭條舊井邑茂盛新杉松攬物思浩然懷古心顒顒念昔全盛時茲山衆之宗天都對雙闕霸業基盤龍六朝遞興廢百祀居要衝人情屢改易世事紛交攻當時佳麗地一旦空遺蹤惟有出岫雲古今無變容

飲鍾山一人泉因賦　宋釋覺範

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煙鬟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氷玉清風流繼東山茲游適所願但恨無

弓彎東陽丘壑姿癡絕勝亦頑孤坐巉絕處掉頭不肯還
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淸境但覺毛骨寒從君
乞秀句端爲刻孄斑

初夏訪定巖禪寺　明姚廣孝

蕭寺鎖煙蘿遊人雜珮珂半山紅艷盡一塢綠陰多探勝
時應到乘閑暮亦過禪翁深阻道誰解問如何

次大刹 攝山棲霞寺 古刹 敕賜

在都城東北南去所統靈谷寺三十里太平門四十里東城地齊永明七年明僧紹捨宅法度禪師建寺隋文帝瑑白石爲塔寘舍利唐高祖改功德寺高宗改隱君棲霞寺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改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普雲寺景德五年改棲霞禪寺元祐八年改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虎穴寺洪武二十五年仍　賜額棲霞寺寺在攝山一名繖山有中峰屹然卓立迤邐南下左右山環抱如拱入山繁陰覆路若別一洞天者陳江總持及唐高宗碑尚完天王大雄法堂諸殿相承而入接於中峰之麓禪堂近徙法堂後其左爲方丈公塾庫司及隋舍利塔塔之前以伏道引中峰澗水從石蓮孔中濆出爲品外泉倚山有石佛千身金碧絢爛爲千佛岩紗帽峰明月臺卽其處循中峰澗而上有白鹿泉出石隙方廣僅數尺淸澈可鑑禪堂右新設遊憩之所曰淸歡堂堂後循山隙而入有泉曰真珠有岩如浪曰疊浪再上爲圓通禪院人天小構梵唄松濤時與禪堂賡應又上爲天開岩陡絕甚奇此一帶在中峰之右虛谷深隴僧寮倚山架壁各擅其

勝上至中峰頂下視大江曳若縞練幽深隱奧者忽焉而閱覽八荒矣所領小刹曰衡陽寺即茲寺下院

殿堂 山門洞門壹座天王殿叁楹正佛殿伍楹法堂殿伍楹伽藍殿叁楹祖師殿叁楹方丈庫司壹所拾貳楹公學壹所叁楹清歡堂壹所拾肆楹般若堂叁楹僧院叁拾壹房食糧牒僧柒拾名食糧學僧叁拾名寺基壹百貳拾畝東至葛家巷西至本寺官街南至金石岡北至欞山官路

禪堂 大門壹楹大禪堂伍楹二禪堂叁楹十方堂叁楹涅槃堂貳楹齋堂叁楹靜室叁楹內樓壹楹倉庫廚茶等房共拾叁楹

圓通禪院 韋䭾殿叁楹門房碑亭肆楹觀音殿叁楹禪堂陸楹華嚴樓叁楹淨土樓叁楹十方堂叁楹齋堂陸楹養老堂叁楹延壽堂叁楹靜室廳房陸楹廚庫倉茶等房共貳拾柒楹

公產 黃城木蘆等圩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肆百柒拾肆畝

禪堂 欞山圩併施捨丈過實在田地塘共叁百玖拾肆畝肆分捌厘

圓通禪院 施捨田地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伍百伍拾畝貳分陸厘

山水 欞山高三百丈周四十里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形圜如蓋又名繖山有明僧紹高越扈謙莫菩提王廟即欞山神靳尚受度師戒祀去牲醴宋靖康間劉光世敗兀朮於黃天蕩兀朮奔欞山仍鑿河宵遁今竹篠港名敗軍河中峰中峰澗自白雲菴而上數十步有石壁大篆書試茶亭白乳泉六字千佛巖有千佛巖棲霞山六大字宋游九言書紗帽峰自中峰下亂石𡺵岈其色蒼黑人稱疊浪巖巖畫處一方龕四面皆可上上復一小洞內鑿佛石鑄中有松明月臺紗帽峰前一平石白鹿泉中峰下山中水濁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品外泉一名白雲泉出中峰澗入伏槽由地中行至石塔前滙爲池中刻石蓮泉自蓮中濆出東峰西峰天開巖西嶺上下若無路者近即之亂石從橫中有路高下盤折一大壁奇峭如截上書天開巖三字又爲土壅近僧慧能始出之有沈傳師徐鉉徐鍇祖無擇張稚圭王雱題名今巖下有有禹碑石刻醒石二字不知何人所題橫書大可四五寸迎賢石三字在天開巖後大可二三寸石房二字題迎賢石旁名姓無考唐公巖在祖無擇題名石之下其四旁鐫刻多不可辨落星山山有落星墩墩舊有樓吳都賦云享戎旅于落星之樓即今寺北清歡堂之側虎洞珍珠泉在般若菴前以上俱存

古蹟 大石佛明僧紹子臨沂令仲璋琢高四丈左右琢觀音勢至各高三丈佛頂上有玻瓈珠光彩射人後鑿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一夕權要夢人索珠甚力俄失珠所在米芾嘗作詩紀其事見逸史六朝事迹千佛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田奐及宋江夏王霍姬等就石琢像千尊名千佛巖舍利塔高七級在無量壽佛之右隋文帝造高數丈五級鎚琢極工南唐高越林仁肇復建塔接引二佛在石塔前隋時造像貌衣纓有顧愷之筆法古佛鎦鑄不知何年物掘地得之白雲菴即明僧紹宅遺址宋侍郎張瓌讀書處有王安國記今僧廬其上

凌虛室欞山半道中有亭可攬江山之勝法鐘太始中自鳴明嘉靖辛酉十月十八日夜自鳴般若菴舊菴巳廢今重建佛座上有石刻圖十二張經石壁軒天開巖側唐人石刻磨滅不詳翠微菴在大佛龕左巖石環聳最據幽勝濟生臺觀音菴旁銀杏樹有二在大殿前可四五抱蒼蔚奇古是前朝物其一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禹碑大禹治水成功書此碑于南岳衡山石刻久傳于世楊公時喬官南納言時慮去古遠而碑刻之傳易以磨沒乃重刻而爲之記在欞山天開巖因與寺無涉其文不載附入古蹟以備考以上俱存二幢一爲唐咸通九年戊子一爲南唐保大六年戊申所書呪多磨滅今廢馴虎徑四虎隨僧智聰渡江

入寺止塔西因侯景敗子監走江東懼追殃傳名見後智聰傳

遺璽 國璽投入棲霞寺僧永拾得陳永定三年永夘其徒普智獻後主

妙因寺額 徐鉉書

來賓亭 卽徐鉉宅盛園池在寺東北宋廸詩云結交意在來賓者誰奠淸風爲任留謂此徐鍇宅在山前嘗開茶肆延四方賓旅

金

寶方牌 宋仁宗賜熙寧間取寄華藏寺 以上俱廢

人物

齊

大明法師 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譚栝見宋景文鷄跖集

法度 有傳略

陳

智顗 有傳略

法響 有傳略

慧峰 住棲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遊心正理攝靜松林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峰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

隋

慧偘 有傳略

保恭 有傳略

慧覺 止攝山棲霞寺義解弘通廣興釋論

元崇 有傳略

智聰 有傳略

慧曠 素協性松筠轉神泉石於棲霞法堂敷大論

僧瑋 器量沉深風神詳雅服以糞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素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于玉石淸風拂于烟霞入攝山棲霞寺學觀息想

唐

大德玨律師 有碑略

附叅講棲霞

齊

明僧紹 有碑傳

梁

蕭眎素 蘭陵人於攝山築室徵爲中書侍郎不就謚貞文先生

陳

江總 自序云總弱歲歸心釋教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

文

攝山棲霞寺碑銘　梁元帝

金池無底已通寶塹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絲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若依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

攝山棲霞寺碑銘　陳侍中尚書令江總持

陳李霨書

宋賜金紫沙門懷則重書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乘欽傳記始叙四衢之塔金𦬿者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巃累岫勢堂窩亦烏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焉南瞻舊落顧慘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跡巖穴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狼虎毒虵所以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

獸亦何能爲乃刊木駕峰薙草開逕披拂榛梗結搆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累擾篋無立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遊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卽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搆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峻絕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稀目見昔寶海梵志𥈭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

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壯蓮花瑩目石鏡沉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項日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晁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赩如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贍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賓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

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奐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巖阿廣抽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契眞如心弘檀奮見此山製置疏濶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績以丹青鏤之銑鋈五分照發千輪啟煥排天堂瓌玉露分色接岫軒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玄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壑陟皐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直心之祗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

上人將就遷神深相付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遼水問道京華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闡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遊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二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賾其此之謂南蘭陵蕭䯄幽棲抗志獨法絕群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府田豫託西門之冢更似梁鴻偶要離

之壟又按神錄云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卽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着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楷模七衆無所詆訶聶曰靜懃鍾巖余便觀止飡仁飲德十有餘年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冐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彫固比河山莫如金石

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爲頌曰漫漫心火冥
冥世流淪生若寄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盡纏癡
愛豈離瘡疣敬仰難足恭聞鷲頭斯風可美其路何由我
開梵宇面墱臨丘我圖靈跡果植因修兼金畫繪沕石彫
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
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
筏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驚驅軿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
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
留

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斷缺文字訛隱寺主僧契先購石依本寫之　康定元年三月十七日鐫立

立舍利塔詔　隋文帝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皈依三
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
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
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一人并散官各
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先往蔣州
棲霞寺洎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其注未寺者就
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舊無山者於當州内清淨寺處建
立其塔所司依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
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皆僧爲朕皇后
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
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
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
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普爲舍利設齋限十
月十五日午時同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
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
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
暕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郎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

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
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
遷曰曾聞婆羅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作七
寶箱以置之神尼智僊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
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
果滅佛法隋室受命果復興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
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
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
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
冶鑪之餤一旬内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

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
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
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
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
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
衆生乃取金餅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餅置舍利於其
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
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
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
遠迎總管刺史諸官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齋肅共以

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
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贊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
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
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
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與天下同
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切涕
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着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
菩薩戒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
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
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
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
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途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
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
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
以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它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
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
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
深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
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
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

截髮以施者不可勝數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
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
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
衆圍繞塡閴沙門高捧寶缾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
覩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
悉皆如之其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
無窮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
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伯六十七人幡蓋香華讚唄音
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
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萬宇

舁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勑使左右窓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髆以語左右曰莫驚動它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髆者果不復見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令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蔣州於棲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幡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餘州若此顯應加以放光靈瑞類蓋多矣

蔣州棲霞寺請疏　隋釋保恭

竊以瞻慕名德厥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再隔伏飡至法

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詢峰高而不極至於止觀方等之儀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窺覦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即創東林是知得奉勝因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宋代明徵君之所建立也鑴山現像疏巘敞殿似若飛來無慙湧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晝歛自昔高行是用遊焉故恭等齋誠請延威德惟願歡騰曩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田園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城與鷲巘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　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

攝山棲霞寺新路記　南唐兵部員外郎徐鉉

棲霞寺山水勝絶景象瓌奇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紆宸翰於璿題煥乎天光被此幽谷先是茲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遙方軌並驅祟朝可至及中原　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童岐有亡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訪道來游始有司是作新路金椎既隱王馭言還桐山之駕不追囲中之道亦廢於戲聖人遺迹必將不泯微禹之歎夫何遠哉保大辛亥歲

時安歲豐政簡民暇粤有寺僧道嚴名高白足動思利人百姓莊思悰家擅素封積而能散嗟亭侯之不復閔行旅之多艱乃相與翦荆榛疏坎窞闢通衢之夷直棄邪徑之迂廻建高亭於道周跨重橋於川上鑿甘井以救暍立名表以指迷草樹風煙依然四望峰巒臺榭蕭蕭前瞻是由江乘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喜直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懈　爲刻石用紀成功俾後之好事者以時開通隨壞完葺此碣有泐斯文未湮不亦美乎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重修攝山棲霞寺碑銘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佛像入中國漢興白馬之名禪教顯西方晉建青龍之號然界標無色始曰化城郎天名非想猶稱火宅苟非五明四忍拯淪溺於長眠何以三障六塵放昏霾於大覺此精進道場所由刱竪而微蜜秘藏於以闡揚者也棲霞寺者齊居士明君承烈含和隱璞乘道匿輝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室衢卷跡囂氛之表抗志穹窿之上大辟寢巢而虎害自遠同郭文之潛驅臨菑偕隱而龍步益高期張緒之締合遂來冥契之法度禪師日講藏經之無量壽佛祥光照室時呈旛蓋之形妙伎騰楹每作法鐘之響設榻於伯氏則孺子猶存僃刺於門徒則靳尚頻見信

是外臣同方囲之七友還如勝侶齊法紹之二聖妙莊嚴路有藥王之尊山多藥因以攝名蕪諸漏國有寶蓋之覆山如蓋迺以繖狀猶聚日之映寶山等滿月之臨滄海故朝野餐風以駢集緇素服道而響臻猗歟盛哉我　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始膺乾紀郎屬皇畿以克定之初崇因果之重復祖　賜額託銀榜以樹緣繕宇度僧假金輪而啟物籍妙因於永劫趋勝果於茲地方斯時也庶乎人免蓋纏家登仁壽矣未幾善勝崩淪以致禪宮銷歇寶地鞠為蓁蕪金容毀於風雨遂使衛城之聽擠於矍圃之觀嘉靖間鴻臚鄭公曉太常錢公邦彥京兆扈公永通翰林何

公良俊祠部何公良傅博覽五明允依三長雅好同於玄度篤尚並於彥深不嚴心以為淨是為歸其淨矣不趣寂以為真是為會其真矣倚雙樹樹雖無影睇千花花則常敷迺得天界僧興善俾之住山委以興復篳輅藍縷啟覺水之塞源慈悲經行照群迷於未曉於時則講僧真節禪侶法會福懋諸賢或振錫以闡教或棲林以綜業深文與義將法鼓而同宣慧日智煙隨梵音而共遠然草萊僅剪堂廡未闢納諸天於丈室雖假神通藏芥子以須彌毋寧趦趄蓋興善嘗有志於恢拓而當事者縻之僧錄覺義以去代興善者是為清栢禪師神解獨脫機鑒絕倫通四辨

之音開五乘之跡實儀宗極軌萬行之頹綱畢志冥樞維二諦之絕紐更有明通出納加之如敬糾緣於時太宰陸公光祖司寇王公世貞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閻浮爭捐泉貝競施榱櫨破彼慳囊就斯妙植流銀而成寶殿何翅暈騫甍玉以搆祗桓還同鵠峙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像於銑鋈晨光未闢鐘磬先聞霄漏既分梵唄未輟觸情於境盡是栴檀林中納境於心俱為薝蔔席上疊浪之巘迴碧嶂恍聽海潮之音中峰之澗瀉清濤更瞻地湧之塔此繖如大法幢此霞如丹臒殿將寶網於恒河三利期與生金花於火宅二梵為禍珠澤量恩不足以揚空偈瑶洲聚

筆詎能以悉斷言敢效鏤文勸諸貞石其辭曰　金陵初
地緊靈陽氏東俯京邑上延江渙天闕雄開波羅肇起如
陟琳宮如按樹埤惟齊徵君留心勝業六度是都趣乎累
刼霞逈身棲藥土名攝度師深心證明殊切江河變幻殿
宇重新地曰首善寺曰能仁風搖碧巘日護紅輪金粟戾
止涉此玄津倬彼名區禪慧攸託傍據高岩臨睨萬壑江
陳豊碑文章丹艧廡廡亭臯幽幽林薄象設既闢睟容始
安卷言靈宇冬燠夏寒漱流枕石足稱大觀高僧說法同
於懶殘直接上根邁通玄鑰震旦煇煌宏規高舉入海禪
流增其式廓感則宜機寂則眞覺曾閭國璽傳自始皇地

藏神物若存若亡璃珠佛頂時動精芒堂名定慧璧放明
光掩室無塵長生有藥三界遂荒大千牢落片石韓陵侯
後纚劍因滿恒沙果登極樂　萬曆辛卯夏日

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　明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

夫思漁照乘必鶩丹泉欲握連城當開藍谷未見種黍而
獲秔豈有無因而得福者哉是以檀施居六度之先慳悋
爲十纏之最况乎莊嚴佛土豈可少有惜心昔給獨布金
現宮闕于天上澄空寫像擁旄節于後身稽之往牒信而
有徵世儒昧于遠理曰豈其然可不哀乎攝山棲霞寺者
江表名區　帝州佳麗控長江于山麓鏡千佛于巘扃峰
類飛來相疑湧出逾錦城而特建掩銀界而孤標實禪誦
之勝場而登臨之佳處也締創自齊梁而來流傳蓋千有
餘載時維洪武載錫嘉名又　詔賜贍僧田山壹千叁百
餘畝視天界靈谷爲比翼焉顧成化之後日就湮沒洎嘉
靖之初幾爲墟矣幸而地以人靈事因時起赤髭白足之
侶披荊棘而安禪子墨客卿之徒薙草萊而結社又得前
任持興善主之頹基再開墮緒少復余前爲祠部曾結白
鹿之菴繼掌容臺復作勸緣之疏既而銓衡南部再訪北
山則寶殿煇煌幾復鷲峰之盛金容赫奕如瞻瑞月之光
倏攺舊觀頓驚新製既而訊之迺今任山清柏淨苑芝蘭

叢林龍象律儀嚴淨梵行堅明說戒而山神敬受演法而
四衆咸歸自任茲山誓心弘造又得講師眞節大闡方廣
之宗如敬明通共協中興之力以故財施雲集鏹貨泉流
競勸深於子來落成速於不日然揆厥終始則典客倪敏
之力居多而天王之殿五楹又其所獨成焉倪君者雲間
甲族秣陵善人貲擅素封心專白業栽基福地慕明徵君
之遺風輦貨波臣有麗居士之雅度而於茲寺特重夙緣
搆造既勤藻飾亦至旛幢紛其縹緲廊廡閬其靚深天王
之宮殿卓爾排雲無量之金容宛如聚日洪鐘振響聲徹
幽冥丹艧成文光騰霄漢上下勞心逾十一載先後約費

幾二千金噫倪君之心亦誠矣功不朽矣昔佛談因果如影隨形况彌陀爲此方之導師四王司部洲之考校爲善之報豈其爽乎然則成佛非遥無慮生天恐後矣雖然人生有涯世財非實兹山之成者什九虧者什一欲就爲山之功豈辭覆簣之力君其益勵乃心成斯善果務使盡善而盡美庶幾有始而有終嗟夫郎祥基而綿祥業爲不朽就福宇而延福功豈唐捐以曠刼之良因開含生之至慶豈非佛日賴之重輝而　皇圖所由永固者哉君其勗之余雖老矣及見其成猶能爲君頌之　萬曆壬辰九月

棲霞般若堂記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歙沙門慧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歙王慧光既而閱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歙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處士嘗登錢塘浮屠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於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爲慧光畫策復般若堂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諷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如宋人法堂左右分爨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甲子慧光周游長者閈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發家何知内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絀釋氏豈不相謀往慧光居歙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何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祭見九淵既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没明暗通塞則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於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其在斯

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釋氏入中國學道者率仇視之彼以薰猶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賓荒服至而後中國始尊假令閉關絶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槪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常勝絀釋氏者非也解釋氏者亦非也佛日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竝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不具載

攝山多寶塔銘有序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　同天球書

太上慈寧宮毋一人而君萬國於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
顧猶蒿目羣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本孟廷
妥周行寓內名山儻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眞節故
自楚入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
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見寶塔品空中現多寶塔一如經
言四衆跂觀灑然希覯中使銜　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
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襲宣　慈旨賜之既
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蟄而經始迄龍見而
告成觀者若而人悉如疇昔所見畢使還報　太上之喜

可知於時草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　帝德廣
淵并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聖善平康西
極化人回面內嚮咸集攸杭爰　命皇華出自中禁奕奕
貂璫悉屏候人無庸廚傳載橐餱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
摳問堂皇　皇祖故都攝山東峙肇迹齊梁有美苾蒭披
緇杖錫至自襄陽敬爾威儀受茲戒律凜若秋霜爰十一
匱居然香積聚食有常虔事高譚金篦刮目擿埴無盲願
力兼持聖凡一指展也壇場眞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
張亦既崇高亦既方廣亦既章相有衆皈依中使涖止
慈命溥將載　錫笥衣黃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　賜金
鳩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騂剛橐鼓
既興埤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具用蔵
觚稜厲天有羽斯集是曰雁王清風穆如來自閶闔振鐸
琳琅有衆堵觀巍巍　太上萬善津梁祚胤靈長百千萬
億民物阜昌甸服舊臣會逢其適播告無央　萬曆丁亥
日長至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秣陵焦竑　南尚寶卿于若瀛集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居士吳彬字文仲者少産蒲田長遊建業眞文下燭懸少
微之一星俊氣孤騫發大雲之五色既調詞翰兼綜繪素

圖扇待而爲稃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
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釋僧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
祠大修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
百軀盡千萬狀蓋起一念於熏修之上若拊四海於俛仰
之間可謂福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
多神變解生死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眞宗也秉般若
劒竪邪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
谷含靈洪鍾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
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或隱眞儀而同凡流或專
一壑而橫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秕莚之斧斤

建心玉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群形之雲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手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覬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於心胸開盲聾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真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乎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給

諫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常叅支許之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說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群生種種相在曰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憑丹青悠悠法界畢意經營傍薰獲窮自性當成　萬曆壬寅春閏二月丁卯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雲間董其昌并書

佛象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聲聞辟支阿羅漢者皆運心娑婆之外游意空刦之初淸虛固以日來塵勞於焉暫息矣及其神照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薰鍊之因豈異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而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實利現於豪端大千擲於掌上庶幾似之蒲口吳彬居士者婆娑秇圃泛濫珠林翰墨餘閒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鐫森然海會作而歎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藏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黜其恠有公麟之緻而

削其煩可以傳矣雖然余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運水卽是神通資生順産不違實相而畫羅漢者或躡空御風如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降龍馴虎如金剛神是爲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羅漢相若見諸相非相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畫羅漢三昧與爲語居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眼以自己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畫矣居士曰善哉　萬曆癸卯秋

繪施五百羅漢夢端記　明翰林院編修顧起元

日講官董其昌集
宋博士米芾書

文仲與君八閩之高士也夙世詞客前身畫師飛文則萬象縮於毫端布景而千峰峙於顚上迺復經營八部槃礴五天尼連河畔模八十一相好之容洛迦山中寫二十五圓通之相顧長康之鳴剎觀者塡門吳道玄之揮毫規於運肘以圖繪而作佛事者不知凡幾矣丙申春有比丘無借者爰自西川來參丈室以五百大阿羅漢應眞像丐文仲圖之將施名山永爲法寶於時文仲默然未許僧遂留偈而去挾旬文仲假寐忽夢彼僧率衆禮佛文仲隨共瞻仰已而大聲震地異羽瀰空亟與僧登臺而睇焉俱胝金

剛頻那夜迦之屬咸示殊形幷陳詭狀文仲倉皇思避則有厲聲囑之曰必畫貌若等斯可歸矣文仲乃索筆而摹之俄有一卒持刀牒而至似欲難文仲髮者文仲驚寤於是發心寫五百應眞諸像因悉圖夢中所見以爲羽衛既成乃奉藏之攝山之棲霞焉祝給諫無功焦太史弱侯二先生既讚歎以助其成偈誦以宣其義矣文仲尤以法自心生緣從夢起疇昔之夢詎可無徵屬不佞記之客有聞而疑其幻者余應之曰不也夫夢有六義亦有四緣總其要歸想因具矣想逐根塵轂紛馳而靡息因由串習機潛構而不停變化所宗眞心一耳今人不悟意識之實體徒殉夢覺之虛名守形開以爲眞認魂交而爲妄不知夢若果妄也則夢中之天地日月歷歷皆在何以判其非眞覺若果眞也則現前之昇沉榮辱在在成空何以定其非妄覺因夢有夢以覺名故夢之所徵覺中之影也覺之所憶夢中之境也當栩栩自適之時夢固不知其爲夢在茫茫無據之內覺亦何知其爲覺乎水入海以皆鹹境歸心而自等庸詎知文仲之夢果爲幻境文仲之畫遂爲實相耶實既非實幻亦非幻然則帋上之色相雖工終恐寂君之形難覩蒲上之機緣偶接可謂優曇之華時現矣蓋文仲夙植勝因深存淨想故能冥通靈界默耦聖宗既愜前期

終成善果不然漆園之蝶已化蕉隍之鹿轉非占夢者徒取笑於莊生說夢者益增嗤於鄭相矣文仲烏乎圖之不佞又烏乎頌之既以是語客因退而爲之記

修棲霞寺法堂短引　明南吏科給事豫章祝世祿

我觀金陵名勝在諸寺寺凡四百八十其最勝在棲霞原夫棲霞下瞰江流青山不斷地遠朝市紅塵不飛香火紛沓如報恩而岑寂過之金碧莊嚴如牛首而窈窕過之巖花作供野鳥說偈水月傳燈山君護法以故人代荐更羅剎如故徵君已去我輩還來人以境聖道以人弘蓋諸名藍不得與爭雄長焉爰有古堂名曰定慧幾年傾圮一木

難支慈和上者念蓱果之或㒚懼後來之無托欲向孤峰宿難燒不夜之燈有自十方來莫爲結夏之宅慨發慈願悲深丐子亦知本來不壞者非以明宗胡爲有事於修修者所以存教特弁數語徧告十方有財輸財有力輸力無財無力讚嘆輸心庚之衆囊之錢山之材陶之瓦隨喜布施不論奇贏在布施者捐一於百捐十於千物秖損乎毛髮在受布施者合百爲千合千爲萬功且等於丘山敢云度其慳貪所望發其忉怛於焉鳩工廢者以興於焉宅衆散者以聚亦使宰官長者酒客詩狂方術穢流勞人病子於爲經行於焉甜息於焉從頭將業中之業於焉回心悉

身外之身於焉涸慾海而㒚愁城於焉決疑網而抱信毋雖人天有漏之因實茲山無量功德

攝山圓通精舍記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　周天球書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帝都建業展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歲久浸廢部檄僧興善清柏遁主之比丘眞節產襄陽爲余故郡子弟初禮師明休祝髮既禮師法秀受經京師負杖而南則攝山主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餘衆覆講三十餘曹眞節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繳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於時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陸司空豫章則羅叅知並善眞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爲方外遊衡州廖度支瞠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琅琊大士像歸眞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像爲之輿王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蓋尸大士云左爲閣三達貯五十三經供毘盧相公署曰華嚴寶閣右爲堂兩楹供西方三聖度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蓮堂左而西鄉爲齋堂其南爲衆寮右而東鄉爲禪堂其南爲客寮又南則左庖右湢繚以周垣灌木修竹環之後叅而前正攝提之歲秋乃告成眞節勒石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衆舍成矣第與十方有道者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擯黜居此者

同堂共飯人我無生亦福堂也既則以余故嘗語佛遺弟子如敬索碑記之顧余曾未遊於其藩何知興作始吾求之教矣則歡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肆葛藟而其蔓彝久之則探本始繁隆施黜有無擯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卽儁於佛何加其一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概諸中庸則彼詘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蓋以聞思修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二應顯化則千百億身因類而施各歸具足其首圓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衆所傳時而諄諄時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

其言已陳藉令聞而不思思而不修是余鄉所謂糟粕耳
於時　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
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踋而至不橐而興至足矣
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其圓
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
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修斯有行空五蘊而鞬其三詩
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
思也修則求證證而未始有修也斯言也亦既折衷於吾
儒其曰多聞曰慎思曰敬修皆下學也其曰不聞而式曰
不思而得曰罔覺而修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

徼之圓神而信又何憚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
求也得而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畱八月而文始成
奉足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叅知之所命名
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既立衆知嚮方明公一言
其利尤博嗟乎余負二三君子矣太上無象有象次之有
名又次之道隱於有言下也乃若太衆之所皈依本諸身
教身法身也法身無象非無象無名非無名無言非無言
無教非無教夫是之謂無上道夫是之謂最上乘汝師勉
矣　萬曆庚辰閏月八日

圓通精舍靈應聖殿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者其名曰觀世音又曰觀自在其
眷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畜大勢至其像迦羅首毋陀羅
臂淸淨寶目則皆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
則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閻浮
提者爲至切或曰緣也或曰不然最下五濁惡世固大士
之所最悲閔而迫欲援極之者也西方之教自我薄伽梵
爲人天說之今自學語兒以至篤老殘癃無不知誦阿彌
而大士之像並尊則爲寺單供則爲菴于名山大川處處
靡所不有而金陵爲六朝建都地自冠達帝之所隆崇而
我　高皇之所剏廓崇塔精藍甲於寓內而攝山之棲霞

獨稱冠蓋割地於明僧紹立碑於江總持所稱金池無底
玉樹生風者宛然故也法堂之西北嶺大有隙地而無能
承其勝者襄陽比丘眞節自京師卓錫兹山以福德爲一
衆所皈依几聚徒三千餘指講經三十餘度皆力任其供
檀施鬱積不以資三衣一鉢慨然發希有想曰我圓通大
士其無意此地乎哉會故殷少宗伯邁自瑯琊致吳道子
所圖眞儀而今陸太宰光祖鑄赤金像俱以命節師乃悉
出所貯檀施庀材爲精舍以供之有殿有堂有閣有門有
廡有齋廚莞庫之屬又嘗開講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則寶
塔光相儼然見空中於是復憑一衆力建多寶塔而　慈

聖皇太后詔中貴人張本等周行名山至此得未曾有出
尚方金縷袈裟以壯其事塔不虞資矣其塔與精舍成皆
乞左司馬汪公道昆爲之記銘而復構三楹於後以擬汪
公之結夏汪公者故嘗建襄陽節者也亡何大士所寓之
殿不戒於火而像與真儀俱獨無恙節公乃嘆曰玆非大
士之靈祐也耶方謀復之而巨商某某俱感異夢載其材
甓與資來與節公之所規畫合不彌歲而殿成緇素之徒
來過者唯舉手加額訝其宏麗逾於昔而已而不能究所
自節公乃乞言於居士欲以志其靈感以鎮山門居士則
謂如如之體如紫金山毫髮不動常寂而應常應而寂此

不惟大士爲然導攝兩聖俱如之靈耶不靈耶爲不靈而
無不靈耶吾不得而測也節公亦不能測也若圓通之旨
左司馬已詳之居士可無贅已　萬曆庚寅正月

圓通精舍募田碑記　明兵部主事袁黄

江之滸有六朝古刹曰棲霞寺雲谷老人嘗棲止其中余
曩就訪之獲接素菴法師聆其緒論豁如也後遊金陵必
訪師師道業愈隆法席愈廣秋濵殷先生素慎許可獨重
師命余依止以求解脫余壯年濶步實勃勃有遺世之想
一墮塵網倏焉廿載癸巳歲得師手書索作長生田記余
心諾之未暇也今秋其徒如敬不遠千里謁余趙田草堂
求曩所諾文則素師逝矣素師涖棲霞講席三十餘年四
方道侶雲集供億日繁值歲祲募化艱擬結萬人緣置常
稔之田千畝歲以餘租供往來僧衆擇才優行潔者司其
出納不許徒屬私棄爲永久計太宰五臺陸公大宗伯忠
銘王公大司空淡菴朱公輩共從臾之僅置田三百餘畝
大願未終師化去如敬從師最久欲踵前績募足萬人完
師所托余壯其志先草碑詞付之勒石以表往日檀越之
信心仍令携疏取次結緣務足前額庶不虛節師之願乎
吾聞丙戌歲大祲齋厨絶粒師晏坐超然七日不食衆僧
無一人退席者蕪湖郝氏感夢大士告以棲霞僧饑遂齎

百斛米餉及升殿禮像則儼然夢中所見也王太史肎堂
有文具紀其事夫常住絶糧師與僧衆并心待盡不以干
人而檀越乃感夢輸糧於數百里之外今置田取租師雖
長往僧可久居而吾輩乃不能作現前悠遠之福斯亦悮
矣且所捐者人止一錢所濟者其利甚溥成規未定造福
無窮有志者試思之　萬曆丙申秋日

攝山棲霞寺清歡堂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攝山秀聳都城北四十里外峰巒入雲青廻翠合而捧一
棲霞寺如蓮花幄中自齊梁迄唐宋而下至今千餘載人
主之鑾輅學士大夫之干旄騷人騷客之芒蹻葮茀攀層

岡度複澗而弭節焉夫游必盛騎從携朋儔載芳旨甚或烹肥擊鮮酣蕩流湎乃於僧之寮方丈之室遺馥流堦餘脂積濺不無妨嚴淨而溷毘尼會新搆禪堂成有剩室數椽因改爲憩客之所前闢兩扉繚以周垣由門入中庭楹凡五甃其二爲燕室堂後又爲楹者五制如前庭方幅旁列庖湢及兩廂以頓人吏車馬之屬寬然高敞可駐使軺治賓宴既落成僧請顏其堂偶拈淵明少延清歡之句遂以清歡名焉是堂也面崇丘翼正殿傍棲禪之淨土倚叠浪之危崖澗響窗間泉流屋後固出戶而心怡亦登崖而興遠矣至如雙碑想徵君之捨宅千佛緬齊王之綴金塔

標隋文之所琢泉名陸羽之未嘗天開陡險之巖鹿逐清潋之壑又如陟半嶺而豚室如巢登絕巘而大江若帶千帆落照萬壑疎鐘此皆攝山之極觀棲霞之勝覽而靡不登斯堂以共賞舉一杯以相酹則茲山之所有無不森列于前後左右以供清歡而清歡之所取亦多矣夫人世之歡率以窮嗜欲決性命惟此山水本來寂寞不礙探尋清音洗耳則絲竹可捐泉石娛心則簪弁足棄自古韻士高人賞其幽致即一丘一壑亦留連不能已已而況秀競千巖雲興霞蔚如茲山之勝其爲歡可勝道哉顧自齊梁以來遊者無虛日至尋其徵觴絓屐之地閒房別館之蹟皆滅沒亂烟衰草中杳不能得則遊目騁懷眞如疾風飄焰之一過其又孰爲延吾歡者唐子西之詩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夫誠知山靜之爲小年也則蔭映巖流一觴一詠視夫王孫列侯之第宅開綺筵而陳絲竹者其趣味爲孰長哉蓋惟清斯歡可延而登斯堂者毋虛此永日可矣

紀形勝剏立建置　舊志

山爲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周迴僅四十里多產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曰繖山左右環拱遠近相望其間屹然卓立迄邐而南者謂之中峰少南爲千佛巖又南

爲紗帽峰下臨峻絕松檜交蔭誠奇觀也右則層崖起伏狀如波瀾者曰疊浪巖下則平阪數畝兩山相夾舊傳爲棲霞觀故址左則泉流縈帶隱約傍達者曰中峰澗間出一泓流自石隙其色正白者曰白乳泉上有石聳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又上峭壁嶔岑中可穴居者曰虎洞下爲紫盆峰南爲列岫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渴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又東有峰突屼又徑巉巖僅通杖屐劉長卿有東峰尋明徵君詩即此又東始陟絕頂四顧諸山峰巒聳翠巖壑窈窕亦東南重鎮也嶺有五色土后鮮畜草木有澗道不甚盈溢每霖雨即爲洪流奔入於江而長江西

來三面環遶瑩如縞練帆檣縹緲往來絡繹丘隴藪澤歷歷可指也紀形勝

棲霞寺居山之陽爲南齊明僧紹舍宅所建太始中僧紹嘗隱居於此刋木結茆二十餘年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於是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無量壽佛及殿宇焜煌之狀將鑿巖爲像不果子仲璋爲臨沂令乃同禪師經始於巖下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琢觀音勢至像各高三丈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田奐及宋江夏王霍姬等依巖高下深廣就石爲像共成千尊梁臨川王復加瑩飾金壁煥然隋文帝時詔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

分造石塔蔣州棲霞寺其一也塔以白石爲之高數丈凡五級鏤琢天然種種奇絶前設導引二佛各高丈許亦以白石爲之像貌衣縷謂有顧愷之筆法唐高祖改爲功德寺增置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延袤宮室壯麗與山東靈岩荆州玉泉天台國清並稱四大叢林高宗御製明隱君碑改爲隱君棲霞寺御書寺額於碑陰武宗會昌中尋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徐鉉書額又曰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五年改爲棲霞禪寺元佑八年改爲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又虎穴寺洪武二十五年　欽奉　聖諭仍爲棲霞寺紀剏立

寺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經白蓮池始達山門左右繚以石垣南跨通津梁以達飛來石佛殿中爲天王殿三楹旁列僧舍五區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繁陰覆地前代時物也後爲佛殿三楹兩翼爲鍾樓爲碑亭爲伽藍殿爲庫又後爲法堂三楹中貯藏經六百四十函左爲禪堂法堂庫司庖湢共若干楹後設累級以達方丈卽鹿野堂者凡五楹兩翼各五楹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屋三楹具園室山人掘地築基得古佛因以名菴右爲蓮社堂若干楹更陟一阪爲定慧菴三楹卽古宴坐臺遺址後爲幽居菴遺址又後爲報慈菴循巖而西前爲曲流曰八功德水引品外泉爲之

下注禪堂以供庖湢上爲千佛龕龕具小石刻淳熙中捨鍾石佛殿則當時有殿以覆像可知南爲明月臺又南爲翠微菴遺址卽古般若堂者傍爲默坐軒乃就岩爲之岩有達磨石像甚古少進可達小鹿門少東爲白鹿泉菴中鑿觀水池以寫觀瀾之義東爲白雲菴疑卽白雲泉故地也又東則爲山巔碧霞元君廟云乃若跨湖千而引九鄉之水者曰棲霞橋刻宋淳熙年造跨長澗而四達者曰筏濟橋曰彼岸矼曰小虎溪橋曰問梅橋曰小石矼又曰石房在外龍山側爲當時隱者所居又曰迎賢石曰醒石曰碧鮮亭具載前賢銘刻今皆磨滅無從考矣紀建置今多更改不盡合

遊攝山棲霞寺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余將以三月朔赴畱莞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佹及龍潭驛大雨肩輿出沒於危峰峭壁之阯與江相樛帶而行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顧益奇秀色在眉睫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屨之淋漉也抵驛與兒子騏及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雨則濘可無往也余興發不可遏質明起遂取所問道時曉色熹微與霽色接溪流暴漲不絕聲然所過諸嶺多童至中凹處忽得蒼松古栢之屬是爲攝山趣馳道數百武

得寺曰棲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者隱君故棲此山已捨宅爲寺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棲霞二大字稚麗飛動疑卽唐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江總持一碑卧於地拂而讀之復前爲門四天王所托宇焉攝級復上傑殿新搆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頗偪側僧曰未已也是將廣之移四天王宇於山門而加偉殿後攝級復上爲方丈供起麪餅茵蔯菌而甘嚥之至飽飯已與元春兒騏由殿後啟左扉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陽爲石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侈言光恠靈異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蓋其時建業以蔣子文故降從蔣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感沸而起僧雛咸資汲焉曰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也循千佛巖沿澗而進迤邐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葱蘢蓊靄有光澤澗水受雨爭道下迸勢如散珠聲若戛玉已緜中峰澗至白乳泉探蠡酌之盡一器乃踸踔過嶺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中僅通一線逕雖不甚高而孤險齧足可畏將自此問絕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疊浪嶺直下亂石錯之若海波萬沸洶湧灝溔熟視之審其名之稱也可二里許一

蘭若承之曰觀音菴方有事於土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精與之小酬酢而別還復飯方丈兒子興未已復呼元春登絕頂返則日下春矣欲驕余以所不及見余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已自北固龍潭飽之矣二子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岩天台之國清荆州之玉泉而已靈岩於三十年前一游之忽忽若夢境耳今者番暮而復與觀棲霞之勝獨老且衰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黽勉一出遠愧僧紹然猶能自爲討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禮部尚書丹陽姜寶

棲霞寺在攝山之陽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以多產藥草可以攝生也故名攝山山形如蓋故又名繖山云萬曆乙酉春予與袁裕春宗伯顧觀海司馬相約爲茲山之遊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經石蓮池達山門入飛來石佛殿又經天王殿殿前有銀杏二株高數尋徑丈許蓋前代舊物其傍有碑亭其後爲佛殿爲鐘樓爲伽藍殿又後爲法堂中貯藏經若干函其左爲禪堂累級以達方丈時黃雲峰濾臚携榼爲主

人邀吳三峰春元與俱入山時日已晡主賓酬勸不覺遂張燈乃各就寢於方丈次早觀山山屹然中立迤邐而南者爲中峰其左流泉瀠帶者爲中峰澗澗出一泓流自石際中色正白者爲白乳泉泉流分入池內由石蓮孔中濆起爲品外泉寺僧皆取汲於此其又南爲紗帽峰爲紫盆峰爲千佛巖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於此得泉故即以白鹿名泉構菴其上亦即名白鹿泉菴菴前有池取孟氏觀水之義名觀水池其上爲天開巖又境巉巘僅通杖屨即劉長卿詩嘗尋訪明徵君所云泉源通石徑風雲生斷壁處也徵君姓明名僧紹劉宋太始中隱

居此廿年餘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因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佛像將鑿巖爲像以奉佛未果也徵君身後其子臨沂令仲璋與度師經度巖下鑿龕琢石爲佛像高可四丈許左右則觀音勢至像高三丈者分列於兩傍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及諸王王姬等衆依巖高下深廣就石爲像計千尊前所謂千佛巖即此五級石塔乃隋文帝詔送舍利子而造其道引二佛各高丈許亦白石爲之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踈覆蔭一園室室中古銅佛高二尺許蓋山人掘地築基而得故亦即以古佛名菴其南爲明月臺傍有默坐軒軒就巖半架空而爲巖壁有達

磨像甚古東爲白雲菴菴之上有試茶亭太虛亭又在試茶亭之上其又東則山之顛碧霞元君廟在焉不知何故有此今增佛與玄帝三茅真君三塑像各爲門分奉祀試茶亭而上以在山高處又方有公事不及登而返殊歉之今年予乃與李棠軒宗伯相約遊焉各不許携酒肴惟令僧人具齋飯飯罷先遊所嘗遊經佛殿則且改而新煥然美又經紗帽峰棠軒乘輿登其上坐良久乃下既下又一一歷覽遍至古佛菴菴將頹移佛在傍近佛菴內坐在本菴佛之左晚乃就榻於方丈次早先入般若堂從般若臺觀四十二章經刻其右一亭亭所覆爲真珠泉稍上爲新

創建觀音菴菴後有多寶塔菴之左有施食臺蓋衆僧會食處又前左爲東林菴菴有新鑄銅佛一尊菴之右層厓起伏石磷砌狀如波瀾者爲疊浪巖其下有平阪數畝兩山相夾處舊傳爲棲霞觀故址從此又扳挽而上天開巖路陡無石磴幾墜屢屢兩人竭筋力扶携而上由夾道中緣木而窮其勝登訖乃下入方丈午飯罷聞有遊客至遂出門去且就與且轉觀乃知茲山實分三支中千佛巖左龍山右虎山虎洞可穴居即在虎山中要其大勢本奇勝尤所稱勝千古者則明徵君實能爲茲山增重也徵君屢辭辟召視人世榮名不屑就而惟與佛氏子度法師爲物

外交至舍宅爲寺與之居兩人之名遂亦因茲山以不朽彼世間營營名利者殊有愧茲山去兩人胥壤矣　萬曆已丑春三月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攝山舊名繖山以其形圓如蓋也或以地宜藥物可資攝生易今名焉山脉自鍾阜而來蜿蜒北走數支窿起左環右抱與衍畝斷而現奇絕特之態亦往往綴麗其間西北一面大江浩浩望如游龍日夜夭矯奔騰於其側陰生陽曠下上適目宜爲遁世者之遷廬而棲霞寺正直其陽寺本南齊明僧紹故宅僧紹肥遯於茲閱二紀而捨爲招提陳侍中江總持碑文隱宿莽中可按也余謝事歸吳以微服詣白下於孟夏十九日曉從太平岡偕客杜七里而過蔣王廟又八里而出姚坊門不二十里抵山麓矣梗柯攢蔚結暗生陰已度石梁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疑是齊梁時物入殿後至鹿野堂憇焉僧出飯飯之飯畢出觀隋文帝所建白石浮屠雕琢人物卉木眉髮枝莖若有生氣前設導引二佛丈餘露立皆有虎頭筆法左折觀品外泉石蓮中擎鑿爲泉眼水引自下而滴自上泠泠有韻可聽泉旁則千佛嶺也明徵君之子仲璋感金光之異就壁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像各

高三丈大同以後增飾至千尊巨細相錯近若龍宮鳳闕遠如蜂房燕壘披烟染霞彌增藻絢他山所未有矣螻蛇而上禮古佛菴嘉靖丙辰雲公得銅像於地高二尺許欵製精良非唐宋以後工人所能也又折爲紗帽峰四旁睨之厥狀宛然再上爲默坐軒不語道人所息洞也道人止靜八年而去殷學憲邁異之軒所自立耳過此爲縹緲峰石勢崢嶸嶄嶄逼人下爲中峰澗泉流縈帶溪徑窈窕綠陰如幄希見曦景爲一山勝處有橋跨焉倚之則其勝可盡僧欲建聽泉亭於上以不得檀越未備厥觀泉聲鳥烏若有望者其旁爲白鹿泉出紫盆峰下壁以紫泉以綠相

映爭暉棲托者不能自絶於其側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故也又轉至白雲菴爲試茶亭陸羽之所嘗矣下有白乳泉其迹已没水若沮洳然無可質究閲畢復由紗帽峰至觀音菴則節公所築精舍門外有試食臺龍虎二峰相峙如拱如衛下窺松路一線縈紆歴歴若有人行亦勝處也節公以軟輿送予至天開巖兩崖削立其直如截澗可三尺爲磴數十級而上磴盡爲臺所名唐公巘也可置數席下有大石如列豆所謂迎賢石醒石皆離離左右巘之側老僧無淨禪定於此十七年矣衲子寂時導予往視因導予至凌虚室約五里而陟絶頂下望江水

烟帆雲舶忽在襟袖馬鞍鳳臺金焦諸山擁翼連綿若龍之蟠若蛇之走若牛馬之吸夕陽射之閃閃作紫金光相映令人兩腋習習幾欲風舉迤邐而下觀真珠泉有亭翼然峰巒相合薈蔚無間㪚鹿野堂而日在虞淵矣小酌既罷夜靜山空閴無影響遂與允修連榻清論齒舌相擊纚纚不休則中峰又將吐月卽起披衣徘徊庭中久之鐘聲梵唄遠近相送東方白矣栢公謂予曰茲山之勝公已十探其九所未酬者中峰耳吾導公究之携余手而東可數百武卽落我杖底峰皆石骨磷磷齒錯賈勇以登且魁且𨂂兩足幾繭遂上最高處極目四望連峰接崖或起或伏如疊浪然不知身乃浪中人也下而觀若石臺徘徊蒼崖古樹間意不欲去從者告以晡資竭請予就駕歸至太平岡寓遂爲記以貽允脩　時萬暦丁亥四月二十日

再遊攝山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余往以萬暦丁亥孟夏遊攝山蓋十九年矣乙巳來金陵寓表弟施別駕舍暮春六日雨後道少人甚鮮淨乃籃輿出太平門從堤上度日小遷始抵山麓松栢攅蔚結暗生陰顧時有鈌處老僧云舊有宋元時木數百株奇古異狀嘉靖初尚及見後爲豪者伐盡賴里人孫富爭之僅存其一孫復捐貲更樹以遺僧今蔽芾林林者孫澤耳豪未幾

身殞家破古語伐巨木者遭重殃信哉馳道盡而有廣塲中爲月牙池然得更廣之畜受月光俾游儵縱樂當更快耳右方穹碑樹焉所書唐高宗傳明隱君僧紹大都津津謂其辭官捨宅足多耳碑陰棲霞二大字飛動生色亦唐人筆也山門舁新列四天王再進爲傑閣亦新搆環殿有廊釋迦三身及十六應真位咸莊嚴壯麗其背則大士三身端靚爍目庭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五圍翳陰覆地前代物也後殿供大士坐千葉蓮葉各有佛製亦工巧殿後躡級復上啟左竇而出則千佛巖其陽爲石塔凡五級雕琢金剛力士像工緻有生氣傳是隋文皇建文皇遇異尼

得舍利數百顆分八十三州各樹塔蔣州其一也前設導引二佛往露立今亭焉像貌衣纏有虎頭筆法塔左一泉泓然水從石達中感沸而起名品外泉謂鴻漸未品耳此地即千佛巖明隱君感佛光其子仲璋琢石爲無量壽佛像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稍亞工等導引二佛往即石爲龕今更以石砌爲殿覺益壯觀其傍千像則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琢或曰佛一而已何千之有然不有千百億化身乎巖左有梁根不蹤其澗亭其梁使素蜺繼横俾游客坐聽水樂亦鉄事也入小菴酌白鹿泉已陟千佛巖而進有紗帽峰自此漸入岐路糾紛樹色相引繁陰如幄蓋茲

山之妙以奥以古不以奇以峭也行可二里許一蘭若曰觀音菴往素上人演三車其中上人既没其徒猶能自飭頗於靜中得聞又里許陟天開巖逕路一線其上可眺大江將自此問絶頂禮元君而足力不任矣歸至綠雲菴小閣深竹差足娛憩牡丹數本猶能護殘紅媚我獨沙彌朴不能以宗指相引晩飯畢遂就床寢寢頗甘五更聞鐘聲披衣起坐黎明進翠微菴訪蒼麓上人上人有戒行往主其舍別幾二十年遂蒼老不能相識覔庭中舊植非故所謂樹猶若此人何以堪爲之浩歎菴中建閣四山圍繞萬松謖謖而閣後立巨石嶙峋峭竦若張屏建標石下隙地

亦堪蒔植上人特駕石梁與閣相接可謂善能布勝祝給諫題曰磊砢閣坐有頃至天開巖其側一菴隱深篁中委蛇而入其上三舍有客讀書不得憩從其傍有曰醒石房三楹倚石立屋楊少宰時喬又以禹王古碑立其側房自此有名地因人重信夫憩少頃策騎反因入蔣王廟復登鷄鳴寺毘盧閣而歸僧紹以一布衣躭情墳索愛玩泉石八辭召命天子至形夢寐欲就寺一見而不可得彼豈務爲名高獨有所耦則泉有所畸天下會心寧過文章山水乎今夫竹馬泥像兒童寳焉長則棄之世人所競車馬之聚金玉之積以是勞勞竟其身然境不軼於塵濁光僅爍

乎尺寸以逹人視之其與竹馬泥像何異惟文章山水清舉曠覽兩儀一指萬象雙眸其樂何忞明徵君辭官捨宅視如脫屣有以哉若能自道自上由言忘言由境除境便可超二乘登十地即不鑿龕不飾佛亦可雨窓無事漫爲之記

法度禪師傳略　高僧傳

釋法度黄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蹟人外隱于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眞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

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有一人持紙名通度曰嶄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通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托或非眞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故捨以奉給并願授五戒永結來緣度曰神人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願先去殺於是辭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止菜脯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于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下山

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嘗願生安養故徧講無量壽經積有徧數齊永元二年卒于山中

智者禪師傳略　集諸傳

師諱智顗字德安潁川人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至陳都行至攝山有一老僧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臥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靈耀定向則公說之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真知善法相亦乃懸見它心濟以告顗顗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出大藏剪字函顗後旋往天台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

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帀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弗袪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騖羲和之轡不停月鏡廻斡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

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覲雷音正覺安養先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人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回禮將伸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瓘闍梨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

奉法承道因卽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于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暅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暅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顗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顗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

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末爲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

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荊湘往憩匡山末刻迹雲峰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樽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關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

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旣一佛法再興謬課庸
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右丘壑念起願隨心歛
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
精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
之後快無憂患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
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旋歸台岳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
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
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
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

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
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
進藥者荅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
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睎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
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餘荅曰非但步影
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卽眞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
世相如是不足多歎便令唱法華經題顗讚引曰法門父
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
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
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
敎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荅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
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
損己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
波羅提本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
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
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
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徃居臨海民
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顗
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敎化佛緣所得金帛乃成
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

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
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
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翺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乃
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
之猶同陳世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
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
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出高僧傳師造
寺三十六所嘗曰余所造寺棲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
四絕也出佛祖統紀

法響禪師傳略　佛祖統紀

法響揚州人從智者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立法華堂行三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衆設大齋以爲禳禬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頸爲其說法自此之後遠遁無跡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臥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化耕牛回至中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卽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頸上健步如飛來追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爲奴以求謝過今庄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

釋慧偘傳略　高僧傳

釋慧偘曲阿人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棲霞時嘗往揚都謁偲法師異禮接之將還山偲請現神力偘卽從窓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偘終日告衆僧曰吾今死去便還房內衆追之但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鏘然不散

釋保恭傳略　高僧傳

釋保恭青州人晉永嘉南遷止建業陳至德初攝山慧布請立清徒遂任綱位故得棲霞一寺道風不墜仁壽末帝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清肅有聞至隋齊王暕奉禮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唐運初避官藍田悟眞寺將終焉武德二年勅召還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寺舉十德統攝京華諸僧高祖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大業中梟感起逆恭正堂中登座竪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由茲陳隋唐三國天子隆焉墓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元崇傳略　高僧傳

釋元崇幼振秀立志夷簡十五負笈洞天後歸心釋典大

暢佛乘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久虛佇之開元末年從兗官寺踳禪師諮受心要因以物望請移所配棲霞寺至德初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王右丞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起居蕭舍人昕並茲一會抗論彌日王蕭嘆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屬縣行春順風稽首益加師禮時寺乏監主崇總其事二十年繼檀雲構丹雘日新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不可勝計大曆十二年示疾山院奄

于攝山之陽

釋智聰傳略　　高僧傳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陳平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汀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恒有四虎遶之經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度江棲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援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

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鑪遍禮又往興皇基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大德珖律師碑略　　唐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朗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珖俗姓王氏晉瑯琊文獻公後至德三載勅隷於明寺後累涖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初乃歸棲霞州牧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栢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覃思朗然内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淩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兎官寺律堂軻乃敘述爲之文曰有晉氏家地高瑯琊産棲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兮結決纏蓋惠刃中淨誰何對兮璞琢金瑩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行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

以遨鏗蒲羅兮梵行旣立薪傳火襲光炭炭兮

御製攝山棲霞寺明徵君碑　唐高宗　高正臣書

朕聞鍾山玉闕羽駕之所巡游崐嶽金臺蜺衣之所翔集雖復眞宗㝠眇神理希微猶居三界之中未出九天之外唯有乘如廣運妙覺圓明因無生以濟有生就無象而成大象道隔去來之際筌繫靡得其端理忘動寂之機隨迎罕窺其奥得其門者如髻寶之希逢臻其極者似曇花之難遇南齊徵君明僧紹者平原人也仲雍誕其綿胤井伯播其靈苗芳源肇于孟明因即以明爲姓曾祖恍晉著作郎祖玩晉建威將軍鳳經流譽雅韻隆于八儒豹略申威

香名高於七校父略宋平原太守中書侍郎朱明出撫揚
惠化而傷雲踣紫誥攸司罄忠規而奉上徵君早植淨因宿
苞種智悟真空於綺歲體法性於青襟照與神通心將道
合遺榮軒冕少無塵雜之情託志林巖自叶幽貞之趣亭
亭秀氣掩璧月而架丹霄皎皎清衿漱瓊湍而凌碧瀬郎
相非相指萬象爲虛空無我無人等四流于寂滅加以學
窮儒肆該綜典墳論極玄津精通老易至若鹿野龍宮之
秘猿江鶴樹之文莫不遍貫清衷總持丹府班荆坐樾獨
神王於亭皐朗嘯長吟乃情超於宇宙蒲輪每至舉桂之
節逾高玉帛屢陳枕石之誠彌固遂乃緬懷飛遁抗迹嶗

山託軸澗階憑林結棟紉蘭製芰方輕藻火之衣爽籟風
松自代管絃之響橫經者四集請益者千餘高鳳愧以韜
光張超謝其成市于時南風不競東土構屯人厭豺狼之
毒家充虵豕之餌盜仍有道望境歸仁共結盟誓之言不
犯徵君之界豈非至誠攸感木石開心者乎及玄曆告終
青光啓祚齊高祖希風佇德側席旁求屢下徵書確乎不
拔其後又移居鬱洲弇榆山棲雲精舍情親魚鳥志狎烟
霞蛻影樊籠蕭然獨往齊建元元年又下詔徵爲散騎侍
郎又不就既而濟岱淪胥公私蕩覆稽天之浸將溼滔海
之居燎原之火欲燼藏山之璞乃鴻騫鳳舉騰萬仞以高

翔擇木選君相九土而遙集凌江迴憩遂届南京負杖泉
丘遊覜林壑歷觀勝境行次攝山神谷仙巖特符心賞於
是披榛薙草定跡深棲樹樺疏池有終焉之志此山其狀
如繖故亦號曰繖山丹穴紅泉共星河而競寫珠林鏡巘
與月桂而交暉鳥哢巖虛猿吟澗靜松門杳藹去來千里
之雲花援丰茸含吐十枝之日實息心之勝地乃宴坐之
名區爰集法流於焉講肆音容秀徹宇量端凝投論會奇
興言入妙若鴻鐘之虛受有擊必揚似明鏡之忘疲無來
不應于時玄儒兼闡道俗同歸俱號淨名以旌至德先是
山多猛噬人罕登臨昇巖有仙谷之危越澗等憑河之險

徵君心不忤物總萬類以敷仁故使物乃華心屏三毒而
歸惠與風飲暴遠承探鯁之恩游霧含辛自埒報珠之感
于時齊道方穆寤寐求賢永明元年又徵爲國子博士徵
君隱居求志義越于由光不降凝心跡高於園綺鑿坏貞
遁漱石忘歸鶴版載臨豹姿逾遠俄有法師僧辯承風景
慕翼徒振錫翻然戾止法師業隆三藏道邁四依戒行堅
明律軌嚴淨欣然一遇叶契千齡子琴爲莫逆之交溫雪
豈容聲之友因即隣巖構宇列起梵居聳嶠飛柯含風吐
霧棲霞之寺由此創名福地栽基肇發初心之誓法門落
構遽鍾後說之辰安居墳之辯師遷化六年項拜雖開青

石之壇千日感光未建紫金之岳徵君積緣登妙至感入
微嘗夢法身冠于層巘後因乘䠶屣步林亭乃有浮磬吟
空寫圓音於帷樹飛香散迴騰寶氣于鑪峰又覩真顏于
巖之首神光駭矚若登靈鷲之山妙力難思如游耆龍之
邑豈止無垢佛國獨蔭珠雲淨德王家方承珂雪是知不
行而至冥通應感之符爲法而來實昭光啓之福非夫慧
因宿植其孰與於此哉于是拜受嘉徵願言經始將于巖
壁造大尊儀乃眷爲山未遑初賛遽而西州智士與曉岳
而俱傾東國高人隨夜星而共没瓊瑶落彩峰岫沉暉永
明二年奄遷丹壑第二子臨沂公仲璋顧慕層巒既崩心

于岵望徘徊曩構更泣血於楹書遂琢彼翠屏爰開葉座
捨茲碧題式建花宮上憲優塡之區仰鏤能仁之象校美
何充之宅還興崇德之闈遴彼蕭宗大弘釋典文惠太子
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派朝宗于法海或茂本枝之穎
發萌柢于禪枝咸捨淨財光隆慧業時有沙門法度爲智
殿之棟梁卽此舊基更興新製又造尊像十有餘龕及梁
運載興銑心迴向大林精舍並事莊嚴臨川王載剖竹符
宣化維揚之境言尋柰菀興想栴茅之義以天監乙十五
載造無量壽像一區帶地連光合高五丈滿月之瑞湛珠
鏡以出雲崖聚日之輝昇璧輪而皎煙路參差四注周以

鳥翅之房迢遞千尋飾以魚鱗之瓦擊鳴乾於爽籟則步
影齊歸麗亭午於高曦則息心攸萃逾錦城而特建俺銀
界而孤標良由積慧所符大士著甚深之業用能遥誠克
果永代增希有之緣以曠劫之隆因開含生之至福偉哉
壯觀無得而稱睽肅纂禎圖丕承寶曆澄九瀛而有截晏
八表而無爲紫塞丹岑接封畿于上苑白門青野款睽贊
於仙闈將使率土蒼生鎭昇仁壽之域普天黔首永蹈淳
古之源崇慶越於兩儀景運逾於萬劫屬以晃旒多暇物
色傍求聽江海而載懷詠林泉而興想欽風味道恨不同
時古往今來撫運化而雖寂德崇業著眷冲漠而猶存宿

緣遺塵有兼前烈聽言勝軌歎佇唯深今故於彼度人常
滿七七各兼衣鉢錢二百貫絹二百匹蘇三十斛繡像織
成像新舊翻譯一切經一藏并幡華等物憑幽尋之曩跡
光顯德門託嘉遁之名區追崇仁里就福宇而延福卽祥
基以締祥冀緣金園之庭近叶珠囊之耀所願通因法岸
契果禪林九鼎與玄極同安七廟與紫微齊固總三千之
淨土並沐薰歌馨百億之恒河長爲壽筭鐵圍之所包括
玉燭之所照臨常食六氣之和俱藻一音之聽夫象以盡
意意非象而不申言以會情情非言而不暢是以發揮二
諦弘演四依迴託蓮花之峰遥刻芝英之字庶海桑頻變

孫超弇岳之碑城井屢空獨跨稽岑之篆式陳茂實乃作
銘云悠悠法界總總含生輪迴欲海起滅身城俱安大夜
共習無明愛塵岳聚毒樹雲平其一遡矣徧乞超然獨悟遽
乘五演高披六度大空善說中天巧諭引彼迷途歸之覺
路其二猗歟淨行育彩昆田遠將珪組代著忠賢戒支宿習
種智斯圓棟梁三寶薰修四禪其三爰始筵賓薜蘿攸整蹈
海沉跡棲巘滅影天地構屯干戈牙警北林罔庇南轅載
騁其四翻飛澤國歷考山圖言瞻碧磴自韞玄珠冋峰架室
杌壑通衢纏庭廣跨馬帳宏敷其五泂氣相求善隣遁託道
符久敬心均常樂對闢金園並疏銀閣谷停帝馬巒歸梵

鶴其六空分瑞塔地積香臺珂月霄耿珠雲旦來千光霧起
七淨霞開谷邊飛錫澗下乘杯其七桂巘參差松亭隱靄石
壇照錦瑤泉瀉籟岫接香鑪峰承寶蓋翔凫演法毒龍銷
害其八梵宮既啓福海長深噬虺忘穴飛鵶萃音羣生普戴
奕祀同欽不有高節寧符夙心其九負扆多閑聞風遐想茂
軌遐劭清暉遽往庌契業於圓明葉崇緣於方廣鏤飛篆
於層岳齊勝基於穹壤其十　大唐上元三年四月

明僧紹傳略　南史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侍中父略給事中僧紹
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
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
帝太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
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
弟慶符爲清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
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一不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
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棲躭情墳索幽貞
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祖書
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凉欲有講事卿
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
薇古猶發議今寧可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

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
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寐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
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
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之
年世祖勅召僧紹稱疾不肯見徵國子祭酒不就卒

[詩] 和令君遊虎穴寺　梁王筠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房廊
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窮領
歷藉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

石相輝娟法像無塵染貞僧絕名利陪遊既伏心聞道方
刻意

奉和江令　梁陸罩

雞鳴動睟駕奈苑睠晨遊朱鑣陵九逵青盖出層樓歲華
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葆吹臨風遠旌羽映天浮喬枝隱修
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湸鳥聲遒金盤響清梵寶
塔應鳴桴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教信解媿
難酬

奉和江令　梁孔燾

聖情想匿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驂爰遊

非暇豫幽谷有靈龕兼覿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
稼雲衣不待蠶蘋荇緣澗壑蘿蔦蔓松楠鶯林響初轉春
畦藥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永滅六
塵貪

奉和江令　梁王臺卿

我王宗聖道雋言從所之輶軒轉朱轂驪馬躍青絲清渠
影高盖遠樹拂行旗賓從紛雜沓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
道架宇接山巫蘩花臨迥砌分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
山獨在茲塵情良易着道性故難緇承恩奉教義方當弘
受持

從駕虎穴寺　梁鮑至

神心睠物敘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管聲遙息徒
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芳韶短葉生喬
樹疎花發早條遠峰帶雲沒流烟雜雨飄復茲承之者須
名則末條願藉連河潤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寶方慙茲
地遙

遊棲霞寺并序　陳江總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
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
道人有詩一首十一韻
今此作仍學康樂之體

霢霂時雨霽清和孟夏肇傳宿緣野中登頓丹霞杪敬仰

高人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始終情所
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泠泠候
月臨皎皎烟崖憇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沈攀條惜
杳裊平生忍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濁自此淨七塵庶無擾

靜臥棲霞寺房望徐祭酒　陳江總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霾臥藤
新接戶敧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
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為吾儕

遊虎穴寺　陳江總

塵中喧慮積物外眾情捐茲地信爽塏墟隴駿阡綿靄靄

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遶徑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
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桂石下新泉蓊鬱均雙樹清
虛類入禪棲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以齊
大年

營涅槃懺 并序　　陳江總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棲霞寺布法師脩爾待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爲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期滅盡者豈是俗中要大道
離羣愴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涉巖椒石溜冰便
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靉靆出谷霧飄飄勿言無大隱歸

來卽市朝

入攝山棲霞寺 并序　　陳江總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顛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復拜禮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悚聽但交臂不停薪指傚謝李製此篇以記即日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淨心抱冰雪暮齒逼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歲華
皆採穫冬晩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兹山靈妙
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烟遞有無缺碑横古隧盤
木臥荒塗行行備履歷步步轔威紆高僧迹共遠勝地心

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 寺猶有朔詮二師居士明僧紹治中蕭跡塑像圖
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郤夫

棲霞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　　陳江總

澡身事珠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枕雲崖宿解鞍梵宇
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牕葉去寒君思北闕
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鐘盡同志不盤桓

仰同令君棲霞寺山房夜坐　　陳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皈依鴿餐迎守護龍晨朝
宣寶偈寒夜歛踈鐘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五禪清慮
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手屢相逢

仰和江令君　　陳徐孝克

上宰明四空廻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香來
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兩分叢虛薄誠爲
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唐皇甫冉

採茶非採菉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
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泛椀花

送陸鴻漸採茶相過　　唐皇甫冉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
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攝山　唐顧況

明徵君舊宅陳後主題詩跡在人亡處山空月滿時寶瓶無破響道樹有低枝已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

棲霞寺　唐顧況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出血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登棲霞寺峰懷望　唐李緒

香印烟火息法堂鐘磬餘紗鐙照晨熖釋子安禪居林葉朧紅影竹烟含綠濡疎星珠錯落耀月宇參差顧眺匪恣適曠襟懷卷舒江海渺淸蕩丘陵何所如滔滔可問津耕

者非長沮芧嶺感仙客蕭園承古壚移步下碧降涉澗更躋蹐鳥噪啄秋果翠驚啣素魚回塘來綵鷁落景標林莽漾漾棹翻月蕭蕭風襲裾勞歌起舊思感歎竟誰攄却數共遊者凋落非里閭

送族弟單文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廻棲霞山贈之　唐李白

吾家青萍劒操割有餘閑往來糾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羣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題棲霞寺　唐綦毋潛

南山勢廻合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僧探石泉度龍蛇爭翕習神意皆密護萬壑奔道場羣峰向雙樹天花飛不着水月白成路今日觀身我歸心復何處

棲霞寺東峰尋明徵君故居　唐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嘯辭明主終身臥此峰泉源通石徑㵎戶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斷壁萬壑遍疎鐘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登棲霞寺　唐常袞

林香雨氣新山寺絕無塵遂結雲外侶共遊天上春鶴鳴金闕麗僧語竹房鄰待月川流急惜花風起頻何方非懷

境此地有歸人回首空門外皤然一幻身

攝山　唐權德輿

攝山標勝絕暇日諧想矚縈廻松路深綠遶雲岩曲重樓回樹杪古像作山腹人遠水木清地幽蘭桂馥留臺聳金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焚香入古殿待月出深竹稍覺天籟寂自傷人事促宗雷此相遇俛仰隨所欲淸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一生如土梗萬慮皆桎梏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棲宿

與沈拾遺宿亮上人僧舍　唐權德輿

偶來人境外心賞幸隨君古殿烟霞夕深山松桂薰巖花

黖寒溜石磴掃春雲清淨諸天近喧塵下界分名僧康寶月上客沈休文共宿東林夜淸猿徹曙聞

棲霞寺慶法師山房　唐李頻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住久集得無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印與何人

登棲霞寺　唐皮日休

不見明居士空山且寂寥白蓮吟次缺香靄坐來消泉冷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棲霞寺夜坐　唐僧靈一

山頭戒險路幽映雲巖側四面靑石林一峰苔蘚色松風

靜復起月影開還黑何獸乘夜來殊非晝所得

登棲霞寺　唐蔣渙

三休尋磴道九杪步雲霓纚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沙平瓜步出樹遠綠楊低南指晴天外靑峰是會稽

遊棲霞寺　唐張翬

躋險入幽深翠微含竹殿泉聲無休歇山色時隱見潮來雜風雨梅花成霜霰一從方外遊頓覺塵心變

遊棲霞寺　南唐李建勳

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琅琊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

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棲霞寺贈月公　南唐周繇

明家不要買山錢施作淸池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樓臺深鎖洞中天風經絕頂廻疎雨石倚危屏挂落泉欲結茅菴伴師住肯饒多少薜蘿烟

題棲霞山房　宋王随

虛簷殘燭明欹枕旅懷淸永夜起松籟蕭山疑雨聲吟餘閑景象道勝小榮名鐘罷星河曙悠悠廻旆旌

天開巖　宋王随

棲霞山後峰天開一巖秀中有坐禪人形容竹栢瘦饑飡

巖下松渴飲巖上溜愛步巘室前白雲起孤岫

題攝山舍利塔　明王世貞

昔我問阿育驅神作道場如何震旦國重見鐵輪王變幻從僧語依微盡佛光那堪事勢盡千古但蒼凉

千佛巖　明王世貞

仲璋感先志諸王貪夙因雕鏤徹佉䏺刊削減嶙峋千佛本非佛一身猶幻身雲門拈出後黃面少精神

登攝山絕頂　明葉向高

探奇直上最高峰亥逕懸崖信短笻萬壑松篁蘿虎豹半江風雨挾蛟龍蒼茫不辨前朝寺縹緲時聞下界鐘共識

浮生無住着蒲團相對坐從容

遊棲霞三首　明董應舉

入山不必深清淨不必禪但得時休沐胸中無掛纏出郊信獨往遇物無不鮮春風翼新麥翠浪生平田川原互藹藹我行亦翩翩翩翩不覺遠遂至攝山前谷口暗柳葉東峰抽暝烟僧定人已寂欲借片雲眠 一 一春不自得結念茲山遊偶爾乘吾暇不及呼朋儔行隨日色遠食借僧廚幽梵嚮起夕磬轉覺身世浮自昔明徵君抗志在茲丘生前寶高尚死後空名留何况去來跡倏如水上漚聚散非一處淼淼無停流山川豈有待神理自相求暫寄亦不惡

久住亦不優朝霞朝已代夕靄夕還收且問前時菊今日還在不物化已如此主者爲誰謀 二 曉鐘罷清夢靈境淡營慮攬衣欲登山林外有人語遲之携手行望望烟霞去咲飲白鹿泉拄頰雲生處石骨欲上天半爲佛所據鷲嶺如在茲短筇聊可御巘嵘走鋒稜飄翩同鶴翥望中一點白江上千帆曙溪谷合杳廻風嵐互吞茹奇變盪人心一行一佇步不知古來人多少同斯趣 三

棲霞寺二首　明曹學佺

雙林初剏跡六代自垂名古塔無全影疎鐘尚舊聲佛頻掘地得僧偶卓泉生漫復追興廢忘言在化城 一 不意窮登嶺翻能遠矚江金焦微露影吳楚屢分邦日落波心鏡風吹邑際殘平生懷跌宕揮手信難降 一

再集攝山方丈　明郭第

平生懷異草幾度攝山行今日相逢處長林共聽鶯蒼松入雲冷白鹿引泉清一片徵君石能留出世名

小衡陽寺　古刹　係棲霞寺下院

在郭城外東城地清風鄉離太平門三十里即所領棲霞寺下院去寺五里

殿堂　山門壹座　天王殿叁楹　正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山水　衡陽山

金陵梵剎志卷五

中剎 銅井院 古剎

在朝陽門內東城柳樹灣地東去所統靈谷寺十二里背城面河城下伏道中引水從銅井口溢出達於御溝霖雨後洶湧可觀院因井得名雖僻隘不足匹諸中寺而撫檻臨流頗有濠梁之趣所領小剎曰十方律院吉祥菴迴龍菴龍華菴雙橋圓通菴慈憫菴

殿堂 佛殿楹叁 觀音堂楹叁 左伽藍堂楹壹 僧院房壹 基址貳畝 東至城牆 南至城牆 西至河 北至城牆

古蹟 銅井 水自伏道中來按志義井二一在石子崗七里鋪井闌鑄有僧慧廣名南唐保大三年置

小剎 十方律院 即二一菴

在朝陽門裏相望東城地南去所領銅井院二里係靈谷律堂下院

殿堂 山門座壹 常駄殿楹叁 大佛殿楹伍 左西方殿楹叁 右觀音殿楹伍 禪堂楹玖 僧院房壹 基址拾壹畝伍分

小剎 吉祥菴

在都城內東城柳樹灣地北去所領銅井院二里

殿堂 伽藍堂楹壹 佛殿楹叁 僧院房壹 基址壹畝 東至單指揮菜園 南至水塘 西至官巷 北至官街

小剎 迴龍菴

在都城朝陽門內東城柳樹灣地北去所領銅井院貳里

殿堂 山門座壹 關聖殿楹叁 佛殿楹叁 僧院房壹 基址貳畝 東至民房 西至戶部官宅 南至官河 北至戶部官地

小剎 龍華菴

在都城外東城水關地北去通濟門半里東北去所領銅井院伍里

殿堂 佛殿楹叁 僧院房壹 基址壹畝 東至大河 南至周義房 西至城牆 北至水關

小剎 雙橋門圓通菴

在郭城雙橋門外東城錦衣衛地東北去所領銅井院柒里北去通濟門貳里

殿堂 觀音殿楹伍 佛殿楹叁 僧院房壹 基址壹畝 東至民塘 南至官水溝 西至官水溝 北至蘆洲

小剎 慈憫菴

在都城外東城錦衣衛曾灣地東北去所領銅井院柒里北去通濟門貳里

殿堂 伽藍殿楹叁 佛殿楹叁 僧院房壹 基址肆畝 東至官街 南至官街 西至清水溝 北至李家地

金陵梵剎志卷五 終

金陵梵刹志卷六

中刹 興善寺

在太平門内北安門後東城地洪武初年㓚成化巳亥重修東去所統靈谷寺十五里所領小刹曰觀音菴

殿堂 山門壹楹 天王殿叁楹 正佛殿叁楹 左伽藍殿叁楹 右祖師殿叁楹 大悲殿叁楹 藏經殿叁楹 方丈陸楹 僧院房貳 禪堂伍楹 齋堂伍楹 基址拾畝 東至石厰 南至北安門 西至官街 北至官街

小刹 觀音菴

在太平門内東城八府橋地東去所領興善寺貳里

殿堂 正佛殿叁楹 僧院房壹 基址伍畝 東至宋府園 南至宋府園 西至官街 北至火巷

金陵梵刹志卷七

中刹 觀音閣 勑建

在都城外郎所統靈谷寺下院東去寺伍里西去朝陽門叁里 太宗文皇帝嘗顧瞻山麓有氣不散命工琢石肖形搆閣以記其處正德庚午燬越伍年募緣重建中石壁光瑩如鏡所領小刹曰苜蓿菴

殿堂 金剛殿叁楹 觀音殿叁楹 左碑亭壹座 右碑亭壹座 正佛殿叁楹 毘盧殿叁楹 後捲蓬壹楹 官房貳拾楹 僧院房拾 基址壹百貳拾玖丈 東至潘家火巷 南至官街 西至王家火巷 北至民房

文 重修觀音閣記略 明南兵部尚書太原喬宇

南都第一山曰鍾山跨江南北諸山及江漢諸水以獨鍾其秀望之者時若祥雲紫氣擁護旋繞我 太祖高皇帝陵廟在焉陵之東南有閣曰觀音閣正德庚午春罹欝攸之變太監蕭公通圖嗣興之越五年甲戌始克就緒又明年而閣成蕭公詣余言曰公知茲閣之始乎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大統綏靖四方追惟 聖祖肇建丕基祗謁陵廟實興永慕顧瞻山麓有氣輪囷芬郁良久不散異之命工琢石肖形搆閣以紀其處召方外之有戒行者特虔焚修以仰荅 聖祖在天之靈意天人之格可以誠通而橋山劒舄之所瑞應禎祥之集又感通之所必有者所以

祝鴻釐延景福匪徒爲象教設也方閣之災公謀之諸同官所助金總千有餘兩筮日授事厥既經營庶工翕聚殿堂門廡煥焉一新都人士來觀妥靈有舍祈休有所棲僧有廬莫不忻然以喜如履樂界臨淨土而心目爲之豁如也　正德十六年辛巳

小刹 苜蓿庵

在都城外東城留守衛地洪武時建東去所領觀音閣二里西去朝陽門一里

殿堂 伽藍堂壹楹 觀音殿叁楹 正佛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貳畝

東至官路　南至官路
西至水溝　北至民園

金陵梵剎志卷八

中刹 佛國寺 古刹　勅賜

在都城外東城地南去太平門二里東南去所統靈谷寺十八里蔣山西畔古華藏菴景泰間僧妙慶募建奏賜今額所領小刹曰普濟菴清果寺梵惠院茶亭菴地藏菴

殿堂 山門叁楹 鐘樓壹座 天王殿叁楹 左伽藍殿叁楹 右祖師殿叁楹 正佛殿叁楹 僧院肆房 基址叁拾伍畝 東至本寺官墳 南至刑部墻 西至官路 北至官路

公產 田山共貳拾貳畝叁分

藏經護勅　文同靈谷

文 佛國寺記略　明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寺在京都太平門外二里許相傳古華藏菴也無碑可考不知創始何時荒廢已久基址猶存形勢稚偉最爲勝處僧妙慶化募衆緣鳩工集材誅茅剪棘凡殿堂廊廡以次建立鐘魚振揚香積芬苾繚以穹垣種植松栢於景泰五年六月十有八日奏　請賜額爲佛國寺　欽賜藏經勅諭永爲護持　天順元年八月

詩 遊佛國寺　明王韋

嶂開佳麗地門對泬寥天幽室憐容膝塵勞喜息肩望窮

鴻鳳外歌向菊花前田首重城路鐘聲隔暮煙

小剎 普濟菴

在都城太平門外半里東城牧馬所地西北去所領佛國寺二里與城隣近

殿堂 伽藍殿楹叁佛殿楹叁觀音堂楹壹僧院房壹基址貳畝東至空地 南至城墻 西至官街 北至荷花塘

小剎 清果寺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紅沙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十三里太平門十六里

殿堂 山門楹壹左鐘樓座壹佛殿楹叁法堂殿楹伍僧院房叁基址叁畝東至丘家山 南至官路 西至雷家山 北至劉家山

公產 田地山塘共壹拾米畝貳分玖釐

小剎 梵惠院

在都城外東城興武衛赤馬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十一里太平門十三里

殿堂 山門楹叁左鐘樓座壹佛殿楹叁僧院房壹基址貳畝東至本院塘 南至本院田 西至本院山 北至本院地

公產 田地山塘共壹拾米畝貳分壹釐

小剎 茶亭菴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玉臉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八

里太平門十里

殿堂 山門楹叁觀音殿楹叁佛殿楹叁華藏樓楹叁僧院房壹基址肆畝東至官街 南至官街 西至官街 北至周家田

公產 田地山塘共貳拾玖畝玖分玖釐

小剎 地藏菴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涼馬群地西北去所領佛國寺一里南去太平門二里

殿堂 伽藍殿楹叁地藏殿楹叁僧院房壹基址貳畝東至皇墻 南至大橋 西至官路 北至胡鶯房

金陵梵刹志卷九

中刹 東山翼善寺 古刹 勅賜

在郭城東南北去所統靈谷寺三十里正陽門十七里東城地晉謝太傅高卧東山及與張玄圍碁賭墅即其處梁資福院武帝建淨名院神僧寶公說法其間宋元改淨名寺　國朝正統十年重建　賜今額所領小刹曰廣惠寺祈澤寺天寧寺雲居寺莊嚴寺

殿堂 山門叁楹 天王殿叁楹 正佛殿伍楹 左觀音殿叁楹 右地藏殿叁楹 諸天殿伍楹 左伽藍殿壹楹 右祖師殿叁楹 寶公殿叁楹 靈官堂壹楹 方丈叁楹 僧院拾捌房 基址拾畝 東至駱子美民山 南至

官路 西至孫明山 北至楊家山

公產 地山共陸拾肆畝玖分貳厘

山水 東山 一名土山周四里高二十丈無巖石故曰土山輿地志云山下有湖自方山至京師此爲半道今謂此山下道爲半邏　晉石季龍入冠秦漢所戍自土山至江乘　沈約郊居賦臨巽隅兮縱目即堆塚而流眄睇東山之崎嶁乃文靖之所宴

古蹟 布塞亭 實錄吳景帝自會稽至曲阿有老翁干帝速行即日進至布塞亭孫綝迎於土山之十野

土山墅 秦符堅入冠謝安命駕出土山墅張晏與張玄圍碁賭別墅即此時樓館林木甚盛

今無存

文 翼善寺碑記略　明禮部侍郎陳璉

土山有寺一區名曰東山淨名寺舊名資福院世傳吳景帝欲至金陵有老翁干帝速行起自會稽即日至布塞亭孫綝迎帝於土山之半墅而玆山之名始勝晉丞相謝安謝事棲止於斯妊謝玄入而問計丞相高卧於山間怡然無懼色玄復請遂命駕出張宴於土山之陽而玆山之名益振至梁武帝建名淨名院有神僧寶公者遍遊名山求棲息之所覩是山之勝遂講經說法於其間由是土山之勝益彰而淨名之境益顯矣下自宋元改額淨名寺以至於今殿廡僧舍年深已毁及半惟佛殿一所獨存於是袁智海等募緣貲財大作修崇巍然再創香火增崇僧行日盛誠足以表玆山之勝槩也正統十年六月初十日題奏

禮部尚書胡濙奉　旨與做翼善禪寺因識其事於久遠云　正統乙丑八月十五日

詩 謝公墅歌　唐温庭筠

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樹飄飄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頤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　虵尾江南王氣繫疎襟未許符堅過淮水

土山　唐李白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遊謝氏山亭 謝靈運故　唐李白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間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何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逢欣稚子迎

土山　明黃姬水

昔臥會稽客因留東山名宛然林泉趣猶是謝公情遠墅草全沒空門臺半傾誰知遊衍者偏解慰蒼生

東山　明焦竑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峰迎龍臥曾先達鴻冥愧獨行蒼生誰繫望懷古重含情

小剎 廣惠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東城地西北去所領翼善寺一里去通濟門二十五里

殿堂 佛殿 叁楹 僧院 壹房 基址叁畝 東至官路 西至瀟港 南至竹山村 北至官路

小剎 祈澤寺 古剎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南去所領翼善寺十里西去正陽門三十里即祈澤山宋少帝景平元年建名祈澤治平寺會昌中廢南唐昇元間復宋治平間改祈澤寺元至正二年重建　國朝嘉靖十二年修葺為祈禱雨澤之所連彭城接青龍泉流澂徹如鏡

殿堂 金剛殿 叁楹 天王殿 叁楹 正佛殿 伍楹 左觀音殿 叁楹 鍾樓 壹座 右地藏殿 叁楹 龍王殿 貳楹共陸楹 僧院 叁房 基址貳拾壹畝 東至本寺山頂 西至官水瀟 南至官路 北至青龍山

公產 田地山 共叁拾陸畝玖分伍厘

山水 祈澤山 高五十丈周十里 墮雲峰 寺左山上亂石嶙峋若飛雲而墮 僊人巖 在寺牆外起伏如仙人座 翻經平 寺後山上廣可盈畝平若掌上有流水痕環曲如鑿登則四山入望山最佳處 祈澤泉 寺左

古蹟 雙文杏 在殿墀內相傳為初法師手植大三四圍曾經雷火 南唐斷碑 舊埋殿角盛時泰出之其文首云晉水齊雲山釋無名後云泰正之月元年與德謙及保大惟新諸字餘殘缺不可讀以上俱存

詩 遊祈澤寺　宋王安石

鸞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蕋長林黃柳芽短苓箵河際來晷勺粲間斷春暎一川明雪消千壑漫魚隨竹影浮鳥悞人聲散玩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墮雲峰　明盛時泰

彷彿晴雲氣墮影青林隈有日從龍去長空起迅雷

仙人岩　明盛時泰

名山多靈蹤古仙探仙迹白鶴忽歸來疑是雙飛舄

翻經平　明盛時泰

道人持經函坐向盤陀讀經罷寂無聲松風起巖谷

小刹 天寧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北去通濟門三十七里西南去所領翼善寺十五里宋治平二年建　國朝正統間重建復燬今僅僧舍數椽山林幽迥野泉散落人跡鮮至

殿堂 山門 三楹 佛殿 止存基址 僧院 三房 基址伍畝 東至張家山 南至王家山 西至青龍山 北至王家山

公產 田山塘 共伍拾肆畝壹分

文 天寧寺遊記略　明按察副使顧璘

正德丁丑春三月九日予兄東橋先生赴官台州李欽虹王南原羅半窗諸君偕予出餞于祈澤寺寺在高橋門外十里有龍泉古木之勝酒數行東橋別去予與諸君共宿祈澤舊聞隣寺號天寧者境絶幽敻次早邀諸君遊詢祈澤僧多詒以道遠且險不可至予意良阻王羅二君鋭意欲行遂從僧借小童導騎緣寺前逕登山歷墟墓數處卽平野曠然兩傍皆童山環抱縱轡行里餘見山盡處如門闕狀闕外諸山濃淡晦明如畫方愛玩未已覺山腹間隱隱有樓閣在空際到卽寺也衆皆大喜棄馬振衣緣石逕而登逕且半聞陂陁下灌莽中有聲洶洶如雷奔風怒予謂諸君此當有異泉乃遣人蹤跡之徐步入寺寺僧多出乞食獨老僧惠禧者見客至似喜延入室焚香供茗甚肅室亦雅潔不類荒山少憩復出寺先所遣人來報山下果得泉但荒翳不可入予奮然先行道諸君藤稍竹刺時絓冠袂輙絶之以去稍下見泉珠零玉散飛落石澗中可十數處不知所從來亦莫能極其所止澗闊尺餘兩傍及底皆山石自然所成玲瓏岭岈清泉如空碧下漬予喜呼酒飲諸君擇泉派平緩處列坐泛觴各引滿數觥而出回及山半得泉脉樹間乃平地湧出不甚瀰溢不知何緣流衍之廣乃爾既登復觴寺外石上數行乃上馬歸

詩 遊天寧寺　明王韋

問年看井榦結夏閉山門路夾雙峰起泉流百道喧葡萄纏廢棟蛺蝶舞荒園窈窕堪棲隱逢人未可言

小刹 雲居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西去正陽門四十里西南去所領翼善寺三十里鍾山舊有雲居寺及登覽詩今相去尚遠或移改無考因另入鍾山廢寺

殿堂 山門 三楹 觀音殿 三楹 右伽藍殿 三楹 僧院 壹房 基址叁畝 東至官溝 南至官溝 西至八畝民田 北至太子山

公產 田地塘 共壹拾貳畝叁厘

小刹 莊嚴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鳳城鄉東城地西去正陽門四十七里西南去所領翼善寺二十五里實錄謝尚以永和四年捨宅造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另造莊嚴寺于西藥園改爲謝鎮西寺陳大建元年燬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修復孝宣帝勅改興嚴寺按元金陵新志謝尚莊嚴寺已改興嚴寺今寺仍名莊嚴考謝尚宅又在城中竹格渡不知何年徙此據其寺唐貞觀巳酉間牛頭惠忠禪師移任建法堂元季復燬　國朝永樂間僧眞常重建

殿堂 山門叁楹 佛殿叁楹 左伽藍堂壹楹 僧院貳房 基址拾伍畝

東至唐戲氏房　西至官路　南至本寺冲田　北至王鎮民地

公產 田塘共壹拾柒畝貳分陸厘

人物 宋 **曇斌** 南陽人融冶百年陶貫諸部開筵講說四遠皆至孝建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陳郡袁粲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屈粲乃躬自往候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元徽中卒于莊嚴寺 齊 **僧旻** 有碑傳 **道慧** 北靈曜寺楢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寺不遠精舍葬于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 唐 **慧涉** 會稽人即東晉太傅安之後戒節孤峻好寂爲樂不棲名聞大曆初于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以法要泊忠捐世踵武茲嶺問道者衆四維雲治時稱師藝文與草堂廬嶽爭美當甑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蘖達摩蹤得代云 **惠忠** 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夙夜精勵常願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晴餐用一鐺製味同煑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衲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傳詳弘覺寺

附叅講棲覽 晉 **謝尚** 永和四年捨宅造寺

文 大莊嚴寺碑銘　隋開府儀同三司江總

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含那肇其梵域此乃住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星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啟前望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樣音樂無待金奏熏爐夜爇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早譙非動泗濱之石

擢莖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而拓製廁璧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電影徹瑠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偏水精之域層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靈橑飛甍雨師攀而不逮銘曰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鶤仰翥威鳳靈矯木客聯綿香泥繚繞日圖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朱塡陽烏高僧累萃願學滋多弘宣方等傳綜圍陁皆傷寸　竝悟天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刹土比數恒河

莊嚴寺重興記略　明釋印苞

寺在上元之鳳城鄉距都城四十里許東晉永和四年謝

尚捨宅爲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后於宣陽門外太祖西藥
園造莊嚴寺改此爲謝鎭西寺至陳大建元年毀於延燎
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復唐貞觀己酉牛頭惠
忠禪師移居莊嚴寺建法堂元季毀於兵燹悉爲瓦礫之
區　大明開國四海乂安在處佛寺廢而復興主僧眞常
奮志募緣建造興復于洪武戊午畢工於永樂癸卯復置
田畝以贍衆食而寺額從舊名焉　成化元年仲呂月

(傳)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孫標倫類之所遠絕是
故脩光燭魏非折木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

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瓌琚本姓孫氏有吳開國
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鬻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
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與
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
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
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令轍方墳結
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僧旻法師傳略　高僧傳

釋僧旻家于吳郡之富春吳大皇帝其先也七歲出家住
虎丘西山寺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栢雖小已有淩雲之
氣由是顯譽年十三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道
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移住莊嚴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若竺
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
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
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横陣便是過之遠矣文
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
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
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　之
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

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
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
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
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迮言雖竟日
無起疲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
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
柔影毘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
永元元年勑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
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

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中以縞帶值晉曆橫流道屬昏詖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通大訓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

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舫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撙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啟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霤又進給

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數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僕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請之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

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勅以其月六日窆于鍾山之開善墓所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于本寺初旻嘗樂于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

頗宜其言旻聞而異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僞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金陵梵刹志卷十

中刹 方山定林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北去正陽門三十里所統靈谷寺四十里東城天印山後宋乾道末年秦高僧善鑑創按上定林寺在鍾山寺廢因請其額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間重修　國朝洪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靚齊武欲起離宮即此所領小刹曰東霞寺外永福寺

殿堂 金剛殿叄楹 天王殿叄楹 左鐘樓 右禪堂 正佛殿叄楹 左觀音殿叄楹 右輪藏殿叄楹 毘盧殿伍楹 僧院伍房 基址五畝 東至許家山 南至方山 西至龍山 北至岳家山

公產 田山塘共捌拾壹畝貳分

山水 方山 高一百一十六丈周二十七里圖經云四面方如城東南有水下注長塘流溉平陸丹湯記曰山形方如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秦始皇時術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遣朱衣三千鑿方山流淮水以斷脈　齊武帝嘗欲於天印山起離宮期勝新林苑徐孝嗣荅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少留神乃止　見世說 方山埭 建康實錄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發屯田兵于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方山埭又按南史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行旅以爲難齊明帝使沈瑀修之乃開四洪斷行容 石龍池 山頂大旱不涸 八卦泉 山後

古蹟 乳鐘 即景陽鐘有一百八乳乳各異聲相傳有動貴取去叩之無聲返寺如故見存

人物 宋曇摩蜜多 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嘆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 法願 有傳略 僧遠 有傳

略

道嵩沉隱有志用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性好捨瓶衣外無兼物宋元嘉中止鍾山定林寺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餼焉 慧彌志修遠離巖谷峻絕負錫獨前少誦大品精修三昧乃觀化京師止鍾山定林足不出山三十餘年六時懺誦必爲衆先 法獻元嘉十六年止定林上寺後西遊于闐獲佛牙及龜茲國金鍾鍱像賷還京師行律精純德爲物範永明中被勑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岸 僧鏡家貧母亡廬墓泣血服畢出家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勑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有法華維摩尼義疏幷毘曇玄論 齊僧柔齊太祖創業之始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旁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止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 法通入京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惟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杲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晦跡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 僧佑見報恩寺 梁傳

大士弘有傳附衆講棲覽宋何尚之致仕退居方山梁劉慧地有傳

文 方山上定林寺記 宋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

古者四民各有所居故居士於學居農於田居工於肆居商於市是時釋老二氏未興其奚居此王政之所必無也迨漢之東始居僧於寺歷代相因訖于今釋教之盛極矣凡城郭山林寺之占勝者多而其徒之居山尤爲人所重豈不以是道之妙非求之於寂寞之濱則不可得苟其徒不以精勤枯淡爲心亦必不能久安於此其取重以是乎方山上定林寺盖即山而居者也當乾道末年有秦高僧善鑑始來是山結廬行道未幾遠近信慕施者踵至於是率其徒疏泉蒔松徙石闢塗土木之工次第而舉無何有殿以奉佛有堂以會法有室以安衆以至門廡庖湢莫不畢具方其事之權輿也即詣府請移鍾山梁朝廢寺上定林額於此其地故有山川登臨之美爲荆榛所蔽爲狐狸所嘷爲樵夫牧子所過而不睨不知幾年一旦雪脊朱甍隱然出於煙霏空翠間號清淨伽藍信其地有待歟鑑尋示滅其弟子義瓊主之已而令義珹代焉繇焉得人閱三十稔隄瀕河之田而歲有計建轉輪之藏而日有資此其師疇昔之志卒待瓊珹而後成其勤至矣洎珹領事猶以身先人盖思備其所闕壯其所居以稱其山之高且大也

駸駸乎與諸雄刹亢一日踵僕門告曰寺之成已久曾無紀述惟累世經營之難恐寖就睃昧子與我善且習知其詳盍記之僕固辭不獲則爲叙其本末又從而爲之說釋氏以寂滅爲宗以苦空爲行以慈悲爲願以遠去塵嚚爲高從上諸祖師以是道密相付囑故其建立往往壯巖谷荒寒之境疑若過清難居而必棲其徒於此者盖使其朝夕所接不見異物無害於心惟佛法是求如此則於一切經行坐臥去處覺水鳥風林無非宣揚第一義諦惟恐山之不深林之不密此所以爲真實堅固不可退轉也歟今定林爲寺誠得其所而鑑之遺範所謂向鑁頭邊取人者

耶　嘉定庚辰正月望

方山重修上定林寺記　元翰林學士虞集

集慶郡城東南出三十里有方山焉敦厚方正巋然在望於地勢爲貴重者也故宋乾道中蜀僧善鑑築佛寺于山半請上定林之名而名之度弟子以居二百年于茲矣世有廣學博聞之士出于其間蓋人境相成爲勝者也國家至元初開講席於郡之天禧真定德公實來上稟朝廷之旨下爲民庶之歸宣通要言闡見開悟居數十年學者日盛德公之歿用其法闍維之烟熠所及凡竹石林木皆成舍利紺碧圓潔人爭取而奉之以求福焉嗣其講者則尾

宮戒壇東魯儒公也志樂閑退委而去之自方山來主其席宣慈恩之教沛然於是邦者則退菴無公其人也天曆天子久潛金陵濤燕之暇洗心於佛乘凡行道明教之士莫不知名歲己巳無公與二三大僧同朝于京師其徒嵩公偕行召見講法深稱旨意寵遇之厚久留弗遣明年俄示寂焉上加閔悼思所以繼之者平山嵩公簡在上心即遣近臣今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王士弘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錫命嵩公主天禧之席嵩公曰上恩深重非所敢當況我遵行有絕流演公在請以命之上嘉其能讓不違其請又興歎若曰雖佛氏之言無所忌諱無公既退就寂滅又以絕流繼之非所以廣學海而興大乘也時虞集侍立奎章詔爲更之集以上意更之曰道源於是命士弘傳詔俾演主講于集慶而嵩次之賜伽梨衣織金爲之妙麗殊勝上嘗奉觀音大士香像於內閣及北還出付演嵩崇奉之至是兩賜錢凡伍萬餘緡俾爲閣以居之日致爪華之供皆士弘所傳旨也既而衣以重幣錫以名香加以美號恩數之隆演嵩二公蓋無異也及嵩繼演今上皇帝御極嘉惠法林金衣香幣之賜名號之美亦一再至而天禧之盛洋溢于方山之表矣定林三出名士寵光相承泛觀東南未有能及之者矣嵩公思定林之舊而受業師妙至在

焉不忍忘其初也乃出衣盂之資與土木之役加意于定林大修寶殿經藏傍及修廊與凡屋之爲羽翼者弊而圖全與更新無異所特作者寺之僧堂三門鑄大鐘建樓以居之買田得若干畝取其租以備歲月之完葺者焉功成今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至中與集皆同朝過行臺見嵩之成績以書相告請爲之記焉其來者徑山第一坐道甫蚤受業於定林者也至于山中相從易朔而後從容及之可謂委曲者矣集嘗聞之衆生自無始以來執着諸有以受苦極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懼滯於空寂中道出焉是故無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間然矣使彼蠢然

含靈之衆日用而不知者以冰釋疑情頓識根本此吾佛教意自世祖至于今上皇帝列聖一心崇是教以福斯民有在於是其可無以記之哉嵩公身任講事之重不違世法又廣剎海以表其初心道甫分席之山其所以來告者不墮於有爲不滯於無爲故集得以緒言記之也如此

大元至正五年乙酉四月

重建方山定林寺記略　明南太常少卿翟瑛

金陵據天下之形勝爲四方之都會去城東南三十里許其峰巒競秀望之巋然端重而蒼翠者天印山也風氣凝聚林木蓊鬱隱映於林壑之間者定林寺也宋乾道間善

鑑法師始建其寺至今五百餘年矣　國朝有僧曰道泰者嘗住持是寺遍叩諸檀越建大佛殿四天王殿時天順甲申金陵居士朱福珎慨然罄其所積之貲而一新之其所建者若毘盧殿大士殿金剛殿輪藏殿與夫大藏尊經及諸供羆之類罔不周備其餘齋堂禪室廊廡方丈山門又福珎之子鑑鈴鏞鐸之所完皆次第而一新之誠可謂規模弘麗矣經始於天順庚辰落成於成化壬寅

定林寺沙門表請斷殺議　廣弘明集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栢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恊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無怨况去俗入眞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

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亶僕射臣昂令瑩巳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即目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遡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麪爲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

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骨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謟瀆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知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莅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適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麪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弔盾乎

集程伯淳語　　法喜志

程伯淳嘗曰佛說光明變玩初莫喻其旨後看華嚴合論却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得入光照無盡世界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傳）釋法願傳畧　　高僧傳

釋法願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愨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拖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鏁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啟求出家二啟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愨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

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愨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愨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滅衆僧床腳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閤沈攸之强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

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啟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願複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淸鐃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適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

貿易飲食賑給因徒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糴矣餓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　齊永元二年卒

釋僧遠傳畧　高僧傳

釋僧遠渤海重合人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具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靑園閭里中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歛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敕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遂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逷自龍褒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

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貴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卽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卽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踵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

素謂棲玄寺是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閤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遺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服膺師禮數往參候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游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帝致書于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

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作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飡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節槩業行圓通曠刼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

傅大士傳　　神僧傳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峙梁孝武聞之延居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宴然共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灾乃然臂爲炬冀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其飼虎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

劉慧地傳　　梁書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雅爲太子昭明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叙定林寺藏經卽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鬢鬚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詩

鄰里相送至方山　　南宋謝靈運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與諸兄弟方山別詩　晉王彪之

胎車總驂輪洗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歎路岐楊感悼闕

侍遊方山應詔　齊王融

巡蹕望登年帳飲臨秋縣日羽鏡霜尋雲旗落風甸四瀛

良在目八寓婉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栢梁讌

侍遊方山應詔　梁沈約

清漢夜昭晢扶桑曉陸離發吹垂楊下建羽朝夕池縱金

浮水若聳蹕詔山祇一雰九霄露藜藿終自知

下方山　梁何遜

寒鳥樹間響落星川際浮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鱗鱗

逆去水瀰瀰急還舟望鄉行復立瞻途近更修誰能百里

地縈繞千端愁

定林　宋王安石

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

陰多處弄潺湲

自讀書臺上定林　宋王安石

橫絕潺湲度深尋犖确行百年同逆旅一塋我平生

登方山絕頂　明許穀

天印山高四望遙振衣同上興飄蕭深巖積草秋仍茂絕

嶺清池旱不消散睇青巒圍錦甸舉頭蒼藹接丹霄洞中

却愛棲眞者不信人間有市朝

小刹　東霞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東城崇禮鄉西去所領定林寺二里

北去正陽門三十二里

殿堂　山門壹楹　右觀音殿叁楹　僧院壹房　基址拾畝　東至官街　南至荒圩　西至秦淮河　北至鷄籠山

小刹　外永福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泉水鄉東城地西去所領定林寺十

里北去正陽門四十里

殿堂　山門叁楹　佛殿叁楹　左伽藍堂壹楹　右祖師堂壹楹　觀音殿

伍楹　僧院貳房　基址玖畝　東至官路　南至小學寺田　西至本寺水溝　北至官路

公產田　共玖畝玖分貳厘